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十三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十三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七十二回
潘如玉赠衣得明师　仇福清获珠逢祸患……（1）
第一百七十三回
夜探衙花纯斗瑞龙　打亲王瑞三死牢狱 ……（36）
第一百七十四回
报亲仇瑞龙巧遇师　救胤祯鲍林火烧山 ……（71）
第一百七十五回
谋叛逆温巡抚伏法　擒刺客贝勒爷逞威……（115）
第一百七十六回
走投无路左光学盗　不走正道花云败家……（146）
第一百七十七回
孔镇怜孤街头收徒　花云寻师幸遇师叔……（202）
第一百七十八回
左爷助友连夜求援　老少赛水皆遭暗算……（235）
第一百七十九回
王斌比水喜得佳偶　周民不忿夜闯张宅……（280）
第一百八十回
担钟化缘和尚遭打　躺地进招法通负伤……（311）
第一百八十一回
不了事了然斗法通　恰相敌瘸脚对半腿……（357）

第一百八十二回
乔双元学艺练铁拐　王石鼎大战法通僧…… (396)
第一百八十三回
师徒俩寻驴遇潘豹　路明瞻劫车逢卜苍…… (424)
第一百八十四回
武爷中镖险中遇救　牛和访徒铲除贼店…… (448)
第一百八十五回
牛和夜探巧逢童林　张方报信戏打陆蝉…… (468)
第一百八十六回
董瑞仗义收徒弟　张方用智解仇怨…… (508)
第一百八十七回
迈门弩暗发立奇功　受召见张方回京城…… (573)

第一百七十二回

潘如玉赠衣得明师　仇福清获珠逢祸患

话说潘如玉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位青年的尼姑，看年岁也就在三十岁上下，身上穿的僧衣非常整洁。潘少爷倒觉着很不好意思的，心说早知道是位年轻的尼姑，说甚么我也不出来观看，可是已经出来了，又不好即时躲避。少爷也会出主意，假作出来像有甚么事似的，看见尼姑并不答理，自己就站在那里等候，似乎等尼姑走过去，自己有甚么事似的，所为的是不叫人家多想自己是出来看人家的。哪知道这个尼姑看见了少爷，不由得一怔，念了一声弥陀佛道："这位公子天尚这样早，又是如此的冷天，你这是到哪里去？"尼姑说出天冷来，才提了少爷的醒儿，看着这位尼姑与普通不同，原来她身上穿的是单僧衣。少爷看罢说道："我倒不怕天冷，因为我是练武功的。你这出家人，身上不穿棉衣，难道说不冷吗？"尼姑叹道："不受磨炼不成佛，都是一样的人，还能够不冷吗？出家人不能像俗家那样饱暖舒适，一天起来，就凭化缘吃穿，能够化饱了肚子，那就算很好的了，对于穿衣，那能穿的了那么圆全，这也是出于没法子嘛！"如玉听了这话，觉得心里非常难过，看起来那一行里也不容易，抛父离母的出了家，这种环境就够苦的了，再要穿不上棉衣，又是个女子，未免太可怜了。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大师父，你的庙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好给你送些布施去。"尼姑苦笑了一声道："施主说的倒是不错，我要有庙还至于受这个罪吗？"如玉听了道："既

然你没有庙，我家里可没有现成的僧衣，我可以舍给你些个银钱，自己作两件去吧。”尼姑说道：“施主，我说这话不怕你过意，救人救到底，既然你有这份好心，家里虽然没有僧衣，可以找人给我做一件。你给我银钱，叫我怎样的带走？再说我孤身一人，不管白天夜里，守庙宿庙，无庙宿林，请想这个金银在我身上放的住吗？拦路劫财的人各处都有，出家人没有钱财倒可以保全性命，要是有了银钱，倒许把命送了。”少爷听了遂道：“我给你找人做件僧衣倒不要紧，可是一时半时做不成，你又没有庙，你在哪里等着我呢？你几时来取呢？”尼姑说道：“方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救人救到底，不救就别救。既打算施给我僧衣，就得找人去做，既找人去做，就得给我找个地方等着。”少爷听了，心说：“这件事太麻烦了，莫怪人说慈心生祸患，真是一点儿也不错。我要不是说给他一件僧袍，那里有这些事！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再说这又是施舍的事情，出手的钱不能收回，现在我怎能说不舍了！不过叫我给她找地方，这个话可太不好说了，家里的房子倒是有的是，怎奈他是个年青的女尼，我把他叫到家中居住，又找人给他做僧袍，这个话就怕好说不好听。我本来是一份好心，回头再被人家说出别的来，未免太不合适了。”又一想：“唉，我这也是多想，我的家中，本来是祖上的遗产，所有的家人，都是多年忠义之仆，这个时候天时这么早，旁人又不知道，莫若我就把他让到家中去吧。”想罢说道：“大师父，我家房间有的是，你就在我家里等候，我施给你一身僧衣也就是了。”尼姑听到这里，双手合掌，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既然如此，就请施主头前带路吧。”

如玉这才转身往回走，尼姑在后面跟随。来到家中，这

时候上下家人尚且未起，只有如玉的随身书僮起来了。看见少爷带了一个尼姑进来，二十多岁的年纪，长得芙蓉粉面，目似秋波，小书僮已经十七八岁了，看见这种情形，不由得心中暗笑，心说："想不到我们少爷不学好，你要找个平常人也好，为甚么单找尼姑呢？这够多么丧气呀！"书僮正然思索，就听少爷说道："来福，你把西厢房打扫乾净了，叫这位大师父暂且住在厢房里面。"来福应了声道："是。少爷连你的铺盖也搬进去吗？"少爷说道："呸！搬我的铺盖干甚么！"来福本来是诚心发坏，乐嘻嘻的躲走了，不大的工夫，把西厢房打扫干净了。少爷把这位尼姑让到了里面，说道："你老人家就在这屋里等着吧，回头我打发人把裁缝找来，今天做不上，最晚明天就可以做上了。"尼姑说道："很好，施主你就多方便吧。"话说完了，并不客气，上到炕上，盘膝打坐。少爷转身出来，仍然到自己的场子里去练功夫。要说这位少爷，还是真正的好人，把尼姑放在家里，并没有别的心，到了场子之中，甚么刀枪棍棒的又练了半天。这个时候，来福由打外面进来了，叫了一声："少爷，洗脸水茶点全预备好了。"少爷听了，这才把军刃收拾起来，跟随来福够奔书房。走在这路上，来福笑道："少爷，那个尼姑住在咱们家里还走吗？"少爷说道："人家为甚么不走，咱们凭甚么总叫他住着？"来福笑道："你看这个小尼姑长的有多么好哇！要是让她留起发来，再想法子把脚裹小了，叫他给你当个少奶奶多好！"少爷听了怒道："呸！混账东西，满嘴胡说八道！人家是出家人，你说这个话也不怕作孽。"来福笑道："这不是说着玩吗，还能真要她吗！"少爷又说了他几句。来到书房，净面用过茶点之后，向来福道："你给大师父送些茶点去。"来福正自看不够这位

尼姑，听说教自己给尼姑送茶点去，乐嘻嘻就去了。到了西厢房说道："大师父，我们少爷打发我给你送茶点来了。"尼姑盘膝打坐，连眼皮也没抬，一声没言语，就像没听见一样。来福把茶点放下，又说了一遍，尼姑仍然不答。来福自言自语的说道："咦，莫非是睡着不成？"遂凑到近前，仔细观看尼姑的容颜，任凭怎么看，尼姑仍然不动。来福看她那不擦脂粉，自来红润的脸蛋，越看越爱，真正是垂涎三尺，不知不觉，伸手去摸，打算借着这个机会调戏调戏她。那知道就在来福的手似乎要摸上又没摸上的时候，尼姑一伸手把小子手腕抓住，就在华盖穴上用二指一点。你说也怪，这个来福也倒不了，也站不起来，就在那里弯着腰，探着身子，伸手够奔尼姑的脸蛋，总是这个样儿站着不动。尼姑一声也不言语仍然闭目盘膝打坐。

过了很大的工夫，少爷越等越不见来福回去，就是大小便也用不了这么大的工夫，这个东西太可恶了，这不定又往那里玩去了！少爷一肚子怒气，想着找着他打他一顿，各处都找到了，也没有来福的影儿。无意中在西厢房窗下经过，一眼看见来福站在尼姑面前，状态极其难看。少爷一看这个气就大了，遂厉声喊道："来福，可恶的东西，你那是干甚么？"那知道喊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少爷这个火将然往上冒。细留神一看哪，赶情来福这小子受了甚么病了，站在那里直眉瞪眼的纹丝不动，反倒把如玉吓了一跳。赶紧走进屋去一看，可不是受了病了吗。四肢全都挺了，原来是站着死了。少爷见了心中害怕，连连叫道："大师父，你看这个孩子怎么的了？"尼姑睁眼一看，吓得把身形往后一仰。少爷道："大师父，你赶快下来吧。"尼姑果然慌慌忙忙的走到了下面，问少爷道：

“尊介这是怎么的了？”为甚么站在我的面前，这般的难看呀！”少爷说道：“谁知道他这是怎么的啦，他现在已经死了。”尼姑摇摇头道：“人没有站着死的，贫僧因为劳累的关系，坐在这里睡着了，大概这个孽障有不好的行为，神鬼看着不公，才给他这个报应。”少爷一听这个话倒是近乎情理，看来福这个样儿，分明是要摸尼姑的脸，这可应当怎么办呢！”又问道：“大师父，你老人家是当家人，对于神鬼的显应，当然都能知晓，像来福这个应该怎么办呢，还能够活的了吗？”尼姑笑道：“这如何能死的了人！办法倒是有，非得扎针不可。我倒是有一包针，可惜不知丢到那里去了，一时之间还真是无处找去。”少爷问道：“平常做活用的针成吗？”尼姑摇摇头道：“不成，他是因为心邪，故此得这个邪病，非得针长五寸，不能治邪。”少爷把家人们全都找了来，问家人们有地方找这种针去没有。有一位年纪大的家人说道：“这个倒不难，咱们街上有的是银楼，要多么粗细，当面说就可打成了。”尼姑说道：“很好，跟普通大针一样粗细就行了，长够五寸，上面带一个拐子。”老家人答应一声，出去功夫不大就买来了。本来银楼里面有的是现成银丝，砸出尖来就成了，尼姑说道：“你们几个人扶住他，把他的裤子扒下来。”就在来福的屁股上用力扎下，然后尼姑在来福身上拍打了一回，果然就缓醒过来，身子晃荡，站立不稳，幸亏有人扶住，不然就栽倒了。来福这一缓醒过来，觉得屁股疼痛难忍。尼姑说道：“你们给他起针吧，这个心邪已然治好了。”家人们听了，赶紧把针往下一起，几乎没把小子疼死。别人不知道，来福心里明白，也不是神也不是鬼，因为自己没安好心，被尼姑用手一点，就不会动弹了。他们所说的话全都听见了，心里非常明白，就是说不出话来，四肢

不能动转挪移。尼姑找针给他扎邪，并且还是扎屁股，小子早就知道了，心说："好厉害的尼姑，这就是现时现报。从此以后，无论是谁我也不起邪念了。"把针起下以后，尼姑向他道："此后你改不改？"小了赶紧答道："改了改了。"大家这才把他架到他自己的屋中，问他倒是怎么回事，小子不肯说实话，说了几句瞎话，把众人哄弄走了。

之后，潘少爷打发人找来四位成衣匠，灰布白布青布棉花都买了来，加紧赶做棉僧衣。尼姑向少爷说道："既然你有这样善心，贫僧别无可赠，请你把八字写出来，我给你算算命。"少爷原来不信服算命这种事情，因为平常算命的没有多大能为，故此不算。今天尼姑说出来可就不然了，第一件是情不可却，再说尼姑是出家人，既晓阴阳，必然有些来历。当时把八字告诉了尼姑。尼姑屈指一算，连连念道："弥陀佛善哉善哉，果然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施主今天要不是遇见贫僧到此，你命休矣。"这句话说罢，把少爷吓了一跳，闻听问道："师父如看到甚么地方我应该死，现在又有甚么解救呢？"尼姑说道："施主今天三尸齐出，又赶上今天是三尸诞辰，一尸应而有灾，两尸动而几乎倾生，若三尸齐动，势必难活。幸遇贫僧，可以逢凶化吉。解救之法倒也不难，不过就是夜间不要合目而睡，预备些茶点酒茶，作长夜消遣；或往花街柳巷，只要是熬宵不睡，三尸无法出动，其祸自免。"少爷听了，心说："这么厉害的关头，解救的方法却那么容易。"尼姑又接着说道："别看说着不算甚么，可是到了这个三尸的日子，人是格外的困，不用说躺着睡觉，只要是闭目一打盹，这个灾祸可就免不了啦！贫僧既蒙施主如此厚待，别无可报，夜晚之间，请施主多多备酒，我陪施主对坐解灾也就是了。"少

爷听了这话，就算是半信半疑，好在这个法子不难，统共就是一夜不睡，倒不算甚么。后来听说尼姑要陪自己吃酒，因为他的年纪太轻，未免不甚方便。听到这里，这才说道："不劳师父相陪，我的精神尚是很好，常常整夜不眠。尼姑说道："好吧，到那时再说就是了。"

到了晚上，少爷找了许多的香，预备很多的酒菜，也不用人伺候，自己独自一人，在屋里看书饮酒。正在三更天，就听避风门一响，抬头一看，见是尼姑到了。少爷起身让坐，尼姑笑道："我倒不是贪食施主之酒，我恐怕施主一个不留神，倘若睡着了那怎了得，故此前来相陪。"说着坐下一同喝酒。这位尼姑喝了几杯之后，粉面之上朵朵泛出桃花，其丰韵艳色，真够美人的姿色，可是潘少爷毫不动情。后来尼姑已经量不胜酒，喝得头晕眼花，非要躺会儿不可，自己不能行走，要少爷扶着。如玉将然往前一扶，差点没栽倒了，慢慢的把她架到床上。少爷一看这个意思不好，有心躲到外面去，这时外面天气又非常的冷，只可作为看不见，把门关得结结实实，免得家人进来看见不好看。过了好半天，尼姑反身起来，笑嘻嘻的说道："施主见笑，贫僧撒野了。"如玉也说不出甚么来，尼姑笑道："你这个人可算是少年稳重，我打算传给你几手功夫，聊报厚待之德。"说罢站起身形，就在桌子上面用手轻轻一点，就听咔喳一声，这个桌面就破了一个窟窿。接着向少爷道："这是重手法的功夫，用的是达摩老祖的筋经，一力混元气，只要你用心练习，就不难练会了。"少爷一看，不免吓了一跳，不问可知，这一定是世外的高人。当时跪倒身形，叫声："师父，你老人家一定是成名的侠剑客，弟子最喜爱武术，如果不嫌愚笨，就请收为弟子，传给我些武功。"

尼姑笑道："话虽然是这么说，练功夫可不是容易事，不用说三天两天练不成，就是三年五年，都是白搭。就是你有福有德，专心练习，也得一二十年可成功。"如玉说道："只要师父肯其收录，那怕练一辈子也没关系。"尼姑听了点点头道："既然如此，明天你给我收拾一个清净的所在，正式拜祖师，然后我再教给你练功夫。"如玉听到这里，心里这个乐就别提了。到了次日天明，少爷叫家人收拾后面的屋子，作为练功夫的所在。

这时候众家人们，一个个都有些个别的思想：本来无故的把尼姑教到家里来，给他做衣服，大家就有点儿莫明其妙；到如今怎么着又不走了，未免可就多心少爷跟尼姑有了不清不白的事情啦！背地里大家互相议论，有那伶俐的主儿，以为来福他是少爷的近身差役，对于秘密总可以知道，想跟他一打听，来福连连的摆手道："你们千万可别胡说八道，这位大师父不但是武术高强，而且还神通广大。如果你们胡说八道被她知道了，必然给你们一个报应，到那时后悔可就晚了。"虽然来福这么说，众人还是有些个不信，总以为是少爷嘱咐他了，不叫他往外说。来福见他们不信，遂接着说道："我告诉你们这个话，实在是一份好心，大概我要不说实话，你们也不相信。"小子就把自己如何心生邪念，如何被尼姑制住，扎针治邪的前后话说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也就没有人疑心别的了。书中有话即长，无话则短，尼姑惩戒来福，一则恶其淫心太盛，再者说就为的是借他传说，好压众人的口舌。诸事全都完了之后，择好吉日良辰，安设好了祖师牌位，拜过祖师之后，至于这个功夫是怎么练的那就不必细表了。

一转眼就练了十一年，少爷的功夫可就不含乎了，甚么

长拳短打，刀枪剑戟，飞檐走壁，无一不能。这一天尼姑把少爷叫到面前说："现在你的功夫，可以说告一段落了，只要你自己有志气，过个十年八载，我还有二次传艺的希望。倘若你的行为不正，不但不能二次传艺，并且还有性命之忧。要紧还有一句话告诉你，到三十三后，命犯桃花，到那时你赶紧结婚，结婚之后就可以解了。不然必有灾祸。你我因这里分手之后，我还要物色一个女弟子，这一生也就算交代完了。"如玉问尼姑名姓，原来姓尉名飞霞。所穿的僧人服装，并非是真出家，不过借此瞒人耳目而已。尉飞霞有驻颜之术，看着还像二十多的样子，今年已七十有零了。又告诉少爷好好修练，将来我将驻颜之术教给你，又给少爷起了一个外号，叫飞天小霞童。话说完了，随身够奔外面。少爷以为她出去有事，久等不归，到外面一找，早已不知去向了。回来再一看，前者所做的棉僧衣，一件未动，仍然包在那里。少爷不由得赞叹一回，后来想起自己老师所说的三十三岁必犯桃花之祸，唯结婚可解，自己有心跟家人们把这个话说出来，叫他们给自己说亲，怎奈这个话不好出口。又一想先不必提了，人是死生有命，该着无祸，不用托人去办，自然就会说妥了。自己想到这里，把这个心思就打消了。不过武术学到身上，总这么在家里呆着也不像话，我何不到外面闯练闯练。遂把自己家中诸事交与年岁大的家人照管，带了些个盘费，出离家乡，打听那里有武术家前去拜访。

二年多的工夫，就把飞天小霞童几个字闯出去了。因为跟老师分手之时，忘了问他的住处了，自己本打算在外面访查访查他老人家的下落，无意中来到河南府城东北一百四十五里这个大村庄。跟人一打听地名叫万善庄。少爷听着新鲜，

因为甚么地名叫万善庄呢?就有人说道:“这个地名是新改的，因为这庄上差不多都是官宦之家，并且是家家乐善好施。每逢过到年头不好，四外八方有个旱涝不收，必定有人到我们这里来求赈，每有来的就不空回。别看我们这是一个庄子，比县城助的还多，故此改名万善庄。”少爷说道：“你们这里既然作官的很多，官最大财最厚是谁家呢?”这人说道：“官大财厚谁也盖不过尉家去。那所大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少爷听了姓尉的，不由得心里一动，心说我的老师也是姓尉，看那个情形是大户人家出身，不然练不成那身功夫。既然这里有姓尉的，我何不暗地调查调查，或者我的老师在这里住，也未可知。想罢遂找了个店房住下，白天不过就是到郊外游玩。每到夜里施展夜行术到各处查看，差不多的人家全都查到了，也没查出来。这天夜里走到尉宅，正赶上姑娘尉秀兰尚未睡觉，少爷见了，几乎没失声叫出来。原来这位姑娘长的跟尉迟飞霞一样，不过所穿的不是僧装，再者说自己的师父是大脚，人家秀兰是不到三寸的小金莲，就是面貌一样。少爷心中暗想，也许是我的老师他当初脚小穿大鞋，回到自己的家中才改换原来的形装亦未可知。因为少爷有这个疑心，故此对秀兰身上才格外调查，后来才知道实在不对。不对也知道了，可是也调查出来这个姑娘不正经了，因为甚么这么大的姑娘跟自己的兄弟一同睡呢?再说兄弟也不是小孩子了，其中一定有别的情形，少爷就算多上这个心了。

到了夜间，少爷留心调查。凡事都是该着，正看见这位姑娘春情发动，调戏他的傻兄弟。少爷看着有意思，倒要看他个究竟。一连看了好几天，连少爷都替姑娘着急，可见得这个傻弟弟太傻了。少爷一则是年龄大了，再者说向来未近

过女色，这时因为好奇的关系，一连看了这几夜，未免有些动心，这才装神作鬼，施用避气法，把弟弟捆到房上，跟他把话说明。预先作的字柬，用油绸子包好了，塞在他的口中，又把字柬给尉明台屋里放一张，给姑娘屋里放一张，然后静听消息。这个法使出后，果然把众人都哄弄住了。少爷恐怕还有不信的，听家人们谈论此事，遂把李二杀了。从此以后，一家上下人人等全都信以为实，不敢再提此事。

如今老剑客庸庸叟一问他，皆因自己不是采花作案之人，故此毫不畏难，当时把原由全都说明了。老剑客听了连连的点头，心想事情错在尉宅，无论孩子怎样娇生惯养，没有道理的事，不能全依着她；何况姑娘也是这么大了，要不是溺爱不明，怎会惹出这个事来！虽然潘如玉跟姑娘苟且成为夫妇，倒是童男童女，不过是来路不明是了。老人家想着问道："你既有避气之功，不问可知，你的武功也不含乎。你的老师是那一位。甚么门户你可知道？"少爷答道："我的老师姓尉名飞霞，乃是先天虬祖龙门派。没领教你老人家贵姓，是本宅请来的吗？"老头子摆摆手道："不对不对，他并不认识我。我住在这里尽我的天职，为保护大家的关系，每天到村子的四周走一趟，就为的调查有歹人进村。话说到这里你还不明白吗？"少爷如玉一听，心里明白，自己要是还在店房里住着，来来去去一点事也没有；皆因自己怕叫别人看出形迹来，挪在村外的一个庙里，因此才遇着这个老头子。遂问道："老人家既然有这么高的身份，可见并非是常人，请问你的尊姓大名？"老头子说道："你先不用问我的姓名，我有一手功夫，你随我到外面看一看，我练的好不好。"说罢站起身形够奔外面，如玉后面跟随。到了天井之中，老头子说道："你留神，我可

要练了。”说罢身形往起一纵，没等往下落又往起一纵，就是这个样儿一连纵了七次。可了不的了，又搭着是夜里，居然看不见老头子到哪里去了，就好像钻入云眼的一样。过了一会儿，老头子方才降落地上。如玉看了，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一位高人，这手功夫叫七节连云纵。会练这手功夫的人说是一位，号叫庸庸叟，姓甚么可不知道。自己不敢怠慢，急忙抱拳说道：“你老人家练的这手功夫大概叫七节连云纵吧？”老头子笑道：“不错。”如玉说道：“你老既会这手功夫，当然就是江湖之中大名鼎鼎的庸庸叟了。”老人家听了答道：“那就是我的小小外号。”少爷接着问道：“没领教老人家贵姓？”老人家听了他这一问，不由得哎呀了一声道：“看起来我这个名姓还如我的外号呢！告诉你我姓康，单字名复。”少爷说道：“原来是康老剑客。这个事你老人家既然出头，可见得是我惊动出来，我所说之话乃是一面之辞，老人家信与不信尚在两可之间，应当如何处置，请你老人家随便处置就是了。”康复听了哈哈一笑，就把跟尉老进士所定之计，如何拿人，以敲钟为计的前后话说了一遍。少爷听了，才知道老人家并不是刻薄量小之人，遂说道：“康老剑客既然如此，这件事应当怎样的解决呢？”康复听了，银眉一皱，计上心来。遂向少爷说道：“你可以跟尉老进士见见面，你的这份意思，我预先替你说明白了，然后设法找着你的老师，叫他作为宾保，然后正式成亲也就是了。”少爷听了答道：“既然如此，多谢老人家成全之德，就请老人家多受累吧！”老剑客听了点点头，遂转身够奔内宅书房。尉老先生正在思想此事，那能睡得着觉呢！一听老剑客到了，赶紧让到房中。老人家先把他治家无道，以弟姐同眠，才招出此祸的原由说了一遍，末了又说这人现在

屋中等候，请你前去相见。尉明台听了，心里也很想看看这个人的品貌如何，当时随同老剑客一同够奔前面。到了屋中，尉老先生一眼就看见如玉了，心说好体面的人了，我的女儿真要是嫁这么一个丈夫，也算终身有靠。这可是心里的话，可不能外说。老剑客乐嘻嘻的用手一指尉明台道："如玉你看见了没有，这位就是尉老先生。"又向尉明台道："他就是潘如玉。"双方互相施了一礼。老剑客笑道："尉老先生，这件事虽然是不大明白，也算是该着。事已至此，应当怎么办就想怎么办的法子就是了，最好还是严守秘密，外面不可走露一点风声。"尉老先生说道："这件事我是无有一点儿主张，你老人家看着怎么办合适，你老就怎么办，大主意是你老拿。"如玉在这个时候，把不好意思的劲儿也过去了，遂向康老剑客一抱拳道："方才我跟你老所说之话，不知道转达了没有？"老剑客答道："话我已然说过了，可是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那么你自己当面再说一遍，倒觉着近切。"少爷说道："倒不是你老人家说的不周全，皆因这件事不是平常的事情，你老人家未免有不肯说的地方。如果尉老府台愿意听的话，我就再把原由详细的说一遍。"尉明台接着说道："很好很好，数月之中，我好似在五里雾中一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丝毫不知，最好请你明白赐教。"少爷听了，并不客气，遂把自己到这里的原由，如何跟姑娘发生不解之缘，一方面诉说因由，一方面自己认错。尉明台听罢，心里暗想，此事也算是该着，再看少爷的品貌，并不像采花作案者流，事到如今，也只好请老剑客从中成全，别无他法。听到这里，遂向老剑客抱了抱拳，叫了一声："老人家，我一生的名誉，以及小女的性命，完全在你老人家的掌握之中，最好是圆圆满满，我

是无不遵命。”康老剑客看了这种意思，心中明白，知道老府台已然看中潘如玉了。可是此事除了如此解决之外，并无其他办法，当时老人家说道：“老府台既然肯其相托，这件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了。”遂向少爷说道：“这件事就算暂时告一段落，你这时可以回去安置这置，三天以后，你我仍在此处相见，我要帮助你千里寻师，到那时对于你的门户我还有事呢。”少爷答应了一声再见，迈步就往外走，老府台随后出来，本意打算送送，那知道他老人家出来之后，再看人已然是踪迹皆无。老府台自己不免的心中赞叹，心说：“看起来武术这种东西，如果练到了相当的程度，居然就像神仙一般，不怪乎他们装神作鬼平常人不知真假，就能认以为实，本来真有出乎常人思想之外的能为。”老人家想罢，又回到了屋中。康老剑客笑嘻嘻的叫了一声：“老府台，你可曾看见他到哪里而去？”尉爷听了叹了一口气，连说自己无能，踪迹未曾看见。康老剑客笑道：“到现在这神鬼之义，老人家全明白了吧？”尉爷说道：“自此之后，我就算是揭盖已能望天，再不受这种愚弄了。”说罢彼此哈哈一笑，老剑客起身告辞。告诉尉爷好好的安慰姑娘，别叫她胡思乱想。

书以简短为要。到了第三天，如玉与老剑客会面之后，一同出离尉宅，这二位的去处，也就是信步而行，无有一定之处。这一天在无意之中遇见了李开泰，潘如玉告诉老人家：“看这个人功夫的意思，十占八九也是虬祖龙门派的弟子，我们的门户是一枝三门，何不跟他打听打听我的老师的下落？”老人家闻听，看了看李开泰，见他傲气十足，倒是个有福之相。心说这种人如果事先不把他制服了，跟他说话他必然看不起你，按说我可不应该戏耍于他，可有一节，我这次戏耍

他与他有很大的好处，将他的傲性去掉，省得他以后招灾惹祸。老人家把话跟如玉说明了，叫他在旁边隐藏，暂且不要出头，自己这才戏耍李开泰。没想到在树林中由打树上下来一位，当时连老剑客也蒙住了，把李勇打完之后，老头子康复才向那人问道："未领教你尊姓大名？"那人听了哈哈一笑，由打脸上摘下一张面具，现出本来面目。老人家留神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飞天小霞童潘如玉。如玉因为在尉宅之中，并未曾跟老头子交手，今天要借着李勇的这个机会，显显自己的本领。为的是叫老头子看看自己不是无能之辈。只顾他们二位这一显手段不要紧，可就苦了李勇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是一点也不知道。老头子康复这才向李勇说道："你看见了没有，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段事，故而我同他千里寻师。"又把如玉之事说了一遍。"因为阁下也是龙门派的弟子。不忍叫你在外面多得罪人，以免遇见武术高强之人，遭了他人的毒手。"李开泰现在也知道庸庸叟不是假的了，不过对于潘如玉打了自己两个跟头未免怀恨在心。潘如玉这才向李勇抱拳笑道："未领教你的贵师怎么称呼？"李勇报完了门户，如玉接着把自己的师父也告诉了他，二人这一叙，不但是一个门户，并且李勇的师父跟如玉是师兄弟，跟李勇论起来，还是亲支近派的师叔徒侄。李爷也听见师父说过，不过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师叔。

彼此见礼之后，李勇问道："师叔，自从您练艺跟师父分离之后，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到哪里去了，你可知道他老人家的下落吗？"这句话说完，未等如玉答话，老人家康复哈哈的一阵大笑道："这倒不错，因为 他找不着老师，打算跟你打听打听，到现在你反倒跟他打听起来，哎呀，这个事

简直太麻烦了。”李爷想了一会儿忽然灵机一动，猛然间想起来了。在我的师父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两句话，如果实在要找他老人家的时候，在青海东岸，有一座九岭观，到那里一打听就可以找着了。”想罢遂把这个话跟如玉说明，如玉虽然没直接听师父说过，可是对于这个东海岸，倒是很耳熟，常听老师说到海外采药，往返总住在九岭观里面。李勇所说之话，倒是有因，不过这东海岸并不是三里五里，地势甚大，这可怎么办呢？心中甚是为难。康老剑客在旁边听了，也是心中为难，有心说不管了，这个话又说不出来。再说这件事要不把他师父找出来，也不好入手办理。自己正在思想的时候，猛然间李勇说道：“康老剑客，你老人家方才说我的师父在树林中了，到现在连我师父的影儿也没有，这可是你老哄弄我！”康老剑客听了说道：“如果说没见着你的师父还可以，要说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这个话我可不信，现在有你的师叔在这里了，难道说还算不得影子吗？”说罢哈哈的大笑。李勇说道：“这一节算你老人家对了，还有一样儿，你老不是说我生性高傲目中无人吗，假如我能改过自新，老人家能够教我多得些能耐，这一位是我的师叔，你老人家是江湖上的老前辈，论起来，比我高的多，何况你们二位又打了我两个跟头，到如今没别的，就请老二位赐给我几手功夫吧。”老剑客听了笑道：“这倒不难。由此够奔东海岸，一路之上，有的是时候练习，到了那里准保教你多得几手功夫就是了。”李勇的本性就是好练，只要说是有人教给功夫，慢说是到东海岸，就是到天边儿去都成，遂答应了一声：“好吧，那么就请老二位起身走吧。”康老剑客道：“先别忙，这个东海岸可不是三步两步就可以走到了，这件事得从长计议计议。倘若到了那里，要是仍然找

不着，你这一趟不是白跑吗？”李勇说道：“这个话是我老师告诉我的，彼时我也没敢深问，究竟有把握没有，我可就不敢说一定了。”这三位说着话，天已三更将过，商议了好大的工夫，还是没有结果。最后议定先到店房内休息休息，有甚么话明天再说。

三个人遂转身出了树林，将然到了外面，就见在东面上忽的一晃，过去一条黑影，施展夜行术，身形非常的快。李爷口快心直，叫了一声：“老人家，看见了没有，天到这般时候，有人施展夜行术，不问可知，一定不是好人，何不追上他问问他是干甚么的？”老剑客听了说道：“既然如此，咱就追上前去。”如玉心里也有一份打算：“这哪算是追人，分明是李勇被我打了两个跟头，心中不忿，自己的武术不成，打算借此机会比比脚程。他既有此意，又有老人家康复的话，莫若比比，也好叫他心服口服。”想罢遂答了一声：“好吧，咱们就追上前去。”说完之后，三位各自一矮身形，只听脚底下沙沙的声音，如飞一般，要说这三位走的可实在是不慢，怎奈头里的那个人太快了，追了好一会儿，仍然离着前面那人有六丈远。那位说这个书越说越玄了，黑夜之间，相离六丈远还能看的见吗？这个话要说也是诚然，若叫著者去看，慢说还是六丈，就是六尺也不准看的见。可是人家这三位就不然了，要是往玄处去说，就是出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的夜里，能在四十里地以外看出蚊子的公母来，在剑侠图上可没有这样的人物，不过在六丈远近还可以看的出人影来。闲话不表，三位正在追着的时候，猛然间前面的人站住了，看了看后面追赶之人。哈哈一阵大笑道：“爷儿们，你们的脚程果然不含糊！”老剑客闻听，心里这个气可就大了，“怎么着，我

这么大的年纪，越混越回去了。还有管我叫爷儿们的，我可得看看这个主儿。”想到这里说道：“好说爷儿们，你的口气真不小哇！”这句话未曾说完，就听那人应道：“啊，你是谁，为何随后追赶于我？”老头子知道这个事全误会了，遂说道：“我就是我，你要不跑我就追了吗？你问我是谁，我还问你是谁呢？”说着话来到近前，借着星月光华仔细一看，只见这个人好样儿，身高足有七尺开外，满脸扎蓬胡须，虽然生得凶恶，却是带着一团正气。老头子正在观看之际，就听那人说道：“我与你井水不犯河水，你追赶我干甚么？”老剑客听了回头看了看，见如玉李勇两个人一个也没来到，只得用手一指道：“后面还有我们两个人呢，皆因走在路途之上，看见你施展夜行术，故而追赶前来。到这时我还没问你，你倒先问起我来了。”那人听了哈哈的笑道：“黑夜之间，我竟没看清楚，原来是你老人家。你老这是往那里去？”康复一听这个语气当然是认识了，也留神细看，果然认识，原来是多年一位老友的少爷。虽然认识，可是他的名字叫甚么，一时之间还真想不起来，他父亲的名字倒还记得。看罢这才说道：“哎呀，莫非你是周建宗老剑客的少爷吗？”那人答道：“不错，我叫周全，大概你老人家不记得了。”老人家听他说罢之后，也想起来了，这才问道：“你父亲现在可好，算起来我们二十来年没见面了。”周全闻听，悲切切落泪说道：“你老人家不知道，我父亲在三年前去世了。”接着又说明自己父亲去世的原因，却是被仇人害死的，现在偕同两个族侄，各处寻找仇人的下落，打算给老爹爹报仇。当时又问老人家有甚么事没有，“如果没有事的话，念在多年老友的关系，就请你老人家相助，大事完毕之后，不但是我感恩非浅，就是先父在天之灵，也得

感谢你老人家的大德。”康复听了，心说这倒不错，一事未了，又出一事，尉宅的事我当然是不能不管了，可是这件事我既然知道了，也不能置而不顾。想罢说道：“我倒是有事，可并非是当时就能办完，我也是在外面访查的性质。既然如此，咱们可以二事合而为一，遇上那段就办那段就是了。”老爷儿两说话的时候，后面又赶来了二位，正是李勇跟潘如玉。老剑客从中给他们介绍，各自报了姓名。

李爷也知道江湖之中有这么一位老英雄周建宗，心直口快，在外面短不了得罪小人，生平好酒，醉后不知被何人用剑刺死。虽然说不知道是谁，可是多少也有点线索。老人家在世的时候说过：“因为捉拿采花贼，得罪了一个人，名叫薛士来。”至于这个薛士来有多大能为，全都不知道。彼时就是听老人家这么一说，凭周建宗老剑客那个身分，也实在没把这个采花贼放在心上。周全因为爹爹的武术高强，可也并未注意，以至老人家被人刺死了，到现在也说不清这个仇人住在哪里。周全为人最孝，虽然是不知道仇人在那里，无论如何也得想法子，给老人家报仇雪恨。周伯英周伯雄弟兄二人，因为武术是跟老人家练的。按着同族当家说，老人家是他们的祖父，如今老人家被刺，焉能不管。二人遂多带盘费，跟随族叔周全，到外面寻找仇人。这话可不是一天半天了，说不说已经出来二年多了，直到现在也没访着仇人的下落。今天夜晚行走，爷儿三个一阵高兴，施展飞行术往前紧走，可巧遇见了庸庸叟，老少爷儿六位，同到店房之中，一直谈到天光大亮。店小起来打脸水沏茶，看这屋里人位不对，心里纳闷，心说这倒不错，住店的时候是二位，这一夜的工夫又多了四位，这要再住几天，我这店里就住不开了。不表店小

二多心，再说爷儿几个漱洗已毕，吃完了早饭，这才一同起身，直奔青海岸出发。在路途之上，老剑客把绝艺传与李勇几手。书是有话即长，无话则短，找着尉飞霞，亲至万善庄，把潘如玉这段姻缘办完了。老人家康复又帮着周全杀死仇人，给周老剑客报完了仇。这时李勇二次艺也练了，跟康老剑客又得了不少的绝艺。诸事完毕，才打发他回家。

这时李勇的功夫可就不含糊了，皆因他天性难改，所以如今当场献艺，被董老剑客当场耍笑，以至当场比手，后来一看这位镇古侠董爷，果然是名不虚传，武术比自己高。再说自己也是这么大年纪了，这点威名很不容易创出来，倘若彼此僵火，输招被他一掌打死，那倒没有甚么关系，如果身带重伤，不死不活，到那时名声一败扫地，岂不可惜。这才叫年高经验大，李勇在年青的时候，可没有这种思想，要不听得说多学多练呢！李勇想罢立时把气就消了，遂纵出圈外，叫了声老剑客，果然名不虚传，武艺出众。关董二位老人家乃是威名的剑客，也不用说书的再说，反正在这部剑侠图里够怎么的份儿，看书的诸君也都知道。李爷既然说出这么句话来，二位老人家还能不就坡下吗？镇古侠董乾，手理着胡须说道："哎呀，罢了，我这一百多岁真没白活，老迈无能之人，李老英雄尚且如此夸赞！"霍爷一看有了和事的机会了，赶紧把大家让回了客厅，重排筵宴，大家开怀畅饮。又盘桓了几天。关董二位告辞，李爷要约二位到他家中住几天，二位老剑客推说家中有事，彼此告辞。

二位老人家不慌不忙，一直够奔河南关家堡。你说这有多么巧，正赶上家里闹贼失火，贼人走后，也没烧了甚么东西，就是把关老太太丢了。牛和给老师保护宅院，把师娘丢

了，还能够不着急吗？正在各处寻找不着，这时候老剑客回来了。众人把二位老人家接了进去，皆因二位老人家将然进门，本打算过一会儿再说，没想到董爷爱说话，问牛和来到河南多少日子啦？牛和说道："来了不少的日子啦！"董爷说道："你老师家里可有甚么事吗？"这个话董爷问的并非无因，皆因家里人位不对，不但是董爷看出来了，就是关爷也看着有点不对，将然到了家中，未及细问。董爷爱说话，当时一问牛和，牛和只得实话实说，就把家中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可就是没说关老太太丢失之事，因为当着董爷，这话不好出口，恐怕老师脸上不挂。就在这个时候，外面有人找，家人回说："是堡外大土乡庙当家的打发来的，这里还有一封书信。"牛和赶紧接过来，如果老师未曾回家，这个书信当然自己接过来就看了，既然老师在坐，自己可不能拿过来就看，当时呈与关爷。关爷乃是有身份的人，徒弟让自己看，固然是应当，虽然来到了家中，他们所办之事，自己一概不知道，就是把书信打开看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回头还得问徒弟，何必多费这些个事呢？莫若还是叫他看吧，有甚么事回头他得告诉我，岂不显着省事。自己这才摇了摇手道："你看完了再说吧。"牛和这才打开一看，谁知不看则可，这一看把牛和喜欢的不得了。倒不是喜欢别的，因为关老太太有了下落了。

那位说，这个书说的太没有理了，将然说老太太丢失，这时候又有了下落了，未免太易了。这倒不是容易，因为这位老太太根本就没丢，在这个关家堡的东面不到三里地，旷野荒郊之中，有一座庙宇，叫作土地庙，里面的住持姓仇，名叫仇福清，外号人称紫冠道人，在江湖之中，也是很有名的

人物。谈到了武术，虽然比不了剑客，那个身份总比侠客高的多。他从前也不是老道，就因为看破了世情，脱离尘世，皈依三清教下。这个老道是个高人，所有关家堡的人都不知道，惟有老头子关斗明白。关爷于无事时，就到他的庙中谈天。有一次老人家又到他的庙里去，不见老道出来。只是小道童往里让。关爷问道："你师父到哪里去了？"小道童答道："昨天夜间约在三更天的时候，来了一个贼人，找我师父要紫金珠，在先前我师父倒是有这件东西，可是在数年前已经转送别人了。这个贼人言说，那个珠子是他的，自从他丢失之后，寻找了数年的工夫，到如今才访着你这盗珠贼。别看你偷我的宝珠这些个年，只要你把宝珠当面交出来，我并不追问于你，从此就算善罢甘休。如若不然，在这个地方我可不怎么你，你得随我到一个地方回话去。你说也怪，他说完这话之后，我师父也不与他分辨，真就跟他走了。临走之时我不放心，问他们到哪里去，那人说道：'你不必多问，在这个河南省有一无二的去处，你还问甚么呢？'说罢我师父跟他走了。我本打算在后面跟随，看看他们往哪条路上去，哪知道将然到了山门外，再看我师父与那人，已然踪迹皆无。由打夜间他们走后，直到现在我也没睡觉。你老人家来的这个时候正好，不然的话，过一会儿我打算找人看着庙，我到堡里找你老去，请你老人家想个主意，搭救搭救我的师父。"关爷听了这话，心说了不的了，这其中一定有事，不然仇福清不能就这样的跟他走。你说这个事还是真得看看去，由打半夜出去，直到现在并没回来，不问可知，其中一定有了意外的事情了。话虽是这么说，不知道地点可怎么办呢？大概那人所说之话，多少也有点原因，别说这个仇福清又是我的朋友，就是不认识

的话，我 既知道他是个好人，遇上这种事我也不能不管哪！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你就好好的看守庙门，你师父的这件事情，交与我吧。"小道童听了，连 连的稽首说道："既然如此，老人家你就多慈悲吧。"关爷闻听点点头，转身出离了土地庙，到了外面，老人家可就为了难了。听他所说这数一的地方，当然是绿林的聚处。可有一样儿，大凡绿林人，都说自己的地方第一，在河南省内我所知道的有名山寨，那可太多了，我应当先往哪里去调查调查呢？想了一会，忽然灵机一动，心说有了，我何必费那个劲呢，只须如此如此，准能成功。

老人家把主意拿妥，即时回家，到了二更以后，带好了折铁宝刃施展夜行术，够奔土地庙。老人家这份举动。就算是阅历，先不找人，愣到了土地庙等着去，你说也该着老人家成功，到庙中等了不到一个更次，居然把人等来了。仇福清可没来，另外来了两个人，如同明火一样，到了庙中用刀压着小道童的脑袋，叫他给找宝珠。找了很大的工夫，仍是没找着。本来庙里实在是没有这种东西，那两个小子无法，才悻悻而去。老剑客一看机会到了，这才随后追赶，不说人的身份不是说着玩的，倒是姜是老的辣，老头子看着这两个小子走的慢，自己也走的慢；他们走的快，自己也加紧的跟随，无论如何，也不叫这两个小子知道。走了约有六七里地的光景，前面有一带浓阴的树林，就看这两个小子一遛烟儿进入林中去了。到了这个时候，老头子可不能放松，因为这是个机会，倘若把他们放走了，这一夜的工夫就算白费了。说时迟那时快，老人家随后紧紧追赶，穿过了这一带树林，对面却是一座高山。对面是山口，进山口是盘山小路，两个小子顺着小道往里走，老剑客紧紧跟随。在一路之上，过了数处卡子，两

个贼人答呼哨对口令，老剑客在后面假充是同伙，还不能让头里那俩个人知道，这若非是剑客的身份，平常人谁也办不到。一直到了分赃聚义厅，老人家可不能在后面跟着了，因为人家这里明灯蜡烛，照耀的如同白昼。在大厅前面排列着一对对的喽兵，全都怀抱着双手带。老人家看罢，脚下用力，上了东面的厅房，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又绕到了南边的过厅，将身形隐在房脊的后面，探头往大厅里面观看，看得非常真切。就见 方才的那两个贼人，到了大厅里面，说了几句话，就在旁边落座，里面有好几个人分头出去。工夫不大，就听有一阵串铃的声音，跟着有人调摆座位。正当中迎着门口，一连三张方桌，东西面各六张，摆好之后，就听人声嘈杂，如同码头小市一般，跟着一位一位的往里走。老头子明白，这乃是升座大厅，究竟还是乌合之众，毫无礼节。工夫不大，各家寨主升座已毕，老人家留神细看，只见一个个全是神头鬼脸，高矮胖瘦不等。就听正座寨主说道："孙、侯二位寨主，前去搜寻宝珠，倒是有下落没有？"路上那两个小子站起身形，口称："大寨主在上，我等二人到了土地庙中，再三的拷问小道童，看那种情形，倒不像隐瞒的意思。我二人又在庙中各处找了一回，也是未曾找着。"正座寨主点了点头，眼望左右说道："既然如此，可见得仇福清所说之话不假，确实是把宝珠转送于人了。"左右之人答道："既然如此，先把仇福清打发了吧。"东面桌上站起一个人来，叫了一声："大寨主，仇福清将宝珠失落，罪本应死。我想宝珠是他送给人的，如果打算找这件东西，据我看还是非他不成，如果现在将他置于死地，那宝珠从此可就算无处寻找了。倒不如叫仇福清找个相当的保证，仍然叫他去寻找宝珠，给他一个期限，过期再

杀不迟。”大寨主听了，哼了一声：“这话倒也有理，不管他怎么样，先把他提来审问一番，问完之后再作道理。”说完这话之后，叫了一声：“来呀，把恶道仇福清带上厅来。”下面早有人答应一声是，立刻把老道带到。老剑客在过厅上面看的明白，就见老道被人家捆绑二臂，在大厅内一站，高声骂道：“胆大匪徒，又将你家福师爷请来作甚？”正座之人用手一指喝道：“胆大仇福清，死在临头，尚且不知，还敢如此强横。我且问你，宝珠究竟放在甚么地方去了，为何在你庙里各处搜寻不着？”就听仇福清厉声喝道：“胆大囚徒，休得多言，祖师爷既被擒，杀剐存留任凭于你。”正座寨主怒道：“来呀，将恶道推出去山后摘瓜。”左右应答一声是，推推拥拥就往外走。东面方才说话的那人，高声说道：“大寨主不可，打算追究宝珠的下落，千万别杀了他，如果将他杀死，宝珠就没有回山之日了。”正座寨主闻听，将双眉一皱，叫了一声：“五弟，你再三的袒护于他，愚兄不便多言，今天我倒要问问你，究竟你袒护他有甚么用意呢，莫非他跟你有甚么交往不成吗？”东面那人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大哥，你我乃是多年的弟兄，为甚么忽然间多心于我呢！我的本意，打算把宝珠找着，好叫少寨主成亲，你怎么反倒说我与仇福清有关系呢？你我同是一党，小弟如果与 他有关系，当然大哥与他有关系，如果大哥与他没关系，兄弟我当然也跟他没关系。小弟我就不明白大哥这话从何说起！”正座的那人听了，哈哈的一阵冷笑道：“兄弟你是能说会道的人，哥哥我可比不了你。反正我说这个话，不能无缘无故的冤枉你，你自己的所作所为，还以为是人不知鬼不觉呢，其实哥哥我早就知道了。不过看在多年老弟兄的份上，我不能与你发作便了。今天你要

不是出头阻我杀老道，这个话我还是不与你说，事已至此，反正是你知道我知道就是了。以后对于山内之事，你别再管也就是了。”

东头的那人听了，双眉紧皱，用手点指怒道：“大哥这些年来，我对于你虽然说没有甚么特别的好处，自问良心，可是也没有甚么坏处。今天你这样的血口喷人，显而易见是另有别的用意，如果你要是不愿意叫我在山内的话，从那一方面说，我也不能反抗你，皆因你是本山的大寨主，当然都得听你的了。你不叫谁在这里，当然谁就得走。再说论弟兄你是哥哥，当然哥哥能管兄弟。话可是这么说，大哥你可要三思而行，以免后悔。”正座那人听罢哈哈冷笑，厉声说道：“邱仁，休要你在我的面前巧辩，你说的倒是不错，打算出离此山也成，对不起你，人走把人头留下，给哥哥我作个纪念。”东面那人听了高声喊道：“好你个忘恩负义之徒，好好好，既要取我项上人头，我得跟你分个高低。”话言未了，早把跟前的方桌踢倒。这时大厅之中的秩序大乱，所有的各家寨主，本打算站起来劝劝他们，那知道大寨主急了，当时传下山令，叫众人捉拿邱仁。本来大家同在一处作事，谁好意思的伸手拿人。话虽是这么说，可是人多心不齐，有向灯的就有向火的，多好的人也短不了有仇人。大厅中有座有位的寨主们，倒没有好意思拿人之人，外山小寨之中有四个人，最反对这位邱寨主。平常的时候惹不起，只好是忍气吞声，忽然间今天大寨主传令，叫大家捉拿邱仁，这可就应了那句官报私仇了。当时喝道：“我们遵从大寨主的山令，顾不了朋友交情，邱寨主是知进知退的话，倒不如束手被擒。大寨主念你是多年的弟兄，未必能加害于你；如若不然，难道说你还抗的了全山之

人吗？”邱仁哈哈的笑道：“小辈休得说此大话，我看尔等那一个敢动你家六寨主。”这四个小子闻听，说了一声大家上手，就如同一窝蜂似的，便围上前来。邱仁并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一伸手由打腰间取出亮银双橛，高声喝道：“尔等小辈有多大能为，竟敢与我前来动手！今天我要大开杀戒，将尔等结果性命，以消我胸中的恶气。”说话之间，凭手中的双橛，立战四个小子，当时就如同走马灯相似。

老头子关斗在房上一看，这可是个机会，众人在大厅里只顾看他们动手了，对于厅外之事可就忘了。老剑客急忙跳下房来，手擎折铁刀，不过一转身的工夫，几名喽兵已然身首异处；跟着用刀把老道的绑绳挑开。这时仇福清看得明白，见是老剑客关爷前来搭救自己，连打稽首相谢。关爷一摆手，向南房一指，老道明白，这是叫自己上房，遂不怠慢，一前一后，全都上了南房。老剑客问道：“道兄何以来到这里，竟至被获遭擒？”老道未曾说话先叹了一口气道：“老剑客要问，其中是这么一段事。”遂把根本原由说了一遍。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段事呢？当年老道在青年的时候，也是绿林之中有名的英雄，曾结交一位女绿林，名叫玄玄姑。这个女子自幼失怙恃，受异人传授，有飞剑之术。这个飞剑可不是手指头冒白气，嘴里吐白光，宝剑飞到天上去杀人，在《雍正剑侠图》上可没有这种人物。这所说的飞剑，乃是凭两臂之力打出去的，凡是能够出手的军刃，都可以说飞。因为军刃不能出手，俗语说得好，大将在疆场之上，能舍千军，不失寸铁。可见得这军刃出手，关系重大。不过这位玄玄姑的飞剑并不是她手使的那口宝剑，单另还有两口小宝剑，长有七寸，宽才五分，在宝剑把上，挂着五色绸子条。简断捷说，

这两口小宝剑就是当镖使用，大家遂美其名曰飞剑。别看小宝剑只是两口，大名鼎鼎的英雄，被他战败了无数，所以江湖之中没有不知道玄玄姑这三个字的。那么仇福清怎么跟她交的好呢？皆因这位玄玄姑那时正在三十多岁，生得甚是美貌，可是尚未字人，因此江湖上的英雄，对他求婚的太多了。起初玄玄姑以生平不字人告诉大家，外面遂造出一种谣言来，那个意思是说她不字人，心中当然有所期待，说不定是等哪一位俊俏的郎君，所以普通的人她全都看不到眼。后来有人把这话传与玄玄姑，玄玄姑一听未免心中有气，心说：我本来不愿意嫁人，他们不明白我的志向，还要胡说八道，这可不怨我，既然如此，我何不设计哄骗尔等。你说这位玄玄姑也真有点意思，他在广西地方，无意之中得了一颗宝珠，名曰紫金珠，她就以此为题，凡有对她提亲的，她就告诉他："我倒不是不愿意嫁人，皆因我自幼得父母的遗言，给我留下一颗紫金珠，嘱咐我这婚姻的问题，就以此宝珠为凭。因为世界之上，此物本是一对，我所有的乃是雄的，另外还有一颗雌的，只要有雌珠相配，我就可以下嫁于他。如果没有宝珠为聘，任凭他是天仙下界，我也不能嫁他。"这个话一传出去，可了不的了，有钱的富家子弟，把各处贩宝红货的都找到了，请玄玄姑把宝珠取出来，叫大家看看样式，以便照样去买。样式倒是看了，所有贩宝红货的，都说这颗宝珠是无偶无对的，那乃是天然生成的宝物，非是人工所能制造的，这种宝物可以说没地方找去。这话说完之后，可就有很多的人灰心丧志，可是这一批绿林英雄尚不死心，因为玄玄姑既是有话，"有人手持宝珠，就能委身下嫁。"如果打算另外再找一颗同样的珠子，那当然是无处寻找；假如说要她自己的珠

子得过来，难道说他还能说了不算吗？想这个主意的太多了，可是终于完全失败。这个话怎么讲呢？就因为玄玄姑的武术太高了，不用说平平常常的人打算来偷东西，就是普通的侠剑客打算盗取宝珠，也是白搭。

其中有一位少爷姓封名双字成林，他的父亲名叫封飞，外号百通光法眼封飞，占据五华山为大寨主。书中暗表，封飞可就是关老剑客所看见此山正座的大寨主。自己虽然以为势力很大，怎奈对于玄玄姑不能用强迫的手段。头一样惟怕玄玄姑的武力；再者说江湖绿林之人，对于这件事没有不知道的，倘若自己不讲理，用非法的手段，又恐怕天下英雄不服。所以除了寻找宝珠为聘之外，别无他法。据贩卖红货的人说，此宝并无有第二个，别处当然找不来了，那只可设法盗取本人之宝。自己也曾亲自去了两回，没想到人家的武术高强，去了两次还没等到进院子，就被人家知道了。小子虽然未曾得手，可是贼心不死，他那个意思，如果达不到目的，就许因此上活不了。也搭着他这个贼匪之爸爸，对于他的身上太娇生了，看见儿子这种情形，非常的着急。可巧山中有一个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小子，名叫郎超，大家送给他一个外号，就叫狼狈。这小子把这个意思探明白了，遂到大寨主跟前献计，言说既打算前去盗宝，必须得招请四外有名的英雄。这句话将然说完，封飞把眼一眨道："你这小子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要请天下的英雄，不用盖过我去的主儿，就是跟我相等的都少有，连我尚且不成，你说请天下有名的英雄，应当到何处去请呢？"狼狈乐嘻嘻的说道："寨主爷，你是没把这个话听明白了。虽然说是到外面去请能人，所请的并不是武术高强之辈，乃是黑虎门的英雄，因为他们擅长窃取。办这种事只

是武术高强不成，非得他们不可。”封飞听了，不住的点了点头说道：“这个话倒是近乎情理，真要是有这种能人，将此宝得过来，到那时叫少爷持宝前去求亲，如果她再不应允，本寨主就带领各位英雄，将她抢回山寨也就是了。”狼狈说道：“那倒用不着，因为玄玄姑的为人，也是侠义者流，话既说出来，绝以不能不算。只要能将宝物得在手中，她自然没有别的说的，那就算是成了。”封飞说道：“那么这个人应当怎样的请法呢？”狼狈笑道：“请人并不费事，只须寨主出一份名帖，因亲即亲，因友即友，凡是绿林的英雄，全都给他一份帖，将请人的这种意思全都说明了。只要有这种人，他自然就来了。”封飞说道：“就是将人请了来，事情也办成了，难道说叫人家白办吗？”狼狈想了想道：“白办当然是不成了。常言道的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没有相当的酬谢，恐怕人家不肯出这个头。依我看，本山用人之处很多，莫若许他一个寨主的名义，大概就能行了。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封飞点了点头道：“这倒可以行，可是给人家这个寨主的名义，还不能给平平常常的职份，本山上的二寨主、三寨主全都有了，如果叫人家当五六寨的寨主，未免有些不郑重，必须另立一个名称，或是前山寨主，或是后山寨主，那个名义只比我一个人稍差一点儿，其余没有再比他大的职份了，才能够觉乎着合适。”狼狈听了，计上心头，笑了一声道：“既如此，主意倒现成，也别立前山，也别立后寨，倒不如立一个外寨大寨主的名称。并且除了外寨大寨主之外，还添四位寨主，这四位算是副手，一切的行动，都得听外寨大寨主的指挥。他们所负的责任，就是往各处调查消息，以及各路的买卖。这样一来，不但是可以招来能人，并且还可以给本山帮忙办事，

这就叫一举两得。”封飞听了，点了点头，遂依着他这个主意办理。当时把帖全都写好，派人往各处去送，这个帖一出去不要紧，外面的人就全都知道了。五华山上招请外寨大寨主一位，进见礼是做一号黑道的买卖，只要把这号买卖做成了，马上就当外寨大寨主。请想黑虎门儿的人，怎么着也当不了大寨主，这可是个空前未有的好机会。偷盗窃取的功夫不甚好的那就不用说了，只要是有两下子的，都想着试验试验。因为这种事办不好也没有甚么危险，也不算栽跟头，这比不得上台打擂，武术不好，就有性命之忧，因此往五华山报名去的人可太多了。

五华山报名的人这一多不要紧，玄玄姑那里可就热闹了，白天没关系，到了夜晚之间，由打二更以后，一直顶到四更，绝以睡不了觉。好在准知道他们是准为宝珠来的，在先前玄玄姑只要是把盗珠之人拿住，虽不能把他们置死，可是也够他们受的。后来自己坐定了一想，虽然他们不应该前来偷盗，可是这个贼总算是被我招引来的，他等因想得我为妻，故而舍命前来，不然那里会有这种事，倒不如我听见有人来了，略为一惊动他们，把他们惊走就完了。又一想这个办法还是不完善，他们所来的人太多，我这里就是我一个人，他们的人又多，万一内真有能人，乘我一时之失神，被他们把宝珠盗了去，那可就坏了，到那时难道说我真就嫁与他们不成？自己思前想后，还是不得主意。你说凡事都得说是该着，真是怕甚么有甚么，玄玄姑在身上带着的宝珠，不知道在甚么时候丢了，这一来可把玄玄姑给吓坏了。宝珠既然丢失，不用问必然落在贼人之手，得珠之后，必然前来求婚，到那时我应当与人家说甚么呢？玄玄姑心中正自着急，忽听院子里面

有人说道："玄玄姑请你出来，我有几句言语，要当面领教。"玄玄姑听了，吓得心里直跳，准知道这是得珠之人来了。事已至此，可不能不出去，只好看看他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再想相当的法子对待他。自己想到这里，这才问了一声："甚么人？有话请你进来说吧。"就听外面答了一声："很好。"跟着由外面进来一人，玄玄姑留神一看，只见这人的像貌甚是清秀，年在三十上下，真要是嫁人的话，嫁这么一个人也不枉。正然观看，就听那人问道："听说你的终身大事，不择人专择珠，只要有人手持紫金珠前来求婚，你就以身相许。这个话可是真的吗？"玄玄姑笑道："话倒是有，不过其中另有原因。阁下尊姓大名，还是被人所使，还是自持宝珠前来呢？"那人答道："大丈夫出生入死，岂能为他人之所使！现在宝珠已到我的手中，足见我与你是缘在三生。问我的姓名，我姓仇双名福清。"玄玄姑被他这几句话说得满面通红，有心用言语相拦，可是一时之间又想不出甚么话来，只可说道："既然你如此高情，我很感激你，不过得我为妻，未免有负你这一生，我能为高人之妻，不能为常人之妇。"仇福清说道："你这话说的又不对了，你既是不择人只择聘，有宝珠者就可以成为夫妇，为甚么又说有负我的一生呢？"玄玄姑说道："这个话你还是没听明白，我说有宝珠就可以下嫁，当然这个宝珠在世界之上是有一无二的，打算有这个宝珠，除非盗了我的不可。可是我并非是平常的人，随随便便的就能把宝珠叫人家盗了去。能由我这里把宝珠盗走的，绝不是普通的武术家，因为你是高人，所以才跟你谈这高尚的思想。我所说有负你的一生，就是我虽然嫁人，不过是有夫妇之名，对于夫妇之实，那就谈不到了。这个话你还不明白吗？"仇福清听了这个话，心

里可就明白了，未免还有点儿不相信。倒不是别的不信，恐怕她用这话来瞒哄自己。究竟这位仇福清的思想，比平常人高一筹，他心里想这个：人家既是用言语瞒哄，当然人家是不喜欢自己，故此才说出这个话来。再说男女婚姻大事，乃是两相情愿，交朋友还得谁爱看谁呢，何况是同床共枕的夫妻，强摘瓜果不能甜，人家既是不愿意，强迫着还有甚么意思呢？想到这里，这才接着说道："玄玄姑，这个宝珠为聘的话是你说的，别看宝珠到了我的手中，你要是不践前言，中途悔约，那也没有关系。你的意思我知道，据你所想，偷盗宝珠的决不是常人，当然是出类拔萃的英雄，没想到宝珠落在我的手中，这是教玄玄姑大失所望的地方。事已至此，宝珠现在我的手中，当面交还，婚姻之事作为罢论。"说到这里，一伸手由打腰间把紫金珠取出来，双手递与玄玄姑。

这一来不要紧，倒把玄玄姑闹的不好意思起来了，遂接着说道："你的话我已然听明白了，倒是有你这么一想，想的虽然是有道理，可是跟我的心想不对。因为我看你不是普通无智之人，故此才肯把心腹话对你说明，当初这件事的起因，乃是因为求婚之人太多，无法应付，才想出这么一个法子来，本打算将求婚之人难住就完了。这也是我一时的大意，没想到宝珠被你盗去。"玄玄姑遂把自己的本意，从头至尾的又细说了一遍。仇福清听了，觉得非常恳切，绝不像谎言。自己本来对于红尘向不重视，如今听人家玄玄姑所说之话，觉着比自己高的多，女人尚且有这个智识，难道我倒不如他一个女子吗？想罢这才接着说道："你的高见我已经明白了，宝珠交还与你，我要披发入山，学古人求道去了。"玄玄姑听了这话，不住的点了点头说道："仇福清，你果然有这个志向吗？"

仇福清道："大丈夫处世，说出话来如同板上钉钉一般，岂有反悔之理！"玄玄姑听了，立刻眉飞色舞，站起身形说道："既是真心，你敢对天明誓吗？"仇福清听了笑道："到底你还是女流之辈，我已然把话说到绝处了，虽不是明誓，跟明誓也差不了多少，何必非叫我明誓不可呢？"玄玄姑说道："这里头我别有用意，你如果敢对天明誓，我还有话对你言讲。"仇福清说道："看这个意思，要是不对天明誓，你也不知道我是甚么人格。"说罢将身形跪倒，望空叩头，然后说道："皇天后土，过往神灵，弟子仇福清，与玄玄姑谈到我将来的志向，是看破红尘，披发入山。玄玄姑对于弟子之话未能深信，故此对天明誓，如果弟子所说之话口不应心，鬼神不佑，死于刀枪之下。"说罢又叩了几个头，这才站起来笑道："玄玄姑怎么样，这大概你就信了吧？"玄玄姑听了，满面含笑的点了点头道："你这不是明了誓了吗，我也对你明誓。"仇福清闻听一怔，将要问你为甚么明誓呢，这话尚未出口，玄玄姑早已把身形跪倒，照样的说了一套，最后说道："我本来是无意说出来以宝珠为聘，本打算这个宝珠无人得的了去，如今不慎被仇福清所得。明有王法，暗有鬼神，话既出口，绝无反悔，从此我二人就为夫妇，不过我们二人各有修道之心，只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各行其道。如有三心二意，神鬼不佑。"这个话说完了，闹得仇福清倒不好意思起来，尚且未容自己说话，玄玄姑说道："古人拜神常以撮土为香，我们也不用撮土为香，就以灶为神就是了。你我拜灶之后，就算夫妇。"仇福清很不好意思的说道："这是何必呢？"玄玄姑红涨着脸说道："方才我明誓你也听见了，不必多说，快快的随我拜天地就是了。"到现在把仇福清闹得没有一点儿主意了，

不知不觉的随着玄玄姑拜了几拜，然后二人一同归座。玄玄姑说道："百年夫妇，不过如此！"说完这话，面带羞红。本来人长的就非常美貌，到现在更觉得好看了。仇福清这时是三十多几的人了，可是平生未曾接近过女子，到现在心中有无限的爱慕，可就是不能动心。二人静默了好半天，仇福清这才说道："你我已然成为夫妇，这个宝珠聘礼，你得收拾起来。"玄玄姑说道："不对，我从今已是仇家人，我的东西不也是仇家的东西吗？"再者说此物乃惹祸根苗，最好你把他带着一走，以后任凭再有多大的能人，他不是也偷不了去吗？"仇福清说道："既然叫我保存，将来我出家之时，必然把他嵌在道冠之上，并且以此为道号，就叫紫冠道人。"玄玄姑点头说道："很好，既然如此，足见得你不忘夫妇之义，这就算是我所嫁得人了。"玄玄姑将所藏雪梅寒蕊露酒取出来，夫妇对饮，直饮到天交四鼓，玄玄姑说道："你我从此分手，将来见面的地方，就是山西五台山。咱们以后十年相见一次，彼此试试道力如何？"仇福清遂答了一声："好吧。"当时带着宝珠告辞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三回

夜探衙花纯斗瑞龙　打亲王瑞三死牢狱

话说玄玄姑与仇福清结拜的事并无人知晓，此后二人告别以及将宝珠带走的话，却被一个贼人窃听去了，当即随后追去。仇福清不知道后面是追自己的，正然往前走着忽听后面有人高声喊道："前面盗珠之人，我看你往那里逃走。"仇爷一听，心想这莫非是说我不成吗？想到这里，忙往四外观看，除了自己之外，并没有第二个人。遂站住身形问道："朋友，你这是说谁？"后面这人说道："我说的是你，你把紫金珠取出来，当面交给我万事皆休，如若不然，你想活万难。"仇爷焉能听他这一套呢，当时怒道："你姓字名谁，为何追赶于我？宝珠倒是在我这里了，可有一样儿，并不是你的，凭甚么给你呢？打算给你也成，本来天下之物乃天下人之所有，得看你的能为如何了。只要能胜的了我，慢说是宝珠，连我的脑袋都是你的；如果胜不了我，别说你要宝珠，我还要借你项上人头使用呢！"那个人闻听哈哈的一阵冷笑道："告诉你，我叫赤面阎罗孟提，假如你要是长着耳朵，就应当知道我的厉害。你叫甚么名字？"仇爷闻听也是哈哈的一阵冷笑道："耳朵我倒是有，可就是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个无能小辈！问我姓仇，双名福清。小辈你有甚么能为你就过来吧！"赤面阎罗孟提听了，叫了一声："姓仇的，大概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说罢将背后的单刀亮出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搂头就是一刀。仇爷听这小子刀带风声，准知道他的功夫不含糊。见刀临切

近，把身形往旁边一闪，亮出自己得意的兵刃，乃是一对亮银双橛。孟提一看刀砍空了，抽招换式，二次进招，仇爷凭手中双橛接架相还。要说孟提的功夫本为不含糊，不过跟仇爷比上他可差的太多了。在三五个照面还看不出怎么样来，五六个照面一过，小子可就不行了，别说是用刀砍人，连防护自己都来不及了。仇爷看了，心中暗道："凭你这个能为，居然大胆地追赶于我，这分明是找死。"又一想："唉，我已宣誓修道了，何必伤残人命！他虽然自不量力的前来追赶于我，也是为利之所惑。古人说的好，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世界之人贪利忘害者，何止于他一人，他不过是绿林英雄，说白了就是贼，做贼的人还有甚么知识；连做官为宦之人，尚且一味的贪心不足，吸取民脂民膏，刮尽地皮，何况是做贼的人呢？我不能将他置于死地。"想到这里，把双橛一撤，纵出圈外道："孟提，动了这半天的手，大概你也看出来了，实话告诉你吧，你不是我的敌手，赶紧逃命去吧。"

孟提这小子要是知时达务，就应当即时逃走，那知道他把这件事想讹了。他方才与仇爷动着手，见仇爷占上风却忽然停止劝他走，他以为仇爷的能为就顶到这里，再往下就没有招了，所以才拿这个话来劝自己，还显着他是大仁大义，可是无论如何我也不能上他这个当。小子想到这里，这才接着说道："姓仇的，打算叫我走也成，紫金珠取出来交给我，咱们就算两罢干戈。如果说不把宝珠献出来，今天你是想活万难。"仇福清万也不想不到他说出这么一片话来，当时点了点头，心中暗道："世界上的事，果然不由人算。我本来不打算多伤残生命，那知道他反倒执迷不悟。"又一想："唉，常言说的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这是将然思道，居然这个

魔就来了。你这不是不知进退吗？我还是不置你于死地，二次动手我教你带点儿伤，大概你就认输了。”想到这里，把怒气往下一压道：“我这可是对于你高抬贵手，放你逃生，你不但不走，反而自找其死。二次动手，恐怕与你的性命大有危险。”孟提听罢大笑，连叫：“仇福清，你不用在我面前弄这个鬼吹灯，不错，性命倒是有危险，可不定是谁。”仇福清道：“不错，这个话我很爱听，既然如此，你就进招来。”孟提听了，还真是不含糊，他甚么话也没说，向前一上步，照定仇福清就是一刀。这一次动手，比头一次又凶得多了。这就是动手取巧的地方，当中缓口气，增加二成力，孟提今天就得了这个便宜了。说完了话之后，小子把这口气也喘过来了。再说他以为仇爷的能为就顶到这里了，二次动手准可以取胜。动手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心气，不怕能为多好，心里先一怵头，这个仗就打不好了。春秋时代先轸身为晋国名将，因国政啐君主之面，君主并未加罪，而他自以为罪不能活，在两军阵前，匹马踏入敌阵，赤胸袒背，敌兵万弩齐发，箭离先轸数尺，纷纷落地，这就是心气的关系。人人都知道先轸身为大将，其雄威无人可敌，忽然间踏入阵来，众敌兵因之胆寒，所发之箭，皆非圆弓射出，故箭未及轸身而落地；后先轸闭目不动，始中箭身亡。请想这不是打仗的心气吗？其实先轸也没有甚么妖术邪法，不过就是先声夺人。假如说把先轸换一个无名之人，转眼之间就可以变成刺猬了。今天这个孟提也是这个意思，他以为仇爷往下没有招了，不 然眼看着就要得胜了，怎么不接着打呢？常言说的好，得理不让人，他打算拿话把我劝走就算完了，那可不成，这是孟提放心的地方。又搭着休息片刻，所以二次动手反比头 次凶的多。好在仇爷的

功 夫比他高，任凭你怎么凶，也 近不得仇爷的身边。工夫一大，孟提可就受不了啦，只见仇爷的双橛比方才又厉害了，六七个照面之后，仍然是手忙脚乱，难以招架。仇爷动着手留神一看，知道他的凶劲已然过去了，心说："这就成啦，我叫你带点儿轻伤吧！"说时迟那时快，仇爷把双橛用了个十字穿花三环套月的功夫，在孟提的面前晃了几晃。可了不的了，孟提的两眼都花了，顾上顾不了下，顾左顾不了右。就在这个时候，仇爷用了一招进手，就听哧的一声，这一橛正扎在小子的左跨上。别看扎上了，并不甚重。小子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反身栽倒。仇爷手持双橛高声喝道："可惜你这功夫是怎么练的，彼此动手，你就不明白人家手下留情，我真要是下毒手的话，你就早死多时了。到现在我轻轻的叫你带点儿伤，你就逃命去吧。"这时天已发暗，仇福清把话说完之后，不管孟提伤势如何，把双橛带好，转身就走。

从此入山修道，后来各处云游。看这关家堡外的地势很广，自己遂拿出些钱来，修了一座土地庙，统共仇爷在这里没住五年，这一天夜间就出了事了。来了两个贼人，头一个正是孟提，向仇爷说道："仇福清，你不算英雄，自从当年动手之后，我寻找了你这些年，总算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居然把你找着了。别的话我全都不问你，当年你也曾受五华山之聘，当初说的明白，只要宝珠得到手中，就给你外寨大寨主之位，你为何自私自利，得了宝珠，远走他乡，这是甚么道理呢？说别的现在完全没用，你就跟我一同往五华山，面见大寨主，有甚么话你们自己交代去。"仇福清在云游时候，往五台山去了一次，因为自己已是出家之人了，这个宝珠在身边多有不便，见了玄玄姑之后，遂把宝珠交回，玄玄姑很

喜欢的把宝珠收藏起来。彼此盘了一回道，有时奕棋，有时饮酒，在一起盘桓了两个多月，分手后才来在了关家堡，到现在要说珠子没有了，还真不是瞎话。如今见孟提来了，仇福清还真不含糊，向他说道："得了宝珠可当外寨大寨主，我要愿意当的话，自然就回五华山了；因为我不愿意当寨主，所以我自然就不回去了。不错，我倒是到过五华山去挂号，可是得宝珠是凭我个人的能力，并没有借重五华山的势力，去与不去乃是所自己的主权，别人不能干涉。"孟提说道："这就行了，俗语说的好，有理讲倒人，你既是理直气壮，别在这里说，跟我往五华山见大寨主去，到了那里，有甚么话你们直接交涉，我就管不着了。"仇福清还是真没把这个五华山放在心上，这个地方就是艺高人胆大，当时答了一声："很好，既然你叫我去见封飞，你就不必多说了，你我就此走吧。"说罢带好了双橛，随同孟提而去。到了五华山，见着大寨主封飞。这小子因为知道玄玄姑的武术高强，真要能够得他为儿妇，可给本山增加不小的势力，何况玄玄姑长得又很美貌。本打算照着狼狈的主意施行，招请天下的能人，把宝珠得到手中之后，好叫自己的儿子去求婚。有谁知宝珠被仇爷得去，孟提随后追赶，当场动手受伤，回到山上一报告封飞，可把封飞给气坏了。当时向孟提道："别看宝珠未曾得回，可是你的功劳不小，本山外寨大寨主就给你做，你现在好好的养着去去吧。"

前文说的明白，孟提的伤并不重，不过几天的工夫，已然痊愈。封飞因为气愤不出，几次派人寻找玄玄姑，怎奈就是找不着。后来实在无法，又派人各处找仇福清，那时正赶上仇爷到各处云游，如何能够找得着？到后来仇爷到了河南

关家堡，盖了一座土地庙，自己在那里住了不到五年，才被五华山的人访查了去，当时报告了孟提。这小子想起当年一慨之仇，这才跟本山大寨主一说。封飞的为人，本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再说他又认为仇福清是他儿子的夺妻仇人，如今听说有了仇福清的下落了，恨不能立即把仇福清擒住，结果他的性命，以消胸中的恶气。当时派孟提带领本寨寨主，夜间够奔土地庙，把仇福清叫来。他如果不敢来，你等就把他捉住，捆来见我。”孟提听了，心中为难，本来自己的能为有限，当年曾败在人家的手下，心中多少有点儿怵头。封飞见了，也明白他的这个意思，遂接着说道：“孟寨主你只管前去，你的功夫不敌他不要紧，因为这一次人多，我这里还有一件宝具，暂时借你一用，把仇福清拿来之后，赶紧交还与我。只要带着这个宝贝，慢说就是仇福清，就是再比他高的主儿，打算把他拿住，也是易如反掌。”孟提闻听，心中半信半疑，本来都是凭着武功，有甚么宝贝可借呢？这又不是《西游记》满天祭法宝。正在想着，就听封飞接着说道：“我说借给你宝贝，大概你还有点儿不相信，待我取出来一看，你就信了。我也不敢说我的武术高强，由打我占山以来，还没有用过一回呢！全山的人，都不知道我有这种东西。”说着话由打袖口里取出来一个竹筒子。孟提看了，心说：“你太吹牛了，这那是宝贝呀，这不是袖箭吗，你会打这种东西，我没练过那能会打呢？”正然想着，就听封飞说道：“孟寨主，你看见了没有，这种东西其形好似袖箭，其实不然，这里面乃是五色迷魂香，用胶制成的弹丸。这里面有崩簧，跟敌人动着手，如果不能取胜，只须对准敌人面门一按崩簧，也不用找上风头，因为自己有解药不怕，这个球被弹弓一打就碎，任凭他有多大的能为，也

得翻身栽倒。”孟提听了，心说：“如果有这种东西在手，怕仇福清何来！”当时把竹筒接过来，试验成功之后，当即带了亲信的寨主二位，够奔土地庙而来。见着仇福清，这才一同往五华山。

进了大寨门之后，孟提想起当年一橛之仇，现在不报等待何时？小子想到这里，暗含着把迷魂筒取出来，叫了一声：“仇福清，你且站住，我有几句话对你说。”仇爷那里知道这小子的诡计，当时站住身形。孟提冷不防对准了仇道爷的面门，吧的一声，仇道爷就闻见一阵香气，立刻翻身栽倒。小子们取出绳子，把仇道爷绑好，然后用凉水把仇道爷喷过来。仇道爷知道已然中了他们的诡计了，自己任甚么也没说。到了大厅里面，见封飞，仇道爷破口大骂，叫了一声：“封飞，你不算英雄，你与我有仇，不怕是凭一招一式的把我结果性命，那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死而无怨，你用迷药暗算于我，你算是哪路的英雄！”仇道爷一边骂着，一边用目四下观看，只见在东面坐着一个人，正是自己的好友冯善元。心中暗道：“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呢。”可是冯爷也看见仇道爷了。在五华山请人的时候，冯爷还没往山上来呢！因为访友路过五华山，跟封飞也是老友，所以就住在这个山上了。冯爷在江湖之上，也是很有名望的人，现在有点儿跑腻了，住在五华山上就为的是歇歇心，没想到今天遇上多年老友仇福清。这位冯爷乃是心慈面软的人，在没遇见仇道爷的时候，对于本山杀害人命事件，常常的从中阻拦，所以封飞与他总有点不相合。可是念在多年老友的份上，未能发作。这种情形冯爷可不知道。今天见仇福清被获遭擒，自己就安心搭救。又见仇道爷这一骂他，封飞大怒。当时分咐一声“推到山后摘

瓜”，冯爷赶紧站起身来拦住，叫了一声：“大哥不可，留他活口，以便追究宝珠的下落。把宝珠得到手中，虽不能娶玄玄姑为儿妇，可是咱们绿林之中不是讲究治这口气吗？别看当年他把宝珠盗走，终久还得落在我们手中。现在可以把他囚起来，咱再派人到土地庙去搜查一回，倒看看这个宝珠有没有，如果要是找着的话，那就没有关系了。如果还是没有，回头再慢慢的拷问他，也不算晚。”封飞本来是没有主意的人，当时就答应了。因为这里面有孟提与狼狈两个人的蛊惑，封飞便拿这位冯爷当了奸细了。这两个小子二次到土地庙搜查了一回，还是没有宝珠的下落，回到五华山跟封飞一说，封飞大怒，二次把仇道爷推到大厅，打算把仇道爷杀死。冯爷二次阻拦，以致当场动手。

本来在头一天的夜里，冯爷就打算把仇道爷救出去，仇道爷说的也好：“尚且没到那个时候，咱们也不用偷着逃走。如果你看的起我这个朋友的话，只要他打算结果我的性命，你就与他变脸，把我的绑绳解开，你我一同动手，跟他们一死相拚，有能耐咱就打出五华山去，没能耐就死在这里。”冯爷听了点点头道：“很好，就这么办吧！”两个人商议好了之后，到今天变了脸，可巧关老剑客赶到了，把仇福清救走。把话问明白了，关爷说道：“既然如此，你我赶紧接应冯善元。”请想这里头又添上一位关老剑客，这个仗还不好打吗？老剑客用刀伤了封飞的左臂，其余群贼全都逃的逃亡的亡，完事后把五华山放火一烧，这是过去已往之事。

因为关爷对他有活命之恩，所以仇道爷的心中非常感激，在老剑客在家的时候，那就不用说了，只要是老剑客不在家，老道每天夜里，必然前来保护。在关爷家中闹事的时候，正

赶上仇道爷身染重病，病好后才知道金斗前者搅闹，自己非常后悔。别看身体尚未复原，天天也来保护，赶上关宅起火，仇道爷恐怕贼人意狠心毒，不利于关老太太，遂把关老太太救到土地庙里。老道又怕关宅的人不放心，清晨打发小道童前来送信，说明关老太太现在土地庙中。关爷二位老剑客听了这话，也是非常的喜欢，立刻打发牛和去接，并且感谢观主之盛意。如何把关老太太接回来的不必细表。

单说二位老剑客与众人说闲话，提说本宅所遭的这件事，“他们这几个贼人的心理，与咱们不相同，有仇可以明找，不应该夜间来闹，有我等在此，再闹也闹不出好儿来，大概他们未必这么想，必然还是趁着咱们不防备的时候来了。你说谁有这么大的工夫总防备他们，如果一失神，必得吃他们的亏，这个地方就是小人的行为，一点儿大仁大义也没有。我说这话众位信不信？”还没等别位答言，牛和接着说道：“老恩师，据我想这次他们没讨了便宜去，大概吓死他们也不敢来了。”老头子关斗闻听，不由的哈哈一阵笑道：“话虽如此，可是贼人的心绝不这样想。”爷儿几个正在说的高兴的时候，猛然间童爷一怔神，低声说道：“可了不的了，贼又来了。”说着站起身形往外就走。这时不但是童爷听见房上有人了，所有屋中的这几位，全都听见了，不约而同的全都往外走。

不表别人，单说牛和，将然来到外面，就见在西配房上有一条黑影，身法还是真快。牛和看着不由得心中暗想：“今天该着我牛和露脸的日子来了！当着董老剑客与自己老师的面前，我要把贼人拿住，叫他们老二位看看我这些年的功夫没白练。”想到这里，心中非常的高兴，遂纵身形上房，施展夜行术紧紧的追赶。工夫不大，已然出了关家堡，在一转眼

的工夫，不知黑影跑到那里去了。牛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道，这个人好快的夜行术，这么看起来，他的功夫比我高。这就是牛和不量力的地方，既知道人家的功夫比自己好，你就不必找了，就是你找着他不也是拿不了人家吗？牛和他可不往这上头想，还是往各处寻找，这个地方就叫贪心不足。东一头，西一头的找，不用说找人，连个人影儿也没有。牛和自己站住身形，心中纳闷：这个人的身法太快了，就在我略为一大意的时候，就把他追丢了，这可真是奇怪。再说我的能为也不平常，怎么比人家差那么些呢！可真是学到方休处，才知艺不高，要学惊人艺，须下苦功夫。牛和正在想着，抬头往四外观看，见前面远远的有一片树林，不由的心中一动，不问可知，大概这条黑影是进了树林了，我何不追进去看看。又一想不成，侠义道有这么一个规矩，贼人无论他是身负多重的案，只要进了树林，那就算完了，不能再追啦；何况这是一条黑影又未必准是贼人呢！牛和想到这里，就没有心进树林了，打算顺着道回家。就在这个时候，猛听得树林里面有人低声悄语的说话，自己不敢怠慢，赶紧往前一纵身形，来到近前一看，原来人家是在里面谈话。遂侧耳细听，就听有一个人说道："兄弟，听我告诉你，咱们这一行饭就不用吃了，因为甚么呢？你我的能耐太不行了。不用说别的，就拿关家堡说吧，人人都知道有一位关老剑客，那个能为在江湖之上，可以说数一数二的了，还有人敢跟他老人家作对呢。因为老剑客没在家，前些天有好几个人搅闹老剑客的住宅，所好的人家老剑客的朋友多，保护的得法，就算没出甚么意外，换一个人你想想行吗？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行为差一点儿，老剑客时常的规劝我，不叫我跟他们在一起，因

为长了没有我的好处。话虽是这么说，可有一样儿，我不跟他们在一起，我那里得这个消息去。”说到这里，再往下就听不见了。牛和听了这消息二字，心中着急，恐怕有甚么意外，忙又往前凑了凑身形，侧耳细听，就听里面有人问道：“你可说呀，倒是得着甚么消息了，我也明白明白。”又听方才说话的那个人笑道：“兄弟你别往下问了，我要是不跟你说，你心里还痛快点儿，我要是把话跟你说明了，恐怕你心中不高兴。”那个人接着说道：“怪不得人家全都管你叫堵心呢！今天我才知道，不怨人家给你起这个外号。”又听里面哈哈的笑道：“兄弟，这不是你非问不可吗，听我告诉你：离着这里也就是七八里地，地名叫大张家庄，一进东庄口，在路南有一个大门儿，主人姓张，老前辈也是镖行，而今可没有人干了。家中有一口宝刀，听说是三国时候东吴的孙权所造，刀名也不叫甚么井。这口刀只要是与人家动上手，无论对方使甚么兵刃，拿这口刀一削上就折。我得着这信，就别提够多喜欢了，可是喜欢也是白喜欢，宝刀虽好，就是到不了手。你说花钱买，给多少钱人家也不卖；你说夜里偷去，料又没有那么大的能为。这不是把话全告诉你了，你可有甚么办法吗？”那人听了哈哈大笑道：“五哥，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是厚道人。今天我把实话说了吧，你看兄弟我是一个干甚么的？你拿我真当了镖局子里的小伙计了，满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咱是自己人，没有甚么说的，要是不知己人我也不说。我并非是镖子里的小伙计，我乃是江湖绿林道里的一个小头目，因为身上的案太多了，没有立足之地，才投到这里来，总算你我弟兄有缘，小弟我才有今天。这不是你老人家喜欢这口宝刀吗，没有关系，你就朝着我要吧。也不是我说句大话，打算盗他

那口宝刀，不费吹灰之力。”

书中暗表，说话的这个小子姓李，名叫李华，外号人称千里腿。先前在河南一带，专门偷盗窃取，给各大山寨当采盘子的小伙计。这小子有一点儿毛病，太以的不好，你既然是贼，偷东西的时候得想想偷谁的合适；这小子可不顾那些个事情，只要是急了，谁的他都敢偷，故此同道的全都不喜欢他。小子才来到了卫辉府，就凭这两片子嘴在外面吃喝，稍有一点儿身份的，谁也不愿意理他。跟他说话的这个五哥，姓孙名叫孙有奇。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乃是一个小买卖人，自己手有两钱儿，跟前就是他这一个儿子，爱如掌上明珠。后来他父亲死了，这个孩子可就学坏了，每日花天酒地，无所不为，结交些个狐朋狗友。这一天小子带着几个朋友在一家小酒馆里喝酒，因为多喝几杯，酒言酒语的这份不含糊就不用说了，好在一样儿，这些位酒座谁也不答理他。孙有奇这小子可想错了，他以为是没有人敢惹他了，因之他那个扬气劲儿更大了。后来吃喝完了，不给人家钱，非叫人家写账不可。开酒馆的掌柜的，又是孤儿寡母，那个生活太可怜了，老掌柜的早已去世，这个少掌柜的也就是十六七岁，跟着他母亲作这个小买卖，不过也就是将够吃喝费用。他这一不给钱，他母子二人受的了吗！少掌柜的直说好话，乐嘻嘻的向他们说道：“诸位爷台全是我们这里的财神爷，时常的照顾我们，论理说可不应该跟你们几位说，不过有一样儿，这个买卖自从老掌柜的去世，柜上亏的钱太多了。因此柜上可就垫不起了！今天你们几位吃的可不算多，应该记上一笔帐，柜上实在是办不到了。你们诸位爷们千万别怪我们，无论那一位先把钱借给我，日后买卖缓起来再为记吧。”少掌柜滔滔不断的

说了这一篇话，还是真叫人爱听。可有一节，把这话说与明理的人能成，类乎这几个小子，他们那里听这个，不但不给人家钱，反倒急了。其中有一个小子姓赵，外号赵铁嘴，在外面专讲究吃人，就凭着一张利嘴。他不等少掌柜的把话说完，当时把俩眼一瞪，拍着桌子大声的喊道："你们这是怎么的了，这么大个子，任甚么也不懂，凭我们能不给钱吗？教你们记账乃是赏给你们脸儿，怎么你就不明白呢？既然是你们不要脸，可是自找倒霉。"小子还是真横，说着话一伸手，就听啪啦一声，把桌子推倒了，所有的碟碗也都碎了。这一来不要紧，可把少掌柜的给吓坏了，赶紧说道："诸位爷们这是怎么的了，我就说了一句不记账，爷们就生这么大的气，合的着吗？因为这一点儿小事情，要把你老人家气坏了，我可担不起！得了诸位爷们，怨我年轻不会说话，我记账还不成吗？"这个地方赵铁嘴他就应当就坡下，就算两全其美。那知道他们这一群人太不知时务了，一个个的还都不饶。此时屋中酒饭座太多了，年岁大沉的住气的没关系，年轻的主儿可就看不下去啦，一个个挽袖子脱衣服要打抱不平。

就在这时候，由外面进来一位老者，长的真是精神百倍。大家看了，没有一位不喜欢的，全都是异口同声的说道："这一群小子们的报应到了！怎么那么巧，他老人家不是常出来的人，也许是有人报告他老人家去了，因此才往这里来的。"认识的那就不用说了，不认识的跟别人打听："这个老者是谁？从中有好说话的人说道："你怎么不认识他呢，大概你是外乡人吧？他老人家乃是我们关家堡的老剑客，姓关名斗字九公，外号人称今古侠。"正在说话的时候，就见众人都站起来让他老人家，异口同声的说道："老爷子这桌上坐，一块喝会子吧。"

老头子笑着说道："诸位随便吧，我也不跟你们几位客气了，喝酒先不忙，我先开开眼，听说酒馆里又出新人物啦，我得看看是怎么一个长像，我好认识认识他。"这时孙有奇这一群人看了，都吓坏啦，准知道今天这顿打算脱不过去了，吓的也不知道说甚么是好了，一个个面面相觑，不发一语。就在这个时候，大家的视线全都向赵铁嘴看着。老实人固然是不说甚么，年轻性急的人，看着非常高兴，不由己的有人说道："小子你可横啊，不是不含糊吗？今天我得开开眼，看你跟人家说甚么？"此时赵铁嘴闻听众人的闲言闲语，不由的脸上一红，打算忍着不言语，怎奈众人的嘴不饶他，别看他的外号是铁嘴，到这时也是无话可答。也该着这小子倒霉，站起身形，拿眼看了看老人家关九公，然后说道："你是干甚么的，进得门来说这么些个闲话！依我说你喝你的酒，没有你的事；如果你再多说少道，今天赵爷有一个乐给你。"老头子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的一阵大笑道："可了不的了，简直是反了！就凭小子你这份尊容，也敢在我的面前说大话，不用问大概是你的死期已至。"还没等老头子把话说完，赵铁嘴欺负老人家的年岁老了；再说他又不是当地人，不知道老人家身为剑客，故此往前一上步，照着老人家的面门就是一掌。老剑客见他这般情形，倒把自己吓了一跳，倒不是怕别的，恐怕自己失手把他打死，因为打死他得给他偿命，那样一来，太不值得了。说时迟那时快，老人家见他的掌来到切近，略往旁边一闪身形，左手往前一伸，没敢用力，就听小子哎呀了一声，应声而倒。众人看了，全都非常的喜欢，老头子以为没使多大劲，那知道这小子可就受不了啦，倒在地上不能动转。大家看罢，未免都吓了一跳。不怕别的，恐怕把小子打死。就

在这个时候，跟他们同来的几个人之中，过来一个小子说道："姓关的，你看见了没有，人可是你打死的，有甚么话咱们往衙门里说去吧。"老人家看了，心中甚是纳闷，我并没使多大劲哪，这小子真要是死了，那可就糟了！偿命倒没有关系，也得分与谁偿命；真要是与这小子偿了命，我可太不合算了。别看到了这个时候，老人家并不起急，遂向他们说道："不要如此，人是我打死的，无论到在那里，我也不能含糊。"说罢走到赵铁嘴的近前，仔细的看了一看，不由的冷笑了一声道："诸位不要乱，我看这小子还没死，我先收拾收拾他。"说罢亲自动手，把小子的鞋袜脱下来，左手拿住他的腿腕子，右手用鞋底子对准他的脚心，使劲的打起来。差不多的人，全都不明白这是甚么用意，一个个全都暗笑，可惜这么高的身份，人称剑客，一点容人之量都没有。可是赵铁嘴这小子不对，被你失手打死，既然身死，那就算完了，何必还打他的死尸呢，这可太失身份了！众人正在纷纷议论的时候，就听赵铁嘴不住的哎呀，顺嘴角往外流血。众人看了，没有一个不纳闷的，怎么人死之后，还能够打活了吗，真是新鲜。众人正在思想之际，就听老头子关斗对众人说道："诸位全记住了，姓赵的这个小子并没被我打死，这里面也没有甚么戏法，他这个死名叫闷血。只要再有这种事情，大家可得注意，人要是被打身死，先按按他的命血，如果死人命血还动，赶紧就用我这个法子，可以救人一条性命。"众人听罢，点了点头，老人家关斗一回头，可就看见了孙有奇啦，不由的向他怒道："你这小子真可以，要说别人还有个管的着管不着了，因为当初你父亲跟我不错，他虽已去世，我看在他的份上，不能不管你。你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甚么事都不明白，不用

说别的，就拿你家中的遗产说吧，足够小子你一生的费用。为甚么不学好，竟跟他们这一群无赖子在一处鬼混呢？你想日子长了，你还学的出好来吗？今天我念你是初犯，以后千万改过才是，如果不知悔改，日后再叫我看见，决不相容。”小子见老人家说罢，赶紧笑着说道：“老人家别着急了，我从此改过就是，省得混现了眼给先人丢脸。天也不早了，你老人家还喝酒不喝？如果不喝，你老就回去吧！饭账我付了，赵铁嘴的伤我给他请个先生看看，这里的事完全交与我吧。”老人家听孙有奇如此的说法，不由得哈哈的一阵大笑道：“有奇，这不是说到这里了吗，你们走你们的，酒钱你们也别给了，我全给了。”孙有奇让了好半天，还是老剑客给的。关老剑客把这里的善后办理完毕，回家不提。

单说孙有奇叫人把赵铁嘴送到他的家里去，请先生给他治伤，从此之后，可就学了好啦，无事时连大门都不出。这一群狐朋狗友往家里找他去，他也是推说没在家，不见他们的面儿。日子长了，把这种意思可就传到老剑客的耳内，老剑客也是非常的喜欢。这一天也就在二更将过，孙有奇一个人在厕所大便，出完了恭，站起身形往外走，来到自己屋门近前，见在地下躺着一个人，把孙有奇吓了一跳，站住身形不敢往前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忽听那个小声的呻吟着道：“你老是那一位，莫非是孙有奇先生吗？”孙有奇闻听点点头道：“不错，是我。你是干甚么的，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快说实话。”那个人说道：“小弟我是镖局子里的小伙计，来到贵宝地访一个朋友。据他们对我言说，你这个人不够朋友，交新忘旧，他们全都恨你不是一天了。因为知道我的能耐不错，故此叫我到你这里来，打算不利于你。没想到不该着我露脸，

一时失神，摔在这里，没别的，就请你赶紧的把我杀死吧。”孙有奇闻听此言，接着问道：“你姓甚么?”那人说道：“我姓李，名叫李华，因为我的腿快，人送外号千里腿。”孙有奇道：“你这不是到这里了吗，听我告诉你，愿意跟我为仇，也不要紧，我先把你放了，有甚么能为你只管使来，我还是满不在乎；如果要拿我当一个朋友，咱们俩人还不定要交到甚么地方去呢!”李华听了这话，不由得咳了一声道：“得了，你甚话也别往下说了，我这才知道你是真正的好人，我是受了他们的愚弄了。”说到这里，李华这小子还是真不含糊，跪在地上就给孙有奇叩头。由打即日起，两个人一起时刻不离，再加上李华这小子能说，孙有奇爱听甚么他说甚么，两个人就算是知已之交，无话不说。有时候两个人到外面吃喝，无论是干甚么，全都是李华花钱。孙有奇心中甚为纳闷，就猜不透这小子那里来得钱。今天在树林里勾话提话，李华这小子才吐露实情，他是江湖绿林中采盘子的小伙计。孙有奇方才明白，怪不得他的钱总花总有呢!

孙有奇把张家庄的地点告诉明了他，两个人站起身来往外走，此时牛和心里这份喜欢就别提了。暗自想道：“我牛和受我老师的恩典，传给我八封刀，一百二十八招，闯荡江湖，才得了一个鱼龙变化的美称。到而今我已然六十多岁了，名誉也不算小啦，可是自已总觉乎着不甚得意，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刃。今天要是该着我牛和露脸，把这口宝刀得到手中，那我才心满意足。”自已想到这里，这才赶紧的跟随在这两个人的后面往前行 走。走了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张家的门首。就听李华说道：“五哥，可不是我小看你，论能耐你可差一点儿。因为我的功夫是从小儿练的，虽说不十分好，总算是童子功。

五哥你的能耐是花钱买的，再说也没有多少年，今天到了人家宅院里去盗刀，可得碰运气，因为不知道宝刀在哪里放着，这就叫海底寻针。我进去动手，你在外面给我巡风，如果有甚么动静，赶紧打呼哨知会我，你看怎么样？”孙有奇答道：“兄弟，从打你我见面的那天，我就没拿你当外人。论能耐也是你比我大，论经验也是你比我强，现在的事，我全仗着兄弟你了。可有一样儿，宝刀偷出来可是我的。”李华闻听笑道：“五哥你这是怎么的了，但愿你有福，不费只灰之力，把宝刀得出来，我是双手奉上。”说话之间，来了院墙切近，李华留神往四外看了看，见四外无人，遂往起一纵身形，跃上院墙留神往院里观看，见院里什么也没有，跟着一飘身，跳到院中。孙有奇跟着也跃进院去，二人往各处寻找，见这所院子真是不小，前后共是三道院。前院没有灯光，又往里走，进了二道院，北面上房通连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只见在上房屋中，灯光明亮。小子李华真是不含乎，纵身到后房坡，用了一手儿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舔破窗棂纸往里观看，见屋内的陈设非常讲究，迎面是一架条案，条案前面有一张八仙桌，一边放着一个椅子，在上垂手坐着一个人，年在四十多岁，面带忠厚之像，旁边儿站着一个家人。就听坐着的那个说道：“兴儿，你听见了没有，赶紧到后面告诉他们去，叫他们大伙儿都分开了，叫这三道院全都有人才好。无论他们人来几个，千万别跟他们动手，因为你们全没练过功夫。别人不说，孙有 奇这小子真可以，家里是买卖出身，这小子不学好，净跟贼在一起联络，早晚得被官人捉去，这场官司够他的。我不恨他别的，这小子也不是听谁说的，我家里有一口陷井宝刀，非 要花钱买不行。小子真要是条英雄，不用花

钱买，我早就送给他了，因此我说了一声不卖。这小子临走时跟我说了一大篇闲话，叫我早晚留神，非偷我的宝刀不可，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个偷法。”屋里一说这话不要紧，外面千里腿李华听的是真而切真，不由心中为难，暗中思想：“这个院子房屋是多的，又不知道宝刀究竟放在甚么地方，这可怎么叫我盗取呢？如果要是盗不走宝刀，怎么对的起孙有奇呢？千里腿李华正在思想之际，猛然间听座上的主人又吩咐手下人多留神，对于二道院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口宝刀在房柁里放着了，别说他是人，就让他是神仙，也难以偷去。这叫不巧不成书，屋里说这个话不要紧，外面的李华可都听明白了，心中这一份喜欢就别提了。虽然知道宝刀是这屋放着，可是他们不离开这屋，也是到不了手。小子想了半天，才把主意拿妥，打算得这口刀，必须使用调虎离山计。小子想罢，这才一翻身，来到上面，一伸手由打腰里把火折子取出来，然后把硫磺往房上洒，看了看四外无人，这才把火折子晃着了，往硫磺上一点，就听呼的一声，可了不的了，房上着了火啦。小子李华见火着起来，赶紧够奔厢房，在厢房上照样的一放火。这时家人们看见起了火啦，不由得大声喊道：“可了不的了，着了火啦！”屋里的人听了，急忙的跑出来，一时之间，院子里全都乱了。这就是本宅主人不明白的地方，要是有经验的人，来到院子用鼻子一闻，就知道这个火没有多大危险，乃是有人用硫磺放的，决以着不起来。当时不能只顾救火，得留神有人偷东西，因为这是调虎离山计。普通人哪有这种经验，不过全都跟着手忙脚乱罢了。此时李华一见众人都出来了，心中非常的喜欢，赶紧一纵身形，够奔上房，他的目的打算到屋里去取宝刀。及至到了上房屋一看，见屋中灯光都

灭了，李华一看就怔了，准知道这个调虎高山计是白给人家用了，这口宝刀就算完啦。又一想也许是孙有奇办的。不对不对，孙有奇没有那么好的功夫。大概是本宅的家人，恐怕外面着火屋里头丢东西，把所有灯光都吹灭了，也未可知。李华想到这里，遂进了上房屋，这小子将然进到屋里，就见后窗一起，嗖的一声从后窗纵出一个人去。小子心说坏了，这口刀被人家盗了去了，我白费了这么大的劲，给人家造了机会了。

书中代言，这条黑影非是别人，正是牛和牛宝元。若论牛和的身份，虽说比不了剑客，要比侠客可强多了。在外面闯荡十数年，经验甚大，看见火起来了，准知道这是孙有奇他们两个放的，心里甚为喜悦。好在屋中所说的话，自己也都听见了，遂由后窗进去，把宝刀得到手中，慢慢的往外一亮，只见白光一片，好像银刀一般。牛和看罢，赶给把刀带好，吹灭灯光，纵身形来到外面，顺着大道往前行走，打算回归老师的家中。正在往前直走着，来到一片树林切近，猛听里面有人大声喊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不管埋。"牛和听了有人劫道，不由得这个气可就大了，心中暗道："这是怎么的了，就凭这个地方还有劫道的吗？真真的是岂有此理！既然如此，也叫你知道知道我牛和的厉害。"想到这里，这才把新得来的宝刀往外一亮，留神看了看，不由得心中纳闷，看这口刀光华，倒是也很亮，不过比在张宅的厅房看的那口刀的亮光不一样；再仔细一看，这口刀 还有点儿面熟。不由得心中纳闷，留神一看劫道的人，不由的笑了，敢情非是别人，正是少爷银面仙童花纯。牛和看罢笑道："我当是何人，原来

是你呀！真可以，别的没学会先学会作贼了！”少爷闻听笑道：“大叔你老人家说我学作贼，可是我也是跟你老学的。你老人家不偷刀，我怎么会劫道呢？”牛和闻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花纯哪，你看见我盗刀了，不知你在甚么地方藏着了，我就会没看见你！不枉你是少剑客。”说着话又叹了气说道：“不想我牛和今天栽了跟头了，不知不觉的宝刀被人家抽梁换柱了。你说我算那路的英雄。”花纯听了，只好点点头，无话可笑。爷儿两个垂头丧气的往回走，到了关宅，只见关董二位老人家正与众人谈话呢，就听关爷说道：“诸位，可不是老朽说大话，论武术两个字，差不多能赢我的很少，在外面闯荡这些年，我也没栽过这种跟头，你说这可是谁办的呢？”此时牛和将然进来，见老师那种神情，就知道又出事了。遂问关爷道：“老师，你老人家怎么的？”关爷见问，不由得哈哈大笑道：“师父我栽了！”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方才外面有动静的时候，屋内众人全都出去了，别位都没关系，为师的我可栽了一个大跟头，你来看，我的刀没有了。”牛和说道：“弟子方才也是因为刀栽的跟头，我在外面得了一口刀来，大概是您的吧？”说着话把刀递与关爷，关爷接过来问道：“此刀从何处得来的？”牛和这才把在外面一切的事，跟老人家细说了一遍。关爷闻听一皱眉道：“此刀正是我的。你看见这一手儿了没有，这个地方叫戏耍你我师徒二人。可不知道这位是谁？你说与咱有仇，宝刀都被人家盗走了，还能够有命吗？要说有交情，可又不过这个，因为我素常不爱玩笑。”董爷接着说道：“这件事先不要提了，我的意思打算先到巡抚衙看看，因为巡抚温良既是国家大员，竟敢私通聚英山，这里面关系甚大，我得身临其境的去看看。”大家闻听全都说道：“对了，

既然如此，咱们可得把人分开走，省得招眼。”董爷说道：“你们谁愿意跟我一同走？”话未说完，有人说道：“师伯，我与你老人家一同走。”董爷一看非是别人，乃是银面仙童花纯。这才笑着说道：“好极了，小子我最喜欢你。你赶紧把自己应用的东西预备好了，天一亮吃点甚么就动身。”花纯答应一声是，跟着把自己的东西预备好了。吃喝已毕，天光已然亮了，老爷儿两个出了关宅，顺着大道够奔巡抚衙而去。

这一天正走在一个大镇店里，里面热闹非常，孩儿说道：“师大爷，您看见了没有，我跟我父亲曾往这里来过，这个镇名叫双旗镇，里面有一个清真教饭馆，字号西域轩，听说所有的厨师都是由北京请来的，菜做的跟北京城一个味儿。在这里吃饭的太多了，咱也往那里去吃一顿如何？”董爷闻听笑道：“既然你愿意往哪里吃去，咱们就往哪里去吧。”爷儿两个说着话，已然来在西域轩的门前。在门前站着一个伙计，往里面让坐，一眼就看见董爷了，在董爷后面跟着一个小孩儿。不由的暗笑，心说这两个人怎么走到一块儿去了？看这个少爷，很像一位财主家的公子；这个老头儿，简直是四不相子，天并不算冷，身上穿着棉裤袄，受的了吗？伙计正在看着的时候，他们老爷儿两上已然来到门前，伙计急忙往里让。爷儿两个到了楼上一看，见饭坐儿还是真不少，在东南角儿上有一张桌子，尚且未有饭座，爷儿两个遂在那里落了座。孩儿把包裹放在了旁边，伙计跟着过来问道：“你们二位喝酒吗？”老头子说道：“你给我来一个酒杯，配两个得吃的酒菜。他不喝酒。”伙计答应一声是，工夫不大，酒菜摆齐了，老头子自己慢慢的喝着，孩儿花纯不喝酒，只可吃饭。吃喝之间，孩儿问道：“师大爷，他这儿所做的菜，味道如何？”董爷闻

听笑道："不错，在这里吃东西，好像到了北京城啦！"爷儿两个吃饱了以后，叫伙计算清了饭账，付完了酒饭钱，爷儿两个站起身形要走。就在这个时候，孩儿一回头，不知自己的兵刃包裹那里去了，不由得吓了一跳，忙向董爷说道："师大爷，可了不的了，我把兵刃包裹丢了！"老头子董乾听了，也不由得一惊，跟着问道："你把包裹放在哪里了，怎么丢的？这不是诚心叫我也跟你一块儿丢人吗？"此时老头子董乾还是真着急，这么大的身份，栽不起这个跟头。赶紧在各处找了找，不用说找包裹，连一个影儿也没有。要依着花纯，打算跟人家饭馆儿要，如果没有，跟他们没完，无论如何也得叫他们赔。老头子连连摆手道："千万不要如此，丢了东西还不够栽的！不必声张，慢慢的留神访查，只要见着了东西，你想咱跟他完的了吗？当时你如果一声张，倒显着咱们没有身份。再者咱们的东西也没交给人家，硬叫人家赔东西行吗？"老头子说完这话，孩儿听了点点头，只可照董爷所说的办理。爷儿两个这才出了饭馆儿，顺着大道往巡抚衙而去。

一路无书，这一天来到了巡抚衙大墙切近，留神把各处的道路都看明白了，哪里好走用画石画好了暗记，这才找了一个地方休息休息。候到天黑，爷儿两个收拾紧趁俐落，往巡抚衙走去。行走之间，老头子说道："纯儿啊，听我告诉你，你我这次进到衙门里面，恐怕凶多吉少，因为里面能人甚多。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我在里面遇见高人，动上手被获遭擒，小子你可走你的，千万可别下来动手，你想连我都不成，就不说小子你了。还有一样儿，到了里面之后，无论是看见了甚么，千万可别言语，就在我的身背后跟着。"孩儿听了，点头答应了声是。此时天也就在定更之时，已然到了衙门的

大墙，董爷往四外看了看，见无行人，遂一纵身形上了大墙。往里面看了看，见也没有甚么动静，遂一招手，孩儿花纯也纵上墙去。爷儿两个飘身跳在院里，慢慢往里行走，有时候走房上，有时候走房下，走了不大的功夫，见前面有一个月亮门，在月亮门上面站着一个人，看年纪也就在十五六岁，梳着两个歪辫，前发齐眉，后发盖颈，面如银盆，精神百倍。身穿蓝绸子的裤褂，宝蓝绸子的大褂，脚底下大红缎子的福字履，身上勒着绒绳，背后插着一对鹿角棒。此时少爷花纯看罢，不由的气就大了，凭甚么你把我的兵刃拿走，拿走兵刃倒没有甚么，关系着我们爷儿两个栽跟头。我倒不算甚么，师大爷乃是成名的剑客，那是多大的身份，栽在你的手里，岂不可惜。要是见不着小子你，我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如今既看见了你，我能饶的了你吗？孩儿想到这里，用手一指喝道："小辈，你的胆子真不小，真敢偷我的兵刃，我跟你完的了吗？想偷我的东西，你也应该打听打听我是干甚么的，我是好惹的不是！"此时董爷在旁边低声说道："纯儿不要高声喊嚷，倘若是被他们的羽党听见，未免有些不便。这不是见着你的兵刃了吗，没有关系，包在我的身上，准保让他走不了。"少爷花纯那里肯听，向那个小孩儿连连点手。那个小孩儿见花纯叫他，随着一飘身，跳到下面，来在少爷花纯的近前，站住身形说道："朋友你不用不含糊，打算要你的兵刃倒不难，我得看看你的能耐如何？如果你要是真有功夫，把我赢了，不用说兵刃，连人头都是你的。可有一样儿，你要是赢不了我，想走，比登天还难。"少爷听了，往前一上步，说了一声："小辈接招。"话到掌到，够奔小孩儿的面门上就打。小孩儿并不慌忙，见掌来到切近，往左一闪身形，躲开了掌。

往前一上步，用双掌对准花纯的太阳穴便打，这一手名叫双风贯耳。此时老人家在旁边儿留神观看，见这两个小孩儿真有点儿意思，别看年岁不大，论功夫全者不含糊，两个人打在一处，真称的起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时之间打算分出输赢来，还是真不容易。两个人动着手，彼此全都心中害怕，花纯心中暗想，我是姜老剑客的徒弟，当着我师大爷董老剑客，我要是输了招，未免叫老人家笑话我，倒不如我施展绝招，打死这个小子就完了。想到这里，招数特别加紧。老人家董爷看见孩儿这种情形，心说坏了，纯儿动手的经验上不成，你们二人既然是战个平平，就不应当发招过紧了。这一欺敌不要紧，工夫长了非输不可。老头子将然想到这里，留神再看，可了不得啦，少爷的招把人家欺进去了，那个小孩儿也不慌忙，慢慢的往后面退，花纯不放松，紧紧的往前追赶。老人家看的明白，准知道花纯非输不可，打这里别往前进，还算是便宜，如果还看不出来，就要有大亏吃，就在这个时候，花纯见把那个小孩儿挤到花墙根底下，心中非常喜欢，遂抬腿用力照准那个小孩儿的小腹踢去，耳轮中就听叭的一声，花纯的这个乐儿可就大了。敢情踢的时候，那个小孩儿也真叫坏，往上一纵身，两手一按墙，把这一腿就躲开了。花纯可就受不了啦，鞋也开了绽啦，脚也肿了，疼的不得了。

那个小孩儿向董爷一点手道："老朋友你就别愣着了，赶快过来吧，我今天也开开眼，看看剑客的功夫有甚么出手的。"老人家听了这话，不由得心中有气，心说这是谁家的孩子，说话这么难听，我要是不管教管教他，大概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小子你不要发狂，别说就

是你，就是教给你的那个主儿也不成。”小孩儿听了这话，真不含糊，往前一上步，左手一晃老人家的面门，右手拳对准老人家的胸口便打，用的乃是恶虎掏心。论起这个小孩儿的能耐来，跟老人家动手，也就是三招两式就得输招，可有一样儿，老剑客不打算赢他，倒要看看他有甚么出手的。一面动着手一面思想着，凭这么一个小孩儿就有这么一身好功夫，他老师的能耐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小孩子倒不算甚么，我得会会他的老师，我也不用紧着跟他动手了，把他打发回去罢。想到这里，留神观看，见小孩儿用了一招双风贯耳，老人家往旁边儿一闪身形，一伸手捋住了小孩儿的胳膊，一抖手往树林里一扔，谁知这一扔不要紧，把老人家倒吓了一跳，心说怎么这么大的一个人，扔在里面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呢？老人家正在纳闷的时候，猛听得树林里面有人一笑，笑完之后，接着有人说道：“这是怎么的了，凭我的徒弟会惹的着人吗！我得开开眼，看看这是那路的英雄。”说着话由树林里走出一个人来，留神观看，只见这个人的年岁可不小了，看那个意思，大概至少他有七八十岁，身上衣服不整齐，面皮苍老，二目如灯，白剪子股的小辫儿。老人家董爷看了看，并不认识，心说别看这个老头儿的衣冠不整，大概许是成名的英雄，身份决小不了，非剑即侠。

书中代言，董爷不枉身为剑客，眼光实在不错，这个老头儿先不用提，单表的是这个小孩儿，家住北京东城根，提起他父亲来没有不认识的，真是名压九城，人所共知，是宗人府的宗室，姓瑞排行在三，名叫瑞福，北京城里无论是干甚么的，全都认得他。他老人家可不会武术，生来的侠肝义胆，见义勇为，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在九城以里，可称的

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一天闲暇无事，瑞三爷独自一人在街上闲游，见在大街旁边，围着很多的人，三爷看了心中纳闷，不知里面是干甚么的，遂走向近前说道："诸位借光，我看看里面是甚么事"。众人闻听一回头，见是瑞三爷，全都现出喜欢的态度，从中有一位上年岁的人，走到瑞三爷面前，低声说道："三爷，这场事非您办不可，不然的话，好人就没有活路了！"瑞三爷闻听笑道："老先生你跟我细说说，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老头儿并不慌忙，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书中暗表，东城根有一个关王庙斜街，这条街的房子，全是裕亲王府的。住户王长生，原籍山东人，在北京城干了一个王家杂货铺。在初干的时候，买卖真不错，家眷也接来了，生活很丰富。后来王掌柜的不走运，把内掌柜的死了，由打内掌柜的死后买卖就不好，一天不如一天，日子长了，别说利钱，连房钱都给不了，欠了两个多月的房钱。这个催房租的姓史，名叫史不桃，这个小子是无恶不作，仗着裕亲王的势力，欺压良善。今天来到王家杂货铺催房租，王长生听说史爷到了，赶紧迎出来，笑着说道："管家今天我见见你老人家，我因为现时买卖不好，手底下没有钱，无论如何您也得替我为点儿难；只要是我的买卖一好转，一定把所欠的房钱都补齐了。"史不桃听完，两眼一瞪，大声喊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的不讲情理，听我告诉你，我也是给人家作事的，听你这种话的意思，就好像我欺负你似的，这件事皆因我们上边儿问得紧，我们没有法子。今天你既然说这个话，我也没有甚么好办法，闲话少说，你离开这个地方，给钱都不行。"王老头儿闻听，口中连连说道："管家大人，您千万别着急，无论如何，你老人家也得替我想一个办法"。说着话跪在地下

磕头。此时看热闹的人可太多了，看看他们二人的情形，都替王老头儿为难，一位位的面面相观，全不敢过去多管这个闲事，只可是看着吧。就在这个时候，史不桃这小子倒翻了，高声喊道："王长生，你不用跟我弄这一套，别看你外表像一个老实人，其实你比谁都厉害。依我说你及早拿钱去，比甚么都强，如果你净磕头不给钱，今天就有一个样儿给你看看。"小子说着话一毛腰，叭的一声就给王老头儿一个嘴巴子，跟着连三并四的叭叭一路乱打，打的王老头儿直喊："管家大人，你老人家这是怎么的了，无论如何您也别打我。再者说，这个地方乃是有王法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史不桃听了这话，不由得哈哈大笑道："王长生，你不用说这个，有王法你不给房钱就算你对了吗？"实话告诉你吧，别说就是你这个样儿的，就是再比你高一等的人物，也得照样的给房钱，别说废话。"此时王老头儿虽说被他打了个不轻，可是还不住的给他磕头。

就在这个时候，瑞三爷来了，众人全都异口同音的说道："三爷你老人家请过来吧，这件事非你老人家办不了！没有别的，您既赶上了就受点儿累吧"。瑞三爷闻听说道："诸位先不要忙，我先打听打听他们是怎么一回事情。"从中有一个年轻的人说道："三爷听我告诉您说，这件事我是亲眼看见的。"那人刚说到这里，有一个上年岁的人说道："小二呀，你这个孩子嘴太快了，哪有那么些个话，这不是多说吗？年轻轻的知道甚么，在旁边儿看着就完，这个事还用你说，那不是有王老头儿了吗，叫瑞三爷问问他，叫他自己说有多好呢。你快往旁边凉快凉快去吧。"那个年轻的人还是真听说，真就一句话也不说了，往后边儿一站，呆呆的看着。瑞三爷知道他

们怕惹事，不叫往外说，自己也不能再问他们了，只得走向近前，先看了看王老头，见他被打的情形，实在可怜。遂问他道："老朋友你是怎么一回事，慢慢的说与我听。没有关系，差不多的事我全办的到，我的名字叫瑞三。"王长生闻听此言，抬头看了看，见是瑞三爷，心中甚是喜悦，心说这件事非得他老人家不可，别人还是真管不了。想罢这才把这件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瑞三爷听了，看看了史不桃，然后说道："王掌柜的你先起来，不必难过，这件事你就交与我吧。"说罢遂向史不桃拱了拱手儿道："你就是裕亲王府里催租的吗？叫我看王长生这人不是不要脸面的人，他欠的租钱决不能不给，你先回去跟主事人说说，叫他缓期给钱，如果不行咱再想办法。"史不桃闻听说道："瑞三儿，你听我告诉你。不错你的名姓不含糊，在北京城里都知道有你这么一号，差不多多的事情你都管，可是我这件事情你管不了。依我说你及早走开，免得招我生气。如果再要在我面前多说少道，别说我可对不过你"。瑞三爷闻听，哈哈一阵大笑，叫了一声："小子，听我告诉你，今天三老爷跟你这样的说话，我是看的起你，不然的话，你要的是租钱，私自打人，从我这里说就不行。"史不桃听了，大声的喊道："瑞三，你不要如此无理，我也用不着你看的起我。你要是赶紧走开此处，乃是你的便宜，如要再在这里多站一会儿，我就有个地方交待你。"瑞三爷闻听，不由得气往上撞，口中高声说道："好小辈，我知道小子你是自找其祸。"三爷说着话走在小子近前，举起手来叭的一声就是一掌。论起来三爷倒是没有多大的功夫，不过就是生的侠肝义胆，好管闲事，手底下俐落，一连打了他几下，可了不的了，史不桃这个小子顺着嘴往下流血，哎呀之声不绝

于耳。此时看热闹的众人，没有一位心里不痛快的。就在这时候忽听瑞三爷说道："我告诉你小子，催租要钱没有甚么关系，你不应该打人。满打算王长生给不了，我替他垫上也没有关系，你仗着裕亲王府的势力欺人，我今天这为是管教管教你，你能够改了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知改过，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罢此话，给小子来了一腿，把小子踢出多远去，随又高声说道："小子你就逃命去吧！"史不桃闻听，站起身来就跑，这个地方就叫神鬼怕恶的。不表史不桃逃走，单说瑞三爷儿见小子走后，把王长生安慰一回，由打腰里取出一块银子来，递与王老头儿道："你先拿这块银子买点儿甚么，如果不够，只管言语，多了我可办不到，用个三十两二十两的，只管到我家里拿去，我是准能办的到。"瑞三爷说完此话，王老头儿千恩万谢而去。

不表他们这几位各自回家，单说小子史不桃回到府里之后，心里这份难过就别提了。虽说打的伤并不重，不过对于脸面上太不好看了。可是还不能跟王爷说实话，恐怕王爷见怪，遂把看家护院教习请了来。这位教习还是真不含糊，姓牛名清，外号人称神掌无敌，对于名种拳脚倒是有两下子。听说史管家有请，赶紧过来问道："史大弟，你把哥哥我叫来有甚么事吗？哥哥我由打昨天就找你，因为你的事情太忙，我也没十分的找。不成想兄弟你倒找起我来啦，有甚么事你就说吧，把用钱甩开，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情。"史不桃知道这几天教师爷玩钱输急了，打算找自己借钱，正好借此机会利用他。想罢，向牛清说道："大哥你找我大概没有别的事，一定是用钱吧？别人打算借钱可不成，除非是哥哥你，多了我可不敢说，要是用个十两八两的，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不用见

我的面，找我们屋里的人要就成了，因为我有话。”牛教师闻听哈哈的笑道：“兄弟，这么看起来，你对待我真正是不含糊，你我的交情就算到了家了。”史不桃说道：“大哥，现在我有一件事情，得请你给我出这口气，不怕因为这件事花多少钱都成。”牛清说道：“有甚么事，兄弟你就说吧，哥哥我决不含糊。”史不桃闻听，遂把找王长生要租钱与瑞三打起来的话细说一遍。牛清听了怒道：“兄弟你不用往下说了，这个瑞三简直他是要造反哪！仗着他是中堂之后，在北京城里无事不管，甚么事都有他一份儿。上次我们在茶馆里口角起来，因为有很多的人解劝，就算没闹起事来，大概他也知道我是干甚么的。不想今天他又欺负到你这儿来了，他这是成心找不自在，我要是不给他个厉害，将来他还要找到咱们门上来了。事已至此，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净门兄弟你打算怎样找场吧，无论如何也得叫你顺气儿，谁叫你跟哥哥有交情呢？”史不桃闻听说道：“大哥别的面我也不要，只要能够把瑞三打一个巴掌，我这一口气儿就算出了。”牛清闻听说道：“兄弟你这不是说到这里了吗，你就不用管了，回头我就带着人找他去。”史不桃说道：“依我说别等着了，还是当时就去才好，我还跟着去呢。”牛清说道：“也好，那么我现在就找人去。”说罢此话，遂到场子里把自己的徒弟找了七八个来，全都带着家伙。

史不桃在头前带路，牛清带着一群徒弟在后面跟随。由打王府出来，一直来到瑞三爷的门首。史不桃上前大声喊道：“瑞三在家里吗？如果要是在家里赶快出来，今天叫你也知道知道我是干甚么的。”此时早有家人到里面报告瑞三爷了，说裕亲王府里那个姓史的，带着很多的人找您来了。瑞三爷听

了，一声没言语，站起身形往外就走。来在大门口外，一眼就看见史不桃了。心里明白，准知道他是借着裕亲王府的势力前来找场。遂高声喊道："史不桃，你这个奴才简直是自找其死。"说着话瑞三爷往前一上步，那个意思打算先下手为强。三爷这一动手不要紧，可了不的了，牛清吩咐了一声上，几个徒弟如同一窝蜂似的，就把瑞三爷打躺了。跟着就听叭叭的一阵乱响，把瑞三爷打了一个半死。史不桃一看行了，遂吩咐了一声"住手"，几个人听了遂往旁边一闪。史不桃走向近前，向瑞三爷道："姓瑞的，今天大太爷打了你啦，有甚么法子你就使去吧，找官司我听传，打架我在家里等着你，官私两面我决不含糊。"说罢带着这一群人走去。此时瑞宅的家人们见他们去远，遂把瑞三爷扶到屋里来。三奶奶一看自己丈夫的这个样儿，不由得心里难过，准知道这一顿打的不轻。三爷跟前有一个少爷，名叫瑞龙，年方八岁，看见老爹爹这般模样，痛的直哭，叫道："老爹爹您睁眼看看孩儿我，不要紧，您受他们的气，我给您报仇。"就连三奶奶也是哭的不得了。好半天的工夫，三爷才把这口气缓过来，睁眼看了看三奶奶，然后又看了看少爷，慢慢的说道："不要紧，你们不用害怕，没有关系，被他们打一顿算不了甚么，等我好了以后，跟他们完的了吗？到那时候我非把他们打死不可，不然的话，我这口气不好往外出。"三奶奶遂用好言解劝，请人给三爷治伤。好在内部未曾受伤，也就是三个月的工夫，瑞三爷已然复旧如初。自己坐定了一想，挨打这一场事，别净怨史不桃这小子不对，从中这个裕亲王要是好的，也出不了这种事情。这么看起来，倒不如我给裕亲王来个厉害的，叫他告诉他的手下人，日后不要仗势欺人。这倒是一个好办法，拿定了主

意，一个人每天出来各处寻找裕亲王。三爷这回总算有点好主意，皆因要是直接到王府去找，人家人多势众，自己准得吃苦头，故此不敢到王府去找，只好往各处访查。这一天也该着出事，瑞三爷走在棋盘街上，猛然闻听后面有人高声喊道："空身人外边儿走去，如若不听，车轧着可不管哪！"瑞三爷听罢，回头往后边一看，并无旁的行人，只是自己一人行走。心说："这个赶车的够多可恨，这种话说的太不通情理了，很宽阔的大街，就会过不去你一辆车。大概不用问，这不定是那个王府里的车子，不然的话，赶车的不能这么横。既然如此，我今天先拿他出出这些天的闷气"。想到这里，把身形转过来，留神观看，见车子已然来至面前了，遂用手点指，高声说道："那里来的车子，快站住了。"把式一看头里有人拦住去路，赶紧把车停住了，用鞭子一指喝道："你是干甚么的，为其么拦住我的去路？未曾拦车你也不打听打听这车是谁的，别说就是你，就是北京城大小文武官员，谁也不敢拦我车子的去路。真是不知死的东西，还不快快的与我走开。"瑞三爷听了说道："小子你先不用这么大的性，不论你是谁家的车子，说出话来也得通情理，如果要是不说理，就让你是当今万岁也不行。"赶车的听了怒道："小子你是没长着眼睛，你看看车子里坐的是谁？那乃是裕亲王。小子你知道吗？"瑞三爷闻听车子里是裕亲王，不由得心中高兴，心说："这可叫活该，我这口闷气足有一百多天，不想今天在这里遇见他了，这可是天假其便。"想罢留神看了看车上的人，只见车上就是一个老头儿，年岁可不小了，白胡须，白眼眉，足有七十多岁的样儿，倒是精神百倍。瑞三爷看罢，用手一指问道："你就是裕亲王吗？真可惜你是堂堂的王爷，你是怎么长的，论

身份除了当今万岁以外，谁能比的上你，你乃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国家重要的大员。为甚么仗着你的势力，叫你家中的恶奴在外面任意横行，欺压良善呢？我以为今生今世就遇不上你这昏王了，这也是鬼使神差，今天你就遇上我了，没别的，我也就是把你打死，给这一方良民除害。”说着话往前一上步，赶车的在旁边儿看的真而切真，赶紧过去相拦，他那个意思觉着自己有力气，足可以把瑞三爷打走了。他那知道瑞三爷的能为，专打他们这二把刀，他往前一上不要紧，瑞三爷哪把他放在心上，也就是一个照面，把赶车的打了一个仰面朝天。

书中代言，裕亲王这乃是出门拜客，故而没多带家人，就是一个赶车的，一个跟班儿的，他们两人可有多大的能为，焉能敌的住瑞三爷？两人一齐上，这个躺下，那个起来。旁边儿看热闹的可就围满了，全都其说不一，纷纷议论。也有说该着裕亲王倒运的，今天遇上瑞三爷了，这也是他的报应。也有说瑞三爷这是多此一举，上一次因为多管闲事，挨了一顿打，在家中一忍，有吃有喝的够多么好，真要是跟人家裕亲王闹事，没有好儿，因为人家势力大，准得吃苦子。老裕王在车上坐着，看的明白，心说这是谁，怎么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打我的家人。看罢遂高声问道：“你姓甚么，是干甚么的？孤家与你有何仇何恨，竟敢打我的家人。”瑞三爷听了，不由得哈哈一阵笑道：“昏王你要问太爷我的名姓，你可不要害怕，我姓瑞排行在三，你打听打听北京城九门八条大街，有不认识三太爷的吗？”老王爷闻听他是瑞三，不由得也是一惊，心说：“不好，史不桃上次已然跟我说过，这个姓瑞的成心跟我过不去。差不多在北京城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怕他的，今天

我既然遇上他了，就得有一个打算；不然的话，在大街之上，当着这么些个人，我要是被他打两下儿，那可太不合适了。”正在想着的时候，瑞三爷已然来到了自己的面前。老裕王将然要向他说话，打算给他两句好话，把这个围解了。可是瑞三爷那里肯听，对准老王爷的面，呼的就是一掌，只听得叭的一声，把老王爷的脸都打红了。接着就听叭叭不住的连声响，把王爷只打得鼻青脸肿。他正在打的高兴之际，可了不的了，赶车的把式把官人找来了。当时把瑞三爷带到大兴县。县官也不过就是略为的问一问，要说是应该怎样发落，大兴县可不敢作主，因为双方的势力都比自己大，只可听候上司的吩咐办，先把瑞三爷押起来，暂且不表。

第一百七十四回

报亲仇瑞龙巧遇师　救胤祯鲍林火烧山

话说老爷回到府里之后，自己的气可就大了，赶紧的叫府里的师爷写了一个摺子，参奏瑞三，说他倚仗宗室，任意欺人，拦路欺人，拦路殴打国家的亲王。这道奏摺上去之后，万岁看了甚是震怒，暗想这个瑞三未免太目无王法了，殴打国家的亲王，这不是等于造反吗？又一转想，素常闻瑞三的人格很好，见义勇为，当然是个明白人，决不能拦路劫打亲王。这个事虽然说不算甚大，天子很是为难，有心不给裕亲王转这个面子，他也是这么大的身份，未免与他的脸面上太难看了。想了好半天的工夫，才把主意想好，打算把瑞三先在大兴县押几天，然后再一放也就完了。万岁爷想罢，遂传旨把瑞三交大兴县看押。万岁爷以为这就算完了，那知道满办错了，传旨时应该吩咐押多少天，那才算妥当，只顾少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要紧，才惹出以后的麻烦来。大兴县接到圣旨后，遂把瑞三爷押在了狱中。论起这场事来，瑞三爷并不算吃亏，凭他一个中堂，把亲王打了一顿，并未受一点儿私刑，可以说是便宜的很了。那知道这位瑞三爷的性子急，自从押在牢狱之中，大兴县对于这件案子也不问，万岁爷也没有话儿，可就苦了瑞三爷了，也就是二十多天的工夫，瑞三爷就病了。犯人在狱里病了，也没有多大的关系，打一个病呈，找保出来请大夫调治，治好之后有甚么话再说。无奈瑞王爷这案太重，没有人敢说话，也就是七八天的工夫，瑞三

爷的病可就了不的了。家里得着信息之后，赶紧烦人往外保，可就烦到肃王府了。老肃王知道瑞三爷的行为很好，遂打发大管家拿着王爷的名片，到大兴县提说肃王爷有谕，叫把瑞三爷放出来治病，治好了以后有甚么话再说。大兴县见有肃王爷的谕，不敢不遵，遂把瑞三爷放出来。瑞三奶奶命家人们把瑞三爷抬到家里去，人可就不行了，再打算请先生调治可就晚了，不到三天，瑞三爷一命归西。

三爷这一死不要紧，可就苦坏了三奶奶啦！带着少爷瑞龙，哭了一个死去活来。家人们向前解劝，无奈就是劝不过来。三奶奶一连三四天没吃东西，家人们苦苦劝解，三奶奶向他们说道："你们不用再劝我了，三爷已死，我还活个甚么劲儿。你们众人要是作义仆，我是不打算活着了，我死后你们对于少爷多照应吧！不但是我不忘你们的好处，就是死去的三爷也感恩非浅。"家人们听了，向三奶奶道："您先不必如此，对于三爷的善后，大家赶紧办完了，再想报仇之策。"三奶奶闻听摇摇头道："我对于三爷的白事，没有办理的精神了。家里这一点儿东西，全把它卖了，作为善后你们主仆度日之用。我死以后，买两口棺材，草草的把我们两口子一埋，那就算你们尽了责任了。"家人听了这话，全都放声大哭道："三奶奶你千万不要如此，最好还是把少爷看大了再说。三爷虽然死在裕亲王手里，只要是少爷长大了，报仇还算回事吗？"三奶奶闻听摇摇头道："你们大家就不用说了，我自幼就读书，别看我是一个女子，所有世事没有我不明白的。你们既然如此解劝，我本应该活着，扶养少爷成人，再图报复，怎奈我有种种的难处，也不便对你们言明。你们要是叫我多活几天，你们就别劝我了，如果再劝，简直是叫我当时就死。"家人们

见此光景，也就不敢再劝了，只可先把三爷的棺材掩埋了。对于三奶奶身上特别的留神，恐怕三奶奶想不开，寻了短见。家人虽是特别留神，三奶奶不横死，就是一个不吃饭。家人们看着干着急，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一连七八大的工夫，三奶奶遂尽节饿死。家人们只得帮着少爷办理白事，一切停当之后，把东西卖的也就没有甚么了。所有的家人，各谋个人的生路。

可就苦了少爷瑞龙了，独自一人，年方八岁，任甚么也不懂得。街坊们看了无论是老是少，没有一位不疼他的。少爷有时候想起父母来，不过就是一哭，别的办法也没有。自己本打算不活着了，又一想真要是死了，谁给父母报仇呢？有心当时找到裕王府，自己年纪幼小，又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只可是干着急，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每日吃喝，在大街上乞食，这一份难过就不用说了。这一天孩儿正在大街之上要饭，天时也就是早饭刚过，猛然间听后面有人说道："你这孩子怎么不学好，这么大的个子学要饭呢？由打这么大年纪就要饭，赶甚么时候要到老呢？"龙儿闻听，回头看了看，见后面说话的这个人年岁可不小了，大概足有七八十岁。身上穿的衣服很不整齐，满脸油泥，手里拿着一个瓦罐，那个意思不用问，也是要饭的。少爷看罢，遂向他说道："你老人家不要说这种风凉话，我虽然是要饭吃，可不是要饭吃长大的。跟你的环境不同，因为我有很多的事尚未办完，净等着机会，几时机会一到，我把事情办完了，老爷子你就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了。"老头儿闻听少爷说的这片话，心中很为奇怪，遂问少爷道："你姓甚么，有甚么事等机会，可以说给我听听吗？"龙儿听了摇摇头道："老爷子你就不用问了，因为告诉你也是没有办

法，不过跟我干瞪眼儿，倒不如您该着要点儿甚么快要去吧。”老头儿闻听，不由得微微的笑道：“可了不的啦，人要是一穷了，敢情就这个样儿，这么大的一个小孩儿，他也看不起我，冲着你，明天我也做几件好衣服穿，到那时候大概你就看的起我了。”瑞龙留神观看，见老头子那个样儿，还是真生气。少爷赶紧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千万可别多想，要是一多想，可就冤死我了。您既然非问不可，不要忙，我慢慢的告诉您就知道了。”老头子说道：“有甚么事你就说罢，我决坏不了你的事。”少爷听了，遂把自己家里所遭遇的事情，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老头子闻听点了点头道：“反了，反了，安善良民受此不白之冤，难道老天爷就不睁开眼看看吗，怎么也不报应报应他们？”少爷龙儿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不要如此着急，就是把你老人家急坏了，不也是于事无补吗？”老头子闻听摇摇头道：“这个事我也看出来了，我倒有一个好办法，你不用等机会了，你简直就跟我走吧。把我身上的能耐全教给你，你有了真功夫，亲自到裕王府，把裕王项上的人头割下来，给你死去的父母报仇雪恨，也不枉你父母生你一场。”瑞龙闻听老头子所说的话，不由得上一眼下一眼的看了他几眼，看罢方才说道：“你老人家真要是有好功夫，我情愿拜您为师。可有一样儿，练功夫的年限太长了可不成，因为恐怕仇人死去，无法报仇了。”老头子听了点点头道：“你听我告诉你，这个练功夫不在乎非得练的年头多，只要是能够苦练，用不了多少年就成了；如果要是不下苦工夫，就是练五十年也是白搭。”龙儿闻听说道：“既是这么着，那就得看小子我的福气。倘若是死去的爹娘有灵，也许不叫你老人家费劲，我就能练一身好功夫。”老头子一听点头道：“既然如此，你就

跟我走吧。”说罢此话，老头子遂把瑞龙带到高丽营，找一个大家的坟地，每天夜晚就在坟地里教功夫，白天爷儿两个要着吃，夜间传艺，天天如此。少爷心中很是纳闷，有老师他老人家那么大的能耐，为甚么要饭吃呢，不须往大户人家去偷金银去吗？”少爷想到这里，遂向老头子道：“老师这些日子我也看出来了，你老人家既有这么一身好功夫，为甚么还要饭吃呢，您不须往大户人家去偷些金银吗”？老头子闻听此言，不由得满面怒容，用手点指大声说道：“瑞龙啊，你这个孩子是怎么的了，冲着你这句话，功夫我就不能教了。武术上有规矩，名叫五戒：‘头一样儿是色戒，功夫练成了，不准在外面偷淫好色，如果见美色好起淫心，奸淫妇女，夜间采花作案，不用说被为师知道，外面有的是侠剑客，见着有这种行为的人，决不相容，非把这种人杀死不可；二样儿可就是盗戒，身上有能耐不准偷人家的财物，偷也是偷不义之财，办有义之事，如果要是妄偷好人的财物，也得把他治于死地；第三样儿是艺不轻传，恐怕所传非人，贻害甚大；第四样儿不准卖艺；第五样儿乃是义务天职侠义道，甚么叫侠义天职呢，就是不为己身事，专为他人忙，杀赃官除恶霸，搭救忠臣孝子，义仆节妇。要你谨记在心，再有不好的思想，我当时就把你赶走。”少爷闻听连连点头说道：“弟子谨遵师命。”老头子见少爷如此情形，方才改怒为喜。书要简断，一连练了七年，少爷已然十五岁了，长得真是相貌堂堂，二目神光足满，老头子看着龙儿，心中甚是喜悦。这一天练完了功夫，老头子说道：“瑞龙啊，小子你现在年岁也不小了，遇上机会，我带得着你给你父母报仇去了。”少爷闻听点了点头道：“老师，你老人家今天是说到这里了，要不我还不敢说。从近几

天来，每天我都睡不着觉，一合眼就看见我的父母在我的面前痛哭，叫我赶紧给他们二老报仇。因为现时正在练功夫的时期，没敢跟你老人家说明，恐怕你老人家生气，如今你老人家既有此意，但不知几时报仇去呢？”老头子闻听微微的一笑道：“龙儿啊，我在初教你练功夫的时节，我的年岁可就不小了，恐怕教不成你我就死了。没想到真不含糊，现已整整七年了，这也是你的福气，现在你的能耐已经不错了，给你父母报仇准能成功，咱们明天就起身。”

老头子将然说完了这几句话，猛然间就听坟地的树上有人一乐，接着有人说道：“老朋友，你那话说的不对，才练了七年多的功夫，你就说成了，大概未必吧！十几岁的，能耐没学成，到裕王府办这么大的事，恐怕未必行吧？”老头子听了问道：“这是那一位呀，快快的请下来吧”。这话刚刚说完，就见由树上跳下一个人来，老头子留神一看，只见这个人乃是一个出家的老道。身高四尺有余，穿着蓝布道服，腰扎绒绳，足下青福字履，高筒白袜，一张赤红脸，两道粗眉，一双阔目，大狮子鼻子，四方海口，大耳有轮，雪白的头发，看年纪足有七八十岁。老头子看罢说道：“老人家方才所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你以为我所说的话有点儿狂似的，其实不然，我因为这个孩子很可疼，他父母死的可惨，他从七八岁时遇见我的，我当时告诉他，叫他跟我练功夫，练成以后，好给他死去的父母报仇。论真理我的功夫，十成他才学去二三成，可有一样儿，真要等把能耐学全了，你想他这个仇还报的了吗？故此我才说帮着他给他父母报仇。”老道闻听摇摇头道：“老朋友，你的话我全听明白了。论功夫，你我二人都不含糊，足能给他父母报仇，不过有一点儿不合适的地方，因为这种

事情最好教他把功夫学成之后，自己办去，亲自下手，方为正理。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现在也没有甚么事，倒不如你我二人双管齐下，教他苦苦的练功夫，你看如何？”老头子听了，乐嘻嘻的说道：“那可太好了，这么看起来，这个孩子的福气不小。龙儿你还不给你这位老师磕头等待何时。”瑞龙闻听，赶紧跪倒身形，给老道行礼。从此之后，每天不分昼夜，时时练习，不知不觉的又练了不足三年。这一天老道忽然不知往哪里去了，瑞龙以为老道有事，也未解其意，谁知一连十几天，老道始终没见面儿。老头子明白，老道这是不愿意教了，不辞而别。孩儿自从老道走后，心中还是非常的想念，这一天孩儿问道：“老人家，我那一位师父那里去了，他还回来吗？”老头子闻听笑道：“据我看他不回来了，江湖上剑侠作事讲究这个，这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孩儿闻听点点头道：“他老人家这一走不要紧，有一样儿太对不起他了，小子我跟他练了不足三年的功夫，不知他老人家的道号叫甚么，不但是不知道他的道号，连你老人家的姓名我也不知道，如果说要是有人问我。弟子还是真不好回答。”老头子听了笑道：“龙儿，今天你说到这里了，连我也错了，仙长的姓名不但是你没问，连我也没问过，可惜不知道他倒是哪一位。你这不是问到这里了吗。我先把我的名姓告诉你，省得日久疏忽，你也忘了问啦，我也忘了说啦，到那时糊里糊涂，太不像话了。为师我姓周，单字名华，号叫孟仁，外号人称天外野叟，隐名大侠。”孩儿闻听，跪倒磕头。老头子接着说道：“龙儿，这不是我把名姓也告诉你了吗，功夫先不用练了，凭你这一身功夫，足能给你父母报仇。我本应当跟着你，皆因我有事在身，不能前往，你自己赶紧去吧。”孩儿听了此话，舍不得与

老师分离，立刻眼圈可就红了，二目之中落下泪来，老头子见了，连连摆手道："龙儿你这是何必呢！这是因为给你父母报仇而分离，你应当喜欢才对了，你为甚么还难过呢？你走之后，在外处处得留神小心，千万可别贪淫好色，别的话我也就不嘱咐你了。"说着话由腰里取出一个手巾包，打开看了看，里面有一块银子，论分量大概有一两多点。手拿着银子说道："龙儿，这有银子一块，你拿去作路费用吧。别看银子不不多，在我身边带着有二十多年了，错非你是我的徒弟，别人打算要可不成，因为这是我的棺材本。"说罢将银子递与少爷。瑞龙那个意思不敢要，因为老人家积存的不容易，转而一想，老师既然相赠，还是不能不要，因为老师的脾气不好，只可接过来，带在腰中。老头子又给了孩儿一口刀，告诉孩儿道："一切的东西你全带好了，赶紧走吧。"孩儿跪倒身形，给老人家磕了四个头道："老师，弟子我也不跟你老说甚么了，你老人家待我恩同再造，我本应当在你老的跟前尽尽孝，无奈你老人家有事，不能一同前往，没别的，弟子我就祝您福寿绵长，事毕之后，我再孝敬你老人家吧。"说罢此话，彼此含泪而别。

不表老人家往哪里去，单说少爷瑞龙由打分手之后，顺着大道够奔北京城而来。一路无书，来到北京城之外，先到裕王府附近，找了个饭馆吃饱之后，来到自己的门前，留神看了看，见自己的住宅房，与当年大不相同，门前冷落，一点儿威风也没有了。少爷看罢，不由得心中难过，这才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养养神。候到天已定更，站起身来活动活动，施展夜行术来到裕王府，留神往各处看了看，见各院里都是静悄悄的，并无人声。正在观看之际，忽见前面倏的有一条

人影，把少爷吓了一跳，少爷见了不敢怠慢，遂追向前去。来到大墙切近，见那人已然站住不走了，少爷细看了看，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老道师父。龙儿看了，心中特别的喜欢，暗自说道："这可是该着我走运，如今有他老人家在此，我更有了仗恃啦。"想到这里，就见老道向自己一点手，随转身往外走，少爷不敢怠慢，急忙在后跟随。工夫不大，已然出了王府的院内。仙长站住身形叫道："龙儿，黑夜之间你往这里干甚么来了？"瑞龙听了说道："老师，当初见面的时候，都与你老人家说明了，今天来到此处，为的是给我父母报仇。"仙长听了摇摇头道："瑞龙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差不多的人要是受了气，都讲究报仇。未曾报仇以先，你可得想到这报仇的事后应该怎样？你把仇报完了，如果人家跟你再没完，到那时又应该怎样呢？依我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当初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我虽然没赶上，差不多的事我也都打听明白了。你父亲要不是拦路殴打亲王，大概也不致于出这种事。据我想，这个仇你不用报了。有这么一身好武术，往外闯荡江湖，行侠作义，剪恶安良，真要是成了名，也不枉我跟你周老师教导你一场。如果你要是听我的话，我再传给你几手绝艺，准可以露脸。倘若你不听我的话，非得给你父母报仇不可，我也不拦你，你我从此就不算师徒了。"孩儿闻听笑道："老师，小子年轻，你老人家乃是世外高人，无论是甚么事都比我想的周全，您既说我这个仇不应该报，只要没有人笑话我，那就算完事。"仙长闻听念了一声无量佛，乐嘻嘻的说道："龙儿，既是如此，不枉你是我的徒弟。"说罢此话，遂带着龙儿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看了看四外无人，仙长一伸手，由腰内取出一个包裹来，打开了一看，原来是一对兵刃。漆黑铮

亮，形式跟写字用的笔一个样儿，有二尺多长。少爷看了看，不认得这对军刃叫甚么。仙长把兵刃拿在手笑中道："龙儿，你看见了没有？打算成名天下，非得把这一对兵刃练好了不可。"少爷闻听问道："老师，这对兵刃叫甚么名字？"仙长闻听笑道："这对兵刃叫点钢双笔。不用的就谈不到了，如果要是喜欢这对兵刃，就得说是价值千金。我早就看定了小子你有福气。该着得我这对兵刃。"仙长说罢此话，把双笔上下一分，练了一回，里面的招数一共是三十六手，分为三盘，全是点穴的绝招。仙长练完之后，把笔递与少爷，叫少爷也照样儿练，头一次练不完全。二次再练是一招儿也不错。仙长看罢，不住的点头，笑着说道："像你这样儿的孩儿，练功夫遇见我们这个样的老师，造化可太大了；可是我们当老师的遇见了你这样儿的徒弟，也并非容易。你的功夫现在总算不含乎了，所差的就是火候的关系，日后有工夫你就练，准能成名。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兵刃，本门户中的师兄弟们找我要了多少次，我也没舍得给他们。这么看起来，该着小子你有福气。"龙儿听了叩头相谢，笑着问道："老师的道号怎么称呼？望求赐教为要。"仙长闻听笑道："我的名姓不愿意再告诉人了，因为我不在外面闯荡了。今天你既然要问，我就告诉你吧，我们亲师兄弟十位，我排行在四，外号人称欲待黄河九澄清，老寿星张斌张天馥，俗称山东泰山中峰十叟，就是我们弟兄。你我师徒一场，无物可赠，只得把我心爱的兵刃给你。再赐给你一个外号，就叫玉面小灵官。"少爷闻听磕头相谢，爷儿两个从此分手。

不表仙长往哪里而去，单说少爷瑞龙，独自一人，行无定所，不过就是任意闲游。这一天少爷行在河南附近，听人

传说河南巡抚私通聚英山，有意谋反。少爷听了，不由得有气，心中暗道："行了，这是我露脸的机会到了。我何不够奔河南，倘若是拿住了巡抚，也叫天下的英雄看看，别看我人年轻，作出事来名传天下。"少爷自己拿好了，顺道往前行走。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忽听后面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少爷忙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师周孟仁。少爷看罢，心中甚是喜悦，赶紧过去行礼，口中说道："老人家，你老这是往那儿去？"老头子闻听笑道："我这是打算往河南，听说河南的巡抚为官不正，不知是真假，我想到那里看看，如果真有其事，得手我就把他杀死，好给地方除害。你这是由哪里来？"龙儿听了，遂把自己到北京裕王府报仇，如何遇见老道师父，不叫自己跟他们为仇作对，又教给自己双笔的功夫，叫自己在外面行侠作义，也是总说河南的巡抚私通聚英山，打算到那里看看，可巧遇上你老人家了。老头子闻听点了点头道："那么你打听这位仙长怎么称呼了吗？"龙儿说道："弟子我已经问了，他老人家乃是山东泰山中峰十叟，排行在四，姓张名天馥，外号人称欲待黄河九澄清老寿星。"周爷闻听哈哈笑道："龙儿，你这可真是走运，平常的人，打算到山东见十叟弟兄，大概要是没有缘的决以见不着。万没想到你这小子有这么大的福气，能得他的真功夫，如此看来，你的造化不小。"

爷儿两个说说笑笑的往前走，这一天爷儿两个在饭馆里面吃饭，忽然间老头子用手一指，低声说道："龙儿你来看，在那边坐着的那位，乃是成名的剑客。"龙儿闻听留神观看，原来是一老一少，全都是精神百倍，二目神光足满，龙儿看罢问道："那位上年岁的叫甚么名字，那个年青的您也认得吗？"周爷闻听说道："年青的我可不认得，上年纪的那位乃

是大清国的四大名剑的头一位，姓董名乾，号叫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瑞龙闻听点点头道：“原来他是四大名剑的头一位，大概不用问，那个年青的也含糊不了，一定也是一位高人，别看他的年岁不大，准受过高人的传授。”龙儿说着话，不由的心中暗想：“外面的剑侠可太多了，不过准有多大的能为，可就不得而知了。倒不如我过去先开开眼，看这个年青的人有多大能为，如果要是不如我，那就没有甚么说的了；倘若是比我的能为大，叫我师父过去跟他们说几句客气话，也就完了。龙儿拿定了主意，也没跟周爷商议，暗含着走过来留神观看，只见在他们身旁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包裹。书中代言，正是花纯跟董爷在那里吃饭，他们爷儿两个只顾了吃啦，没留这种神。龙儿走到近前，真要是叫花纯跟他比手，可就对了，谁知到了这个时候，龙儿又不想跟他比手了，他一眼可就看见桌子上的包裹了，心中暗道：“我也不用跟他动手了，倒不如我把他这个包裹拿走，比甚么都强。”想到这里，慢慢的溜到近前，没费吹灰之力，轻轻的把包裹得在手中。少爷心中这份高兴就不用说了，心想外面这些个剑侠，不过就是虚有其名，真论到能为上，也没有甚么出手的，今天就拿这位董爷说吧，身为四大名剑，光天化日，我拿他们的东西，他就会没看见，少爷是越想越高兴。

书中代言，董爷没看见龙儿拿走包裹，这里面也有一个原因，头一节这个包裹不是董爷自己的，再说董爷总想凭自己身为剑客，还别说这是白天，就是夜晚也没有人敢偷自己的东西。论起来真有能耐的全都跟董爷有交情，没有真能耐的他也不敢偷来。焉想到今天董爷一大意，没留这种神，花纯的包裹被人拿走了。瑞龙把包裹拿到周爷的面前说道：“师

父您看见了没有，睁着两大眼，我把他们的东西拿来，他们都不知道。可惜他还是一位剑客。”周爷闻听不由的吓了一跳，留神看了看，果然龙儿把他们的包裹拿来了。周爷长叹了一口气道：“龙儿，你这孩子太可恨了，为甚么无故的拿人家的东西！你以为你的能为大了？我告诉你吧，你这满办错了。你拿人家的东西，乃是人家一时的失神所致，并非你的功夫比人家高。未曾拿人家的东西，你也得打听打听，拿别人的倒没有甚么关系，惟独这位董爷，所有江湖上的英雄，差不多是谁也不愿意惹他，事已至此，你说可应该怎么办吧？”当时你打算再给他送回去都不成了，因为你不知他的性情，因为这个把他惹翻了，未免太不合适了。年轻轻的净找麻烦，得了，咱们别在这里呆着了，省得被他看见，有甚么话过过再说。”说罢此话，把伙计叫过来，给了酒饭钱，爷儿两个出了饭馆，顺着大道往河南而去。

到了河南巡抚衙，留神把出入的道都看好了，然后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休息了一会儿，候到天黑，爷儿两个才起身够奔巡抚衙门。到巡抚衙门以内，正在往各处观看之际，就见由外面来了两条黑影，非是别人，正是镇古侠董爷，带着那个小孩儿。周爷看罢，本打算隐藏起来，不叫他们知道，焉想到花纯早就看见了，故此两个人见面交谈之后动手，花纯输招。又与董爷动手，董爷把龙儿抓住了往树林里一扔，周爷赶紧伸手把龙儿接住，这才走出树林与董爷相见，把龙儿叫过来与董爷磕头陪罪。又给银面仙童引见了，然后把兵刃交与花纯。彼此正在谈话之间，就见有一条黑影，其快如飞，把众人吓了一跳。董爷心中暗道：“这人的身法好快呀，由此看来，这个人的身份不在我以下。真要是衙门里的人，今天

我们还得有点儿麻烦，如果要是来探看巡抚衙的剑侠，今天赃官可有个乐儿。”董爷想到这里，纵身上房，留神观看。那个人还是真不含乎，站在房上向董爷点手，董爷明白，这是叫自己过去，遂将身形连纵了几纵，已然来到那人的近前，留神一看，非是别人，乃是成名的世外高僧一目了然老和尚。董爷看罢，心中甚喜。了然和尚见董爷来到近前，遂笑问道：“董老剑客，跟您说话的那几位都是谁？”董爷闻听笑道：“全是自己人，您请过来见见吧。”说罢此话，给他们彼此都引见完了。和尚把自己的来意对他们爷儿几个说了一遍。

书中代言，一目了然僧由打自己的金光寺出来，各处云游，听人传言，河南巡抚私通聚英山，势同造反，自己打算亲身到河南看看，如果真有其事，将巡抚捉住，好给国家除害。这一天来到了河南地面，听人传说河南巡抚温良拿住了一位贝勒爷，名叫胤祯。了然僧听了，不由得吓了一跳，心中暗道：“不好，贝勒爷被他们拿住，倘有不测，那还了得，我得赶紧到那里看看去，倘若真被他们拿住，我豁出我这条性命去，也得搭救贝勒爷出险。”想到这里，遂找了个清静的地方休息休息。候到正交定更，老和尚来到巡抚衙内，各处全都找到了，就是找不着贝勒爷的下落。后来找到前院，才与董爷相遇，彼此把话都说明白了，董爷这才说道：“诸位听明白了没有，如果真要是在他这里把贝勒爷找出来，小子他这个乐儿可就大了。”当时任甚么也没看出来，可不能那么办，因为他乃是国家的大员，真要是平白无故的把他杀了，那不是给本地文武官员惹了祸啦吗？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贝勒爷找着。众人商量了好半天，才把主意拿好了，叫老和尚与周爷师徒三人，在衙门附近一个地方等着。老头子董爷带着

少爷花纯，够奔钦差年大人的公馆前去报告，听年大人的吩咐，有甚么事回来再说。

众人议决后，不表老和尚与周爷等，单说董爷带着花纯，爷儿两个，着大道够奔年大人公馆而来。这一天行在中途，天在掌灯之后，猛然间看见前面 有一条黑影，身形甚快不但是董爷看见了，连少爷花 纯也看的真而切 真。看罢之手，花 纯向董爷说道："老人家看见了没有，天将一黑这个人就施展夜行术，据我看决不是好人。我想追向前去，伸手把他拿住，问个明白。如果他是好人，那就没有甚么说的了；倘若他不是好人，必须重重的惩戒惩戒他。"董爷闻听笑道："纯儿，你先别把那条黑影看小了，看他身法如此之快，决非常人，倒不如我爷儿两个一齐追吧。"说罢之后，爷儿两个一矮身形，紧紧往前追去。论起来头前的那条黑影，跑的本不算慢，可是要跟董爷一比，可就是差的太多了，不消片刻，已然追到近前，没费三招两式，就把那人打倒了。解那人的腰带，四马倒攒蹄的捆了个结结实实。此时少爷花纯也赶到了，爷儿两个留神向那人一看，只见他年在五十余岁，蓝色绢帕罩头，身穿一行夜行衣。老头子看罢，用手点指问道："朋友你是干甚么的，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手起掌落，管叫你当时死无葬身之地。"那人听了不但不骇怕，而且从从容容的说道："你不用问了，我有一肚子的机密大事，可不是报告你的。不过有一样儿，我死倒不算甚么，耽误了我这件事情，关系可太大了。"董爷听到这里，并不着急，笑着问道："你有机密大事不是报告我的，那么你打算报告谁去呢。"那人闻听看了看董爷，回头又看了看花纯，然后说道："你们两个人姓甚么，是做甚么的，告诉我之后，我再跟你们说实话"。董

爷闻听笑道："朋友，我看你这个人满面正气，不然我可不告诉你。可不是老朽跟你说大话，天下的武术家不认识我的很少，我家住陕西凤翔府西关里，姓董名乾号叫化一，外号人称镇古侠。"说完此话，用手一指花纯道："这是我的徒侄，姓花名纯，号叫子羽，外号人称银面仙童，乃是我师弟姜达姜本初的弟子。"那人闻听不由的笑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你老人家，快快的把我解开吧，我决不跑，我有机秘大事报告。"老人家听了，赶紧把绑绳给他解开，那个人站起来略微的活动活动，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道："老爷子你要问，小小我姓雷名叫雷成，有个小小的外号叫重腿。在这正北一里多地，有一座盘龙山白虎峰，我在那里当寻山的头目。我这一次下山，所为搭救一个人。"他这才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书中代言，贝勒爷，跟着凤岐，于斗，爷儿三个回归北京，走在中途，因为赛腿，贝勒爷不如他们，两个人脚程快，回头观看，踪影不见。贝勒爷看不见二人，不由心中不喜欢，思想道："这两个奴才，分明是看不起本爵，拿我当无用之人。好了，既然你二人有这样行为，我就是不跟你们在一处走，那有什么关系。"贝勒爷往前走，行无所定，信步而行，这一天正往前走，天也就在太阳要落，东瞧西看，四外并无村庄。贝勒爷看罢不由一皱眉，心中思想，这才叫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真要等到天晚，本爵我在那里安眠，还不用说腹中饥饿。贝勒爷这叫闷闷不乐，往前又走了功夫不大，猛然抬头一看，心中欢喜，前面黑暗暗，乌深深，一座大庙。贝勒爷看见庙，心说庵观寺院，是行人的住所，只要有庙，本爵我的吃喝住，那就没有问题了。想到这里高兴，往前行走，来到庙门前，抬头往上面看了看，上面横着一块扁，大扁上写得明白："吕祖

观”。贝勒爷看罢，遂一步登阶台，伸手轻轻的拍门，遂说道：“里面有人吗？”连拍了两三声，只听呼的一声，门分左右，由打里面出来一个小道童，遂问道：“你找谁？”贝勒爷答道：“我是个走路的，因为贪赶路程，错过镇店，有意在宝观打搅，不知道少师付肯其容我否”？小道童一听，看了看贝勒爷，遂说道：“你候候，我给你回一声。”贝勒爷说道：“我是北京城人姓胤，少师父多美言吧。”小老道答应一声，乐嘻嘻转身形够奔里面回话。贝勒爷在门外等候，功夫不甚大，猛然闻小道童出来，遂说道：“施主，你请里面坐吧。”贝勒爷点头答应，迈步进内，小道童把山门上好。贝勒爷够奔里面配殿，叫贝勒爷坐下，天可就黑了，赶紧点上一盏油灯，跟着问道：“施主在外面可曾吃过饭了吗？”贝勒爷点头道：“未用，少师付你看看这里还有什么斋饭，拿来我用，到明天临行时，我要多给香资。”小道童闻听这话道：“香资咱倒谈不到，不过这里没有什么好吃的，也就是白面的馒头，小米稀粥。”爷说道：“最好还是给我打点酒来，我喝下去，好解解乏。”道童闻听道：“大概这里有酒也是不多。”说罢，转身形出去，功夫不大，小道童一样一样完全摆上来，一样是馒头，一样是咸菜，有一壶酒，全份的杯筷。爷看罢，心中喜悦，自己满满的，斟上一杯酒，自斟自饮。道童说道：“施主，你自己喝着，我还忙着了。那样儿东西不够，只管你喊一声。”不表小道童走，单说贝勒爷，左一杯，右一杯，一回儿的功夫，把一壶酒全喝了。将然把这壶酒喝完了，就觉着，天转，地转，混身发颤，当时间，翻身栽倒。就在这个时候，外面有人念佛，大声说道：“大胆的胤祯，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来投。”把话说完，启帘栊来到里面。

书中代言，老道非是别人，正是循环道长贺清虚，只皆因他在河南来龙山势败，他是各处奔走，并无有立足之地，这才来到吕祖观，有个他们同道徒侄，姓赵，道号名叫赵妙连，绰号人称白面瘟神，专门结交江洋大盗，发卖薰香蒙汗药。因为他的行为不正，贺清虚不与他往来，现在就算是无处存身，不得已而为之，借吕祖观作为栖身之地。老道一看贺爷来了，心中特别高兴，因为贺爷的功夫高，有甚么事都不怕。今天也算是该着，二人正在屋中谈天，忽听见外面有人叫门，小道童回报，来者乃是贝勒爷胤祯。贺清虚闻听，原来是仇人来了，当时向小道童说道："你先把他让到配殿里，然后在茶里或是酒里下上蒙汗药，准能把他拿住。"小道童听了，遂按计施行，也算是该着，贝勒爷对于这种事没有经验，故而当场被获。老道把贝勒爷捆好之后，用凉水喷醒，不大的工夫，贝勒爷就缓醒过来了。睁眼看了看贺清虚，高声说道："你这恶道真乃目无王法，竟敢把本爵捆上，意欲何为？"老道闻听，念了一声无量佛，用手点指说道："胤祯，你跟出家人仇深似海，你跟童林杀死我的徒弟陆广元，今天把你拿住，结果性命，方出我心中之恨。"贝勒爷闻听，心说完了，大概今天我难以逃生。想到这里，不但不害怕，反倒哈哈的大笑道："恶道，别的话你也就不用说了，今天我既被你拿住，快快的把我结果性命，如若不然，我可就骂你了。"贺清虚听了此话，有心当时把贝勒爷杀死，又一想不可，倒不如把他送到河南巡抚衙，交给温良，转送聚英山，头一节算是大功一件，再一说不落杀官之名。

主意拿定，先把贝勒爷嘴堵上，不等天光明亮，连夜将贝勒爷送到巡抚衙。见着温良，把拿贝勒爷的经过，跟他细

说了一遍。温良听了一皱眉，心中暗想。“真要是把他藏在巡抚衙，一旦间走漏风声，那可就了不得了；有心把他送到江南聚英山，路途太远，又恐怕在中途出了事，左右为难。”好半天的工夫，才把主意想好，倒不如把他送到盘龙山白虎峰那里，交与大寨主徐元，还妥当一点儿。想罢遂派手下官人，于夜间把贝勒爷送到白虎峰，交与大寨主徐元，押在了后山的土牢之中。这才惊动了重腿雷成，心说：“不好，一旦事机不密，发来官兵剿山，我雷成也得受他们的连累；我何不下山到外面找贝勒爷知己的剑侠，叫他等前来相救。事后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不加罪于我，我愿已足。”又一转想：真要是见着了众位剑侠，凭我这一说，人家未必能信，必须得有点儿证据才好。想到这里，遂预备了点儿吃的东西，候到天交二更，来到土牢之内，用目观看，只见贝勒爷被捆在将军柱上，十分可怜。看罢遂走至近前，叫了一声：“贝勒爷，你老人家不要害怕，小子我叫雷成，前来搭救你老人家。”贝勒爷听了点点头，并没言语。雷成见了这般情形，知道口内塞着东西了，急忙把口内塞的布拿出来，贝勒爷才长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你叫甚么名字，快快告诉我，如果我能得活命，日后一定提拔你”。雷成闻听笑道：“我叫雷成，外号重腿，乃是本山的小头目。”贝勒爷闻听点了点头道：“既来相救，但不知是怎样的救法？”雷成说道：“把你老解绑绳放了，我可不敢，恐怕大寨主知道，不但是你老人家走不了，连小子我也活不了。”贝勒爷说道：“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雷成说道：“依我之见，您给我写封信，我带着书信下山，不怕各位剑侠远在千里，小子我也得把他们请到了。”贝勒爷闻听，心中大喜，遂向他说道：“你先把我的绑绳解开，拿来文房四

宝，我好给你写信。”雷成答应一声是，由腰间把文房四宝取出来，然后把贝勒爷身上绑绳解开，略微的活动活动，然后提笔作书，一挥而就，然后亲自把图章打上，跟着把书信装好，交给雷成道：“你拿着我这封书信去见年大人，他乃是国家的钦差，或者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把这封信交给他们，他们见着我的书信，必须前来救我。实在找不着他们二人，可以打听地方官，只要他是国家的忠臣，把书信交给他，也可以想法打救本爵。”雷成点点头道：“行了，你就把书信交与我吧！可是您还得被点儿屈。”贝勒爷说道：“那是自然。”说完此话，雷成用原来的绑绳把贝勒爷绑好，看了看没有形迹可疑的地方，这才转身出去，把土牢的门仍然关好，出离白虎峰，顺着大道往前行走。白天不敢快走，恐怕被人看出马脚，有许多的不便；每到夜晚，换好夜行衣，施展夜行术，腿快如飞。这一天也算是该着，在中途路上遇见了董爷，被董爷将他拿住。老头子一报名，雷成这才实话实说，把贝勒爷被擒的经过说了一遍。

镇古闻听，不由的吓了一跳，心说贝勒爷他乃是金枝玉叶，如果有个三长两短，那还了得，看起来真正是吉人自有天相，该着他老人家命不该绝。想到这里，遂向雷成说道：“你也不用报信去了，跟随我们回白虎峰去吧。”说完此话，爷儿三个不约而同，如飞似的够奔白虎峰。别看董爷这么高的身份，对于这件事可有点儿压不住火，往前紧跑，如飞一般，恐怕一步来迟，贝勒爷再有了性命之忧。老人家只顾往前紧跑了，后面的花纯与雷成可就受不了啦，只累得热汗直流。来到白虎峰山口，由雷成在头前带路，爷儿两个在后面跟随。往前走了不远，只见前面有灯光一片，无数的喽兵。为首一人，

手使单刀，高声喊道："甚么人大胆，夜晚之间，竟敢偷探白虎峰。"董爷尚未答言，花纯可就沉不住气了，亮出鹿角棒，往前一纵身形，高声说道："你家小太爷姓花名纯字子羽，外号人称银面仙童。尔等真乃大胆，竟敢擒拿贝勒爷，还不当面交出，等待何时！"那人闻听，哈哈的大笑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小辈花纯，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花纯闻听怒道："休要多言，快快报名受死。"那人说道："我乃是河南来龙山的大寨主，姓白名华字子秀，外号人称八面威风神手大将。"花纯闻听，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凉气，暗道："不好，他既是来龙山的大寨主，决不能就是他自己往这里来，当然是一位也少不了。"书中代言，少爷这句话还真猜到了，此来不独是白华白子秀，还有赛玄坛李信，山神庙的老方丈智长老。自从来龙山失败，他们打算投奔江南聚英山，行走中途，正遇见贺清虚，他恐怕贝勒爷被人救走，由打巡抚衙出来，打算够奔白虎峰，行在中途，正与他们三人相遇，彼此把来意说明，一同够奔白虎峰而来。到了大寨见着徐元，把徐元喜欢的不得了，平白无故大寨里面又添了这些位剑侠，不用说没有人前来，就是有人到此，也是难讨公道。遂在本山附近各处，都派好了探事的，故此董爷未及进山，早有巡山的喽兵报进去了。大寨主亲自带领全寨之人，迎了出来。白华白子秀，一眼可就看见少爷花纯了，亮出兵刃，两个人当场动手。老人家董爷亮出龙鳞宝刀，打算帮助少爷花纯，就听有人念了一声佛号，自报法号智玄僧，亮出一条十三节亮银鞭，跟董爷战在一处。论起来智玄长老乃是世外高人，先前使的是亮银盘龙鞭，在来龙被各位剑侠五鞭所绕，打掉了盘龙鞭，后来走在中途路上，在兵刃铺里打了一条十

三节亮银鞭。今天与董爷动手，舞动手中兵刃，如同银龙一般；董爷这口刀，也是冷气森森，好不怕人。

不表他们二位动手，单说少爷花纯，虽说是姜老剑客的徒弟，功夫很好，可是要跟白华白子秀比上，未免可就差一点儿，没有人家的火候老练。两个人动手也就是三十多招，少爷可就不行了，只累得通身是汗，力不能支。就在这时，忽听有人大喊一声，摆动一条竹节钢鞭，过来双战少爷花纯。少爷看了看乃是赛玄坛李信，不由的心中着急，一个人我尚且不能取胜，何况又来了一个，勉强的又战了三五个照面，实在是无力再战了，虚点一棒，纵出圈外。白华李信二人见了，那里肯舍，各持兵刃，随后追来，大声的喊道："小辈你往哪里去，你要走，得把人头留下。"少爷听了，连头也不回，一个劲的往前跑，黑夜之间，道路又生，一边跑着留神往各处观看，见前有一块很大的山石。少爷心中暗道："方才进山的时候，在山口有这么一块山石，这大概是到了山口了吧？真要是到了外面就好办了。"想到这里，遂往前紧跑，将身纵上山石，将然一上山石不要紧，就听呼的一声，把少爷坠下去了，原来山石乃是假的。不表少爷被困，再说董爷与智玄长老动着手，忽听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乃是循环道长贺清虚，摆剑双战董爷。真要是单打独斗，董爷无论是遇见多高的剑侠，也不致于撤招逃走，如今见他们以多取胜，老头子可就无心再战了。看了看天光都快亮了，遂虚点一招，纵出圈外。留神往各处观看，打算把花纯找着，一同下山，怎奈就是找不着。老头子有心还要找，又一想天不早了，这才独自一人出了白虎峰，留神往四外观看，见在附近并无村庄，老头子无法，只可找了一个树林儿，到里面盘膝打坐，闭目养神。不

由的自己心中难过，头一样儿花纯是自己的徒侄，再说雷成是本山的小头目，现已改邪归正，他二人在山里真要是出了意外，我真有点儿对不起他们。老头子坐在那里思前想后，心中为难，后来自言自语的说道："得了，候到天黑我二次进山，打探他二人的吉凶。如果尚且未死，我尽力的救他们出险，倘若已然亡命，我给他们报仇也就是了。拿好了主意之后，闭目养神，一直候到天黑，老头子水米未进。也就是董爷身为剑客，乃是世外的高人，有个一天半天的不吃饭没有多大关系，平常人可不成，别说一天不吃饭，就是一顿不吃也受不了。俗语说的好，人是铁，饭是钢，一点儿也不假。闲言不表，老头子见天已黑了，遂站起身形，把周身的尘土掸干净了，活动了活动，仍然顺着旧路，够奔白虎峰。来到山中以内，先把刀亮出来，往各处观看，只见前面灯笼火把，照如白昼，杀声震耳。

书中代言，少爷花纯在假山石上掉下去以后，早有喽兵开开机关，把少爷拿住，捆了个结结实实，把少爷的兵刃包好了，押到大厅以内。大寨主徐元升坐大厅，各家寨主在两边站立，一个个如狼似虎。大寨主吩咐一声："把被擒之人带上厅来。"喽兵答应了一声是，把少爷带到里面，站在大厅里面一语不发。大寨主用手点指喝道："你姓甚名谁，受何人的主使，竟敢前来偷探我的山寨？快快从实讲来。"少爷闻听说道："你要问你家少剑客，姓花名纯名子羽，外号人称银面仙童。我的老师乃是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二，碧眼金睛佛姜达。今天前来探山，并无别故，乃是搭救贝勒爷而来。"大寨主徐元闻听，不由的吓了一跳，心说："他乃是少剑客，真要是把他结果了性命，又惹不起这一群剑侠；要是把他放了，

那更不得了了，放虎归山，定要伤人。”想了好半天的工夫，仍是不得主意，只可吩咐喽兵先把少爷押在土牢。喽兵听了，遂把少爷推推拥拥，出离大厅，一直来到土牢，把牢门开开，往里面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里面的贝勒爷不知哪里去了。喽兵只可先把少爷绑在将军柱上，然后把牢门锁好，这才来到大寨以内，报告大寨主知道。徐元听了，不由得一惊，双手撕髯，二目圆睁，眼望左右说道：“可了不得了，我的盘龙山虽然不比铜墙铁壁，平常之人，不等到了土牢，就得被获遭擒。这救人的人，身份一定矮不了，此后必须严加防守，以免再出了意外之事。”各家寨主齐声答应了一声是，遂各回本寨。

按下他们不提，再说少爷花纯，自被绑在土牢之后，一天也没给吃喝，屋中连一点儿 光都没有，行动也不得自由，心中甚是着急，遂长叹了一口气，暗自说道：“想俺花纯，上无三兄，下无四弟，就是我独自一人，真要是有了意外，我的父母倚靠何人。”想到这里，心里甚是难过。就是这个时候，只听得叭的一声，土牢门开了，由外面进来两个人，头前是一个丫环，手里提着一个灯笼，后面跟着一个老妈。两个人进来之后，又把牢门关好，慢慢的走到少爷的跟前。那个老妈向少爷问道：“这位少爷你贵姓啊，莫非你就是花纯花子羽吗？”少爷闻听点了点头道：“不错，你们是做甚么的？”老妈说道：“我奉我家小姐之命，前来救你出离险地。”说完此话，把少爷的绑绳解开。少爷遂活动了活动，把自己的兵刃带好，跟随她们出了土牢，老妈仍把牢门锁好。丫环头前带路，少爷紧紧跟随，走了好大半天，来到一个花园以内，进了月亮门儿，少爷留神往四下里观看，但见各种花草，非常的茂盛。

一边看着，仍然往里走，过了八角门儿，再往前走，有一处住房，甚是讲究，里面灯光甚亮。有一个上年岁的老妈，站于台阶之上，手启斑竹帘，向里面说道："姑娘，我们把花少爷请到了。"说完此话，就听屋内有女子的声音答道："赶快请进来吧！"少爷闻听，遂迈步走进屋内，留神往四下里观看，见屋里的陈设清雅异常，明着是三间屋子，还有一个暗间，挂着水红色的门帘。正在观看的时候，就见门帘一起，由里面走出一个大姑娘来，年在二十上下岁，上身穿蓝青色中衣，大红缎子弓鞋，白袜子，脸上未擦脂粉，蓝色绢帕罩头，真称得起眉清目秀，稳重大方。少爷看罢，一语不发的站在那里，如呆如痴，两眼发直。姑娘看了这种情形，甚是爱慕，羞答答的问道："你就是花纯花子羽吗？"少爷听了，点点头道："正是在下。"姑娘闻听点了点头，这时早有老妈子搬过一个凳儿来，叫少爷坐下，姑娘也落了座，眼望着少爷说道："花少爷我有几句话跟你说，千万可不要多想，休拿我当作水姓杨花的女子，别看我身居山寨，敢说是清白之身。前山的大寨主镇海蛟徐元，乃是我的天伦，我名叫碧桃，有个小小的外号，叫圣手神女，乃是我天伦给我起的。别看我们是亲生父女，我父亲的行为我可不赞成。听人传言，你乃是剑客的门徒，行为很好，我有心以身相许，你可不要多想，我并不是无耻之人，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少爷闻听此言，不由的又看了她两眼，心说："不错，倒是满面正气，像这样的女子，是不可多得。论真理我就应该收他作为妻室，不过自己身入险地，前来探山，私下招亲，在情理上可有点儿下不去。"少爷想到这里，遂向她说道："姑娘你既是喜欢我，愿以终身相许，我是求之不得的了。不过没有我父母主婚，老师为证，这

门亲事我可不敢答应。可是你既说出来了，就算有在那里了，几时遇上机会，这门子亲事我必须订的。”姑娘听了少爷所说之话，自己红着脸长叹了一声道：“花少剑客，我已然不顾羞耻，当面求亲，既然你不允许，当然是我不配你。虽然说我没失身于你，可是对你说了此话，也算失节，只可是以一死了之。”说着话那种神情要碰头一死，少爷在旁边看了，心中甚是着急，因为有男女授受不亲的关系，不能伸手相拦。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竹帘一起，由外面进来一人，往前一纵身形，口中说道：“慢来慢来，人死岂能复生，不要如此。”姑娘听了，站着身形留神观看，只见进来这人，身高不足四尺，年岁可不小了，虽说没有百岁大概也差不了多少，面似银盆，大耳有轮，二目神光足满，海下一部银髯，足有一尺多长，说话声音宏亮，姑娘看罢并不认得。

书中代言，来者非别，乃是大名鼎鼎的剑客，家住山东济南府八里铺，姓鲍名林字仁山，外号人称千里独行长髯叟。老头子由打河南事毕，打算顺道回归山东，可是找不着师弟铁板仙，不能独自一人回家。这一日正走在盘龙山白虎峰附近，听人传说，本山寨主徐元，私通聚英山，与当地官府通气，无恶不作。老头子听见这种消息，未免有气，心中暗想：“他们这不是要造反吗?我不知道此事,那就没有甚么说的了，我既赶上此事，要不想法给地方除害，还算甚么英雄。”老头子打算白天前去拜山，又一转想不可，“徐元不是甚么有名的英雄，我到了里面，他要是不明白江湖的规矩，稍有怠慢，于我的脸面上太不好看了。倒不如等到夜间，暗探他的山寨，看事做事，比甚么都强。”想到这里，老头子遂找了个清静的所在，养了养神，候到天已掌灯，收拾紧趁俐落，够奔山寨而

来。别看这么大的剑客，成名天下，没使过兵刃，赤手空拳，掌上有功夫，放火可以属第一。老头子这种放火的法子，前者也都说过了，在这一部剑侠图里面，没有第二位。老头子施展夜行术，行走如飞，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山内。因为道路太生的关系，东一头西一头的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聚义厅在那里。正在这个时候，隐隐的听见有梆锣之声，老头子一想，“我何不把打更的拿住，问个明白。”想罢，遂顺着声音找来，留神往各处观看。正走之间，就见前面来了两个打更的，老头子往前紧走了几步，本打算伸手捉拿，就听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说话，老头子心想：“我先听听他们两个说些甚么，然后再为动手不迟。”想罢遂隐住身形，留神细听。就听那个拿梆子的说道：“大哥，据我想这占山为王的就够伤天害理了，谁知咱们大寨主，平白无故的勾结地方官员，私通聚英山，有意造反，如果被官方知道了，发来大批人马，兵围白虎峰，连我们大家都得跟着倒霉。这还不要紧，最近又把国家的贝勒爷拿到山上来了，这不是成心找麻烦吗？听说这位贝勒爷的交际很广，所有天下的剑侠，有一多半跟他相好的。如果各位剑侠知道此事，把贝勒爷救走那还不用说，我们可就有点儿活不成了。”老头子鲍爷听了，心说原来贝勒爷被困在此，这可是天假其便，叫我赶上了。老头子想到这里，遂往前一纵身，不费吹灰之力，一手一个，把两个人打倒在地，捆了个结结实实。低声问道：“方才我听你们说国家的贝勒爷，被本山寨主拿住，现在押在何处，快快的说实话，如若不然，管叫你们二人死无葬身之地。”两个打更的听了，留神向老头子看了看，见老头子仪表非凡，二目神光足满，便知是位高人。遂向老头子说道：“老人家你要问贝勒爷，现在

被押在后山土牢之内。如果你老人家把我们两个人放开，我们情愿把你老人家领了去。”老头子闻听，点点头道：“你等二人放心，我决不伤害你们二人，只要把道路告诉我，我必然把你们放了”。打更的听了，这才把土牢的去处说了一遍，老头子遂把他们的衣服撕下一块来，把他们两个人的嘴堵上，连同梆锣一齐放在树林之中，然后顺着他们所说的这路，一直向土牢走来。来到土牢近前，只见牢门紧闭，上面锁着锁头。老头子伸手由腰间取出一根绒绳来，伸入锁头以内，一拉绒绳，把锁头开开，走进土牢之内，留神观看，绑在将军柱上的贝勒爷，不知那里去了。

这一来不要紧，可把老人家吓着了。不敢怠慢，急忙转身出了土牢，仍然把门锁好，心中未免不高兴，暗自说道：“贝勒爷真要是被成名的剑侠救走了，那倒没有甚么关系，倘若是被本山之人暗地里结果了性命，那可就了不得了。”老人家正在低头思想之际，忽听有人向自己说道：“老头子你贵姓，到土牢做甚么来了？”鲍爷闻听，留神看了看说话之人，只见他也就在五十岁的左右，花白的须发，身穿半截蓝布大褂，足下青布皂鞋，看他那个样儿，不像个练功夫的样儿，乃是个老家人打扮。鲍爷看罢，遂问他道：“你是干甚么的？”那个人闻听答道：“我是本山寨里的，姓郝名成。你老人家如果是救贝勒爷来的，快把实话告诉我；要不是救贝勒爷来的，我也不便与你交谈，各自公干去吧。”鲍爷闻听，心中喜悦，遂笑着说道：“我正是为贝勒爷而来，我姓鲍名林，号叫仁山，也不是我自高身份，我闯荡江湖数十年，人称千里独行长髯叟。”那人闻听笑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鲍老剑客，你老人家跟我走吧。”鲍爷闻听点了点头，遂跟在他的后面，工夫

不见甚大，来到一个山洞近前。就见那人向洞口内说道："老二啊，你快出来看看吧，鲍老剑客来了。"就听里面有人答道："老哥哥，鲍老剑客在那里，能不能跟贝勒爷见一面？"外面的那人答道："没有关系，快快的把贝勒爷请出来吧"。

书中代言，说话的这两个人是亲哥儿俩，外面这个人叫郝成，里面那人叫郝玉，乃是大寨主徐元的老家人，在后面看守内宅。别看是山大王的家人，倒是忠心秉正，对于主人的行为，很为不满，可是也没有办法。好在还有一样儿不错，徐元的女儿徐碧桃，看得起他们弟兄，时常用言语解劝。这一天哥儿两个听说把贝勒爷拿上山寨来了，押在后山土牢以内。弟兄二人很是着急，郝成向着郝玉道："老二你听说了没有，大寨主私通聚英山，勾结本地官员，就够逆天行事的了；如今又把贝勒爷拿上山来，押在土牢之内，倘若事机不密，被皇上知道了，发来大批人马，围剿山寨，到那时难免项上餐刀，你说这可应该怎么办呢？"弟兄二人计议多时，才把主意拿好了，还是先把贝勒爷救出来，有么话再说。弟兄二人这才来到土牢，把牢门开开，说明来意，把贝勒爷放下来。贝勒爷向他们二人说道："你们二人救本爵出险，我很领情，可有一节，昨天有一个千里腿雷成，带着我亲笔的书信，下山请人，我要是跟随你们一走，回头他们来了找不着我，那不就麻烦了吗？"郝玉闻听说道："不要紧，因为你在这里总是身居险地，我们打算把你老人家请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住着，我们弟兄二人轮流在土牢的旁边等候，倘若你老人家的接应到此，我把他领来与你老人家相见，那还不行吗？"贝勒爷听罢，留神看了看郝氏弟兄，见他弟兄二人的五官相貌，倒是带着忠厚的样儿。遂向他们说道："这倒可以。"郝氏弟兄听了，这

才与贝勒爷走出土牢，仍然把牢门锁好，一同来在后面山洞之内。弟兄二人，轮流着给贝勒爷送吃的送喝的，还得倒班的看守土牢。事逢恰巧，在土牢门口遇见鲍爷了，这才把老人家领到后面山洞里面，与贝勒爷相见。彼此见礼之后，贝勒爷心中特别的高兴，遂向鲍爷说道："老人家，我听海川与我说过，要讲究放火，天下得属你老人家为第一，我早就有心往山东与老人家相会，怎奈没有机会，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我也没别的要求，请老人家放把火给我看看吧！"鲍爷闻听，哈哈的笑道："爷既爱惜这个，但等事毕之后，我把这个传给你老。我倒是听各位剑侠跟我说过，你老有艺就学，将来练到了我们的这个年岁，准比我等高上数倍。"老四位在洞里说了会子闲话，要依着郝氏弟兄，当时叫鲍爷保护贝勒爷下山，鲍爷连连说道："不行不行，贝勒爷在此洞内暂存，有你们弟兄在此与老朽的保护，倒可相安无事；如若叫贝勒爷下山，在中途路上与他们相遇，你我人单势孤，那不就反美不美了吗？单等雷成把各位剑侠请到，再为下山，方可平安无事。"

大家计议已毕，郝氏弟兄陪着贝勒爷谈话，鲍爷独自一人，在天已定更的时候，往各处去探听。也算事逢恰巧，看见前面有三个人行走，一个老妈子一个丫环，后面跟着一个年青的人，只见他五官清俊，英气勃勃，一直往后面走去。老头子见了，不知他们是作甚么的，因打算看个究竟，遂跟在他们的后面，到了一个花园内，见他们三个人进到屋中去了，遂纵身形到了后坡，施展珍珠倒卷帘的功夫，舐破窗纸，留神往里观看。听他们一问一答，才知道那个青年人是姜达的弟子，银面仙童花纯花子羽。老头子看罢，不由的心中暗想：

“如此看来，这个孩儿的胆子真叫不含糊，论年岁也不过十六七，竟敢前来探山，虽然被获，也算是条英雄。这还不算，差不多的青年男子，没有不好女色的，这个女子当面跟他求亲，他居然就不答应，这样的青年人，真正是不可多得，不枉他是剑客的弟子，将来他要练到我们这个年纪，准得比我们强。”老头子又转而一想：“徐元的女儿徐碧桃，说出这片话来，他要是不答应，未免太难堪了，看他这种相貌，决不是下贱之人，当中无媒难成婚，倒不如我成全成全他们二人这件好事，这真可以说两全其美。”老头子拿定了主意，这才跳下房来，一直走进屋内，把他们二人倒吓了一跳。及至老头子一报姓名，说明来意，姑娘徐碧桃听了，跟着把头低了下来；再看少爷花纯，也是满面通红。向着老头子说道：“方才你老人家报名，我也没听真，到底你老是哪一位？当面给我们成全这件亲事。再者说我们乃清真教的人，在外面私自招亲，以后我父亲或是我师父知道了，要是一问我，我应该怎样回答呢？”老头子闻听此话，微微的笑着说道：“纯儿，我既出头成全此事，不但叫你父亲乐意，就是你的师父也说不出甚么来，因为我们的交情在那里了。我家住山东，姓鲍名林，号叫仁山。”少爷听了，这才知道乃是鲍老剑客到了，虽然说没见过面儿，常听老师言讲，与老师的交情甚厚。少爷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我当是那一位，原来是鲍老剑客，你老出头成全我们这件事，我很领情。可是我们是回教人，那能行吗？”鲍爷闻听笑道：“那倒没有关系，过门之后，叫她一洗回回，那不就行了吗？”花纯闻听说道：“既然如此，无论甚么事全听你老的吧。”姑娘在旁边听了，心里特别的喜欢，可是不能说出来。当时老头子见他们无有异议了，遂向他们二人说道：“成了，

这门子亲事就算妥了。”

花纯子遂问老头子道：“老人家这是从那里来？”老头了听了，遂把前来探山，巧遇贝勒爷的话细说了一遍。然后大家一计议，还不如把贝勒爷请到姑娘的房中，有鲍爷保护，不至于出多大的危险。大家计议已毕，鲍爷回到山洞，把话跟贝勒爷说明，此时雷成已然回来了，连同郝氏弟兄一同来到内宅。藏了一天，直到天黑，徐元得了底下人的报告，说是姑娘私自招亲，内宅私藏敌人。徐元闻听之下，怒气上撞，遂说了一声：“随我来。”这时早有和尚智玄，带着徒弟白华，李信，还有老道贺清虚，大喊一声，跟随后面，一直往内宅而来。姑娘正在内宅与大家商议出山之策，忽然有丫环前来报告，说是自己的父亲带了一群人来，不由得心中害怕。心说要是没有别人，那倒没有甚么关系，看在父女之情，他老人家决不能下绝手，现在有和尚老道这一群人在内，大概今天我难以逃生。我死倒不算甚么，倘若贝勒爷有了意外，那便如何是好？想到此处，遂向鲍爷问道：“老人家，事已至此，这件事可应该怎么办呢？老头子尚未答言，贝勒爷说道：“依我之见，不如大家一齐亮军刃，迎上前去，伸手拿贼。”贝勒爷说此话的意思，以为自己的武功不错，在杭州与各位剑侠盘桓，得了一身好剑术，打算 借着这个机会，当众施展施展。可有一样儿，老头子鲍爷不能答应这个，因为贝勒爷乃是金枝玉叶，倘若当场输招，不用说是丧命，就是身带微伤，大家也担不了这种责任啊。商议了好半天的工夫，才有相当的结果，叫雷成与郝氏弟兄在屋中保护贝勒爷，鲍爷与花纯把守屋门。这里刚刚安排妥当，徐元带着众人可就到了。老头子鲍爷本打算不出去，只把门户把住了，不准他们进来。可

是外面的徐元众人可得饶啊，口口声声的往外叫道："屋内几个小辈，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老头子听了，无奈何只好派花纯保守内宅，自己出去与他们一死相拚。花纯听了说道："不可，老人家你全身是铁，能碾多少钉？再说我自己把守屋门，倘若有失，那便如何是好？"老头子闻听问道："你既不叫我出去，那么你有甚么好办法呢？"花纯说道："依我之见，大家保护着贝勒爷，把内宅放起火来，趁着火一齐往外闯，就许能够闯下山去。"

鲍爷听了，心说这个法子不算不对，内宅一起火，众兵卒心一慌，准能成功。真要说是放火的话，可就用不着大家了，老头子乃是放火的祖师。老头子想罢，叫姑娘赶紧打点应用的东西，带好了一同逃走。姑娘听了，心中暗道："事已至此，也就不得不那么办了。"遂急忙把应用的细软打点了一个大包袱，叫郝成背着。老头子见众人都收拾好，这才由腰中把放火药取出来，往门上一抹，可了不的了，霎时间就见金蛇乱舞，烈焰腾空。贝勒爷见了，心中暗道："他们虽然是身为剑侠，可是净作些杀人放火之事"。

不表贝勒爷暗自思想，再说少爷花纯保着姑娘与贝勒爷，将然由内宅往外闯，就见白华手持大枪，奔了过来。老头子鲍爷见了，急忙迎上前去问道："你是何人，报上名来。"白华说道："大太爷姓白名华字子秀，外号人称八面威风神手大将"。你也报上名来，老头子闻听笑道："你乃是无名之人，你要问你家老太爷，家住山东济南府八里铺，姓鲍名林字仁山，外号人称千里独行长髯叟。"白华闻听吓了一跳，心中道："大破来龙山，放火烧山就是他所为。今天见面，岂能相容！想罢一语不发，摆手中大砍刀，照定老头了颈项砍来。老头

子看了，往旁边一闪身形，用左手一搭刀背，跟着就是一掌。要讲究老头子这一辈子成名，就指着赤手空拳，不使兵刃。还不用说是白华，无论是多高的身份，也没用过兵刃。如今白华跟老头子战在一处，几个照回以后，可就不成了，眼看就要输招，旁边站着的赛玄坛李信见了，大喊一声，摆动钢鞭，杀上前去。别看老头子那么大的年岁，力敌二人，并无半点惧色。也就是二十多个照面，老头子心中着急，招法加紧，其快如电。忽见李信的钢鞭照定老头子的肩头打来，老头子往左一上步，伸右手顺着底下一托，这手功夫叫进步撩阴掌，照定李信的小腹打来。李信见了，急忙往左一转身形，这一下正打在大跨之上，把李信打出一丈多远去，翻身倒于地下。老头子哈哈的笑道："白华你还不赶紧逃命，等待何时。"白华听了此话，心中为难，眼见得人家没费吹灰之力，把自己的师弟打倒在地。俩打一个尚且不成，我一个人如何行的了？有心撤招逃走，未免于脸面上不好看；如果不走，工夫一大，我准得身带重伤。

正在为难之际，就听有人念了一声佛号道："白华休要害怕，为师来也。"说罢此话，智玄僧手使十三节亮银鞭，向前助战。原来智玄僧在一看见老头子鲍林的时候，可就红了眼啦，自己那么大的来龙山，被他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无处安身；今天在此处相遇，又把自己的徒弟李信打伤了，焉能不急呢！所以不容分说，轮鞭照定老头子鲍爷头上打来。鲍爷见了，赶紧一矮身形，接架相还。别看方才鲍爷力战白华李信二人，那倒不算甚么，如今李信受伤，智玄这一加入，跟那两个人可就不同了。智玄僧的功夫非等闲可比，不过在来龙山把事做错了，要论身份可比鲍爷高。白华一见师父来了，

遂退在一旁边看。到了他们这二位一动上手，平常人可看不明白，因为甚么呢？他们的身份到了，未曾出招，先讲究看见定式，封避躲闪，然后各施绝手。智玄这条鞭，舞动如飞，不亚如银龙一般；老头子鲍爷的双掌，行上就下，好似雨打梨花，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鲍爷动着手看了看火势，着的特别的大，心中暗想："我不能在此久战，倘若贝勒爷有失，我岂不落个劳而无功？有心撤招走，准知道和尚不容。紧着动手，一时难分胜负，倒不如我用火烧他，比甚么都强。"老头子拿定了主意，这才虚点一招，跳出圈外。智玄僧见老头子的招法不乱，撤招而走，想必是要放火，可是自己就知道鲍爷以放火成名，可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放法。正在思想之间，就听鲍爷说道："智玄僧，像你这大的年岁，武术高强，可称的起是世外的高僧，来龙山失败，就应该隐于深山古洞，不问世事，没想到你又在这里助纣为虐，帮助白虎峰，反叛国家。我这么大的年岁，身为剑客，急公好义，见义勇为，今天也不算姓鲍的手黑，那乃是你咎由自取。"凭鲍爷那么大的身份，为甚么说这些废话做甚么？这不过领住了和尚的眼神，跟着把放火药取出来，往外一弹，和尚那知道这种火药的厉害，这一下儿正弹在和尚的胸膛上。这种药是见风就着，俗语说的好，水火不容情，无论多大的身份，看见自己的身上着了火啦，他也得着急。这一着不要紧，可就把和尚吓迷糊了，哇呀了一声，撒腿就跑。谁知他越跑，身上的火着的越厉害，把和尚烧了个不得了，急忙躺在地下打滚，才把身上的火滚灭。站起身形，不敢在此久呆，赶紧逃出了白虎峰。

只顾和尚这一走不要紧，山里的火着的又很大，所有的兵卒们，俱无战心，四下奔逃。老头子鲍林，抖擞精神，各

处里寻找本山的头目人。也算是该着，由浓烟之中跑来一人，狼狈不堪，老头子留神一看，原来是徐元，后面还带着二三十名喽兵，奔命的跑来。老头见了徐元，大声说道："小辈你不要走了，你乃是罪之魁、恶之首，今天既被我遇着了，量你插翅难逃。"老头子还是真急了，说着话够奔徐元，举手就是一掌。徐元闪身躲开，接架相还，两个人当场动手。要论徐元的能耐，倒是不含糊，可是要跟鲍爷比上，差的可太多了，也就六七招的光景，被老头子一脚踢倒，按住就捆。捆好之后，老头子用手点指，高声喝道："徐元，你真乃胆大包天，私通聚英山，反叛国家，今天被我拿住，还有何话说？我为地方人民除害，你可休愿我意狠心毒。"老头子说到这里，将掌高高举起，将然要往下落，忽两背后有女子高声喊道："老人家手下留情。"老头子闻听撤回手来，回头观看，见说话之人非是别个，乃是姑娘徐碧桃。后面还有少爷花纯，千里腿雷成，郝氏弟兄，贝勒爷。老头子见他们到此，心中甚是喜欢，遂向贝勒说道："托您的福，我在此处火烧智玄僧，现在已然把徐元拿住了。"贝勒爷闻听，点点头道："老英雄真乃是武术高强，不愧人称剑客。论起徐元所作所为，就应该把他置于死地，看在他女儿深明大义的份上，把他放开，不知老人家以为如何？"老头子鲍爷闻听笑道："爷您别这么说，您既说放他，就算他命不该绝。不过我这是拿言语惩戒惩戒他，叫他改过前非。"说到这里，老头子还真算不含乎，伸手亲自把徐元的绑绳解开。徐元站起身形，活动了活动，看了看自己的女儿，又看了看贝勒爷，心中未免难过。心说："像我这个作父亲的，女儿这么大，就应该给他找个人家，我不但不那么办，反倒占山为王。今天所遇者，全是成名的剑侠，

若无女儿给我讲情，我已早死多时。由此看来，人得做好事，方得好报，我徐元由今天为始，必须改恶向善。”想到这里，遂跪倒身形，给贝勒爷行礼。老头子鲍爷用手一指花纯笑道：“徐元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你门前贵客，姓花名纯，外号银面仙童；他父亲是神枪花四爸；他师父乃是大清国四大名剑第二位；姓姜名达字本初，外号人称碧眼金睛佛。我是当中的媒人，这门子亲是我保的。”徐元闻听，甚是喜欢，心说：“凭我一个占山为王的女儿，跟人家少剑客结亲，可以说是高攀。我有这门子好亲戚，也可以把我的丑名遮一点儿。”要说这个地方，少爷花纯真够聪明，赶紧过来，跪倒身形，口称：“岳父在上，小婿有礼。”徐元见了，心中喜欢的了不得，忙伸手相搀。此时山里的火势，着的更大了，徐元急忙吩咐喽兵救火，办理善后。

就在这个时候，老头子董爷到了，高声喊道：“大胆的贼人，快快的将我徒侄花纯放开，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叫尔等一个个刀下作鬼。”老头子说这话，已然来至近前，把众喽兵吓得四外奔逃。大寨主徐元见了，吓了一跳，不知来的是那路的剑侠。好在一样儿，有贝勒爷与鲍爷在此，不致于再有甚么意外了。正在思想的时候，就见董爷手持宝刀，高声向自己喊道：“小辈还不快快过来受死，等待何时！”徐元笑着说道：“老人家不要发怒，有话慢慢说”。这时鲍爷也过来了，向董爷说道：“老剑客，不要如此，现在本山的大寨主徐元，已然改邪归正。少剑客花纯，安然无事。”老剑客听了，留神观看，果然花纯在一边儿站着了，并且还有一个女子，千里腿雷成，与两个不认识的老者，年在五十上下岁的样儿。再往这边一看，可就看见贝勒爷了。老人家看罢，心里特别的

喜欢，急忙把宝刀还鞘，那个意思打算过来给贝勒爷行大礼。贝勒爷见了，连连说道："不可如此，老人家这是由哪里来，怎么就知道我被困在此？方才我倒是听雷成说了，可是不甚明白，您把经过这事跟我谈谈。"董爷闻听，就把自己由河南巡抚衙而来，打算往钦差年大人那里去，中途遇见雷成，才知贝勒爷在此处被困的话说了一遍，贝勒爷闻听点了点头。就在这个时候，董爷听见自己背后有人说道："董老剑客，我还忘了给你道喜啦！"董爷闻听，回头一看，原来说这话的乃是鲍爷。董爷看罢笑着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鲍大弟。但不知我这喜从何来呢？"鲍爷说道："你要问这道喜的事情，你听我慢慢的说，你的徒侄花纯现在有了媳妇了，是现在才定下的。等到花纯成名了，再给他们完婚。亲事是我给说的，要说你这未遇门的徒侄媳妇，太贤孝了，举止也很大方，人样儿也有，这门子亲事才叫门当户对呢。"董爷听了笑道："鲍大弟，你真称得起是个说媒的，所说的话全是一套一套的，到底儿女家那头是谁，她姓甚么，你说了半天也没说出来。"鲍爷闻听哈哈地笑道："哎呀，这倒显着我的嘴笨了，你要问女家这头，就在你的面前了，你顺着我的手儿看，这就是你的亲家。"老人家董爷一看，见鲍爷所指的乃是本山的大寨主徐元，心中很不以为然，略微的一怔神儿，贝勒爷见了，急忙笑着说道："董老剑客，有所不知，鲍老剑客从中为媒，可是也有我在场。虽然说他父亲与他师父都没在此，如今既是有老人家你在这里了，就算是你的主婚，将来见着他父亲的时候，还是你的主婚。我说老剑客你听明白了没有？"老头子董爷听了笑道："爷既是说到这里了，这就算是你们老二位帮我们的忙，我这谢谢你们二位的美意吧。日后无论有甚么事，全

有老朽了。”贝勒爷见董爷没有甚么异议，心中很是喜欢。正在说这话之时，鲍爷在旁边说道：“老哥哥，这场事不是你也点了头了吗，那就算成了。最要紧是全山火起，堪堪就要着到此处，咱们得赶紧下山离开此处才好。”董爷闻听笑道：“要这么着，我把贝勒爷陪到关宅吧，准比别处安全些。”老头子鲍爷听了，笑着说道：“很好，那么咱老哥儿两个一同去吧。可是这山里的善后，也得有人办理才好。大火着得很凶，倘若连带了附近的村庄，那可就了不的了。”董爷说道：“依兄弟你应该怎么办呢?”鲍爷说道：“依我之见，咱二人带着花纯，保护着贝勒爷往关宅，叫姑娘徐碧桃，千里腿雷成，连同郝氏弟兄帮忙救火，叫徐元指挥他们。把火救灭之后，带着姑娘徐碧桃往花家寨花纯家中住着去。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

董爷闻听点点头道：很好很好，可是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走吧。”众人闻听点了点头，将要动身往山下走，就听有人高声喊道：“山上贼人听真，快将贝勒爷放开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管叫尔等死无葬身之地!”大寨主徐元听了，不由的吓了一跳，有心出头答话，又一转想，现在二位老剑客在此，用不着我出头，他们老二位一答话就行了。徐元正在思想之际，就见由山口进来两个人，并不认识，只可站着看董爷的吧。这时董爷正要下山，见对面跑来两个人，非是别个，乃是在巡抚衙相遇的那二位，天外野叟周华周孟仁，一位是小灵官瑞龙。老头子看罢，大声叫道：“周爷不要着急，贝勒爷现在此处，安然无恙。本山大寨主徐元，现已改邪归正了。”周爷听见有人说话，留神细看，乃是镇古侠董爷，这才走向近前，由董爷给贝勒爷指引了。周爷打算要行大礼，贝勒爷

赶紧说道："老人家不可如此。"周爷遂行了个常礼。这时大寨主徐元在旁边看了，不由得心中害怕，暗自叫着自己的名字。"徐元哪，徐元，幸亏你的女儿早早的归顺人家，如若不然，你的性命早就没有了！所来的人位，全都是成了名的剑侠，都跟贝勒爷有交情。"不表徐元心中思想，单说董爷给周爷都介绍完了，这才问道："周老剑客，你不是在巡抚衙内看守巡抚了吗，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书中代言，自从董爷带着花纯走后，周爷暗道："哎呀，董爷走了，叫我在此看守巡抚温良，免生意外之事，可是我得看到甚么时候去呢？"自己左思右想，想了好半天的工夫，才拿定了主意，低声的叫道："瑞龙儿随我来。"瑞龙听了，不敢怠慢，急忙跟随老头子出了巡抚衙。走出有半里来地，前面有一片松林，老头子周爷进到里面，瑞龙也跟了进去，低声问道："老师，咱在巡抚衙里呆着好好的，为甚么又往这里来呢？"周爷听了笑道："你是不明白，他们走了，叫咱们在那里等着他，得等到甚么时候去呢？在那里等着又不方便，还不如在这里等着啦！"瑞龙闻听点了点头道："我早有此意，可是不敢跟你老说，如今这是你老发起的，那可太好了。据我看巡抚温良，他一时半时也闹不起多大的事来；就是有个一点半点的不法，在他巡抚的房上，也不止于就是你我师徒二人，成了名的剑侠，不断的往这儿来，也用不着我们了。如今已然离开巡抚衙了，你老打算往那里去呢？"老头子笑道："我在白天的时候，风闻着说贝勒爷落在盘龙山白虎峰了，现在天还未到二更，我打算赶到白虎峰，看个水落石出，贝勒爷他老人家在那里没有？"瑞龙听了点点头，爷儿两个遂出了松林，顺道前行，一直够奔白虎峰而来。好在一样儿，白虎

峰离着巡抚衙，也不算甚远，爷儿不慌不忙，信步而行，一直走到三更已过，不足四更，远远的看见白虎峰的山头。老头子周爷说道："瑞龙你看见了没有，前面那高峰，就是盘龙山。咱爷儿两个还是现在就拜山哪，还是等到早晨再来拜山呢？要是现在上山的话，倘若贝勒爷没在这里，本山大寨主要是知情达理的，彼此发生不了误会，那就没有关系了；本山的大寨主要是不通情理，说出不顺听的话来，你是听不听呢？再说黑夜拜山，未免于理不合，真要是等明天早晨再来吧，我又恐怕贝勒爷果然在此被困，再有了危险，那可就了不的了。"爷儿两个说着话的工夫，已然来在白虎峰切近，又过了一片树林，可就到了前山口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由树林里纵出一个人来，手持明亮亮的钢刀，拦住去路，那个意思是打算劫道。老头子见了，不由的心中有气，暗自说道："哎呀，这可有点儿意思！我闯荡江湖一辈子了，还真没见过这个，真有敢劫我的。"想到这里，往前紧走了几步，来到那人的面前，哈哈的大笑道："尔叫何名，真乃胆大包天，瞎了眼的东西，你未曾劫人，你也得睁开尔的狗眼，看看我们是做甚么的！要依我的良言相劝，快快的把刀扔了改恶向善，远走高飞，另谋生路，如若不然，管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那人闻听此言，并不答话，往前一上步，那个意思打算动手。要依着瑞龙的主意，早就过去把他拿住了，因为有老头子的在场，自己不敢出头，但看老头子是如何的应付吧。这时周爷见他要动手，遂向他道："朋友，你赶的太巧了，我们爷儿两个并没带多少银两，我们乃是连夜够奔白虎峰前去拜山的，你我都是一家人，你要从此改邪归正，我给你个三十两五十两的，远走他乡，做个小本经营，你要

拿我当一水买卖作，你可是自找其死。朋友你听明白了没有？”老头子把话说完，二目圆睁，灼灼的放光。那人听了这几句话，又见老头子的这份举动，二目神光足满，知道非是常人，不由得咳了一声道：“老人家，我拿你当作孤行客了，原来你老人家也是江湖人，我跟你老实话实说吧。小子我姓王，名叫王能，乃是盘龙山白虎峰的小头目，现在我这是逃下山来了，本打算远走高飞，因为我腰间未带分文，万般出于无奈，打算在山下做个买卖，没想到就遇上你们爷儿两个了。”老头子周爷听了，遂问他道：“王能你这次私自下山，为的是甚么呢？你们大寨主在山上了吗？”王能听老头子问到这里，不由的唉了一声道：“老人家别提了，要说我们大寨主徐元，也算是一时之错，把贝勒爷押在后山，才惹下了杀身大祸。你老没看见吗，现在山里起了火了，来了好几位剑侠，内中有一位会放火的，乃是一位老者，由腰间也不是拿出点儿甚么来，往四外一扔，跟着全山就起了火了。我看此地不久就要变为火场，是非之地不可久呆，我这才带好了随身所用的东西，下得山来。”老头子周爷闻听此言，不由的心中高兴，听他 的那个放火的老者，大概许是鲍老剑客到了。提别的我可不知道，要说放火，鲍爷得属第一，既然是有他在此，贝勒爷决不致出了意外。想到这里，遂由腰间取出几块银子来，大概有五十多两，高声叫道：“王能，我这有几十两银子，你拿了去吧。从此以后，可不准你再作江湖黑道上的买卖了，如果你的恶习不改，日后被我遇见，你可小心你项上的人头。”王能闻听此话，赶紧用刀在就地掘了一个坑，把刀埋在里面，向老头子抱拳笑道：“老人家您周济我银两，我就算有了路费啦！从此我是远走他乡，另找安身的所在，作个小本经营，决不再

做伤天害理之事。如果我的恶习不改，再遇见你老人家，不用你老人家费一句话，我自己掘个坑把我埋了。”老头子听了，笑着说道：“好，但愿你改过从新，成为好人。”王能说道：“老人家如此的恩典我，可不知老人家贵姓高名，请你老把姓名告诉我，日后倘有寸进，我决忘不了你老的大恩大德。”老头子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的笑道：“王能，你要问我的名姓，我姓周名华字孟仁，江湖人称天外野叟。”老头子说完此话，用手一指瑞龙道：“他是我的徒弟，玉面小灵官瑞龙。”王能听罢，遂跪倒身形，给老头子磕了一个头，站起身来笑道：“老人家我都听明白了，你还有甚么事吗，我可要走了”。老头子想了想道：“没有甚么事啦，但看你的为人怎么样了。”老头子把话说完，将银子交与王能，王能接过来带在身旁，又说了几句客气话，这才转身而去。

老头子见他走远了，这才说道：“瑞龙啊，咱也别在这里呆着了，赶紧进山吧，人家鲍老剑客早就到了，咱快给他作个接应去吧。”说罢此话，爷儿两个如飞似的的进了山口。正在走着，就见由里面跑出很多的人来，也有喽卒的打扮的，也有穿着便服的，全都背着包裹，慌慌张张的往山外走来。老头子心里明白，这乃是本山的喽兵，见山寨里面起了火啦，抢点儿东西逃走。老头子也不答理他们，带着瑞龙仍然往前走，好在山口各处无人把守，随便出入。周爷本打算找着大寨聚义厅，到那里看看，贝勒爷倒是在这里没有。正往前走着，见前面有一群人，在那里指手划脚的说话。老头子一想，这些人一定是贼人的党羽，看那个意思，大概本山的大寨主也在其中了，真要如此，我还是真来着了，正跟他们遇上，这可不算我不对，我得找他们算算帐。想到这里，高声喊道：“呔！

贼人听真，叫你们寨主出来答话。”这一声喊过之后，就见众人之中有一老者答话，细看乃是董爷。来到近前，再一看鲍爷也在其内，还有花纯与贝勒爷，其余的还有一个女子一家寨主，全不认识。彼此把所经过的事情全说明了，周爷帮助着办理本山的善后，把所有的喽兵打发走了，叫他们散众归田，不要再做黑道的买卖。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五回

谋叛逆温巡抚伏法　擒刺客贝勒爷逞威

不表周爷办理后事，再说贝勒爷跟董爷鲍爷，计议停当，打算前往关宅，想办法捉拿巡抚温良。要依着董爷就不带着千里腿雷成了，因为贝勒爷很喜欢他，他待自己有救命之恩，打算把他带到北京城，提拔提拔他，这才连同花纯一齐往外走。徐元、周爷把贝勒爷一直送到山口，贝勒爷这才抱拳拱手，笑着说道："你们几位不必再远送了，常言说的好，送人千里，终有一别，众位止步吧。"众人听了此话，这才不往前送，拱手而别。头里走的是鲍爷，第二位是贝勒爷，再后面是董爷，还有花纯，雷成，在后面紧紧跟随。一直走到午时已过，来在一片树林切近，花纯说道："师大爷，前面这树林得留点儿神，恐怕里面藏着匪人，要惊了爷的驾，可太不合适了。"贝勒爷听了此言，哈哈的笑道："花纯哪，你这个话说的拿我当作三岁两岁的小孩子了，可不是我说话大一点儿，杭州各位剑侠献艺的时节，我曾受过他们的指点，学会了几招剑术。不敢说是甚高，大概平平常常的主儿，他未比能胜的了我。贝勒爷说罢了此话，气昂昂的往前行走。老头子董爷闻听他们所说之话，心中甚为不悦，遂向花纯说道："你这孩子说话不留神，贝勒爷负气往前紧走，闯出祸患，何人担当？"老头子这几句话只把花纯说得面红耳赤，闭口无言。大家正在往前走着，已然来在松林的跟前了，猛然间由里面纵出一个人来，乃是一个出家的老道，站在那里，口念佛号。老

头子董爷看了认得，乃是云霞道士杜清风。心说他怎么又当了和尚呢？书中代言，前文书已然表过去了，在董爷二探蓬莱岛的时节，他被董爷踢入江中，因为发髯没有了，遂改了和尚的装束。董爷看罢，用手点指高声叫道："杜清风，你拦住去路有何用意？你要打算找死，待你老太爷把你打发回去。"说罢此话，把刀亮出来，纵到他的面前。杜清风见了，往后退了一步，连连说道："老剑客不可如此，我杜清风此来，并无恶意，乃是借重你们几位的力量，我要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不知老人家肯其容纳否？"董爷闻听此言，心中甚喜，遂问他道："杜清风，你早就应该如此！像你这样的身份，很不容易练到，手中宝剑一口，纵横天下，只因听信旁人一面之词，为非作恶，将来难得善终。如今你既知改过自新，仍不失为好人。请到这边来，我给你引见几位朋友。"杜清风遂来到众人跟前，董爷用手一指贝勒爷，低声说道："杜清风你来看，这乃是国家的贝勒爷，还不快快行礼。"杜清风听了，赶紧跪倒身形，向上叩头，口中说道："贝勒爷在上，杜清风给您行礼了。"贝勒爷见了，急忙用手相搀，笑着说道："杜清风，你这一学好，我太赞成了，早就应该如此。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能不原谅你。你要跟我往北京去，北京有的是庙宇，由我这里说，准有你存身之处，还可以叫你做个当家的，在那里正悟参修，将来不难成为正果。"杜清风听了此话，连连的叩头，笑首说道："多蒙爷的提拔。"说完此话，站起身形，由董爷给挨位的引见了，大家互相见礼已毕，一同往前行走。

众人在路上高谈阔论，无话不说，不知不觉的天可就要黑了。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见前面有一条黑影，董爷见了

说道："你们几位慢行，待我追上前去，看看他是何如人也。"老头子说完此话，刚要往前追，就见那条黑影已然来到面前，留神一看，非是别人，乃是智玄和尚，还带着他两个徒弟，白华白子秀，李信李笃忠。他们师徒三人，由打白虎峰逃出，打算投奔聚英山，行在中途，正与贝勒爷等众人遇上。要依着智玄和尚，就躲在一旁，不找这个麻烦了，因为知道董爷等武术高强。可是白华李信两个人可就不然了，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打算在老师面前显显身手，遂一直迎上前来。智玄和尚见了，心说他们二人都有这种勇气，难道说我还不如他们吗？想罢遂也跟上前去。白华在前面一看董爷在此，未免心中有气，这就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大声喊道："老匹夫董乾，你可认识你家白大太爷"。董爷一看白华说话这样的可气，刚要向前动手，旁边的杜清风念了一声佛号，向董爷说道："老人家不要动怒，这等无能小辈，还用您亲自动手吗？请您给我观阵，待我将他拿住。"杜清风说完此话，把宝剑亮出来，够奔白华而来。白华一看董爷没过来，却来了一个和尚，手持宝剑，向自己发威，未免心中有气，一声也没言语，举刀就砍。杜清风见了，不慌不忙的往左一上步，接架相还，两个人打在一处，各施平生所学。别看白华是智玄和尚的徒弟，武功很不含糊，可是要跟杜清风比上，可就不行了。也就 在二十多个照面，杜清风用了一招进手，用剑向白华的头上便击，白华一闪身形，略为的慢一点儿，宝剑就削在白华的右膀上了。只听白华哎呀了一声，右臂落于就地，疼的他哇呀的怪叫，翻身栽倒，血流满地。杜清风念了一声佛号，手持宝剑赶向前去，打算把白华结果性命。董爷、鲍爷二位见了，急忙向前伸手拦住道："杜道爷不可如此，现在他已身带重伤，

叫他改过前愆；如果仍然不改，自有人置他于死地。”杜清风闻听此言，暗自佩服董爷的为人，真正是宽宏大量，不枉人称剑客。由此看来我跟人家一比可就差远了，我还得跟人家学。不表老道心中思想，再说旁边的李信见白华身受重伤，急忙拾起那只胳膊，背起白华就跑。智玄和尚见了，心中难过，准知道自己过去，也讨不出好来，当时只好是一走，将来有机会再为报仇。思罢遂率同李信一同走下去了。不表他们逃走，再说贝勒爷看了他们这动手的情形，心中有所感想，凭这么高的白华白子秀，被杜清风一剑，将右胳膊砍下来。看起来为人处世的所作所为，必须要光明正大，不然难得好结果。想罢这才率同众人，说说笑笑的仍然往前紧走。

书不可重叙，这一天来到了关宅，家人见董爷带了好几个人来，急忙进去回话。关爷听说董爷到了，亲自出来迎接，把众人让到里面，重新给贝勒爷行礼。董爷把杜清风改邪归正的经过，告诉了关爷，关爷听了，也是很喜欢。这时家人们早已献上茶来，大家谈了会子河南巡抚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关爷说道：“众位，据我看来，这件事还得快快的办，因为温良乃是国家的大员，他现在既私通聚英山，手下的羽党决少不了，如不赶紧将他消灭了，等他势成之后，闹出意外来，那可就不好办了。这不是有贝勒爷在场吗，大家谁有好主意，只管当面想来，叫贝勒爷作主，早早的将他拿获，好给黎民除害。”众人彼此计议了好半天，还是老头子镇古侠提议，叫贝勒爷写封亲笔书信，打上贝勒爷的手戳，派人到他那里去下书，就提贝勒爷在关宅等他，叫他往关宅来有事面议。贝勒爷一听，这话也对，这才吩咐家人们预备文房四宝。贝勒爷亲自写了一封书信，上面也就是几句话：“请巡抚到关

宅，有事面谈，不可迟误。”写完之后，又把自己的手戳盖上，打发人骑着快马前去下书。倘若他要是不来，那就算是违抗贝勒爷的命令，再派人将他拿获；他要是往这里一来，那就叫香饵钓鳌之法，来时有路，去时无门。

不表关宅的众人，单说下书之人来到了巡抚衙，下得马来，走进里面说道：“那位老爷值班，我奉贝勒爷所差，前来下书，现有书信在此，面呈巡抚大人”。听差的一听是贝勒爷派来的人，不敢怠慢，急忙进去回话。巡抚温良一听贝勒爷派人前来下书，不由得吓了一跳，暗道：“不好，本部堂埋没天良，私通聚英山，叛反国家，这种事情如果叫贝勒爷查明，焉有我的命在；打算不见他，那算违抗他的手谕，于我的功名上大有关系。”左思右想，一时之间还是真拿不定主意。过了好半天的工夫，这才吩咐一声：“来人，把师爷请来。”这位师爷乃是浙江绍兴府的人，才高智广，不过就是用邪了，帮着温良图谋不轨。这位师爷姓苟，名叫苟志善，人们叫白了，全叫他苟不善，他比巡抚还恶几分。如今听说巡抚大人请他，赶紧来到书房，躬身一揖，然后落座，笑着说道：“唔呀，老大人把我叫到这里，有何吩咐？”温良听了，这才把贝勒爷派人前来下书的话说了一遍。苟师爷闻听，一皱眉道：“老大人，你老人家坐镇河南，位置总得说是不小了，差不多可以说是无人可惧，就是北京的御使也不放在你的心上。不过这位贝勒爷可有点儿惹不起。莫如先把下书人传进来，看看书信上面的言语，再想应付之法，不知老大人以为如何？”温良听了点点头道：“也只可如此。”说到这里，这才命手下人把下书人带进来，将书信呈上去。温良一摆手，叫下书人在外面等候，温良这才把书信拆开一看，上面写的言语不多，大意就

是叫自己赶紧往关家堡关宅去一趟，有要事面谈，不可延误。温良看罢，这才把书信交于师爷道："先生你看一看，这件事情应该如何回答才好？"苟师爷接过书信，略为的看了看，笑着说道："贝勒爷既往关宅叫你，他必在那里等候，这件事可真有点儿不好办，如果要是不去，就是抗他的命令；去的话，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彼此计议了好半天，这才把主意拿定了，只可是先到关宅去见贝勒爷，看他有甚么表示。如果不是为私通聚英山这件事，那就没有甚么关系了；倘若是为聚英山的事，那就讲不起了，就是当时被他们拿住也不要紧，我这里急忙派人到聚英山去送信，山里得着信息，决不能不管。两个人商议停当，苟师爷这才写了一封回信，交与下书人道："你回去禀知贝勒爷，就提我们大人随后就到"。又给了下书人十两银子，下书人接过之后，道了一声："谢谢大人。"这才转身出来，骑着原来的马匹，顺着原路而回。

一路无书，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关宅，下了坐马，将马拴于槽头，这才够奔后院，见着贝勒爷，请完了安，然后说道："巡抚随后就到，这有回信一封，请您观看。"贝勒爷闻听，心中喜欢，暗说："此乃天助成功，他不来便罢，他这一来就休想回去了。"想罢将书信接过来，打开了一看，上面的言语不多，大意与下书人所说的话相同，也就是多几句客气话。勒爷看罢笑道："二位老人家听见了没有，巡抚温良这到来，大家也得预备预备。"关爷闻听点点头道："爷您只管说吧，无论预备甚么东西，马上就能拿来。"贝勒爷听了笑道："拿一个小小的赃官，还用的了好多的东西吗？不过就是大家站齐了，等他一进大门，吩咐家人们关上大门，进二门关二门，先给他来个下马威，吓他一吓。他见了这份举动，他心

中就明白我知道他私通聚英山的事情了。还有一样儿，他若是带着家将来，千万不要叫他们跟进来，以免得临时出了意外。”贝勒爷把诸事按置完毕，这才落了坐，净等巡抚温良到来。老头子关爷赶紧把贝勒爷所吩咐的言语，告诉了家人，叫他们各司其职。就在这个时候，外面来了一乘小轿，后面还着一匹坐马，马上坐着一人，最末后还有五六个家人。关爷看罢，赶紧往后面走来，贝勒爷见关爷进来，笑着问道：“关老剑客，温良来了吗？”关爷答道：“来了。我看村子外有一乘小轿，顺着大道，往村庄里面而来，大约就是他吧。”正在说着话的时候，外面家人进来，手拿名帖，来到里面说道：“跟爷回，外面巡抚大人到了，现有名帖在此。”贝勒爷接过名帖来，略为的看了一看，然后说道：“叫他进来，就提我在客厅等候着他了。”家人们应了一声是，转身形出了客厅。花纯站起身形，跟着他一直来到大门口，一看巡抚已然下了轿子，站在门前等候。家人遂向他道“贝勒爷在客厅等候着了，请巡抚大人进去回话。”温良听了，迈步往里走，后面还跟着一个师爷，先后进了大门。家将一个个的也要往里走，花纯急忙伸手拦住，大声说道：“站住，这么大的个子，怎么不懂的甚么，你以为这是到了你们家里了，随随便便的就往里面走，在外面站会儿吧。”这六名家将一听人家不叫进去，有心要分辩几句，一看花纯这种神气，也没敢言语，只可往后退了几步，站在大门以外等候。就在这个工夫，就听呼咙的一声，大门关上了。这时巡抚温良见了这般状态，不由的心中害怕，低声说道：“苟师爷不好，人家可把大门关上啦。”苟师爷听了点点头，低声说道：“唔呀，我就知道今天这件事不好办，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看他们的这份举动，大约着再想

走，可是难的很哪！”两个人说着话，已然进了二门，只听得呼咙的一声，二门又关上了。苟师爷见了，心中吓了一跳，低声说道：“唔呀完了，这才算实完。人家想拿你我二人还拿不着了，如今给人家送上门来了。”工夫不大，来到里面上房，巡抚温良大声说道：“贝勒爷在哪里，卑职温良给爷请安来了。”这句话将然说完，就见上房的竹帘儿一起，由里面出来一个家人，往里相让。

温良在前，苟师爷在后，这才走进上房屋内，留神观看，只见迎面有一张桌子，在桌子的后面正中坐着一人，年在四旬左右，看那个样儿，决不是平常人，大约他就是贝勒爷。温良再往两边一看，有两个老头站着，都是百岁有余的样儿，别看年岁大，都是精神百倍，二目神光足满，满部的银髯，根根见肉，垂手分站两边，两个人的目光，全都向自己逼视着。温良看罢，不由的心中直打冷战，赶紧来到贝勒爷的面前，跪倒身形，口称：“贝勒爷在上，卑职温良给您请安来了。”说着话叩头有声，好似鸡啄碎米。贝勒爷见了，双手抚着桌案哈哈的笑道：“罢了，站起身来，也好谈话。”温良听了，说了一声：“是”。遂站起身来。贝勒爷说道：“来呀，给巡抚大人看座。”这时早有花纯，由外面搬进一把椅子来。贝勒爷说道：“温大人请坐。”温良说道：“有爷在此，焉有我的座位，我还是站着回话好了。”贝勒爷笑道：“不要客气，坐下也好讲话。”温良有心不坐，又恐怕贝勒爷不愿意，遂笑着说道：“好好，既然如此，我就斗胆了。”说罢此话，温良退到椅子近前，将然要坐，花纯说道：“温大人留神，这个椅子三条腿，你将就着点儿坐吧，好在你也不是外人，多包涵吧。”巡抚温良听了此话，心中不由的有气，心说：“小娃娃你也太看不起

我了，你既是如此的不拿我当人，你就等着吧，这里诸事完毕，等我回去之后，必然设法处置你这小娃娃。”想罢遂将就着坐下身。就在这个时候，就见花纯转身出去，又拿进一个矮板凳儿来，走到师爷面前说道：“你也将就着坐吧。”苟师爷见了，心中甚是有气，可是也是没有办法，只好将就着坐吧。贝勒爷见他们二人都落了座，这才说道：“温大人，你的地面可有甚么不法之人吗？如果要是有的话，只管当面讲来，你的力量小办不到，本爵可以帮着你，剪恶安良，给这一方黎民除害。”温良闻听，站起身来，抱拳笑道：“托爷的福，本地面俱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并无为非作恶的人。”贝勒爷闻听笑道：“好好，但愿如此，这也算是温大人你治理有法。”温良说道：“此乃卑职份内之事，爷不要如此夸奖。”说完遂又坐下，彼此又谈了会子闲话，工夫可就不用了，要依着花纯，早就伸手把他拿获了，可是没有贝勒爷的吩咐，不敢造次。就在这个时候，就见温良站起身形，拱手笑道：“爷您还有甚么事吗？如果没有事情，我要回去了，我那里的公务太忙，不能相陪；几时消闲，我再给您请安来。”温良说这话的意思，本打算着离开这是非之地，哪知他这话将将说完，贝勒爷说：“且慢，我还有要紧的话没跟你说了。你先坐下，慢慢的听我告诉你？”温良见贝勒爷的神色不对，带着不悦的样子，遂赶紧说道：“既是爷还有话，那么就请您赶紧吩咐吧！”贝勒爷说道：“我不问你别的事，我将一到河南地面时，听人传言，说你私通聚英山，我因为这种传言，才把你叫到这里来，问问你倒是有这么回事没有。”温良闻听此言，只吓得颜色改变，过了好半天，才颤声的说道：“跟爷回，我并没做此事，这种传言，乃是与我有仇之人捏造的，他奈何不了我，打算借刀

杀人。”贝勒爷闻听此言，手拍桌案，大喝了一声：“住口！你叫信口胡说，你打算用巧言花语瞒哄于我，那你可是瞎了眼了。来呀，给我绑了。”贝勒爷这句话将然吩咐下去，这时花纯早就预备好了，跟着答应了一声：“是”。往前一纵身形，伸手把温良的胳膊背过来，没费吹灰之力，就好似拿小鸡儿的一般，四马倒攒蹄的捆绑了个结结实实，然后又把苟师爷也照样的绑好了，放在一处。这时温良被绑之后，口中不住的求饶，向贝勒爷说道：“我这也太冤枉了，不知我说错了哪句话，把你老人家惹恼了，您就命人把我绑上，未免的太冤枉我了。”贝勒爷闻听用手点指叫道：“温良，你乃是国家重要的大员，胆大包天，竟敢私通聚英山，有意叛反国家，你的所做所为，并非我听信别人的传言，乃是我亲眼所见的；我劝你不要再分辩了，及早说实话吧。”温良本打算还闲言语遮辩，听贝勒爷说了此话，只可一语不发。

贝勒爷见他不发一言，这才吩咐手下人：“传我的手谕，把河南卫辉府的知府请到关宅。”家人答应了一声：“是”。备好了马匹，出离了关家堡，去请知府大人，按下不表。再说董爷、关爷等，见家人走后，大家彼此一计议，此事应该如何处理，有的说：“叫衙辉府知府押着温良，到北京交刑部衙门，奏明圣上，咱就算交代了。”老头子鲍爷说道：“这个办法不完善，因为这件事非常重大，聚英山的耳目众多，走在中途，倘若被他们把温良救了去，那可就反美不美了。”董爷说道：“那么依着你应该怎么办呢？”鲍爷说道：“依我之见，倒不如预备一辆轿车，叫贝勒爷带着咱这一干众人，把温良与苟师爷放在车里面，大家押着他够奔北京城，中途就是有人打算劫车，有众人保护着，大约出不了甚么意外。你看这

个主意如何?”贝勒爷听了点点头道:“这个主意很好,可是当地人都知道巡抚温良在此被获了,聚英山那里决以不能不知道。虽然说有众位保护着,他们如果中途一劫车,还是得费一番的周折。倒不如叫衙辉府的知府由狱里提出两名该死的罪犯,改扮成温良与苟师爷的模样,叫衙辉府明着押着他们够奔北京城,中途路上遇见他们劫车,可以随便叫他们劫,如果遇不上他们,到了北京,可以将功赎罪,将他们放了。他们走后,咱再暗地里押着温良一走,人不知鬼不觉,平平安安的就到了北京城了。你们大家看我这个办法如何?”众人听了一齐说道:“这个办法太好了,这才叫完善的好主意了。”别人听了这个主意也只是说了声好,惟独董爷听就不然了,心中特别的喜欢,因为贝勒爷乃是金枝玉叶,总在外面飘荡着,太不像话了。自己总打算着将贝勒爷送回北京,可是无有那种余力,如今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把他送回京去,就算了去一件心事啦。大家正在说话之际,家人进来回话,说衙辉府的知府来了。贝勒爷闻听,赶紧吩咐有请,家人应了一声是,转身 出去。工夫不大,家人把衙辉府的知府让了进来。贝勒爷留神一看,只见他五官端正,满面正气,便知是一位清官。进来之后,家人向他说:“知府大人,上面坐着的就是贝勒爷。”知府听了,赶紧跪倒行礼,口中说道:“贝勒爷在上,卑职给您行礼了。”贝勒爷见了,一欠身形摆了摆手道:“贵府请起。来呀给知府大人看坐。”家人搬过一张椅子来,知府落座之后,贝勒爷这才把自己打算叫他由牢中提出两名该死的罪犯,派人押往北京城,如果平平安实的到达北京,把那两名罪犯当堂释放,如果中途发生意外,那就叫他们听天由命罢了。知府听了此话,点了点头道:“卑职谨遵爷的命令施行。”说完

此话，这才转身告辞而去，照着贝勒爷所说的办理，按下不表。

再说贝勒爷见知府走后，遂吩咐关宅的家人，预备了两辆轿车，一个车里面装巡抚温良与师爷，那一辆给大家乘坐，一路上保护差事，所跟着的人位有花家父子，牛和，鲍爷，保护着轿车离了关宅，一直够奔北京城，暂且不提。再说关爷与董爷，见众人全都走了，老哥儿两个一计议，打算到江南聚英山，要身临其境的探看里面的动作。就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人念了一声佛号，两个老头子一看，原来是杜清风，就见他笑着说道："二位老剑客，我本应当跟随二位一同去往江南，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不过可有一样儿，到了江南，不知得多少日子才能扫平聚英山。如此看来，我还不如跟贝勒爷一同往北京去了，求贝勒爷在北京给我找个小庙，我在那里一隐，摩顶受戒，跳入三宝沙门，要比在外面飘荡着可强多了。"董爷说道："你要打算如此，尚且不晚，贝勒爷等众人，现在走出不远，你可以随后赶上前去。"杜清风道："如此说来，我可要走了，你我改日再见吧。"说罢此话，告辞而去，一直顺着大道往下追来，不大的工夫，就把众人追上了。跟贝勒爷说明来意，这才一同说说笑笑的往北京城进发。一路之上有话则长无事即短，这一天也就在正午，已然来到北京城内。贝勒爷把众人带到自己的府内，把差事交与了刑部衙门，刑部接到差事以后，当时不敢停留，刑部正堂张翔羽赶紧升堂，把温良与苟师爷带上来略为的问了一问，温良与苟师爷见了这种情形，打量着不招是不行了，恐怕皮肉受苦，遂将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一的完全供出，把供状录好之后，叫他们二人书了供，一齐收入监牢。张大人急忙写了一道奏摺，

预备明日早朝，奏明当今万岁，听候圣旨，再来处置他们二人。诸事办理已毕，天已掌灯，遂各自安息。

一夜无书，次日天交五鼓，张大人急忙起身，漱洗已毕，上了大轿，一直来到朝房，只见文武官员们早就来齐了。工夫不大，天子临朝，所有文武官员朝见已毕，文东武西，各自垂手站立两边。当今万岁留神观看，见龙书案上有刑部正堂的奏摺，遂打开一看，原来是河南巡抚叛反国家，被固山多罗贝勒拿到京中，刑部亲自审问，已然供认不讳。天子看罢，不由得龙颜大怒，遂高声说道："温良真乃大胆，身为国家大员，竟敢私通聚英山，叛反国家，真真的可恨。"说罢此话，将奏摺放在龙书案上，向老肃王说道："此事应该如何发落。"老肃王跪奏天子道："温良不法，私心特重，有负圣恩，应当治他死刑，也好给河南居民解忿，以安民心。"天子听罢，当时传旨命刑部正堂当于明日清晨，把温良与苟师爷一同斩于菜市口，人头送到河南，悬挂高杆，以儆效尤。天子传旨之后，老肃王赶紧说道："启奏吾主，温良不法，朝中尚有护庇他的人，请吾主详查，以免后患。"天子闻听，龙眉一皱问道："爱卿，可曾知道何人护庇温良，可以当面奏来。"老肃王闻听，向上奏道："启奏吾主，为臣已然调查明白，护庇温良者非是别人，乃是老裕王。他等通同作弊，有负圣恩，吾主如若不信，可以派人调查，如有半句虚言，为臣愿领妄奏不实之罪。"天子听到这里，满面怒容说道："大胆的裕王，朕未曾错待于你，你竟敢如此妄为，真乃可恨！"按你之所作所为，本应治以死罪，朕念你是开国元勋，记大过一次，免俸三年，尔等有事出班，无事退朝。"文武官员听了，齐呼万岁。不表天子龙驾回宫，单说刑部正堂回到衙内，当时标牌把温

良与苟师爷提出来，带上大堂，张大人在座上冷笑着道："温良，圣上有旨，命本部堂明天把你押到菜市口，枭首示众，大概不屈吧？如果你有甚么理由，只管当堂讲来，我可以与你奏明圣上，或者还能保全你的性命。"此时温良知道自己活不了啦，看了看座上的张大人，不由得二目中落下泪来，向上行礼，口中说道："张大人，你我皆是一殿称臣，只因我无有主见，受了他人之煽惑，才有今天杀身大祸。我虽死在阴曹，决不怨恨吾主不宽容于我，只怨我自作自受。理当如此。"张大人听了他这番言语，不由得点了点头，心中暗道："这就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这就是人的行为不正的结果。自己很替他难过，可是圣旨已下，谁敢不遵。"遂吩咐差人把他们二人绑到法场，自己亲自监斩，午正三刻，吩咐行刑，可怜那么大的巡抚，只因所行不正，连同师爷一并身首异处，把两个人的尸身埋在荒郊，人头派人送到贝勒府。贝勒爷见着人头，交与鲍老剑客，押往河南不表。

再说贝勒府中的牛和与花纯，每日住在府内，与贝勒爷谈天说地，甚为快乐。花四爸却住在西河沿李国良的镖局子里了。贝勒爷给杜清风修了一座庙，起名叫长生院，叫他在那里正式主持。贝勒爷很喜欢花纯与牛和，每日跟牛和练习八卦刀，他们两个人在府内，一切的吃用，全都方便，当时就算没走。书是有事则长，无事则短，不知不觉的可就有半年了，这一天将吃过了晚饭，老爷儿几个正在外书房谈心了，千里腿雷成也在其内。他的心意本打算叫老少英雄传给他点儿武功，言谈之间，总打算往外说，恐怕人家不愿意教，这种神情别人看了不以为然，贝勒爷见了他这种神情，甚是喜欢，遂向他说道："雷成，只要你愿意练功夫，没有关系，可

不是本爵我说句大话，只要你能下苦功夫，我把我平生所学，全都教给你，虽不能成名天下，总比平常的武术家高上一等。”贝勒爷正在说得高兴的时候，猛然间就听房上阴阳瓦咯叭叭的直响，这个地方贝勒爷可不成，牛和与花纯乃是剑客的门徒，听了这种声音，知道这是房上有了人了，不由得吓了一跳。口中并没言语，心中暗道：“府里不出甚么意外，还则罢了；如果出了甚么意外的事情，有我等在此，那可太难看了。”转而一想：“是福不是祸，也不是我牛和说句大话，平平常常的人也不敢前来搅闹贝勒爷府，要是成了名的剑侠，跟我都有个见面之情，不用动手，就可以化干戈而为玉帛。”想到这里，这才将身形一纵，来在院中，抬头往房上观看，只见在房上站着两人，全都是精神百倍。细看认得，乃是醉仙桃金斗金玉宫，那一个是镇八州翻江海鬼洪林。牛和看了，不由的一皱眉，心中暗道：“这两个人的武功都不含糊，一个是亮银双橛，一个是一口单刀，论身份都比侠客高，不过就是所行不正。”正在思想之际，就见金斗与洪林已由房上跳了下来，金斗一摆手中双橛，哈哈的笑道：“牛和，今天你我相遇，必须决一死战，休走接招。”说罢此话，用双橛照定牛和面门点来，牛和往左一上步，用刀往里进招，二人杀在一处。此时贝勒爷与花纯，雷成等众人，也都来在院中，花纯亮出一对鹿角棒，心中暗想：“常言说的好，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今天当着贝勒爷的面前，若把贼人拿住，岂不是大功一件。”想到这里，把鹿角棒左右手一分，扑奔洪林而来，高声叫道：“大胆的洪林，竟敢前来送死，今天要不给你一个厉害，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说罢此话，用鹿角棒照定洪林面门就打，洪林闪身躲开，接架相还，四个人打成两对，好似走马灯一

样。别看花纯年岁小，受过姜老剑客的真传，能为真是不含乎，可是论火候可差一点儿；洪林那乃是久经大敌的老手，一口单刀施展开了，好似刀山一般。这边金斗的双橛，舞动如飞，牛和的八卦刀，银光一片。

贝勒爷在一旁看着他们动手，心中暗想："原来这两个混帐东西就是金斗、洪林，曾在河南衙辉府大闹关宅，如今又闹到我这里来了。既然如此，我把我与各位剑侠所学的剑术，施展施展，也叫他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贝勒爷想罢，心中甚是高兴，总觉乎着来的这两个人没有多大能为，自已这才把宝剑亮出来，高声说道："胆大的贼人，竟敢前来找死，来来来，本爵与你分个胜负。牛和你且闪开，要是两个人把他胜了，他也不能心服口服。"牛和正在动着手，忽听贝勒爷往回叫自已，打算亲自会战金斗，不由的心中暗想："金斗武术高强，我这数十年的苦功，与他动手，一时半时尚且难以取胜，何况就是您那几年的武功呢，准不是他的敌手。"有心不退下来，又恐怕把贝勒爷惹恼了，只可虚点一招，跳出圈外，高声说话："金斗你且住手，现有贝勒爷前来拿你。"说完此话，将身形忙闪在一边，留神观看，就见贝勒爷这时已然走向近前，用剑一指说道："金斗你要知时达务，及早撒手扔军刃，束手被擒，如若不然，大量你也难以逃走。"金斗他那能听这一套哇，未曾动手，先哈哈的大笑，心中暗暗的喜欢，"我与洪林二人顺道追赶，打算搭救巡抚温良，万没想到他们诡计多端，未曾把他们追上，故此才来在你的府内，找你给温良报仇。你还跟我发威，你以为你的武术不错了，今天既是遇上我，也算是你的命该如此。想到这里，一声也没言语，摆双橛向前进招，贝勒爷真叫不含乎，施展南侠所传的五手

钟馗剑，一招分五手，五五二十五手，舞动如飞，行前就后，忽左就右。牛和在一旁看了，不由的一怔，暗自说道："我以为贝勒爷没有多大能为了，敢情还真有好功夫，招招都是进手，乃是南侠的剑招，不知他是怎么学会的。怪不得他说话总是有点儿张狂，果然有真能为。"心里一边想着，一边观看他们动手。在贝勒爷的心气儿，本打算有三五个照面就可以取胜，哪知道金斗一对亮银橛，舞动如飞，自己并不占上风。也就是十几招的工夫，贝勒爷见不能取胜，遂把门路一改，施展三十六路天罡剑。金斗动着手，留神一看，贝勒爷的剑招改了天罡剑，不由得点了点头，心中暗道："将来他要登了基，也是马上的皇帝。"不但是金斗赞美贝勒爷的武功，就是牛和也是暗伸大指，这时贝勒爷把天罡剑三十六手，拆 成了七十二式，银光一片，不亚如剑山一盘。又过了有几十招的工夫，贝勒爷杀得性起，又变成了一百二十八招阳招八仙剑；又战了十数个回合，又变为一百单八招青龙剑，真正是招招有法，变化无穷。牛和站在一边两眼都看直了，心中暗想："我乃是关老剑客的弟子，曾下过数十年的苦工夫，闯荡江湖，人送美称鱼龙变化。贝勒爷如果在外面再闯荡几年，到了我这个年岁，功夫准得比我高，名誉准得比我大。"牛和正在思想入神之际，猛然间就见贝勒爷的剑招乱了，只累得气喘吁吁，堪堪就要败北。牛和有心向前把贝勒爷替换下来，又一想没分胜负，把他换下来，又恐怕他多想。在这个时候，贝勒爷也是心中着急，一边动着手，一边暗自抱怨自己，人家牛和不叫我过来动手，当然看着我不成，胜不了人家，我偏偏的不听他的言语，现在果然不出他之所料，金斗的功夫比我高。有心撤招不战，还把牛和换上来，可是于自己的脸上不好看；如

果不退下来，眼着着就要输招，这可如何是好？自己左右为难了好半天，猛然间灵机一动，心说我何不施展我的地行剑，想当初娄瑞奉父命到北京来传剑，同时我也就学了，可是未曾用过一次，今天若施展出来，或者就许把他胜了。自己拿好了主意，用了一招白蛇吐信，双手捧剑往前一探身，向金斗的胸前刺来。金斗见来势太猛，赶紧一闪身形，贝勒爷因用力过猛，脚底下一滑，翻身栽倒，仰面朝天的往地下一躺，把剑往地上一插，左腿伸着，右腿拳着，左手还捏着剑诀。牛和与花纯见了这般光景，不由得吓了一跳，别看花纯是剑客的弟子，这地行剑的剑招，他可看不明白。牛和久走江湖，多经多见，一看贝勒爷躺下了，宝剑插于地下，就知道这是要施展地行剑。这时金斗见了这种情形，不由得哈哈的一阵大笑，高声叫道："胤祯你不用跟我来这手，我知道你这是要施展地行剑，这套剑招乃是人家娄氏门中的家传，就满打算你会的话，也不过是一招两式，打算拿地行剑来吓唬我，那可不成。"金斗说罢此话，往前一纵身，左手橛一晃，右手橛照定贝勒爷的面门就打。贝勒爷见橛已临切近，不敢怠慢，急忙施展地躺的功夫，全凭肩肘腕跨膝。别看贝勒爷乃是金枝玉叶，施展地行剑的功夫，如同蛇龙一般。金斗动着手留神观看，不由得心中骇怕，心说照这样长了我还是真受不了。也就是四十来招，把金斗杀得手忙脚乱，在一失神的工夫，就听"哎哟"的一声，可了不的了，金斗的左腿被剑削折，血流满地，翻身栽倒，疼的死过去了。这时贝勒爷用了一招鲤鱼打挺，站起身形。这时洪林见金斗已身受重伤，自己有心再战，准知道也是没有便宜，遂虚点一刀，纵身上房，逃命去了。

大家恐怕还有他们的余党前来，并没追赶。这时金斗已经缓醒过来了，呻吟着道："金斗无知，冒犯爷的尊颜，现在我已身带重伤，不能行动，再想改过自新，已然晚了。我是甚么话也不说了，望求爷您成全成全我吧，您用剑将我杀死，省得叫我受罪。我死之后，决不怨恨你老人家，只怨我不知时务，任意而行。"金斗说到这里，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二目之中落下泪来。贝勒爷见了他这种情形，心中也是有点儿替他难过，心想恶人学善，可以说是第一的好人，我非剑非侠，没想到竟把他恶人度过来了。想到这里，这才将剑交左手，右手拈着黑髯，笑着说道："金玉宫你既然打算改过自新，我必然成全你。"金斗闻听，二目落着泪道："我自幼跟随业师，练了数十年的功夫，不敢说高，平平常常的侠客可不如我。可就是一样儿，生平没遇见好人，如果早遇见各位剑侠，再有爷的提拔，我早就成了名了。既蒙爷如此的宽恕于我，我必然改邪归正，作一个好人。"贝勒爷听了，甚是喜欢，赶紧吩咐手下人，把金玉宫搭到后院，请医生给他治伤。也就是三个月的工夫，已然痊愈，可是左腿已然残废了，遂给他做了一条拐。这一天众人坐在一处谈天，贝勒爷向他说道："金玉宫，你现在已然好了，你还是愿意住在我这里练习武功啊，还是打算回家呢？"金玉宫说道："我本打算在您这里多住些日子，倒觉着自在逍遥，可是外面的江湖绿林人，因为我的行为不正，都不拿我当好人，如今我既改恶向善，必须得二次闯荡江湖，叫大家都知道知道，我已然改邪归正了。"贝勒爷闻听，点了点头道："那可太好了，你既有这种志愿，我给你写封书信，你够奔河南衙辉府关家堡，找老剑客关九公，一来可以跟他练习功夫，二来也可以叫他带着你到各处走走。有

他跟着你，总比你自己往各处去强的多了，如此而行，天下的英雄，没有不跟你近乎的。”金玉宫闻听笑道：“那样一来，可是再好没有的了，您就多受累吧。”说到这里，贝勒爷这才亲自给他写了一封书信，又给了他不少的银两，作为一路的费用。金玉宫接过之后，千恩万谢的告辞而去。

金玉宫走后按下不表，单说牛和与花纯，因为好几天也没见花四爸到府里来，心中甚为想念，两个人到东德裕镖局一打听，赶情花四爷也然回了家了。论情理花四爸走时，得到府里与众人见个面，带着花纯一同走。花四爸心里想这个：“因为贝勒爷爱惜花纯，到那里一辞行，贝勒爷再一不叫走，未免的显着不合适；再说花纯虽然年岁不大，可是有一身好功夫，在外面决以吃不了亏，故此才不辞而别。”牛和与花纯两个人一计议，也不愿意在贝勒府中住着了，恐怕再有不法之人前来，出了意外，担不起这个责任。两个人把主意拿定，到次日清晨，见着贝勒爷，打算告辞要走，贝勒爷连连摆手说道：“二位少剑客有甚么要紧的事，非得现在就走，依我说还是在这里住着好，早早晚晚还可以在一处盘桓盘桓；你们真要是一走，叫我独自一人在此，太寂寞了，最好还是不走为是。”贝勒爷说完此话，未等牛和答言，花纯在一旁抱拳笑道：“并非我二人执意要走，实在是有一件要紧的事，必须得到河南去一趟。我们此去，也用不了多少日子，将来把事办完之后，我们还回来呢！”贝勒爷听了点点头，笑着说道：“既然如此，我可就不强留了。可是也不能现在就走，必须得吃完了早饭，然后再为动身，你看好不好，牛和与花纯听了此话，赶紧笑着说道：“那有甚么不好的呢？既蒙爷如此厚待，我们就吃完早饭再走吧。”贝勒爷听了，这才吩咐一声预备酒

饭。手下人应了一声是。退了出去。这爷儿三个坐在一起，喝着茶说闲话，谈来谈去，可就谈到武术上去啦，甚么哪手赢哪手，哪式破哪式，甚么军刃降甚么军刃，说的真是津津有味，把贝勒爷听得都呆了。说着话的工夫，天已正午，贝勒爷这才吩咐一声开饭，从人应了一声是，赶紧摆好桌椅，都擦乾净了，不大的工夫，桌上就摆满了，甚么冷荤热炒，无一不备。贝勒居中，牛和花纯两边相陪。花纯把酒壶提起，先给贝勒爷满上一杯，然后给牛和也满上，自己也斟了一杯。爷儿三个，一不划拳，二不行令，酒量都不甚大，不大的工夫，酒量已足。这才大吃八喝，连说带笑的吃了一个酒足饭饱，这才站起身形，漱口擦脸。贝勒爷还要沏茶，打算再谈一会儿。牛和与花纯赶紧笑道："爷不必再费事了，我们二人得走啦，现在天已末时将过，再不走可就晚了。"贝勒爷听了笑道："好吧，你们二人现在就要动身，我也无物可赠，就赠给你们二人一点儿路费吧。"说到这里，遂吩咐从下拿过二百两银子来，包了两包，还有点儿散碎的，一并交与花纯道："你把这个东西带起来吧，你们此去，但不知得多少日子才能回来呢？"花纯笑道："这个日限可不能一定，我们到河南找一个人，若是找着了他，在一处得盘桓些日子；如果找不着他，跟着我们就回来。您看如何？"贝勒爷点了点头道："好吧，就是这么办了。"说完此话，二人出离了贝勒府，顺着大道够奔河南而来。

二位走在路上，不慌不忙，并不赶路，到了天色将然一黑，跟着就找店住下。如此一站一站的往前走，非止一日，这一天正往前走着，也是该着有事，白天因为天热，净穿着树林走，哪里的树林阴凉从哪里走，这一来不要紧，一直走到

日落天黑，也没找着村庄镇店。二人心中甚为着急，花纯向牛和说道："您看见了没有，天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尚且没找着一个村庄住处，真要是再有一个时辰找不着村庄镇店，可就不能这样的走法了，必须得施展夜行术的功夫，大约着再走出十里二十里的路程，就可以找着村庄了。"花纯闻听点点头道："也只好如此。"两个人把主意拿定了，这才一矮身形，施展飞行术的功夫，双足登开，其快如飞。也搭着这二位全受过剑客的真传，跑起来真如同闪电一般，不大的工夫，已然走出四五里地来了。猛然间抬头一看，见前面有一片树林，越过了树林，见远远的有些灯光。花纯见了，心中甚为高兴，遂笑说道："牛爷你看见了没有，前面可有了灯光了，不问可知，那灯光之处必是村庄。再往前紧走几步，可就有了安身之处了。"牛和听了点点头，两个人这才加紧的又往前紧走。这时天虽然是黑了，可是借着灯光，尚且可以看的见一切。正走之间，又来到一片树林近前，猛然间就见由树林里面纵出一条黑影，出来之后，连头也没回，飞也似的走下去了。花纯看了，低声说道："牛爷，看见这条黑影了吧？我想天在这般时候，施展飞行术的功夫，恐怕他不是好人。你我正好也往这条路线上去，咱追上他将他拿住，问问他是作甚么的，你看如何？"牛和闻听点点头道："也好。"两个人说着话，二次足下一用力，追了前去。要说前面的那条黑影还真不含糊，可是要跟这二位少剑客比上，可就不行了，追了不大的工夫，已然追了一个首尾相连。这时前面的那个人，已然知道后面有人追他了，遂放开了脚步，拚命的向前跑去。正往前跑着，就见前面有一片矮松林，花纯看了说道："牛爷，咱要是追不上他，可就栽到了家啦！放着好好的道不走，无故的追他作甚

么？现在前面有一片矮松林，他要是不进去还好一点儿，他要是一进去，你说还追不追？睁着两个大眼，把人追丢了，那可太不好看了。”牛和说道：“不要紧，再往前追几步，然后再打一个箭步，就可以把他拿住了。”花纯听了，一想也对，两个人这才紧跑了几步，将然往前一打箭步，有谁知那个人已跑到松林近前，往下一哈腰，就进入了松林了。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由里面出来一匹大白骡子，上面坐着一个老者，恰巧由里面把那个人撞了出来，跌倒尘埃。坐在骡子上的老者，翻身跳将下来，没费吹灰之力，把那个人按住，解下那个人的腰带，捆了个结结实实，那个人高声说道：“老爷饶命！”这时花纯与牛和已然赶到近前，向那老者留神一看，非是别个，乃是清真教的老洒海金元，二人看罢，赶紧向前行礼，金老剑客笑道：“你们二人追赶于他，可知道他是作甚么的吗？”花纯见问，笑着说道：“不知他是作甚么的，因为我们二人走在路上，猛然间看见有一条黑影，我想天到这般时候，有人施展飞行术，大概不是好人，因此就跟下来了。一直追到此处，他进了松林以内，我以为追不上就算完了，就想到他命该如此，遇见你老人家了，被骡子将他撞倒，当场把他拿住。”金老剑客听了，点点头道：“原来如此，我先把他问个明白，然后再作道理。”说罢此话，用铁条向那人一指道：“你是做甚么的，这是往那里去？要你实话实说，我必饶却你的性命，倘有半句虚言，管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那人听了此话，赶紧说道：“老爷子我决不敢说瞎话。小子我姓胡单字名成，本不是此地人氏，自幼儿就好练武，在江湖上走了几年，人送外号穿花蝴蝶闹瑶池。今天我这是要找个朋友，我因为白天行走不便，所以施展飞行术，打算早早的赶到了，没想到就遇

见你们二位了。”金老剑客听了，跟着把脸往下一沉，高声喝道：“好小子，你竟敢满口胡言，冲着你这个外号，就不是好人。依我说你及早说实话，你这是打算往那里，打算干点儿甚么，以免给皮肉找苦。”胡成闻听低头不语。

书中代言，原来这小子是四川人，看完了朋友，打算够奔北京城。路过双龙镇，在本镇上有一家大财主，房子盖得特别的讲究，小子见了，不由的就起了贼心，白天打算把出入的道看好了，夜间再来做一水买卖。他围着这所住宅转了好几圈儿，就在这个时候，有一辆轿车赶到本宅的门前，把式把车止住了，由车里面下来一个大姑娘。小子一见了女子，不住的留神观看。看了一会，里面门公把门开开，姑娘就进去了。小子一看人家进去了，慢慢的探着身子，往里观看。老门公偏不作美，呼咙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小子无法，这才走向近前，用书石在墙上书了一个暗记。看了看天色，还没到申时了，自己打算先找个酒馆儿吃点儿甚么，吃饱喝足之后，夜间前来一则做水买卖，二来这位大姑娘长的太好了，真称得起是闭月羞花，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儿不好的，我到了她那里，与她成了好事，我这一生总算是没白来。自己越想越高兴，遂往各处一看，在本宅的不远，正有一个酒馆，可不甚大，就是一间门面，遂迈步进了酒馆，找了一张乾净桌子，将然坐下身形。伙计赶紧走过来笑着说道：“你老才来，吃点甚么赶紧的吩咐吧，我好给你老预备去。”小子胡成听了说道：“给我来两壶白乾，随便再来四个酒菜。”伙计答应着喊了下去。不大的工夫，酒菜已然端了上来。胡成自斟自饮的喝着酒，可是心中还是不住的思想那个姑娘，想了一会儿，这才一点手叫道：“伙计你过来，我跟你打听点儿事。”伙计见了。

急忙走到他的面前，笑着说道："客官爷还要甚么菜呀？"胡成听了摆摆手道："菜倒不忙，我问你点儿事情。伙计你姓甚么？"伙计答道："我姓王行三，你老就叫我三儿就行了，但不知客官爷跟我打听甚么事？"胡成说道："我来问你，在你们这儿斜对过的那个大门，里面的主人姓甚么，是作甚么的，他家里都有甚么人？"伙计答道："你老问的是那个很讲究的大门吗？"胡成笑道："是啊。"伙计笑道："那家主人姓钱，是我们这镇上的首户，在本街上有好几个杂粮买卖。老头子今年六十多了，就是一样儿美中不足的，没有儿子，就有一个姑娘，爱如掌上明珠。要说这位钱老者可不应该没有儿子，你老不是此地人，不知这道他的为人，只要是当地人，没有不知道他是善人的，真正是冬舍棉，夏舍单，春秋两季舍银钱。本镇上的大小住户，统计起来总有二千多家，没有一家不欠人家情的。就拿我说吧，受他老人家的恩惠更多了，今年我母亲去世，还是人家给钱买的棺材。就凭这样的好人，怎么就没有一个儿子呢，真真的可惜！"胡成一听人家没有儿子，就是这一位姑娘，心中这份喜欢就别提了，二目直出神儿。伙计见了他这般情形，准知道这小子不是好人，遂笑着说道："客官你老自己喝着吧，我还忙着呢！"胡成说道："你先别忙，我不喝了，你给我算算吧。"伙计一听他说不喝了，遂赶紧的把酒饭钱给他算清了，一共吃了六百钱。胡成说道："不多，由腰中取出五两一个的银子来，交与伙计道："三儿不用找了，除去饭钱，剩下都是你的。"伙计接过之后，说了一声谢谢，胡成这才出了酒馆，顺着大街往镇外走来。在镇外找了一个大家带围墙的坟地，纵身形到了里面，在坟前的石桌上一坐，闭目养神，有谁知心里有事睡不着，过了好大的工夫，好容

易似乎是睡着了，猛然想起千万别睡，如果睡着了，把好事岂不就耽误了吗？睁开二目一看，天色已然黑了，遂换好了夜行衣，飞也似的够奔镇里面来。

正走之间，就听后面有人追赶自己，把小子吓了一跳，因为自己所行不正，有亏心的事，不敢停留，一个劲儿的往前跑。好容易跑到一片松林的近前，心想一进松林就没事了，没想到由里面出来一匹牲口，把小子撞了一个仰面朝天。跟着坐在牲口头上的老头下来了，没容分说，把自己就捆上了。后来一问他的姓名，往那里去，他倒是把真名实姓说了，可是没敢说到钱家去采花。本打算用花言巧语的敷衍过去，完事把他一放也就完了。那想到金老剑客久走江湖，焉能瞒哄得了呢！留神一看这小子的脸上白里发青，连点儿血色都没有，再搭着他这个外号叫穿花蝶，准知道他是一个采花贼。遂冷笑了一声道："胡成，你这小子是满口胡言，你打算用花言巧语瞒哄我可不成。你既是不说实话，我也不再问你了。说完此话，又把小子的两条腿也都捆紧了，回头叫道："二位少剑客，咱把他弄到镇里，交与地方官处置他去吧。"这句话将然说完，牛和接着说道："老人家不可，把他交与官府，那太麻烦了，还不如就在这树林之内掘个坑把他埋了，省去好多的手续。"金老剑客听了，点点头道："这个主意倒是很好，可就是损点儿。"花纯听了说道："像他们这种贼人，用这种刑法处置他，不为之过，因为他们不作人事，要不这样的处置他，那还有报应吗？在他一个人的手中，不知已经死了多少妇女呢！今天既然把他拿住，焉能轻轻的把他放过。"说着话牛和与花纯一齐动手，不大的工夫人，已然掘好了一个大坑，把胡成踢于坑内，把土都埋好了。金老剑客这才说道："二位

少剑客，我们不要在这里呆着了，赶紧的走吧。”说着话爷儿三个一同出了树林，慢慢的顺着大道而去。

走了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在了双龙镇上了，看了看大街两边，做买做卖的倒是很不少，坐北向南有一家客店，字号是双胜客栈，爷儿三个进到里面，由伙计把他们三位让到一个单间屋内，落座之后，随便要了几个酒菜。爷儿三个一边吃着酒一边说着话，金老剑客问道：“说了半天我也没问你们这是由那里来呀？”牛和闻言笑道：“我们这是由北京城来，在北京贝勒府住了六个多月。在前些天有金斗洪林前去闹府，我与花纯跟他们两个人战了好几十个回合，未分胜负，后来贝勒爷亲自出头，会战金斗，施展地行剑，把金斗的大腿削折，事毕之后，金斗改恶向善，这也算是贝勒爷恶度于他。”金老剑客听了，哈哈的笑道：“这位贝勒爷真能下这么大的苦功夫，真正非是等闲可比，金斗的武功很不含乎，在江湖上也很有点儿名望，贝勒爷既能把他胜了，这个能为可大了。”牛和闻听说道：“要论贝勒爷所会的剑术，平常的剑侠可比不了，就拿我与花纯说吧，全都受过剑客的真传，要跟贝勒爷比也是不成。因此我们二人一看，在贝勒府中住长了没有好处，这得亏就是来了金斗洪林两个人，还是人家贝勒爷亲自动手取的胜，才算平安无事。以后如果再来了比他们能为高的人，出了意外，我们枉称剑客之徒，连我们老师的脸上都不好看，故此才辞别了贝勒爷，打算够奔河南，作一些侠义的事业。”金老剑客听了笑道：“要是这么着，我们一同走吧，我这也是往河南去。自从天锡山事毕之后，闲游至此，见前面来了三条黑影，我留神一看，原来是你们二人追一个人，我一想前面这人决非善类，我才用骡子将他撞倒，伸手将他拿获，这也

算是该着这小子报应临头。”牛和闻听笑道：“既然你老人家打算往河南，那可太好了，明天天亮一同起身吧。”金老剑客说道：“好吧。”说着话的工夫，爷儿三个已然吃了一个酒足饭饱，漱口擦脸已毕，伙计把残席撤去。然后又倒了一壶茶来，端来一盏油灯笑着问道：“三位客官爷还用甚么？要是用甚么赶紧吩咐，我给你老预备去；要是不用甚么，我们可要上门撒火了。”金老剑客说道：“你忙你的去吧，我们不短甚么了。”伙计闻听此言，这才退了出去。牛和站起身形，又走动了走动，回到屋中，把屋门关好，把灯花儿打了一打，给金老剑客倒了一杯茶，爷儿三个坐在一处又谈了一会儿闲话，直到二更以后，这才各自撤了一个凳儿，金老剑客居中，牛和花纯分坐两边，盘膝打座，闭目养神。一夜无话，次日清晨起来，将一开屋门，伙计已将净面水打来了。爷儿三个漱洗已毕，又吃了点儿点心，金老剑客这才说道：“二位少剑客，天可不早了，我们赶紧的走吧！”牛和说道：“好吧。”这才算清了店饭钱，另外又给了小费，伙计把三位一直送到街门外，金老剑客说道：“伙计不要送了，只要我们再从此经过，一定住在你们的店内。”伙计连连的说道：“好极了，好极了，你老记住了我们 的字号叫双胜就行了。”金老剑客道：“我们记住了。”说罢此话，带着牛和花纯，顺着大道够奔河南走下来了。

因为没有甚么要紧的事，也用不着赶路，慢慢的往前行走，一边走着，一边说着话，特别的高兴。这一天正然往前走着，见对面来了一个人，神色仓皇，好像有什么事似的，来到三位的面前，高声说道：“老洒海你这是往那里去？”老洒海闻听此言，留神一看，原来说话者非是别人，乃是于家庄

五弟的徒弟，蓬莱岛的水军大帅龙斗龙九公。看罢遂笑着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你呀！你这是往哪里去？我在远远的就看见你了，可是一时之间万也想不到你来在这里。"龙斗说道："我此来乃是有一件要紧的事，您听我跟您一说就知道了。"说罢此话，这才把自己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金老剑客听了点点头。

书中代言，龙斗这是由那里来？他自从在蓬莱岛事毕之后，大爷于庭的得意弟子武云飞，与龙斗二个就住在于家庄了。这一日天降大雨，一夜多未停，天还是一个劲的下，武云飞心中甚不高兴，遂向龙斗说道："师哥，你看这个雨下的多腻人！连着下了两天了，还是没有完，连屋门都出不去，我们得想个法子解解闷才好。"龙斗说道："雨下的这么大，也出不去门儿，有甚么生意可想呢？除非是在今晚叫家人们给多预备点儿酒，配几个得吃的菜，喝他一个一醉方休。就是于大爷知道了，也没有甚么关系，但不知你以为如何？"武云飞闻听笑道："好极了，困着也是困着，那么咱就赶紧吩咐家人，叫他们快快的预备去吧！"龙斗听了此话，这才把家人叫进来，叫他在晚上多预备点儿好酒，做几个得吃的菜，快快的才好，家人应了一声是，转身退了出去，不大的工夫，天就黑了，雨也不下了，家人进来说道："两位少爷，酒菜都预备好了，在哪屋里喝呢？"龙斗说道："就在这屋里喝吧。"家人听了，赶紧把桌椅摆好，都擦乾净了，跟着把酒菜都端上来。龙斗与武云飞相对面坐，武云飞伸手提起酒壶，先给龙斗满了一杯，龙斗笑着说道："兄弟不要如此的客气，你我自斟自饮吧。"说完此话，你一杯我一杯的喝了起来，倒是很有意思。龙爷伸手来了一箸菜，递与武云飞道："兄弟你尝尝这

个菜的味道如何，这是老王亲手做的。武云飞吃了一口，很得意的说道："太好了，这才叫手艺呢！"龙爷说道："兄弟你是不常往这里来，不知道这个老王的手艺如此的好，他对于各种菜做的无一不精，跟我们练武的一样，各有各的专门。就说我们所练的猴拳吧，那得属山东五老第一。"武云飞道："可不是吗，那也非是一日之功所能成就的，所有天下练猴拳的人，没有盖过人家去的。"龙爷听了说道："那可不见得，在江湖上练猴拳的人，除去山东五老。你知道还得属谁吗？"武爷闻听想了一会儿，这才笑着说道："一时之间，我还是真想不起来。"龙爷闻听哈哈的笑道："兄弟你先慢慢的喝着，我一告诉你就知道了。"武云飞说道："那么你就慢慢的说吧。"龙爷喝了一杯酒，这才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道："兄弟不怨你想不起来，根本就没有第二位么！外面倒是有会这套拳的，可是谈到了奥妙可就不行了。"武爷说道："那么第二位到底是属谁呢？"龙爷哈哈的笑道："除去老师以外，那就得属我了。"这句话将然说完，武爷未及还言，就听外面房上有人哈哈的一阵狂笑道："龙斗，未必吧！谈到练别的功夫我可是门外汉，你要说是练猴拳的话，山东五老属第一，那是因为他等年岁大，我让他一步，要说第二名属你，那可不行，你要是不愿顾意的话，可以出来比试比试。"龙爷一听外面有人答了话了，心中甚为有气，心说："这简直是跟我过不去，当着我师弟的面前成心栽我。我不能吃这个。"想到这里，这才把灯吹灭了，高声说道："小辈你别走，你我且战三百合，分个上下。"外面那人说道："龙斗少说费话，大太爷此来，就没打算走，我到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为。"龙斗与武云飞听了此话，先后纵在院中，留神观看只见满天的星斗，照得院中特别的明亮，但

见那人在东厢间庙檐下站着，虎视眈眈。武爷看罢，大声说道："朋友你姓甚么？我好像在那里见过你似的？"那人闻听哈哈的笑道："你问我的名姓，你可站稳了，别吓你一个跟头。"欲知来者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六回

走投无路左光学盗　不走正道花云败家

话说这位英雄的经历才苦呢，自幼父母双亡，家里虽有些积蓄，在他父母去世之后，都被本族的人给分了。那年他才六岁，他的名叫光儿，姓左。父母在世的时候，也是个盛孩儿，到了现在可就不成了，只落得在大街之上要着吃，净指着乡亲们照应，每日把吃不了的东西，全都给他留着。左光白日要饭，夜晚庙内存身，也就是一年多的工夫，少爷可就不是样儿了，头上的头发很长，脸上的油泥有铜子厚，身上的衣服那就更不用说了，都到了三月底了，还是一身破棉裤棉袄。众乡亲看了他这般状态，真正是替他难过，想当初他父亲在世的时节，家里的良田不下千顷，后来因为开了几个杂粮买卖，把地出手一半儿，本打算依这几个买卖发财，有谁知他用人不当，把这几个买卖全被人家私吞了。老头子一着急，得了个加气伤寒的病，请先生医治的时候 ，病势已然够了劲啦，一天比一天重，几天的工夫，就一命归西去了，老太太见了，也是一时的心窄，得了一个紧痰火，没有几天的工夫，也就命丧黄泉，就把这个少爷流落在大街之上了。要按老头子在世的时候，真正是广行善事，不应该叫他的后辈落到这般地步。当初受过老头子恩惠的人，见了少爷这般情况，无法救济，也就是叹息一会儿而已。凡是当初借贷不还的人，见了少爷这般情形，就好似给他解了恨似的，却向少爷说道："小左，想不到你也有今天！这都是你父亲在世的时

候，隐恶怨善，如今才叫你受这个罪。”他只顾他这一说风凉话不要紧，少爷听了真是心如刀绞，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儿，“左光啊左光，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了，再要不走，给我的先人可就现到了家啦！常言说的好，大丈夫立志四方，到处为家，到那里都能活着，可是我走也得有个目标，我到是往哪一方去好呢？”想了一会儿，心说：“有了，听人传说有个南天门，只要一直的往南走，走到尽头上就可以到了。我何不往那里去一回呢？到在那里之后，还能会会神仙。”

自己把主意拿定了，由打本村出来，信步而行，一直往南而去，由正午走到日没平西。太阳将落的时候，自己觉着口乾舌燥，心里本打算找点儿水喝，可是正走在旷野荒郊，上不着村，下不着店，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好紧着往南走。又走了一里多地，天可就掌了灯了，只见在道旁有一座破庙，少爷见了心中甚为喜欢，心说这就行了，有了庙就行了，我到里面可以讨点儿水喝，再要点儿甚么吃的，完事我就在这庙里一睡。想到这里，遂往前紧走了几步，来到庙门近前，留睛一看，不由大失所望，只见这座庙的山门都没有了，里面的东西配殿也都倒了。看罢不由得心中为难，暗自叹道：“唉，我的命太苦了哇！如今行在中途，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又渴又饿，好容易找着庙了，没想到里面连一个人都没有，这可叫我怎么办呢？敢情人要是该着死，怎么着也活不了。”自己站在那里，思前想后，不由得泪就下来了。哭了好半天的工夫，这才把心一横，自言自语的说道：“左光你哭甚么，不就是一个死吗？先到庙里看看，有甚么话回头再说，万一里面有人呢，那不就活了吗？那怕我削发为僧呢，也可以有个安身之处嘛！净哭会子能管的了甚么呢！想到这里，这时天

可就定更了。虽然是庙里没有灯光，好在有满天的星斗，照的如同白天一般。自己把主意拿定了，这才往里边走，过了头层大殿，留神往各处观看，不由的心中大喜，原来在二屋殿的神案前，有一盏油灯，半明不暗的，在那里放着。又往前走了几步，就听里边似乎有人说话似的，心中特别的高兴，暗自说道："既然有人说话，大约着一定是庙里的住持。我只顾哭了，也不知里面是和尚是老道，我听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说过，庙门上的匾额，要是观字里边就是老道，要是寺院里边就是和尚，如果要是庵字，里边一定是尼姑。听里边说话的声音，不是尼姑。我先到里边看看再说，他要是和尚，进门之后我就称他为师父，无论如何我也得叫他收我为徒弟。"想罢遂迈步往里走，将然走到台阶上，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时候，忽然间里边的灯光灭了。

这一灭不要紧，把少爷吓了一跳，不由的失声喊道："大师父是找，千万别把灯吹了。"少爷将然说到这里，就听得里边有人哈哈的一阵笑道："兄弟我当外边是谁了，原来是一个小孩儿，倒把我吓了一跳。"这人说完之后，就听又有一个人说道："哥哥，不要叫他走了，点上灯把他叫进来，问问他是做什么的？黑夜之间，到此何事？"说罢此话之后，就见里边又把灯上了。高声问道："外边的那个小孩儿，你是做其么的，天到这般时候还不回家去，往这里干甚么来了？快快的说了实话，还则罢了，要是不说实话，你可就别想走了。要是官人打发你来的，那也没有关系，你只管实说，没有你的事。"少爷听了这几句话，不由得中纳闷，心说："好好的一座庙，虽然是年久失修，无论是僧是道，也不能说这种话呀！听这说话的意思，里边决不是出家人。"少爷想罢，留神往里观看，

不但说话的不是出家人，并且手里还拿着一口明亮亮的单刀，身量甚为高大，走到自己近前，用手抓住孩儿的肩头，高声说道："小娃娃你是那里来的，快说实话？"孩儿留神往里再一看，敢情不是一位，里边还有好几位了，全是雄纠纠气昂昂的站在那里。少光爷见了这般情形，赶紧的央告着道："众位好汉爷们，可怜可怜我吧，我是一个无家无业孩子一个，独自一人，到处就是要着吃。"孩儿说到这里，不由得声泪俱下，令人酸鼻，众人见了这般情形，不免也随之一洒同情之泪。当中那个大肚子的人，用手一拍胸膛说道："小孩儿你不要哭了，你这一哭不要紧，惹得我们大家都替你难过。你是有什么冤屈，只管与我们大家说明，无论是多大的事，全有我了。"少爷听到这里，这才止住了悲声，慢慢的说道："众位好汉爷们，我的经过不愿意往外说，因为我的命太苦了。"少爷将然说到这里，就听那个大肚子的人说道："小孩儿你不要害怕，我姓孟，双名太林，外号叫黑虎太保。你姓甚么，家里还有甚么人，到这里做甚么来了？你跟我到里边说去吧。"说完此话，把少爷拉到里边坐下，又给少爷指引着道："他们这都不是外人，全是我手下的伙计。这位姓王行四，这位姓张行三，还有两位出去了，有话你就说吧。"左光遂叫了一声："孟大叔。"那孟太林听了此话，摆摆手道："你不要这样的称呼，你管我招呼大哥就行了。"少爷闻听摇摇头道："孟大叔您也不要客气了，您要是喜欢我的话，我招呼您大叔就答应；您要是不喜欢我，我也就不必再跟您说实话了，我马上就走。您的意见打算跟我论弟兄，不顾意讨大，可是您的年岁比我大得多。"孟太林听了，这才点头答应着道："好吧，先不必争执怎么个论法，你先把你的经过说一说吧。"

少爷听了，这才不慌不忙的把自己自幼儿父母双亡，自己无依无靠，孤身一人，并无一个亲友，手中又没有一点积蓄，每日在大街之上要着过活，我也是一时的忿气，才离了自己的家乡，打算另谋安身之处；可是无有可投的门路，万般无奈，这才信步而行，打算够奔南天门。有谁知天不佑我，直走到日没天黑，没找着村镇，好容易看见这里有一座破庙，我以为可以有了安身的地点了，赶来到近前一看，原来这座庙已然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弄得我太失所望。我在门口哭了好半天的工夫，我本打算一死就完了，又因为我没有三兄四弟，我一死不要紧，左氏门中就算没有后了。我这才把寻死的心气放在一旁，我先到庙里看看，有甚么主意回来再想。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听得庙里似乎有人说话似的，我这才往里走，走到大殿以内，就见二层殿里有灯光，我又往里走了几步，您就把灯吹灭了。这一来不要紧，倒把我吓了一跳，我才失声与您答话，这就是我的所经所遇，并无半点虚言，没别的，孟大叔您就救救我吧，那怕我早早晚晚的伺候您，给您当一个小童儿呢，我也甘心愿意。”孟太林闻听此言，把大肚子一拍，哈哈的笑道：“左光啊，你就放心吧，我看你所说之话，没有可疑的地方；又搭着我喜欢你，由今天起，你就住在我这里吧，我也不认的字，你也不必给我当书童，你就算是我的徒弟吧。我没有事的时候，我就教给你练功夫，有个三五个月的工夫，所有江湖上的规矩，你就都明白了。你再跟我出去一做买卖，所有一切的吃用，全都不成问题，那太方便了，你想我这个办法怎么样？”左光听了他这些言语，这才慢慢吞吞的说道：“孟大叔，您说了半天，您是做甚么买卖的？”孟太林闻听不由得哈哈的一阵大笑道：“左光你有所

不知，我自幼飘荡江湖，算来已有三十余年。我也没打过一回官司，因为甚么呢？因为我们手底下俐落。所有我手下出来的人，并不拦路劫财，专门偷盗窃取。本门乃是黑虎门，你顾意练不顾意练呢？”左光闻听此言，这才接着说道：“孟大叔既然这样的提拔我，我是感恩不尽，焉有不顾意的道理呢！可有一样儿，您既教给我练功夫，可得管我饭。”少爷说完这话，大家不由得全都笑了。孟太林又接着说道：“左光你这孩子太小心眼儿了，既然顾意我教给你功夫，你那一天的吃喝算的了甚么，我这里也没有甚么好吃的，不过就是馒头咸菜，管你足用。”左光听了笑道：“既然是这样儿，我就拜你老为师吧，由打现在起，我就算是你老的徒弟了，不知你老人家愿意不愿意？”孟太林闻听哈哈的笑道：“成，成，那么你就拜师吧。”左光听了此话，这才不慌不忙，恭恭敬敬的磕了四个头。然后站起身形，垂手立在一边说道：“师父，我也看出来了，大约着你老是做贼的吧？”孟太林听了笑道：“不要如此讲话，方才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明了吗？你倒是乐意不乐意呢，要是不乐意的话，那也没有甚么关系，这四个头算你白磕了，你就走你的，我也不打你，你就赶紧的另谋出路去吧。”

左光听了这话，赶紧笑着说道：“师父你老人家千万可别多想，怨我不会说话。我最好习武功，你老教给我能为，教我成名露脸，我焉能不乐意呢！只要你老把能为教给我，我练成了之后，只要遇见贼官，我就想法偷他，偷来的金银，我再施送给贫穷的人家，你看这个主意好不好？”孟太林听他说完了此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暗中说道：“哎呀，别看他的年纪小，真有这么好的志愿，将来非是池中之物，前途不可限量，我这回收他做个徒弟，也许好也许不好，倘若是

他把我的能为学了去，侠肝义胆的秉着真理去行事，岂不是又给我们江湖夜行人添一个对头吗？你说不教给他真能为，未免于良心上有点儿下不去，再说岂不是有负他的聪明，误人子弟吗？”想了好半天才把主意拿定，心说这件事我非这样办，不算完全。既然他把头磕在地下了，招呼我一声师父，就算有师徒之情了。我先把他收留下，教给他会点么的时候，他的年岁也长了，也就明白江湖的规矩了。我把他带出去一同做几水买卖，到那时他把偷东西的这个门儿也入进去了。我再一撒手，任他到外面去闯荡江湖，就是他有侠肝义胆，身上没有真正的好功夫，也闹不出多大的事来。孟太林想罢，遂笑着说道：“左光啊，我但愿你如此而行。”说着话的工夫，这时天色可就亮了。左光笑着说道：“师父，咱们不知不觉的直说了一夜的话，我这时身上才觉出累来。”孟太林说道：“徒弟你先不要忙，再等一会见，他们就都回来了，我给你引见完了，完事再一同休息，你看怎么样？”左光闻听此言，点了点头，说了一声：“是。”说完了此话之后，又过了不大的工夫，由外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的来了四五拨人，一个个进来之后，全都来到孟太林的面前，把做买卖所得来的金银，尽皆交与孟太林，也有五十两的，也有十几两的，还有百八十两的，还有没开张的。孟太林把诸事办理完毕，又给左光引见了，众人这才陆续的走去。

孟太林见众人都走尽了，这才说道：“左光啊，该着咱们休息去了。”说罢此话，站起身形，师徒二人一前一后，出了二层殿，一道往后走，来到后面一棵大树底下，有一块青石板，孟太林过去把石板搬开，原来是一个地道，有一级一级的倒下台阶。孟太林由腰间取出火摺子来，晃着了在头前往

下走，少爷左光在后面紧紧的跟随。到了下面又走了好大的工夫，才看见里面有了灯光，里面敢情是一个地窑子，方圆有四间屋子大小，四周围全搭着床铺，虽然不十分讲究，倒是很洁净。少爷正在观看各处的时候，就听孟太林笑道："左光你看见这些床了吗，都可以随便的休息。"少爷听了点点头，自己身上实在是累极了，躺在床上不大的工夫，已然睡入梦乡。过了好大的工夫，就听有人招呼自己，赶紧翻身坐起，睁眼一看，原来招呼自己的乃是孟爷。孟爷见他醒了，遂向他笑道："天不早了，该着吃饭去了。"说罢此话，领着少爷左光，由原路出来，依旧将青石板盖好，这时天色已然黑了。来到二层殿内，早有人把饭都预备好了，吃喝已毕，就见昨天所见的那些人又都来了。在二层殿里呆了不大的工夫，一位一位的又都走了。少爷心里明白，准知道孟爷是一个贼头，所来的人都是他手下的，每天拿这座破庙当做了分赃聚义厅。我要是在这里住长了，一 被官府知道了，派官兵前来拿人，到那时连我也跑不了。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师父，小子我看您这里太奇怪了，从前我家住的房子，全是挨着大街，不然就是靠着路口，怎么这里是个大开庙呢，要是用点甚么东西，这有多不方便哪？"孟爷闻听笑道："光儿，你有所不知，在一见面之时，我也曾与你说过了，我原也是山东的人氏，后来路过此地，遇见他们几位了，非要叫我给他们当个首领不可。那时我也是无处可去，他们又一力的要求，我就点头答应了，到现在已经有五六年的工夫了，你在这里住着，只管放心，不要害怕，一没官府来查剿，二没有外人前来搅闹，你就安心练功夫吧。要是该着你成名，把我全身的能为都学了去，虽然不敢说大富大贵，反正到哪里也落不下来，别看本

门户中的人全是做贼的，可不采花做案，不劫来往客商，专门讲究偷盗窃取，不怕墙厚五尺，高有万丈，也挡不住我们偷他。你只要用心习学，再过一两个月的工夫，就可以做下手活了。”少爷闻听，心中欢喜。从此安心习学黑虎门的功夫。

不知不觉已两三个月，少爷已然入进门儿去了，时常跟随孟太林出去做买卖，手底下还是真妙。孟太林看见了心中甚是高兴，暗自说道，“这个孩子真行，不枉我这一番的教导。”从此之后，也许与人家搭伙前去，也许给人家寻风。光阴似箭，转眼就是二三年的光景，孩儿已然十岁了。天然带着做贼的样儿，两个黄眼珠子，神光足满，特别的精神。在先前孟太林本不打算教给他真功夫，恐怕他的性不准，到现在一看他的态度成了，出不了意外的事情了，已然入进门儿去啦。大凡一个人他要是没偷过人家的东西，总也不想偷，只要是偷过一回，就想偷二回，越来胆子越大，他就把心想偏了，偷一个人的东西也叫偷，偷十个人的东西不是也叫偷吗，那就遇着甚么偷甚么吧。孟太林就是这个心理，一看够了相当程度了，这才尽着自己所会的一教，先把黑虎门的拳与上房的功夫都教给了他，孩儿学着也是特别的高兴。练了些个日子，自己可以出去做买卖去了，他在头里做活，孟太林在后面看着，见少爷左光所做的活，还是特别的俐落，真比自己不在以下，孟太林看着害怕，心说他才十几岁，就有这么好的身手，将来要到了我这么大年岁的时候，是作贼的全得供着他。从此之后，又过了二年多的工夫，再出去做买卖的时候，孟爷可就不跟着了。虽然是十二岁的孩子，长的可真有样儿，站在那里猛一看好像十六七岁似的。左光在外面做买卖，可合乎江湖侠义道的规矩，如果今天做十两银子的买卖，走在路

途之上，看见有孤儿寡母之家，偷着放在他们的窗户台上。临走大声喊叫："有了贼了"，主人出来一看，并不见有人，却见在窗户台上有白花的银子，拿到屋内，能做不少日子的生活费用。他遇上这种事就办，可并非一次了，真正是偷富济贫。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的已然到了年终腊月了，这一天孟太林把众人齐集在一处，高声说道："诸位弟兄们，现在离着年关可近了，正是做买卖得手的好时候，大家必须得卖点儿力气，多做几水好买卖，完事之后，多买点应用的食物，以供正月初几大家的吃喝，一同过个肥年。由今天起，是大家做来的买卖，一概不分，全放在一处，我也不在这里看守着了，来个大家一齐出去，你们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众人闻听此话，一齐说了一声："好吧。"言罢之后，大家这才陆续而散。惟有少爷左光一个人没走，站在那里不动。孟太林见了问道："光儿你为何不去？"少爷说道："师父今天我头疼不能出去，有甚么事明天我再去吧。"孟太林听了说道："好吧，那么你就休息一天到后面养养神。出点汗就好了，千万可别贪凉啊，我可走了。"少爷听了点点头道："我知道了，你老走吧。"说完此话，孟太林这才把自己的兵刃及所用的东西，完全带好，出离了破庙，自己做买卖而去。不表孟爷出去，单说少爷见孟爷走了，自己这才来到后面地窖之内，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心说既然我师父这样吩咐下来了，叫大家多受着辛苦，做几水好买卖，得来金银不准入自己的私囊，完全放在一处，到了年终三十的那一天，大家拿那些钱过个肥年，只顾他这一声吩咐不要紧，外面的客商得遭多大的损失！想我左光，不敢说是宦门之后，也是买卖家的后人，到现在流落

在做贼的一处，无非是暂时之计，不能长久，日后我得再想别的出路，倘有寸进，我必须早早的离开这是非之地，也不算我忘恩负义，可是我师父的这几年养育之恩，我必须想个相当的办法，来报答报答他老人家。不怕凉水温成热水，那总算是我把心尽到了。他要是不乐意，还打算叫我继续着作贼，那可办不到，到那时可不愿我不对，我可就要不辞而别了。可是这件事也不能办早了，得看事做事，只要一有机会，我就撤身一走，我有这一身的能为，到哪里也饿不着我，自己前思后想，半天也没睡着。越想越多，把自己以前的事情也都想起来了。自从父母去世之后，直到如今，算来已有四五年的光景了，我也没给他老人家上过一次坟，没烧过一张纸钱，他老人家算是白生养我一场了。想到这里，心中难过，不由得落下泪来，越哭越痛，不知不觉的可就放了声了。真正是惨不忍闻，直哭了好半天的工夫，猛然间有人拍他的肩头，低声说道："光儿你这是怎么的了，大约着是想娘了吧？你太以的想不开了，自从你的父母去世，直到如今已有好几年了，就满打算他二老现在不死，再活上几年，将来不也是得死吗，不也是不能跟你一辈子吗？别哭了，快快的起来活动活动吧，这是为甚么许的呢！"左光听了这几句话，回头一看是老师回来了，不敢怠慢，急忙坐起身来，落着泪道："师父你老人家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大约着是有事吧？"孟太林闻听左光这一问，不由得唉了一声道："别提了，我一出门不远的时候，就看见对面来了一群人，我恐怕是官人，吓的又回来了。躲在庙里往外偷着一看，原来并不是官人，乃是行路的客商，我看了心中甚是喜欢，我打算等他们过去之后，我跟 在他们的后面，出去个三里五里的，我再一出头，在他们

几个人的身上做水买卖。有谁知我刚跟他们走出不远去，猛然间那几个人站住身形不走了，其中有一个人回头向我说道：'我说你了，你真正是瞎了眼了，真敢跟着我们！依我良言相劝，及早回去，比甚么都强；如若不听，你就跟着吧，待一会准有你个乐子'。我一听他说了此话，准知道他们也是老合，同是一条线上的，想要出头劫他们，大约着准不能成，因为人家的人太多了。我没敢发作，弄了一肚子气，所以才回来的这么快。我一出门就遇上这个，这就叫不顺，不能再等着别的买卖了，就满打算再等来别的买卖，也未必好的了。你的头疼怎样了，比方才好一点儿吗？别在屋中呆着了，快快的到面过过风吧！越在屋里闷着越坏，你再胡思乱想，真要是再闹重了，卧床不起，到那时还得叫人伺候你，那可就麻烦了。"

少爷左光一听老师有点儿不满意了，遂赶紧站起身来，出了地窖子，在院中来回的散步，这时的天也就在正午将过。本来他的头就不疼，不过因为不愿意出去做买卖去，所以才以头疼为搪塞，想不到老师去而复返。自己在院中呆了一会儿，心中暗想："我别在这里呆着了，不如到外边转个湾儿，倘若遇见同伙的打劫行人，只要是看他的情形可怜，我设法将他们救下，也算是一件德行事。"想到这里，遂又到里边把话与孟太林说明，假言自己打算出去到各处看看，要遇见有油水的买卖，顺便就做了，孟太林听了，心中甚是喜欢，笑着说道："光儿既是要去，诸事可多多的留神，现在年关已至，所有的好买卖，十有八九都有官人跟着，必须看事做事，如果不得下手，千万可别弄巧成拙，那可就不合适了。少爷听了说道："不劳你老如此的嘱咐，徒儿知道了。"说完此话，这

才出了庙门，信步而行，不行通行的大道，净走僻静的地方。这时天正在似黑不黑的时候，已然没有其么行人了，少爷走在一片树林子底下，心中暗道："这个地方如此的偏僻，短不了有劫道的，我到树上往四外看看，真要是有不法之人打劫孤行人，那可不算我不对，我必出头管教管教他们。"少爷想到这里，这才慢慢的上了大树，坐在大树上留神往各处观看，并不见有甚么歹人。又过了一会儿，也是该着出事，就见由对面来了一匹小毛驴，在驴上坐着一位大姑娘，在驴的脖子上还搭着几个包袱，还有一个赶驴的老头，身上穿着半截蓝布褂子，青裤子，脚底下白布袜子青鞋，看那个样儿，好像爷儿两似的，并不是大家富户的样儿。今天他们由此经过，要是没有劫道的，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去了；真要是这树林里面藏有匪人劫道，老头儿那么大的年岁，那个姑娘年轻轻的，出了意外之事，于道德上太下不去了。

少爷左光正在思想的时候，猛然间就见由对面树林里出来一人，手持一把明亮亮的钢刀，往当路一站，向那个老头儿喊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不管埋，绵羊孤雁少往前进，留下买路的金银，放尔等过去，如若不然，休想活命。"这时那个老头儿正在走的高兴的时候，猛然间见前面出了劫道的了，手里拿着一口钢刀，如同凶神一般，吓得打了一个冷战，赶紧跪倒身形，口中连连的说道："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我这是接我的女儿回家，身上并没带着钱财，只有两个包袱，里面也没有甚么值钱的东西。求好汉爷开一线之恩，饶了我们父女吧，我决忘不了你老的好处。"这时在驴上坐着的那个大姑娘，见了这般情形，只吓得浑身颤抖，颜色改变。少爷

左光在树上留神一看，劫道的这个贼人还认的，可是不知道他姓甚么。有心出头说两句好话，把他们父女放过去就完了，又一想不成，这个贼人我虽不知道他姓甚么，可是他常常的到我们那里去，跟我的老师很近乎。我出头不要紧，事后他见着我的老师，跟他老人家把这件事说明，我得落一个吃里扒外。有心不出头吧，眼看着这个老头儿就要被劫，劫完之后，老头儿要是心眼活的，也不过就是认头破财，丢点儿东西而已；如果要是死心眼儿的，恐怕就要有性命之忧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在思想的时候，就见那个贼人不听老头儿这一套，非叫他把毛驴留下不可。老头儿舍不的给他，一个劲儿的跪在就地哀求着。那个贼人被老头儿央求的有点儿不耐烦，把钢刀一举，厉声说道："老东西，你要再跟我麻烦，我就手起刀落，把你杀死，到那时你可别怨我意狠心毒啊！"那老头听了此话，并没起来，还是跪地求饶。那贼人见老头儿不听话，心中大怒，大声说道："老东西你真不打算活了，那么你就着刀吧。"那老头儿一看贼人的刀要落下来了，直吓了一个冷战，低头闭目净等着死了。这时可就急坏了少爷左光了，万般无奈，这才高声说道："朋友不可如此，刀下留人，我来也。"说完了这几句话，赶紧纵身形来到那贼人的跟前，笑着说道："你老多辛苦了，闪一个面儿吧，你老看他那个样儿，央告的太可怜了，看在我的份上，让他们过去吧！"那人正要举刀杀那个老头儿，猛听得有人喊了一声刀下留人，跟着由树上跳下一个小孩儿来，叫自己放他们过去，仔细向他一看，原来不是外人，乃是孟太林的徒弟左光，看罢遂笑着说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你刚才说甚么来着，叫我闪个面儿，放他们过去，莫非他是你的亲戚吗？"少爷听了笑

道："对了，他是我的亲戚，有些年没见了。"那贼人听了说道："原来如此，这可得恕过我，真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对不起，回头见吧。"那贼人说完此话，转身而去。少爷左光一看贼人走啦，这才把老头子搀起来道："老朋友走吧，我也不送你了，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走正路，偏偏的走这僻静的小路。要是你自己一个人犹可，还带着这么大的一个姑娘，这是遇见我了，还算是万幸，平平安安的一点儿损失也没有，就可以过去了；要是遇不上我呢，丢了东西还不算完，大约着连命也没有了，下次千万别冒这种险了，快快的走吧。"那老头儿站起身来，连连的道谢，然后拉着小毛驴如飞而去。

少爷把他们送到树林外，直等到看不见了，这才转身往回走。天色也不早了，打算赶紧的回去，刚往回走了几步，来至在方才的那片树林以前，猛然间就见由树林里出来一人，细一看乃是方才那个劫道的，来到少爷左光近前，笑着说道："左少爷你这可不对，怎么你越学越回去了？我在这里等了好半天的工夫，也没有一个人从此经过，好容易来了这么一水买卖，偏偏被你遇上了。你说是你的亲戚，怎么我也没听见你们说一句亲戚的话呢，未免叫我心中起疑。莫非说你还吃里扒外吗？你要是说的在情在理，没有这种行为，就算完事；如果要是有这种行为，那可别怨我不对，我也不跟你说别的，我告诉你师父去。"少爷左光听了他这一番言语，准知道他是没走，一定是藏在树林里了，方才自己与那老者所说之话，完全被他听了去啦，这可应该怎么办呢！心中甚为着急。忽然灵机一动，急中生智，心说不狠不毒不丈夫，我何不如此的应付于他呢。想到这里，这才往前走了几步，笑着说道："这

位大叔你可太不对了，因为这点儿事情至于着这么大的急吗，我不是把你老的买卖给放走了吗，不要紧，我这有一点心意奉献，准比你老做这水买卖合式。”说到这里，手向腰间掏去。那个贼人听他说了此话，还以为他有甚么东西给自己了，万也没想到他有别的心。这时就见少爷由腰间取出一个小包袱来，拿在手中往前一上步，就给那个贼人了在小肚上了。原来包袱里面乃是摇山动的小刀，少爷以给他东西为名，暗含着就给他了上啦。要说这小子也真够横，一声也没言语，翻身跌倒就地。少爷不敢怠慢，赶紧用刀挖了一个坑，把小子踢入坑内，埋好了以后，又把血迹消灭完了。少爷心中甚是喜欢，人也救了，把贼人也杀了，人不知鬼不觉的一回庙，谁也不知道我在外面做了这么一件事。

自己正在思想之际，猛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喝道：“好个大胆的左光，竟敢在外面杀人灭迹，我看你往那里逃走。”这一声喊完不要紧，把少爷可就吓坏了，赶紧将身形纵入树林之中，观看外面的动静，再作相当的准备。谁知等了好大半天的工夫，也没看见外面有甚么动作。少爷心中暗道不好，我不能再回庙了。这个人虽没追进来，可是也不能就算完事，大概他许是回了庙了，见着我师父，把我所作的这件事跟他老人家一说，等我回去之后，准得把我乱刃分尸。此地我是不能呆了，虽然往在破庙这么几年，一点儿形迹也没叫外人看出来，常言说的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日子长了官府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之后，一定发来官兵，前来拿人，到那时我也难免被擒。与其那么着，还不如早早的一走呢！可是我师父待我的恩情，可以说是重如泰山，也只好是日后再为报答吧。少爷左光把主意拿定，又看了看四外，并

无人声，这才走出松林，顺着大道，双足如飞的跑下去了。

虽然左光的夜行术没学成，要是跟平常的人比上，还是真比不过他。独自一人，行无定所，信步直走了一夜的工夫，眼看着天就要亮了，自己的身体上似乎觉着累了，打算找个店房休息休息，吃点儿甚么再走。一边往前走着，一边留神往各处观看。只见在前面不远有一片树林，过了树林之后，原来是一座树庄，虽然不甚大，可是来往的行人以及作买作卖的倒是很不少。正往前走着，就见有一家座北向南的客店，字号乃是刘家老店。少爷看罢，遂进了店门，早有伙计过来相让，笑着说道："你老才来，里边请吧。"少爷闻听点了点头，这才跟随伙计往里走，来到一间北房的门口，伸手把少爷让了进去，打来净面水，漱洗已毕，随便的又吃了点儿甚么，这才向伙计说道："你先去吧，我现在要休息休息了，夜晚我才走呢，到天黑的时候我要是醒不了，你再来把我叫起来。"伙计闻听答应一声是，这才转身走将出去。少爷见他走了，这才躺在炕上，一觉睡到日落的时候，就听外面有人说道："少爷，天可不早啦，该着起身了。"少爷说道："行了，我起来啦。"说完此话，跟着坐起身形，这时伙计给他拿来手巾，擦完了脸，这才要酒要菜。别看少爷人年轻，对于吃喝一切完全不怯，不大的工夫，吃了一个酒足饭饱，叫伙计把残席撤去。少爷的本意打算给了酒饭钱就走，谁知往腰里一伸手，自己就愣了神了，原来自己的腰中分文未带。这一来不要紧，可把少爷给难住了，年轻的人，那里经过这个，把人家的酒饭都用完了，没钱给人家，回头我可怎么走呢？自己忽然急中生智，心说我何不在这里住上一夜，等他们都睡着了，我出去做一水买卖，明天早晨把酒饭钱一算，再为动身，岂不两

全其美。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这一天我还没睡够，我先不走了，有甚么事明天早起来再说吧。"伙计听了说道："好吧。"转身要走，左光喊道："你先别走，我还有话跟你说呢！"伙计闻听赶紧转过身来道："少爷你还有甚么吩咐？"左光说道："我睡着之后，无论再有甚么事情，你也别来叫我，恐怕你一惊了我的觉，明天我又走不了啦，把要紧的事也都误了。"伙计闻听笑道："行了，我知道啦，你还有甚么事没有，我可走啦！"少爷说道："我没有事啦，你就去吧。"伙计闻听此话，这才转身退出。

这时屋里就是少爷一个人啦，坐在那里，闭目养神。过了一会儿，用耳一听店房之中的人都睡啦，外面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这才把灯吹灭了，走出屋门，轻轻的把门带上。顺着窗根走到短墙近前，看了看四外无人，这才纵身形上了短墙，跳到外面，站住身形往各处观看。天也就在定更刚过，此地又是一个小乡村，早就没有来往的行人了。少爷看罢，这才施展夜行术的功夫，紧着往前走去，走了有半里地的功夫，方才站住身形，留神往四外观看。看了半天，才找着一所住宅像个大户人家的样子，在一条胡同口内，门口有四棵龙爪槐，上马石下马石，拴马桩，有四五级的台阶，黑漆漆的广亮大门，紧紧的关着，少爷看罢，心说："我别往前走了，就在这里做一水买卖吧。我也不管本宅的主人是作甚么的，先偷完了，有甚么话回头再说。"左光想到这里，遂围着这所住宅转了一圈儿，本打算找一处短墙的地方，纵了进去，谁知人家这所住宅没有矮墙，最矮的地方也有一丈五尺，少爷看罢，心中为难，暗自说道："哎呀，人要是不走运，处处没有痛快的。眼看着这么一水好买卖，就是到不了手。"如此的着

了好半天的急，忽然灵机一动，心说我何不先爬到树上去，然后再一纵身形，就可以纵到墙上去了。自己拿好了主意，这才赶紧的顺着大树往上爬，到了树上一纵身形上了门楼，慢慢的又往后边绕。将然来到二道院的房上，猛然间就听见院中有人说道："甚么人如此的大胆，竟敢于黑夜之间，前来偷看我的住宅，还不下来受死等待何时！"少爷一听人家知道自己在房上，不下去是不行了，万般无奈这才将身形纵在院中。留神观看，只见在院中站着一位老者，年岁可不小了，看年纪足有六七十岁，自己并不认的。书中代言，这所住宅乃是山东五老的住宅，这个地名儿叫于家坡，这个老者乃是于四爷，吃完了晚饭，休息了一会儿，正在院中遛达了。忽听得房上有了人了，于四爷心中这个气可就别提有多么大了，心中暗道："我们弟兄在这个地方可不是一年半年的工夫，是久走江湖的没有不知道我们弟兄在此的。天才刚到这个时候，房上就有了人了，你在未来之先，难道说就不打听打听吗？我们弟兄也不是好惹的。"想到这里这才答话，少爷左光还真不含乎，居然就下来了。于四爷见来者乃是一个小孩，看年纪也就是十几岁的样儿，手中还拿着一把摇山动的小刀。于四爷看罢，心中就明白了，准知道他是做贼的。于四爷正在观看的时候，猛然间就见他一声没言语，举起刀来照定自己的头上就剁下来了，自己不慌不忙，见他的刀离切近，跟着往左一上步，少爷左光这一刀可就空了。于四爷跟着就是一腿，只听噗通一声，踢个正着，左光站立不住，反身栽倒。这时众家人们听见院中有人动手，早就都出来了，一看左光被于四爷踢倒了，赶紧过去按住就捆，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少爷心中甚是着急，眼看着人家于四爷连理自己都不理，不慌不

忙的走进上房屋中去了。少爷看罢，心说完了，今天一定把我放在院里，等到次日天明，再送当官治罪。可惜我作了这么好几年的贼了，未曾犯过一次，想不到今天栽在这里了。

正在思想的时候，就见走过两名家人来，把自己搭起来就走，进到上房以内，把放在地下，足下的绑绳儿解开，自己站起身形留神一看，在屋中坐着好几位老头儿，一个个都是精神百倍。少爷看罢，心中暗想：今天我这个罪算受上了，看这几位老者的样儿，决不是平常人，现在把我搭到屋里来，大概是要用私刑吧。正在思想的工夫，就听方才在院中动手的那位老者说道："小子你姓甚么，因何至此？要你实话实说，倘有半句不实，休想活命。"少爷闻听跪倒身形，连连的叩头说道："几位老人家饶命，小子我本不是作贼的，因为行路至此，腰中无有川资，打算在你老这里借点儿。怎奈天色已晚大门早就关上了，我也是一时的大胆，这才纵身上房没想到就叫你老见着了，我也是一时的穷急了，跳下房来，与你老人家动手。我的武功不敌，当场被你老拿住，句句都是实言，并没有一点儿假话，望求几位老人家饶了我吧。我这一次就改了，再也不敢作贼了。"于四爷听了此话，不由得哈哈的一阵大笑道："小子，要叫我饶你也成，你把你的出身以及受何人的主使全都告诉我，我就饶全你的性命；如若不然，想活万难。"少爷左光闻听说道："你老既问我的出身，那么我就慢慢的告诉你老吧。我本不是此地人氏，自幼父母双亡，并无兄弟以及亲近之人，就是我独自一个人了，每日在大街之上乞讨为生，后来因为本村的人说风凉话，我也是一时的忿气，在气怒之下，才离了家乡，打算另谋出路。"于四爷说道："说了半天，你倒是姓甚么叫甚么呢？"少爷答道："我姓左名

光，以先我父亲在着的时候，曾经开过好几个杂粮店，乃是买卖出身。我在出离家乡之后，于黑夜之间遇着了好几位黑虎门的贼人，把我叫到他们的那里，当了一个小伙计，我也是无有别处可去，无奈何这才与他们在一处呆了好几年。那为首的贼人姓孟，双名太林，我所会的能为，完全都是跟他学的。他待我倒是很好。”于四爷问道：“他既是待你很好，那么你为甚么不跟他在一处，来在这里作甚么呢？”少爷闻听说道：“几位老人家可别看我人年青，对于世事的邪正我可分得出来，我早就看着他们那种伤天害理的事业，终非长久之计，本打算有机会我就离开他们，另谋安身之所。怎奈关着我师父孟太林传艺教育之恩，不能即刻就走，我想着再孝敬他几年，以报此大恩大德。没想到又出了事了，我在外面遇见我们同伙的劫孤行客，我看着太可怜了，才出头假说是我的亲戚，把行路的人救了。可是事后我们的同伙的看出假来了，不答应于我，非找我师父去不可。我也是一时情急，冷不防的一刀将他刺死，完事消形灭迹，我打算人不知鬼不觉的就完了。谁知在我作完此事的时候，猛听得树林外有人喊了我一声，说我行凶杀死同伙，我听了此话，赶紧撤身逃走。几位老人家请想，他们既是知道了此事，我还能回的去吗？万般不得已，我才来到这里的。”几个老者听他说完了此话，全都点了点头。

少爷一见他们露出这种表情，心说大约着不至于把我怎么样了，遂笑着说道：“说了好半天的工夫，我还没问几位老人家贵姓高名了，你老人家把名姓告诉我，就是不放我，将我置于死地，我也就甘了心了。”少爷将然说到这里，当中坐着那位身量高大的老者笑着说道：“小子你既是问，听我告诉

你，我们弟兄一共是五位，我姓于，名庭号叫子玉，外号人称醉仙翁。”少爷听了，心中暗道：“当初我师父曾经与我提过，江湖上有他们老哥五个，号称山东五老，大爷就是于庭。”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怪不的我跟你们老几位动手我不行呢，原来你们老几位都是成名的侠客，事到如今没别的，你老看我就是独自一人，成全成全我，收我作个徒弟，将来我把功夫练习成之后，决不给你老人家丢脸，不再作那偷盗之事，我是一定剪恶安良，到那时不但我忘不了你老的好处，就是我那死去的双亲，也要感激你老的大恩大德呢。”少爷说到这里，可就哭了。大爷于庭看罢，遂高声说道：“来呀，把他的绑绳儿解开。”这一声吩咐下去，早有家人过来把少爷的绑绳儿解开了，少爷赶紧站起身来活动活动，于大爷笑着向于四爷说道：“老四啊，你就收他作为你的徒弟吧，将来他成名之后，还能忘的了你这番好处吗？”于四爷闻听说道：“大哥，我不能收他，大哥要是喜欢他的话，那么你老就收他吧。”大爷一看四爷不收，遂笑着说道：“老四难道说你不听为兄我的话吗？我看他的资质很好，日后准能成名，所以才叫你收他，你再三的不乐意收，莫非说你还有甚么不放心的地方吗？”于四爷一看大爷有些不悦的样子，遂不敢再分说了。可是两眼不住观看少爷左光，心说别看他才十几岁，天然带着英勇的样儿，最可怕的就是他那两只眼，不亚如两盏灯一般。看罢多时，方才说道：“既是大哥非叫我收他不可，那么我就遵从大哥之命，暂时把他收下吧。”少爷一听于四爷答应收他了，赶紧跪到行了拜师礼，一切仪式不必细表。

过了两天，于四爷也不提练功夫的这件事，左光心中暗道：“这是叫我自磨刀的走，不乐意教我能为，过几天我一腻，

不辞而别自然我自己就走了。老头子你不是这样的待我吗？我倒要卖两下给你看看，我要是不把你的功夫得过来，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少爷打定主意之后，每日不离于四爷的左右，加意的侍奉，每逢于四爷吃完饭之后，少爷早就把手巾把儿拿过来了，外面一阴天，油鞋雨伞早就给预备下了。日子长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于四爷留神一看，心说道这个孩子还真算不含糊，这么些日子我也没答理他，竟没把他淡走了，真叫难得。由是之后，每到于四爷用二五更功夫的时候，就给少光顺顺胳膊腿，教他站个架儿，到后来少爷一看人家于四爷所练的功夫，与自己先前那个老师所教的大不相同。

书中代言，左光练熟了黑虎门的功夫了，再练山东五老的内家拳，他哪练的了哇！练着又费劲，式子还不好看，练着也没有兴头。于四爷见了他这般情形，遂向他说道：“光儿你这是怎么的了，怎么到练功夫的时候你反倒没有兴头呢？由今天起，你把这个恶习改过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你就赶紧给我走。年轻轻的太不知好歹了，不是我不乐意收你，因为在我一见你的面的时候，我就看着你不成。这里面有我大哥再三的给你说好话，我是万般无奈，这才将你收下。我也是这么大的岁数了，不知哪时就回去啦，难道说我的功夫不传人，临死时还能带到棺材里去吗？你怎么一点儿好都不学，你要是没有这个天才，不能练这种功夫，那就没的可说了；既是有这份天才，为甚么不用心练呢？如此的长久下去，知道的是你这做徒弟的不用心学，不知道的该说我这为师父的不教给你了。我费了好大的劲，落一个劳而无功，误人子弟的名儿，那可太不合适了。我把话全与你说完了，你自己想去，练也在你，不练也在你。”少光听于四爷说完了这片话，只可

点头称是，接着又练了一会儿。练完之后，回到自己的屋中休息，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心说："我怎么这样的儿没有福德呢？当初我跟做贼的师父练功夫，倒是特别的有兴头，进步也很快；如今好容易央求着剑客把我收下了，每日教给我二五更的功夫，你可倒是练哪，怎么反倒没有精神了呢？这可真正是没有这份福德了。由今日之后，我再下场子去练功夫，可不能还像前几天的那个样儿了。如果再要那个样儿，人家于四爷说的明白，叫我赶紧的一走，人家可就不要我了，这可应该怎么办呢？"自己思想了好半天的工夫，方才拿好了主意，心想我也别等人家往外赶我，我给他们来一个不辞而别，明日清晨一走就完了。可是我此去还是无有定所，到处为家，另谋安身之处，我的命未免太苦了。思想至此，心中甚为难过，躺了好半天的工夫也没睡着，不知不觉的天可就亮了。

左光赶紧坐起身来，把自己随手应用的东西，全都带好了，独自一人出了于宅。所好一样儿，并没有人问他作甚么去，也没有人追赶他，自己信步而行，这回比上回可强多了，上次出来身上分文未带，这次身上还带着几两散碎银子，三五天以内不至于为难。一路上也无非是晓行夜住，饥餐喝饮，几天之后，手中可就没有钱了，也只好是做水买卖，作为川资费用。可是不敢再入深宅大院啦，恐怕再遇见像 于四爷似的，可就了不的了。这一天也是该着出事，正在往前走着，天色可就快黑了，因为贪玩，错走了岔道，走进了一座山内。只见四外乱山磊磊，无路可通，自己心中甚为着急。天色眼看着一会儿比一会儿黑，真要是找不着山道，等到夜里叫我往那里去安身呢？一边想着一边围着山转，直转到月亮都出来了，也没有找着山道，把少爷急得几乎都要哭 了。自己站在

山里，仰面长叹了一声道："唉，我左光的命运可算走到了家了，世界上的人，再也没有我苦的了。像我这样的一点儿出路也没有，得奔波到甚么时候才能有出头之日呢？处在这种情形之下，真正还不如死呢，早早的死去，省得再在世界上受罪啦！"想到这里，这才找了一棵大树之下，解下自己身上的腰带，拴了一个套儿，二目之中落着泪道："下世的爹娘啊，你老死在阴曹地府，可不要怨恨我不给你老接继后代香烟，我实在是没有出路所致，我死不要紧，可惜你老白白的生养我一场。由七岁父母去世，每日在大街之上要着吃，好容易活到这么大，没有想到今天死在乱山之中，这可真正应了那句俗语了，生有处死有地，一点儿也不错。"少爷说到这里，真正是声泪俱下，自己是越想越难过，心想净哭会子也当不了死呀，这才把心一横，伸手捋住了绳套，那个意思想要往里伸。自己心中为难，常言说的好，套儿里面鬼门三关，套儿外面阳关大路，脑袋只要往里一伸，那就算完了。人人都说上吊就是难受一会儿，今天我先试试吧。想到这里，这才把心一横，往里一伸脑袋。

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有人一拍自己的肩头道："我说你这孩子这是怎么的了，年纪尚且不足二十岁，就要生这种心。你也不想想人死不能复生，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有甚么过不去的事，可以跟我说说，只要我能办的到，我决尽全力给你办；如果办不了，还可以从长计议。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自杀呀。"少爷听那人说完了这几句话，这才留神向他观看，只见说话的这个人乃是一位道长，头戴道冠，身穿道服，手里拿着拂尘，少爷看罢说道："道爷你走你的路吧，请你不要管我，我是不能活着的人了。"那道长闻听哈哈的笑道："年轻轻的

不要说此不利的话，你把话跟我说明了，我能管则管，不能管我再一走，你看如何？”少爷闻听唉了一声道：“我的事太多了，里面有种种的困难，非是一言半语所能说明的。”道长听了笑着说道：“在你哭着自言自语的时候，我已经在你的身背后站了好半天了，所有你说的言语，我都听见了。你不是说错走了山路了吗？我可以带你出山。你要是没有安身的地点，我可以给你找一个去处；再不然你就跟着我。我就住在这座山上，此山名叫泰山，我住在中峰里面，你愿意跟着我不愿意呢？”少爷听道长说完了此话，遂哭着说道：“你乃是一位出家的道长，每日的工作就是早晚焚香，打扫佛殿，再不然就是念经，我要是跟你老而去，不就是当一个小道童吗？那还不如我死了呢，倒省得活着受罪。”道长闻听笑着说道：“你以为跟了我去就叫你当道童啦，满不是那么回事。不才贫道我身上有武术的功夫，我打算把你收下，一则可以救你不死，再说可以把我全身的功夫都教给你。只要你用心练，有个十年八年的就可以在外闯荡江湖了。到那时你身上有了能为了，在外面准可以成名，所有一切的为难事，那不就都解决了吗？”少爷左光闻听老道还能教给自己练功夫，心中甚喜，不觉破啼为笑道：“你老既是如此的提拔我，我就对你老实说了吧。我姓左名光。”我是如此如此的一段事，说着话这才把自己由家中出来以及遇见孟太林，传艺三年，因为搭救了两个行路的，杀死同伙之人，由那里逃出来；又遇见于四爷，因学艺不成，自己不辞而别；因贪看山景，所以才来在此处，无路可出，才把我这几年的经过都想起来，因此才起这上吊之心的前后话说了一遍。道长听他说完，不由的点了点头。左光又接着问道：“道爷你老看我练的了吗？要是练的了，我就

跟你老前去；如果要是练不了的话，我就不必费那个劲了。”道长闻听他这一问，不由的笑道：“左光，只要你肯下苦工夫，我是尽着力的教给你，准能成功，没有练不了的这一说，除非是为师的不肯真心传授，那才练不了呢。你要是不愿练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把你送出山去，你自己另谋安身之处，也就不必再上吊了。这两条道路你自己择吧？”少爷闻听笑着说道：“你老既然有这样的好心，我就没有不愿意的地方了。再者说你把我送出此山，我也是没有目的地可去，也不过就是到处为家，一点儿长进也没有。如今遇见你老人家，不但救我不死，而且还可以教给我练功夫，总算是我幸运得很，这个好地方可以说是百年不遇。别的话我也就不必说了，反正你老待我的这份恩情，将来我决不能忘了。”说罢此话，跪倒身形，给道长叩了四个头道：“师父请上，受弟子左光大礼参拜。”那道长见了这般情形，心中甚喜。赶紧笑着说道：“罢了，此地不是久呆之所，左光你起来，随为师的走吧。”少爷闻听此言，这才赶紧站起身形，把身上的衣服整理整理，随身所带的东西全都带好了，道长在前面走，左光在后面跟随。

走了好半天的工夫，远远的看见前面有一座高峰，不多时已然来在高峰切近。道爷用手拉着少爷左光的手，顺着极小的山道，一直向峰上走来。走着的时候，少爷留神向各处观看，只见山道两边的各样树林极为茂盛，置身其间，真有点儿离去凡尘，飘飘欲仙之意。又走了不大的工夫，来到一个洞口。道长说道：“光儿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我所住的地方。”说完此话，师徒二人，先后进了洞口，里面有倒下台阶七八级，到了下面，又往前走了一会儿，见里面微微的有一点儿灯光，由门缝中透了出来。道长走至近前，伸手把门推

开，师徒二人进到里面，少爷留神观看，只见在屋里迎面供着神像，神像下面有一个佛厨，佛厨上面五供蜡扦俱全。两旁还有两个暗间，全挂着门帘，道长进门后，师徒二人进到里面。见暗间里也没有许多陈设，在迎面有一架云床，旁边有很多的经卷。少爷正在观看的时候，就听道长说道："光儿，你走了这么半天的山道，大概有些劳累吧，你可以随便休息休息，今天天也不早了，有甚么事明天见。"左光闻听点了点头，应了一声是，这才躺在云床一边睡下。一夜无书，次日天刚一亮，少爷早就起来了，赶紧打扫佛殿，把各处全都打扫了个洁洁净净。道长看他的这份举动，心里甚是喜欢，心说这个左光的福气不小，所有一切的动作，没有一处不叫人可爱的，这也是我该他的，应当叫他得我这身功夫。道长正在思想的时候，就见左光已然把各处打扫完毕，道长站起身形说道："光儿你随我来。"左光听了，不敢怠慢，赶紧随在后面，来到对面那间暗间。留神一看，只见里面非常宽大，并非是一间屋子，看地势足有三四间屋子的大小，地下铺的完全都是黄土，两边有兵刃架子，所有各种内外家的兵刃，一概俱全。在迎面有一个小供桌，上面供着一位神像，看不清是那位。道长把左光叫到近前，向他说道："光儿你看见了没有，这乃是练武的祖师，快快的过去叩头。"少爷闻听此言，赶紧的跪倒身形，给那神像叩了四个头，然后又给道长行了拜师礼。一切礼 仪全都完毕，由打那日起，道长每日早晚不辞劳苦，传授左光各样功夫。也是该着少爷有这种福德，一教就会，伸出手来就是地方，道长看着特别高兴。刚一练也不过就是教给他站架儿，有两个多月的工夫，这才教给他拳脚，也就是大红拳，小红拳，太祖拳等等，及至把各样的拳

招 全练完了，道长又教给他拆招。没有事的时候，道长就给他开讲，哪手功夫专破哪手功夫，当初是谁留下的，谁曾用这手功夫赢过人，谁曾输过这种招，详详细细的天天讲给少爷听。不知不觉的已经过了二年多了，少爷左光的拳脚可就有了七八成了，一者说道长教的得法，再说就是少爷用心，一教就会。道爷见他把各样拳脚全练会了，这才教给他本门户的功夫，乃是太极拳。要说这太极拳可真不容易练，使的完全都是内力，好在少爷有这二年多别的拳脚 底子，倒不觉得怎样的费劲，就是有难练的地方，只要是道长教给他一两回，他就谨记心间。如果练不对，自己连饭都不吃，下场子里生挤，多怎挤会了才吃饭去呢！太极拳练完之后，道长又教给他软硬与掌上的功夫，练完了这几种功夫之后，这才练习各种兵刃，最得意的就是太极刀。就这一练整整的十年，少爷左光可就变了样儿了，年纪也长了，身量也高了，太阳也凸出来了，胳膊伸出来如同小孩腿一般，道长看着非常的喜欢。

这一天道长把他叫到面前，笑着说道："光儿你知道你来到我这里有多少年了吗？"左光闻听说道："我在这里每日侍奉师傅之外，就是苦练功夫，那里记得那个呢。"道长闻听笑道："你既是不知道，待我说给你吧。由打你来到我这里的那一天算起，如今整是十年，你所学的功夫，准在侠客以上。我本打算把我所会的功夫完全传授与你，有谁知天不作美，我本身有一件要紧的事情，必须我亲自下山去办，即刻就得动身，我有心不把你打发走了，我又不知道我得多少日子回来。我也是无法可想，不得不叫你下山。此去你也好闯练闯练，在江湖上经验经验，有个三年五年的，我也就回来了。你再二次来到此处找我，我必二次传艺，你看好不好呢？"左光闻听

说道："老师待我这十年教养之恩我还一点未报呢，我怎能离开老师一走呢？道长闻听笑道："那可不成问题，你我这不过就是暂时的离别，将来还有相见之日呢！"可是你走后，千万要记住了，在外面要行侠作义，多作些好事，莫要犯了这个淫字。你如果不听为师之言，在外面见色而起淫心，江湖上可有的是侠剑客，到那时准有人追取你的性命，你死倒不要紧，我这十数年的苦心就算白费了。听明白了没有？"左光闻听说道："师父你老人家既然非叫我走不可，那么我就遵从师父之命吧！关于色戒这一层，你老就放心吧，徒儿我决犯不了。"道长闻听笑道："我但愿你如此。我也无物可赠，这有几件衣服，单刀一口，算是你我师徒的纪念品，你拿了去吧。"说完此话，随手由云床上拿出一个小包袱来。少爷见了，赶紧把包袱接了过来，跪倒身形，叩了几个头，谢过赠刀之恩。道长又取出二十多两银子交给少爷作为路费，少爷并不推辞，接过来带在身边。左光这才问道："师父，我此去外面闯荡江湖，如若有人问我这身功夫是跟谁练的，徒儿我就知道师爷是出家的老道，也不知道你老的道号怎么称呼，到那时叫我怎样的回答呢？"道长闻听哈哈的笑道："光儿，你不知道为师我的法号，也不怨我，由打你我见面的那一天，就没有提及此事，以后你除了取火作饭之外，就是苦练功夫，直到今日下山，还算你的心细，想起来问为师的道号，要不然我也就忘了告诉你了。我住的这个地方，名叫泰山中峰，属山东省管，这个洞的名儿叫九如洞，为师我的道号，因洞而名，叫九如道长，要你谨记在心，下山去吧。"左光这才二次跪倒身形，给道长叩了四个头，然后说道："我本想着再跟你老练个十年八年的，你老也是这么大的年纪了，常言说的好，黄泉

路上没老少，我把你老打点的黄金入柜，完事，我再一走也就甘了心了；没想到你老有要事在身，不得不暂为分离，才打发我下山，此一别不知得何日再能相会了！”少爷说到这里，不由得二目之中落下泪来。九如道长见了这般情况形，心中也是难过，常言说的好，人老惜子，和尚老道老了爱徒弟，真是一点无儿也不假。九如道长这才说道：“光儿你不要难过了，赶紧的去吧。只要你在外面行为好，成名之后，有人谈论起来，这乃是九如道长的徒弟，真是不错，到那时比孝敬为师我还强呢！快快的去吧。”少爷听罢此话，这才站起身形，出了洞口，道长一直把他送到山下，少爷回过头来道：“师父不要送了，回山去吧。”道长听了此话，这才站住身形，不往前送。

少爷顺着羊肠小道，一直走了下去，一边走着，不住的回过头来观看师父，后来走的太远了，有树林遮着看不见了，这才慢慢的走下去了。直走到天交正午，觉得有些渴了，打算找个茶馆儿喝点儿茶再走。一边往前走着，不住的往四外观看，只见在不远有一片树林，里面有桌椅板凳，看那个样儿好像是一个茶摊似的。左光看罢，忙往前紧走了几步，来到近前再留神一看，只见不但是茶摊，并且还有天棚，里面的坐都满了。看那些茶座的情形，大概有一多半是周游的人，走累了到这里来喝茶休息休息，在棚里坐不开了，也有在棚外树底下的，少爷看罢，赶紧走到里面，这时里面的伙计见有茶坐来了，赶紧走过来笑着说道：“少爷你喝茶吗？多原凉吧，里面没有座了，你要是累了我这有的是凳儿，你先在树底下坐一会，我给你倒茶去。”少爷听了说道：“没有座不要紧，我在那里都行，你就快快的给我倒茶去吧。我先在外面

喝着，里面有座的时候我再进去还不成吗？”伙计闻听笑着说道：“那可太好了，你就等一会儿吧，你是喝龙井还是喝香片呢？”少爷说道：“就是龙井吧，多多的搁上一点儿才好。”伙计答应了 一声是，转身而去，不大的工夫，给端了两杯茶来，搬过一条板凳来。少爷落了坐，留神往四外观看，只见四周围栽种着很多的奇花异草，还有一个养鱼的池子，有好几个唱茶的坐在那里看鱼，一半天然一半人工的力量，美景非凡。少爷看了，心中有所感动，心说：“我在山上一共呆了十年，这里有这么一个好地方，我就会不知道，要是没有事的时候在这里一坐，这有多么自在，这个野景太好看了，可惜不知道叫甚么名儿。”少爷正在思想入神的时候，伙计可就过来了，笑着说道：“少爷喝够了吗，再给你来一杯吧？”左光闻听说道：“先不要忙，我只顾看野景，还没有 喝一点儿了。”伙计听了，应了一声是，转身要走。少爷急忙叫道：“伙计你先别走，我跟你打听点儿事情。”伙计听了站住身形笑道：“少爷你打听甚么事情？”左光说道：“你们这个地方属那儿管，地名儿叫甚么？我这乃是初次到你们这里来，所 看见的茶馆太多了，可是没有你们这么好的，连带花园，太幽雅了！”伙计闻听笑道：“少爷你要问我这个茶馆，可有了年头了，你是初次往这里来，那就不用说了，是久走山东的人，全都知道有我们这么一个茶馆。在从前是我们老掌柜的经管一切事务，后来他老人家去世，我们的少东家可就接过来了，直到如今算来足有五六十年啦。所有全山东的茶馆，统计起来，那一家也没有比我们这里年头多的；我们这里不止于比他们年头多，并且地方还比他们敞大的很，当地的村长们给我们茶馆起了一个字号，叫做景和轩。由外方来的人，不论从哪里来，只

要是一进山东的边界，一打听景和轩茶馆，可以说是没有一位不知道的。”左光闻听点了点头道：“伙计你先去吧，我没有甚么事了。”伙计听了，这才转身忙话别的茶坐去了。

左光一边喝着茶，一边心中暗自思想：我这次闯荡江湖，是先往哪里去好呢？必须得先找一个有好武术家的地方，到那里跟他们过过手，先把他们胜了之后，我的名姓不也就随之创起来了吗？话可是这么说，我又不知道那里有好武术家，这便如何是好呢？自己正在思想的工夫，猛然间灵机一动，心说有了，在十年以前，我曾到过山东于家坡，因为手中没有路费，打算做水买卖，无意中就遇见他们弟兄了。也是我的武功不敌，被他们当场将我拿住，不但没把我送到当官治罪，反倒把我收为弟子，每日由于四爷教给我练功夫。怎奈他们所练的功夫我都练不了，我费了力气可不小，他还说我不尽心学，由那里一气，我才夜走乱山之中，得遇九如道长收我为徒，练艺十年有余。如今命我闯荡江湖，我又没有地方可去，倒不如我先往他们那里去一回，无论是他们弟兄那位。万一要被我打倒了，岂不胜过打倒百八十个无名之人吗？到那时也叫他们看看，我左光并不是无能之人，我这十年多的苦功夫总算没白练。自己想到此处，心中特别的高兴，把茶喝完之后，这才点手叫伙计过来给了茶钱，另外又给了小费。伙计把他送到茶馆以外，左光说道：“伙计我再跟你打听一件事，你知道吗？”伙计闻听说道：“少爷你有甚么事情只管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必定说给你听。”左光说道：“我打算往于家坡找人去，但不知从哪里走？”伙计闻听笑道：“你老打听于家坡呀，离这里可太远了。由现在你就走，走到天黑住店，明天还得走半天的工夫，才能走到了。要按里数说，足有一

百六十多里地，那里有一道小桥，只要一过那道小桥，一上坡就算到了。但不知你到那里找的是那一位？我就是于家坡的人，所有那一个庄子上的人，完全都姓于，没有别的姓，你把你所找的这个人他是做甚么的，叫甚么名字说与我，我是没有不知道的，我连他住那个门儿都告诉你。”左光一听这个伙计是于家坡的人，心中高兴。可是当初我曾到那里去过一次，而今算起来已经十年有余了，就是我到了那里，也不知道哪个门儿是他们的住宅了，既然这个伙计是那里的人，我何不就近打听打听他呢？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我打听的并非是无名之人，而且还不是一位，乃是远近皆知的山东五老，大约着你不能不知道吧！”伙计闻听笑着说道：“你老要提别人我还有个知不详细的时候，惟独山东的五老弟兄，在于家坡住了可不是一年啦，那乃是久负盛名的剑客，但不知你找的是那一位？”左光说道：“我找的乃是大爷于庭于子玉。”少爷这句话尚未说完，伙计低声说道：“我说这位少爷你小点声音说吧，这里他的徒弟徒孙多的是，如果被他们听见你呼唤他老人家的名号，恐怕与你有些个不便哪！”少爷听了此话，心中有些纳闷，遂问伙计道：“你说这话我有点儿不明白，叫他一声名字还至于有这么些个麻烦吗？”伙计闻听说道：“我的少爷，你有所不知，于大爷的年岁可不小了，年岁大小先不必论，所有我们这于家坡的人，谁也没有他老人家辈大。就拿我说吧，今年我都三十多了，论起来还是他老人家的一个重孙子了；你才是二十来岁的人，张口就呼唤他老人家的名儿，如果被他们的近人听见，你想想他们能乐意叫你这样的称呼吗？我看你这个意思，大约着是初次往这里来，我才与你说这一片好话，你要是遇见别人，他们就不说给你了，他

们净等着看你的哈哈啦。”少爷闻听此言，笑着说道：“原来如此，那太不成问题了。五老之中的于四爷乃是我的老师，因为有些年没见他老人家了，我打算到他们那里去看看他老人家去。”伙计闻听，用手一指笑着说道：“我说少爷你这可不对，成心找我的便宜。”少爷说道：“此话从何说起呢？”伙计说道：“方才我说我是他们弟兄的重孙子，这时你说你是他们的徒弟，道不是明明的占我的便宜吗？”少爷说道：“伙计你不要多想，你可别看我年轻，无论在哪里我也没与别人说过笑谈，这乃是句句实言，并非是成心找你的便宜。”伙计听了说道：“既然如此，那就不用说了，你老请便吧，我也就不送你了。”少爷点点头道：“那么你我再见吧。”说完此话，伙计转身而去。

少爷自己往前走着，心中暗道：“方才听伙计之言，说此地离于家坡还有一百六十里地了，我要是照着平常的走法，就得走两天的工夫，倒不如我白天加紧的走一会见，到了夜晚的时候，就再一施展夜行术，也就是二更来天，就可以到了。”少爷把主意拿定了，这才加紧的往前一走，走了好大的工夫，大约着走出有百八十里地来了，天色可就是黑啦。来在一个小村庄上，随便买了点甚么吃的，吃完之后，这才出离了这个村庄，施展夜行术的功夫，如飞一般的往于家坡而来。天还不到二更，少爷已然来在伙计所说的那个小桥近前了，过了小桥之后，可就看见大街了。来到大街之上，往各处一找，见有一个大门儿，在一条胡同口内，门口有四棵槐树，正是五老所住的宅院。自己因为当年来过一次，所以认得，可是这十余年没往这里来了，又恐怕走错了，真要是到了里面，如果不是五老的住宅呢，还不如我找个清静的地方休息休息，有

甚么事等明天白天再办。左光把主意想好了，不走大街，顺着胡同往外走，见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坟地，周围有花墙围着，左光看了，心说我就在这里吧。想到这里，遂纵身形来到里面，打坐养神，过了很大的工夫，方才醒来，睁眼一看，天色已然亮了。遂站起身来，把衣服整理整理，纵身来到外面，慢 慢的向五老的住宅走来。

到了大门口以外留神观看，见有一个老家人正在那里扫地，少爷看罢走向近前说道，老人家辛苦了，那老家人正在扫地的时候，猛听得有人说话，回头一看，见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遂笑着说道："这位少爷你有甚么事吗？"少爷说道："我跟你打听一件事，这个大门以内的主人可是姓于吗？"老家人闻听说道："对了，正是姓于。"少爷说道："既是姓于，请你给回一声儿，就提外面有左光前来拜见。"老家人听了说道："原来你是找我们庄主爷来了，那么你就候一候，我给你回禀去吧。"老家人说完此话，转身进到里面去了。不大的工夫，就见那个老家人笑着就出来了，向左光说道："少爷你里面请吧，我们庄主爷在二门以外迎接你啦！"少爷听了此话，遂叫老家人带路，自己跟随在后面，往里走来。将然来到里面，就见大爷于庭于子玉在院中站立，两眼向外观看，一看少爷左光进来了，不由得哈哈的大笑道："我当是谁了，原来是你呀！这十余年没见你的面，你都长到这么高啦。"少爷听了笑着一抱拳道："老人家一向可好，我这里给你行礼了。"于大爷见了，急忙用手相拦，笑着把少爷让到书房里面。落座之后，家人献上茶来，于大爷笑着说道："光儿，这些年不见，你往哪里去了？"少爷听了笑着说道："不瞒于大爷你说，由打你老命于四爷收我为徒之后，因为我练艺未成，我

觉乎着你老的府上住着有点儿无味了，因之才负气而去。各处拜访名师，也算事适恰巧，在乱山之中遇见了一位出家的道长，收我为徒，传给我各种功夫，十年有余。我想我所得的功夫，足可以打倒天下的好武之人，因为我心里有的就是山东五老弟兄，所以不远千里而来。也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就是跟你们老几位讨讨招，不论是哪一位都行，只要是被我打倒下一位，我的名姓就有了。可是我最希望的就是跟大爷你比试一回，不知你老人家可敢跟我过过招吗？”于大爷听说罢之后，不由的就是一笑，心说：“年青的真敢出口大话，要打倒天下练武之人，别说是你，就拿我说吧，已经是将至百岁之人了，在江湖上走了好几十年，外面所有的剑侠，我也都会过，尚且不敢说此大话，怎么你就如此的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满打算你一落生就练功夫，不就是二十来年 吗？真真的是岂有此理！有心跟他动手，把他打发回去就完了；可是又不能跟他一般见识。不如用几句好话把他哄走了也就完了。”想罢遂笑着说道：“光儿不要如此，要是论英雄的话，还得说是你那个岁数。如今我老了，不以筋骨为能，再者说当初你又跟我四弟有师徒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你动手。虽然说练武的不打不亲，你跟我可不能这样说，如果你喜欢看于庭的功夫的话，你可以在我这里住些日子，早晚有工夫的时候我可以练给你看看。”左光闻听说道：“于大爷，你不要说此无用的话，我此次前来登门叩拜，所为的就是彼此过过手，我讨讨高招，不论是你们五老之中的哪一位都行，要不然我岂不就是白来一回了吗？要叫我说你老就别推辞了，你老要是实在不愿意动手的话，我还有一个好办法，不知你老人家认可不认可？”于大爷问道：“你有甚么好办法，只管当

面讲来。”左光听了笑道：“你老要问这个办法，可有点儿对不起你，就是于大爷你亲自跪在地下给我磕三个头，求我饶命，那才算完。”于大爷听了他这几句话，不由得心中有气，心说：“左光你这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吗？我不与你过招动手，并非是我的武功不敌你，我是看你年岁小，不跟你一般见识。本打算给你几句好话，两方面和解就完了，你要是明白的，愿意在这里住几天就住几天，如果不愿意在这里住着，好好的一走，落一个两全其美，那有多么好呢！不料想你不但不走，反而非要求比武不可，如若不然，我就得跪在地下给你磕三个头，你也不想想，我现在已将近百岁的人了，这个事情办的到吗？你既是如此的无理，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也只好是当场动手，把他打发回去也就完了。”

于大爷想到此处，将然站起身形要往外走的时候，猛听得院中有人高声说道：“大哥不要在跟他再说好话了，他有点儿自取灭亡。他不是非要动手过招吗？那么就叫他赶快的出来吧，也用不着你老人家亲自动手，小弟我就把他打发回去了。”于大爷听了此话，也只好如此，遂与左光一同走出屋门。左光来到院里一看，说话之人非是别个，乃是当年曾为自己老师的于四爷。看罢心里特别的高兴，遂笑着说道：“我当是谁了，原来是于四爷呀，你老一向可好哇！咱爷儿两个也就别提以往的事了，你老既是愿意跟我过过招，那么我就与你老走几合吧。”于四爷听了说道：“大哥你老给我观着点吧，今天他来的还不是时候，正赶上我的功夫没在家，不一定怎么样，左光你就进招吧。”少爷听了此话，心里不由的有气，心说：“于老四你太以的看不起我啦，像你身为剑客，练了数十年的功夫，江湖人送美称山东五老，怎么着功夫还有个在家

不在家！你既是如此的小看我，那也没有甚么关系，反正你得跟我比划，在比手的时候你没有空招的地方便罢，如果有了空招，你可别怨我意狠心毒，我非给你来个厉害的不可，到那时也叫你知道知道我那十年有余的苦功夫没白练。可是我也不能叫你用话找了便宜去。”想罢遂笑着说道：“于四爷的功夫既是没在家，你老就退在一边吧，省得你老当场输招，我失手再伤了你老的贵体，那不就不合适了吗？另换一位功夫在家的与我比试，那有多么好呢！”于四爷听他说完了此话，连连的说了几声，“有的，好小子你真可以，连一句话你都不吃，我说此话你还是别不信，就着我的功夫没在家，你还可以在我的面前多走几招，如果待一会等我的功夫在家的时候，也就是一个招面就见胜负，准把你打爬下。”左光听了叫道：“于四爷既然如此，我可就大胆进招了。”少爷左光说罢此话，便在院中分好了上下手，往前一上步，举手就给于四爷一掌。于四爷见掌到了，并不着忙，往左一上步，伸手要拿少爷的腕子，左光见了，忙把右手撤回，往下一伏身形，用了一着双撞掌，照定于四爷的小腹打来。于四爷见来势甚凶，急忙往后一撤身形，二次往前一上步，两个人遂打在了一处。在先前于四爷并没把左光看在眼里，心想：“他就是能够得遇明师，统共不就是十年多的功夫吗，用不着自己费多大的力气就把他打倒了。”及至动上手一看，可了不的了，只见他所发出来的招，处处都是地方，手往外一发就带着风声，并且招招还都是近手。于四爷看罢，心中不由的害怕，暗暗的点头，佩服他的功夫。可是看着他所发出来的招都眼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来是在那里见过，如此看来，我还得特别的留神，不然的话，我非输给他不可。于四爷想罢，遂把招法加紧，打

算成心挤兑挤兑他，看看他后来的招法如何，就知道他有多大的能为了。只因于四爷的招法一加紧，左光可就急了，心说："好你个老东西，你可真是诚心跟我过不去。你打算用花招一加紧，我的心里一乱，乘机发招胜我，那你可是打错了主意了。你要在十年以前跟我用这手倒行，如今你既是如此的跟我动手，我非实给你两下儿看看不可。"少爷想罢，遂把九如道长所传的太极神拳施展开了，真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那个意思恨不得一招把于四爷打倒了，方遂他的心意。于四爷动着手的工夫留神一看，见他的招法又加了紧了，心中可就有点着了急啦，心想："他才十余年的功夫就如此的好，我得想个法子把他胜了，如若不然我就得栽在他的手里。"不表于四爷心里思想，左光动着手也有一个打算，心想："我照这样子跟他的动手，得甚么时候才能分出胜负来，倒不如我施展我师父所传给我的绝手反背倒打撩阴掌，大约着就可以把他打倒了。"想罢遂用招一领于四爷的眼神，他那里知道于四爷那乃是久经大敌的老英雄，见他一发此招，认得乃是泰山十叟的绝艺，赶紧用了一招虎坐坡，将将的躲了过去。于四爷将然往起一长身形，左光见了往前一上步，伸手照定于四爷的身背后就是一掌。于四爷见了，心说："好狠的小子，你真不留情啊！"想着的时候，见他掌来切近，赶紧一转身形，用手一拿他的腕子，底下就是一腿。在左光的心里，他那一掌准可以把于四爷打倒了，万也没有想到于四爷还有这么一手儿，所以并不防备，见人家的招来了，未及闪躲，只听噗的一声，倒于地下。于四爷站住身形，哈哈的笑道："左光你不要着急，如果不认输可以站起身形再来一回。"

左光听了此话，心里真是万分的难过，站起身来，目不

转睛的看着于四爷，心想："我跟随九如道长练艺十余年，老师打发我下山，在外面闯荡江湖，我以为我所练的功夫足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谁知将一下山，就遇见山东的五老于四爷了。本打算胜了他把名姓就闯起来了，没想到反倒输给人家啦！看起来我十年有余的功夫又白练了。"想至此处，二目几乎落下泪来。就在这个时候，于四爷站在他的对面，见他现出这种难过的情形来，不由的慈悲心动，往前紧走了几步，伸手拉住少爷的手道："光儿你不要难过，像你这样的功夫，在江湖上可以说是少少的。此次虽然输招，并非是你的功夫不敌，乃是你的火候不老，动手之间无有经验，再加上你的贪心太大，才有这么一败。你如果再在江湖上闯练些年，你的名姓准在我等弟兄之上。方才你我动手之间，我已然看出来了，你所施展的乃是泰山十叟的绝招，你既是有这样的好功夫，就应该找别人去，不应该找到我们弟兄的头上来。头一节你我乃是同乡，再一说你我当年还有师徒之情面，你不应该跟我等如此的过不去。我看在你年青气盛当年曾为师徒的份上，并不加害于你，你自己仔细的想一想，就知道我所说的对不对了。"少爷左光听于四爷说完了这几句话，真正是一片金石良言，要按自己前来找他们比武的意思来说，就应该手起掌落，最低的限度也得教我身带重伤。人家于四爷不但不那么办，见我有些难过，反倒用好话来安慰我，到了这个时候，我要是再跟人家说不好听的话，那可于良心上太以的下不去了。想到这里，这才苦笑着道："于四爷，你老所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这一次我前来比武，完全是我之过，既然你老人家不忘当年师徒之情，如此的宽恕于我，我从今一定改过，在你们老哥五个的身上，皆以师礼事之，决不敢再

有胡行之事了。此后还得求你们老几位多多指教才好。”于四爷听罢了此话，哈哈的一阵笑道：“光儿你既是如此的明白是非，能以知过必改，可以说是不失英雄的本色。此处也不是讲话之所，有么话屋里说去吧。”左光应了一声是，连于大爷一同走进书房里面，落坐之后，家人重新献上茶来，一边喝着一边谈着，比从前倒觉着近乎了。

谈话之间，于四爷说道：“光儿，你要是没有甚么事的话，就在这里住些日子吧，以便彼此盘桓盘桓。像你这样的功夫，一在外面再闯练几年，不难成名。”左光听了笑道：“老人家不要如此的夸奖我，我就是闯荡江湖去，也得借着几位老人家的名姓。”于四爷听了笑道：“你也不要这样的客气，自从你离开我这里之后，直到如今十年有余，但不知你这身功夫跟谁练的，怎样的得遇名师？”左光听了笑道：“老人家要问我这十余年的经过可是太苦了，自从我离开老人家之后，走在乱山之中，因为贪看山景，找不着出去的道路啦，一直找到天黑，水米未进。把我急的了不得，站在山里暗自思想，可就把我以先的经过也都想起来了，从小我的命就苦，一点着落也没有，如今又被困在乱山之中，再有个三五天的工夫不就把我饿死了吗，与其那么着，还不如我自尽一死，省得受罪。因之我才解下腰带打算上吊，有谁知正在这个时候有人一拍我的肩头，说我年轻轻的为甚么不求上进，为甚么要上吊呢？我听了此话回头一看，说话之人乃是一位出家的道长。我把我上吊的原因跟他说明了，他说不叫我上吊，叫我跟了他去，还可以教给我练功夫。我一听他说这话，还有个不愿意去的吗？给他磕了几个头，他才把我带到泰山中峰，传艺十年有余，后来打发我下山，到外面闯荡江湖。那时我一问

他老人家的道号，才知道乃是九如道长。我下山之后，因为无处可去，猛然间就想起你们老几位来了，也是我年轻无知，当场与老人家动手，被你老人家打倒在地，不但不加害于我，反倒用好话安慰于我，此恩此德，我决不能忘。”大爷于庭听了，哈哈的笑道：“光儿，怪不得我看你所发出来的招法有点儿眼熟呢，原来你是十叟之中的九如道长所传，如此看来，你的福气可太大了。年方二十有余，就有这么一身好功夫，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少爷听了笑道：“老人家不要如此的高抬了。”爷儿几个说着话的时候，天已正午，于四爷说道：“光儿你先不用走了，在这里住几天吧。”左光闻听点了点头，应了一声是。于四爷这才吩咐一声开饭，家人们听了，赶紧把桌案擦干净了，不大的工夫，酒饭已然摆了上来。于大爷坐在正中，于四爷与左光两边相陪。大爷于庭问左光道：“光儿你吃甚么千万不要客气，随便好了。”少爷闻听点点头道：“不用大爷你老吩咐我，我到在哪里也没客气过，随便极了。”于四爷听了说道：“对了，我就喜欢这样的人。”爷儿三个一边吃着一边说着，很是高兴，不大的工夫，全吃了个酒足饭饱。于大爷命家人将残席撤去，然后打来手巾把，擦完了脸，跟着倒了一壶茶来，喝着茶的工夫，少爷向于大爷道：“二位老人家，我打算在你老这里住几天，然后再到各处走走，在外面若有点儿甚么事情，我想借重老人家的名姓，此事可能成吗？”于四爷听了未及答言，于大爷哈哈的笑道：“光儿你说的是哪里话来，此次你走后，无论到在甚么地方，遇着甚么事情，只管提我们弟兄，多少得有点儿照应。你虽是十叟的弟子，可是我们看着你长的，当年你与于四爷还有师徒的关系，只要你在外面行的正，无论有甚么为难的事，可以找

我们来，决尽全力助你成功。”少爷听了此话，心里甚为喜悦。由此之后，一连住了五天，每天除了吃喝休息之外，就是爷儿三个坐在一处谈论各种功夫。到了这一天清晨起来，少爷与二位老头子告辞，打算到外面走走。大爷于庭说道：“既然是你要走，我也不强留你，因为你此去关系着你的前途，但愿你早日成名，再到我这里住着来。”说完此话，吩咐家人们取了二百两银子来，交给左光作为一路的费用。少爷也不客气，遂即收下，带好了一切应用的东西，站起身来，向二位老人家各施一礼，然后说道：“二位老人家，我也就不说甚么了，容我以后有了进步，再来看望你老来吧！”于大爷听了笑道：“别的话你就不用说了，只要你在外面行侠作义，见义勇为，除恶安良，有人谈论起来，你是谁的徒弟，当年曾拜在山东五老的门下，后来又拜了九如道长，到那时不但你也露了脸啦，连我们弟兄的面上都好看。”说着话把左光送到大门以外，含笑而别。

按下不表于氏弟兄，单说少爷走后，一路之上打听着哪里有练武的，也不管是占山为王，保镖护院，或者是教场子，只要是练武的地方，必然登门拜访。当场过招的时候，若是遇着有身份的人，一看这位左光的功夫真好，就不往下比了，让到里面好好地款待，两全其美。有那些不明白的人，见少爷年方二十有余，不一定准有真正的好功夫，及至比上手才知道的确是不含糊，再想着不比可就来不及了，对方不是身带重伤，就是当场亡命。这么一来不要紧，一传十十传百，差不多是山东练武的全知道有这么一位左光，号叫炳臣，身上真有好功夫。此后少爷再到别处去拜访人去，差不多的可就不敢与少爷过招了。少爷见了这种情形，心说成了，我不必

在此地久留了，赶紧到别的地方去吧！少爷打好主意之后，这才出了山东一直来到河南，在河南住了五六年，又到山西，陕西，湖南，湖北，等处，接连着把南七北六十三省全走到了，可并非十年八年的工夫，这时左光已然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名姓可就闯起来啦，人送美称万里飞云。这一天自己独坐在店房之内，暗自思想："咳，想不到我现在都有了花白胡须了，在外面闯了这些年，虽然是全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可是已然老了，仍然是一无所就，将来应该落在甚么地步，还得顺时听天！"自己想着心中有些不快，遂算清了店钱，出了店房，往各处游玩一回。行无定所，在外面广作见义勇为之事，这一天不知不觉的可就来到四川了。自己心中有些动极思静，不愿意再在外飘荡了，买了点儿好的田地，遂在四川落了户啦！无事之时，把所有的家人们全叫在一处，教给他们些功夫，倒是自在得很。在四川住了十余年，这时老头子左光可就有七十多岁了，所有四川的人，远近皆知有这么一位老英雄。

这一天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日子，老头子左光吩咐家人们买来河蟹美酒，把外间屋的窗户打开，迎着门放了一张方桌，自己坐在桌前喝酒赏月。只见明月当空，照得各处如同白天一样，这时天也就在三更多天，猛然间来了片浮云，把月亮遮住了，工夫不大，浮云慢慢的走了过去，明月复现天空。老头子看了有点儿见景伤情，想起了自己当年之事，不由的咳了一声，心说方才月亮就是一个比例，想当年我不满十岁的时候，不幸父母双双去世，剩下我独自一人，无兄少弟，连个近亲都没有，只落得在大街之上乞讨为生。后来遇见孟太林，学了二年多黑虎门的功夫，当了一回贼，那时恰似明月被云遮住。以后又遇于四爷与九如道长，练了十余年

的苦功夫，奉师命下山闯荡江湖，人送外号万里飞云，直到今日才得安居乐业，好似明月复出，可是已然老了。老头子想着的工夫，可就把酒全喝完了。童儿向老头子说道："天已不早了，老人家该着安歇啦。"老头子听了点点头，遂叫他收拾一切，童儿把一切的东西全收拾完了，老头子说道："你去休息去吧。"童儿听了，遂即转身退出。老头子一个人坐在屋里喝着茶，就在这个时候，忽听得房上有人脚登瓦响，老头子心里有气，心说："这是何人如此的大胆，竟敢夜间前来偷探我的宅院。天下有名黑道上的朋友，全跟我认识，决不能偷我来；没有两下子的他可不敢来，我也不论他是谁，先到外面看看有么话再说。"想到这里，遂把灯光吹灭，纵身形来到院内，借着月光往各处一看，就见在东房上爬着一个人，老头子左光看罢，心中甚是有气，道高声叫道："房上的小辈，还不下来受死等待何时！"老头子这句话将将说完，就见东房上的那人站起身形说道："干甚么你这样大惊小怪的，小太爷此来并无恶意，所为的就是找你比比手，何致于把你吓到这个样儿！"那人说罢此话，纵身形来到院中，把手中的军刃一分，站在那里真是精神百倍。老头子见了，心中不由的纳闷，心说："当是甚么出色的英雄了，原来是一个小孩儿。"看年纪也就在十七八岁，白净面皮，梳着两个小歪辫，身穿蓝绸子裤褂，足登青缎皂鞋，白帽子，手里拿着一对军刃，有二尺多长，前头尖后把圆。老头看了他这对军刃，心说："别看他年岁小，这种军刃外面会使的很少，名叫双针，会使这种军刃的人非剑即侠，不知这个小孩儿是何人所传？"想到这里，遂高声问道："小娃娃你姓甚名谁，黑夜之间进入我的宅院，意欲何为？"小孩儿听了此话，用手中的军刃一指，高声说道：

“老头儿你先不要问我的姓名，动手之后分出胜负来再说。我如果敌不住你，当场被你打倒，我就不告诉你了，因为我人栽了，不能把名姓栽了；如果你的功夫不如我，当场被我把你打倒，到那时自有真名实姓来告诉你。”老头子听了此话，遂向他说道：“既然如此，你就进招来吧。”小孩儿听了此话，笑着说道：“如此说来，我可就得罪了。”小孩儿说罢此话，往前一上步，用双针向老头子面门刺来。老头子见了，往下一矮身形，有心往里进招，可就把小孩儿打倒了，转而一想，我先别把他打倒下，跟他走上几合，看看他以后还有甚么拿手的。老头子想到这里，遂施展小巧的功夫，不往里进招，净围着那个小孩儿转，走了有十数个回合，见这小孩儿的功夫倒是很好，受过高人的传授，可就是火侯不成。心说行了，我别紧着跟他战了，把他打倒下就完了。

正在想着的工夫，就见小孩儿的双针往自己的胸前点来，老头见了，忙用双手一抓。小孩儿见了，打算再往回撤可就来不及了，双针被老头子紧紧的抓住，抬腿照定小孩儿踢来。小孩儿见了，赶紧把军刃撒手，往后一撤身形，倒是没有踢着，可是把军刃被人家拿了去了。小孩见到这个时候，站在院中并不逃走，眼泪汪汪的直哭。老头子见了这种情形，心中更纳了闷了，既然前来找我比手，武功就不能含糊了；就是敌不了我，败在我的手下，那也没有甚么关系，你可以回去练去，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哭哇！他既是有这种表现，大约着其中另有缘故，我必须得问他一问。老头子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小孩儿你不要哭，你要有甚么难过的事情只管当面言明，别看你找我前来比手，我并不介意，我能给你出力的地方，准尽力的援助你。”小孩听了，咳了一声道：“老人

家，我的经过不愿意跟别人提，因为一提起来我的心里难过。既然你老非问不可，那么我就告诉你吧。”说完此话，这才把他自己的历史说了一回。

书中代言，这个小孩儿姓花名云，乃是四川成都副将的少爷。家有良田不下千顷，他父亲年到四十岁，才得花云这个孩儿，老两口子爱如掌上明珠。花云长到六岁的时候，老头子花方给他请了一位先生，教给花云念书。要说这个花云也真聪明，一教就会，并不逃学。老头子花方看着非常的喜欢。也就是几个月的工夫，这一天清晨起来，教学的先生打发家人去请老头子花方，有要紧的事面谈。家人领命而去，不大的工夫，就把老员外花方请来了，彼此见礼之后，花爷笑着问道：“老夫子今天早晨把我唤来，不知有何话说，要是用钱的话，也不必来跟我说，可以直接到账房里支去。”先生闻听连连的摆摆手道：“老员外你错会了意了，我今天把你请到我这里来，并非为钱财的事，乃是向你辞学。因为少爷的天才太好，志向又高，我教不了他，我如果不跟你声明，长此下去，可就把少爷给耽误了，再说与我的良心上也下不去。”花爷闻听先生这几句话，不由得点了点头，心中赞美这位先生，能以知进知退。可是他既是要走，我也不能不留他一留，想到这里，花爷又说了几句客气话与挽留他的言语，先生听了，连连摇头，非走不可。花爷无法，遂把学费算清了，又另外多给了几十两银子的路费，这算是把先生打发走了。先生走后，花爷恐怕花云的心散了，与他将来前途上有很大的关系，遂往各处请高明的先生。没有两天的工夫，来了一位山东人，年纪可不小了，足有七八十岁样儿，走道全毛了腰啦。见过花爷之后，即日入学，没有十天的工夫，这位先生

跟头一位一样，告辞回归故里去了。不知不觉就是一年的工夫，教书的先生换了十好几位，那一位也没教长，全都是不到两个月就走啦。在先前花爷还以为是自己的孩儿太以聪明，全都教不了他，到后来自己坐定了一想："这件事情未必是那么回事吧，没有点儿才学的谁也不能栽这个呀！就是孩子的天才好，一位两位的全教不了他，可是也不至于十好几位全教不了他呀，其中许有点缘故吧？"老头子想到此处，打算在暗地里查一查，倒是怎么一回事，打定主意之后，也没声张，遂在暗中观看花云的动作，谁知不看则可，这一看不要紧，把老头子气了一个不得了。闹了半天，原来不是先生教不了，全都是被花云给挤走了的。老员外看罢之后，这才把花云叫到跟前，大声问道："云儿，你这孩子怎么不学好呢？我费了好大的心血，各处给你去请明师，实指望你力求上进，谁知人家都教不了你，我以为是教书的先生不成啦，给你更换了十余位，直到今天我才调查明白，闹了半天都是你给挤走了的，真乃可恶。"老头子越说越有气，那种神情打算把少爷抓过来打他几下，以出自己心中之怒气。大奶奶见了，赶紧向前说道："老天杀的，你这是怎么的了，我就是这么个眼珠儿，你要打算打他也成，除非你先把我打死，然后你再打他。"花爷见了心中甚是有气，有心跟大奶奶口角几句，又一转想，老夫老妻的何必呢！再说云儿虽然不用心，可是年岁并不大，再过二年就不至于这样了。老头子想到这里，也就没说甚么，大奶奶见花爷不言语，自己也就不再闹了。

由此之后，又过了二年多，这时花云叫可就八岁了，这一天老人这高兴，把花云叫到面前问道："云儿，你的年岁可不小了，该着用心求学啦！要是咱家里没有钱，请不起先生，

那就没有法子了；既然是有钱，不用心求学，那不就是把你耽误了吗？”花云听了说道：“老人家不必再说教书的先生了，因为我不喜欢那个，还不如请一位练武的老师，我练一练武那有多么好呢。”老头了听了此话，不由得点了点头，心中暗想：既然他不愿意习文，也只好是练武吧，无论学甚么也比一无所长好。”老头子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你既是愿意练武也成，反正文武两科都可以入场，可是你得用心。”花云听了说道：“那是自然，因为我喜爱那个。”爷儿两个说完了此话，老头子派人往各处请练武的老师，过了两 三天的工夫，请来了一位。家人往里一回，老头子亲自出来迎接，让到客厅里面，落座之后，家人献上茶来。老头子这才笑着问道：“老师父贵姓？”那位老师父答道：“在下姓李，双名岱东，人送外号神拳无敌。从前原业镖行，因为如今老了，遂不干那种营业了。闻听别人传言，说你老这里招请教师，在下特 此前来，打算造就少爷成名，不知老人家的意下如何？”老子听了笑道：“既是李老师父愿意造就他，我是求之不得的了。来呀，给李老师父预备酒饭。”家人们听了，应了一声是，赶紧把桌案都拢好了，不大的工夫，就把酒饭都端来了。李老师父上座，老头子下首相陪，酒饭之间，也无非是谈论些个练武术的好处。用过酒饭之后，天可就不早，赶紧给李老师打扫出一间屋子来，作为他的宿室。

一夜无书，次日天明，大家起来之后，漱洗已毕，吃过点心之后，老头子命家人们预备好了香案，把少爷花云叫了来，正式拜师。少爷花云到了现在，不敢再说不练，只好在香案前磕了四个头。拜过老师之后，李老师父留神一看少爷的五官像貌，不由的心中纳闷，心说：“他父亲是个为官的，

他的五官外表，就应该相貌堂堂，怎么他长的好似一个作贼的儿子似的，这是甚么道理呢？这个孩子天然带着坏样儿，我还得留他的神。”李老师父想罢，也没有说甚么，先教给他站个架儿。站完之后，花云回到自己的卧室里面，心中暗想：“我父亲也太没有眼光了，请练武的师父有的是，为甚么单单的给我请了这么一个老东西来，就满打算他有真功夫，教不了我几年，他也就该着死了，那岂不是落一个半途而废吗？这可不怨我不对，得了空儿的时候，我想法子把他挤走了就完了。”想到这里，于用完晚饭之后，也没往后面练功夫去，就睡了觉了。到了次日清晨，李老师父还是照样儿的教给他站架儿，少爷花云心中甚是着急。听人传说，练会武功之后，全能上房，怎么他不教给我上房呢？要是早早的把上房教会了我，谁家全能去，要是看见有贼官我就偷他，偷来以后，看见谁家没有钱就给谁，那有多么好呢！要这么看起来，这个老东西大约着不会甚么，我别叫他在这儿混饭吃来了，赶紧想个法子叫他走吧。少爷想到这里，可就留了神啦，每天吃过晚饭以后，必然偷偷的来到老师这里看看，一连好几天的工夫，全是如此，老师早早的就叫童儿把被铺上了。少爷一看，心中甚是有气，心说：“看你这老东西的美劲儿还不含糊，吃完了就睡呀，你往我们家里享福来了！不用忙，过不了几天你就得走给我走。”少爷想到这里，遂一声也没言语，回归前面休息去了。

从此之后，每天晚上少爷必然来到李老师这里偷看一回，这一天也是该着有事，少爷来到李老师那里一看，见老师没在屋里，不由得心中大喜。书中暗表，原来李老师于每天晚上睡觉以先，必须大便一次，少爷每天来的时候晚点儿，正

赶上他大便完了回来睡觉，今天少爷来的比前几天早一点儿，正赶上李老师大便去了，还没有回来呢。少爷此时往四外看了看，见没有一个人在这，这才赶紧进了李老师的屋中，将铺好的被褥卷起来就走。来到花园花池子近前，叭咚的一声，把李老师的被褥扔在花池以内，没敢停留，赶紧回到自己的屋中。心中暗自思想，今天要是没有人往外捞，明天早早的我就把他它捞出来，弄到大街之上把它卖了，所得的钱足可以花几天，买点儿甚么不是便宜的。上一回我偷他那二百两银子，他连影子也不知道，大约着这一回他还不知道是我办的。此事过去之后他要是还不走，我就给他一个接着来，有么是么，看他应该怎么样。

不表少爷暗自思想，单说李老师父大便完毕之后，回到自己的屋中打算要睡觉，谁知往床上一看，见被褥不知被何人拿了去了。老师看罢，心中有气，这个童儿净贪玩了，我叫他铺好了被褥，回来我好睡觉，怎么他不但不铺，反倒把被褥看丢了呢？想到这里，遂高叫道："童儿那里去了？"李老师一连喊了好几声，小童儿方才由外面走了进来。李老师见了怒道："我不是叫你把被铺好了吗，你怎么没铺呢？这半天到哪里去了，我的被褥你弄到哪里去啦？"小童儿听了说道："不对不对，方才我都给你铺好了，茶也给你预备啦，完事之后我才出去的。被褥没有了我可不知道。"李老师听了此话，点了点 头，不由的心中暗想："大约着我又失了盗啦！上一次我曾丢了二百两银子，不用问，这回还是那一个人办的。"李老师想罢，忙向童儿说道："你不用说了，我的被褥这一定是被人偷了去啦！照这样我可受不了。上月我丢了二百两银子，如今又出这种事情，就凭这么大的宅院，上下五十多名家丁，

外人决以进不来，这不定是那位跟我过不去，我得详细的调查调查。”童儿听了说道：“不但是老师你丢东西，连我这些日子的工钱也都丢了！这非是本宅的人偷的不可。老师你别着急，也不要声张，明天再买一套，慢慢的想法子拿他吧。”老师听了点点头，遂没声张，将就了一夜。次日天明又重新买来被褥，还是照从前那个样儿，晚饭以后出去大便，可并不走，将身形藏在暗处观看动 静。待一会儿见没有甚么动静，这才赶紧大便，完事赶紧就往回走。如此的一连过了几天的工夫，也没出甚么事。这一天晚上，老师将出去藏好身形，就见由外面进来一个人，细看原来是少爷花云，进到自己屋里，卷起被褥就走，好似拿他自己的一样。老师看罢赶紧说 道：“云儿你辛苦了！”少爷闻听此话，打了一个冷战，回头 一看，见是李老师回来了，赶紧把铺盖往床上一放。笑着说道：“ 老师你往哪里去了，方才我到你这屋里来，看见你的被褥受了潮了，我打算把他弄到外 面晒晒去，这么一会儿的工夫你就回来了？”老师闻言心中暗笑：“这是甚么时候，天都快定更了，你还要晒被子去，这不是信口胡说吗？”想到这 里，并不着急，笑着向他说道：“云儿你不用晒了，上一次你把 我 那一套被褥都晒丢了。”少爷闻听此话，一时 之间无相当的语言回答，遂不敢在此停留，转身就走，一直走向前面去了。老师见他走了，并不追问，随即安歇。

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明，大家全都起来之后，老师打发童儿到前面去请花爷。童儿领命而去，不大的工夫，就把花爷请到了，彼此见礼落坐之后，老头子花爷笑着说道：“清晨起来，把我唤到此处，不知老师你有何话讲。”李老师闻听说道：“我把你老人家请来，非为别事，打算叫你老给我把账

算清了，因为我有要紧的事，现时就要回归故里。”花爷闻听笑道：“李老师父你有甚么要紧的事情，还至于这么忙吗？如果要是有甚么为难用钱的地方，只管当面言明，我必定尽量的帮助老师父。因为自从云儿跟随老师父练艺以来，较比以前好多了，你老要是一走，岂不叫他落一个半途而废吗？要叫我说，你老就在这里呆着吧，再过个三年五载的，云儿学的功夫也有了相当的程度啦，到那时你老再回家，那有多么好呢！”李老师父闻听此话，连连的摇摇头道：“老人家满不是那么回事，我辞场不教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你老人家所说的那些个事情，因为这里面有许多不便明言之处，我也就不必往下说了，你老人家也就不必问了。”花爷闻听此话，心里有些纳闷，心说：“好容易请了这么一位老师来，这些个日子也没有出甚么事情，我以为这一回大约着准可以成功，长久的教下去了，谁知现在又出了毛病啦！他虽说是不便言明，可是我也不能不问，就是辞场不教也没有关系，可是我也是知道知道因为甚么事呀！”花爷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老师父说此话，我有点儿不明白，你有什么难言之处，只管讲在当面，就是你老不教的话，也得叫我明白明白倒是因为甚么事呀！”李老师听了说道：“既是老人家你非问不可，那么我就对你实说了吧！我自从来在你的府里，每月所得的薪金，统计起来一共有二百多两银子，在上月不知被何人偷去，因为关系面子上不好看，我也就没往外声张；不想前几天我晚上出去大便，回来的时候，床上的被子全都没有了，照这样长了我受得了吗？外贼好防，这种家贼可太难防了。”花爷听到此处，赶紧说道：“老师父不要着急，我这上下的家丁，全都是十好几年的老人啦，从来未曾出过这种事情，等我详细的

调查调查就知道了。所丢的东西没关系，我照样的赔还不成吗？”李老师听了，还是不成，执意非走不可。到了这个时候，花爷见留不住了，便把账给他算清了，另外又给了几十两银子的路费。李老师这才告辞而去。临走的时候，李老师告诉了花爷这么两句话，说是“你老生下这么一个好儿子，你就留他的神吧。”这个话听到花爷耳内，不由的心中暗打算盘，心说李老师临走时说了这么两句话，这是从何说起呢？莫不是云儿这个孩子的品行有不好的地方吗？这件事我得着实的注点儿意。

不表老头子花爷另有打算，再说花云自从老师走后，心中甚是高兴，每日除了在家中吃两顿饭之外，终日在外游荡，到了天黑方才回家，一连好几天的工夫，老头子花爷可就急了。这一天晚上花云回来将将的一进门儿，花爷打发家人们把他叫到后面来，当面把他说了一回，以后无事不准他出门一步。要说花云也真听说，由打说过之后，终日连大门都不出，到了晚上还练练以先所练的功夫。这么一来不要紧，花爷看了心中有点儿纳闷，心说这个孩子是怎么的了，这几天怎么这么听说呢！如此看来，李老师所说的那两句话，有点儿冤屈他了。老头子想到这里，心中甚是喜欢。谁知也就是三五天的工夫，所有本宅上下的家人们，一个个全都打咳声，似乎有话要说似的，可是又不敢说。老人家见了遂问众人道：“你们全都怎么的了，为甚么全都打咳声呢？”众家人听了说道：“跟员外爷回，这几天我们的衣物钱财丢的太多了，上下这么好几十人，没有一位不受损失的。”花爷听了说道：“没关系，你们不要着急，丢了甚么我照样的给你们买去；不过以后你们多留神就是了，不论是谁偷的，最好把他拿住了，我

准有法子治他。”家人们听了，这才欢天喜地的而去。又过了五六天的功夫，老头子花爷正在书房以内吃茶，猛然间就见后面的小童儿慌慌张张的进来说道：“报告员外爷，现在偷东西的这个人在后面了。”老头子听了问道：“此人是谁，你可认得，快快讲来。”童儿听了，这才不慌不忙的把偷东西的贼人说了出来。要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七回

孔镇怜孤街头收徒　花云寻师幸遇师叔

话说上回书中花老员外紧着一追问书童："偷东西的贼人到底是谁？"书童这才说道："此人不是外人，乃是少爷花云。"花爷听了，心中甚是有气，这才高声的问道："是真的吗？"童儿说道："是真的。因为今天我支了五两银子，到我自己的屋中，就放在我那一双新鞋里了。因为天时尚早，我正坐在屋里打盹呢。就在这个时候，少爷慌慌张张的就走进我的屋里来了，我也没答理他。谁知他进门之后，见我在屋里打盹，他以为我是睡着了，他把我那双新鞋拿了就走，就好似他预先就知道鞋里有银子似的，我见他拿走之后，也没敢跟他不乐意，这才赶紧的报你老人家来。"花爷听罢此话，心中暗自思想：要是别人来说此话，我还有个信与不信。这个小书童儿，年岁不满十五，他天大的胆也不敢说出这样的瞎话来。花爷想到这里，遂向童儿说道："你也不用着急，这件事千万别对外人说。你丢了一双新鞋，鞋里面还有五两银子，我给你十银两子还不成吗？"书童听了此话，这才欢欢喜喜的去了。

花爷自己坐在书房之内思前想后，可就把以先众家人所丢的东西都想起来了，心说不用问，那都是他一个人办的。想我花氏门中的祖先，并没作损德的事，怎么出这样的后辈呢？真要是钱财我管的紧，他摸不着钱花所致，尚在情有可原。再说，我的钱财管的并不紧哪。用钱花可以随便的向帐房里支去，无论支多少都没关系，怎么他偏偏的要偷呢？这不是奇

怪吗？

花爷自己正然思想着的工夫，猛然间就见少爷花云由外面走了进来。他一见老头子的神色不对，就知道其中有了事了，遂笑着问道："老爹爹，你这又跟谁生气了？因为甚么至于气得这个样儿？得了，别生气啦，看着我吧。"老头子闻听此话，呸了一声道："不要脸的东西，还跟我装着玩啦，你自己作的事，你还不知道吗？"少爷闻听此言心说了不得了，我偷他们的东西，大约着被老人家知道了，这可怎么办呢？想到这里，心说有了，我别在这里呆着了，赶紧的快走。想罢这才一声也没言语，转身形往外就跑。老头子一见他跑了，心中更急了，随后紧紧的追来。少爷一见老头子追出来了，他可就着了忙了，没敢停留，一直跑到后面老太太的屋里。花爷一见他进到屋里去了，遂也跟了进去。高声说道："小冤家你往哪里去？今天我非把你打死不可。像你这样的儿子还不如没有呢。"说着话伸手把云儿拉过来就打。老太太一见可就急了，大声说道："老天杀的，你这又是怎么的啦？因为什么至于这样的打他？照这样儿可不成。我跟前可没三没俩，就是这么一个。你要打他也成，最好是先把我打死吧。"老头子一见夫人庇护花云，不由的怒道："老乞婆你还这样的庇护他呢，照这样长了，他可就把我花家的门庭败坏了！"老头子说完了这句话，心里一阵难过，反身倒于地下，可就背过气去。老太太见了，也遂顾不得再闹了，赶紧喊道："快来人哪，了不得了！老爷死过去了。"

众家人早就在院里站着啦，听见他们争吵，可是没有话不敢进来。如今听见太太这一喊，不敢怠慢，急忙来到上房里面一看，只见花爷在地下躺着了。众家人赶紧把花爷扶起

来，将腿给他盘好，摸前胸捶后背，高声喊道："老爷快快醒来。这是因为甚么，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连着叫了好半天的工夫，花爷方才哎呀了一声，吐出一口痰来，紧闭着二目，一声也没言语。老太太看了这种情形，心中甚是着急。又过了会儿，老头子方才把这口气缓过来，睁眼看了看众人，心中似有无限的难过。众家人见花爷缓过气来了，这才赶紧把老头子搀到了卧室。到这时候，老头子再说话可就不俐落了，就觉着半身麻木。老太太急忙打发家人请先生给老头子治病。谁知过了一个月的工夫，不但没见功效，反倒比以先加了重啦，老太太看了心中难过。

到了这天晚上，屋中的仆人全出去了，老太太向花爷说道："老爷，我看你的病在这几天之内又重了似的，你自己心中觉得怎么样呢？"花爷闻听咳了一声道："夫人，我的病大约着好不了啦，所有的后事，你就快快的给我预备吧。我死之后，你们也不用哭我。现在我已是半百有余的人了，就是死了也不算是夭亡了。所有的家产，也足够你们度日的费用。我死之后，别无可虑，最要紧的就是我那不成器的孩儿，必须要你好好的教导于他。你可知道，在目下众家人全丢了不少的东西，那不是外人偷的，都是这小冤家所办的事。原先就有人说是他拿的，可是我并不信。后来书童又丢了银子，我方才知道这个孩子不学好，净作不要脸的事。我得病的起因，就是因他所致。"老太太闻听此话，不由的落下泪来，哭着说道："这件事完全是怨我一个人，不应该如此的护庇他。可是你要是预先告诉我，他拿了人家的东西了，我就不护庇他啦。事到如今，你可千万别着急，好好养病才是。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真要是有个不好，我不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花爷

闻听说道："你不要思想这个，我死倒没有甚么关系，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抚养云儿长大成人，我就瞑了目了。"老太太闻言，心中更为难过了，整整的哭了一夜。

到了次日天明，暗地里叫家人们把寿衣预备好了。老太太时刻不敢离开花爷左右。直到夜晚，花爷再说话可就没有声音了，只听得他咽喉之内有痰作响。老太太一看不好，这才赶快把寿衣给花爷穿好了。花爷躺在床上似乎还有话说，可就是说不出来了。眼看着花爷一张嘴，一口浊痰拥上喉，未曾吐出，可就没了气了。老太太放声大哭，惨不忍闻。众家人们恐怕老太太伤心过度，白事可就不好办了。这才赶紧解劝着道："老太太别哭了，人死不能复生，净哭会子管不了甚么，还是办善后要紧。如果把您哭坏了，少爷可就无人照看啦。"老太太听了此话，方才止住悲声。命家人们买了白布来，做好了孝衣，所有本宅的家人，每人一身。当天找了和尚道士前来超度亡魂。过了五期，方才出殡。

一切善后全办完毕，过了两个多月，老太太因为思想花爷成疾，每天的饮食难下。这一来不要紧，可把少爷花云吓坏了，赶紧请先生给老太太看病。谁知老太太因思虑过度，医药无效，没有半个月的工夫，老太太卧床不起，饮食不进。少爷见了这种情形，心里万分的难过。请先生治病没有钱，也没跟老太太说，暗地里把房契、地契拿出来，叫家人们到外面去当卖。有那见财起意的家人，把房地契卖出以后，里折外扣的少爷也没落多少钱。又过了几天的工夫，老太太的病可就够了劲了。有那好心的家人们，张罗着给预备后事，一切的东西都预备齐了，这时老太太可就说不出话来了。在当天的晚上，一命归西去了。

少爷花云哭了一个死去活来，由众家人帮着把老太太入了土。少爷年轻，也不明白守孝的规律，每日坐在屋里想起故去的双亲来，就去到坟地里哭会子，哭够了再回家去。

到了这个时候，那老成的家人，尚且念在故去的主人待他们有恩，不忍得舍少爷一走。那没有良心的家人，早就把自己应用的东西带好了，告辞而去。没有几天的工夫，少爷一检点各屋里的东西，丢了有一少半。从此之后，每日的费用就是卖着吃。又过了有半个月的工夫，把东西也都卖净了；所有的众家人们一个也没有啦，一个个的全都是不辞而别。少爷无法，只可把本身住的几间房也卖了出去。每日白天在大街上玩耍，夜晚庙里存身。一连过了好几个月，钱也都花完了，只好是长街乞讨。

天时已进十月，气候也冷了，普通的人都穿了棉裤袄了，少爷还是着身的青夹袄裤，连冻带饿可就不是样儿啦。有那心善的邻居们看着他可怜，给了他一身破棉裤袄。这一天正赶上下雪，天气又冷，街上无有来往行人，少爷只好挨着门的要剩饭吃。谁知要了一天也没吃饱。天都快黑了，肚内饿得难受，少爷不由的打了个咳声道："我这才是自作自受啦！想当初父母在世的时节，爱我如同掌上明珠。也是我年幼无知，偷了家人们的财物，被我父亲知道了。因为管教我，老两口子一生气，他老人家一命归西。母亲因思虑过度，没过两个月，也身归那世去了。到如今，就剩了我一个人，连个亲近的人都没有。天都到了这般时候了，尚且未曾吃饭，我这得甚么时候才能有出头之日呢？"少爷自己越想越难过，不由得放声大哭，惨不忍闻。附近的乡邻们全知道是他哭，可是一个出来劝的也没有。

正在这个时候，少爷就觉得有人一拍自己的肩头，低声的说道："你这孩子，是怎么的了，天都黑了，还不家去。在这里哭甚么？"少爷听了，止住悲声，回头一看，见说话的人乃是一个老头儿，年岁可不小了，倒是精神百倍。少爷看罢说道："老头儿你说叫我家去，我可得有家呀！我的父母也都故去了，连个近人都没有，你说叫我往那里去呢？"老头儿听了笑道："人死不能复生，你哭会子管甚么呢？"少爷说道："天都这般时候了，我还没有吃饭呢。我的父母要是在着，无论如何，我也不至于落到这个样儿啊。因此，我才想起了故去的双亲，怎会不叫我伤心呢？"老头儿听了笑道："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呀，不要紧，我给你钱买点儿甚么吃还不成吗？"少爷听了说道："既是老人家救济我，那可太好了。将来我有出头之日，决忘不了你老的好处。"老头儿听了笑道："那是后话，你先不必提他。我今天给你钱，你吃饱了，明天我要不给你钱，你应该怎么办呢？"少爷闻听说道："老爷子，你要愿意给我钱，你就给我钱，要是不愿意就别给，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你管我明天作甚么，难道说你还能天天管我吃吗？"那老头儿闻听此话，笑着说道："我不但天天管你吃喝，由今天起，你这一生的费用我都管了。"少爷听了此话，苦笑着道："老爷子，你该着干什么赶紧去吧，别拿我这苦孩子开心了，我现在够受的了。"那老头儿听了笑道："孩子你不要多想，我跟你说的乃是实言，并非拿你开心。"少爷听了说道："要是这么着，我先谢谢你老的美意吧。"说罢此话给老头儿行了一礼，然后接着说道："咱往那里吃去呢？"老头儿说道："你跟着我走吧。我不但管你饭，还给你点儿便宜，就是我身上会武术，早早晚晚的我教给你两手儿，你看好不好？"少爷听了

此话，心中甚为喜欢，遂笑着说道："老人家此话是真的吗？当初我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我最好练武。可是没有名师，不得其门而入。如今既然是你老人家这样的救济我，教导我，那可太好了。"老头儿笑道："不必说那个客气话，咱先找个地方吃点儿甚么去吧。"说完此话，老头儿拉着少爷的手，走向大街一家饭馆儿里面，随便要了几样酒菜，一边吃着一边问道："孩子，你姓甚么？住在哪里？家里还有甚么人？"少爷说道："我姓花，名叫云儿，就住在本村之内。我父亲在着的时候，曾为副将之职。后来因为我的品行不好，二老生点儿气，相继而亡，到如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上无三兄，下无四弟，连个亲近人全都没有。所有的家产，也都被家人们卖着分了，连个住处我都没有，只落得白天要饭，夜间庙内存身。今天因为下雪，我身上无衣，肚内无食，思想起当初我父母在世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所以我就哭了。正哭着的时候，可就遇见你老人家了。"老头子听了此话，不由得点了点头，替他叹了一口气道："行了，你不要往下说了。只要是你愿意练武，吃完之后你就跟我走。"少爷听了说道："老人家说的是那里话来？你老如此救济我，我是求之不得的，决没有不愿意的那一说。"老头儿听了此话，不由得哈哈的笑道："成了，快吃吧，天不早了。"说完此话，这才赶紧用饭。

不大的工夫，已然吃了一个酒足饭饱。把伙计叫过来，算清个酒饭账，又给了他点儿小费，这才出了饭馆，找了一家店房住下。一夜无书，次日天明起身，给了店钱，带着少爷出了店房，顺着大道往下走来。天到正午，沿路之上买了点儿吃的，吃完之后仍然往前走，走到天黑住店。次日清晨起来，照旧的赶路，整整的又走了一天，来到一座很大的村庄

里面。东西的大道，南北的铺面。来到一个坐南向北的大宅子之前，老头儿说道："云儿随我进来吧，这就是我的住宅。"少爷闻听应了声是，一边往前走着一边留神观看，只见这所住宅盖的甚是讲究。将然走进大门以后，就见由里面出来两个家人，笑着说道："老人家，你老回来啦？"老头儿听了说道："我回来了。家里有甚么事吗？"家人回道："没有甚么事，你老里面请吧。"老头儿听了这才往里走。少爷见老头儿到里面去啦，自己后面跟随。将然一登台阶，有一个年青的家人走过来道："你先别往里走，怎么那么大的个子，一声也不言语，睁着两个大眼就往里走？你也不想想这是甚么时候啦，早饭已过，晚饭尚且未到。你待一会儿再来吧。"！少爷闻听此话，心里甚是有气。怎么这个家人这么势利眼哪，你没看见我跟你们的主人一同来的吗？自己想到这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上，不由的就乐了。心说，不怨人家拿我当要饭的，眼睁的我比要饭的强不了多少。想到这里，遂向家人说道："你不要如此，我不是要饭的。"那家人听了说道："你不是要饭的，难道说我是要饭的吗？我也不问你是做甚么的，及早给我走开吧。"家人正然跟少爷说话，老头子却又由里面走了出来，向那家人说道："你这是怎么的了，怎么越干越回去了？你没看见他是跟我一同来的吗？他姓花名云，乃是我最近收下的小徒弟。我让你们这一次，几时你们再有轻视他的地方，我有相当的法子对待你们。"众家人见这种情形，不敢怠慢，一个个的全走向近前给少爷请安。笑着说道："少爷你可得恕过我们，因为老人家没给我们引见，不认得你老，多有得罪，你老多多原谅吧。"少爷闻听不由就是一笑，心说千万别不得时，要没有老人家这几句话，别说他们还向我陪礼，早就把

我赶出去了。如今他们见老人家一着急，吓得那个样儿怪可怜的。少爷想到这里，遂向他们说道："没有关系，谁叫你们不认得我呢。下次无论见了何人，千万别这么势利眼就成了。"家人们听了，连连称是。老头子见了说道："云儿，不要跟他们费话了，快快的随我到里面来吧。"少爷听了，这才紧行几步，跟老头子一直的往后走来。

过了两道院以后，来到一个一明两暗的屋门之前，推开屋门爷儿两个一前一后的走了进去。家人们给打来洗脸水，净面之后，又献上茶来。爷儿两个一边喝着，老头子叫家人们给少爷预备衣服。不大的工夫，家人们由外面给少爷买来一套衣服，少爷也不客气，由家人把他领到在一间浴室内，沐浴更衣。少爷就算住在这儿了。

到了吃饭的时候，少爷忙合着给老头子斟酒备菜。饭后紧跟着就给老头子倒茶，比家人们伺候的还周到了。没有的事的时候，就在老头子的身后一站，时时刻刻的不离老头子的左右，就好似一个小书童一般。上上下下的家人们，那一个也不敢小看他，全是以少爷呼之。

一转眼就是半个多月的工夫，老头子连武术的一个字也没提。这一天早晨起来，老头子心里一时高兴，遂向少爷说道："云儿啊，你知道你来到我这里有多少日子了吗？"少爷听了笑道："老人家，我不记得有多少日子了。"老头子闻听哈哈的笑道："云儿，如此看来，你的福德不小，该着把我这身功夫得了去。你来到我这里已然快到二十天了，你知道我为甚么没提练武的这件事吗？因为我怕你的天性不好，故此我这才看了你这么些个日子。如今我看你将来不至流于匪途，所以今天才跟你说这个话。由今天起，每日有工夫我就教给

你练功夫，你可得用心学才好。”少爷听了，连连点头称是。老头子站起身来往后走，少爷在后面跟随。来在跨院以内，乃是他老人家练功的所在。只见迎面明房三间，老头子来到门前，推门进去，少爷遂也跟着进到里面。留神观看，就见里面地势非常宽阔，黄土铺地，两旁摆橱，上面挂着黄布帘，不知所供的像是那一位。少爷正在看的入神的时候，就听老头子说道：“云儿，今天就是好日子，回头你就行拜师礼吧。”少爷听了，点头称是。老头子这才向外面喊道：“来呀，把预备好了的香烛快快取来。”家人们听了，赶紧去到前面，把香烛一切应用的东西全都取了来。老头子亲自点着了香烛，跪倒身形，磕了四个头。然后站起身形，叫少爷拜过祖师。一切商议完毕之后，由打即日起，每天老头子教给他二五更的功夫。白天没有事的时候，老头子还教给少爷念书。

如今的花云可不同以先了，岁数比从前也长了。再说他曾经受了好大的苦处，所以把当初的恶习改的一点儿也没有了。对于老头子教给他的功夫，真个是毫不偷懒，苦苦的练习。没有几天的功夫，把十六个大架子，二十四个小架子，完全都练会了。老头子看了甚是高兴，这才慢慢的教给他练拳脚。

一转眼就是二年多的工夫，少爷的体格可就变了，小胳膊也粗了，太阳也凸出来了。别看年岁不大，方才一十二岁，站在那里好似一个小老虎似的。老头子看着，心中很是喜欢。这二年多的工夫，少爷把各种的拳脚学的也差不多了，老头子又教给他练各种兵刃。不知不觉的又过了二年。少爷天资也真聪明，真是一教就会。这一天清晨起来，老头子把少爷叫到堂前，笑着说道：“花云，你看这兵刃架子上所有的兵刃，

你最喜欢那一样儿，我给你照样打一个好的去，预备等你学成之后，作为防身之用。你看好不好呢？”少爷闻听老人家要给自己打兵刃，不由的沉思了好半天，并没言语。老头子见他不言语，遂又问道：“云儿，你看那一样儿好，只管讲在当面，没有关系。为师我不怕费事多花钱。”少爷闻听说道：“老人家不是那么回事。我有我的心思，因为练枪刀乃是平常的军刃，外面使用枪刀的太多了，再能各有各的专长，将来我练成之后，得多怎才能属到我这里来？我想练一种特别的军刃，练成之后，除了老师之外，那就得属我，方才趁了我的心愿。”老头子听了此话，不由得哈哈的大笑，心中暗想，莫非说我该他的不成吗？我当初学过一种特别的兵刃，名叫子午罗汉双针，莫非说他该着得我的这对兵刃吗？老头子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云儿，你所说的话我都明白了。你不是打算练一种特别的兵刃吗？还真巧了，我这里倒有一对现成的军刃，拿出来你看看，你如果愿意练，我就教给你。”老头子说完此话，站起身形，由神橱之内取出一个包袱来，打开之后，由里面把双针取了出来。少爷见了，甚是喜欢，笑着向老头子说道：“老师我就学这个吧。好不好的先不说，先落一个新鲜，外面少有。”老头子闻听哈哈的笑道：“我用这对兵刃闯荡江湖数十年，并没传给一个人。要说到天下练双针的，就是我独门。将来你要学成了，不难成名天下。”老头子说完此话之后，随又教给他练了一回。由即日起，老头子不教给他别的功夫，净教给他双针的近手招。

一转眼就是二年多的工夫，统计起来，少爷一共练了六年多啦。这一天，老人家清晨起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袱，里面乃是随手应用的东西。见着少爷说道：“云儿啊，你在家里

好好的看家，没有事的时候，把你所学的功夫练习练习。我现在办点儿要紧的事情，必须到四川去，顺便到绵竹县修竹观里访一访袁道长。此去多者一月，少者二十天就可以回来了。你可千万别出去，以免出了意外的事情。”少爷听了，点头称是。老人家说完了此话，转身形往外走，少爷在后面相随，一直送到大门以外，等老头子走远了，这才回来。每日按照老头子临走时吩咐的言语而行，连大门都不出，照样的用二五更的功夫。不知不觉半个月就过了，老头子不但没回家，连封信也没往家里来。少爷可就有点儿不放心了，心说，老师这是怎么的了，去了这么些日子，音信不见，这是甚么缘故呢？再过半个月不来，我就到四川找他老人家去。少爷思前想后，终夜不眠。如此的又过了有半个多月，仍然是无有音信。到这时少爷可就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这才把自己应用的东西，打点了一个小包袱，将兵刃带好，又带了几十两银子，这才走了出来。将然一出大门，家人们追来问道：“少爷你这是往哪里去？老人家走时不是不叫你出去吗？”少爷闻听答道：“我打算往四川找他老人家去。这一恍都一个多月了，音信皆无，我实是不放心。我此去若是找着他老人家，我们爷儿两个就一同回来了。如果要是找不着他老人家，我也不在外面呆着，有个十天八天的我也就回来了。我走后，他老人家要是来在我的头里，你们就提我找他老人家去了就行啦。”家人们听了，点了点头道：“好吧，少爷既是前去，我们也不便阻拦。不过在外面诸事须要小心，保重身体为要。”少爷听了说道：“那就不用你们嘱咐了，你们就好好的看家吧。”少爷说完此话，这才与家人们分别，顺着大道，向四川而来。

在一路之上，也无非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是一日的工夫。这一天正然往前走着，来到一座县城以内，跟人家一打听，此地正是绵竹县。少爷心中甚是喜欢，遂在各处寻找庙宇。只要是见着庙就进去，见着里面的住持，就跟他打听修竹观。当即有人告诉他修竹观的地点，少爷这才按照人家所说的道路走。一边走着心中不住的思想，心说我太以的混了，跟我师父练了这么六年多的功夫，也不问问我师父姓甚么，叫甚么名号。回头我找着修竹观的时候，见着袁道长，人家问我找谁，我说找我师父。人家要问你师父姓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就知道是一个老头，这种话说出来，多叫人家笑话呀。世界之上，那有徒弟不知道师父姓名的。自己越想越恨自己，着急的了不得。后来一转想，净着会子急也当不了甚么，我师父既然前来访他，大约着以前就跟他认识，多少有点儿交情。我见着袁道长一问，或者也许不能不知道。走着的工夫，猛然的抬头观看，只见面前有一座庙，庙门上面有一块匾，写着三个大字，细看正是修竹观。少爷看罢，心中甚为喜悦。遂走上近前，伸手一打庙门，工夫不大，就听里面有脚步声音，跟着门就开了。少爷留神一看，开门的乃是一个小道童。那道童把门开开之后，遂向少爷说道："你找谁呀？"花云闻听，笑着说道："原来是少师父。袁道长可在里面了吗？"道童听了说道："在里面了。你贵姓高名？找他老人家有甚么事？"少爷听了笑道："我姓花名云，到这里找我师父来了。你受累给回一声吧。"小道童听了笑道："不要客气。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少爷听了，遂点了点头，站在门外等候。小道童说罢此话，转身往里面走去。

过了不大的工夫，就听里面有人念了一声佛号，随着说

道："花少爷到此，快快的里面请吧。我正然想找你去啦，因为我有很多的话，必须与你面谈，没想到你却来了。"花云听了，留神观看，只见有一位道长，生得真有仙家之态，二目神光足满，便知非是常人。这时老道见了少爷，赶紧把少爷让到后面自己养静之所。落座之后，道童献上茶来，道长这才笑着说道："花云我现在有一件事，说出来你千万可不要害怕。"少爷听了说道："道爷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来，有甚么厉害的事情，不也是得人办吗，何至于害怕呢？有什么事你就赶快的吧。"道长听少爷说完此话，遂站起身形，一伸手由床底下拿出一个小包裹来，拿到少爷面前说道："花云，你将这个包裹带走，这里面乃是你师父的一对子午罗汉针。你赶紧的想法子给你师父报仇吧。"少爷听罢，心中不由的就是一惊。遂向道长说道："我师父是怎么死的？死后兵刃为何到在你老的手内？"老道听少爷这一问，不由咳了声道："花云你就不用提了，此事我也并不是亲眼得见的。有一天，我正在屋中用功夫的时候，忽然间听外面有人叫门，小道童出去把门开开一看，乃是一个中年人，手中拿着这个包裹，他就交给小道童了。他跟小道童说，你师父因为给一个镖局子要镖，死在山大王手了。你师父被山大王结果之后，他知道我与你师父有旧，才把军刃送到我这里来。我听了这一消息之后，当即出去，一找那个人，已然不知往哪里去了。我现在正要打发人去找你，你却来了。"少爷听老道说完此话，不由的打了一个冷战。遂向老道说道："怎么他老人家当真不在了？"老道说道："我还能与你说瞎话吗？我早就有心给你师父报仇，可是我不通武术。如今你既知道此事了，你也不必着急。最要紧的就是访查他老人家的对头人，想法子报仇才是正理。"

少爷听了说道："那么你老人家可知道这个仇人是谁吗？"老道说道："我哪知道哇，我要知道不早就告诉你了吗，你现在回家去，问问家人们，或者他们也许有知道的。"少爷听了此话，无法可想，也只好是先回家去，有么事回头再说。少爷想到这里，遂与道长告辞，泪汪汪的出了修竹观，顺着大道一直回到家来。

非是一日的工夫，这一天已然来到师父的门前，将然用手一推门只见门已上了锁了。少爷见了这种情形，不由的可就愣了。过了好半天的工夫，这才走向大街，跟附近的住户一打听，谁知一连问了好几处，全都是不知道因为甚么事情。一直到天黑，也没打听出一点儿信息来。少爷心中这个急就不用说了。后来自己站定了一想，天都这般时候了，别往别处去了，找个店住下，有么事明天再说。人人都说茶铺酒馆里甚么人全有，要打听甚么事情，再也没有比那里好的，我明天往各酒馆里去一回，万一要是遇巧了，就许把这件事打听明白了。满打算就是打听不出别的，他老人家在这里住了若干年了，总可以把他老人家的姓名打听出来呀。实在要听不出别的话，我只好再回修竹观，到那里再问袁道长去。少爷把主意拿定之后，遂即安歇。一夜无书。

次日清晨起来，算还了店钱，出离了店房，在大街之上找了一个酒馆，见里面喝酒的还是真不少，遂进到里面，找了一张平的桌子，将然落了座。伙计走了过来，笑着说道："少爷你才来，喝点儿酒吗？"少爷遂点了点头道："给我来两壶酒，随便给我配四个菜来。"伙计听了答应下去，不大的工夫，酒菜已然齐备。少爷自斟自饮，慢慢的喝着，留神向四下里观看，只见所有的酒座，说甚么的都有，也有谈传闻的，

也有谈围、象棋的。少爷那有心去听那个，过了有三四个小时的工夫，少爷才把酒喝完了，所有的酒座走了一多半。少爷一看，在这里也打听不出甚么来了，不如我把伙计叫过来问问，或者也许知道。少爷想到这里，遂把伙计叫过来，给了酒钱，另外又多给了小费。伙计谢过之后，转身要走，少爷说道："伙计你先别走，我跟你打听点儿事情。"伙计闻听，遂站住身形笑道："少爷你打听甚么事？只管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就告诉你。"少爷听了说道："也没有甚么要紧的事。我问问你，这前街的那个黑大门，里面的主人姓甚么。"伙计听了说道："少爷你还是真问着了，我还是真不知道里面的主人姓甚么。从前我倒是看见里面有个老头儿出来买东西，近一个多月以来，也不知道那个老头儿往哪去了。自从老头儿一没有了，这个大门就锁上了。"少爷闻听，心中暗道："这还用问你吗，我都知道。"少爷想罢，也没再往下问，遂站起身形，出了酒馆。又在各处打听了一回，还是一点儿信息也没有。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才一下决心，还是到修竹观去比甚么都强。自己拿定主意之后，遂顺着大道走下来了。

非止一日，这一天已然来到修竹观门前，遂向前叫门。不大的工夫，就听里面有人念了声无量佛，接着问道："甚么人叫门？"少爷说道："我姓花名云，特意前来拜见袁道长，有要事相商。"里面听花云报了名姓，遂把大门开开。少爷留神一看，见开门的还是那个小道童，遂笑着说道："袁道长在里面了吗？"道童闻笑道："少爷你来巧了，我师父出去三四天了。"少爷说道："那么他到那里去了呢？临走的时候没留下甚么言语吗？"道童闻听说道："我师父临走之时，就说是到江南访友，多者也许一年，少者也就是四五个月就可以回来

了。”少爷闻听此话，不由得心中大失所望，站在那里发愣。小道童见了说道：“少爷，我也不让你里面坐了，因为我师父没在家。我现在特别的忙，再见吧。”道童说完此话，转身形走了进去，跟着把门就关上了。少爷一看道童把门关上了，自己站在外面发了一会儿愣，心中暗想：“我花云这叫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好容易由家中来到此处，没想到袁道长没在家，往江南访友去了。他这一去不要紧，我见不着他，我师父的生死存亡，以及他老人家的姓名，我可就没有地方问去了。如此看来，我花云的命可太苦了。跟我老师学艺六年，未及成功，他老人家就没有了。仇人我也不知道是谁，这可叫我怎么办呢？”少爷自己站在那里思前想后，不由得二目之中落下泪来，越哭越恸，不由的可就放了声了。大街之上来往的行人见了少爷这种情形，全都心中纳闷，不知少爷是因为甚么事情，如此的啼哭。过了好半天的工夫，行人越聚越多，可就把少爷围起来了。少爷只顾了哭了，并没理会，又过了有一个小时的工夫，少爷哭得有些累了，慢慢的止住悲声。抬头一看，见众人把自己围上了，心中暗道：“我不要在这里哭了，哭会子也管不了甚么。再说很多的人全都围着我，被地方官人知道了，出来一干涉，到那时岂不就麻烦了吗？”少爷想罢，一声也没言语，分开众人往外就走。众人一看他不哭了，也就不跟着他了。

不表众人，单说少爷往前走着，心中暗自盘算：当初我被困之时，蒙我的老师把我带到他的家中，教给我练功夫，待我的这份恩情太重了。如今他老人家没有了，我必须决心访查仇人，好给我那恩师报仇，以报我这六年教养之恩。少爷把主意拿定之后，天可就黑了，遂找了一个店住下。次日天

明，早早的起得身来，给了店钱，出离店房，遍走各处，只要是有练武的地方，也不管是占山为王或是教场子的老师，以及保镖护院的，少爷必然亲自前去拜访。过了很多的日子，听人传言，在四川住着一位老英雄，乃是山东十叟的弟子，身上真有好功夫。少爷心说，我何不往他那里去一回，或者就许把这件事打听出来。少爷想罢之后，这才见人就打听左光的住宅。这一天已然来在左宅门口，因为天色已晚，不是访人的时候。有心等明天再 来吧，又因为自己急于要知道这件事情，再说此处又没有店房，这可怎么好呢？自己站在街上为难了好半天，方才拿定了主意，不如给他来个暗自探看吧，到了里面，见了左老英雄，我就与他当场比手。他若是胜了我，我就拜他为师，跟他学武功，然后再跟他打听我师父的姓名，要求他给我那故去的师父报仇。

少爷想到这里，遂四外看了看，见并无来往的行人，这才纵身上房，这里也就是将打三更的时候。少爷来到后院，见各处都很清静，就是北面上房屋里有点儿灯光。少爷看罢，打算纵到北面房上看看去，谁知脚底下没留神，把阴阳瓦登碎了，被屋里的人知道了。跟着由屋中纵出一个老头儿来，两方面一答话，少爷遂纵下房去，与那老头儿当场动手。少爷哪是左爷的对手，没有三五个回合，老被人家拿住了。老头子一问他的历史，少爷这才不慌不忙的把自己所经所过说了一遍。左爷闻听点了点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可太对不过你了。"老头子说完此话，亲自把少爷的绑绳解开。少爷站起身形，向老头子问道："莫非你老人家就是那万里飞云左老英雄吗？"老头子听了笑道："不错，正是我的小号。"少爷听了，赶紧跪倒身形，连连的叩着头道："既然你老是左老英雄，

你老就别推辞了，必须得帮着我访我师父的下落。”左爷见了这种情形，不由得哈哈的一阵笑道：“花云你快起来吧。你不是叫我带你寻找你的师父去吗？此事正对我的心意。因为我的个性好动不好静，在家里总呆着我也受不了。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跟我到屋里坐吧，有甚么话明天再说。”少爷闻听此话，心中欢喜的了不得。这才跟随老头子来到上房以内。老头子吩咐家人们预备酒饭，款待花少爷。家人们听了答应下去，不大的工夫，酒饭已然齐备。花云也不客气，与左爷相对而坐，吃酒谈心，甚是高兴。不消片刻，已然吃一个酒足饭饱。家人将残席撤下，爷儿两个又喝了一会儿茶，这才各自安歇。

次日天明，早早的就起来了。爷儿两个漱洗已毕，随便吃了点儿点心，老头子把随手所用的东西打了一个小包裹，带了几十两银子，作为爷儿两个的路费。家中一切的事情，全都交与老管家管理。又把所有的家人全都叫在一处，告诉他们自己出外访友，不知几时才能回来。“我走之后，要你们好好的看守门户。”这诸事全都吩咐完了，这才带着少爷出了左宅。

信步前行，并无目的地。走在路上，爷儿两个说着笑着，倒是很为高兴。如此的在外面飘荡了有一个多月的工夫，仍然是一点儿信息也没有。到处遇见练武的就打听，有那好说话的可就说了：“有名姓的人好打听，没有名姓的人，那得多怎打听着哇？”老头子听了这个话，心中甚为着急，暗自怨恨自己，我这不是疯了吗，好好的在家中呆着有多好，多管这个闲事作甚么呢？现在出来都快到两个月，还是一点音信没有，我得多怎才能回家呢？老头子一边走着一边着急，正然

思想之际，猛然间一抬头，就见前面有一条黑影，身形还是真快。老头子见了，不由的心中暗想，“前面的那条黑影是做甚么的呢？”天还没正式的黑了，他就施展夜行术，据我看非是好人。老头子想罢，向少爷笑着说道：“花云你看见了吗？前面那条黑影跑的那样得快，不问可知，大约着不是好人。我打算追向前去，伸手把他拿获，问问他是做甚么的，为甚么天还没黑就施展夜行术？”少爷闻听此话，点了点头笑着说道：“此言正合我的心意，那么咱就追吧。”说完此话，爷儿两个往下一伏身形，如飞似的追了下去。前面的那个人正然跑着，忽听得后面有人追赶，回过头来往后面看了看，看罢之后，脚底下一加劲儿，如飞似的往前跑去。一边跑着仍然回头观看，见老头子越追越近，吓得他可就顾不得回头看了，拚命的飞奔。老头子见了，心中甚为着急，心说我要是追不上他，我那数十年的功夫就算白练了。老头子想罢，遂把两腿放开，真是如飞一般。只顾老头子脚底下一加劲不要紧，少爷花云可就受不了啦，少爷今年才十六七岁，练艺不过六年有余，根本夜行术并未学成。如今跟老头子一比上，他怎能成的了？一转眼的工夫，已然把少爷越过多远去。连着又是几纵身形，已然追到那人跟前，一伸手并没费劲就将那人拿住了。少爷见了，这才一加劲跑到老头子的面前。留神观看，只见在地下绑着一个穿夜行衣的人。少爷遂笑着说道：“老人家的功夫太高了，没用多大工夫，就把他追上拿住了。”左爷闻听哈哈的笑道：“这么一个小贼，还能费多大的事吗？”老头子说完此话，这才用手点指高声说道：“小子你姓甚么？你是干甚么的？快快的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手起刀落，将你结果性命。”那人听了说道：“老爷子你饶了我吧，我是一个买

卖人，因为我有要紧的事，必须连夜赶路，故而才走的这么快。”他说完了此话，未等老头子答言，少爷花云把手举起来照定他脸上就是一下儿，跟着大声的问道：“休要满口胡言。你要拿我们当不识数的可不成，你说你是一个买卖人，买卖人有穿夜行衣的吗？”那人听了说道：“少爷不要着急，我实在是一个买卖人。我姓王名平，要问我这身夜行衣，并不是我的，乃是拾的。”少爷听了说道：“你这小子越说越不像话了，真乃可恨。”说完此话，跟着又打了他好几下儿。再问他仍然是不招。少爷向老头子说道：“老人家我看这小子面无血色，十成占八成不是好人。问他他也不说，依我看来，就不必跟他费这个事了，不如把他活埋了吧！”老头子听了此话，点了点头笑着说道：“既然如此，你我就动起手来吧。”他们老爷儿两个一说此话不要紧，可把那个贼人给吓着了。赶紧向老头子说道：“老爷子不可如此。我说实话还不成吗？”老头子闻听说道：“快说。”那贼人听了说道：“我本不是此地的人氏，今天因为路过这里，我乃是江湖黑道上的人。我有个外号叫戏花蜂。这都是一片实言，老爷子你饶了我这条狗命吧。”老头子听他说完了此话，遂用手点指，哈哈的一阵笑道：“小子，你就不用再往下说了，冲着你这个外号就知道你不是好人，准是采花的淫贼。今天你不定在那里看见少妇长女了，好似奔命似的往那里去作无人道的事。你们这种人，可以说是江湖上的败类。如今既被我遇上了，也算是你的命该如此。云儿啊，快快的掘个坑把他埋了吧。”少爷听了此话，心中为难：我的兵刃乃是双针，不能掘土，这可怎么办呢？正在思想，猛一回头，见那小子背后有一把鬼头刀，少爷见了可就乐了，心说这倒是把好家伙。少爷看罢，遂走向近前，把刀

撤出来，就在树林之中掘了一个深坑。掘好之后，少爷伸手把那贼人提了起来，将要往坑内一放，那贼人大声喊道："救人哪，救人哪。"老头子一看不好，恐怕把官人喊了来，这小子虽然不是好人，可是民人没有活埋人的权利，他犯法得交由官方处理。老头子想罢，遂向少爷说道："云儿快把他的嘴堵上。"少爷听了，忙将身形纵入坑内，把贼人衣服的底襟撕下一块来，要往他的口上塞。贼人见了，却把口紧紧的闭住，少爷见了笑道："好小子，你不张嘴就算完了吗？"少爷说完此话，跟着给他来了几个嘴巴子，然后把鼻子一捏，小子立刻就把嘴张开了。少爷将衣襟给他塞在口内，这才纵出坑来。爷儿两个一齐动手，不大的工夫，就把那小子埋好。

老头子往各处看了看，并无甚么动静。这时天已然到了掌灯的时候了，老人家看少爷所办的事，心中甚为高兴。心说，这个孩子手底下真俐落，将来学成之后，再创练些年，他的功夫准比我强。我在他这个年岁的时候，哪敢杀人哪，花云这个孩儿真有这么大的胆子。我在将一拿住这个人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采花贼，我当时没有表示出来把他怎样发落，就为的是看看花云的举动。有谁知他真有这种侠义的胆量，出主意把那个贼人活埋了。如此看来，他的老师的身份决小不了，因为身份小没有这么好的眼光，收不了这么好的徒弟。老头子想到这里，很是爱惜少爷的人格。遂笑着说道："云儿啊，你我别在这里呆着了，天已不早，赶紧找个店休息休息吧。"少爷听了点头称是，这才跟老头子一直走出树林。留神往各处观看，那个意思是打算找个村庄。只见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有黑压压的一片树林，里面隐隐约约的似乎有些灯光。左爷看罢，向少爷笑着说道："云儿你看见了没有，前面那片树林，

大约着就是村庄。你我紧行几步吧，以免去晚了店家可就上了门了。”少爷听了点点头，爷儿两个这才脚底下一加紧。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那片树林近前，过了树林，可就看见村庄了。又往前走了一会儿，已然来在大街之上。只见大街的两边做买卖的很多，非常热闹，乃是南北的街道，东西的铺面，别看天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来往行人还是很多，爷儿两个正然往前走着，猛听得天空打了一个霹雷，跟着满天黑云，天气可就上来了。老人家见了这种情形，遂向少爷说道：“云儿你看见了没有，天气如此的恶，不过一半个时辰准下大雨，赶紧找个店住下，省得待一会儿没地方避雨去。”少爷听了说道：“对了，赶紧住店吧。”爷儿两个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前走找店房。正在往前走着，这时雨可就下来了，老头子一见可就着了忙了，遂向少爷说道：“不好，雨可下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吧。”少爷听了说道：“不要紧，赶紧往前走，一找着店房不就行了吗？”说着话爷儿两个又往前紧走了几步，可了不得了，大雨如同倾盆一般，老头子赶紧说道：“云儿别往前走了，在这里避一会儿再说罢。”少爷听了，遂站住身形，爷儿两个找了一个房檐底下，站住不动。谁知这雨越下越大，一直下到天交亥时，方才停止不下，这时路上早就没有行人了。老头子心中甚为着急，遂向少爷说道：“云儿啊，不要在这里呆着了，还是赶紧的找个店房吧。”爷儿两个说完此话，这才又往前走。

走了不大的工夫，少爷用手一指，笑着向老头子说道：“老人家你看见了没有？前面那所坐西向东的门面，大约着是一个店房吧。”老头子闻听此话，顺着他手指之处留神一看，果然是一座店房。老头子看罢，心中甚是喜欢，心说这就成

了，那怕里面没有房子了呢，就是在他那里坐一夜，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晾一晾，也比露天地强得多呀。老头子正然思想之际，已然来在店房近前，老头子留神观看，只见这座店房甚是讲究，门口两边都是白灰墙，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左边是“仕宦行台”，右边是“安寓客商”，正中的大车门，上边有一块匾，写着“双盛客店。”大门里有一个门灯，在里面站着一个伙计，年在二十余岁，正在那里挂灯。那个意思是因为下雨，把灯摘进去了，如今已经不下了，二次把灯拿出来，打算再把它挂上。正在这个时候，那个伙计似乎听见在外面有人，跟着回过头来向外面观看，只见外面有一个老者，年在五六十岁，精神百倍，二目如灯，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孩儿。伙计看了，不由的吓了一跳，心说这个老头儿怎么这么精神呀？伙计正在观看的时候，老头子大声说道：“伙计有跨院吗？如若没有跨院，单间也成，快快的把我们让进去吧。方才下雨下的我们身上都湿了。”伙计听了心中暗道：看这老头儿长的这么凶，我及早别往里面让，我们东家的那个性情不好，天都到在这个时候了，要是叫他看见，再拿他们当了匪人，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及早叫他们别处住店去。伙计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老爷子你多包涵吧，请你到别处去住店吧，我们这里的客人早就住满了，再能容的出地方来，我还能拿着财神爷往外推吗？”老头子听了此话，不由的就是一愣，心说怎那么巧呢，好容易找着这么一座店房，就赶上没有地方了？可是没有地方也得叫他给匀匀哪。老头子想到这里，遂向伙计说道，房子没有不要紧，我们爷儿两个在你们柜房里将就一夜也成。”伙计听了，心中越发的疑惑了，心说不成，看你们这个样儿大概不是好人。回头我把你们让到柜

房里面，你们要一抢我们那可怎么办！伙计心里虽是这么想，可是不能这么说，遂又笑着说道："老人家不用说柜房里面了，连马槽里面还住着两位了。"伙计将然说完此话，未及老人家答言，花云可就急了，遂高声喊道："伙计你要拿我们当不识数的可不行。你说这话未免也太不通情理了，我们不论是住在哪里，也是照样儿的给店钱。你说你们马槽里有两位，你领我们到那里看看，如果那里真有两位，那就算万事皆休。如果要是没有，回头我就叫你认识认识我，准有你的乐儿。"少爷说完此话，伸手就拉伙计。

到了这个时候，伙计也知道是自己把话说错了，自己说这话的本意，所为的是把他们爷儿两个支走了就完了，没想到少爷花云不吃这个，非要看看这个马槽里面有人没有人。伙计到了这时，一时无话可答，可就有点儿急了，遂大声说道："你这个孩子，说话怎么这么可气？我说马槽里有人，那不过就是一谈，怎么你这小子就真起来了。实话告诉你说吧，房子里面倒是有，不过有一样儿，我们这店里所住的都是来往客商，没有你们这一老一小的样儿的。因为我看你们的神色不对，就看你们两个人的那四双贼眼，就不能留你们。你听明白了没有？"少爷听伙计说完此话，不由得心中这个气可就大了，心说我们爷儿两个走到哪里，也没有拿我们当贼的，全以英雄呼之。怎么你就敢拿我们当贼？太没有道理了。想到这里，少爷遂大声说道："伙计这不是你说到这里了吗，我们还是有这个犟脾气，你越害怕我们爷儿两个不是好人，我们还是非住在你这店里不可。依我说，你及早给我们匀一间房比甚么都强，如若不然，我可打你这个可恶的东西。"伙计听了此话，把手中拿着的灯放在一边儿，往少爷跟前走了几步，

用手点指，大声说道："听你之言打算要讲打吗，那你可不成，你小小的年纪，尚且不满二十，那个老头子更不用说了，别说是真打，一动手就把他吓死了。依我说你们赶紧的一走，另往别处住店去，你我不伤和气。如果真要是一讲打，把你们打伤了你可别后悔"。伙计本来就没把他们爷儿两个看到眼里，本打算拿大话把他们爷儿两个说走了就完啦，没想到少爷花云不听那一套，往前一上步，左手一恍，右手就是一拳。伙计万也没想到他会有这手儿，及至看见拳到了，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就听"哎呀"了一声，这一下正打在伙计的前胸，力量使的还是真足，伙计站立不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反身倒在地下。这个伙计还是真不含糊，跟着双手一按地，站起身形，大声的喊道："可了不的了，大师父们，来了打架的了，我被他们打倒了。快快的出来帮我打他们吧。"伙计说完此话，往前一上步，就给少爷来了一拳。少爷闪身躲开，二人遂打在一处。少爷的功夫要是跟左爷比上可不成，要是跟伙计比上，伙计可就差多了。少爷要是安心把他打躺，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可是少爷并不那么办，成心戏耍他，没有三四个回合的工夫，伙计已然叫少爷打了十数个大嘴巴子了，只打得伙计顺嘴流血。正在这个时候，由店里又出来十几个人，全都是手中拿着木棍。伙计见了，遂高声说道："老哥儿们上啊，连那边站着的那个老东西，也是打架来的，千万别叫他们走了。"大师父们听了，遂分为两起，一起够奔花少爷，那一起够奔左爷而来，当时就把他们爷儿两个围上啦。老人家站在当中，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并不着忙。内中有一个手里拿着木棍的走向老人家的近前，口中说道："老东西，你这叫成心欺负人，那么你就别走了，着家伙吧。"左爷听了留神

观看，见他的木棍来到切近，遂一闪身形，伸手把木棍捋住了，往右边一带，跟着底下就是一腿。这一下把那小子踢起多高来，躺在地下哎呀了好半天，方才向众人说道："老哥儿们，今天这个架打不出手去了，赶情这个老东西比那个年青的还厉害呢。赶紧把所有的伙计都招呼出来吧，人少了简直是不行的。"那人说完此话，站起身来，又拿了一条木棍，喊了一声"一齐上，"众人听了，呼的一声就把左爷给围上了。老人往那边一看，只见少爷花云也被他们围在当中，老人恐怕少爷有失，被他们打伤了，遂纵身形到在少爷一处，爷儿两个一撒欢儿，把众人打了一个东倒西歪，全都站不起来了。少爷见了这种情形，遂笑着说道："小子们赶紧起来呀，小太爷不打躺着的。"伙计们听了说道："呆着吧小子，我要起的来早就起来啦，就满打算是起的来，不还得躺下吗。"少爷闻听哈哈的笑道："要是这个样儿，你们可就算栽了，快给我匀一间房子住房吧。"少爷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看热闹的可就把他们围在当中了。其中有一个伙计说道："众位这个架可打不出他们手去啦，莫若把老东家请来吧。"众人听了齐声说道："对，老三你快请去吧，就提柜上有人前来搅闹，请他老人家前来拿他们。"那人听了回过头来说道："老东西，你要是好汉子你可别走，等我把我们老东家请来会会你们。如果你们不敢在此等候，那就是狗熊了。"老头子左爷听了此话，不由的哈哈的一阵笑道："小子你就赶紧去吧，无论你把谁请了来，我也不怕。打完了人一走也不是我做的。"那人听了此话，点了点头道："好，你准要是这样儿，那才是好汉子呢。"那人说完此话，转身形而去。

少爷站在那里一想，这个事算闹起来了，他既说是请他

们老东家去，他们老东家一定是不含糊，回头准得有一场凶杀恶战。可是事已至此，可就说出不算来了，只可等着吧。不表少爷心中思想，这时看热闹的更多了。听说伙计请老东家去，待一会儿准得有一个热闹。内中有一个看热闹的说道："二哥，你看这些伙计有多废物，就拿这个老头子说吧，看年纪总有五六十岁的样儿，手底下有多么俐落！店里这么十好几个人，就愣没把他们一老一少打倒了。我说这话你不定信不信，这个老头子不是凡人，要是凡人决没有这么好的功夫。"他将将的说完这话，另一个上年纪的人用手一推他道："老四你休要多说少道的，年青青的知道甚么？"这个老者身上会武术，故此才有这快的手脚。你说他不是凡人是甚么呢？那年轻的听上年纪的人说完此话，觉得言之有理，可就不言语了。有知道这店东的底细的答道："可不是吗，你老说的太对啦，这一老一少身上全有功夫。可是他只会打伙计，待一会儿老东家要是来了，大约着这一老一少可就不行了，非得被老东家打倒下不可。"有那不知道的主儿问道："老东西家怎么这么厉害呢，你可说说，叫我们也明白明白。"那人听了说道："你是没见过东家的面儿，不知道老东家是何如人也。等一会儿来了你就知道啦。不用说别的，他老人家的五官就跟平常人不一样，令人一见生畏，乃是一位成了名的剑客。我听说他老人家的师父乃是太乙真人，你想想这个功夫还含糊的了吗？"正在说着此话的时候，别一个人用手一指，向众人道："众位不要说话了，那不是老东家来了吗？"众人闻听，留神向他手指之处观看，只见由店里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来。众人看罢，全都甚为喜欢，不得的拍着掌道："老人家你快来吧，再待一会不来，你的伙计就被人家打哭了。"

不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其说不一，单说老头子左爷早就看见了，只见这个老头儿一身米色绸子裤褂，足登青缎子福字履，白袜子，往脸上看把老头子吓了一跳，就见好似项长双头，留神一看乃是脑后长了一个大肉蛋，并不是两个脑袋。两道银眉，一双阔目，两眼光亮如灯，大耳有轮。老头子看罢，心中暗暗的说道：就看这个老东家的这种五官，就有点不好斗，功夫决含糊不了。左爷正在思想的时候，就见那个老者已然走过来了，一边走着一边笑着说道："何人如此的胆大，竟敢前来搅闹我的店房，打了我的伙计？今天我岂能与你善罢干休。"老头子左爷看罢，遂哈哈的一阵笑道："来者这位老英雄莫非就是本店主人吗？"那个老者闻听答道："不错，正是老朽，你们两个人太以的可气了，我干这个店房可不是一年二年了，算起来总有十余年的工夫，并没有一个人前来搅闹的。想不到今天就出了这种事情了。你在未来之先，也得打听打听，我也不是好惹的。想当初我在青年时代，在外面闯荡江湖，甚么样儿的出色英雄我都会过。如今老了，不愿意再在外面飘荡着了，打算就此一隐，不问世事。如今你既敢前来打了我的伙计，可见你的胆子不小，手底下一定会两下子。那么你就不用走了，待我会你一会，你如果能把我打倒下，不但我的伙计算你白打了，并且把我这个小买卖送给你。老朋友你不要愣着了，赶紧的进招吧。"左爷一听人家说完此话，遂大声说道："你所说的话乃是强辞夺理，怪不的你的伙计这么横了，由你这儿就不是东西。你也不用说大话，待老太爷管教管教你，叫你也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省得你再无故的欺负好人。"老头子左爷说完此话，那个意思就要向前动手。就见那个老头儿说道："你先站住，且慢动手。"左

爷说道："有何话讲？"那老头儿说道："你既是有理，可以当众讲来，只要是大家认为合理，这件事情怨我的伙计，我就满把他们下了，另招一堂新人，来整理我的买卖，我还有相当的酬谢，你看如何？"左爷闻听此言，哈哈的一笑道："你不够与我接谈的资格，如今最好是比试完了有么话再说吧。"那老头儿闻听此言，不由得心中大怒，遂高声说道："你这老东西太气人了。怎么着，就凭我不配与你接谈吗？你既是愿意动手，那可太好了，你就赶快过来吧。我先打完了你有么话再说。"老二位说完了此话，遂各自往前一上步，这才打在了一处。

过了十几招之后，老二位心中各自有一份打算，左爷心中暗想，怪不得他这么横了，功夫真高，不在我以下，我还得格外的留神，要不然就得栽在他的手里。不表左爷如此的思想着，那个老头儿一边动着手，也是不住的赞成左爷的武功好，我得格外的注意，如今看热闹的人很多，我要是输了招，被众人笑话倒是小事，这一世的英名岂不是付于流水了吗？这老二位全是这种心理，各怀戒心，不敢大意。先前所发的招还慢，众人还可以看的出谁是谁来。到后来越打越快，好似走马灯一般，简直的就分不清谁是谁来了，众人看得都有些呆了。又过了二十多个回合，仍然未分胜负。左爷动着手暗自叫着自己的名字："左光啊，左光，自从二十余岁闯荡江湖，并未遇见过这样的敌手，我要是把他打倒了，那就没有甚么说的了。如果我要是输给他，我这万里飞云就算白闯了。我在家中住着好好的，去了这么一个花云，非要求我给他找他师父去不成。我真要是输了招，他的师父我也不能给他找了，只可落一个半途而废吧。"左爷这一走心不要紧，不

由的手底下的招数可就慢了。人家店东见了，可就把招数加了紧了。左爷一见心说不好，你这可是成心挤兑我，你发招这么快，恨不能当时将我打倒，那焉能得够呢，你也不想想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连这个我再看不出来，我还活个甚么劲儿？你既是有这种心理，我何不给你个将计就计，或者能够把你打倒了。左爷想到此处，可就不往里进招了，只是闪闪躲躲，把门户封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种神情似乎有些力量不支。老头子这么一来不要紧，店东可就纳了闷了，心说动着好好的手，他为何不进招了呢？莫非说他真有点儿力量不敌吗？继而又一转想，不对呀，看他这种神情，乃是以逸待劳的法子，看他好似有点儿不成似的，其实他只是跟我诱斗，单等我把力量用尽了，他再发招攻我，到那时我是准败无疑。哎呀，如此看来，这个老头儿可太厉害了，可是你这手儿要是跟别人用去，可以取胜，你要是跟我使这手儿，那不是白费事吗？我在外面闯荡江湖数十年，这个还不明白吗？难道说你会我就不会了，我也给你来个守而不攻，看你有甚么法子制胜于我。店东想到这里，遂把门路一变，可就不进攻了，这老二位全不进招，无形中招数可就全都慢了。方才快的时候，打成一个团儿，特别的显着好看，众人也都高兴。如今这一慢可就不如方才多多了，不但是看热的众人看着不高兴，就是少爷花云看着也是心中着急。心说：老人家左爷这是怎么的了？动着好好的手，猛然不往里进招了，照着这个样儿，得甚么时候才能分出胜负来呀，这可怎么好呢？少爷想了一会儿，猛然间灵机一动，心说有了，“我何不过去把他老人家替下来，叫他人家在一边儿休息休息。我先用我那双针与店东战上几合，就是我战不过他，反正一时半时也输

不了，等到我不行了，左爷把力气也缓过来啦，再把我换下来，接着会战于他，到那时这个店东也累乏了，不用费劲就可以把他打倒了。”少爷想到这里，这才赶紧把双针亮了出来，左右手一分，往前紧走了几步，大声说道：“老人家不要着急，战他还用你老亲自出马吗，请你老到一边休息休息，给我观敌助阵，待我会战于他。”老头子正在动着手，猛然间见花云过来了，心中甚是不悦，心说花云你这是怎么的了，你没看见吗，连我尚且不一定准能胜他，战了这数十余个回合，方才打了一个平平，你过来那不是白费事吗。老头子本打算不撤招，谁知这时少爷花云手持双针，已然来到近前，自己要是再不撤招，回头准得落个俩人打一个，那倒反而不美了。老头子想罢，这才纵开身形，留神观看，只见少爷花云已走到当场，向那店东笑着说道：“老朋友你把兵刃亮出来，你我大战三合，你看怎么样？”老店东听了此话，留神向少爷打量了一番，一眼可就看见少爷手中所使的双针了，不由得心中一动，看罢之后，用手点指，笑着说道：“你先不要动手，我有两句话问你。”少爷听了说道：“甚么话你快快的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必然实言相告。”老店东闻听笑道，“我所问的非为别事，就是问问你是何人的门徒，从那里得来的这对兵刃？我因为这对兵刃遍走天涯，寻找我的师兄，因为此双针乃是我师兄之物，怎会被你所得，因此我才问你。”店东说完此话之后，少爷花云未及答言，老头子左爷在一旁答道：“云儿不要动手了，你听店东所说的话，咱们全都是一家人，你不是找你的师父吗？不用往别处去了，就这店东是你师父的师弟，还能够不知道吗？”少爷闻听此言，恍然大悟，遂把军刃放于地下，双手抱拳笑着说道：“未领教老人家贵姓高名，

望求明白赐教，回头我还有要紧的话跟你老说了。”那老店东闻听此言，笑着答道：“你要问我的姓名，我姓翟双名长清，外号人称海外仙子多头佛。”店东报完了名后，老头子左爷哈哈的笑道：“我当是谁了，原来是翟老英雄。怪不得功夫那么高了，这可真应了那句俗话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翟爷闻听遂笑着说道：“未领教你老人家贵姓?”左爷听了，遂也报了姓名，复又说道：“翟老英雄方才说花云的那对兵刃乃是你老人家师兄之物，这话从何说起，请道其详。”翟爷闻听此话，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道：“我这段事提起来可就长啦。”我原来是如此如此的一段事，翟爷把自己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左爷听了不由的点了点头。欲知其详，且看下回。

第一百七十八回

左爷助友连夜求援　老少赛水皆遭暗算

书中代言，翟爷从前并不是开店房的，在青年时代乃是厨房的大师父，曾在云南省一家陈姓的公馆内作事。翟爷的手艺甚好，所做的菜很对主人的口味，每月所得的钱，一家生活用之不尽。翟爷生平就好练武，没有事的时候就练，日子长了，同事的大师父们就有说他的了："翟师父你不要如此的练了，有事没事的就是这一套，叫主人看见恐怕人家不愿意，给人家做事得当事做，净顾练那个，回头要把正事误了，那有多么不合适啊。"那时翟爷正在年青气盛，焉能听的下去这个呢，当时可就火儿了，遂大声说道："人方才说甚么不叫我练功夫？那可不成。你别把我所练的功夫看凡了，遇上事就也可以打人，将来准有用处。再说我给人家做着这份事，并没有误过一回，无论是谁也管不了我，看我不顺眼也没有甚么关系，可以直接的来找我，我在这里等着，决不含糊。要不然你对主人说去，可以把我下了，我的手艺不为他这一家学的，到那里都可以吃饭。这是为甚么呢，你我都是给人家做事的，理应互助，千万不要使用这一套。"翟爷说完此话之后，那位二师父可就挂不住了，遂冷笑了一声道："翟师父你少说费话，你我乃是自己人，我还有不向着你的地方吗？我所说的乃是一片金石良言，你不但听不明白，反倒跟我急了。你以为你练过几天功夫，就可以随便的打人了，那可有点儿不成。你也向外人打听打听去，我也不是好惹的，你既是打

算动手，那也没有关系，你就赶紧过来吧。”翟爷闻听此话，心中的气更大了，遂高声说道：“好极了，好极了，我这几天早就看出你的心思来了，你这是成心跟我过不去。我练我的功夫，并没碍着你的事呀？你这不是多管闲事吗，我今天非管教管教你不成，要不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院里地势也小，施展不开，咱俩人外边比乎，你有胆子就出来。”翟爷说完此话，遂首先走到外面。那二师父听了此话，并不示弱，赶紧走到外面，往前一上步，就给翟爷一拳。翟爷也不会闪躲的功夫，全凭硬接硬架，两个人可就打起来了，没有多大的工夫，二师父可就不成了，连连的往后倒退。翟爷见了这种情形，因为没有甚么仇恨，不过就是言语失和，所以并不赶尽杀绝，遂后一撤身形，笑着说道：“二师父咱两个人别打了，你的力量不敌，再打更没有你的便宜了。”二师父听了此话，自己也知道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既是相让，自己也就不能再说甚么了。这一场风波遂告平息。

过了很多的日子，这一天也是该着有事，同伙的于师父，与翟爷两个人坐在一起谈天，于师父说道：“翟师父，我看你这个功夫要是照着这个样儿往下练，得甚么时候才能成功呢？你要不打算深造的话，那就没有甚么说的了。你如果打算深造的话，我告诉你一个去处，到在那里，就给人家叩头，我想准能成功。”翟爷听了此话，心中甚是高兴，遂笑着说道：“这个人现在何处？请你赶快说明，他只要是有真正的功夫，我情愿磕头拜他为师。”于师父听了说道：“你要是真乐意去，那可太好了。只是有一样儿，你可别怕受苦，要是该着你们有缘，我准保你能够成名。”翟爷听了说道：“于师父你说了半天，也没说出此人的名姓来，到底这个人他现在何处呢？就

是他远在千里之外，我也不辞劳苦，必然前去找他。”于师父一听此话遂笑道：“你先不要着忙，待我慢慢的说与你听。就是离着这里不远，往正南看有二十多里地的路程，就是咱没有事的时候看山景的那里。地名叫连景山。在山后有一个洞，在洞口里面有一个身体高大的人，凡是由那里经过的，没有一个不说奇怪的。在先前都说那是妖精，没有人赶往近前看去。日子长了，他还是那个样儿，站在那里不动，也没有过意外的行动。有那胆大的人，慢慢的就走向近前，详细的看看他，也不敢惹他，遂即走去。那一天我也是一时的高兴，路过那里，我看了好半天的工夫，也是不敢把他怎样。回到家来之后，我坐定了一想，这个大人一定有点儿来历，我常听老人言说，有一种能人，会做消息儿埋伏。我想这个大人非是消息儿不可，只要是能以进入洞口，里面准有高人。全不知你以为我所说的如何？你要是有这种决心与胆子，等到明天清晨，多预备点儿吃的，你往那里去一回，碰巧就许能够成功。”翟爷闻听此言，遂点了点头笑着说道：“于师父你既有这样的好心，我当时也就不说甚么客气话了，咱们弟兄心照吧。回头我到账房算账去，算下钱来，我多买点儿麦子面，你们大家帮着我多蒸点儿馒头，单等明天清晨起身。”于师父听了说道：“好吧，那么你就赶紧办去吧。”说罢此话之后，翟爷遂到前面把账算下来，买来麦子面，直忙了好半天的工夫，方才把馒头蒸好，用一个大包裹皮儿裹上。这时天可就黑了，大家买来很多的酒菜，与翟爷送行。众人吃喝已毕，遂各自安歇，一夜无书。

次日一明，大家早早的全都起来，漱洗已毕，吃过了点心之后，翟爷这才与大家告辞。把所预备的东西都带好了，按

着于师父所说的地点，顺着大道可就走下来了。没有半天的工夫，已然来到一个所在，抬头观看，只见远远的清山叠垒，怪石横生，山势甚是好看。看罢之后心中甚是喜悦，那种情形就好像到了那里之后，准可以遇见高人，收他为徒弟一样。如此的又往前走了好大的工夫，已然来在山根底下了。各处寻找山道，找了有两个小时的工夫，因为他走错了方向，并没找着进山的正道。后来被他发现了一股羊肠小道，遂顺着小道登山，在将一进山的时候，山道虽小，尚可容下两人走路，还不觉得怎样的难走。赶到后来，越往里走山道越小，道路高矮不平，就是空身人走着都费劲，别说他身上又带着好些个东西了。不大的工夫，已然累的不得了啦。翟爷遂把身上所带的东西放在一旁，坐在那里休息。待了有半小时的工夫，已然把劲儿歇过来了，这才把东西带好，照旧的往前走去。这一气足走了有三个小时的工夫，方才到了山顶。又略为休息一会儿，站起身形往山后绕，走了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在一个洞口，正与于师父所说的一样，不由得心中大喜。心说："如此看来，这可真是该着我走运。将然到了后山，没用三找两找，就被我把洞口找着了。我到了里面之后，见着里面的那位高人，拜他为师，求他传授我武功。他如若好好的答应了我的要求，那就没有甚么说的了。他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我也不跟他动横的，我就跪在他的面前，给他叩头，他几时答应我，我就几时起来。他如若总不答应我，我就给他来个长跪不起。我想，要是如此的一办，没有一个办不成的。"翟爷想到这里，心中更为喜欢了，这才又往前走。将然来在洞口，要往里面走的时候，心中暗想，我已然来到此处了，还带着这么些个馒头干什么，这有多麻烦哪，我要早知如此的

省事，就不带这么些个东西了，空身人往这里来有多么俐落呢。可是如今我已然带来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扔啊。莫若我先把馒头放在洞口里，我把事情办完之后，再把他弄进去。想到此处，遂把馒头放好，往里走去。走了两步，猛然想起于师父说这里有一个大黑人，怎么没有了呢？难道说这个大黑人是活的，往别处去了吗？自己站那里愣了一会儿，心说这是何必呢，既然来在这里，心里害怕作甚么。常言说的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赶紧的走吧。想罢遂将身形一矮，往前走去。在先前里面地方宽阔，还不理会，到后来越往里走地方越小，出入气都有点儿不均匀了。猛然想起，这别不是那个洞吧，怎么这样的闷泥？里面连一点儿光亮都没有，这里怎能住着高人？在这里住一天就可以把人闷死。我这也是太慌了，未曾进来得审查审查呀，山里山窟窿是多的，照我这样的见了就进，那得甚么时候才能找着哇。得了，别往里走了，赶紧的回去吧。想到这里，这才转过来身形，往外走来。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在外面，这才长长的喘了一口气，看了看只见裹好的馒头，依然还在那里放着，并没有人来动他。又往四外看了看，并无一个行人。自己暗自瞒怨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道："长清啊长清，幸亏这山上没人，要是有人看见，还不叫人家笑话死呀。我这么大的个子是怎么的了？吃饱了没事作钻山窟窿玩。在未往洞里进的时候，难道说你也不往四外看看吗？在这洞口的附近，连一点儿绿苔都没长出来，干的都不是样儿了，那不明明的是一个死山洞吗。自己左思右想，站在那里愣了好半天的工夫，这才把包裹带好，又往别处走去。如此的找法，整整的找了一天。眼看着天可就要黑了，这一来不要紧，翟爷可就有点儿沉不住气了，心说天都

到了这般时候了，我尚且没有把他找着，白费了一天的劲。再待一会儿天黑了，我还是下山不下呢？要是不下山，可叫我往哪里去睡觉呢？自己站在山上，心中甚是为难。过了一会儿，自己把心一横，这才拿定了主意，自言自语的说道："山下还有我的甚么，我下山干甚么去？我这不是带来很多的馒头了吗？饿了我就吃，渴了找个清泉的地方我就喝，完事找一个清静的所在一睡，明天清晨早早的起身，还是接着找。我既然来到这里啦，已然费了很大的劲，决不能落一个劳而无功，半途而废。我给他来个不达到目的不算完，那怕我因为此事死在这里，亦在所情愿。自己想好了主意，这时天可就黑了，遂把馒头拿出来，随便的吃了一点儿，找了一处清洁的地方，坐下身形，将包裹放于背后，将身形往后一倚，被凉风一吹，再加上这一天的劳乏，不大的工夫，已然睡着了。一夜无书，到了次日一明，太阳出来有多么高，这一觉方才醒来。站起身形活动了活动，背起包裹，照旧的往各处去找山洞。如此而行，非止一日。

这一天正然往前走着，猛然间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山洞，洞口四外满都是很长的绿苔，翟爷见了，不由得心中大喜。心中暗想："我找了那么些个日子，也没找着这么好的地方。看这个地势如此的好，非是于师父所说的那个地方不可。想到这里，又往里面留神看了看，只见在里面似乎有一个人站着似的，这一看见里面有人，他的心中更是喜欢了，心说这里面既然有人，那更错不了啦，这也该着我成功。自己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近前。留神再一细看，果然洞口里面站着一个大人，身体长得与洞口一样高，双手横着，拦住去路。翟爷与他站了一个脸对脸儿，那

个意思是待他说话，谁知等了好大半天，那个大人并不言语，连理他也不理。翟爷心中暗道，“你不是不理我吗，好办，我也不理你，我给你来一个愣往里面走，看你有甚么表示，能够把我怎样。”翟爷想到这里，遂一声也不言语，迈步就往里走。将然走了两三步，就见由里面打出一物，带着一团风，够奔自己的面前打来。翟爷看罢之后，再打算躲可就来不及了，就听嘭的一声，正打在翟爷的左膀之上。翟爷往后退了好几步，心中大怒，心说好一个可恶的东西，竟敢暗算于我，我要是跟你有完，我就不算英雄。想到这里，遂回头看了看，见打在自己身上的乃是一块小石头子儿。看罢之后不由的暗道一声好险，这得亏是没打在要紧的地方；这一下儿要是打在头上，焉有我的性命在？我得看看这是谁打的。想罢看了看那个大人，仍然站在那里未动。自己心中可就明白了，这块石子决不是大个儿打的我，当然他身后有人，我可不能吃这个亏，倒要看看打我的是谁。想到这里，遂往前紧走了几步，来到那个大人的近前，一声也没言语，两手一同用力，照定那个大人的肚子上就推，力量使的还是真足。这个大人并不闪躲，这一下实实在在的可就打上了，就听得“噗通”一声，将那个大人打了一个仰面朝天。翟爷见那个大人倒下了，心中甚是喜欢。可是有些纳闷，我这两手打在他的身上，觉乎着这个大人不是真人，好像是草人似的。

正在这个时候，耳听得洞里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何人大胆，竟敢打倒我的草人？”翟爷闻听此言，心中更是喜欢了，心说里面这位一定是出家的道长，世外的高人。如今也是该着我成名，无论如何，也得叫他收我作个徒弟。自己正在想着的时候，只见由里面出来一位道长，身高不足六尺，身

穿蓝布道服，头戴青布道冠，一张赤红脸，两道白眉，一双阔目，鼻直口阔，大耳有轮，海下一部银髯，根根见肉，足下白袜云鞋，手里拿着拂尘，真是精神百倍，二目如灯。那一份风采，真有点儿非凡的态度。站在那里，两眼向各处观看，一眼可就看见翟爷了。只见他生得虎背熊腰，项后有一个肉瘤，好像是两个脑袋似的。道爷看了，心中甚是爱惜，心说这个人的体格太好了。彼此的相视了一会儿，翟爷心中暗想，要看这个老道的样儿，准是一位高人，我也不管他怎么样，我不是前来访能人拜师来吗，我就过去硬给他叩头，叫他师父，看他如何的办理。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往前走了两步，跪倒身形连连的叩头，口中高声的说道："老师在上，弟子这里给你老行礼了。弟子此来有事相求，因为我听人传言，说是你老人家身负绝技，隐在此处，不问世事。弟子我自幼好武，苦于不得良师，自从我前几天知道你老人家在此处之后，我把我的职业都辞退不作了，特意前来拜师，望求你老人家不要推辞，将我收于门下，传给我些武功。将来我成名之后，必然行侠作义，替你老人家多作几件德行事，你老看这有多么好呢。"那位道长听他说完此话，不由得哈哈的笑道："这位壮士不要如此的称呼，你看见我的甚么了，你就前来拜我为师？我本是一个出家的道者，就知道焚香念佛，那里知晓甚么武功？你要拜我为师，莫非说你打算出家当老道吗？"翟爷听了此话，心中暗想，听这老道的言语，他说他不会功夫，可是看他这个外表，与那种精神，决非常人。大约着他是不乐意收我，故意说出此话，这可怎么办呢？想到这里，灵机一动，心说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的跟他说一说，或者他就许把我收下，也未可知。如果他再不收我，我再想别的办

法。实在要是不成，我再下山一走另投名师。想罢之后，遂笑着向老道说道："老师，你老不必疑心多想，千万别拿我当作匪人。我这次前来太不容易了，你老不信，听我详细的将我的出身来历说给你老听。弟子我姓翟，单字名玉，号叫长清，给人家当厨房的大师夫。因为我天性好武，一天到晚，有工夫就练。有同伙的于师夫对我言讲，就在此山洞里住着一位高人，身负绝技。我听见这个信儿，喜欢的不得了，当天我就把事由儿辞了，买了不少的麦子面，蒸好了馒头，带着来到此山，作为自己的食粮。我来到此山可不是一天了，所受的劳苦那就不用提了。如今既然得与你老人家会面，总算我的苦心没白费。没别的，就请你老人家大发慈悲吧，将来我学成之后，还能把你老人家忘了吗？"那道长闻听此话，不由得哈哈的一阵大笑，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看你的这种情形，大约着不假。我还是真喜欢你，也是该着你我有缘，今天在此相遇。你的眼光也真可以，谁也不认识谁，就会看出我会练功夫来啦。得啦，别跪着了，快快的起来吧，有什么话随我到洞里说去吧。"翟玉听了此话，心中高兴的了不得，遂站起身形，将草人扶起来，仍然立在洞口，这才跟随道长一直来到里面。

将一进去，里面甚是黑暗，甚么全都看不见。走了不大的工夫，来到一间石室以内，只见里面有一盏油灯，迎面有一架石床，两边摆有桌椅，墙上挂着名人字画，虽然设备简单，可是清雅异常。来到里面之后，道长坐于石床之上，翟爷站在一边，道长向他笑着说道："翟玉你今年多大年岁了？"翟爷闻听答道："弟子今年二十一岁。"道长闻听点了点头，遂命人生火做饭。吃过之后，道长打坐养神，并没提及武功的

一个字。如此的连着就是二十来天，天天道长打坐。翟爷站在道长身边，一声也不言语，要说翟爷也真耐烦，并不着急。

这一天道长向他笑着说道："翟玉你来了多少日子，可曾记得吗？"翟爷闻听此话，笑道答道："老师我不记得有多少日子了。"道长听了哈哈的一阵笑道："你如今来了二十来天了。你每天在我的身边站着不腻吗？如要是心里有些腻的话，我教给你几个小架儿，没事的时候你就练习，你看好不好呢？"翟玉听了笑道："既然是师父打算教，弟子我就用心学，哪还有甚么不好的地方呢？"道长听了此话，心中暗自发笑，心说翟玉这个人的天性还不错，一切的举动都合我的心理，莫非说他该着得我的这身功夫吗？想罢之后，道长遂站起身形，亲自做了一个架儿给他看。做完之后，随着就叫他照样儿的练。有不对的地方，当时就给他改正过来。如此的两三天就教给他一个架儿，没有三个月的工夫，已然把各种大小架儿都练会了，没有一点儿不对的地方啦，这才入手教给他练拳。一开门就学大红拳，学了有四个来月的工夫，可就都学会了，发出招来，带着风声。道长看了心中不由的暗想。这个翟玉方才练了这么几天，就有这么好的身手，这要再有个十年八年的，到外面一闯荡江湖，可以说是不难成名。他如果真有这种福德，把我身上的功夫都学了去，足可以给我本门户中争些光荣，前途一定不可限量。由是之后，道长不辞劳苦，尽着力量的往下教，翟爷练着也是特别的高兴，这么一来不要紧，真正是日新月异，进步神速。

原来这种练武就得说是投缘，比不了别的行道，只要你有钱，就能把事办了。因为武学这种艺业如果要是没有缘份，你就是把银子堆成山那么高，当老师的要是不爱看你，不传

给你真功夫，你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今天翟玉与道长这就叫投缘，二五更教给他用功夫，每天没有事的时候，就给他讲说武术之中的奥妙。每学一手功夫，必然给他告诉明白了它叫甚么名字，怎么个用法，当初谁跟谁动手曾以此招取过胜。外面的剑侠很多，某某侠客是谁的徒弟，某某剑客是谁的师父；道爷并不厌烦，天天如是的讲说。翟玉听着特别的高兴，不知不觉的可就过了三四年的工夫了。道长已然把各种拳脚全都教完了，又教给他折招变式，以及横练掌上的功夫。把这几种功夫学成之后，道长这才教给他十八般兵刃。山上原来没有军刃，道长也真会出主意，也不下山给他买去，完全拿树枝给他做，甚么长枪大刀，一样儿也不短。要说翟爷也真灵，一教就会，就是这四年多的功夫，把人练的都改了样儿了，胳膊也粗了，太阳穴凸出来了，站在那里如同一只老虎一般，道长看着心中甚是喜欢。

这一天清晨起来，道长拿着三卷古书，见了翟玉笑着说道："长清，你看见过这个没有？"长清听了走向近前，双手接过打开一看，第一卷画着很多的小人，有拿着刀的，也有拿着枪的，还有赤手空拳的，再往后看，乃是两个人对打。看完之后，又打开了第二卷，只看上面画着许多的走兽，凡是四条腿的没有一样没有的，并且在每一种图下边都有说明。再看第三卷，上面所画的都是飞禽。把这三卷画看完之后，心中不明白此物系作何用，遂向道长说道："师父，这三本画内画着很多不同的画，是作甚么用的？"道长听了笑道："长清你有所不知，这三本画乃是练武的根本。当初轩辕皇帝见猿猴有三躲六闪，虎有三绝，遂仿而学之，编入武功之内，练在人的身上，名曰武术。你如果能把第一卷看通了，就得有

侠客的身份。看通了中卷，就是剑客的身份。三卷全能看通了，就得说是剑上剑。”长清闻听，心中欢喜的不得了，遂笑着说道：“弟子我看了好半天的工夫。怎么一点儿也不明白呢？望求老师明白的指教弟子吧。”道长闻听笑着说道：“并非是你看不明白，因为你的功夫还未练成呢。再跟我练上三十年，你就可以把这三卷全都看明白了。”长清闻听此话，暗中好笑，心说，老师你今天是多大的年岁了，我再练三十年倒没有甚么关系，可是你能够活到那么大的年纪吗？想到这里，也不敢多言，还是照旧的接着往下练，可是心里总想着那三卷画了。自己既然是看不明白，一定是功夫不到，我得加紧的练习，哪怕我就是看明白了第一卷呢，不就是侠客身份了吗。他一有这种理想不要紧，长进的可更快了。道长看了这种情形，不由得点了点头，由是之后，又过了六年有余。

这一天，道长由石床底下取出一个包裹来，打开之后，取出一对军刃来，有二尺多长，前头尖后把圆，道长将军刃拿在手中之后，笑着说道：“长清。你看见这对军刃没有？乃是本门户中最得意的军刃，名叫子午罗汉针。你要是真正有福有德，在学此军刃招法的期间，一点差错不出，能将上中下三盘的招法全都学去，将来你准能成名天下。因为外面使这种军刃的太少了，可以说是独门儿。可是在先前我曾收下一个徒弟，他姓孔名镇字修荣，练艺未成，私偷我的子午罗汉针，下山去了。直到今日，不知流落何方。等你将此针练成之后，可以到外面闯荡闯荡，顺便找找他。如果能够见着他的面儿，你就提说我有要紧的事，叫他赶紧往我这里来，我是既往不究，决不难为他。此事要谨记在心，不可忘却。”道长说罢此话，遂把双针的招法给他练了几招，教他照样儿学。

一转眼又过了二年，上中下三盘的功夫尽得其妙。

这一天正在练得高兴的时候，道长向他说道："成了，长清你不要练了。"长清听了此话，赶紧收住身形，跪倒身形说道："弟子哪一招练的不对，望求师父明白指示。"道长闻听此言，哈哈的笑道："你且起来，并非是你练的招法不对，因为我看你的功夫已然很可观了。我打算命你下山，寻找你的师兄，不知你意下如何？"长清听了说道："弟子我学而未成，就命弟子下山，恐怕难以成名吧。"道长听了此话，不由得点了点头，笑道说道："长清你只管放心，我教给你武功，我心里有根。你现在已然够侠客的身份了。此番前去，在外面一经历，将来不难成为侠客。你就不必多言了，快快的打点一切，下山去吧。"长清听了此话，心中甚是难过："我与老师相处十年有余，到今天忽然命我下山，此去不知何日才能再见面了。"思想至此，不由得二目之中落下泪来。道长见了哈哈的笑道："长清你这是怎么的了？我命你下山，乃是你的出头之日来临，你应当高高兴兴，喜喜欢欢的方为正理，怎么反倒难过起来呢？"长清闻听说道："老师有所不知，你老命我下山虽然是一件喜欢事，不过有一样儿，弟子蒙你老传艺十数余年，教养之恩，尚且未报，实在叫我难舍你老人家。因为你老人家的年岁到了，虽然是身体健壮，可别忘黄泉路上无老少。倘若你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弟子我远走他乡，到那时何人能给你老人家送终呢？我的意见打算再跟你老人家三年五年的，等你老人家黄金入柜之后，弟子再为下山，也不枉你老人家教养弟子一场。"道长闻听此话，不由得点了点头，二目之中落下泪来。常言说的好，人老惜子，和尚老道老了爱徒弟，真是一点儿也不假。今天道长就应了这两句话

了，自己听了他这几句言语之后，心中难过了一会儿，这才念了一声佛号："长清啊，不要出此不利之言。我既然打发你下山，当然有你的好处。对于我的身上你就放心吧，别说我还死不了，就是我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教徒弟的目的，跟别人并不一样，不在乎送终不送终的这一点儿，就为的是把功夫传在你的身上。在外面替我行侠作义，除恶安良，不怕是孝子节妇远在千里有难，只要是叫我们知道了，自己带好了路费，不辞劳苦，赶到那里前去搭救他们，到那时方不负为师之所望。到那时你的名姓也起来了，外人谈论起来，与为师的脸上增光不少，比那送终不送终的可就强的太多了。长清，你也不必再费话了，快快的打点打点应用之物，下山去吧。"长清到了此时，可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把一切应用之物，打点了一个小包袱，二次来在道长跟前一站，仍然不走。道长见了大声说道："长清收拾完毕，还不下山，站在我的面前有何话讲？"翟爷听了此话，笑道说道："今天弟子奉命下山闯荡江湖，顺便去找我的师兄。在外面如果有人问我，你师父是何人？弟子并不知道，到那时叫我应该怎样的回答呢？弟子前些年也曾问过，因为师父不肯说，所以我也就不敢再问了。因为现在是我们分别之日，大约着师父不能不告诉我吧。"道长听他说完了这一席话，不由得点了点头，哈哈的一阵笑道："长清啊，你要是不问我，我还是真忘了。当初你知道因为什么我不告诉你的姓名吗？"翟爷听了答道："弟子不知，望求老师明白指教。"道长听了笑道："就是因为当初我恐怕你的心性不准，或者是你学不成落一个半途而废。你到外面假借为师我的名姓为非，到那时我不但落一个劳而无功，还得被人唾骂，因此你曾问之再三，我并没敢告诉你。现在

可就跟先前不同了，你的功夫也够了相当的程度了，心性也改不了啦，没有我的后顾之忧啦，我当然要把我的姓名告诉与你。要不然，你到在外面之后，人家一问你师父是谁，你来个不知道姓甚名谁，就知道我是一个老道，到那时岂不被人家笑话你我师徒连一个明白人也没有吗？你要问为师我的姓名，我姓萧名义字金鼎，有个外号人称双针无敌镇江南，你要谨记在心。”翟爷听了心中甚是喜欢，前几位老师曾经对我提过，江湖上有这么一位剑客，现在已然隐了。那时我也未曾介意，闹了半天原来就是他呀。自己想到这里，甚是高兴，遂二次跪倒身形，给道长叩了四个头。道长道：“长清，你可知道本门户中的五戒吗？”翟爷说道：“弟子不知。”道长说道：“第一戒就是淫，你这种年岁最忌此字。如果一旦犯了这个淫字，在外面依着身上有功，白天看见了少妇长女，心生邪念，夜晚前去采花，信意胡行。到那时你的骂名千古还不算，不但是天下的剑侠不能容你，就是被我知道了，我也追取你的项上人头。”翟爷听了连连的叩着头道：“弟子记着就是，决不敢身犯此条。但不知这第二戒是什么？”道长听了说道：“这第二戒乃是艺不轻传。可不是不准你教徒弟，乃是叫你择良而授，免去误传匪人之害。第三戒乃是不准打把式卖艺。因为我传给你的功夫不是抛在地上换钱的。第四戒就是不准保镖护院，占山为王。第五戒乃是侠义的天职，不为已身事，专为他人忙，不许坐在家中偷闲，切记切记。我也没有什么话对你说了，这里有子午罗汉针一对，银子二十两，衣一身，你把他带好了，赶快的下山去吧。”翟爷听了此话，并不客气，把道长所给的东西接过来，带在身边，这才与道长洒泪而别。独自一人顺着山道走下来了，一边走着还是不住的回头观看，

直到看不见道长，这才加紧向前走去。

到了山下，并无目的地，只是见山拜山，遇寨访寨，只要是知道那里有武术家，必然登门拜访。非是一日的工夫，慢慢的把南七北六十三省可就都到过了，交下不少的朋友，得了一个外号，就着他项上那个肉球，给他起了一个海外仙子多头佛。翟爷心中甚是高兴，可是年纪可不小了，已然白了头发啦。在外面这数十年的工夫也没把他的师兄找着。后来动极思静，不愿意在外面飘荡着了，自己这才干了这么一座店房，以度晚年。要说这种营业还是真不错，每年到年终结账的时候，除去一切的费用，总得剩个百八十两银子，自己的衣食用之不尽。

这一天正在后面练功夫呢，猛然间伙计进来回话，言说“外面有人搅闹店房，把伙计们全都打了，我等众人全不是他们的对手，故此到后面来报告你老人家，请你老人家赶紧到外面看看去吧。”翟爷闻听此话，不由得心中就是一愣，心说这是何人如此的大胆，竟敢前来搅闹我的店房，打了我的伙计？在未来之先，难道说你也不打听打听这店房是谁干的吗？我也不是好惹的，近年来我这是老了，不愿意出风头了，想不到你们倒找到我的头上来了。想到这里，老头子这才问道：“他们一共来了多少人？”伙计答道：“一共就来了两个人，还是一老一少。”老头子闻听说道：“好了，你头前带路，我到外面看看去。”说罢此话，伙计在头前走，老头子在后面跟随，来到外面一看，果然是一老一少，老者年在六十上下，少年也就是十六七岁。两个人站在当中，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把众伙计打的全都起不来了。老头子看罢，心中甚是有气，遂向前一答话，言语不合，与左爷打在一处。正在打得难解难

分之际，少爷花云亮出子午罗汉针，打算替左爷动手。老头子见了少爷这对兵刃，心中好生的纳闷，当初下山之时，师父言道："天下使双针的没有两份，就是你一个人，和你一个师兄。在外面只要是遇见使这种军刃的，千万不可动手，那可不是外人，乃是你的师兄孔镇到了。"这个小孩使的是双针，可是他的年纪不对呀，大约着许是我师兄的儿子吧，不然就是他的徒弟，我得详细的问问他。想到这里，遂纵出圈外，大声说道："这位老英雄且慢动手，我有话请教这位小英雄。"老头子左爷听了此话，遂收住身形，站在那里问道："店东有话请讲。"翟爷听了此话，笑着说道："不才我姓翟名玉字长清，人送外号海外仙多头佛。我闯荡江湖的时候，完全凭着子午罗汉针。在我练艺的时节，我的师父曾经跟我提过，本门户中有一位大师兄，此人姓孔名镇字修荣。他学而未成，私自下山，偷去我师父的一对针，去而不返。到我下山的时候，我师父叫我在外面留心寻找于他，如果见着他的时候，叫他急速到我师父那里，有要紧的话说。这句话提起来，已有数十年的光景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我全都走遍了，也没有把他找着。如今我看见这位少爷手使这对兵刃，与我那对一样，因此想起前情，故而动问。"花少爷听了此话，心中欢喜，赶紧把兵刃交与左手，笑着说道："翟老英雄要不提起此事，我还真不知道我师父姓甚名谁。"这时左爷这旁边听了此话，不由得哈哈的一阵笑道："原来如此，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我姓左名光字炳臣，人送外号万里飞云。我因为花云不知他的老师是姓甚名谁，他访问到我的家中，要求我帮助他千里寻师，我们爷俩出来有好几个月并没找着。如今你老人家说的这个姓孔名镇，不问可知一定是花

云的老师。”翟爷闻听此话，不由的哈哈一阵大笑道：“我当你是何人呢，原来乃是万里飞云左老英雄到了，怪不得功夫那么好呢。如此看来，全都不是外人，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有么话里面谈去吧。你要早说你是左老英雄，你我也不至于动手，大家也看不了这个热闹啦。”说罢此话，二位老头子彼此全是哈哈的一笑。这时看热闹的人见了这种情形，知道人家全是自己人，因为不认识，言语不合才发生了误会，以至打了起来。如今两方面已然把话说明了，这件事可就算是告一段落，没有热闹可看啦，这才陆续的走去。

翟爷见众人全都走净了，遂把左爷与花云让到里面，来到待客厅内。花云留神观看，只见里面的陈设很是简单，然而不失之文雅。老三位落座之后，仆人献上茶来，翟爷笑着说道：“左老英雄怎么与花云遇在一处的？”左爷闻听此话，打了一个咳声道：“此话提起来可就长了，我的天性也是好动的人，因为我的年岁到了，动极思静，不愿意再在外面飘荡着了，遂在四川落了户啦，每日在家中几乎连大门都不出。谁知命里造定，不该着叫我安静。那一天正是八月十五的夜间，我赏月吃酒，正在高兴的时候，这个花云可就到了我的房上啦。我在下面一叫他，他居然就下来了，与我当场动手，他的功夫不敌，被我拿住。我一问他的来由，他就连哭带说的告诉了我一遍，当时非要求我帮他寻找他的师父不可。我看他那种情形太可疼了，我才不辞劳苦，跟随他遍走各省，寻找他的恩师，不知不觉已然出来好几个月的工夫了，并没把他的师父找着。来在此处，得与翟老英雄相遇，真乃三生有幸，总算我这一次没白出来。”言罢此话，二位老头子彼此各自一笑。然后少爷花云也把自己怎样遇师学艺的经过，详细

的也说了一遍，跟着跪于地下，口称师叔在上，弟子花云给你老叩头了。”翟爷赶紧把他搀起来，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左爷乃是朋友之交，尚且如此的不辞劳苦，帮助花云千里寻师。难道说我这作师叔的还不如外人吗？由明天起，我把店中的一切职责交与别人看管，咱们三位一同出发。可是左老英雄可别回家，咱们好在一起凑个热闹。”左爷闻听此话笑着说道：“翟老英雄你真厉害，恐怕我中途推辞不管，先用话把我咬住了。我再告诉你一句放心的吧，我在未离家门的时候，我已然对云儿说明了，找不着他的师父，我决不回家。”翟爷听了此话笑道：“既是如此，那可太好了，我这里先谢谢吧。”二位老人越说越高兴，翟爷遂吩咐：“伙计们，给预备几样酒菜，我们要着实的喝一会子。”伙计答应下去，不大的工夫，已然把桌椅摆好，酒菜端了上来。老三位从新入了座，左爷居中，翟爷云儿上下首陪着，可就喝起来了。

一边喝着一边谈着，也无非是说些当年江湖的趣事。三位的酒喝的已然够了量了，左爷说道：“咱们去找云儿的师爷，但不知是几时动身呢？”翟爷听了说道：“要叫我说，事不宜迟，咱也没有什么事情，在那里也是闲着，那么明天早晨咱就起身，但不知左老英雄以为怎样？”左爷听了说道：“明天就走那倒没有什么问题，咱们先往那方去呢？我想你乃是当地的英雄，在附近各处保镖护院教场子的，大约着与你老会都有个认识，可以打听打听他们，究竟云儿的师付落在哪一方了。万一要是他们有知道的呢，省得我们无有目标，往各处瞎找去了。再说这一次可不同上一次了，上一次我带着云儿出来，也不知道他的师父姓甚名谁，又不知道落在何方，那才真正是海底寻针呢。一直费了这么好几个月的工夫，并无

一点儿线索，在无心中得与你老人家相遇，方才得知他老人家的姓名。既知道他的姓名可就好办了，可以向有旧交的老武术家那里去打听，不敢说是十拿九准，大约着日子长了没有一个找不着的。我说此话，不知翟老英雄以为如何?”翟爷闻听此话，点了点头，思想好半天的工夫，方才笑着说道：“左老英雄说的极是。这个地方练武的可实在是不少。不过要是论真了，可没有甚么出色的人物。我倒想起一个朋友来，提起此人，大约着你老也有个耳闻，此人住家离此不远，姓陈名与字文海，有一个外号人称五色祥云一条龙。虽然他的身份不算很高，可是他爱专结交天下的剑侠，家中时常不断的有侠剑客住着。这件事要是打听他去，或者就许得点儿信息来。”左爷闻听此言，心中甚是高兴，遂笑着说道：“此人我倒有些耳闻，我们去到他那里问问去，不成再想主意。”云儿听了答道：“就是这么办吧，二位老人家不要再谈话了，现在天都亮啦，我们赶紧吃完了走吧。”二位老头子听了此话向外面一看，果然天光已然亮了，遂不约而同的把酒杯放下，爷儿三个赶紧用饭。不大的工夫，已然吃了一个酒足饭饱。漱洗已毕，从人献上茶来，喝着茶的工夫，太阳已经出来多高了，左爷说道：“现在天已不早了，该着我们动身啦。”翟爷闻听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就走吧。虽然现在天还很早，可是等到走到那里的时候，大约着正是时候啦。”左爷闻听此话，笑着说道：“等一等再走。你老先把伙计们给我叫了来，我这有一点儿小意思，叫他们分分。本来当伙计的不易，乃是一个苦人，一年到头能得多少工资？方才在店门口因为言语不和，被我们爷儿两个打了几下，因为咱们练武的手脚太重，虽然是没使多大劲，可是他们也受不了。所有受伤的完全给他

们十两银子，没受伤的给五两，作为一点儿养伤费，省得我们走后叫他们骂街。”左爷说完此话，二位老人家全是哈哈的一笑。翟爷又谦让了会子，见左爷的意见已决，遂打发家人将众伙计全都找了来，取出银子来分给他们。先前众人并不敢要，后来由翟爷说着，众人方才把银子收下，全都道了谢，方才各自退了出去。这老三位见伙计们走净之后，这才站起身形，一同出了店房，顺着大街往村外走去。

在路上的行人还是真不少，特别的热闹。走了不大的工夫，来到一片树林切近，翟爷用手一指道：“左老英雄看见了没有？前面那片树林里面就是陈兴陈文海的住宅。此人好交极了，武功还很好，天生带来的水性，能在水中睁眼视物，可称水陆两面的英雄。”老二位说着话的工夫，已然越过树林，来到里面留神观看，原来乃是一个很大的村庄，看那种势派，足有一千多户人家。东西的街道，南北的铺面，来往行人做买卖的还是真不少，非常的热闹。看罢之后，接着又往前走，来到一条大胡同的口内，坐东向西有一个广亮大门，房舍盖的非常讲究，上马石下马石，五级的台阶，上有门灯，下有坐凳。老头子翟爷笑着说道：“你们爷儿两个在此稍待，我上前去叫家人们给回禀一声。”左爷闻听点了点头道：“好吧，你老人家请便。”翟爷听了此话，遂走向前去。来到过道之内，高声说道：“里面有人吗？”这一句话将然说完，就见门房的门儿一启，由里面走出一个家人来，一看说话的不是外人，乃是主人的至近好友，不敢怠慢，赶紧向前请了一个安道：“老人家一向可好？怎么这些日子总没往我们这儿来呢？老奴给你老行礼了。”老头子见了，急忙伸手把那家人搀起来道：“你家主人在家了吗？”那家人答道：“在家里了，你老人家有

甚么事吗？里边说去吧。”老头子听了答道：“不不，外面还有两位朋友呢，你快快的给我们回禀一声去，就提我带两位朋友，前来拜访他来了。”那家人听了此话，笑着说道：“别人来了得回报一声，你老人家来了还用的着费这个事吗？依我说，我在头前带路，你老领着那二位在后面跟随就成了。”老头子听了说道：“要是我自己来就不用费那个劲了，如今带着朋友前来，如不回报，于我们倒没有甚么关系，恐怕你们主人要怪罪你的。不要再费话了，你还是回一声好。”那家人听了此话，说了一声“那么你老就候一会儿吧。”遂转身往后面而去。

过了不大的工夫，就听里面有一阵笑声，由远而近，笑声过去之后，接着有人说道：“昨晚灯花爆炸，今日贵客来临，果然是一点儿也会不错的。老哥哥在哪里？老哥哥在哪里？”说着话的工夫，那人已然来至外面。老头子左爷用目观看，只见此人生得相貌甚是威武，一张赤红脸儿，两道银眉，一双阔目，神光足满，四字海口，大耳有轮，海下一部花白髯。看罢之后，不由得点了点头，心说看此人的外表，功夫决含糊不了。就在这个时候，翟爷向那人笑着说道：“陈大弟，这些日子没见你的面，你胖的发了福了。”陈文海听了笑着说道：“老哥哥太以的夸奖小弟了，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有么话里面谈吧。”老头闻听此言，回过头来说道：“左老英雄里面请吧，到了里面我再给你们二位引见去。”说罢此话之后，众人谦谦让让的往里走。过了二道门儿，来到了陈爷的外书房，家人们打起竹帘，众人进到里面。落座之后，家人献上茶来，陈文海站起身形笑着说道：“老哥哥，这二位是谁？你老给我指引指引。”陈爷将然说完此话，未等老头子答言，左爷站起身

形，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说道："问我姓左名光字炳臣，有一个小小的外号，人称万里飞云。"陈爷听他报完名姓，哈哈的一阵笑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左老英雄到了，多有慢待，望祈海涵为要。"左爷听了也客气了几句，陈爷这才又问少爷花云的姓名，花云遂把自己的姓名以及经过说了一遍，陈爷听了甚是赞叹。这时老头子左爷在一旁答道："陈老英雄，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此人姓孔名镇字修荣，手使一对子午罗汉双针，现在不知落于何方，我想陈老英雄，乃是此地有名的人物，广交天下剑侠，大约着不能不知道吧。"陈文海闻听此言，咳了一声道："老英雄不要如此的高抬于我，你老所问的那位孔镇，我一时可想不起来。因为我心中有事，这是你们二位来了，我是强作笑容。就为这件事，几乎把我急死，就没有相当的人替我出头办理此事。"陈爷说完此话，坐在那，二目愣愣的直出神儿。别人见了这种情形，还不觉得怎样，惟独老头子左爷，那里看的惯这个，当时可就急了，遂问他道："这位陈老英雄，为何说话这样的吞吞吐吐，莫非说有甚么为难的事吗？要是背人的事，你老就不必说了，如果要是不背人，可以讲在当面。好在这屋里也没有外人，你我虽是初次见面，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把此事说明之后，只要我左光能办的到的话，准能尽力相助。"陈爷闻听老头子这一问，遂又咳了一声道："既然是你老人家非问不可，好在我这件事情也不背人，那么我就公开的对你们三位说一说吧，说明之后，有办法大家想，总比我一个人的见解高的多。"左爷闻听此话，遂笑着说道："那么就请陈老英雄快说吧。"陈爷听了此话，这才不慌不忙的说出一篇话来。

书中代言，陈文海在青年的时候闯荡江湖。成名之后，年

纪可就到了，遂回归故里，买了不少的良田，大变而为乡下的农人，对于江湖的事情一概不问，可就算是隐了。后来日子长了，旧有的朋友们，可就都知道他回家隐了，没事的时候，时常的找到他的家里来，一同饮酒谈天儿，或是盘桓功夫。由打这一近乎不要紧，可就越来人越多了，没有二三年的工夫，盟兄弟们成群结伙，不下数十人，终日在一处相聚。天下的剑侠，可以说是没有不认识陈爷的。陈爷的家中又有钱，自己遂广做善举，冬舍棉，夏舍单，不冷不热舍银钱。本乡的人，十家里得有五家受过人家恩惠的。日子长了，这个善人的名儿可就扬出去了。老头子生有一种习惯，就是好游泳，每到夏令，用过早饭的时候，就到村外绿水池里去游泳。要是有一天不去，总觉着身上有些不适。好在一样儿，这个游泳池离着自己的家门不远，本身又没有甚么事做，所以日不间断，天天必到。再加上他天然带来的水性，日子长了，可就很可以了。

这一天，也该着有事，吃完了早饭，独自一人由家中出来，来到村外一看，正赶上今天天热，天时正在正午，日光太强烈了，因之游泳的人极少。老头子看了，心中甚是高兴，自己就喜欢人少，因为人一多了，有些施展不开。看罢之后，遂把衣服脱下来，包好了挂在树杈之上，换好了水衣水靠，这才跳入水中。要说这个池子虽不如现在的游泳池好，可是在那个年头上看来，总可以说是不错了，一半天然，一半人工，长下里有六七里长，宽下里有十数丈宽，乃是护庄河的一个水岔子，西边乃是一个死葫芦头儿，东边通入护庄河内，四外全有村子围着它。大家有那好练水的拿出钱来，在四周用砖砌好了，另外还种了些个花草树木，天然的美景，十分的

好看。陈爷下水之后，浮了三四个来回，跟着一提气，口内含着一口水，往上一喷，足有一丈来高。这时在岸上看陈爷练水的人可太多了，也有会水性的，还有不会水性的，一个个全都齐声叫好。陈爷越练越高兴，要在平常的时候，练一会儿可就上岸回家去了，今天也是一时的高兴，又加上看热闹的人们一奉承，当时并未上岸，在水中一直又练了有两个小时的工夫，天色可就快黑了。就在这个时候，觉得身背后来了一个水浪头，陈爷以为是拿风吹过来的了，并未介意，谁知就在这一刹那的时间，那水浪头正打在陈爷的肩头上，哗的一声，把陈爷打出多远去，差一点儿没来两口水喝。这一来不要紧，陈爷心中的气可就大了，心说这个水决不是风吹的，乃是水中有人打来的。这个人真乃是大胆，就凭我五色祥云一龙的这一点儿威名，不敢说是天下皆知所向无敌，反正差不多江湖上的侠剑客，全与我有点交情。他竟在水里暗算与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好惹的吗？你要是在陆地和我动手，我还不敢说有十成的把握，要是在水中比试，无论你是谁，我也不惧。你这可是找不自在，我得看看你是那路的英雄。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往四下里留神观看，谁知看了好半天的工夫，也没找着暗算自己的是谁。所有在池中练水的人，因为全都知道老头子的水量大，不敢离着他近了，全都往一边去。再加上今天的天色已晚，差不多的全都走了，只有几个在附近居住的人看热闹。看罢，心中暗道："这个人可太不好惹了，用水打了我一下，他藏在水中不出来了。你不露面儿就算完了吗？那可不成。我要是把你蹲不出来，我就枉叫五色祥云一条龙。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得后面水花一响，浪头又来了，自己听了不敢怠慢，赶紧往下一坐水，躲开之

后，就听有人笑着说道："真有你的，这一下就会没打着你。"陈爷听了此话，这个火儿可就大了，回过身来，留神往对面一看，只见在水中站着一个人，露着上半身，头上用蓝油绸子包着，粉团团的一张脸儿。陈爷见是一个女子，心中甚是不悦，他是要个男子，无论他的功夫多么高，我也得跟他比试比试，如今他既是一个女子，那可就没有法子了，只好是吃一个哑叭亏，上岸穿衣 回家去便了。自己想罢，将然转身要往回浮，谁知那个女子有点儿得理不让人，大声的说道："陈兴，你为何一语不发？你以为不言语就算完了吗？我此来不为别的，特意前来跟你比比水量。人人都说你的水量大，我有点儿不相信。听说今天你又这里练水来了，故此前来会你，我已然用水箭打了你啦，我姓张名叫淑华，外号人称百里池塘一枝连，我父亲名叫张云，住家离此不远，也就是二里来地，地名张家村，有甚么法子你就办去吧。你如果是条英雄的话，现在天色已晚，不能比试，明天我在此处等你。你我在水内分一个高低。如果你要是不敢与我比试，由即日起，以后这个池塘不准你再来了，这两个办法，你自己随便择一个吧。"陈爷原本就是一肚子话没地方说 ，如今再被她一挤罗，越发的闭口无言。沉了好半天哈哈一阵大笑，遂说道："姑娘休要这样讲话，我陈兴若大年岁，不能与你一般见识。现在天色已晚，快快回家去吧。"陈爷将然说到这儿，那姑娘把柳叶眉倒竖，杏眼圆翻，说道："陈文海你少说费话，可是姑娘我是个女子，难道还不值得与你说话吗？你还不用说大话，我要是不给你小子一个厉害，你也不认得我是谁。咱俩明天在此处比一比上下。"陈爷一听心中这个气，可是不打一处来，心说"我今日这是怎么的了？天天我在这里浮水，没遇见过

这个事，今天我略略的晚走了一会儿，就出这么一当子新奇事。他要是个男子，说话就要这样的无礼，我早就给他个厉害样儿看看，今天你所便宜的，你就占是个女子就完了。”陈爷心里再三的思想，左右的为难，这个话倒是叫我怎么说呢？今天我要是不答应他，现在就上不了岸。陈爷无法，只可点头说道：“姑娘这么办吧，你不是乐意在这里比吗，就一言为定。你明天早早来，那倒不算什么。”张家姑娘一听，心里非常喜欢，遂笑着说道：“好好，你既然说出来了，我明天必到。你要是不来，你自己可觉乎着。”那个姑娘把话说完，有人给她衣服，自己换好，又对陈爷说道：“老英雄咱们是明天见。你要是不来的话，姑娘我也认得你的家，要是等我找到你的家里去，那可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老头子闻听说道：“姑娘你就放心吧，明天我是决不食言。”老头子说完这话，留神看这个姑娘，还带来了一个老妈子，两个人转身上船就走。

老头也把衣服换好了，天可就不早了，自己回了自己的家门。工夫不大，到了自己的家中的书房，将然落坐，跟着有一个家人进来，笑道：“老爷子，你老人家，你今回来的怎么这么晚呢？您现在用饭不用，我给你老人家拿去。”老头子摇头说道：“我现在先不用，这会儿还不觉饿呢。我几时想吃，我几时再叫你。你先给我送一壶水来。”家人出去，工夫不见甚大，送了一壶茶来，放在了陈爷的面前，家人这才转身形出去。老人家自己一个人，坐在了书房里，自思自想，你说这个事也真是叫人不明白，张家这个姑娘，因为什么要跟我比试水性呢？也不是我自己说句大话，就凭我这两下子，远近的人，不知道的还是真少少的。他既然说出跟我比水性，当然她的水性也不含糊。我要是明天不到，当然她的气不出，必

定找到我的家里，那倒有点儿不好看啦，叫人家别人看着，我这么大的英雄，居然叫人家一个女子叫短了。要不然还是明天我到，倒要看看这个姑娘她有多大的能为。真要是有本领，那是任什么话也不用说。她若是没有能为，故意拿我取笑，当然后面有人主使。他说他的父亲姓张，到那时我可就不饶他了。老人家想来想去，你说这个丫头，今天在水中打了我一水浪，也是我没有注意她。到了明天要是比水，我可得加意留神，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败在一个女子的手里。倘若万一我敌不住她，我在这里也就住不了啦。谁叫我今天多练了会儿呢，就遇上这么一当儿事，到如今也就说不上不算来了。明天我还是去，如若不然，她再找到我的家中，我倒落一个贪生怕死，不敢与她比试，那样一来，我这一世的英名，岂不就付于东流了吗。她真要是一个男子，还差一点儿，因为她是一个女子，胜了她也不露脸，如若败在她的手下，那有多么难看哪。看她的水量，大约着不在我以下，这可怎么办呢？陈爷独自一人坐在屋中，闷闷不乐。正在这个时候，进来一个老家人，笑着说道："老头子天可不早啦，给你老开饭吧！"老头子听了点点头道："开吧。"老家人听了答应下去，不大的工夫，把酒饭端了上来，老头子胡乱的用了一点儿，命家人把残席撤去。这时天已经定更过了，老头子又喝了两杯茶，坐在凳儿之上，闭目养神，一夜无书。

到了次日天明，早早的起来。漱洗已毕，正在喝茶的工夫，家人进来回报，说翟爷来了。老头子听了说道："可是那翟玉翟老英雄吗？"家人听了答道："正是。"老头子说道："你怎么越活越回去了呢？既是他老人家前来，不用回报于我吗？你把他老人家带进来不就成了吗？"家人听了说道："老

爷子你先别着急，我倒是跟他老人家说啦，因为他老人家不是独自一人前来，还带着两个朋友呢。”陈爷听了此话，心里甚是高兴，遂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你且头先带路，待我迎接他们。”说完此话，主仆二人一前一后，一同来到大门口外，留神观看，果然是翟爷来了。在他身背后还站着一老一少，全都是精神百倍的样儿。陈爷看罢之后，才把他们老三位让到书房之内，落坐之后，喝着茶的工夫，由翟爷给他们互相都介绍过了，老头子左爷问陈爷为何脸上不喜欢，陈爷这才不慌不忙的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左爷听了笑道：“原来如是，没有关系。我有一个师弟，提起此人来大概你老也许有个耳闻，此人也是山东五老弟兄的徒弟，姓龙名斗字九宫，有个外号叫镇海苍龙。这个人别的功夫也很不错，惟独水内的功夫可称首屈一指。此人生长三个鼻孔，天然带来的水性，想要把他请到这里来，准可成功。”陈爷闻听此言，心中甚为喜悦，遂笑着说道：“但不知师弟现住何处？我可以跟随你老人家一同前去吗？”左爷听了说道：“那就无须乎了。我的师弟不常住在自己家中，时常在我师父那里住着。稍为的歇一会儿我就起身。”陈爷听了说道：“如此说来，左老英雄多受累吧。你我一见如故，我也就不再说客气话了。”陈爷说完此话，彼此全都哈哈的一笑。陈爷遂吩咐家人们预备酒饭，翟爷笑着说道：“左爷既然打算独自前去，我可以不陪你老同往了。但不知此去得几日才能回来呢？”左爷听了说道：“翟老英雄不要如此的客气。我此去在道路之上如无阻隔，一天就能回来。”二位老人家正在说着话的功夫，家人已然把酒饭摆了上来。左爷坐在上首，陈爷翟爷左右相陪，少爷云儿坐在末座，吃喝起来。不大的工夫，已然吃了一个酒足饭饱。家

人将残席撤下，献上茶来。左爷喝了两杯之后，笑着说道："天可不早啦，我得动身了。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吧。"左爷说完此话，遂把自己随身所用的东西带好，出离陈宅，慢慢的往前走着。走到天交正午，已然来在荒郊无人的地方，老头子这才施展飞行术的功夫，如同闪电一般，一直走到日落西斜，方才来到于家庄内。

找了一个饭馆随便吃了点儿东西，天可就黑了，自己有心登门去找，因为天色已晚，有些不便，莫若我给他来个夜探，龙斗要是在里面我就下去，与他把话说明，叫他跟我一同前往。如果没在这里住着，我再想别的主意。自己把主意想好之后，这才来在于宅的后院墙，纵身形到了上面，留神往四外看了一看，只见各处都是静悄悄的，并无人声犬吠。看罢之后，这才顺着大墙往前走，见各院里并无灯光，一直来到二道院，见院内西房三间，乃是一明两暗，当中这间有灯光辉煌，人影摇摇。左爷见了甚是高兴，遂来到西房坡，伏下身形，侧耳细听，听里面说话的声音，乃是两个人，一问一答。先前的声音还小，有点儿听不真切，后来越说声音越大了，只听有一个人说道："兄弟你说练猴拳这种功夫的，除去老师以外，得属谁最好。"那人说完之后，又有一个人答道："师兄你这可问着了，师弟我练功夫的年限不多，不知属谁最好。"那人听了哈哈的笑道："那还属的了外人吗，就得属师兄我了。"左爷听了此话，心中大怒，心说这是谁呀，怎么说话这样的狂啊，我得看看你是哪路的英雄，竟敢出此大话。左爷想到这里，这才跳下房来，哈哈的一阵笑道："何人如此张狂？某家在此。"左爷这一答话不要紧，当时屋中的灯就灭了，跟着由屋中纵出两个人来，彼此一对面，头前的那人说道：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师兄到了。这个你老可有点不对，不应当如此的要笑于我。”左爷闻听留神一看，非是别人，乃是自己的两个师弟：龙斗，武云飞。看罢之后，哈哈的笑道：“原来是二位师弟，愚兄不知，多有得罪。今天我有一件要紧的事，特为找师弟你来的，有么话屋里说去罢。”说完此话，老三位一同进到屋内，龙爷打着火种，点着了腊灯，武云飞说道：“师兄有甚么要紧的事，为甚么白天不来呢？”左爷听了说道：“师弟你有所不知，此事紧在眉睫，不容时日。我来到此地的时候，天已然就黑了，故此我才夜间前来。这是看见你们二人在这里了，如果看不见你这人，我就不露面儿了，我还得想别的办法去。”龙爷听了此话说道：“师兄你究竟是有甚么紧的事，可以谈谈，有用着兄弟我的地方，我准尽全力给你老帮忙。”左爷听了心中大喜，笑着说道：“我找的还就是你。可不为我的事，乃是我一个朋友，名叫陈文海，外号人称五色祥云一条龙。因为在游泳池里练水，不想有人暗算计于他，用水箭打了他一下，打完之后，还说了几句横话，约定明日仍在水中较量。这位陈爷回到家中，闷闷的不乐，有心明天应约前去吧，又恐怕水性不成，再败在人家的手下。有心不去吧，自己这个跟头，栽不起，他正在犹疑不决的时候，就赶上师兄我往他家里去啦。我一看他的神色不对，又问他因为甚么事情，他可就都说与我了。我一听提别的不能为力，准要说是提水性，无论他是谁，也高不过我师弟龙九宫去。那是天然带来的水性，所以为兄我不管你乐意不乐意，可就把你献出来了。”陈爷一听喜欢的不得了，当时要跟我一同前来请你，我用话把他拦下了，我这才独自一人前来请你出头，帮帮他的忙。我想师弟你不能不去吧？咱要走还得赶紧的走，早

早的到了那里好叫他们放心。”龙爷听左爷说完了此话，不敢说不去，因为知道师兄的脾气不好，如果一说不去，当时就得闹翻了天。当时笑着说道：“师兄你老忙甚么，且歇一会儿，一同吃点儿甚么，明天早晨起身还不成吗？”左爷听了笑道：“好好，那么就等明天晨再走吧。只要是你准去，那就算是给师兄我露了脸啦。这一次总算我没白来。”龙爷听了说道：“师兄不要如此的客气。我们的酒尚未喝完，你老也不用睡觉去啦，你我弟兄三人，相对而坐，痛饮一番，来个天不亮不算完，几时天亮几时打住，但不知你们哥俩的意下如何？”左爷听了笑着说道：“方才我在外面已然吃过啦。既然是你有此意，我就陪你们二人同饮几杯便了。”龙爷听了此话，心中高兴。遂让左爷上坐，龙斗、武云飞左右相陪，说说笑笑的喝起来了。一直喝到东方发白酒也喝完了，菜也吃净了，家人们将残席撤下，献上茶来，左爷说道：“因为事关紧急，我也不给老人家请安去了，等老人家起来之后，武师弟代我问候吧。龙师弟，你我赶紧的走吧？”龙爷听了此话，把随身的东西打点了一个小包袱，带了点儿零碎银子，向左爷笑着说道：“师兄你我此去，到了那里看事作事，要是那位陈爷能成呢，我就省了事了。如果不成，我也未必准比人家高，只好是尽力而为吧。”左爷听了笑道：“贤弟言之有理。只要你随我前去，就是不成也没有关系，总算是给师兄我作了脸啦。你也不必说此客气话，还是快走为是。武师弟你在这里等着我们吧，有两三天的工夫就可以回来了。”武云飞听了说道：“事毕之后，师兄可以到我们这里住些日子，早早晚晚的在一起盘桓盘桓，那有多么好呢。”左爷听了笑道：“完事我一定来，改日再见吧。”说完此话，遂与龙爷一同出了于宅，顺着大道

走来。到了没有人的地方，施展飞行术，也就是半日的工夫，已然来到陈家庄内。

到了陈爷的大门口外，左爷上前叫门，家人把门开开一看，笑着说道："老人家你真快呀，这时就回来了。你老先等一会儿，待我回禀一声去。好叫我家主人出来迎接。"说完此话，转身而去。不大的工夫，就见陈爷由里面走了出来，后面还跟着翟爷。来到大门以外，双手抱拳笑着说道："左老英雄多辛苦了，后面那位可是令师弟龙斗龙老英雄吗？"左爷听了答道："对了，老英雄你的眼光真好，将一见面就看出他是我的师弟来了。"众人说着话，谦谦让让的来到书房之内落了座。家人们献上茶来，老头子左爷给他们互相介绍完了，陈爷笑着说道："龙老英雄，我久闻你的大名，早就有意登门叩拜，只苦于不得其便。不想今日才得相会，真乃是三生有幸。"龙爷听了笑着答道："岂敢岂敢。陈老英雄不要如此的高抬于我。"左爷听了说道："你们二位不要彼此的再客气了，我请我龙师弟的时候已然把话说明了，以先的事可以不必再说，就商议应该怎样的比试吧。"陈爷一听笑道："左爷，我这先谢谢你吧，等我把这场事情办完之后，我好好的预备一桌上等酒席，请请你们几位。"左爷听了笑道："那是后事，现在不必提他。你先拿出俩钱来我买双鞋穿吧。"陈爷听了笑道："老人家别拿我开心了，我现在心中够受的啦。"陈爷说完此话，故此全是哈哈的一笑。龙爷见了这般情形，遂笑着说道："陈老英雄，我师兄就是这种脾气，不论是谁，只要一跟他住长了，他就跟人家开玩笑。请你老把闲话放下，将那天遇事的经过对我说一说，我好作个准备。"陈爷听了笑说道："原来我每于午饭以后，必须到那个池中练一回水。我那天也是

一时的高兴，多练了一会儿，天在将黑不黑的时候，觉有人用水箭打了我一下。在这种时候可就不能说留神与不留神了，自己的水性要是好，就是不留神，也不能被人家打上。我回过头来一看，打我之人尚且未走，乃是一个女子，住家在张家庄，他父亲名叫张云，他的名叫张淑华。因为看我每天来在此处练水，心中有些不忿，故此前来会我，用水箭打了我一下，并且约定明天在那里等我，比试水性的高低。我回到家中之后，独自一人坐在屋中，闷闷不乐。正在无法可想的时候，可巧左老英雄与翟老英雄到了，见我面上带着不快的样子，问我因为甚么，我遂把前后话跟他们一说，左老英雄当时可就想起你老来了，此事非你老办不可，因此才把你老请来。事到如今，这件事可就仗着你老给我办了。”

龙爷听了此话，不由的点了点头，有心说此事我办不了，不用说别人，由打我师兄那里就不成，可是我答应他的时候，没想到他是一个女子，这可怎么办呢？龙爷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陈老英雄方才所说的话，就都听明白了。不过对方是一个女子，未免有点儿不合适吧？就满打算准能把她赢了，咱们也不露脸。说句不幸的话，真要是再输给她，那可太难看了。”龙爷将然说到这里，左爷在一旁咳了一声道：“贤弟你就不用说那个了。你要是不乐意比的话，你只管当面说明，千万别刁难人家。老英雄陈文海是个朋友，我才不辞劳苦把你请来。你要是不乐意，当时走你的，天下会水的可太多了。你以为非你不成了？乐意不乐意就只一句话，你就快说吧。”龙爷闻听此话笑着说道：“老哥哥你这说的哪里话来？你我弟兄全是这么大的年岁了，怎么还这样的爱着急呢？别说此事还有你老在此，就是没有你老在此，只要是有你老的一句话，

我也不能推辞不管。”左爷听了笑着说道：“如此而行，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了。该用甚么你就说吧，叫他们给你预备去。”龙爷听说道：“陈老英雄还有甚么意见没有？如果没有意见，咱就给他们去个请帖吧，约他们明天在游泳池内比水，你看如何？”陈爷听了点点头道：“我也没有甚么意见了，就照龙老英雄所说之话办理吧。”陈爷说完此话，遂吩咐家人们取过文房四宝来，龙爷亲自做书。写好之后，交与家人前去下书不表。单说老头子左爷，见家人走后，遂笑着说道：“翟老英雄你看见了没有，赶到明天咱可就开了眼界了。这种事情可以说是百年不遇，你我只看见过陆地动手，可没看见过水中比试，最好在岸上搭一个看棚，省得太阳晒得怪难受的。”陈爷听了也很赞成，遂命家人担任办理此事。这么一来不要紧，远近乡邻们听了这件事情，也都欢天喜地，预备着明天看热闹。

按下他们不表。单说陈爷等众人正在谈话的时候，下书的家人已然回来了，来在书房之内，给四位老人家请了安，然后由身边取出两封信来，一封是原书带回，那一封是张家姑娘亲笔的回信。龙爷接过之后，打开一看，里面的言语就是来信已悉，约定明日比水，是所期望，至时必到，决不失约。龙爷看罢之后，然后又交与那三位老头子看过，这时天可就不早了，堪堪就要掌灯，陈爷遂吩咐开饭，家人们听了不敢怠慢，急忙把桌案擦净了，跟着就忙合着端菜。不大的工夫，已然酒饭齐备，四位老人家连同少爷云儿一同入座，开怀畅饮。一会儿的工夫，已然吃了一个酒足饭饱，家人将残席撤下，跟着献上茶来。这时天已二更打过，左爷笑着说道：“诸位仁兄贤弟，不要紧着谈天了，该着休息啦。因为明天比水

还得劳神了。我跟翟爷倒没有关系，陈爷跟龙师弟可就不然了。今天如果不把精神养足了，到明天比水的时候力气一敌不住，输给人家倒是小事，这一世的英名可就白创了。连个女子都赢不了，那可难看死啦。”龙爷听了笑着说道：“师兄言之有理，那么咱们就安歇了吧。”众人说到这里，这才各自打坐养神。一夜无书。

到了次日清晨，众人早早的起来，漱洗已完，用过点心之后，老头子左爷笑着说道：“天可不早了，咱们该着起身了。”翟爷听了说道：“要谈到陆地上动手，我虽然不成，可是还明白一些。惟独这个水中的功夫，我是一点儿也不明白。今天我可开了眼了，倒看看水内动手是怎么一个打法。”左爷听了哈哈的一阵笑道：“老英雄你这是沾了我的光了，你是好静不好动的人，终日讲究坐在家中，连大门都不想出，要没有我把你拉出来，你会开的了这个眼吗？看起来还是我这好动不好静的好，甚么热闹都看得见。”翟爷听了此话，点了点头道：“此话一点儿也不错，真是如此。”言罢之后，彼此全是哈哈的一笑。众人说说笑笑的出了陈宅，顺着大道够奔游泳池而来。走了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在池子切近。只见在岸上搭着两座看棚，非常高大。里面摆着不少的坐凳，在那里围着不少的人，全都是等着看热闹的。众人走到近前，口中喊着借光，看热闹的全是本乡的人，没有不认得陈爷的。如今一见陈爷来了，遂不约而同的往两边一分，当中让出一条道来。众人进去之后，看热闹的纷纷议论，这个说道：“二哥你看见了没有，陈爷这方面还不是一个人，又请了三位老头儿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孩儿，这个热闹活白了胡子都没地方看去。在陆地上交战谁都看见过，谁手快打人，手慢的挨打。这个水

中动手可不知是怎样的打法，据我看别人还不说，你就看跟在陈爷后面走的那个老头儿，胡子全都白啦，够多么精神哪！就看那个样儿能为就小不了。大约着他决不是凡人，这不定是那个神仙转来的呢。”不表众人纷纷议论，单说翟爷等众人进了看棚，来在看台以上，落座之后，左爷留神往旁边看台上看了，那个意思是看看张家的姑娘来了没有，也就是将然站起身来的工夫，就听下有人大声说道：“众位借光，轿子过来了。”这一声喊完之后，就见看热闹的众人往两边一分，闪出一条道路，跟着一乘小轿进了旁边那个看棚。老人家看了，心里明白，准知道坐在轿里的是张家姑娘。可是怎么就是她一个人来，没看见他父亲前来呢？老头子正在思想之际，就见有人站在棚外高声说道：“哪位是龙老英雄？哪位是陈老员外？龙爷听了抬头观看，只见说话之人乃是家人打扮，手里拿着一张名帖。龙爷看罢说道：“我就姓龙，你找我何事？”那家人说道：“我乃是张宅的家人。这有我们姑娘的请帖，请你老与陈老员外过棚谈话。”龙爷听了此话，回过头来笑道：“陈老英雄，张家姑娘请你我二人过棚答话，应该如何回复于他？”陈爷闻听此话，笑着说道：“龙爷不要如此的客气，这场事虽然是由我所起，首要人虽然是我，可是我把你老请到这里来，你老就算是主事人啦，无论甚么事情，你老自己看着办就成了。”龙爷听了说道：“好吧，既是如此，那么老英雄就随我过棚会见于她吧。”陈爷听了点点头，二位老英雄站起身形，跟随张家的家人，一直向张家的席棚走来。

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张家看棚近前，见里面的设备与陈爷所搭的看棚一样，外面围着看热闹的也很不少。在棚内迎面摆着一八仙桌，桌子后面当中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

娘，旁边还坐着一个老头儿，看年纪足有六十余岁，倒是很精神。老二位随同家人走进里面，家人用手一指道："庄主爷，我已然把他们二位请来了。"家人将然说完此话，就见那个老者站起身形，双手抱拳笑着说道："不知二位老英雄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龙爷陈爷急忙答道："岂敢岂敢，在下来得鲁莽，老英雄海涵。"三位老人家相见之后，彼此客气了会子，这才落了座。老头子陈爷留神往各处看了看，见并没有甚么特别的表示，见姑娘稳稳的坐在那里，气派十足，身穿水红油绸子裤袄，镶嵌着一张粉团团的脸儿，越发的好看了。老头子看罢，不由得点点头笑着说道："张老英雄，将我等弟兄唤到此处有何话讲？张爷听了笑着说道："我将你们二位请到此处，也没有别的事情，所为的是给小女解说解说。自从那天小女在游泳池得罪陈老英雄之后，回到家来我把她说了一顿。想我张云在此处居住，可不是一年半年了，算起来总有数十余年。远近的乡邻我可没得罪过，也是我跟前无子，就是这么一个女儿，爱如掌上明珠，因为他天性好水，每日就在我家中后花园的花池子里练习。后来有咱们两村的村长出头，把这个水岔子修作游泳池，不分男女，只要你愿意，可以随便来此练水。我这个丫头娇养成性，当然不能例外，每天必到此处练习一回，练完回家之后，就提陈老英雄也是天天在此练习水内的功夫，说你老人家怎样的高，只要是你老人家一来，差不多的可就都上了岸，净看你老一个人的啦。这是一年以前的话，谁知在前天小女练水的时候，也不是因为甚么触犯了陈老英雄啦，回到家中跟我言说：明天陈老英雄还在那里等着我了，我非与他分个胜负不可。我当时听了小女的言语之后，可就用话拦她了，我说你跟别人比犹可，跟

陈老英雄比可不成。因为你的水量不如人家暂且不论，我与陈老英雄相离不足十里，乃是慕名好友，你小小的年纪，何况又是一个女流，比水这件事情，万万的使不得。小女听了我这几句话之后，她可就跟我说了，她这次与陈老英雄比水，乃是比赛的性质，不同陆地动手一样。再说彼此也没有仇恨，谁还能治死谁吗？我听了他的言语，心中一想，要说这件事倒没有多大关系。再说老英雄你也是这么大的年纪了，也不过就是一说，还能真那么办吗？我当时也就没往心里去，过了二天之后，我一打听，赶情老英雄你真拿这件事当了事了。就凭小女有何出人头地的能为，竟会把高人给惊动来了。我正在喜不自胜的时候，家人们回话，说是老英雄你打发家人前来下书，我当时把下书人叫了进来，接过书信打开一看，原来是龙爷所写，叫我们预备一切，明天在游泳池一同比水。当时我写了回信，大约着二位老英雄全都见过了吧？我有心不跟她一同前来，又怕小女不会说话，当场发生误会，故此我这才随她一同前来，清你们老二位过棚谈话，就为的是把话说穿了，小女无论有甚么不对的地方，请二位老英雄看在我的份上，不要跟她一般见识。”老头子张云说到这里，回过头来叫道：“淑华呀，为父已然说好了，你把身上收拾俐落了吧，回头下水的时候，把你所会的练给他们老二位看看。有不对的地方，求他们二位给指点指点。”姑娘听了此话，当时站起身形，向二位老头子点了点头道：“二位老人家 要是愿意看的话，我可就下水了。不对之处，望求二位老人家指教为是。”龙爷闻听此言，站起身形笑着说道：“姑娘不要客气，我龙斗虽然有些微名，可不是特意前来比水，乃是被好友所约，情不可却，故此大胆前来。我自幼就爱练水，如今算来已有数

十余年，水内功夫多高的人我都见过，可是没见过女子练水的。想不到老了老了，今天在这里开了眼啦。既然是姑娘意欲下水，我也就不坐着了，咱们一同去吧。”张云闻听此言，笑着说道：“小女是个女流，满打算她一会走就练，又能练多少年？二位老人家多多的让着她一点儿吧。”众人说着话，一同出了看棚。

陈爷龙爷脱下长大的衣服，里面只穿着原来的小衣服，并没换上水衣。陈爷分开众人，头一个一纵身形，跳了下去，双手一分水，出去好几丈远，方才露出水面。四周看热闹的全都齐声叫好。第二个就是龙爷，纵身入水之后，先来了一个倒浮长江，众人见了，越发的叫好了。老头子左爷看着甚是高兴，正在观看之际，就见龙爷在水内可就撒了欢了，真正是如一条大鱼一般，在水内来回的穿梭，其快如电。最末后又来了一个金蟾浮水，四周看热闹的掌声雷动，不绝于耳。这时张家的姑娘，早把身上收拾俐落了。站在岸上将然往下跳，就见众人全都给龙爷叫好，心中有点儿生气。可是人家龙爷的水性真好，不枉人称镇海苍龙。我的水性要是跟人家比起来，相差的可太多了。人家龙爷如果不跟我一般见识，我还有点便宜。人家若嫌我口狂，当真的跟我一较量，我准不是人家的对手。同着那么些个看热闹的，当场输给人家，那有多么难看哪？可是事到如今，我不下水也不成了，只好是听天由命吧。姑娘想到这里，这才跳入水中，浮了两个来回儿，倒是也不含糊，不过就是没有叫好的。这时龙爷在水中把平生所会水内的功夫，全都当众施展出来，众人看了，叫好的越发的多了。在先前，姑娘也是暗自佩服龙爷的功夫高，到后来龙爷越练越高兴，练起来没有完，姑娘的心中未免就有

些不满了。心说龙斗你这是何必呢？你在一下来的时候，练过两个来回之后，大家一齐给你叫好，这就是表示知道你的功夫高了，你就应当见好就收，何必这样的扬气呢。再说这乃是较量水内的功夫，并非叫你往这里练着玩儿来了，你照这个样儿练一天，不能分个胜负，那不是全都白费啦。姑娘他只顾这一多想不要紧把龙爷的好心可就都给埋没了。原来龙爷有龙爷的心意，自己闯荡江湖数十年，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虽说不够剑客的身份，反正站在侠客一起，身份总不算矮。如今跟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女子比水，就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就是我的水性比她好，用水把她灌了，我也不算露脸哪。倒不如我把我平生所学的功夫，当众施展出来，练给她看上一看，她要是知道进退的，看见我的水性比她高，当众言归于好，两罢干戈，那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到那时也不算你们输，也不算我赢，落一个两好，看那有多么好呢？有谁知张淑华姑娘只知有已，不知有人，错会了意了，反倒纵入水中，那个意思是非比不可。龙爷看罢，不由得点了点头，心中暗道："我当这个姑娘是一个通达世情的女子了，闹了半天原来还是这么回事呀。这可不怨我，你不与我比试便罢，只要是一比试，我非给你一个厉害不可，要不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龙爷正在思想的时候，就觉着水里似乎有人把自己的大腿拉往了。龙爷还以为是姑娘闹的玄虚了，及至回头一看，只见姑娘还在一边浮水，可是拉腿的可没有了。龙爷心说好一个大胆的女子，来不来你先跟我使个花招儿，我要不给你个厉害，我就枉称镇海苍龙。龙爷正在思想的时候，就见姑娘往下一坐身形，身入水底。龙爷心中明白，准知道这是奔着自己来了，我还得留点儿神，这个姑娘的水性还是真

好。我如果不留神，被她把我的双腿拉住，输给她喝两口水倒不要紧，我这一世的英名可就算白创了。龙爷想到这里，不敢怠慢，赶紧往下一坐身形，沉入水底，睁开二目，四下里观看，谁知找了好半天的工夫，也没看见姑娘身在哪里。自己转而一想，呕，我明白了，大约着十有八九她没向我这里来，她向陈文海那里去了。这可不好，陈爷那么大的年纪，如果被她灌了可就了不的了。龙爷想到这里，打算浮出水面，告诉陈爷一声，准知就在这个时候，就觉着左腿被人家拉住了。龙爷心说："好，我没找着人家，反倒被人家把我的大腿给拉住了。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我是何如人也。"龙爷想到这里，全身一用力，那个意思是打算把腿夺出来，谁知人家使的力量还是真足，不但没把腿夺出来，反倒被人家拉下去多远。这一来不要紧，龙爷可真急了，心中暗道："这可不怨不对，我也不管你是一个女流了，我就给你来一脚吧。这一脚如果踢不着你，我也就没有办法了，只好任凭你处治于我吧。你如果被我踢上，轻者带伤，重者亡命。"龙爷想罢，将然要用脚去踢人家，谁知那人更损，不待龙爷将脚抬起，用手把龙爷的双腿拉住，来回的在水中一推一拉。这一来不要紧，龙爷的乐儿可就大了，身已不由自主，打算不喝水可就不行了，一张嘴咕噜的一声，就是一大口水。到了这个时候，龙爷心中非常的难过，心说："我龙斗闯荡江湖数十年，蒙天下英雄抬爱，送给我一个美称镇海苍龙。我以为我的水性不含乎了，想不到今天栽在一个女子的手里了，这一回大约着非把我灌饱了不成。龙爷正在心中难过的时候，人家忽然间把手放开了。龙爷赶紧一提气，浮身水面，过了好大半天的工夫，方才把气儿喘匀了。一抬头只见张家的姑娘还在那里

浮水了，面上的神情有些不对，紧皱鹅眉，怒目而视。龙爷看罢，心说有的，你方才在水中灌了我一个不亦乐乎，如今反倒怒目而视，难道说还有些气忿不出吗？你也未免欺我太甚了。我能跟你完的了吗？这一回我要是再叫你把我双腿拉住，我就不叫龙斗。这是龙爷心里的话，并没说出口来。其不知龙爷错会了意了，原来姑娘在水中看着龙爷所练的功夫，真是不错，比自己强的太多了，我这回非输给人家不可。这便如何是好呢？姑娘正在思想的时候，自己的大腿被人家拉住了。本打算一使劲挣扎出来，自己又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只好被人家拉入水底，喝了一口水。人家也把她撒开了，姑娘心中甚是有气，心说陈文海没有这么好的水性，这准是那个龙老头儿灌的我。我还得特别的注意，别叫他二次再灌了我。姑娘想到这里，遂睁开二目，各处寻找龙爷，要说这位姑娘的水性，在此地虽然不属第一，也总得属第二。平常人在水内睁不开眼，她在水内能够看三尺远近。她在水内找了好半天的工夫，也没把龙爷找着，这才浮出水面，各处观看。这时正赶上龙爷也是刚挨完了灌，浮出水面。彼此相见之下，龙爷以为是姑娘暗算自己了，姑娘以为是吃了龙爷的亏了，两个人都是心中有些不忿。姑娘的性子又急，那吃过这种亏？遂往下一坐水，打算暗算龙爷。谁知就在这个工夫，自己的腿又被人家拉住，一直拉到水底，方才把自己放开。就是这个样儿，姑娘又喝了两三口水，几乎把姑娘给灌晕了。自己心说不好，这一回大约着我是上了陈文海的当了。我只顾防备龙斗了，却被他乘机暗算啦。得了我别在这里呆着了，赶紧的上去吧。想到这里，这才一提气，浮出水面。再往各处一看，只见陈爷也在对面了，可是面目有些改色。

书中代言，原来陈爷方才见龙爷浮着好好的，忽然间将身沉入水底，陈爷还以为是龙爷要暗算姑娘，他那里知道龙爷是被人家拉下去了。正在看着的时候，有人把自己的双腿拉住了，不容分说，一直拉到下面，自己喝了好几口水，方才脱身来到上面。留神一看，只见龙爷与姑娘的面色有些改变，自己心中有点儿纳闷儿，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呢？看起来还是人家的功夫高，不枉是山东五老的弟子，可是张家姑娘乃是一个女流，怎么也有这么好的功夫呢？得了，我别在这里呆着啦，及早上岸吧。陈爷想到这里，这才往岸上浮来。这时姑娘高声说道："陈老英雄，因何未分胜负就要上岸，是何道理？"陈爷闻听心中暗道："好一个厉害的女子，真正是得理不让人。我知道你比我高就完了，何必这样的赶尽杀绝呢？事到如今，没有法子，只好敷衍了几句言语，这才来到岸上。这时龙爷一见陈爷上了岸了，心中甚是不悦，心说姓陈的你太不对了，事是你的事，我姓龙的乃是客情，看在我师兄的面上，前来给你帮忙。你不该还没自见甚么就登了岸啦。我姓龙的因为你喝了好几口水，并没有着登岸，怎么你反倒早早的登了岸了呢？你这不是成心看我的哈哈吗？你既然如此，这可不算我不对，我也不在水里呆着了，赶紧的上去吧。龙爷想到这里，并不着急，赶紧浮到岸上，回过头来说道："姑娘，老朽上了几岁年纪，不敢在水中久呆，有甚么事改日再比吧。"陈爷见了这种情形，心中甚是难过，可是苦在心里头，说不出口来。明知道龙爷乃是因为自己首先上岸，心中不满，可是你得知道我的难处哇？我并不是不明白这一节，我是因为被人家用水把我灌了，不得不如此，白栽了跟头还不能外说。如今你这一上岸，这件事叫我怎样的办理呢？想到这里，

遂走到龙爷跟前，低声的说道："龙老英雄你千万别多心，事是我的，我不应该早早的上岸。可是方才我在水中被人家暗算了。我自知水性不敌，故此不得已而上岸。"陈爷说这几句话的意思，原本是怕龙爷多想，自己似乎着对不起人家。他那知道龙爷跟他同病相怜呢。当时龙爷听罢此话，低声向爷说道："原来如此，陈老英雄虽然受了人家的暗算，可是总比我强的多。我说此话不怕老英雄你笑我，方才我在水中被人家把大腿拉住了，几乎把我灌饱了。我有心当时上岸，又恐怕对不起你，又勉强的在水中呆了一会儿。后来见老英雄登岸，我这才随着上来。"陈爷听了此话，大失所望，本打算把龙爷请到这里，能够取胜于张家姑娘，没想到我二人双双的栽在人家手里。

陈爷想到这里，正然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听姑娘大声的说道："龙陈二位老人家，千万不要这样的短见。方才在水中我虽然被你们二位灌了两口，应该我就得认输。可是我心中还是有点儿不服，我打算请你们老二位二次下水，咱们再比试一回。如果我再被你们老二位灌了，我就认输，决无异议。"二位老人家听了此话，不由得心中纳闷：听她所说的意思，大约着也被人家暗算了吧？要准是这么着，这件事可有点儿意思。二位老头子正在思想的时候，就见姑娘已然二次跳入水中，沉了下去。看她那种样子很不自然，好像是有人往下拉似的。二位老人家看了，心说不好，水中非有人不可。不用问，方才拉我们两个人也是这个人办的。如此看来，这个的水性比我们高的了不得了。"

第一百七十九回

王斌比水喜得佳偶　周民不忿夜闯张宅

陈爷见了这般光景，遂高声说道："水里的是那一位，不要这样的开玩笑，快快的请上岸来，我有话面谈。"陈爷一连叫了好几声，也没有人答话，龙爷说道："姑娘快快的上来吧，不要比了，我有话对你言讲。"姑娘听了此话，将然要往岸上浮来，就在这个时候，就见池子当中搅起多高来，好似水塔一般。龙爷见了，心中大喜，遂向陈爷说道："陈老英雄看见了没有?拉咱们大腿的这就露了面儿啦。"陈爷闻听点了点头。这时左爷见了这种情形，遂走到龙爷面前说道："师弟这是怎么回事？我看你们在水中呆了好半天的工夫，也没比出胜负来，怎么这水中又一个劲儿的翻花呢?"龙爷听了此话，未及答言，就见水花四下一分，由里面露出一个人来。哈哈的一阵笑道："你等不要再比了，有能为下来与我大战三百合。"众人听了此话，视线集中，全都向那人看去。只见那人在水中露着上半身，头戴分水鱼皮帽，身穿灰油绸水衣，五官端正，面如白玉，有两撇黑胡须，二目有光，精神百倍。看年纪也就是四十上下岁的光景。陈爷看罢，有心当时答话，因为人家一个劲儿的叫阵，只要是一答话，就得跟他较量一下，方才我已知道老人家的厉害了，现在再过去也是白搭。这可如何是好呢？自己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张家的姑娘可就急了，当时大声的说道："好你胆大贼人，竟敢如此无礼。你也打听打听，你家姑奶奶多怎叫人家奚落过？你就不用走了，我跟

你完不了。”那人闻听此话，笑着说道：“丫头你也不必不服，只管过来比试。我如果不敌于你，情愿认罪服输，由你处置。可有一样儿，就凭你一个女子，未必能成。”他这句将然说完，可把姑娘给气坏了，方才在水里受了很大的委屈，还没有消下去了，如今你反倒出头露面，得理不让人，太可气了。再说你也并非是用一招一式取胜于我，你乃是在水中施展暗算的手段，非是英雄本色。姑娘想到这里，用双手一推水，够奔那人打去。那人见了，不慌不忙，跟着一坐身形，身入水底。姑娘看了，心中暗暗的佩服人家功夫比自己好的多。这时老头子左光在岸上说道：“师弟，陈老英雄，怎么你们二位也不拦着点儿？大约着这位姑娘不是人家的对手。你们二位可以把话跟人家说明了，这乃是游戏比赛的性质。没有死过节儿，他要是喜欢加入的话，也未尝不可以，千万别再发生了误会才好。再说也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知道的不是咱们的人暗算人家姑娘，不知道的该说咱们不讲理了。”龙爷听了说道：“师兄你老有所不知，那个人在一露面的时候不是说了吗，我们三个人之中谁都行，有不服的只管下去跟他比试。我将要答话下去，姑娘沉不住气。头一个就过去了。这个人不够英雄的本色，准要是讲究一招一式，就是谁把谁打死，都没有甚么关系。方才他在水中把我们三个人都暗算了，事到如今，我可不是怨恨你老人家，要不是你老人家把我请到这里来，我焉能栽这个跟头。”左爷听了说道：“师弟不要如此的讲话，胜负兵家常理。再说他也不是光明正大的把你们二位胜了，事已至此，谁让师弟你赶上了呢？无论如何，你也得把这件事给解决了。”左爷正在说着话的时候，再看姑娘就敌不住人家了，被人家逼得一个劲儿的往后退。原本在水中

可不同在陆地上一样，闪躲甚不便利。姑娘的心中甚为着急，心说照这样儿战长了，我非输给他不成。自己为难了好半天，就是没有相当的手段对待人家。再看那个人面上含着微笑，得意扬扬，这时看热闹的众人，还一个劲儿的叫好，都说那个人不是人，非是妖怪不可，要不没有这么大的能为。

不表众人其说不一，单说张云见了这种情形，心中暗想："看这种打法，工夫大了我的女儿非败不成。据我想这个人非陈文海预先埋伏的不可，成心跟我的女儿过不去。你们也不想想，你们都是甚么年岁了，满打算你就是把我的女儿胜了，你也露不了多大的脸哪，这乃是些许小事，何必这样的小题大作呢？"老头子想到 此处，心里甚是不悦，后来又一转想，此事不对。人家龙爷乃是山东五老的弟子，江湖上没有不知道人家的，就凭人家的那个身份，决办不出这种事来。再说那人说的明白：两方面的人，不论是谁，有不服的只管跟他比试。由此看来，这个人并非是他们一党。你说他是谁找来的呢？这不怪吗？张云自己着了好半天的急，后来才把主意拿定了，心说我何不问问陈文海去呢？张爷想罢，这才站起身形，出了看棚，分开众人，来到四位老人家的面前。抱拳拱手笑着说道："各位老英雄可认识水中那个人吗？"这时左爷正在看着出神的光景，猛然间就见过来一个老者，面带笑容向众人说话，遂向龙爷说道："师弟此人是谁？怎么我看着有些面善呢？"龙爷闻听答道："老哥哥，这就是张家庄的庄主张云，也是成了名的老英雄啦。"左爷听了说道："我这个人眼太拙了，方才我看见他在那个看棚里坐着了，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我就想不起来了。方才张老英雄言说，水中的那位我们认识不认识，这个你老可太多想了，我们决不能办那

种丢人的事。在你老未过来以先，我已经跟我师弟说了，有我们众人在此，叫人家姑娘独自与那人动手，可有点儿不合适，恐怕别人多心我们埋伏了人了。我们这句话将然说完，你老人家就来了。我有几句话当与你老说明，可不知当说不当说。”张爷听了答道：“老英雄不要客气，有话请讲当面。”左爷说道：“我所要说的话，也就是为的这件事，千万不要发生误会。你我都是练武的，如若因为这点儿小事伤了感情，未免太不值得了。”左爷将然说到这里，张云向陈爷说道：“陈老庄主，你给我指引指引，这位老英雄是谁？我也好有个称呼。你老还只管放心，我此来并无恶意。因我在那里坐着太纳闷了，原本赛水就是三位，赛着赛着怎么又多出一位来呢？我以为是跟你们几位认识了。要是认识的话，我就把姑娘叫回来了，咱们全都是自己人，为甚么给众人看哈哈呢？这不是话已说明了吗，这场事就算是和解了。不但和解，我还要跟你们几位近乎近乎呢？”陈爷听了此话，笑着说道：“张老英雄既有此意，那可太好了。我先给你老引见引见吧，这位老英雄姓左名光字炳臣，外号人称万里飞云。”张云闻听哈哈的笑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左老英雄。失敬失敬。”左爷听了说道：“张老英雄不要客气，你我都是自己人。”陈爷又给翟爷与张云引见完了，彼此又客气了几句，这时候姑娘与那人动手，眼看着可就要不成了，张云心中甚是着急。心说倒不如我先把她叫回来，回头有甚么话再说，那人如果还是不饶，那不还有他们二位会水吗？张云想动，遂笑道说道：“三位老英雄请看，我那女儿实在敌不住人家了，我想先把她叫回来，咱们大家再想相当的手段对待那人，不知你们老三位以为然否？”龙爷闻听此话，点了点头笑着说道：“此言正

合我意。把姑娘叫回来，只要那人不愿意，我再下去会他一会。”张爷听了说道：“咱们还是愿意和解，能够不出意外的事才好。”老头子说完此话，遂向池中高声的叫道：“淑华呀，不要比了，你的功夫哪比的了人家呀？快快的回来吧。现有左老英雄给我们两下里了解啦。”这时姑娘正在力不能支的时候，听了这几句话，心中甚是喜欢。心说老人家你还不早说此话，再有一会儿我就不行了。又没有台阶，叫我怎好退下？如今有了台阶了，我就赶紧的回去吧。姑娘想到这里，这才用手一指，大声的说道：“你且住手，现在我父亲叫我。不然我非把你比败了不成。你如果是条英雄的话，可以随我登岸。你我以武功较量，我若不胜，情愿拜你为师。”那人闻听此话，不由的笑了一笑道：“姑娘你既是不服，你就登岸吧。我到陆地上与你比试一回，到要看看你的功夫如何？”姑娘听了此话，心说好小子，你只要是敢跟我在陆上较量，我非给你一个厉害不可。要不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姑娘想到这里，这才转过身来往回浮。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岸上，把身上的水赶了一赶，左爷说道：“淑华你先在一边休息休息，待我会会他，看看他的武功如何。”姑娘听了说道：“老人家不必。我非把他打倒了不可。我活到这么大，没受过这个委屈。”左爷听了此话，知道她是娇生惯养的性气，不便阻拦，当时可就不言语了。

这时那人已然来到岸上，把昼书的衣服换好。姑娘向前说道：“你也不用发威，有本领当时比试。”说完此话，往前一上步，照定那人就是一掌。那人闪身躲开，接架相还。两个人遂打在一处。先前招发的慢，还可以看的出谁是谁来。后来越打越快，好像走马灯一般，要叫不会武术的一看，就分

不出是几个人来了。打了有十数个回合，还不理会，二十个回合一过，姑娘可就有点不成了。招数虽然是很好，可是她是一个女子，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左爷见了这种情形，心说你就是这两下子呀，这样还总是任何人也不服，还要跟陈爷比水，大约着这一回你就知道你的功夫不成了，我看你下次还狂不狂？要按你那个狂劲儿，本应当不助你，看在你是一个女流的份上，待我把你换下来吧。左爷想到这里，遂回过头来笑着说道："众位老英雄给我看着点儿，待我出头会战那人。"众人闻听将要说话，张云在一边说道："老人家你先不必出头，还是我出头好了。你老不知道小女的天性，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目空一切，就好像谁也没有她的功夫好似的。这一回最好是叫他栽个跟头，省得她总不服高人。等一会儿我再过去，我如果不行，你老再出头接我的后场，你看这个主意好不好？"左爷闻听此话，点了点头笑着说道："既然如此，我就不过去了，就看张老英雄的吧。只要有用我的地方，我决不含糊。"张爷听了此话，这才慢慢的走向前去。原本姑娘并非像张爷所说的那么狂，在张爷的心里，不愿意叫左爷出头，因为事是自己的，人家左爷乃是成了名的老英雄了，常言说的好，骂人无好口，打架无好手，两方面动起手来，谁准能保的住准赢啊，倘若一失神输招，生死暂且不论，人家左爷这个跟头栽不起。所以张爷假言姑娘天性不好，自己出头。来到当场，用手点指高声说道："姑娘退下来吧，不要比了，你的功夫差的太多了，快快的回来，待老夫会战于他。"姑娘到了这个时候，已知武功不敌，因为没有台阶，不好往回退，只能是招招架架，虚与周旋。如今自己的父亲来了，正好是个机会，遂虚点一招，纵出圈外，高声说道："你且住手，

现有我的天伦会你，你就留神吧。”那人听了笑道：“你少说费话，快快的逃命去吧。”那人将然说完此话，老头子张云已然走到他的面前，双手抱拳笑着说道：“这位英雄我看你的仪表非凡，武功很好。方才动手的那个女子，乃是我的女儿，蒙你让招，不叫她当众落败，我这里当面谢过。可是我还有一件不明白的事情，要在台前领教。”那人听了此话，急忙答礼相还，笑着说道：“这位老人家不要如此的客气，小可有何德能之处，敢劳老人家如此的重看？你老有甚么话就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必实言奉告。我要是不知道的，那可就不能胡说了。”老头子张云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的一阵笑道：“我也没有甚么要紧的事，就是因为比了好半天的功夫，也没有问你的贵姓高名，仙乡何处，因何至此，有何公干？”那人闻听说道：“老人家你就不必问了，我乃是因事路过此处，见你们在此比水，我特意要会会高人，如果我在这里露了脸，自然有姓名相告，倘若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在此地栽了跟头，就不能提我的姓名了，我人栽在这里，不能叫名姓也栽在这里。老人家不必多问了，愿意跟我比手，只管向前进招。”张爷见他不报名姓，遂问他说道：“既是如此，那么你我且较量三合吧，可是咱不能这样的打法，我要看看你的军刃如何？”那人闻听说道：“要看军刃不难，待我亮了出来。”那人说完此话，由腰间解下一个一包袱来，打开之后，取出一对军刃，然后把包袱皮围在腰间，双手拿着军刃，左右的观看众人。这时张爷见人家把军刃亮出来了，看了一看认得，可是一时之间想不起叫甚么名子来了。张爷正思想着的工夫，就听有人高声说道：“这位英雄不必动手了，看你这一对兵刃当然是高人真传。我请问贵老师究竟是那位？说出来有么关系？”张爷

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位，乃是老英雄左爷。张爷看罢，心中甚是喜欢。听他老人家说话的意思，大约着是认的那对军刃，要不然不能这么说。不表张爷心中所想，单说那动手之人听了此话，心中也是有一份打算，留神观看说话的人，乃是一位老者，看年纪总有六十上下的样儿，精神百倍，二目有神。看罢之后，准知道他也是一位老练家子。他口口声声的问我这对兵刃，必然有些来历。那人想罢，遂笑道说道："这位老人家，听你所说的言语，准得是一位高人。"左爷听了笑道："倒不怎么高，反正比你不矮。你这对兵刃出在清真教，名叫金铁双橛。使这种兵刃的姓马名俊，人送美称道禀清真术传法外西域大侠，可是他不外传。你既使用这种兵刃，不是他的少爷，就是他的徒弟。你就快说实话吧。"那人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的一阵笑道："这位老人家果然是位老英雄，说的一点儿也不错。我的恩师就是马四爸。我姓王名斌，号叫石鼎，外号人称中流砥柱抗山河。你知道江湖上有一位成了名的侠客，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左爷听了说道："不错，我知道这么一位童海川。他怎么样了？"王斌说道："他手下有一个徒弟，姓王名环，外号称小白猿，那乃是舍侄。"左爷闻听此言，哈哈的笑道，如此说来，你我全都不是外人。由那方面论都是朋友，不要再给大家看哈哈了。方才与你动手的那个女子，乃是张爷的女儿，我们乃是在此赛水游戏，没想到就遇上你了。那你就别走了，跟我们到陈宅谈一谈吧。"王斌听了此话，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原来如此，我还求你老给我向张爷说说，我这次太不对了，无论如何我也不应该与姑娘交手。"张爷在一旁听了此话，遂笑着说道："不要客气，你这次出头太好了，总算叫她知道知道外面有高人，下次就

不敢再狂了。要不然她总改不了她那个狂气劲儿。”老头子张爷说至此处，这时众人可就都过来了，由左爷一一的都给引见完毕，这时天色已然快黑了。老头子陈爷笑着向众人说道：“众位老英雄连同王爷，一同到我家里去吧。我那里有的是地方，大家在一起谈谈多么好哇。”陈爷将然说完此话，张云赶紧说道：“要叫我说众位别往你那里去了，随我到我那里去吧。我那里也是很方便，离着这里还近。”陈爷听了说道：“既然如此，那么就往你老那里去吧。”张爷听了说道：“众位跟我走吧。这位王老师父有事吗？如果没有事的话，可以到我那里我们谈谈。”王爷听了此话，想了一想说道：“我倒是没有甚么事情。我乃是访友路过此处。既是老人家这样的重看于我，我敢不从命。”张爷听了笑道：“不要客气，天已不早了，咱们走吧。”说着话众人这才够奔张家庄走来。看热闹的人们，以为他们这是不较量水性了，乃是找个地方比武去，遂都跟在后面。陈爷见了这种情形，遂回过头来笑着说道：“众位别跟着了，我们不比功夫了，没有甚么热闹可看啦，快快的散散吧。”看热闹的众人听了此话，遂各自散去。由两方面的家人拆棚，办理一切后事不必细表。

再说几位老人家，如同众星捧月似的往前行走。张爷在头前带路，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张宅。进了大门一直往里走，来到待客厅内，只见里面的陈设很是简单，然而不失之于文雅。大家落了坐，张爷向大家笑着说道：“老几位来在我这里千万别客气。我已吩咐家人们预备酒菜去了，今天必须要尽醉方休。”老头子左爷听了说道：“张老庄主，你我都是自己人，不要费事，最好是家常便饭才好。”两位老人家说着话的工夫，家人们已把酒菜端了上来。众人入了坐，畅谈起

来。一边喝着酒，一边说闲话，大家全都夸王爷的功夫好，虽然年岁不大，可称水旱两面的英雄，将然再闯练个十年，二十年的，准比在座的都强。王爷听了这几句话，心中甚是高兴，遂笑着说道："众位老人家不要如此的高抬于我。我虽然是水旱两面全能凑合两下子，可是要跟你们老几位比，差的可太多了。"大家听了此话，全都暗暗的赞成王爷："别看人家年纪不大，说话一点儿不狂。别人爱惜王斌还差点儿，唯有张云坐在那里看着入神。心说像王爷这个年纪，这副外表，又有水旱两面的功夫，言谈不俗，真可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老头子看的有些入神，竟忘其所以，遂连声不住的叫道："好好好，真是一条英雄，将来不难成名于天下。"老头子这几句话将然说完，左爷可就看出张爷的心思来了，遂笑着说道："老庄主连连说好，但不知说的是甚么？"张爷说道："我说的乃是王老师傅，功夫太高了。"左爷听了不由得哈哈的一阵笑道："这就是了。"二位老人家正在说着话的工夫，外面进来一个家人，向前说道："回禀庄主爷，现在饭得了，开吗？"张爷听了说道："赶快的开吧。"家人听了答应下去，这时众人的酒已然喝得差不多了。老头子张爷心中暗想，看王斌这个样儿，年纪至多不满四十。可不知他有妻室没有？如果尚且没有妻室，我把姑娘许配他就完了，可以说是一段美满的姻缘。只是当中无人事难成，这便如何是好？"自己坐在那里，一个劲儿的出神儿。就在这个时候，就见左爷站起身来，向众人说道："众人我要告告便儿。"众人听了说道："老人家请便。"左爷听了说道："这里的道路我不知道，请张老庄主领我前去吧。"张爷听了此话，遂站起身来，笑着说道："既是这么着，我就领你老前去吧。"二位老人家说完此话，这

才一同出了待客厅，往后面走来。刚走到了一个月亮门底下，左爷站住身形说道："成了，我出了两个虚恭，不必大便去啦。"张爷听了笑道："既是如此，那么你老就跟我一同回去吧。"左爷听了，不由得笑了一笑道："老人家先不要回去，我有几句话说。"张爷听了说道："老人家有何话讲？"左爷听了说道："我出来的本意，并非大便而来，我因为看着老人家你有点心事似的，所以借题把你请了出来。我有一点意见说与你听，说对了你就点头，如果不对算我没说。老人家你看怎样？"张爷听了点点头道："成了，有什么话你老就说吧。"左爷说道："方才老人家看王斌有些出神，大约着有点儿心思。可是没有给你办这种心思事的人，这话对吗？如果不对，就算我没说。大约着你有意将姑娘许配与他吧？如果真有此意，我情愿出头成全此事，不知老人家你的意下如何？"张云听了此话，不由的哈哈笑道："老人家你真高。我心中确实是思想此事，可是不知道人家王石鼎有媳妇没有？再说人家乃是剑客门徒，恐怕有些高攀不起。"左爷闻听笑道："老人家不要如此讲话。只要他没有妻室，我准保成功。"张爷闻听此话，心中甚是喜欢。遂笑着说道："老人家你我受累吧，事成之后，我再请你吃喜酒。"咱们出来的工夫可不小了，赶紧回去进行此事吧。"二位老头子说完此话，这才一同回到待客厅。众人起身让座，大家重新入席。

在吃着酒的工夫，左爷一个劲儿的向王斌努嘴，意思是往外调他。这一来不要紧，倒把王爷给愣住了，心说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说他有甚么话对我说吗？王爷想罢，遂站起身形道："我跟几位老人家告告便。"众人听了说道："王少剑客不要客气，请便吧。"王爷听了此话，遂站身形往外走去。左

爷见了说道："王少剑客你认识道路吗，我领了你去吧。"王爷听了说道："老人家受累吧。"王爷说完此话，左爷站起身形，一同出了待客厅，来在那个月亮门底下。王爷站住身形，笑着向左爷说道："老人家你一个劲儿向我使眼色，往外调我，有甚么事吗？有事可以在屋中说，为甚么还得到外面来呢？"左爷听了笑道："少剑客你有所不知，因为这件事在这个时候，不便当众言明，成为事实之后才能向大家发表呢。你今年多大年纪了？"王爷听了说道："我今年已然整四十岁了。"老头子听了说道："少剑客你今年才四十岁，要跟老朽比起来，你还小的多了。你家中可有妻室了吗？"王爷闻听此言，心中暗想："咦，这是怎么了？平白无故的问我这个干甚么？想了好一会儿，方才说道："实不相瞒，我因练功夫练的，尚且没有妻室。"老头子听了喜欢的不得了，遂笑着说道："少剑客既是没有妻室，那么我也就不必绕着说了。简直的我就与你明言了吧，我打算给你保门子亲，就是方才和你动手的那个女子，乃是张老庄主的女儿，他打算把他的女儿许配与你，苦于当中无人成全。我这个人的天性，就是爱多管闲事。我一见人家有甚么为难之事，我非给他办完了不可。方才我见老庄主坐在那里直出神儿，似有所思，我遂把他调了出来，我一问他，他才把他的心意对我说明，我当时可就答应他了。我二次进去又把你调了出来，但不知你是愿意不愿意吧？如果你要是愿意，回头我就告诉他去，当时就放定礼，你看怎样？要叫我看没有一点儿不合适的地方，可以说是再好也没有的了。"王爷听完了这几句话，当时脸可就红了，遂笑着说道："老人家你给我们成全此事，乃是我们两家的福神。我本身倒没有甚么关系，可有一样儿，大凡人之定亲，均由父母作主。

虽然我的父母早已去世，可是我还有师父呢？教艺二十余年，打发我下山闯荡江湖，尚且未能成名，就私自在外面订亲，日后被我的师父知道了，恐怕要受责备吧？”老头子听了此话，不由的哈哈笑道：“我以为你有甚么难题，原来就是这个呀！太不成问题了，你只管答应了吧。就是日后见着你师父的面儿，把话与他说明，他决说不出甚么来。不能因为练武成名，把子孙都耽误了。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可以到在马四爸那里给你说说去。”王爷听了此话，不由的心中暗打算盘，心说方才那个女子我已然看见了，可以说是才貌双全，无一不好。真要是得这样的女子为妻，也不枉白来一世。可是就怕的是老师怪罪我。如今既是有人替我担当，我何乐而不为呢？我就答应了吧。王爷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既是老人家可以担的了我师父那头，我就没有甚么意见了。你老就看着办去吧，我的事就是你老的事一样。”老头子听了此话，遂笑着说道：“既是少剑客没有异议，这件事就算成了，你就随我来吧。”老二位说完此话，这才一同往回走。

来到待客厅，王爷入座之后，左爷说道：“老庄主你随我来，我有几句话说。张爷闻听此言，站起身形，将然要往外走，就听有人说道：“左老英雄你这是怎么的了？有甚么背人的事，一个一个往外调？再说这种事情本是光明正大的，当众一谈，不比总往外跑强吗。照着你这个样儿办，再跑两回大腿可就细了。”老头子左爷听了此话，回头一看，见说话的乃是海外仙子多头佛翟长清。左爷看罢，准知道这件事情被他看出来了，遂笑着说道：“翟爷言之有理。本来这不是藏着的那种事，这就叫一家买马，必须两头乐意，哪方面不乐意也成不了。我们大家全坐下吧，有甚么话咱是桌子面上谈。”

众人听了说道："对了，此言甚善。"众人说罢此话，左爷二次落坐说道："老庄主我已把话说明了，王少剑客并无异议，听凭大家办理。大家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你看这件事情还不好办吗？"张爷听了大喜道："老人家他既没有说的那就成了。"左爷听了说道："王少剑客听见了没有？事虽然是由我成全的，可是大主意由你们自己拿。这不是两家全在这里了吗，也用不着吞吞吐吐的，有甚么意见只管当众说出，由大家合计着办理。"左爷说完此话，并无一人发言。待了一会儿，左爷方才说道："我说众位老弟兄们不要愣着了，事已至此，没有甚么可说的了，叫少剑客给张老庄主见个礼吧。"翟爷听了答道："对了，见完了礼就算是亲戚了。"王爷听了他们这几句话之后，脸都成了红布了。万般无奈，这才站起身形，走到张爷面前，双膝跪倒，口称："岳父在上，小婿给你行礼了。"张爷见了这种情形，只乐得闭不上嘴，赶紧向前用手相搀。笑着说道："贤婿免礼请坐。"老头子左光见了，哈哈的笑道："王少剑客，礼也见完了，你身上带着甚么贵重东西了吗？可以拿将出来，交与姑娘好好的保存，作为定礼。"王爷闻听此话，用手摸了摸腰间，并没有甚么贵重之物，遂笑道说道："老人家我没带着零碎东西，除了兵刃之外，别无他物，这便如何是好？"翟爷听了答道："要叫我说，这个结亲还非得定礼吗？不是已然说妥了吗，王少剑客已是四十岁的人了，姑娘的年岁也不小啦，当时叫他们一成亲就完了。如果这时不给他们成亲，回头王少剑客一闯荡江湖去，还不知得什么日子才能回来呢。这一耽误不知道得若干年才能办事呢？就着这个机会办完了，过些日子王少剑客要是走的话，打算带着她就带了去，如果不愿意带着，就叫姑娘住在这里，也省你

们做父母的一份心。大家听我这个话有理没有?”众人听了齐声说道:“老人家言之有理。”左爷说道:“张老庄主你愿意吗?如果愿意,赶紧到后面计议计议去。”张爷听了笑着说道:“我太愿意了。你们老几位在此等我一等,我去去就来。”众人听了说道:“老庄主你才快去吧。”张爷这才出了待客厅,一直往后面走来。

将然一进内宅的屋门,就见迎面站着一个老妈子,笑着说道:“庄主爷,前面不是来了朋友啦吗?你老不在前面陪着他们,来到内宅,莫非说有甚么事吗?”老头子听了说道:“对了,正是有一件要紧的事情。乳娘现在那里了?”老妈子说道:“现在老太太的屋里了。”老头子说道:“你快去把他给我找来,我有要紧的事跟他说。”老妈子听了应了一声是,遂走了出去。不大的工夫,已然把乳娘找来,给老头子行了礼,笑着问道:“庄主爷找我有事吗?”老头子说道:“乳娘,我那个女儿有了人家了,就是白天与他动手的那位,姓王名斌字石鼎,外号人称中流砥柱抗山河。乃是剑客的弟子。你告诉她一声去,现在已然说妥了,问他有甚么意见没有,如果没有意见即时可就完婚了。”乳娘听了笑着说道:“原来是这个呀,我给你老道喜了。本来姑娘的年岁不小了,早就应该说个人家。只是因为高不成低不就,一直到了现在,这才算成。那么我就先给她报个信儿去吧。”老头子听了说道:“去可是去,你可别逗她呀,她的脾气不好,你给逗哭了就坏了。”乳娘听了说道:“没有关系,我不但能把她逗哭了,还能把她逗乐了呢。”乳娘说完此话,这才出了屋门,一直向老太太的屋中走来。一边走着一边思想这件事,口中还不住的喊道:“姑娘你总说请我也没请一回,这一回大约着你可得请我了。这

乃是终身的大事，看你还有何说？”乳娘只顾喜欢了，进屋门的时候，把迈门坎给忘了，只听得“扑咚”一声，摔倒在地，要说这位乳娘真不含糊，连“哎呀”都没“哎呀”，跟着就站起来了。这时姑娘正跟老太太在屋中说话，就提白天怎样的比水，怎样的由水中出来一个人，功夫特别的好，水里陆地我都不是他的对手。正在这个时候，乳娘由外面来了，口中不住的大声喊叫。姑娘听了，不由得心中有气，遂站起身形走出屋来说道：“你这是怎么的了，这样大惊小怪的？”乳娘听了说道：“你先别着急，我先给你道个喜吧。”姑娘听了说道：“你这是怎么讲话，平白无故的给我道喜干甚么？”老太太在屋中听了说道：“你们二人怎么回事？有么话屋里说来，别在外面口角。”乳娘听了此话，连姑娘一同进到屋内。乳娘给老太太请了安，然后说道：“老太太我这给你老道喜啦。”老太太听她说话的意思，就知道非有事不可，遂问她道：“你给道喜从何说起呢？”乳娘听了说道：“老太太你知道方才庄主爷从外面带来好几位朋友吗？”老太太说道：“知道哇。他们都是作甚么的？”乳娘说道：“他们都是说亲的。给姑娘说了一个人家。我一打听，不用说你老不愿意，连我都不赞成。男的那头儿倒是很有钱，年纪太大了，大约着不是六十九就是六十七。”老太太闻听此言，当时可就沉不住气了，遂怒着问道：“庄主爷怎样的回答人家呢？”乳娘听了接着说道：“老爷子当时可就答应了人家了，人家那头当时就要娶亲。你老看这可如何是好吧？”老太太闻听此言，当时可就急了，遂大声的骂道：“好你个老天杀的，怎么一点儿德也不留呢？你办这种事都不跟我商量商量，自己就做主了。回头你赶紧告诉他去，这件事由我这里说，决以不能那么办。要不咱就有死有

活。”乳娘听了说道：“老太太不要着急，这件事老爷子跟人家都说好了。说了不算大约着有点儿办不到吧。别看你老不愿意，姑娘就许愿意，你老可以问问。”老太太听了，心中一想也对，她要是乐意我就不必从中作梗了。老太太想到这里，遂看了看姑娘，只见她不但低头不语，坐在那里一个劲儿的哭。老太太见了，心中可就明白了，这当然是不乐意的表现。要是乐意还能哭吗？老太太看罢，心中越发的急了，遂大声的说道：“杨妈你赶紧到前面去告诉老天杀的一声去。”那杨妈听了转身要往外走。

正在这个时候，老头子张爷在外面等的有点儿不耐烦了，遂一直走进屋来。张爷还以为老太太听了这个信一定得喜欢啦，谁知将一进门，就见老太太怒容满面，大声的说道：“老天杀的，你怎么越活越回去了？这是你办的好事，把我的女儿许配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你会办人事？你个老不是东西的。回头你赶紧的打退堂鼓，把婚约退了，如若不然咱就有个死活。我把话已然对你说明，你自己思量着办去，打算找不痛快，你就别听我的话。你快快的给我滚出去吧，我这屋里以后不许你再进来。”老头子在刚一进来的时候，没头没尾的被老太太闹了一个不亦乐乎。后来自己一打转儿，心里可就明白了，这一定是杨妈说了甚么了。张爷想到这里，并不着急，遂笑着说道：“你先别闹，这都是杨妈闹的玄虚，不要听她一派的胡言。”张老头子说到这里，遂回过头来说道：“杨妈你太不对了，闹着玩那有这么闹的？事到如今你说这可怎么办？我再说大河里有水她都不信了，你这个人真可以。”杨妈闻听此话，遂走到老太太跟前，笑着说道：“老太太你老别着急了，姑娘也不要哭了，我本来是跟你老说个笑话，没

想到你老就认了真了。说亲的这件事倒是真的，不过男的本人不是我所说的那个样儿。”老太太闻听此言，遂看了看张爷，只见张爷坐在那里还是真着急。自己一转想：对呀，我的女儿不也是他的女儿吗？他还能办那种不够人格的事吗？老太太想到这里，遂转怒为喜道：“原来如此。我说的呢，老当家的你决不能那么办，不过其错全在杨妈一个人的身上，你也就不必着急了。你把定亲的经过，以及本人出身快快的告诉我吧，好叫我放心哪。”张爷听了说道：“你要问这个本人，姓王名斌字石鼎，外号人称中流砥柱抗山河，乃剑客的弟子，武功太高了，可以说是水陆两面。比水的时候姑娘已然看见他了，两下里还动一回手，水里陆地姑娘都不是人家的敌手。今年他整四十岁。有老英雄左光出头，给咱们两家成全这件亲事。我一听这个言语，心中甚为喜欢。左爷与我商量完了之后，当时把那位姓王的可就调出去啦，没用三言两语，这门子亲就算是成了。当时那位姓王的也与我行了大礼啦。我的本意打算叫他留点东西，作为定亲之礼，共中有一位翟老侠客，当众提出意见，说是不要那样办。因为这位王斌乃是奉师命闯荡江湖而来，路过此处。总算是千里有缘，不如当时就给他们成全在一处好。你如果不给他们成全在一处，回头王斌一走，可不定得甚么时候回来了。我闻听此言，心中一想也对，我这才赶紧来到后面，告诉你一声儿，叫你们预备预备。我将然一进后院的门儿，就看见王妈了。我一问他乳娘杨妈往那里去了，他说在你们这屋里了。当时她把杨妈叫了来，我跟她把话说明，叫她报告你来。没想到她又从中作祟，跟你们闹个玩笑。只顾她这一来不要紧，你就沉不住气了，险些没跟我打起来。这就是定亲的一点儿经过，你听明

白了吗？”老太太闻听此言，不由的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原来如此。这件事情好固然是好，你们爷儿两个全都看见这个姓王的了，可是我还没有看见呢。你能不能把他领到这里来，叫我也看看他，我也就放了心啦，我看完了之后，只要是好，完全都按你所说的话办，我就不管啦。”张爷闻听此言，笑着说道：“好吧，我到前面把他陪了来，借着这个机会给你引见引见。”张爷说完此话，遂站起身形，出了内宅，一直向待客厅走来。

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在待客厅门前。进到里面留神观看，但见各位老英雄正在吃喝高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呢。众人见张爷来了，遂都站起身形笑着说道：“老庄主事情进行的如何了？”张爷听了答道：“全办成了。他们非要看看这位新姑爷不可。所为的借着这个机会给他们引见引见，再见面好说话。”大家闻听此言，齐声说道：“那有甚么关系，早晚不是也得见面吗？王少剑客又不是那不开通的人，现在见见更好。”张爷听了说道：“要不咱现在就去吧，见完之后，回头大家再接着吃喜酒吧。”左爷听了说道：“可有一样儿，去只管去，可别在后面呆大了工夫。王少剑客的性情我知道，不愿意和女人接谈，回头工夫一大，反倒招他的心中不满。”王爷闻听此言，向左爷说道：“得了老人家。你老的胡子都白了，怎么还跟我说这个呀。”左爷听了笑着说道：“这一节你可别怪我，因为这是我的天性，无论跟谁一呆长了，甚么笑话都说，我还是不分老少。”张爷说道：“得了不要取笑了，几位老人家陪着我这门前贵客一同随我到后面去吧。”左爷说道：“很好，想不到我还赶上这么一件好事。众位走吧。”左爷说完此话，大家如同众星捧月一般，穿宅过院，一直向后面走来。

来到上门口，张爷伸手相让："众位里面请吧。"向后面来了。老太太听了这个信息，遂把衣服整了一整，预备着见亲姑爷。就在这个工夫，左爷等众人就都到了。老太太也没等人请，遂由暗间里走了出来，由张爷挨着位的全都给引见完了，老太太这才笑着说道："多蒙众位给我们成全此事，我这里谢谢吧。"说着话老太太向众人施了一礼，众人急忙答礼相还。彼此客气了会子，左爷这才用手一指王斌向老太太笑着说道："嫂夫人，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你们的门前贵客，姓王名斌字石鼎，外号人称中流砥柱抗山河。乃是老剑客马四爸的弟子，身为少剑客。水陆两面的功夫太高啦。"左爷说到这里，转过面来向王爷说道："王少剑客，你还不赶紧见过你的岳母，等待何时？"王爷闻听此言，遂跪倒身形，连连的叩头道："岳母老大人在上，小婿王斌给你老行礼了。"老太太在方才引见的时候，看见了王爷这副外表，心中甚是爱惜。如今又给自己行大礼，心中那份喜欢就不用说了。老太太只顾喜欢了，可就忘了免礼请坐这句话啦，当时可就把王爷给木在那里了。这时翟爷早知其意，遂向前说道："少剑客快起来吧。老太太只顾了喜欢啦，忘了你还在这里跪着啦。"老太太闻听此言笑着说道："可不是吗，我只顾了乐啦，看起来人别老，一老了就没有用了。"这时左爷见事已办成，遂向众人说道："我说众位老弟兄们，事已办完，咱们还是前面坐吧。"众人听了答道："对了，前面还随便一点儿。"众人言罢之后，遂一同出了上房屋，仍然来到前面待客厅。

落坐之后，由账房的先生给择日子。择完之后，众人一看乃是后天。如果过了后天，可就得半个月以后啦。众人看完之后，齐声说道："就用后天这个日子吧，别往后推了。"张

爷命人把选好的日子告诉老太太去。吩咐家人重新预备酒席，自己陪着大家继续开怀畅饮，尽醉方休。酒饭已毕，已然快到三更天了，这才命家人将残席撤下，大家又喝了会子茶，方才各自安歇在待客厅之内。这几位睡觉可不与平常人一样，非得躺下不可。不过就是每人一个凳儿，打坐养神，一夜无书。次日天明，众人起来漱洗已毕，用过点心之后，这才张罗着搭棚，收拾一切，知会附近的亲友。整整的忙合了一天，方才诸事完毕。光阴似箭，这一天又算过去了。转过天来 可就是闹喜的日子了。

清晨起来，早早的将王爷让到新房之内，找来六名吹鼓手，一乘小轿，将姑娘搭了过去。拜完了天地，众亲友们又闹了一回喜，张爷向左爷说道："事到如今我这才算一块石头落地。你们几位不知道我为这个亲事费了多大的心机了，总是高不成低不就的。这也是天缘凑巧，才有比水联姻的一段佳话。别位先不用提，就拿左老英雄说吧，除他老人家谁卖过这个力气，想不到还办了这么一件好事。"左爷闻听此言，哈哈的笑道："张老庄主不要客气。天下人办天下事，由打现在说，咱们还不定交到甚么份上去啦。"张爷听了说道："老人家只要你喜欢我，我是求之不得的。现在这屋里人太多，咱们还是客厅里坐吧。"众人听了齐声答道："好吧。"众人说完此话，这才站起身形，一直向前面走来，到了后客厅，落坐之后，张爷说道："现在天已不早了，叫家人们把酒饭给开来吧。回头我是每位敬一大杯。"众人听了齐声说道："这个我们可不敢担。回头带是自斟自饮吧。"张爷说道，那可也行，可有一样儿，谁也不许藏量，必须尽醉方休。好在诸位都没有甚么事情，在我这里住些日子吧。我借着这个机会与大家

盘桓盘桓功夫。虽然我的年纪到了，功夫不能再长进了，可是多少总可以长点儿见识。”老头子左爷说道：“好吧，既是老庄主喜欢这个，我们就在这里住些日子，早早晚晚的在一处研究研究功夫倒也不错。可有一样儿，你可得管我们的吃喝呀。”左爷将然说完此话，大家全都哈哈的大笑。张爷说道：“左英雄太爱说笑话了。”这时大家在一处说说笑笑，全都是高兴极了。其中就是一个人，心中有些不快，就是少爷花云。本打算把左爷约出来，寻找自己的老师。出来好几个月的工夫，遇着这么一位翟爷，把自己师父的名姓问出来，又到陈文海那里一打听，他不但是不知道，反倒勾出这么一段比水来。好容易把龙爷请来，又来了这么一位王斌，在这里招了亲啦。本打算诸事完毕，起身一走，谁知这位张爷一个劲儿留，这么一来不要紧，不知得耽误到甚么时候去了。自己心里虽然不乐意，可是人家乃是帮自己的忙，又不便说出口来，只好是等着吧。又过了一会儿，天交正午，家人把酒饭开了来，众人入席开怀畅饮。不大的工夫，已然吃了一个酒足饭饱。家人将残席撤去，献上茶来，大家坐在一处，谈天论地，也无非说些江湖的故事。天黑用过晚饭，大家仍在客厅内打坐养神。王爷到新房安歇，一连就是五天。

王爷与姑娘已经睡了两夜了，可是谁也没答理谁。到了第三天的晚上，王爷坐在屋中一想，各位老人家全是忙身子，因为我这件事，大家都不好意思走，这算怎么回事呢？不如明天我跟他们几位把话说明，一同走了吧。可是我走不要紧，我与姑娘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连一句话都没说过。我走之后，日后再见面的时节，话更不好说。不如今天我赶着她说几句软话，叫她的心里一痛快，日后也好谈话呀。王爷

拿定主意之后，这时天已交定更，婆子们也都睡觉去了，屋里可就剩了他们夫妻二人啦。王爷遂往前走了几步，来到姑娘近前。只见姑娘坐在床上，身上所穿的衣服，乃是新娘的打扮，越发的好看了。王爷站在他的对面，欲言又止，那个意思是打算等姑娘问他要说甚么话，回头他再一答言，这个谈话会不就算开了吗？谁知姑娘错会了意啦，心说你看甚么，难道说我还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吗？可是比水比拳的时候我不如你，你是剑客的弟子。可是我的容貌并不恶呀，你这是怎么的了？你要是嫌我，应该事先别应这门子亲事呀，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三天不答理我。姑娘想到这里，遂一转脸儿，面向里去啦。姑娘将然转过脸儿去，就听王爷咳了一声说道："我这太对不起人了。"淑华听了此话，心中有些纳闷，心说难道他还有甚么心思吗？有心还不答理他，转而一想我得问问他，他要是有难言的话，尽管当面说明。淑华想到此处，遂回过头来说道："你打咳声作甚么？有话可以当面说明，何必如此呢？"王爷听了乃说道："我打咳声可没有甚么恶意，请你不要多想。你我乃是好夫妻，恩重如山，常言说的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我咳这一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太对不住你了，三日未曾与你接谈。再说比水的时候，我不应该那样的戏要你，在你我头一天见面之时，我本想与你解说解说，可是我又不好出口。我虽是四十岁的人，可是尚且未与女人接谈过。今天跟你在一处呆着，我总是有些拘拘束束，不大自然似的。"姑娘闻听此言，不由得一笑道："原来如此，我以为你有甚么不好办的事了。你也太想不开了，不愿意跟女子交谈，你也得分清了，跟外人可以不说话，跟自己的妻室还能那样吗？由打今天起，你把这个习惯改了吧。无

论有甚么事情可以说出来，你我商量着办。”王爷听了心中甚喜，遂笑着说道：“如此看来，你太是我的贤内助了”。

夫妻二人正在说的高兴的时候，就听得房上有了人了。王爷心中甚是有气，心说这是谁呢？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在未来之先，你也不打听打听吗？本宅主人就不是好惹的，别说还有众位侠客在此呢。你这可是自取灭亡。王爷心里这么想着，这时姑娘也听见了，向王爷打手式。王爷向她点了点头，意思是我已知道了。王爷这才站起身形，把灯息了，慢慢的开了屋门，纵身院中，留神向四外看了看，见并无一人。跟着又一纵身形，来到房上再往各处留神一看，只见在对面的后房坡上站着一人。王爷看罢，大声说道：“甚么人如此大胆，竟敢夜间偷探张宅？快快报通名姓，过来受死。”那人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的一阵笑道：“你先别问我的名姓，有能为你我外面比去。你敢跟我走吗？”王爷闻听此言，向那人留神的一打量，只见他年在六十开外的样儿，颌下一部白髯，两道白眼眉，二目神光足满。身上没穿夜行衣，乃是白天的衣服，里面的看不见，外面罩着蓝绸子大衫，站在那里，一个劲儿的叫自己跟他走。王爷看了，心中甚是有气，心说看你这个样儿还真不含糊，你既叫我跟你走，我就跟你去，倒要看看你有甚么出手的。王爷想到这里，将身儿往对面一纵，那人在前，王爷在后，一直往外面走去。先前走的慢，后来可就快了，那个意思就好像要飞似的。王爷见了这个情形，心中暗道：“咦，这是怎么回事？你打算跟我赛赛腿吗？看你这飞行术的功夫，倒是真好，决不是平常人。今天我要不把你没过去，我就枉称少剑客。”自己想到这里，遂将身形往下一伏，施展平生所学，一直往前追去。不大的工夫，两个人一前一

后就都出了东村口了。王爷可就急了，遂把十成力都使出来了，不大的工夫已然追了一个首尾相连，再有几步就可以伸手把那老者抓住了。这时已然来在一片树林的近前，那人遂将身形站住，回过头来说道："站住了吧，这就是你的葬身之所。你我虽然是无冤无仇，可是你不应该助着张云与我为仇作对。今天我的功夫如果不敌你，我就远走高飞，江湖上就算是没有我这一名了。"那老者说完此话，过来就要动手，王爷遂用手一指道："你且莫着急，你说了半天的话，我是一点儿也不明白。你把你的名姓告诉，再把你与张爷结仇的经过说一说，回头再为动手，也不算晚。"那老闻听此言，哈哈的一阵笑道："问我的名姓，你可站稳了。我姓周名民，字服天，外号人称倒骑牛背舞短笛。"王爷闻听此言，笑着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周老英雄。但不知你老人家与张老庄主有何仇恨，因何而起呢？"周爷说道："但不知你姓甚名谁，可以说了出来，我再对你言讲。"王爷闻听此言，遂通了名姓，周爷听了，遂说出一片话来。

书中代言，这位周爷从先乃是镖行出身，后来因为老了，遂在张家庄附近买了些个田地，可就不问世事了。可是自己又不乐意把这身功夫放下，没有事的时候，必须来到张家庄的外面，活动活动。后来本村的乡民们见了这种情形，可就跟老头子说了："老人家你老既是爱练，为甚么不收几个徒弟呢？一者可以早早晚晚的伺候你老人家，再说还可以造就出几个好人才来，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他们将来练成了，在外面露了脸，于你老的脸上也有光啊。"老头子闻听此言，遂笑着说道："众位乡亲们，可不是我不愿意教徒弟。因为我的年纪到了，没有那种力量了，实在是对不起诸位这份好意。"

老头子说完此话，众人可也没说甚么，把这件事情可就揭过去了。也就是过了三四天的工夫，这一天老人家正在家中坐着呢，忽听门外有人叫门，周爷赶紧出来把门开开，留神一看，见叫门的非是外人，乃是本村的村正，跟周爷很有交情，彼此相见之下，互过问候。老头子本打算把那位村正让到屋里坐一会儿，谁知还没等周爷往里让啦，那位村正说道："老头子我不进去了，你老快跟我看看去吧，我把场子都给你老预备好啦。地点就在大街的东头儿，所有一切的兵刃完全由我们备办，今天就是好日子，那里有好几个年青的人，在那里等你老前去行拜礼啦。"到了这个时候，老头子可就为了难啦。有心再不答应此事，未免太以的对不起人了。自己心里思想着，并没有回答出是成或是不成来。待了好半天的工夫，方才把主意拿好，只好是跟他们前去吧。周爷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我本不愿意教徒弟，既是你们老几位如此的要求，我是情不可却，咱们走吧。"老头子说完此话，遂跟他们一同来到那个场子之内。留神观看，只见屋里的地势很大，完全是黄土铺地，两边摆着兵刃架子。周爷看罢，遂笑着说道："众位的盛情我推辞不开，可有一样儿，所有的徒弟不能随便教。因为这个教徒弟不要钱，人必然特别的多，所有的费用由你们几位拿固然是不算甚么，可是我这个功夫可贵重的多，恐怕所传非人，有负众望。"周爷将然说完此话，众人齐声说道："这一层你老可以看着办，好的你老教，不好的可以不教，我们一概不管。"众人说完此话，全都是哈哈的一笑。当天诸事办理完毕，次日天明，周爷早早的就去到场子里了。只见报名的徒弟还是真不少，足有七八十名。留神看了看，见其中可教的不过就是十几个人，其余的全都是不伦不类，不堪

造就。老头子看罢，心中甚是不悦，当时也没说出谁成谁不成来，恐怕一说出谁不成来再闹出事来。老头当时笑着说道："既是众位愿意练，我今天也特别的高兴，来来来，我每人上一手功夫。老头子说完此话，这才每人教给了一手功夫。由是之后，不知不觉的就是四五个月的光景，所来的徒弟可就是二十多位了，差不多的可就不来了。老头子看着心中甚是喜欢，心说这样儿办最好了，能叫你们不来，别叫我落个不教。周爷这才给这二十多人上真功夫，也无非是大红拳小红拳等等。又教了有两个来月的功夫，这些个徒弟可就有些不知进退了，还没学会甚么能为，先学会了自大了，所穿的衣服特别长大，总是不紧怀，在大街上横着走。老头子见了这种情形，心中甚是有气，心说照这个样儿，我不能教他们了，这还没学会甚么能为，就有这样的表现，这等到学成之后，他还不给我惹祸呀。老头子想到这里，可就不往下教了，只是敷敷衍衍。

这一天也是该着有事，将然吃完了早饭，就是由外面进来一个徒弟，口中高声说道："师父可了不的了，你老看看我被人家打了，肩膀都不能动转了。你老人家赶紧给我出出这口气吧，要不然于我们大家的面子上太难看了。"周爷看了，心中未免有气。老头子可不是生气有人打他，乃是因为他们的品行不好，被打正是应该。挨完了打就该找个地方忍着去，还往我这里搬动是非来，太可恶了。老头子想罢，遂怒着问道："你这可恶的东西，叫你好好的练功夫，你偏不练，净学那不好的行为。今天被人家打了，这一回你就知道功夫有用了吧？你因何被打，快快从实讲来，如果真要不是怨你，我决不答应他。"那个小子听了说道："老师我这回太丢人了，这

回不但关系着栽跟头，并且连饭锅都丢了。我是本村的脚行，每天练完了功夫，就到脚行的下处去谈天儿。今天来了一个练把式的，他师父离我们这里不远，就是张家庄的首户张云。他的徒弟总不爱看我们，总打算跟我们打架，可是我们不惹他们，总躲着他们走。今天我正在那里坐着了，他们又来了好几个人，说出来话的就别提多难听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过去一答话，当时他们可就动了手了。我没有法子，遂跟他们打在一处。谁知没有三五个回合，我一个没留神，被他们打倒在地。我本打算起来再打，谁知他们人多势众，不问三七二十一，按住就打。你老想想，我受的了吗？我也是急中生智，可就想起你老来了。我本想着跟他提一提你老的大名，他们一害怕，不就完了吗？谁知我跟他们提完了你老的大名，不但不害怕，打的我更重了。打完之后，他们可就说了，你要不提你的老师，我们还不这样的打你。这所为的就是斗斗你的老师。你回去只管跟他说去，我们在这里等他三天，如果不找我们也成，可以找我们的师父去，我们的师父就是张云张老庄主。自从你们一立场子，我们老师就不痛快。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师父的大名，为甚么到了初一十五不去拜会我们去呢。你们也太不知自量了。这一回不过是给你们一个信儿，下次还有出手的呢。”老头子周爷听了这话，遂摆摆手道：“成了成了，你别往下说了，我都知道了。你有能为斗他们去吧，我自有相当的办法，这场事我得认认真，不能马马虎虎的过去，以免叫他们小看。我明天就找张云去，问问他果有此事没有？他如若说得在情在理，就算善罢干休，我们两个人从此还要近乎近乎呢。如果他不说理，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只好是当场动手，分一个胜负。”老头子说完此

话，那小子听了很是喜欢，遂转身退了出去。这时周爷独自一人，坐在屋中，思想怎样去找张云的办法。想了一会儿，自言自语的说道："这件事有点儿不对吧，我这个徒弟的人性我是知道的，本来不规矩。练了三天半的功夫，自满的就了不得啦，不用说他准是在外面无事生非，被人家打了，来到我这里说瞎话，打算利用我，叫我给他报复。哎呀，若果如此，我可太傻了。我得仔细的考查考查，以免闹 出笑话来。"因为这件事情，周爷很用了一回心，最后把主意拿定，还是明天拜会张云，看事做事，方为正理。老头子把主意拿定之后，方才安歇养神，一夜无书。

次日天明，老头子早早的起得身来，漱洗已毕，吃了点儿点心，穿好了长大的衣服，拿了一把折扇，独自一人由家中走了出来，顺着大街，一直来到张爷的门首。上了台阶笑着说道："门上有人吗？"老头子这一声将然落下去，就见由里面走出一人，年在六十多岁，乃是一个老家人，走到周爷面前说道："这位老人家找谁呀？"周爷闻听答道："张老庄主在家了吗？我姓周，乃是拜访他的。劳驾给通禀一声吧。"老家人闻听此言，笑着说道："原来是周老英雄。你老来的太不巧了，我家主人没在家，还是从昨天出去的呢，大约着今天还回不来。你老有甚么事可以告诉我，等我家主人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你老转达吧。"周爷闻听此言，笑着说道："也没有甚么要紧的事情，不过我听人传言，你家主人的武功太高了，我也是一时的高兴，特意前来拜访于他。没在家也没有关系，我等过两天再来吧。"老家人听了说道："好吧，那么你老进来喝杯茶再走吧。"周爷听了说道："不不，我还忙着啦，改日再见吧。"老头子说完此话，这才转身形往回走。走

在中途路上，心中思想此事，未免的有点儿不高兴。自己本想着会会他，偏偏的赶上他没在家，只好是过两天再说吧。自己思想着的工夫，已然来在自己的大门口。进去之后，用过早饭，仍然到场子里去教徒弟，晚上回家休息。

一连着又过了五六天，老头子猛然想起找张云的那件事来了，这回再去大约着准在家里了。老头子想罢，遂带好了应用的东西，仍然是独自一人，顺着大道往张宅而来。来到张宅的大门口，老头子将然要问里面有人吗，这一句话尚未说出口来，就见前几天见面的那个老管家又出来了，用手一指，笑着说道："老人家你又来巧了，那一天你来的时候，正赶上我家主人没在家。你老就走了，谁知在你老刚走不大的工夫，我家主人可就回来了。我把你老前来拜访的话一说，我家主人还是真喜欢。在家里等你老三四天的工夫，原来你老那天定的是过两天来。我家主人在这里一连三四天没出大门，见你老不来，以为是就不来了。今天早晨起来之后，我家主人可就出去了，现在刚走不大的工夫，偏偏的你老就来了，你老说这有多么巧吧。依我说你老里面坐吧，我想用不了多大的工夫，我家主人就可以回来的。"老头子周爷闻听此言，心中暗想，人家既然没在家，我就不必在这里等着了。老头子想到这里，遂笑说着说道："老管家我到别处办点儿事，回头我再来，也就是一个时辰的工夫。"老管家闻听此言，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好吧，你老人家既是还往这里来，等我家主人回来的时候，我给你老转达一声，叫他在家里候着，你看好不好？"周爷听了说道："太好了，就是这么办吧。"老头子说完此话，顺着大街信步而行。待了有一个时辰的工夫，方才顺着大街来到张宅门口。就在这个工夫，猛听得身背后有人

高声说道："周爷太对不起你了，叫你老来回的跑了好几次。"周爷闻听此言，以为是张爷回来了，不由的心中大喜，遂转过身形，留神一看，不由的大失所望，原来说话的不是张爷，还是那个老家人。老头子看了，只得笑着说道："不客气，老庄主回来了没有？"那家人听了笑着说道："太对不起你老了，直到现在我家主人也没回来。"周爷听了笑着说道："既是没回来，现在天已不早了，我也不等着啦。有甚么事下次我再来吧。"老头子说完此话，遂与老人含笑而别。回到家中，用过早饭之后，自己坐定了一想，这件事情有点儿不对呀？我往他家去了这么好几回，怎么那么巧，回回全赶上他没在家，他别是不见我吧，我也不必再去啦。再去他还是没在家，我为甚么白费这个劲呢。倒不如我给他来个暗地找他，在他们附近的地方一等，几时他一出来我不就看见了吗？老头子想到这里，可就不直接的去了，隔两天就在张宅的附近绕个弯儿。一连十数日的工夫，还是没见着张爷的面儿，把老头子急的不得了，可就是没有一点儿办法。

这一天也是该着有事。老头子正在屋中坐着呢，由外面进来一个徒弟，向老头子说道："师父你老怎么不看看热闹去？"老头子说道："有了什么热闹啦？"那个徒弟说道："就是那张云的女儿与陈文海比武。"老头子听了喜道："如此说来那张云一定也在那里了。"那个徒弟说道："可不是吗，全在那里了，人多着啦。陈文海还请了人来啦，听说乃是山东五老的弟子，现在正比着啦。我一看你老没去，准是不知道这件事，因此我特来报告你老一声，以报前仇。"老头子闻听此言，遂向他笑着说道："如此说来，你头前带路，咱爷儿两个一同前往。"老头子说完此话，遂将军刃带好，与那个徒弟一同出了大门口，一直够奔游泳池而来。

第一百八十回

担钟化缘和尚遭打　躺地进招法通负伤

话说周爷同徒弟向着比水的游泳池奔来，及至到来到比水的地点一看，张家的人一个也没有了。跟看热闹的一打听，才知道是自己来晚了，人家全都比完了，两下里言归于好，一同往张云家里去了。老头子无法，只好是回来。用过晚饭，自己心想无论如何我也得见见他，倒看看他的武功如何。要不我这口气不好出。后来一转想，不好，他那里来了这么些个人，我想武功全错不了。我要是往那里一去，人家还都没走，当场动起手来，我人单势孤，准敌不住他们，不如我再等两天，他们一走，我给他来个夜探倒也不错。老头子拿好了主意，又等了两天，他哪知道王斌在这里招亲，仍然是未走。到了第三天，自己带好了应用的东西。老头子的得意兵刃，乃是一支短笛，其形与吹的那种笛子一样，不过吹的那种笛子是竹子的，这种东西乃是纯钢打造的，外面亮着一层银。老头子把一切收拾停当，也没跟家人说甚么，顺着大街往张宅而来。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张宅切近。这时天已定更将过，老头子往四外看了看，见并无来往的行人，遂纵身形来到房上，往各处看了看，全都是清静异常。老头子看罢，遂顺着房往后走，一直来到二道院，还是静悄悄的并无人声。老头子心中纳闷，怎么他们睡的这么早吗？我再往后面看看，再作道理。老头子想到这里，仍然是往后走，来到后院以内，只见上房屋内灯光甚亮，屋里有小声说话的声音。因为离着远

听不真切。自己打算纵到后坡，由后窗户听听他们说些甚么，屋里面都是谁？老头将然往对面一纵身形，略微的有一点儿声息，可就被屋中的王斌听见了，王爷这才纵出屋去。两下里一答话，周爷往外一叫他，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张宅，来到庄外。

两个人彼此一报名，老头子把因何结仇的事一说，王爷打算把周爷请到张宅，见着张爷，给他们两个人疏通开了，以免再生误会。王爷想到这里，遂跟周爷把话说明，那知道老头子又错会了意了，心想我随他前去，倒是正理。不过其中有点儿不妥的地方，就是我们两个人未曾过招，我就随他前去，他们也没看见我的功夫如何，事后难免被他们笑我无能。我必须跟他过过招，再为前去，老头子想罢，遂笑着说道："王老师傅乃是好意，我当领情。不过我还有一样对不起阁下的事情，说出来请勿见怪。"王爷闻听此言，笑着说道："老人家有何见教？不要客气，只管当面言讲，我没有不从命的。"老头子听了此话，遂笑着说道："好吧，你我总算是一见如故，我可不客气了。我所说的事情，也不是甚么难题，就是我此来幸遇阁下，不能白白的放过，我打算你我彼此近乎近乎，过过招。就是我不是阁下的敌手，当场败北，我也并无怨言。你我并无仇恨，这无非是点到而已。"王爷听了说道："既是老人家说到这里，我就陪你老走几招吧。不过是我的功夫有限，求老人家手下留情才好。"老头子周爷听了此话，笑着说道："阁下请放宽心，你我无论是谁输招，全不要下绝手。谁要口不应心，叫他不得善终。"王爷听了此话，笑着说道："既是如此，老人家你可留神，我可发招了。"王爷说着话，手可就到了，老头子见王爷的手到切近，遂往左一上步，伸手要拿

王爷的腕子，王爷一看不敢怠慢，急忙将手撤回，二次进招，两个人遂打在一处。

战到三十多个回合，并未分出胜负，彼此各怀戒心，不敢轻易发招。老头子一边动着手，一边赞美王爷的功夫：别看年岁不十分大，真受过高人的传授。照这样儿战长了，我准不是他的对手。好在有一样儿，在未动手之先，已然把话说明，谁也不许下毒手。虽然有这点儿相应，我也得留神，我这么大的年岁，闯荡江湖这么些年，如果败在他的手内，回头有何脸面去见张云。如此看来，还不如让他将我打死好呢。我要是命归西方，我跟张云的仇就算解了。如果我的功夫不敌，被他打个半死不活，那可太难看了。”老头子这一走神不要紧，未免招发的可就慢了。根本周爷的功夫就没有王爷高，王爷的年岁又比他小，气力比他足，动着手心里再高兴，老头子那里敌的了他？在王爷的心里，倒是听人提过，江湖上有这么一位老英雄，姓周名民字服天，外号人称倒骑牛背舞短笛。今天既然相遇，我得把真功夫施展出来，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要按规矩说，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可是我把他打倒了，与我没有甚么好处。我为甚么不给他个好看，多交一个朋友呢？王爷想到这里，并不发招将他打倒，只是用招困他，老头子要是知时达务的呢，就应该往圈外一纵，说两句客气话，落一个不输不赢，那不是两全其美吗？谁知老头子又错会了意啦，见王爷的功夫比自己高，并不将自己打倒，以为是戏耍自己了。老头子看着心中有气，心说你这是干甚么，有能为可以打我呀，用的着这么卖弄吗？你真拿我当不识数的了。可是在未动手之先已然说明，无论是谁的功夫不敌，也不许下毒手，那不过是两句客气话，你以为我是

怕你了，你那可是错想了。再说我也不是那不三不四的人哪，江湖之上大大小小的也有一点儿名姓，你就这样的小看于我，故意的跟我卖弄身手，这可不怨我不对，我可跟你拼了，咱两个人没完。老头子想到这里，遂把门户一变，改守为攻，施展平生所学，一招快似一招的向王爷攻来。王爷好好的动着手，猛然间见了他有这种表示，心中大大的不悦。心说老人家你这可太不对了。你这种心理我可明白，你看我施展平生所学的好功夫，并不发招胜你，你以为是我跟你卖弄了。岂不知你满想错了，我是不愿意叫你栽跟头。你那么大的年岁，怎么还看不出来这个，反倒紧紧的向我进攻，太不知自量了，这可是你自找，别说我对不住你。王爷想到这里，可就不再让招了，完全用的是硬接硬架，跟方才可不一样了，就好像有多大仇似的。两个人打了一个难解难分。这个时候，正在半夜，连一个行人也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远远的有人声一片，由远而近，隐隐约约的有人喊道："大概 就在前边了，千万别叫他跑了。两个人听了此话，全都是一愣。王爷动着手的功夫，偷眼留神观看，只见在远远有好些个人，手里拿着灯笼火把，还有拿着兵刃的。王爷看罢，心中明白，这一定是张家庄那里的众位老英雄，带着家人们前来接应自己。王爷看了甚是喜欢，心说你们此来正好，要不我们两个人非弄成僵局不可，这一来就可以解开了。

王爷想着的工夫，就见众人已然来到面前，头一位就是左光，未从说话先哈哈的一阵大笑，然后叫道："王少剑客且请退下，待我会会这位老英雄。今天我非给他个乐儿不成。别的我也不问，我就问问他为甚么夜探张宅？你是跟我们过不去呀？还是跟本宅的主人过不去呢？要是没有我们在场，我

也不管此事。如今既是赶上了，没有甚么说的，咱得比试比试。”老头子左爷说完此话，王爷遂虚点一招，往后一纵身形，来到众人面前。王爷那个意思，打算把方才周爷所说的话，对他们解说解说。谁知还没等王爷发言，周爷高声的说道：“来人休要发威，我既来之则安之，我姓周名民字服天，外号人称倒骑牛背舞短笛，在张家庄教场子。皆因张云无故派他的徒弟将我的徒弟打伤，并且出些不利我的言语，我当时找到张家庄数次，张云并不见我，我才夜探张宅，被王老师傅听见，我当即将他调至此处动手，正在未分胜负之际，你等众人赶到。别看你们人多，我就是一个人，谈到动手，你们只管一齐上，我要是一皱眉就不算英雄。”老头子左爷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的一阵笑道：“周老英雄不可如此着急。方才你所说的话我全都听明白了，其中满不是那么回事。张老庄主决不是那样的人，更不能派人打你的徒弟。他们年青的气盛，在外面短不了有甚么争吵，言语不合就许打起来。被打之后，无力报复，他就要借刀子杀人，搬动是非了，请你不要误会了。我姓左名光字炳臣，外号人称万里飞云。周老英雄你有事没有，有事可以再说，如果没有事可以跟我们一同去到张老庄主家里；我左光情愿给你们两家化解此事。但不知老英雄你可赏脸吗？周爷闻听此言，赶紧笑着说道：“原来您既是左老英雄。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只是无缘相见。如今既是你老人家出头给我们化解此事，我这里领情了。不过是这样了法有些不妥。因为知道的是和解了，不知道的他说我惧怕张云，日后谈论起来，于我的名姓上大有关系。”左爷闻听此言，遂笑着说道：“依老英雄你的意见，此事应该怎样的了法呢？”周爷听了说道：“依我的意见，请你老人家站在一边，把张云请

过来，我们两个人先比试比试。如果我的功夫不如他，败在他的手下，我情愿跪在他的面前求饶，任凭他处理于我。如果他的功夫不如我，我将他打倒之后，也不下毒手，到那时你老人家可以随便了解，我是无不应从。”周爷将然说到这里，左爷可就急了，用手一指高声的说道：“老周住口，你不必再往下说了，再要往下说就把我气死了。我姓左的这点儿名姓多少你也有个耳闻。你听说我给谁了过事？我给你们了事我是看的起你。没想到你倒拿上了，不但不知好歹，反倒说出好几个条件来。看你这个样儿还是真不含糊，你不是打算动手吗，那可太好了，你就过来吧，咱二人先比划比划。如果我不是你的对手，到那时自有张老庄主出头会你。如果你要是敌不住我，败在我的手下，周民哪，你想想你还活的了吗？我把你打死，总算我给世界上除去一个不明事体的人。”周爷闻听此言，心中为难，本来自己听人说过，这位左爷性情古怪，不愿意多管闲事。如今出头给我们两家了事，乃是我们两家的福神，我不应该在气头子上说出不好听的话来。可是话已出口。无法收回，如果我再一说软话，岂不被他们小看于我？事到如今，只好是有么算么，听天由命，该着死决活不了。周爷想到这里，这才大声说道：“左光你也不用口狂，我倒要看看你有甚么出人头地的功夫。如果你能将我打倒，我就拜你为师。”左爷听了说道：“周民，这话可是你说的？我要是把你赢了，你就拜我为师。那可太好了，你就过来吧，我先收你这个大徒弟。”老头子将然说完此话，正要动手之际，张云在一边说道：“老英雄先不要动手，我有话说。”左爷闻听此言，往后一退身形，高声说道：“张老庄主不必跟他费话了，我把他打发回去就完了。”张爷听了笑着说道：“老人家

且莫着急。常言说的好，问倒了比打倒了强。你老等我把话跟他说明了，再为动手，也不算晚。”左爷听了说道：“并非是我着急，眼睁睁我就收他作徒弟了，你这一出头又给耽误了。”张爷听了笑道：“我把话说完，动手的时候，我如果不成，老人家你再过去还不成吗？”左爷笑道：“成了，老庄主你快过去吧。”张爷闻听此言，这才往前走了几步，来到周爷的面前，笑着说道：“这位老英雄，在下就是张云。你说与我有仇，但不知因何而起？请你详细的当众说明。只要是其事怨我，我情愿在你的面前请罪。”老头子周爷闻听此言，留神向张爷一看，只见他年在六十余岁，身高不足六尺，穿着蓝绸 子大衫，足下粉底缎鞋，白袜子，面如古月，海下一部花白髯，二目有光，甚是精神，带着一团正气。老头子看罢，遂笑着说道：“你要问此事因何而起，其中乃是如此如此的一段事。”周爷遂把自己徒弟所说的话与张爷说了一遍，张爷听了，不由的哈哈的笑道：“我当是甚么大问题啦，原来就是这一点儿小事呀。你我全都是这么大的年岁了，千万不要因为徒弟闹笑话。本来他们年青的气盛，会练两招就不知道行几了。回头我问问他们去，是谁打的叫他到你老的面前请罪，由你老处治于他，这还不成吗？”周爷听了说道：“老庄主既是这样的说法，那就算是完了，无须乎费那个事啦。不过其中有一个情节，知道的是你我言归于好，不知道的他们该说老庄带来的人多，我惧怕你了。此事最好是你我过过招，无论是谁胜谁负，那就没有甚么说的了。但不知老庄主你的意下如何？”张爷闻听此言，哈哈的一阵笑道：“好吧，既是阁下打算比手，我就奉陪你走几合。”两个老头子说至此处，各自往前一上步，打在了一处。

一直战了三十多个回合，并未分出胜负来。这时天光可就亮了，各位老人家看着着急，可是又不便过去相助，也没有了解的机会。正在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就听有人念了一声佛号，声若铜钟。紧接着又是一阵笑声，笑声过去之后，那人大声说道："周老英雄请勿动手，我等弟兄来也。"众人听了，各自留神顺着声音观看，只见来的人数还不少，老少全有，手中全拿着军刃，在头前走的是两个和尚，相貌凶恶，令人望而生畏。两个和尚全是身高六尺有余，虎背熊腰，铁黑色的面目，带着众人来到当场，笑着说道："小僧一步来迟，致使老人家受他们众人的欺负，小僧之罪也。"周爷听了笑着说道："高僧请勿客气。今天要不是二位带着众人赶到，工夫一长，我非吃他们的苦子不可。"那一个和尚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的一阵笑道："老人家请放宽心，不就是他们这几个人吗？不是出家人说句大话，叫他们一拥齐上，我也没把他们放在心上。"和尚说完此话，不住的用目左右观看。这时候左爷可就急了，心说好你个贼和尚，你能有多大能为？就敢说出这样的大话。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老头子想到这里，遂往前走了几步，大声的说道："贼和尚休要口出大言，待我将你打发回去吧。"那和尚闻听此言，口念佛号，笑着说道："这一老施主，我看你这个样儿，不是普通人，一定身份不矮，请你把名姓通上来吧，因为我在江湖之上所会的全是有名的英雄好汉，不能与无名之人动手。"老头子听了此话，心中暗道："这可是个难题，我要把真名姓说与他，回头动手如果不敌，败在他的手下，我不但把人栽在这里，连名姓都得栽在这里。有心不说真名实姓吧，又恐怕被众人耻笑。如此看来，还是说真名姓为对。"老头子想罢，遂

用手一指，大声的说道："贼和尚你要问我的名姓，你可站定了，老太爷姓左名光字炳臣，外号人称万里飞云。"和尚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的一阵笑道："原来你就是那万里飞云左光啊，不错不错，听人传言，江湖之上倒是有这么一位。"左爷听了说道："和尚你的法号叫甚么，快快的说了出来，我的手下不死无名之鬼。"和尚闻听，遂把自己的法号住处经过，完全当众说出。

书中代言，要说这个和尚可是真叫少有，他的法号叫妙元，自己有一座小庙，里面所供的神位乃是火神爷，名字就叫火神庙。这座庙离着五色祥云一条龙陈兴的住宅，也就是二十里地远近。这个和尚的性情太不好了，不会逢迎人，脾气还是特别的大。因为他这座庙年久失修，他打算在附近各处募化募化，把这座庙重新修盖修盖。他也不想想，他平常凡人不理，办这种事怎成啊。原本和尚老道全是吃八方的，当初他这个庙的香火也很盛，只要是年节或是初一十五的日子，烧香的还是特别的多。到后各家施主因为不爱看他这种不好的天性，可就都不到他这庙里来了。要说这个和尚倒是没有发生过意外的事情，一不吃酒，二不玩钱，再说又没有邪念。先前的一切费用总是用之不尽。后来施主们一少不要紧，连一日的三餐都成了问题了。妙元坐定一想，心说不好，照这个样儿长了，那还了得，自己因为这件事，一连就是好几天总是面带愁容。到后来实在无法可想了，才打算到外面募化募化去。他这个化法跟普通的和尚老道可不一样，他的庙里有两口大钟，每一口全有三四百斤重。他把两口大钟用一条铁棍穿起来，叫小徒弟看守庙门，他自己担着两口钟往各处化缘去。一直来陈家庄内，来在一座广亮大门儿以前。只见

这个大门的房子太讲究了，门前有上马石下马石，两边一边有两棵槐树，长的甚是茂盛，看那个样儿至少也得有二三十年的光景。和尚看了甚是喜欢，心中暗道："这家如果该着与我有缘，就别叫我多费话，我这一天可就太顺利了。如果不布施于我，可不能怨我不对，我把这两口钟就堵着他的门口儿一放，一个人也别出来。和尚想至此处，遂站在那家门口高声的念了一声佛号："施主，小僧妙元前来化缘来了。这一次前来募化，跟往日不同，一不要米，二不要面，求施主施些银钱，重修火神庙。施主也有认得我的，兹因小庙年久失修，望求施主多多的方便方便吧。"和尚说完此话，在门口外站了好半天的工夫，没见有一个人答言。和尚见了这种情形，甚是有气。心说怎么这么大的宅院，就会没有人听见我化缘吗？不对呀，他们别是成心把我干在这里吧。他们如果没有这种思想，还算是他们的便宜，如若真有这种思想，那可不算我不对，我可就要用相当的手段对待你们了。和尚想到这里，遂把两口大钟挑起来，一直走进大门，把大钟放在过道以内，一声也没言语，将铁扁担落下来，照定那口大钟一连打了三下，声震屋瓦。紧接着和尚高声的念了一声佛号，就在这个时候，由打里面出来一个人，喊着说道："得啦得啦，你这是怎么的了。我方才看你往这一来，我就知道你是化缘的。我没敢停留，当时去到后面，给你回禀去。这么会儿工夫你就等不了啦，出家人哪须这么爱着急呀。"和尚闻听此言，留神观看，只见出来的这个人，乃是一个家人，年在四十来岁，站在自己的面前，指手划脚，一个劲儿的不乐意。和尚哪看的下去这个，当时就要发作。转而一想，"我先不要跟他发作，他不是说跟他的主人回禀了吗，我先问问他的主人说

些甚么？再作道理。万一他的主人大大的方便方便呢，我就一走，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如果他的主人不布施于我，再跟他发作，也不算晚。”和尚想到这里，遂改怒为喜，勉强着作出一些笑容来，向那个家人说道：“管家你方才说是已然跟你的主人提说了，但不知你的主人说些甚么？”家人听了说道：“我家主人说了，无论是僧是道，来到本宅，多多少少总得布施布施，不能叫你们空着走，这就叫僧道有缘。你可得等一会儿，我给你取去。”和尚闻听此言，心中甚为喜悦，心说我不发作还对了。我如果一发作，不但得罪施主，而且丢失出家人的身份。

和尚正在想着的工夫，家人由里面走出来，手里拿着两串铜钱，来到和尚面前，笑着说道：“当家的我给你取来了，这是二百文铜钱，你拿了去吧。”和尚一看家人真拿出钱来了，给的还是真不少，心中喜欢的不得了。心说这家主人太大方了，一给就是二百文。我要是再跟他多争一点儿，大约着不至于不成吧？和尚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好极了，你家主人太是一个善人了。”那家人说道：“可不是吗，我家主人爱行善着啦，你快把钱拿了去吧。”和尚闻听此言，遂把钱接过来，笑着说道：“这是多少钱？”家人听了说道：“这是二百文，乃是一点儿小意思，也不用说客气话了。”和尚闻听此言，遂把嘴一撇道：“管家你以为这些钱很是不少了吧？”家人听了说道：“大师父这是怎么讲话？二百钱还少吗？这是我家主人的规矩，无论是那一方来的僧道，全是这么些个钱，没有一位嫌少。”和尚闻听说道：“那是他们，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目的是为吃饭，我的目的乃是修庙。自从我一出来募化，所遇见的施主，没有一位给我二百钱的，至少都是二三十两

银子。我这个化法跟他们也不一样，并不是见门就进。在未曾登门的时候，我先看看这家施主的身份，他要是拿不起的，我决不登门儿。今天我到了你们这里我都看过了，就属你们这个门儿阔。决不是拿不起银子的那个人家。我跟你说这个话也是没有用，你分神往里面回禀一声去，就提我多了也不化，就叫你家主人给一百两银子。你家主人如果愿意给，那就没有甚么说的了。如果他不愿意，你就跟他说我还在外面等着他了，叫他出来我有话说。”那家人听了和尚这几句话，甚是有气。心说这个和尚要疯吧，张口就要一百两银子。我当了这么些年家人了，也没听见我家主人说过给化缘的一百两银子。家人想到这里，遂向和尚冷笑了一声道：“你别是要疯吧？有那么大方的吗？一给就是一百两。”和尚听了说道：“你不要废话了，给不给在他，又不出在你的身上。也就是叫你多跑两步道儿，你为甚么作这个恶人呢？”那家人闻听此言，遂笑了一声道：“好吧，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去去就来。”那家人说完此话，转身向里面走去。和尚仍站在过道里等候，过了不大的工夫，那家人笑着由里面走了出来，用手点指着道：“大师父你真走运，我以为到里面一说准不行了，谁知不但是能行，并且还把我说了一顿。我家主人说我太不会办事了，一个出家的和尚，要化一百两银子，你想想他既敢这样化，你能够把银子错用了吗？这点儿小事无须乎再告诉我来。别说是要一百两银子，就是要二百两也得给呀。你快快的到帐房给他支去，千万不要难为他。我听了这几句话，没敢停留，当时可就出来了。我说大和尚你听听，我因为你倒落一个两面儿不够人。你再等一等，我给你拿银子去。你可就是要一百两啊？”和尚闻听此言，遂笑着说道：“管家我不是说过了吗，

并不多要，就要一百两银子。我这乃是给佛爷办事，并不是拿你们的银子胡花去。”家人听了笑着说道：“那个我就不管了。你把银子拿了去，愿意作甚么就作甚么，谁还跟着你监视着你去？不过有一样儿，我给你跑了这么些个道儿，又挨了一顿说，我不能白受累，得分给我点儿银子。你说这个银子应该怎样的分吧？”和尚闻听此言，不由的大怒，心说你们这当下人的太厉害了。我这就够恶的了，没想到你比我还恶。和尚想到这里，把气往下压了压，笑了笑道：“管家这可使不得。因为我这是给佛爷办事，收多少银子都是一定的，不能不按着规矩走。你打算从这里面找点儿甚么可办不到。”家人听了此话，遂笑道说道：“我说大师父，你怎么这样的不开面啊？我这不过是跟你闹着玩儿，你怎么就认真起来了？照你这么大的声音，再说一遍儿，被我家主人听见，不但一百两银子你拿不了去，连我的事由都得丢了。得啦，你快把缘簿拿出来，我给你取银子去。”和尚听了此话，并不多言，将缘簿拿出来交与那个家人。那个家人接过来，转身而去，去了不大的工夫，手中托着白花花的银子，由里面走了出来，向和尚说道：“银子我可取来了，你拿了去我们改天再见吧。你要是喜欢我的话，过几天我打算出家当和尚去，拜你为师。别的我也不学，我就学化缘去。像你这个多容易，一给就是一百两，照这个样儿一天化上十几家，就可以发了财啦。”和尚闻听此言，连连的点了点头，把银子跟缘簿都接过来，担起两口大钟，出了大门，如飞而去。

家人看了这种情形，心中暗道，这个和尚的力气真大。大约着非有些来历不可。不表家人思想，单说和尚走在大街之上，心中甚是高兴。心说照着这个化法，有上三两个月的功

夫，大家就都认识我了。无论再到谁的门口化缘，也不至于费话了。如此看来，我这个主意想的还是真对。和尚想到这里，遂挨着门的化，无论是买卖家或是住宅，只要是门口壮观一点儿的，他就把大钟往门口一放，要十两人家不敢给八两。日子长了，可就有了钱了。和尚心里这个乐就别提了。

这一天也是该着有事，因为天气不好，和尚两天没出去。到了第三天早晨起来，太阳也出来了，道路也好走了，和尚心中甚是高兴。叫小和尚好好的看守庙门，自己担着两口大钟，出了庙，一直顺着大街走去。一边走着留神各处观看，只见所有的买卖住家，自己全都化过去了，有心再化二回，可是又没有那种道理。自己站在一边，左右的为了好半天的难。猛一抬头，只见坐北向南有一家买卖，门面两边有冲天招牌，当中有一字匾，写着“德记银楼”。和尚看罢，不由得心中一动，心说这家银楼我可化过一次了，并没叫我费话，痛痛快快的给了我十两银子。我今天何不再化他一次？我想他这个买卖很有钱，决不在乎这十两八两的。如果给我我就要，不给我就走，可是得说好的，如果跟我说出不好听的来，那可别说我不讲理。反正你们买卖人打不过我，我就给你们来个厉害的。和尚想到这里，遂走到银楼门前，把大钟往门口一放，口中高声的念了一声佛号，然后说道：“善士施主们，我今天又麻烦你老来了。因为修庙工程太大，独力难成，我不得已不得不再求助于施主。事关善举，望求施主勿后于人，多多的公德吧。”和尚将然说到这里，就见由里面走出一人，年在五十余岁，长的有些奸像，倒是很精神，站在门口。冷笑了一声道：“嘿嘿，我说你这个和尚太不说理了。大清早晨你就堵着门口一站，还叫我们做买卖吗？出家人就应当这样不

讲理吗？你在头一次来的时候，我可没叫你费话，痛痛快快的给你拿出十两银子来。你真修庙也罢，假修庙也罢，我们也不过问于你。本来这种工程不是少数所能办到的，这里既然是化完了，你就应该往别处化吧。那须又来个二回来呀。得了，这回算是我的面子，我们这里今天不方便，你赶紧往别处化去。”那人说完了这几句话，往前又走了两步，伸手打算把和尚推走就完了。他哪知道和尚是没按好心来的。和尚见那人不但没说好话，反倒来推自己，遂把气往下一沉，也不言语，站在那里不动。那人见了这种情形，就把双手搭在和尚的身上，用手往外就推。谁知把十成力都使上了，并没将他推开一步。那人见情形不对，跟着把双手撤了回去，口中说道：“当家的你往后站吧，你看你站的这个地方，正是门口儿。你要不往后退一退，我们里面就出不来人了。”和尚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的笑道：“施主你要是早这么说，我早就走了。你说了半天没有用的言语，还是不给分文，我方才已然跟你把话说明了，我也知道在你们这里化完了，我因为经费不足，不得已才二次前来募化。你们要是说好听的呢，我也就走了。你不但不说好听的，反倒推我叫我走。你既是这么着，我还是非化不可。再说你们这种买卖又不是拿不起十两银子的买卖，反正你无论说甚么，不拿出钱来我是不走的了。”那人闻听此言，不由得心中大怒，遂用手点指，高声说道：“好你个不讲理的和尚，你这是成心跟我们过不去。你不是不给银子不走吗？我今天还是非不给不成。咱们就耗着吧，我这个买卖今天也不做了。不错，里面的银子有的是，你要是从好里来，没有不成的。我今天倒要看是谁把谁耗走了。”和尚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的笑道：“你也不用着急，反正我有

相当的办法，到时候你准得往外拿银子。”那人闻听此言，遂冷笑了一声道：“好极了，你有甚么好办法只管施展，我算是不给定了。”那人说完此话，转身形走进里面，坐在凳子上，一语不发，把和尚给木在门外边了。

和尚见了这种情形，不由得点了点头，心中暗道：“好，这算是你对了。你以为你不出来就算完啦？那可不成。我要是不给你个样儿看看，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和尚想到这里，也没言语，把大铁扁担落下来，照定那口大钟一连就是三下，跟着高声朗诵，念起经来。一边念一边敲，其声震耳，令人心神不安，屋里的那人见了这种情形，心中虽是不乐意，可是没有相应的法子奈何于他，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有心给他十两银子，叫他赶紧的一走，可是又与自己的面子上不好看。等一会儿再说吧，反正他得有个累呀，待会儿他一累了自然就走啦。那人想到这里，遂不答理和尚，在屋中一坐，静等着和尚累了。谁知过了足有两个小时的工夫，和尚还是那么大的劲儿。这时街上来往的行人，全都不走了，都围着和尚看热闹。屋里的众人们见了，一个个的全是气不打一处来，全说这个和尚太不对了，哪须这个样子。外面看热闹的众人，有那爱说话的人就答了话了：“我说众人别看着了，他们这件事情已成僵局，两方面全没有台阶可下了，众位老弟兄们给他们了了吧。”那人将然说完此话，众人群之中走出五六位上年岁的人来，异口同音的笑着说道：“老三，你说的话有理，这件事如果没人出头，可就没有完了，我们几个人给他们了解了解吧。就是银楼的主人不乐意化钱，那都没关系，算我们几个人给了。”几位老者说完此话，这才一同来到和尚的面前，笑着说道：“这位当家的你先不要念了，你在这里呆一会

儿，我们几个人到里面说说去。他如果乐意给你银子，那就没有甚么说的了。如果他不给银子，我们几个人替他给还不成吗？”和尚听了此话，甚是喜欢，心说这就成了，只要是有了事人，这件事情就好办了，反正你不给银子是不行的。和尚想到这里，念了一声佛号道：“众位老施主给我们了事，小僧我这里谢谢了。”和尚说完此话，双手合十，向众人打了一个问讯。众人笑着说道：“当家的不要客气，你可以把你们这件事情的经过，对我们大家说明，我们也好入手啊。”和尚闻听此言，遂把二次化缘，他不但不化给我，反倒恶言相加，把我木在这里的话说了一遍。几位老头听了点点头道：“原来如此。当家的你也不要着急了，我们几个人进去给你们了解了解吧。”和尚闻听此言，遂往后退了两步，几位老者一同进了银楼，笑着说道：“东家在家里了吗？这是怎么说的，大清早晨得找顺遂呀，为十两银子不要闹这样的哈哈给大家看哪。”几位老头将说完此话，就见方才与和尚口角的那个人站起身来，向众人笑着说道：“几位老大爷请坐。不是我拿不起这十两银子。你们老几位不知道这个和尚多可恶了，在前几天他来过一次了，我没敢少给他银子，他要十两就是十两。没想到这才十几天的工夫他又来啦，非要十两银子不可。我告诉他现在柜上不方便，他说不方便不行。我这才一怒进到屋内，不答理他看他怎样。如今既是你们老几位出头了解此事，总算是我们两造福神，我不能驳老几位的面子，我就给他十两银子吧。”那人说完此话，遂由账桌里拿出白花花的十两银子来，交与为首的那位老者，笑着说道：“老几位多受累吧。”几位老者笑着说道：“成了成了，你就交给我们吧。由我们这里说，准保不叫他再来第三次了。”众人说完此话，拿着银子一

同进出屋门，来到和尚面前，笑着说道："当家的你看见了没有？这是人家掌柜的给的。你把他上了缘薄吧。"和尚闻听此言，看了看那十两银子，把嘴一撇道："诸位老施主，这一共是多少？我费了那么些个话，就是十两银子？太少一点儿了。我化了好几十家啦，是给十两八两的施主，没有上缘薄的必要。都要像他这个样儿就把我累死了。我在一来的时候，本打算花他银子二百两。如今既是有你们几位老施主出头，也别依我的那个数目，我把他减去一半儿，就叫他给一百两银子吧，少一分也是不行的了。"几位了事的老头儿闻听此言，齐声说道："当家的你要多少银子。"和尚听了说道："一百两啊，多吗？"众人一见他说话不讲理，面上有些不好看，遂齐声说道："不多不多，那等一会儿吧，他没给那么些个，我们几个人给你拿去。"众人说完此话，转身走进银楼以内，笑着说道："掌柜的，我们几个人对不起你。可不是我们不管闲事，你把银子收起来吧。你没听见他说吗，非要一百两不可，我们了不了这件事情。"众人说完此话，把十两银子放下，转身形一个个的全都溜之乎也。

妙元一见众人走了，甚是着急。心说你们几位不走，多多少少的还可以有商量的余地。既是你们不管，这又算是把我木在这里了。这可不怨我，我还是那个老词儿。妙元想到这里，遂把铁扁担一举，照定大钟就是一下儿，跟着把大嘴一张，念起经来。这一来不要紧，看热闹的更多啦，方才了事没了好，这个局势僵的更厉害了。有这种热闹谁还想走哇，只把这座银楼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这时银楼里面的众同人着急还在其次，唯独这位掌柜可实在气急了。怎么着十两银子还不行啊？我得跟你理论理论。那掌柜的想到这里，遂站起

身形，来到外面，满面怒容大声的说道："和尚你这叫成心跟我过不去呀，清晨起来我连一号买卖还没做了，你就给我添气来啦。你既是出家人，就应该以慈悲为本，不能成心呕气。因为这件事情，出来好几位了事人。我给你十两银子你还不要，你非要一百两不可，你想想这一百两银子是多少钱哪？我这个小买卖拿的起吗？得了当家的，你饶了我吧。"和尚闻听此言，不由得点了点头，心中暗道："你们买卖人真好说呀，心眼太活了，一看风不顺，动硬的不行了，跟着就动软的了，那也不成啊。方才出来好几位了事人，我都没应了，人家了事人就都走啦。现在你自已出来与我面谈此事，我要是一答应，知道的是你央求我，不知道的该说我栽了跟头了。白费那么大的功，一文钱也没多要出来，那有多难看哪，以后我怎么再往别处化缘去呢？和尚想到这里，遂哈哈的一阵笑道："施主，你不要如此讲话。并非是我成心与你过不去，我这也是官差不由自已。出家人乃是佛门弟子，给佛爷办事。你真要是没有钱，别说你还说好话，就是不说好话我也不化你，连你的门口都不登。我就往别处化去了。"那人闻听此言，接着说道："当家的你这叫成心刁难人，我好话说了千千万，你置之不理。可是事已至此，我就问你一句话吧，要是没有一百两你走不走呢？"和尚听了笑着说道："要按规矩说，不给一百两可不成。你既是一个劲儿的央求我，我也别一把死拿，你看见我那两口大钟了没有？只要是你能把他担到一边儿去，给多少钱我也不嫌少，我是马上就走。如果担不动我那两口大钟，那可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你就按我所说的数目给钱，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就是这两条道儿，你随便择吧。"那人闻听此言，笑了一笑道："这倒使得，我年轻的时候很练过几年功

夫，我把大钟担到别处去你可得走哇？可不许说完了不算哪。”和尚闻听此言，点了点头笑着说道：“施主说的哪里话来，我焉能失信与你？只要你有力气，只管当面施展。”那人闻听此言，说了一声好吧，遂走到那两口大钟近前，双手用力推了推，打算试试它有多重。谁知推了几下，并没把它推动了。遂又二次一使劲，把全身的力量全使出来了，双手拉住钟上的铁链子，往怀中一带，只把那人累了一身汗，仍然没有拉动。那人遂将铁链子放下说道：“当家的你这大钟别有消息儿吧，怎么我拉不动他呢？”和尚听了哈哈的笑道：“你不是不成吗？你先站在一边儿，看看我的。”和尚说完此话，遂走了过来，用手把钟的铁环子抓住，双手一使劲，把大钟可就端起来了。看热闹的众人见了这种情形，齐声叫好，这个当家的力气太大了，再要使点儿劲，就可以举起来了。和尚见众人喝完了好，遂把大钟放下，笑着说道：“施主你看见了没有，你还是不成。这可没有什么说的了，赶紧的给钱吧！”那人闻听此言，不由得心中为难。

正在这个时候，就听有人说道：“诸位借光，待我进去替掌柜的举举这个大钟吧，别叫掌柜的出汗啦。”看热闹的众人闻听此言，一个个的全都回头观看。这时和尚与那掌柜的也把视线集中到那说话的人身上去。只见说话的那个人，年岁可不小了，身高不足六尺，身上穿蓝粗布棉裤袄，白袜子洒鞋，一张赤红脸，两道殊眉，一双阔目，神光足满，大耳有轮，四字海口，海下一部花白髯。站在那面一边说话一边比划，伸出手来苍皮搭拉着多长。和尚看罢，遂笑着说道：“这位老施主方才所说之话，我没听明白，请你再说一遍吧。”那老头儿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的一阵笑道：“和尚你要是真没

听明白，我可以再说一遍，你要是明知故问，那可不算我们不对，你就糊涂着吧。”和尚闻听此言，不由得心中有气，心说这是从哪里来的这么一个干老头儿？看他这个样儿，比活人多一口气儿，说话怎么这么气人呢？有心过去与他发作发作，打他几下儿，可是又怕把他打死。他既是出头了解此事，莫若我就与他把话说明了，叫他举那两口钟。他如果举不起来，我再用言语奚落他几句，叫他人前丢醜，也就是了。和尚想到这里，遂冷笑了一声说道：“老施主说的哪里话来，出家人要真听明白了，还能叫你费二遍话吗？”那老头儿闻听此言，哎呀了一声道：“和尚你既是真没听明白，我就再说一回吧，我出头不为别事，就是因为这位银楼掌柜的他乃是个买卖人，决没有你的力量大。他一个劲儿的央求你，你一个劲儿的不依不饶，我看着太不公了，我打算出头替他搬开此钟，给你们两下里和平了解，但不知你以为怎样？”和尚听了说道：“老施主你既是出头，但不知你与本号掌柜的有亲哪还是有故呢？”老头儿听了说道：“我与本号主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乃是走路的，行至此处，遇见你们在此口角。我看你太不说理了，所以我才不得已出头了解此事。”和尚闻听此言，遂笑着说道：“原来如此，你是愿意帮他的忙，没有关系，只要是你有那么大的力量，只管当面使来。”老头儿听了说道：“好吧，我先试试看，万一该着我露脸呢，我就把钟搬起来。如果是该着我现眼呢，我就搬不起来它，到那时你们事有事在，我可就不管了，看热闹的众位可千万别起哄啊。”那老头儿说完此话，走向大钟近前，伸双手抓住了铁环子，丹田一用力，口中说了一声起，只见那个铁钟应声而起，被那老头儿端着给放到一边儿去了。众人见了这种情形，全都齐声叫

好道："像这样的老头儿可真少有，力量太大了。"老头儿见了这般光景，遂笑着说道："众位不要叫好了，这不算什么。江湖上比我强的太多了，我跟别人比我可不敢说成，惟独跟这个和尚比，我敢说比他强的多。"看热闹的众人闻听此言，全都顺口答应着道："可不是吗，你老的功夫太高了。要说这个和尚的功夫也不错，在附近各村庄没有不认得他的。可是他总没遇见过高人，就好像是没有人敌的了他似的。如今跟你老人家这一比不要紧，他可就差的多了。"

众人将然说完此话，和尚可就急了，遂高声说道："这位老施主的力量大，固然是比我强了，但不知除去了比力量之外，你还有别的能为没有呢？"那老头闻听此言，心中暗想："了不得了，这个和尚急了，听他这话的意思，是不服我，打算要过过招。我可不知他是那家的功夫，他的武功如果比我好，我可就得败在他的手下，到那时他还能饶的了我吗？"这位老头儿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和尚你问我除了力大之外还有什么特长，我可得分跟谁比，要是跟别位比我可不敢说，要是跟你比，可以说没有一样不比你强的。无论是文武两样儿，随你自便。"这位老头儿将然说完此话，和尚可就急了，遂大声说道："老头儿你不要发狂，你既是样样都比我高，那么我先领教领教你的武功吧。"那老头儿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的笑道："和尚，听你之言还打算跟我过过招吗？"和尚听了怒着说道："对了，我正是打算与你过招，你可敢吗？"老头儿闻听冷笑了一声道："可以可以，那有甚么关系？提别的我还不敢说准行，惟独这武功两个字，我敢说有十成把握，准能把你打躺下。你要不信就过来试试。"和尚闻听此言，心中的气更大了，心说我和尚自出世以来，可以说没有吃过这种

亏，没有敢拿我开玩笑的，你这是成心气我，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我和尚是谁。和尚想到这里，遂念了一声佛号："老头儿你不要口出大言，待出家人打一个样儿给你看看。"和尚说完此话，往前一上步，照定老头儿面门就是一掌。老头儿见了，心说这个和尚有点儿真功夫，要不然手上不能带着风声，我还别大意了。老头儿想到这里，遂往左一上步，躲过这一招去，伸右手照着和尚的手腕子就抓。和尚见了不敢叫老头儿抓上，赶紧将手撤回，往下一矮身形，用了一招双撞掌，照定老头儿的小腹打来。老头儿赶紧往后一撤步，接架相还，两个人这才打在一处。

老头儿一边打着还不住的说道："和尚你可与我交了手了，这可不算我不对，回头我要是打了你，可不许你哭，因为没有地方给你买糖人儿去。"和尚听了此话，越发的怒不可遏，心说好你个老东西，你真拿我当了小孩子了，我今天非把你打坏了不可。和尚想到这里，招上加紧，恨不的一招将老头儿打死，才遂他的心意。不大的工夫，已然过了二十多个回合，和尚可就害了怕了，只见人家老头儿所发的招，自已有许多不认识的，练武就怕这一手。如此看来，这个老东西的功夫比我高的太多了。和尚想罢，可就看关定势，改攻为守，不往里进招了。老头儿正在杀得高兴的时候，猛然间见和尚改攻为守了，心中明白：这是和尚自量力不能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法子。可是你的武功不成，无论如何你也得败在我的手下。不过我是看看你有什么好功夫，所以未曾施展进手招胜你，要不然我早就将你打发回去了。如今你既是有自知之明，我也就不必再跟你没完了，赶紧的把你打倒了吧。老头儿想到这里，也不用招打他，只是把招数紧了一

紧，那个意思是打算把和尚忙合乱了，叫他自已认栽。和尚见了这种情形，心中这个气就别提有多大了，心说老东西你太损了，你这叫成心挤我，打算把我累躺下，那有多难看哪？你倒不如痛痛快快的一拳把我打倒就地，比那样还好看一点儿。和尚想至此处，心中甚是难过，有心虚点一招，纵出圈外认罪服输，又一想同着本乡本土的这么些个人，于自已的面上太难看了。和尚左右为难，就这么一走神不要紧，手底下无形中可就慢，猛然间就见人家立着一掌照定自已的面门打来。和尚不敢怠慢，赶紧往旁边一闪，上面这一掌倒是躲开了，那想到底下还有一腿呢。和尚一见老者底下的腿到了，再想躲可就晚啦，只听嘭的一声，把和尚踢出多远去，站立不住，倒于就地。那老头儿一看和尚躺下了，遂哈哈的一阵大笑道："和尚我当你有多大的能为了，到处就敢这么不讲理，原来不过如此。得啦，赶快的起来吧。别害怕，我这是给你一个信儿，并非是真打你。希望你以后按着规矩化缘，不要动恶的。常言说的好，和尚老道乃是吃八方的，这家不方便还有那家了。你以为你身上有功夫，平常人都打不过你，你就一无所惧了，那可不成。可要知道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你今天这是遇见我了，手下留情，没把你打死。你如果遇见那手黑的人，按着你这种性格，今天休想活命。我把话都对你说明了，听不听在你。如果下次再叫我看见你有这种行为，我自有相当的手段处治于你。快快的把你那两口钟担起来，离开此地吧。"和尚闻听此言，心中怒火有万丈高，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双手一按地站起身形，把大钟担起来，念了一声佛号，叫了一声"老施主，我的功夫不敌，被你当场打倒。你要是条英雄，你把名姓告诉我。我投名师访高友，二

次练艺，我必找你报复。”那老者闻听此言，哈哈的冷笑着道：“和尚，也不是我大言欺你，天下有名的武术家，没有不认识我的，我姓董名瑞，有个外号叫珍珠佛，我们弟兄四位，我排行第四。人称大清国四大名剑，就是我们弟兄。”和尚闻听此言，不由得点了点头，心中暗道：“怪不得他的功夫那么好，原来他是一位剑客。我在练艺的时候，常听我的老师提他，我以为他不在人世了，没想到今天叫我遇上啦，怎么这样的巧呢。”

书中代言，他哪知道董爷乃是办事路过此处。董爷自从万龙藏峰岛事毕，老头子不放心自已的两个徒弟：一个叫青龙僧，一个叫白虎僧。”自从分别以后，不知他们两个人回庙没有。我又没有多少徒弟，就是他们两个人，虽然是身入僧门，我总拿他们当亲生子那样的看待。”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顺着大道往松竹观而来。一路无书，这一天来在松竹观庙前，见中门关着没开，角门倒开着了。老头遂向角门儿走来，将然一进角门儿，只见大徒弟青龙正在院内练功夫了。老头子遂高声叫道：“龙儿你早回来了？”青龙僧正在练得高兴的时候，猛然间听见有人叫自已，遂收住身形，留神观看。见叫自已的不是外人，正是自已的师父董四爷。青龙僧看罢，赶紧向前走了几步，跪倒身形行礼，口称恩师一向可好？弟子给你老叩头了。”董爷看罢，笑着说道：“龙儿免礼。你的师弟那里去了？”青龙僧听了答道：“我师弟现在后面了，你老里边请吧。”董爷听了说道：“好极啦，你们二人回来我就放了心了。”董爷说完此话，遂往里边，青龙僧后面跟随。爷儿两个一同来在配殿以内。只见白虎僧正在里面坐着呢。一见董爷进来，遂忙向前行礼问安，由小和尚预备齐饭。爷儿三

个一同用过晚饭，天已不早，各自安歇。董爷在庙里住了两天，到了第三天清晨起来，董爷收拾应用的东西，收拾已毕，笑着说道："青龙白虎两个徒儿，为师我有要紧事，必须亲自去到江南。你二人在这里好好的看守庙门，没事时候就练功夫。我此去，也许十天半月，也许一年半载，不知得几时才能回来。你们二人千万别给我惹祸。"青龙白虎两个和尚听了，连连称是。董爷把一切安置完毕，这才独自一人，出了庙门，顺着大道往江南而来。

这一天正往前走着，来在一个村庄以内，看见一个和尚担着两口大钟，各处恶化买卖住户，董四爷心中甚为不满，心说准是和尚太厉害了，出家人化缘倒不算新鲜，可是得施主们真心愿意布施才成呢，哪许这样不讲理的。我要是不知道，那可就没法子了，只好随你自便而行。如今既是叫我赶上了，我得管教管教你。董爷想到这里，遂向同庄的人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和尚乃是火神庙的住持，法名叫妙元，在附近的村庄恶化商民，可不是三天两天了，已经是一个多月的工夫啦。"他要是打算在这家买卖化一百两银子，你给他九十九两九钱都不行。你老想想这一百两银子得多少天才能赚出来，这个和尚太已恶了。他身上又会些武术，平常人谁敢惹他呀？"董爷听了此话，心里气的不得了。因为身份的关系，当时并没发作，遂跟在那个和尚背后，向前走去。只见和尚来在一家银楼门前一站，非恶化一百两银子不可，银楼掌柜的不给，两个人可就僵在那里了。有那好管闲事的人，出头给他们了解，由银楼里拿出十两银子来给和尚，和尚不要，把了事的也给气跑了，老头子在人群之中实在看不下去啦，方才出头答话，言语不和，当场动手。和尚不敌，被董四爷打倒在地。和尚

站起身形，担起大钟，顺着街道走下去了，一边走着一边思想：好一个董瑞，你这分明是砸我的饭锅，你只顾把我当场打倒了，以后怎么叫我再出来化缘呢，我这口气往哪里出去呢？我必须想个好法子把这个场找回来，要不然这个地方我不能住了。

和尚如此的想着，赶紧的往回走，走了一会儿，心说我太混了，要打算报复得跟着他呀。他又不是此地人，待一会儿他走了，我往那里去找他去呢？和尚想到这里，这才转过身来，又加紧的往回走，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在那银楼的附近，留神观看，只见看热闹的众人全都走了，那位董爷也不知往哪里去了。和尚看罢，心中甚是着急。心说这个老头儿不知去向，我这个仇可就没法子报了。和尚想到这里，心中懊悔万分，只好是暂且回庙，等明天再到各处找那老头儿去吧。和尚想罢，将然要走，就见银楼那个门儿一启，由里面出来两个人，头一位正是董爷，第二位乃是银楼的掌柜的。和尚看了甚是纳闷，心说他怎么跑到银楼里去呢？

书中代言，原来在和尚被打走后，董爷本打算也是一走，谁知银楼掌柜的拉住不放，非请董爷吃酒不可。老人家推辞不过，只好答应了吧。掌柜的把董爷让进去之后，叫大师傅预备了一桌上等酒席，款待董爷。吃喝已毕，董爷向掌柜的告辞，掌柜的亲自把董爷送到门外，含笑而别。董爷信步而行，一直往东，和尚乃是从西边来，所以老人家并没看见和尚在后面了。可是和尚也不敢跟紧了，恐怕被董爷看见，只好是远远的跟在后面观看董爷往哪里而去。走了很大的工夫，天色已然黑了，董爷心说，我多管这么点儿闲事不要紧，少走数十里地的路程。现在天都黑了，我别紧着往前走了，以

免错过了村镇，没有地方住店去。老头子想到这里，遂留神观看，只见远远的有一片村庄。老头子遂加紧的往前行走，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在那村庄以内。只见村子里的房屋还是真整齐，乃是东西的街道，南北的铺面。坐北向南有一家店房，门前还是真讲究，门面上有牌匾，乃是“双星老店”，在门口站着一个伙计，年在二十余岁的样儿。看见老头子站在门前直出神儿，遂笑着说道：“老爷子你住店吗？里面请吧。房屋也大，特别的干净，吃么也方便。”老头子董爷听了笑着说道：“里面有单间吗？”伙计听了说道：“有有。”董爷说道：“我可不住有臭虫的屋子。”伙计听了笑着说道：“老爷子你老就放心吧，我们这店里好几十间房子，可以说没有一间有那种东西的。你老要是不信，可以进去随便找，找出一个臭虫来，房子算你老白住。回头我还受罚，你老吃么我请么。”董爷听了笑着说道：“好极了，伙计你的嘴真能说呀。你头前带路吧。”说着话的工夫，伙计把董爷让到一间上房里面，打来净面水。净面之后，跟着又倒了茶来。老人家吃着茶的工夫，伙计笑着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吃过了饭啦吗？如果没吃饭，我给你老预备去。”老头子说道：“我在前村用过了。你们这里有现成的大饼或是馒头全行，随便拿一些来，我再点心点心。”伙计听了笑着说道：“大饼馒头全有，你老可以随便要。再来两个菜吧？”董爷说道：“菜不菜的没有关系，最好是来点儿咸菜。”伙计听了说道：“成了，老爷子你等一会儿吧，我给你老拿去。”伙计说完此话，转身出去。过了不大的工夫，伙计已然把馒头与咸菜取来，放在董爷的面前。笑着说道：“老爷子你慢慢的吃着吧，外面又来了客人了，我得照应别的客人去。几时你老人家用什么，可以叫我。”老头子听了说道：

“行了，伙计你去吧，我这里也不用什么了。吃完了我也就安歇啦。”伙计闻听此言，遂转身走去。

老头子独自一人坐在屋中，吃饱之后，正在喝水的工夫，只听伙计在外面说道：“老爷子你还要什么不要？天可不早了，如果不要什么我们可就撤火了。”董爷听了说道：“我这里任什么也不要了，你们就撤火吧。”伙计听了说道：“好啦。”董爷这时水也喝足啦，坐在凳儿之上，闭目养神。过了很大的工夫，大约着天都快到三更了，猛听得房上有夜行人的声音。老人家心中暗道：“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说他们这是贼店吗？不能够啊，就是贼店他也不能算计我呀，我身上又没有多少钱。”老人家想到这里，微睁二目，留神向外面观看。只见屋门慢慢的开了，老人家见了这种情形，准知道这是有了人啦，遂装作不知道，坐在那里观看究竟。正在观看的时候，只见进来一人，乃是白天被打的那个和尚，手中拿着一口单刀，满面的杀气。老头子看罢，心说好小子，真有你的。白天动手不是我的对手，夜间前来行刺。叫我看，你这简直不是前来行刺，乃是找死来了。今天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

书中代言，和尚白天跟在董爷的后面，一直跟到双星老店门外。见董爷进去了，和尚心中甚是喜欢，心说这就成了，回头我也住在那个店内，单等半夜你睡觉的时候，我前去行刺于你。和尚想到这里，遂担着大钟在各处绕了一个弯儿，二次来在双星老店的门前，迈步往里就走。伙计见了急忙迎上前来，笑着说道：“大师傅住店里面请吧。”和尚闻听念了一声佛号道：“伙计你们店里可有上房吗？”伙计闻听笑着答道：“大师傅你来晚了。你顺着我的手儿看，就是那一间上房了。

方才来了一位老者，已经住在那屋了。你老多包涵吧。”和尚闻听此言，遂顺着伙计所指的地方看了看，心说不用问，住在那屋的老者，非是方才打我的那个董瑞不可。伙计这一告诉我不要紧，省我好大的事情。要不然回头我还得瞎找去。和尚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不要紧，没有上房，厢房也行。”夥计听了笑道：“既是那么着，你老就随我来吧。”和尚说道：“好吧，你头前带路。”伙计答了一声是，遂把和尚让到一间南房屋内。打来净面水，净面之后，倒了茶来，和尚吃着茶的工夫，叫伙计随便要了点吃的。吃完之后，天可就不早了，和尚遂在屋中打坐养神。又过了一会儿，听了听外面二更已过，和尚这才站起身形，把身上收拾俐落了，把刀亮出来，开了屋门，先往外面看了看，见各屋的客人早就都入了梦乡。和尚遂悄悄的来在上房屋门以前，侧耳细听，里面睡觉的人出入气很匀。遂用刀慢慢的将门弄开，潜身而入，往屋留神观看，只见董爷在凳儿上打坐养神，睡的正香了。和尚看罢，心中甚是喜欢，暗暗的叫道：“董瑞呀董瑞呀，你这可是是非皆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你死后可休怨我和尚意狠心毒，实系你咎由自取。”和尚想的满好，他以为董四爷真睡着了，遂放心大胆的往前一上步，照定董四爷的头上就是一刀。他满打算这一刀下去将董四爷劈为两半，所以劲使的特别足。眼看着这一刀就落在董四爷的头上了，就听董四爷大声的喊了一声“好小子，你给我倒下吧！”董四爷说着话的工夫，手底下可没闲着，将身形往地下一跳，躲过他这一刀，抬腿照定和尚肋下踢来。这一下踢个正着，把和尚由屋里给踢到院里去了。要说和尚也真不含乎，跟着双手一按地，站起身形，用手点指说道：“董瑞，你可打了我了，你要是条英雄的话，你

可别走，在这里等我一天。我找我师父去，明天准到。别看我战不过你，只要是把我师父找来，准能把你打倒下。你要是怕打就别等着。”董四爷听了此话，不由得哈哈的一阵笑道：“秃东西你有法子只管使去。别说找你的师父去，就是找你的师爷我也不怕。你既是叫我等你一天，我就等你一天。明天你要是不来，老太爷后天再走，也不算晚。”和尚听了此话，怒着说道：“好极啦，你就等着我的吧。我是明天准到。”和尚说完此话，大钟也不要了，纵身上房，如飞而去。

董爷见和尚已走，遂走进屋内，将屋门关好，仍然打坐养神。又待了两个更次，天可就亮了，老头子站起身形，在屋中活动了活动，把店里的伙计叫来，打来净面水。净面之后，伙计又把茶点端了来，老头子独自一人，一边吃着一边思想夜间打走了和尚的那件事情。和尚临走提说找他的师父去，叫我在这里等他一天。我要是英雄好汉，就得在这里等他。如果贪生怕死，只等将来再遇。他说的这些话乃是气话，不知道他是来与不来。我现在还是很忙，有心不等他吧，他要是真来了，我栽不起这个跟头。有心不走，在这里等他一天吧，又因为这个和尚诡计多端，他要是说来不来，叫我在这里白等一天，我也是不好看。老头子左思右想的待了好半天的工夫，方才拿定了主意，心说我也别等他一天，我以吃早饭为度。在吃早饭以前他要是来了，我就当场陪他们走几招。如果在早饭以前不来，那可别说我失信不等着他，我吃完早饭就走了。老头子把主意拿定之后，遂坐在屋中等候。

一直等到天交巳时，就见伙计由外面走了进来，笑着说道：“老爷子你出去看看吧。在店门外来了两个和尚，口口声声说叫你老出去见他。”董四爷闻听此言，心说成了，大约着

非是那被打的和尚请来的不可。董四爷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行了，我知道啦。你出去告诉他们去，就提我随后就到，可别叫他们走了。我今天非给他们个厉害不可。"伙计闻听此言，转身向外面走去。老人家把身上收拾俐落了，这才走出上房屋，一直向外面走来。一边走着一边说道："是谁找我呀？我这等的正不高兴了。我听人说过有一段叫打老道，可是由我这里又改了名称啦，叫做打和尚吧。"老头子说着话的工夫，已然来在店门以外。留神观看，只见对面站着两个和尚，头一个长的太好看了，只见他身量高大，肚大腰圆，黑铁一样的脸儿，粗眉大眼，四方海口，现剃的头，光亮异常，二目神光足满，令人望而生畏。在他身边站着一个和尚，正是被董爷打走了的那个妙元。两方面相视之下，妙元用手一指董爷向那个大和尚说道："师叔你看见了没有，那个老头儿就是董瑞。平白无故的他就把我打了，你老人家快给我报仇吧。"那个大和尚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的大笑道："闹了半天就是这么一个糟老头子，太不成问题了。无论他是谁，只要师叔我一到，准得把他打倒在地。"大和尚说完此话，遂往前走了两步，念一声佛号："对面来者可是董瑞吗？你可认识老僧？你平白无故为甚么打我的师侄？你要是知道我的厉害，也别等我费话，及早跪在我的面前，叩头求饶，老僧或者能够饶你不死。如若不然，我管叫你在我的面前过不了三招，就得掌下作鬼。"老头子董爷闻听此言，甚是有气，心说好一个秃驴，你太以的口狂了。我闯荡江湖数十年，会过了无数的侠剑客，没有敢跟我这么狂的。想不到现在老子老了又遇见你这么一个秃驴。我今天不把你打一个样儿看看，你也不知道我是谁。老头子想到这里，并不着急，向和尚冷笑了一声道：

“和尚休要出此大言，报通你的法号，待老太爷将你收拾收拾。”和尚听了此话，用手一指自己的头顶，然后说道：“你来看老僧我这头上的暗记，盖世无双。”董四爷闻听此言，留神向和尚的头上观看，只见在和尚头的正当中，有一个肉包，有茶碗口大小，董四爷看罢，不知作何讲解，遂问和尚道：“你叫我看你头上的暗记，有何用意？”和尚闻听说道：“你既是不知道，你再看看这个。”和尚说着话，把僧衣解开，把前胸露出来。董四爷留神观看，只见在和尚的前胸有很多的疤痕，老头不看还好，这一看更不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猛听和尚大声说道：“董瑞你不认识我，你枉称剑客。”董四爷听了说道：“和尚少费话，认识你不认识你管甚么用，不得凭能为取胜吗？快快的把你的法号说出来，我好打发你走哇。”和尚闻听此言，哈哈的一阵冷笑道：“董瑞你既是真不认得我，待我对你实说了吧，我的法号叫法通，人送美称头顶金盔怀抱莲双钩老祖。”董四爷闻听此言，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点了点头，心中暗想：“我当他是谁了，原来他就是双钩老祖。我倒是听人说过，江湖之上有这么一位，也是剑客的身份，可是未曾见过。闹了半天乃是一个出家的和尚。”董四爷想到这里，这才笑着说道：“我当是何人了，原来是法老当家的。失敬失敬，方才言语不周之处，多多原谅吧。”和尚闻听此言，心中甚是喜欢，心说总算我这点儿名姓不含糊，就拿董瑞说吧，他乃是大清国四大名剑，听我这一报名，立刻把言谈就改过来了，总算我不白闯。和尚想到这里，可也就把口气改过来了，笑着说道：“董老剑客不必客气。老僧此来别无他事，因我闻你之名，早就打算找你在一起盘桓盘桓，可是总遇不上。直到如今，方才得见阁下之面，最好是老剑客不要客气，

你我过过招吧。”董四爷听了此话，遂笑着说道：“老当家的不要高抬于我，我并没有什么惊人的功夫，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再说练武没好手，把谁打伤了也不合式，你我还是改日再比吧。”董四爷说此话，可并不是怕和尚，因为冤家宜解不宜结。自己把他的徒侄打了，如今把他请了来，两方面如果一过招，那还能有好结果吗？在可能的范围内，还是和平了结，不动手为是。所以董四爷说这么几句客气话。可是和尚他得饶哇，和尚心说，你把我的徒侄打完了就完啦，那可不成。我既是来了，无论如何也得比比，那怕我再不是你的对手，被你当场打倒，甚至当场亡命，也是甘心乐意，不能怨你手黑，那怨我的功夫不高。和尚想到这里，遂大声说道：“董瑞你这可是成心气我。人人都说你不好惹，我还不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把我的师侄打完了，你打算说几句好话就算完了，那可不成。反正今天不过招你别走。”董四爷听了笑着说道：“呕，说了半天你乃是找场来了。”和尚听了答道：“对了，正是找场来了。你把他打了，他乃是我的师侄，我不知道可就没有法子啦，既是知道，我焉能不管？”

看官，你道这个法通和尚从那里来？怎么这么巧呢？书中代言，妙元和尚在夜间行刺未成，被董四爷打走之后，离了店房，自己心中甚是难过。由打出世以来，我多怎吃过这个亏？有心回去三次找他，又一想不成，我的功夫不敌，不能叫他打第三回了，我现在赶紧回庙，等到明天早晨，我到关帝庙里，把我师大爷请来，给我出这一口气。转而一想不成，我师爷不管我这件事，不如请我师叔法通去吧。因为他好强好胜，我到在他那里，拿话一激他，他决不能不来。妙元和尚想到这里，遂紧着往前走，来到自己的庙中，休息了

一会儿，天光已然亮了，遂命小和尚打来净面水，净面之后，吃了些点心，遂命小和尚看守庙门，自己独自一人，够奔关帝庙。走了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关帝庙前，遂向前叫门。由里面出来一个小和尚，一看认得，乃是师弟光明。妙元看罢遂笑着说道："师弟，我师大爷在里面了吗？如果在里面的话，你给回一声去，就提我有要紧的事，要面见他老人家。"小和尚闻听此言，笑着说道："师哥，我师父在里面了，你自己去吧，不用回禀了。"妙元闻听此言，遂满面含笑往里走来。小和尚仍然把门关好，随同妙元一同来到禅堂。和尚来到这里，可不敢造次，因为知道师大爷不爱看自己这恶化的行为，所以每次往这里来，特别的规矩，连句大言都不敢说。和尚站在禅堂以外，低声的叫道："师大爷在里面吗？"和尚将然说完此话，就听里面有人答道："谁呀？是妙元吗？"和尚听了答道："是我啊。"里面说道："进来吧。"和尚闻听此言，这才拉门进来。来到屋里留神观看，只见师大爷正在屋中打坐了。和尚看罢，赶紧跪倒身形，向上叩头，口中说道："师大爷在上，徒儿这里给你老叩头了。"这个老和尚的法号叫法如，也是剑客的身份，中年闯荡江湖的时候，得了一个美称，叫铁背头陀。师兄弟一共是三位，他的二师弟就是妙元的师父，三弟乃是法通。今天清晨起来，正在打坐用功呢，猛然间听外面有人叫，便知是徒侄妙元来了，遂命他进来。见面之后，妙元跪在地下就磕头。老和尚法如见了这种情形，心里可就明白了八九分。大清早起就往我这跑，不用问这里头有了事啦。因为自己知道他的性格不好，总爱惹祸，遂把脸往下一沉道："天这么早你往我这里干甚么来了？大概又有人欺负你了吧？"妙元闻听此言，正合自己的来意，赶紧向上叩着头道：

“对了，我被人家打了。求师大爷给我转转面子吧。你老要是不管，我就跪死在你老的面前。”老和尚闻听此言，心说好东西，你的行为我是知道的。你在外面恶化施主，我也曾说过你好几次，你总是不听，十成占八成你这是碰在钉子上了，如今请我出头，焉能得够。我决不跟你丢这个人。老和尚想到这里，也不着急，遂冷笑了两声，二目一闭，坐在那里连理他也不理。妙元一看，心说不好，看这种神情，我师大爷铁了心啦，就是我能说，他不答应我也是没有一点办法。这可怎么办呢？自己左右为了好半天的难，方才想出一个主意来，心说我何不给他来个哭丧计，或者就许成了。妙元想到这里，遂连声的叫道：“师大爷你老这可不对。你老乃是本门户之长辈，徒儿我受了别人的欺负，来到你老这里求救，你老不但不管，连个是非曲直都不问，将我置之不理，真叫我心里难过，有冤没地方诉去。我的师大爷呀，我可想不到哇，你老人家怎么这个样儿了？我的师大爷呀。”妙元和尚一边说着话，一边哭着还是真掉眼泪。他这么一来不要紧，倒把老和尚法如说活了心啦。老方丈心中甚是为难，有心不答理他，他在这里一个劲儿的哭，闹的自己心中也很难过。有心答理他，可是自己又不愿意多事。

正在这左右为难的时候，猛然间就听在暗间屋里有人念了一声佛号道：“你们爷儿两个这是怎么的了？这幸亏是没有外人，如果叫外人听见，这有多么难看哪。得啦，你不要哭啦，赶快的起来吧。你师大爷不管不要紧，全有师叔我了。可有一样儿，我得听听是怎么一回事，是谁打了你啦。你如果说的在情在理，我就给你转这个面子去。如果你没有理，那可别说我对不住你，你立刻给我走，别在这里给我添堵。”妙

元和尚闻听此言，回头观看，见说话的不是外人，正是自己的师叔法通。妙元看罢，心中甚是喜欢，自己知道他的性情好强好胜，用话一激他，准能成功。想到这里，这才咳了一声道："师叔你老人家来了正好。师大爷既是不管我这件事，我就得依赖你老人家了。"法通闻听此言，哈哈的大笑着道："你别跪着了，快快的起来吧。把你的事情对我说一说，只要是不怨你，你领着我找他去，他怎样打的你，我就怎样的去打他，那不就把面子找过来了吗？"妙元听了说道："你老要问此事因何而起，原因就是因为化缘。昨天下午我正在德记银楼化缘啦，那个买卖有多么阔呀，我化他一百两银子还多么？他不但不给，连理我都不理。我有心跟他们发作发作，可是我顾着面子，只好是忍耐着吧。我遂站在他的门前念起经来，又待了很大的功夫，也不是由那里来了这么一个老头儿，一个劲儿的跟我说大话，非叫我即时离开此地不可，如果我不听他的话，他就武力解决。我可实在是忍不下去了，遂在人群之中与他动起手来。没想到我的功夫不敌，遂当场被他打倒。我赶紧站起身形，打算二次再战，那个老头儿可就说了话啦，他说不跟我动手了，他此来不为打我来的，乃是找我的师父与师伯师叔。找了这么些日子，也没把你们老三位找着。如今打我，所为的是给你们老三位带信儿。我听他说完此话，我也没敢答理他，我就分开众人走了。因为天色晚了，我也没回庙，可就住了店啦。没想到我才进去不大的功夫，那个老头儿又赶了去啦，也住在那个店内。他一眼可就看见我啦，当时可就跟我急了，他说我被打心有不甘，往这里等着他来了。我二人言语不合，遂又打在一处，没有十几个回合，我一失神，当时又被他将我打倒，并没加害，遂又

把我放了。你老人家想想，自从出世以来，我多怎受过这个？我回到庙里，思想报复之策，终因我的功夫不敌，万般无奈，方才来到这里求助。谁知我师大爷不管。事到如今，只有看师叔你老人家的了。”法通闻听此言，心中甚是有气，遂怒着说道：“妙元你也不必难过。这个仇师叔我给你报了。可是不知道这个人现在哪里？走没走呢？”妙元闻言答道：“这个人还没走啦，现在还在双星老店住着啦。”法通听了说道：“他既是没走，随师叔我找到他那里，我决饶不了他。”法通和尚将然说到这里，老和尚法如可就答了话啦，叫了一声“师弟且莫着急，你先问问他所说的都是实话吗？真要是实话，不怕我们弟兄也敌不了人家。找到他那里，因而受伤或者丧命，那都没有甚么关系。如果他所说的言语不实，到在人家那里，被人家问一个张口结舌，那有多么难看哪。”妙元闻听此言，心中甚是着急。心说师大爷你老这是怎么啦？你老不管没关系，我好容易拿话把我师叔激出去，你老又从中作梗，这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吗？事不宜迟，我还得紧着叫我师叔跟我走，要不然等他一醒悟过来，我这个仇可就报不了啦。妙元想到这里，遂向老和尚法如说道：“师大爷你老这是怎么啦？我多怎跟你老说过虚言哪？你老要是不相信我，我给你老盟个誓，我要是有半点不实，叫我不得善终。”法通听了此话，遂笑着说道：“成了成了，这里面一定假不了啦。”法如听了此话，心中很不以为然，遂笑着说道：“师弟你如果听我的话，还是不去的好。如果不听我的言语，大约着你非上他的当不可。再说你又不知道对方那个人的姓名，给他来一个不闻不问，他还能找到我们庙里来吗？”法通听了此话，低下头去，心中似有所思。妙元一看，心说不好，他要不去可就坏了。我

还得用激将法激他几句。妙元想到这里，遂赶紧的说道："那个老头儿打完了我，他可报了名啦，他姓董名瑞，外号人称珍珠佛。"法如闻听此言点了点头道："师弟你看如何？我就知道来者决非常人，他乃是大清国四大名剑之末，真有出人头地的功夫。我不叫你去的原因，可不是惧怕他的功夫高，乃是因为人家的行为正，决不能平白无故的打我们的徒侄。这一定是妙元在外面有了不好的行为啦，才发生此事。你不要自持一已之见，再思再想好了。"法通闻听此言，连连摇着头道："师哥不要如此讲话。要打算斗还就是斗他们弟兄，我此去不是他的对手，被他打倒也没有甚么关系，反正没输给无名之人手里。再说还不一定是准准的就输给他了。"法如见师弟非去不可，也就不说甚么了。法通见师兄没有异议了，遂随着妙元和尚一同出了庙门，顺着大街，一直来到双星老店门口，告诉伙计到里面找董爷去。

董爷出来之后，彼此言语不和，法通非要比手不可，董爷可就火儿了，遂高声说道："和尚不要如此强横，打算给你徒侄报仇，你就进招来。我也不用亮兵刃，就是两个巴掌，准能把你打发回去。"法通闻听此言，遂把双钩亮出来，往前一上步，左手钩一拐，右手钩照定董爷的头上钩来。董爷见了，并不着忙，往下一矮身形，躲开了双钩，自己用了一招双撞掌，向和尚的小腹打来，和尚一看招走空了，董四爷的双掌打进来了，赶紧用双钩往下一搭。这一下要搭上，董爷的两双手非掉不可。董四爷赶紧往后一撤步，改招变式，两个人遂打在了一处。

董爷动着手，留神观看和尚的招数，倒是真受过名人指点，那一招全都是地方，自己可就不敢大意了。因为人人都

知道我是四大名剑，我要是不留神，败在他的手下，那有多么难看哪？老头子一边动着手，嘴里不住的说道："和尚你也不用着急，反正今天有你的乐儿。我要不把你的秃头打坏了，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你要是知进知退的，及早别等我费事，把秃头伸过来，叫我打你三下儿，准保你一辈子也长不了疮啦。然后我再放你一走，你看如何？"法通动着手，闻听此言，心中甚是有气。心说这个董瑞真厉害，不止于能说，功夫真好，不枉人称剑客。就凭我这么高的功夫，手中还拿着兵刃，他赤手空拳就与我战了个平平，他真要是拿军刃的话，大约着我早就输给他了。如此看来，真正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在一见他的面的时候，看他那人不惊众貌不压人的样儿，我还真没把他看在眼里，想不到他真有这么高的功夫。我还得格外留神，以免败在他的手下。和尚想到这里，把十二分的精神都使出来了。这二位动手可太好看了，真如走马灯一般。这时看热闹的可太多啦，来往的行人也都不走了，全都看出了神啦。不大的工夫，已然就是三十多个回合了，董爷还是那个样儿，一边动着手，一边说便宜话，战了一个自自在在。再看法通也不含乎，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可有一样儿，就是步眼有些不稳。

法通和尚动着手，可就害了怕啦，心说不好，照这个样儿再有三十来招，我非败北不可。我叫他打倒下不要紧，这个地方我可就住不了啦。本乡本土的人，没有不认得我的，全都知道我的武功好，会武的都拿我当老师一样的看待。我要一输招，那有多么难看哪？再说我临来的时候，大师兄也曾再三的拦我，不叫我来，我执意不听，非来不可。如今要是一败在他的手下，叫我怎好回去见我的大师兄。和尚越想越

着急，所发的招可就慢了。董爷动着手留神一看，心说成了，你的步法乱了，再有十几招我准把你打倒下。董四爷想到这里，心中甚是喜欢，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手底下更快了。法通见了心说不好，遂把门路一变，改攻为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董四爷一看和尚不攻了，遂笑着说道："和尚你倒是进招哇？莫非说你怕我不成吗？你要是怕我的话，没有关系，赶紧跟我说好听的，央求于我，我也不赶尽杀绝，当时放你逃走。如若再执迷不悟，可别说我对不过你，非把你打个样儿给大家看看不可。"董爷说完此话，见和尚并不答言，遂把自己拿手的内家功夫都施展出来，真是招快如电，把和尚的眼都忙合花了。董爷的手眼看着就落在和尚的头上啦，和尚一见躲不开了，遂把两眼一闭，心说完了。可是董爷并不伤他，恐怕他同着这么些个人面上不好看，可就把手撤回来了。这时那个和尚就应该明白这是让招，赶紧就坡儿下，说两句客气话一走，可也就完了。谁知这个和尚有点不知进退，他见董四爷把手撤回去了，他跟着往前一上步，用双钩照定董四爷的头上就是一下儿。董爷见了心中大怒，心说好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这一回非叫你带点儿伤不可。董四爷那里知道，和尚有和尚的心思，心说我站着不是打不过你吗，这一回我给你来个地躺招，大约着你就不行了。所以和尚并不认输，这才二次进招。又战了五六个回合，老头子用了一招双风贯耳的招数，向和尚两个太阳穴打来，这一下真要是打上，真可以把和尚的头打碎了。和尚一看来势甚凶，赶紧往下一伏身形，好像没站稳身形似的，倒在就地，兵刃可没撒手。老头子见了，以为他真是摔倒了，赶一细看不对，摔倒下没有这么从容的。看他这个意思，大约着要施展地躺招。既

是这么着，我可得看看你还有甚么出手的。老头子想到这里，遂哈哈的一阵笑道："和尚你要是摔倒了的话，我不打倒着的，赶快起来再战。你要是有地躺招只管施展，也不是老太爷说句大话，你那是圣人门前卖百家姓，我今天非拿你当球踢不可。"老头子说完此话，遂往前一上步，打算要往里进招打和尚。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猛听得有人高声说道："和尚休要逞能，董老剑客且慢动手，某家来也。"董四爷闻听此言，留神顺着声音观看，只见对面由人群之中走过一位老者来，未曾说话，满面带笑，天然带着一团和气。只见他身上蓝绸子大衫，足登白袜青福字履，肋下悬挂一口宝剑。往脸上看，一张赤红脸，两道残眉，一双阔目，四方海口，海下一部花白髯，大耳有轮，二目神光足满。老头子董爷看罢认得，乃是成了名的剑客，家住四川成都府，姓娄名奇，江湖人都称他为太乙剑客。自从当初命自己的儿子娄瑞去往北京城，找童林千里传剑，一去数年，无有音信，老人家可就有点儿不放心了。心说这是怎么的啦，一去好几年，连一点儿音信都没有，莫非说出了甚么事情啦？无论是甚么事情也用不了这些日子呀？不成，我别在家里呆着了，我亲自去到北京城，找找他们去吧。老人家把主意拿定之后，这才把家中安置安置，带好了兵刃路费，由家中出来，一直往北京城而来。一路上倒也没有甚么事情发生，这一天正然往前走着，来在一个村庄以内，只见前面人山人海，好像是有甚么热闹似的。老人家遂走向近前，跟看热闹的一打听，才知道里面打起来了。老人家心说，你们这群人太可恶了，怎么这里既是打起来，为甚么全看热闹不给劝劝呢？你们不管没有关系，我身为剑客，

不知道可就没有法子了，既是知道可不能不管。老人家想到这里，遂用双手分开众人，来到里面留神观看。只见里面动手的乃是董老剑客跟一个不认识的和尚，正在战的难解难分呢，怪不得看热闹的管不了啦。老人家看罢，有心当时过去给他们了解了解，又一转想，别忙，你先看个起落再说吧，这个和尚既是跟董四爷打起来，不用问定不是好人不可。董四爷若占上风，我就看着不管，如果董四爷落了下，我再出头也不算晚。老人家想到这里，当时可没露面，站在人群之中，注意他们二人的招数。只见董四爷不拿军刃，战了一个从从容容，招不吃力。老人家心说，这场事大约着用不着我出头了，看这个意思和尚非败不可。如此的又过了数十招，老人家再一细看，和尚可就不行了，步法也有些乱啦。董四爷要打算赢和尚，可以说当时就能将和尚打倒，因为这是让着招了。到后来和尚不但不知进退，反倒要施展地躺招。老头子心中甚是有气，心说，你要是施展别的功夫，我还不敢自信，你要打算用地躺招，那可不成，你得往后站，我得跟你比比。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大喊了一声，来到当场。

董爷一看太乙剑客来了，甚是喜欢。心说和尚你也不用狂，这一回准有你的乐子。太乙剑客全凭地行剑成名，你要跟他比在一处，准把你收拾一个不轻。董四爷想罢，遂笑着说道："我当是谁了，原来是太乙剑客到了。一向可好？你这是从何处来？"太乙剑客闻听此言，笑着说道："董老剑客不要客气，你我有甚么话回头再说吧。我先把这个和尚打发走了。"董四爷听了笑着说道："如此说来，你老多偏劳吧，这也错非是你老出头，别人来了我可不让。因为自古以来，我听说有打老道，没听说有打和尚的，想不到老了老了的又赶

上这么一回。”太乙剑客这时已然走到和尚近前，这时和尚还在地下躺着了，闻听他们老二位这一问一答，心中甚是有气。心说这个老头儿真可恶，我将要施展地行招来胜董瑞，偏偏的你又出头，不止于把机会错过去，并且还要会会我。这可别说我不对，你不跟我动手便罢，只要是跟我一动手，我非给你个厉害不可，要不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和尚想到这里，左右为难，倒不是为难别的，自己跟董瑞战着好好的，猛然间自己倒在地下，知道的是自己倒下的，不知道的该说是被人家打倒下的啦。再说人家两个人全都站着，我在这里倒着，这也不好讲话呀。和尚正在想着的时候，太乙剑客已然来在和尚的近前，未曾开言先哈哈的一阵大笑，然后用手点指着道：“和尚你可认识某家？”法通和尚闻听此言，冷笑了一声道：“认识你与不认识你有甚么用处？我和尚所认识的全是成名的剑侠，不认识你这无名之人。休得多言，你既打算会战于我，你就赶快亮兵刃进招来。”老人家闻听此言，冷笑了一声道：“好和尚，你这可是有眼无珠，连我都不认识，还称得起甚么武术家？别的话我也不说了，等我把你打完了，你就知道我是谁了。”老人家说完此话，这才伸手亮剑，对准和尚的头上便击。和尚见了，赶紧一翻身形，躲开宝剑，用双钩向老人家的两腿钩来。要按平常人动手，见了这种招，必须往起一纵身形，老头子可不那么办，用了一个反跟头，也倒在地下了。两个人全是地行招，滚来滚去，太好看了。老头子一边动着手，留神观看和尚的招数，只见他招招有式，式式有法，倒是真受过高人的传授，我还别大意了。不表老头子思想，和尚动着手也是暗打算盘，心说这个老头儿是谁呢？手使宝剑，施展地行招，剑法太高了。看这个意思，只在我

以上，不在我以下，我倒是听人说过，天下会这种地行剑的，没有第三位，就是太乙剑客父子。在以后他们父子又传了一个人，就是童林童海川。莫非说这个老头儿就是太乙剑客吗？不是他便罢，如果真是他，我今天可是难讨公道，这可怎么办呢？只恨我自执己见，不听大师兄的言语，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别的法子了，只好是跟他拼了吧。和尚想到这里，可就玩了命啦。怎奈一样儿，就是进不去招。这时老头子董瑞在一边观看，未免吓了一跳，心说可了不得了，这个和尚要找死。原本你的功夫不如太乙剑客，你就应该取守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方为正理，怎么你反倒紧着往里进攻呢。老头子看的有些出神，不由的有心思话可就说出来了，笑着向和尚道："好你个不知进退的和尚，你真真的可恶，照这个样儿再待一会儿，准有你的乐子。"老头子正在说着话的工夫，就见和尚的招数尽了，又从头上翻了回来。董爷暗中说道："咳，你原来就是这几招哇？我以为你有甚么出手了的啦，一个劲儿的得理不让人。"

书中代言，和尚的地行招一共是四盘，里面并没有多少招法，跟那不成的主儿动手，用不了几招就可以取胜。如今一遇见对手啦，他可就不成了，没有多大的工夫，四盘地行钩已然用尽，只好是从头里再翻一回。太乙剑客动着手留神一看，只见和尚往下没有招了，心中暗暗笑道："和尚你就是这几下呀？得啦，我别紧着跟你打了，早早的把你打发回去吧。"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把剑招一紧，和尚可就受不了啦，没用十个照面，已然把和尚杀得手忙脚乱，一个没躲俐落，被老头子一剑刺中右肋，当时血流满地。太乙剑客赶紧一纵身形，往旁边一站，用手点指哈哈的笑道："和尚这也是你咎由

自取，休怨某家心狠意毒。”老头子说完此话，留神观看，只见法通和尚在地下来回乱滚，过了好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这时别人还不以为怎样，惟有妙元和尚见了这种情形，可吓坏了。赶紧走向近前，低声叫道：“师叔，你老人家的伤势如何？”妙元连着叫了好几声，法通和尚方才慢慢的醒了过来，低声的说道：“我的伤势当时还不要紧，你赶紧把我背回关帝庙去吧，庙里有好药，紧着治用不了多少日子就可以好了。不要跟他们说别的，这种事在我们练武的身上，很不算回事。”妙元闻听此言，遂点了点头，把法通背了起来。法通强打着精神说道：“这位老英雄的武艺高强，胜过我和尚百倍。回去把伤治好之后，一定投名师访高友，二次练艺，练成之后，你我再为比试。请你把真名实姓说与我吧。”太乙剑客闻听此言，哈哈的笑道：“和尚你要问我的姓名，你可知道江湖上有一位太乙剑客娄奇？那就是我，你要找我的话，我家住四川成都府，你到在那里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的。”法通闻听此言，点了点头道：“好极啦，你就在家里等着我吧。妙元哪，快走吧。”妙元和尚闻听此言，这才分开众人，连头也没回，背着法通如飞而去。这时太乙剑客娄爷见和尚走了，这才向董爷说道：“董老剑客我们有话往店里说去吧。”董爷听了说：“此言正合我意。”二位老人家说完此话，这才一同走进店房。

第一百八十一回

不了事了然斗法通　恰相敌瘸脚对半腿

伙计打了净面水来，净面之后，伙计又给倒了茶来。二位老剑客一边吃着茶，一边说着话，董爷这才问道："娄老剑客这是由那里来，往那里而去？"太乙剑客听了说道："我这是由打家中来，往北京城去。在北京城贝勒府有一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那不是你老的徒孙吗？我听人传言，他的品行甚好，而且功夫还不错。我也是一时的高兴，命犬子娄瑞去北京城传授他地行剑，谁知去了这么些日子，未见回来，我可就有点儿放心不下啦。在家里又没有甚么事情，闲着也是闲着，所以我才由打家中出来，到北京城去找他们去。路过此处，看见你们在此动手，和尚要施展地行剑，我恐怕董老剑客吃亏，所以我才出头。"董四爷闻听此言，其是喜欢，心说童林这个孩子可真走运，人家娄氏门中的地行剑向不外传，想不到他真有这么大的福气。董四爷想到这里，遂抱了抱拳笑着说道："原来如此，我这里先谢谢你老的美意吧。"娄爷见了，急忙答礼相还，笑着说道："老剑客不要客气，我的地行剑虽然是不外传，可得分人分事，因为这个童林的人格太好了，我才打发犬子千里传剑。如果他的人格不好，打算学我这套剑招，他就是化上万两黄金，也学不了一招去。"董四爷听了说道："此话太有理了。在我们师兄弟四位学艺的时候，我们业师曾经说过，等我们四个人学成之后，在外面有了相当的名声了，收徒弟可得看清了，不要传非人才好。由

是之后，我们弟兄四人，在外面闯了数十年，直到如今，总算是大大小小的有一点儿名姓啦，我大师兄董化，收了三四个徒弟，全都很好。二师兄姜达，乃是一个和尚，手底下也有不少的徒弟。三师兄乃是老道张鸿钧，手底下好几个徒弟，都是老道。现在练的也都身为剑客。童林就是我三师兄的徒孙，在学艺之后，将一下山，就露这么大的脸。惟独就是我，直到现在就是两个徒弟。全是出家的和尚，一个叫青龙，那一个叫白虎，跟我练了这么些年的功夫，也没练出来，要跟他们老哥儿三个的徒弟比起来，差的可太多了。现在童林都学会了地行剑啦，我连一招也不会。早晨我跟和尚动手的时候，和尚施展地行招，要不是你老人家赶到，我就许吃了他的亏。以后我有工夫的时候，得研究研究这地行招的功夫。”太乙剑客闻听此言，笑着说道：“我也没有甚么要紧的事情，咱二位就在这里住几天吧，一来可以等那法通和尚几天，看看他有甚么举动。二来还可以盘桓盘桓功夫，不知董老剑客以为如何？”董四爷闻听此言，心中甚是喜欢，遂笑着说道：“老剑客既有此意，那可太好了。”老二位越说越近乎，一直说到天黑，遂把伙计叫来，叫他给预备了点儿吃的，也用不着甚么酒席，就是大饼咸菜。老二位吃了一个美味香甜。吃完之后，天色已然不早，遂打坐养神。

一夜无书，次日清晨起来，净面之后，随便吃了点儿点心，也不往外面去，仍然是在屋中盘桓功夫。如此的一连过了两天，到了第三天正午，董爷笑着说道：“老剑客我们一连等了和尚三天，还不见和尚到来，大约着他们不敢来了。”太乙剑客听了笑着答道：“未必如此，我在这里再等他半天，他如果再不来，明天早晨我就走了。”老二位说完此话，又等了

半天，天可就黑了，仍然不见和尚到来，董四爷笑着说道："完了，和尚不来了，我们早早的休息吧。明天早早的起来好赶路哇。"二位老人家吃过了晚饭，遂各自打坐养神。次日天光一亮，起得身来，太乙剑客辞别董爷，往北京城去了。

董爷也把东西收拾了收拾，自己也打算走，正在这个时候，伙计进来请安，笑着说道："老爷子你到外面看看去吧，外面来了很多的人，声称叫你老出去答话。"董四爷闻听此言，心中明白，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和尚约来的人，前来报复于我。待我出去看看，所来的是甚么样儿的人物？老头子想到这里，这才随同伙计一同来到店门以外。只见来的人位还不少，也有年岁大的，也有年岁小的，高的矮的全有，有穿长袍马褂的，也有带套袖的，看那个样儿，哪一个也不像练武的，全是买卖人的打扮。一见董四爷由店里走出来，为首上年岁的抱了抱拳，向董四爷笑着说道："这位老人家，你老在我们身上可积了德啦，我们大家到此，也没有别的事，就问你老赏脸不赏脸吧。"老头子见了他们这种情形，再听了他们这几句没头没尾的言语，把自己给闹糊涂了。遂留神往人群之中看了看，只见前几天自己管闲事的那银楼掌柜的也在其中。老头子看罢，心中纳闷，这些个人都是做买卖的，我又跟他们没有连手的事情，他们找我干甚么？口口声声的言说我在他们身上做了德行事啦，还问我赏脸不赏脸，这都是从那里说起呀？老头子想到这里，遂还了一礼，笑着说道："众位不要如此客气，有话请讲当面。"这时那位银楼掌柜的过来说道："董爷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有话咱里面谈吧。"董四爷听了说道："既然如此，众位里面请吧。"大家听了此话，遂谦谦让让的来到店里面，落座之后，董四爷说道："众位有何

见教，请讲当面吧。”为首的那位老者说道：“我们全都是本地村庄的买卖人，自从前几天你老人家把那个和尚打倒之后，那个和尚总也没到我们各家商号去恶化去，你老的功德太大啦。我们大家无以为报，打算给你老钱，恐怕你老不要。我们大家遂预备了一桌酒席，打算请你老人家喝几杯，你老千万不要推辞才好。”董四爷闻听此言，心中这才明白。原来这些人是这么回事，你们可就知道和尚没化缘去，你们可知道我们这场事还不算完了吗？老头子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你们众位的盛情我领啦，我本当跟你们前往，可是因为我现在太忙，不能在此久留，改日再会吧。”众人闻听此言，全都异口同音的说道：“老人家你老要是不去，就归为看不起我们大家。酒席我们已然预备好啦，你老要是不去可不行。”董四爷见众人不容推辞，只可点点头道：“既是众位如此的款待于我，那么咱就在这里聚会聚会吧，不必往别处去了，省得再多费时候。”众人听了说道：“这里也成，我们就不用预备好了的啦，咱就随便要吧。”大家说完此话，叫伙计预备酒菜，伙计答应下去，不大的工夫，酒饭端了上来，大家一齐入座。董爷坐于上首，众人左右相陪，一边吃着饭，一边说着话，不大的工夫，已然吃了一个酒足饭饱，由众人给了酒饭钱。大家吃完了饭，仍然不走，陪着董四爷坐了一天，也无非是谈些各地的名胜古迹。到天黑的时候，请董四爷用过了晚饭，方才一同走去。一夜无书。

次日天明，董四爷叫伙计把店钱算清了，自己打算赶路，就在这个时候，由外面又走进一个伙计来，笑着说道：“老爷子，外面来了两个老客，言说找太乙剑客与董老英雄，不知你老是见还是不见呢？如果要是不愿意见的话，我到外面告

诉那两个人去，就说你老已然走啦，你看这个主意好不好呢？”老头子董爷闻听此言，不由的心中暗想，听伙计所说的言语，这一定是和尚约出来的人。我要是不叫众人拉住不放，在这里耽误了两天，不早就走了吗？如今人家找来了，可不能说了不算。事有事在，待我出去会他们一会吧。董四爷想到这里，遂站起身形，来在店门以外，留神观看，只见有两位老者，全都是七八十岁的样儿，身高不足六尺，精神百倍，二目如灯。一见董爷由店里出来，遂笑着说道：“对面这位老英雄可是董老剑客吗？”董爷闻听答道：“然也，在下正是董瑞。未领教二位老英雄贵姓大名？找我有何见教？”头前的那位老者笑着说道：“在下姓万名云字长春，外号人称雪南山白头翁。这位姓陆名云字寿山，外号人称背背锦囊武乡侯。”董四爷听了笑着说道：“原来是二位老英雄，到此找我何事？”万云听了此话，笑着说道：“有点小事，你先等一等，我把我们那位当家的请出来再说。”万云说完此话，遂回过头来说道：“董老剑客已然出来啦，老当家的你快过来吧。”万云这一句话将然说完，就听旁边胡同内有人念了一声佛号，跟着由胡同里走出一个和尚来。老剑客留神一看，见来者非别人，正是法通和尚。董爷看罢，心中有气，心说好你个可恶的和尚，前几天你被太乙剑客所伤，并未加害于你，叫你改过自新。没想到你不但不改，反倒约来打手，前来报复。今天如果不动手还则罢了，如果一动手，我决不留情。别看你们一共来了三个人，我准把你们都打倒下。可是看这两个老者的外表，全都是有几十年好功夫的样儿，怎么跟和尚走在一处呢？

书中代言，自从法通受伤之后，由妙元背着他回庙。走在中途，法通说道：“妙元哪，我身体受伤，完全是因为你。

虽然是不重，还不如被他刺死呢？我真要是死了，你师大爷倒许与我报仇。我这一受伤不要紧，回去之后，不但报不了仇，大约着还得挨顿说。”妙元闻听答道：“不能够，师大爷决不能不管。师兄师弟的，还能那样的狠心吗？”法通说道：“那可不能说一定了，事到如今，只好是赶紧回去治伤要紧，报仇那还在其后啦。”妙元听了此话，遂加紧的往前走去，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在关帝庙前。进了角门，一直往后走，来到禅堂以内，把法通放在云床以上。老和尚法如见了，口念弥陀佛，“善哉善哉，在你未去之先，我再三的拦你，不叫你前去。你不听师兄之言，才有这样的结果，大约着受了伤了吧？”法如说完此话，不待法通还言，遂走进暗间去了。法通见了这种情形，可就急了，心说你跟我乃是一师之徒，如今我带伤而回，不但不给我治，还瞒怨我，你也太不义气了。我得跟你理论理论。法通想到这里，遂高声说道：“师兄，你可别忘了我们乃是一师之徒啊？你就这么不顾义气吗？”法通一个劲儿的喊，法如在暗间里不答一言，只听得暗间里啪啪的响声。法通听了，知道暗间里不止是师兄一个人，这不定是跟谁在里面下棋了。这时妙元已然打了一盆水来，把法通的僧衣脱下，慢慢的给他洗伤。洗完之后，上了止疼的药，用布缠好伤口。又拿了一身僧衣来，给法通穿好。法通躺在床上，不住的哎呀着道：“师兄，你老人家可是我的亲师兄啊，我这受了伤啦，你老就这么忍心看着我呀？你老要是出头，不怕功夫不敌他，你老再回来，也显着有点儿师兄弟的义气啊。要是这么看起来，还是谁有能为在谁身上带着，谁惹的事非谁自己办去，这不太难一点儿了吗？咳，事到如今我甚么也不盼了，就盼我的伤口早早的好了，找到董瑞那里，施展我

的平生所学，跟他决一胜负。我就是因此死在他的手下，我也在所不惜，也不能怨恨别人，谁叫我的功夫不成呢？”法通正在说着这话的时候，就听暗间里有人说道：“外面说话的可是法通当家的吗？”和尚听了急忙答道：“对了，是我。你老是那位？”和尚这句话将然说完，就见门帘一起，由里面走出两个老头儿，全都是八十余岁的样儿，精神极了。和尚看罢认得，乃是万云陆云两位老英雄。和尚看罢，笑着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你们二位呀。几时来到这里的？我怎么不知道呢？”万云听了答道：“你要问我们来的时候，可有好大的功夫啦。那时你没在庙里，我听法如当家的言说，你跟妙元往双星店报仇去了。他老人家不叫你们去，你是非去不可。你走之后，他老人家言说你准得带伤回来，我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当时就要找了去。可是又不知道你们从哪里去的，正在这个时候，果不出法如当家的所料，你就带伤而回。法如当家的不管你的事，无论师弟怎样不对，当师兄的也不能不管哪！我们二人打算给你出出气，找董瑞报仇去。就是我们二人不敌他都没关系，反正总算是敢找他去了，你这个面儿多多少少的也可以正过一点儿来。法当家的你看怎么样？”法通和尚听了此话，哈哈的笑着说道：“你们二位的话太对了，不枉我们认识一场。我师兄要有你们二位这样的义气，无论如何，也不致于叫我受这样的伤啊。你们二位既有这种心意，那可太好了。请先到暗间里休息休息，过两天我的伤好了，你我三人一同前往。”陆云听了说道：“法当家的不要这样的客气，请你把动手的经过跟我们二人说一说吧。”法通闻听此言，遂把自己跟董瑞怎样的动手，又来了一位太乙剑客，用地行剑刺伤自己的右肋，这才负伤而回，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陆

云说道："不就是他们两个人吗？没关系，你也不用难过。等你好了之后，我们一同找到他们那里，你看我们两个人怎么跟他们拼命的。现在我们先回家，等过几天我们再来。"陆云万云说完此话，转身形要走，法通赶步向前，伸手相拦，笑着说道："二位不是没有要紧的事吗？何必远走一回呢。就在这里住几天吧。"陆云万云二位老者闻听此言，遂笑着答道："也好，那么就住在这里吧。"这二位说完此话，当时可就没走，住在庙里除了下棋之外，就是练练功夫。

一连过了两天。到了第三天早晨，陆云看了看和尚的伤口，已然好了。和尚所受的伤，本来就不重，乃是被宝剑扫了一个大口子，俗谓串皮伤，庙里有好药，也就是三两天的工夫，就可以复旧如初。陆云看罢，遂笑着说道："法当家的，我看你的伤口已然好了，我打算现在就找他们报仇去，你看怎么样？"法通和尚闻听此言，遂笑着说道："好可是好了，不过有一样儿，我跟太乙剑客规定的是等我三天，今天正是第三天。我们今天不要前去，要等他一天，太乙剑客一看三天我们没有人找他们去，一定不等我们，他可就走了。他走之后，只剩下一个董瑞啦，到第四天我们再找他去，三个人给他来个车轮战法，准把董瑞打倒下。我出这个主意可并不是惧怕太乙剑客，因为这个法子可以省好大的力量，不知你们以为怎样？"陆云万云二人听了此话，齐声说道："此计甚好，就是这么办吧。"三个人商议完毕，又等了一天，到第四天早晨起来，三个人带好了应用的东西，一同往双星店而来。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在双星店门以外。法通说道："你们二位前去找他，我在那边的胡同里面等着去。董瑞如果还没走，等他出来之后你们再叫我，如果他们要是都走啦，我就不必露

面了，咱再一同回去想别的法子去。”和尚说完此话，遂走进胡同里面去了，这二位到店门口一找董瑞，伙计不敢怠慢，遂到里面把董四爷叫出来。彼此见面之后，问完了姓名，陆云这才一叫和尚，法通遂由胡同里走出来。一看董四爷并没走，心中甚是喜欢，遂哈哈的一阵大笑，高声念一声佛号。董四爷一看和尚来了，心中便知道这两个老头儿一定是和尚约出来的，遂高声说道：“和尚你太不要脸了，自从那天你受伤一走，言说三天之内必来报复，现在已是第四天啦，人家太乙剑客也走了，你还干甚么来呢？你既是来了，我也别叫你白来一趟，你不是还带着两个人了吗？你们来个一齐上，老太爷今天卖卖老，照样儿的也把你们打发回去。你们就别愣着啦，赶紧进招来。”董四爷将然说完此话，陆云可就火儿了，大声的说道：“董瑞休要口出大言，你就武术高强，可得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也用不着三个人一齐上，今天我先会会你。”董四爷听了冷笑一声道：“哎呀，你也敢说会会我，这也不是要反吗？”陆云说道：“你少说便宜话，看招吧。”陆云说完此话，往前一上步，手带风声，照董四爷的前心就是一拳。董四爷见了往左合上步，伸手一拿他的腕子，陆云急忙将手撤回。董四爷用了一招叶底藏花，向陆云打去，陆云往后一退，再次向前进招，一来一往，不大的工夫，已然过了十五六个回合，并未分出胜负来。和尚看了，遂大声说道：“陆老英雄的武术高强，且请退下来，待我二次会他。”陆云一看和尚来替自己，正合自己的心意。心说正好，我既然与董瑞交了手了，总算把朋友之道尽啦。陆云想到这里，遂虚点一招，往外一纵身形，大声说道：“董瑞你且住手，现有和尚会你。”陆云说完此话，和尚已然来到当场，笑着说道：

“董瑞你我今天比试，可不同上一回了，必须分个你死我活，或是我活你死，你可不要害怕。”董四爷听了，心中暗想，好和尚，你把我的惯技都学了去啦，未曾交手先用话气人。你跟别人用这一套倒许成，跟我可差点儿事。董四爷想到这里，并不着急，遂冷笑了一声道：“和尚你不是打算动手吗，你就赶快过来吧，我这正找不着你了，你说的话很有理，你我二人这一回得有一个死的，我这个岁数可也活够了，本应当叫你送送终。可有一样儿，因为在夜间我作了一个梦，梦见高人传给我几手功夫，传完之后，对我言讲，这几手功夫专为打你用的。所以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按他的言语而行，大约着你要送不了我的终，我可就给你送了腻啦。”和尚闻听此言，心中大怒，遂亮出得意的军刃双钩，左右手一分，往前一上步，大声的说道：“董瑞休要斗口，待我取你项上人头。”和尚说着话，用双钩照定董瑞头上便钩，董四爷见来势凶猛，忙一伏身形，挥拳便打，两个人一来一往，遂战在了一处。一边动着手，董四爷暗想主意，心说这个和尚倒是战不过我，可是不能叫他施展地行招，如果他一施展地行招，我就有些不好办了。我得招上加紧，不叫他有用地行招的机会。董四爷想到这里，遂把招数一紧，好似一团风的一般，围着和尚乱转，把和尚忙合的都不知东南西北了。和尚动着手可就急了，心中暗想，董瑞你这可是成心挤罗我，这可别说我不对，我赶紧施展地行招吧。和尚想到这里，见董四爷的双手向自己的头上打来，和尚遂往下一伏身形，倒于地下。董四爷见了暗道不好，和尚要用地行招。

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听得有人高声念了一声佛号：“法通不要逞强，老僧来也。”董四爷听了，留神向说话的地方一

看，只见由人群之中走出来一个和尚。身高六尺有余，面若银盆，一双雌雄眼，神光足满。董四爷看了认得，乃是一目了然僧，遂将身形往外一纵，高声说道："法通你且不要动手，现有高僧前来会你。"法通闻听此言，遂站起身来怒着说道："董瑞休走，无论是谁来了，也挡不住你我比试较量。"法通将然说完此话，那了然长老已然来至当场，笑着说道："这位出家的长老，武功果然不错，与董老客剑相比，可以说不分上下，老僧看着有些技痒，打算与你过过招，不知你的意下如何？"法通闻听此言，看了看这个老和尚的像貌，心中暗道："这个和尚我有点面熟，怎么我一时想不起他是谁来呢？"

书中代言，了然长老乃是成名的剑客，好静不好动，在陕西山西两交界的地方，有一座金光寺，他在那里参修。那一天正在打坐的时候，由外面进来一个小和尚，手打问讯说道："师父，外面有二人前来拜望你老，乃是一师一徒，师父姓程，徒弟姓何，不知你老人家见他们不见？"了然长老闻听此言，向小和尚说道："你出去就提我有请。赶紧把他们带进来。"小和尚听了答应一声是，转身而去。不大的工夫，由外面带进两个人来，乃是一老一少。进了禅堂，向老和尚施了一礼，然后说道："高僧在上，弟子给你老行礼了。"了然长老急忙手打问讯说道："施主不要如此称呼，请坐。"那上年岁的人说道："有长老在此，焉有我们的座位？"了然长老说道："施主不要客气。常言说的好，四海之内皆弟兄，坐下也好讲话。"那人听了此话，方才落座。那年青的侍立一旁。了然长老说道："施主由那里而来？到此何事？"那老者说道："高僧，我这是带着我的徒儿，到外面闯练闯练，路过你老这里，闻你老的大名，可不是一天了，久欲拜会，总是不得其

便。今日得见高僧之面，总算我不白来。听人传言你老有雌雄剑两口，我打算见识见识，不知高僧肯其叫我开眼吗？”了然长老闻听此言，手打问讯，笑着说道：“施主原来为此，这有何难？我已命小和尚预备斋饭去了，等用过斋饭之后，我把双剑取出来给施主看看，也不算晚。”那老者听了笑着说道：“多谢高僧的美意。”正在说着话的工夫，小和尚献上茶来，一边吃着茶，一边说闲话，了然长老问道：“未领教施主贵姓高名？”那老者闻听笑着答道：“岂敢，我姓程名甫号叫文元，人送外号闪电流光青风叟。这是我的徒弟，他姓何名见字龙章，外号人称多臂仙子赛哪吒。”了然长老听了说道：“原来是程老英雄，久仰久仰。你们师徒如若没事，在这里住两天再走吧。”程甫说道：“那可太好啦，我正想着跟你老学几招啦。”了然长老说道：“施主不要客气，彼此盘桓盘桓而已，何必说学呢。”老和尚将然说完此话，小和尚已把斋饭端来。程甫也不客气，一同入座，吃完之后，老和尚由云床底下把双剑取出来，叫程甫观看。只见这两口剑全是三尺多长，光亮照人，好像银的一样。程甫看了问道：“高僧此剑何人所造，能以削铁吗？”老和尚答道：“此剑乃是宝器，可不是甚么战国所留，乃是高人精心所造。较比平常的刀剑好的多，倒是能以削铜剁铁。”老和尚说完此话，将剑还匣，仍然收于原处，当天程甫可没走，就住在庙里了。由定更的时候，每人一张凳儿，坐在上面养神。不大的工夫，老和尚已然睡着。程甫可就不然了，坐在石凳儿之上，好似有甚么事情似的，一夜也没睡着。老和尚虽然是睡着了，可是跟醒着差不多，因为这是身份的关系，把功夫练到相当的程度才能如此。老和尚用冷眼看了看他，心说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他打算盗我的双剑吗？不

能啊，他既知我之名，不能办这种事。当时可也没问他，直到次日天明，老和尚了然长老问道："程施主大概没睡好吧。"程甫听了咳了一声道："老当家的那里知道，我总以为我的功夫不错了，谁知跟你老比上差的可太多了，不用动手了，就拿打坐的功夫说吧，不及你老十分之一。你老坐在凳儿之上，稳稳当当的就睡着了，我坐在凳儿之上一夜未合眼。"了然长老笑着说道："程施主不要如此讲话。你要练到我这个年岁，自然也就跟我一样了。"程甫说道："不成，怎么练也到不了你老那么高。"了然长老又解说了几句，这才改过口风来，谈些江湖的故事。如此的一连过了三天，到第四天早晨起来，程甫跟了然长老告辞而去。

不表程甫往哪里去，单说了然长老在他们走了三四天以后，自己打算练练功夫，一找双剑没有了。把老和尚吓了一跳，又仔细的在屋里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着。老和尚心说不好，这一定是被人家盗了去啦。要不然决不能找不着。你说这可是谁盗的呢？不论多高的人，来在我这里偷盗，我也不能一点儿也不知道哇？老和尚想了好半天的工夫，可就想到程甫何见他们师徒身上去啦。心说不用问，这两口剑一定是被他们拿了去啦。老和尚越想越对，暗自说道："好你们两个可恶的东西。你真要是爱这两口剑，可以跟我说明来意，我要看你们两个人有这种造化，可以使用这两口剑，我当然就送给你了。我本是一个出家人，又是这么大的年岁了，要他有甚么用处？你们二人以为盗走就算完了，那可不成。待我找你们去便了。"了然长老想到这里，遂命小和尚看守庙门，自己带好了应用的东西，出了庙门，也没有一定的去处，只好是信步而行。所经过的村镇，只要是有练武的地方，老和

尚必然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一回。一连出去好几个月的工夫，并没打听着程甫师徒的下落。老和尚急的不得了，暗自说道："看起来我还是不该着清静，这一大意不要紧，把双剑丢了。在外面跑了两三个月的腿，连一点儿影子都没有，这不把人急死吗？有心不找吧，这个跟头又栽不起，只好是接着往下找吧。"

这一天来在一个大镇店上，正然往前走着，就见前面空地之外，围着很多的人。老和尚见了，心说这是干甚么的，怎么这么热闹？老和尚想到这里，遂走向近前，手打问讯，笑着说道："列位施主，这里面是干甚么的，怎么这么热闹哇？"有那好说话的人说道："和尚你问这个干甚么，这里面是卖艺的，你化你的缘去不就完啦吗？看这个没有人布施给你银钱。"了然长老听了笑着说道："施主有所不知，老僧最爱看练武的，不但爱看，我还练过几天啦。我到里面看看，如果里面卖艺的练的好，我一高兴还许给他帮帮场子呢。"那人听了说道："既是那么着你就往里面看看来吧。"老和尚闻听此言，这才双手一分众人，来到里面一看，心中这份高兴就别提有多么大了。原来卖艺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所找的程甫师徒二人。只见程甫穿着短小的衣服，手持自己的双剑，正在那里与看热闹的说生意口呢。老和尚看罢，有心当时过去向他要剑，转而一想，先别忙，我先看看他有甚么举动，再为出头也不算晚。老和尚想到这里，当时也没言语，站在人群之中，留神观看。只见程甫站在当中，向四外作了一个罗圈揖，笑着说道："众位爷们，我们师徒二人，本不是打把式卖艺的。因为办事路过此处，手中无有川资，不得不出此下策，回头我们爷儿两个，一齐下场子练两套，众位手底下方便就给几个，如

果不方便呢，算你老白看。闲话少说，我是说练就练。”老和尚了然长老听他说到这里，心说成了，你就别往下练了，该着我向你要剑了。老和尚想罢，遂紧走了几步，来到场子当中，大声说道：“好你个可恶的东西，私盗我的双剑，你还认识老僧吗？”程甫正在说的高兴之际，猛然间由外面进来一个和尚，留神一看，见是了然长老，只吓得打了一个冷战，遂把双剑往前一递，笑着说道：“高僧不要着急，你老的双剑在此，快快的拿了去吧。”老和尚听了此话，伸手接过双剑，哈哈的笑道：“程甫你盗我的双剑有何用意，是打算自己使用啊，还是有人主使呢？及早从实讲来，如有半句不实，小心你项上的人头。”程甫听了笑道：“高僧，我实不相瞒，你老的双剑我可不是想了一天了。我到你那里去的本意，倒没有甚么人主使，所为的是开开眼界，长长见识。没想到天假其便，在你老告便的时候，我得手盗了出来，走到这里，一则没有川资，二来打算露露我的功夫，所以我才当街卖艺。没想到就遇上你老人家了，望求高僧大开方便之门，饶了我吧，下次再也不敢了。”老和尚了然长老闻听此言，遂点了点头，哈哈的笑着说道：“程甫，我本应当手起掌落，将你打死，因为你的年岁也不小了，又一个劲儿的央告于我，暂时饶你不死。将来再有这种行为，如果被我知道，我决不饶你。”老和尚将然说到这里，就见由程甫身背后过来一个小孩儿，正是何见何龙章，向老和尚笑着说道：“得啦得啦，别得理不让人啦，我师父把双剑盗来，并未给你损坏了，现在原物交回，你不但不认便宜，反而说出不讲理的话来。你既是有这么大的能为，为甚么还把双剑丢失了呢？”老和尚闻听此言，笑着说道：“小娃娃你知道什么，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快快退下去吧。”

何见闻听此言，往前一上步，左手一愣，右手照定老和尚的面门就是一拳，大声的喊道："你敢不答理我。我先打你两下儿，看看你有甚么法子。"了然和尚闻听此言甚是不悦，心说就凭你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就敢说跟我比试比试，这不是糟改吗？我就是把你打倒下，与我的面上也增不多大光彩呀。可是他的拳已到了，只可往左一上步，一抬腿将何见踢倒在地。何见赶紧站起身形，还要争斗，程甫见了这种情形，赶紧用手一拉何见，师徒二人一同分开众人，如飞而去。老和尚因为剑已到手，也不追他们了，遂顺着大道往回走。

这一天正然往前走着，来在一个村庄之内，见前面围着好些个人，老和尚遂走到近前一看，只见乃是两个人比武，一位是董四爷，那一位是法通和尚，正在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猛然间见法通要施展地行招，了然长老这才答话，来到当场。法通见来了一个老和尚，像貌异于常人，遂手打问讯笑道："这位师兄怎么称呼？来此何事？"了然长老听了答道："老僧我的法号，上了下然，别号人称一目了然僧。未领教师兄你的法号怎么称呼？"法通听了说道："原来是老剑客到此，失敬失敬。你要问我的法号，上法下通，外号人称头顶金盔怀抱莲双钩老祖。我的大师兄法如，外号叫铁背头陀。"了然长老听了，笑着说道："原来是法老当家的，我久闻大名，无缘得见，今日相逢，真乃三生有幸。"法通听了说道："师兄不要这么客气。我有一事不明，要在你的台前领教。"了然长老说道："有话请讲当面，何出此言？"法通听了说道："你我全是佛门弟子，人不亲艺亲，艺不亲门户还亲呢。我正与董瑞动着手，师兄为何出头相拦，意欲相助董瑞，叫我好不明白。"了然长老闻听此言，心中暗道："好法通，你这叫拿话圈我。

我要说是帮助董瑞，与他动手，可是我又不知道他们因为甚么打起来的。我要说我不是帮助董瑞，那么我是干甚么来呢？”老和尚想到这里，心说有了，我何不如此的回答他，老和尚想罢，遂笑着说道：“要问我意欲何为，我可不能不说。我与董老剑客乃是多年的老友，今天我由这里经过，看兄你与他动手，所以我才出头；打算给你们了解此事，不知法当家的可曾愿意吗？”法通闻听此话，点了点头，哈哈的笑道：“师兄言之有理，我领你老这番美意。不过这里面有不能了解的地方，在上次动起手的时候，我因为他几乎命丧太乙剑客之手。如今我的伤势已好，二次前来找他报仇，必须分个上下，有死有活。”了然长老闻听此言，笑着说道：“法当家的，你说此话太不合乎出家人的身份了，就是平常人发生争斗，把人给打死了，还得有人出头了解呢，别说你还是出家的和尚呢。出家人最忌的就是开杀戒，你如此行事，那不就犯了三规五戒了吗？你也先别着急，可以把你们因何而起的原因，详细的对我说一说，最好还是和解的为是。但不知法当家的以为然否？”法通闻听此言，笑道说道：“师兄既是问到这里，我就对你讲说一回。原来我有一个师侄，法名叫妙元，因为他住持的庙年久失修，打算重新建造，又没有这项钱财，不得已遂在附近的村庄募化，因此遇见董瑞。他非不叫他化缘不可，二人言语不合，当场比起手来，我那师侄的年岁又不很大，焉能是他的对手，没有几个照面，他就把我师侄打倒下了，这种事情放在练武的身上，本来不算甚么，常言说得好，不打不交，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我那师侄乃是出家的和尚，可就不能跟平常人一样了。你只顾把他打了，下次他还有何面目再出去化缘去。这还不算，他大不该叫我师侄给我带信，

言说不为打我师侄而来，斗的乃是我们弟兄。我那师侄被打之后，去到我那里哭着跟我们弟兄一学说，我可就随同我师侄找了他来啦。我与董瑞见面之后，彼此言语不和，遂动起手来。正在未分胜负的时候，来了一位太乙剑客，将董瑞叫了回去，当场与我比武。也是我一时的大意，被太乙剑客所伤。约定三日为期，我必前来找他，言罢之后，我师侄将我背回庙中，将伤治好，我才二次找他报仇。没想到太乙剑客已经走啦，只剩下董瑞一个人了，你老想想，此事完全由他一人身上所起，我能跟他完的了吗？师兄打算了解此事也成，除非是将他项上的人头取下来，我就心平气和了。”了然长老听了笑着说道，法当家的既然前来，为何不见令师兄法如呢？”法通听了说道：“咳，休要提他，他太没有义气了，不但不管这件事，他还一个劲儿不叫我们来呢。我们师兄弟的感情，还不如我这两位好友万云陆云了。”了然长老听了说道：“原来如此，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你的师兄法如当家的不来，乃是明理的高人。董老剑客那么高的身份，决不能无故的打你的师侄，你不要只听一面之辞。可是事已至此，就不问是非曲直了，你把这个面子赏与老僧，从此大家还要多亲多近呢。”

了然长老说完此话，以为法通一定得点头答应了，那知道法通不但不答应，反倒把眼一瞪，大声说道：“了然和尚，你这叫满口胡说。我受伤算白受了吗？那可不成。你以为他是四大名剑了，我不怕他们！他的大师兄不就是董化一吗？我把董瑞打死之后，再找董化一去。请你往旁边站，我们两人二次动手。”一目了然僧闻听此言，心中甚是有气，遂哈哈的笑道：“法通，给你台阶你不下，你非武力解决不可。来来来，待我将你打发回去。”法通闻听此言，遂大声的说道：“了然

和尚，你也不必发威。我先把你打倒了，然后再打董瑞。”这时了然长老已然将双剑亮将出来，正在要动手的时候，董四爷可就急了。心说这乃是我自己的事，人家了然长老乃是了事人。了事未成，言语失和，势在武力解决。两个人全拿着兵刃，常言道的好，刀枪无眼，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如果因此出了意外，这个责任谁担哪？简直还是我自己出头吧。别叫人家了事人加入战圈才好。董四爷想到这里，遂大声的说道：“了然长老切莫动手，我有要紧的话对你老言讲。”了然长老闻听此言，手持双剑，回过头来说道“董老剑客有何话讲？”董四爷说道：“老方丈请到一边给我观敌料阵，待我会战于他。”了然长老听了此话，笑着说道：“董老剑客不要客气。我既来了，要不给他个样儿看看，他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董四爷未及答言，法通可就答了话啦，大声说道：“不论你们二人那一个都成，你既是乐意跟我过招，你就留神吧。”法通说完此话，举双钩往了然长老的项上就钩。了然长老见钩临切近，往下一伏身形，用双剑往法通的双足便削。法通一见吓了一个冷战，赶紧往外一纵身形，躲过双剑。心说好快的招法，这也就是我就完啦，要是平常的武术家，双足就得叫他削下去。和尚想罢，二次往前一上步，往里进招，可就把十二分的精神都用上啦。一则了然长老的招数快，二来他使的双剑乃是宝器，自己的兵刃要叫他削上，可就败在他的手下了。就这样一来不要紧，法通可就吃着很大的亏了，也就是三四十招的工夫，法通就有些受不了啦。心说我这几天太不走时气了，遇上一位就比我高，这可怎么办呢？了然长老动着手一看，心说闹了半天你就是这几下子呀，你不是怕我削你的兵刃吗？这就成了，我还是非削不可。了然长老想

到这里，净用双剑找他的双钩，法通见这种情形，心中可就没有主意了，只好是一个劲儿的往后退，进不去一招了。如此的工夫一长，法通一个没躲闲落，只听呛的一声，双钩被老和尚的双剑削为两段。法通赶紧往外一纵身形，打算不使兵刃，与老和尚比比拳脚，万云可就急了，心说我别看着了，叫法通先歇一会儿，我会会这个老和尚。万云想罢，遂高声的说道："法当家的先请退下，待我会战于他。"万云说完此话，紧走了几步，来到老和尚面前，彼此报了名姓。老和尚见万云没拿兵刃，遂将双剑还匣，两个人以拳脚比试。一来一往，过了三四十个回合，未分胜负，彼此各怀戒心，不敢大意。老和尚心中暗想：要看这个万云的态度与言谈，是多么和气，那像个练武的样儿？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好的功夫。如此看来，大凡遇见生人，千万不可自满，总以为自己比人家胜强多多，及至比上一看，才知道人家厉害。老和尚想罢，把手底下一加紧，越杀越勇，万云也不示弱，也是越打越快，两个人真好似走马灯一样，看热闹的众人一个个全都看出了神啦。这时要想不叫他们两个人动手，把他们两个人拉开，简直就叫不成。正在难解难分之际，万云就觉着有一物带着风声向自己面门打来，自己赶紧一伏身形，还是没有躲开，这一下儿正打在天灵盖上。万云就觉着疼痛难忍，不由的呀了一声，低头一看，在地下有一个泥弹儿。万云看了，心说这是何人暗算于我？这时又听弦一响，万云赶紧一伏身形，略慢一点，不偏不正，又打在原处了。万云可就急了，赶紧往外一纵身形，留神观看，看了好半天的工夫，也没看出来暗算自己的是谁。

万云遂高声说道："我正跟了然和尚动着手，这是那一位

看着气不平是怎么着？你如果气不平，可以进来比试，别暗算我，那还是人物办的事吗？你要是英雄，赶紧出头答话，如果不是英雄，你就别出头。我再叫你三声，你再不言语我可就骂你啦。”万云说完此话，就听人群之中有人冷笑了一声道：“我说老万，你这么大的年岁是怎么活的？我既是暗算了你，我就敢出头。因为看热闹的人太多，我费了好半天的工夫，方才挤了进来。我以为我在这里一站，就是不出头你也看得出是我办的事来，没想到你这人两眼无珠，还要口出恶言，太没脸了。”万云闻听此言，留神观看，只见那人已然走了过来。但见他身高不足六尺，面如古月，满部的银髯，二目神光足满，手拿一张弹弓。站在自己的对面，好不威风。万云看了，并不认得。了然长老一见，心中甚喜。认得来者乃是冷镇冷运回。

书中代言，他老人家这是由哪里来？冷爷自从天锡山事毕，辞别众人回家，走在中途路上，心中暗想：我此来不是找苗泽苗润雨来了吗？出来这么些日子，也没找着，为甚么又回家呢？不成，我还得找找他。见着他之后，一同回家，纳享清福，那有多么好呢。冷爷想到这里，可就没往回走，信步而行，各处寻找苗泽的下落。这一天正在往前走着，来在一个村庄里面，见围着很多的人，冷爷心说不用问，这里面非有热闹不可，要不然决不能围着这么多的人，待我过去一看便知。冷爷想到这里，遂走向近前，笑着说道：“众人借点儿光，我进去看看里边是干甚么的。”看热闹的众人听了，回过头来道：“不成老爷子，你这么大的年纪，往里一挤就挤坏了。这种热闹你还是不看的好。”冷爷闻听此言，又见人太多，实在是不能往里挤，自己倒不是怕挤，恐怕招众人之怒，回

过头来各处观看，只见在旁边有一棵树，有一丈多高，如果站在上面往下看，更为真切，冷爷看罢，遂将身形纵上树去，隐在树叶里面，留神往下观看。见里面乃是两个人动手，一个是了然和尚，一个是万云，正在杀得难解难分，冷爷心说了然和尚怎么会跟他战在一处呢？又往旁边看了看，那边还有珍珠佛董瑞，这边还有一个和尚一个老头儿，因为背着脸儿，看不见面目，不知道是谁。冷爷看罢，心中更纳了闷啦，心说怎么这么乱哪，这到底是谁跟谁呀？看这个意思，当时难分胜负，我给这个老头儿来一弹吧，完事我再出头给他们了解。”冷爷想到这里，这才把弹弓取出来，连发两弹，全打在万云的头上。自己打完了他之后，准知道他必要找打他之人，这才纵身形来到里面，站在人群之中，观看究竟。只见万云被打之后，向四外看了看，并没看出是自己来，后来万云急了要骂街，冷爷这才出头答话。万云见了，并不认得，心中大怒，用手点指着说道：“老朋友可是你用弹弓打的我吗？”冷爷笑着说道：“对啦，正是在下，你看，了的好不好呢？”万云听了说道：“好可是好，就是一样儿不光明正大，乃是暗算人的行为，不是英雄所作之事。你要想跟我比试比试，可以明着找我。我如果不敌，被你战败，就是死在你的手下，那都没有关系，决不能说出不好听的来。既然你会使这种暗器，你还有多少，可以当面施展，只要是再打上我，我情愿拜你为师。”冷爷听了笑着说道：“你且住口，我出头非是恶意，乃是给你们两造了事而来。我要不用暗器解围，大约着你们二位谁也不肯先撤招吧？此举可是近于得罪人，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请求不要往心里去才好。”万云听了说道：“你既有此好意，为何只打我一个人呢？你不许一个人打一下吗？你

这乃是强辞夺理的话，不要跟我使用这个。反正今天你也不能走了。”冷爷听了笑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的不通情理？准要是比试你准成吗？既是如此，你就报上你的名来，待我卖给你几下看看。”万云听了此话，遂报了名姓，然后叫冷爷报名。冷爷遂也将名姓说于他，万云听了，也不客气，往前一上，照定冷爷就是一拳。冷爷见了，赶紧一闪身形，接架相还，两个人一来一往，不大的工夫，就是十几个回合。

正在未分胜负的时候，猛然间就听有人高声喝喊：“冷镇休要逞强！万老英雄且请住手，某家来也。”话声将然落下去，说话的人已然由外面纵了进来。万云听了此话，心中甚是高兴，听这人说话的意思，准是向着自己的，万云想罢，遂往外一纵身形，留神观看来人。原来是个有残疾的人，左腿已然不能着地，左臂架着拐，衣服倒很齐整。万云看罢，并不认得。正想要问他姓名的时候，那人已然走到冷爷的面前去了，笑着说道：“冷老剑客一向可好，在下久有意前去拜会，只因身有残疾，路途又远，无缘相见。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了，真是荣幸得很哪。”那人说完此话，并不报名，往前一上步，举拐照定冷爷就打。冷爷往后一退身形，笑着说道：“你且住手。我冷镇出头，乃是给他们了事，并非是成心出风头来了。你乃是六根不全的人，我胜了你，我也露不了多大的脸，还得落个欺负人。倒不如你站在一边看看热闹，还是我跟万云比试吧。”冷爷说此话乃是好意，没想到那人火儿了。用手点指，怒着说道：“冷镇休要小看某家，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真要比试上，还不一定谁行谁不行呢。别的话也不用说，你就进招来，你要能胜我的单拐，那就算你高，听凭你的发落。如果胜不了我的单拐，你休想活命。”冷爷闻听此

言，遂笑着说道："我把话已对你说开了，你执意不听。你就过来吧，咱两个人先来来，我看看你的功夫在甚么地方放着了。你如果真有能为，把我打倒就地，我就多给你传名。"瘸子闻听此言，笑着说道："老冷，你不用口出大言，我把你打倒之后，传名不传名的倒没有甚么关系，只要你记住了某年某月某日晚把你打了一个跟头就行了，这准比你给我传名强的多。跟我动手你可得留神，别看我这根半腿，准比你的功夫高。"冷爷到了这个时候，可就为了难啦，他乃是个残废，我胜了他不露脸，如果真要是输给他，那可太栽跟头了。冷爷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就听有人大声说道："冷老剑客不必为难，你且退后，看我们两个人较量较量吧。"说话的声音将然落下去，由人群之中走过一个人来，众人见了，不由得全都是一笑。只见来人身高五尺有余，身穿蓝绸子大衫，长就的一张黑脸，两道黑眉，一双大眼，鼻直口阔，大耳有轮，右足下一双云鞋，站在当场，倒是很好看。闹了半天来者也是根半腿，恰与那人配成一对儿。看热闹的众人见了这种情形，全都异口同音的说道："这才凑成一对儿，太有意思了。"董四爷低声笑着说道："了然长老看见了没有？这可有个乐子。我活了这么大的年岁，还真没看见过瘸子对打，这都是你老人家的好处。"了然长老听了笑着说道："怎么是我的好处呢？"董四爷低声说道："你老人家如果不来，我与法通二人此时早就解决了，那能延长这么大的时间呢？如果延长不了这么大的时间，这二位根半腿的武术家焉能赶的上，那么一来不就没有这么热闹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呢？"了然长老听了此话，彼此相视一笑。

这时再往当场看，就见他们二人已然谈上了，后来的这

个瘸子笑着说道："我以为是谁了，闹了半天还是你呀，咱位二人为么掺合这个呢，你等我问问他们两造是因为甚么动手，全都是这么大的年岁，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这样的想不开呢？"先来的那个瘸子听了说道："好吧，既是如此，你去问问。问完之后给他们了了。"后来的瘸子听了此话，回过头来笑着说道："冷老剑客为了何事，在此与他们动起手来？你可以详细的跟我说说，我情愿出头给你们了解此事。"冷爷闻听此言，不由得笑了一笑，然后说道："这句话你还真把我问住了。我乃是因事路过此处，见他们当场较量胜负，我不愿意叫他们接着打，遂出头作他们说合之人。谁知那位万云不认可，非要叫我跟他比手不可，我也是万般不得已，方才加入战圈，这就是我的经过。再往下问我可就不知道了。"那瘸子闻听此言，似乎有些不信。正在欲言未言的时候，董四爷可看出来了，遂紧走了几步，来到瘸子的面前，笑着说道："二位英雄请了。这件事情，冷老剑客实在是不知道，因为这件事乃是由我而起，你们二侠既有这份好意，我可以把经过给你们二位说一说。"瘸子闻听此言，遂笑着说道："原来如此，未领教老英雄贵姓高名？"董四爷闻听笑着说道："老朽姓董名瑞，别号人称珍珠佛。"瘸子闻听此言，哈哈的笑道："原来是董老剑客，失敬失敬。"董四爷听了笑道："岂敢岂敢。未领教你们二位贵姓高名呀？"头一位瘸子笑道："我就是风摇柳枝乱点头，姓曹名甫字长清。"

书中代言，江南聚英山上大寨主火眼金睛赤面赛悟空，这一天早晨起来，大爷赵丕说道："诸位弟兄，据我看在外面瘸子能练武功的，也就属咱们九弟尹爷了。"尹明在一边闻听此言，站起身形来道："大哥你老没说对，瘸子能练武功的不止

于就是兄弟我一个人。据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位，我访他好几次了，可是总没见着。此人姓曹名甫，外号叫风摇柳枝乱点头。此人的武功还很好，日后我若见着他，必须得比试比试，看看谁行谁不行。”尹明说完此话，可就把这个碴儿搁下了。又过好些日子，有手下人来报告，说是那个姓曹的就在山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避雨凉亭，他跟一个老头天天在那里下棋。你老不是总想着找他吗，这一回可省了事啦，不用你老各处去找，到在山下那个亭子里，准可以见着他的面儿。”尹明闻听此言，心中甚喜，遂笑着说道：“行了，我知道啦。你下面休息去吧，千万别告诉他们众人我下山去了。”那手下人闻听此言，点头称是退了出去。尹明这时已将应用的东西带好，也没跟众人言明，暗暗的下得山来，一直向那亭子走去。来到亭子切近，留神观看，果然在亭子里有两个人下棋。一个是老头儿，老头对面坐着一个瘸子，在瘸子身边放着一条拐。尹明看罢，甚是高兴，心说总算我不白来，真见着他了。我既然来到此处，必须得与他过过招，看看我们两个人谁行。可是这个瘸子是不是姓曹的，可就不得而知了。我先不要忙，且到他的亭子近前，看他们一看。他们一看我站在亭前不走，必然得问我是干甚么的，到那时我再答言，问他的名姓。如果是姓曹的，我就与他比试。如果不是姓曹的，我再作道理。尹明想到这里，遂迈步来到亭子里面，留神观看。谁知人家两个人入了神啊，并没理会尹明进来。尹明再往棋盘子上一看，心中暗道：“怪不的他们二人全入了神了呢，原来老头儿使白棋，这个瘸子使黑棋，黑棋弃了好几子，用败中取胜招数，圈住了一大块白棋。使白棋的老头儿，因为贪吃了几子，四外净是软儿，有些补不过来的意思。手持棋子，

一边思索，一边说道："哎呀不好，这块棋太大了，如若找不出两个眼来，关系全局，真想不到你会有这种招。自从你跟我下棋的那一天，我总是让你好几招，尚且走不上平平，总是你败北。今天可不然了，根本一子也没让，立起盘来我就吃亏，真叫我有莫明其妙。"那瘸子闻听此言，笑着说道："要叫我看，这一盘你老准输，不如赶紧摆下盘吧。"那老头儿说道："不成，我还得看看，实在没办法再摆新的。"那老头儿说完此话，又看了好半天的工夫，还是没有主意可想。尹明在一边看了，甚是着急，心说这块棋并不是死的，你怎么看不出来呢？待我给你走活了罢。书中代言，这位尹爷的围棋很好，没事的时候就在山上下棋，所有山上的人，没有一位下的过他的。如今一见他们下的很热闹，可就把比武的事情忘啦，不由的伸手拿起几个白子来道："这么走不就活了吗。"说完此话，连着与那使黑棋的走了三四招，可就把那块白棋救活了。那位老者这时已然看明白了，跟着把棋子接过来，往下接着走，不大的工夫，已然结局，黑棋负子数十招。那位老者手理胡须，抬头看了看尹爷，不由得哈哈的笑道："你老的招法真高，比我胜强数倍。怪不的我这位棋友这两天棋力长了呢，原来他是跟你老在一处盘桓哪。这盘棋要不是你老指招，我非输给他不可。"尹爷闻听此言，心中暗道："我并不认识他们二人哪，怎么他说跟我在一处盘桓呢？大约着他是错会了意了。"书中代言，尹爷还是真猜对了，那位老者真是想错了。他正在为难无计可施的时候，来了这么一位指招的，把死棋走活了。那位老者心中甚是喜欢，就着这个高兴劲儿，没有几招的工夫，可就把黑棋赢了。那使黑棋的瘸子一见自己的大势已去，遂把棋盘一推，拿起自己的单拐

来，连连的说道："完了，完了，我下不过你们。我是一个人，你们是两个人，下到甚么时候也胜不了哇。我走啦，明天见吧。"那老者闻听此言，笑着说道："你这话说的可不对。人家这位乃是跟你一同来的，看我的局势有些不好走，方才给我走了几招，你怎么反说是两个人战你一个人呢？难道这位还是我带来的不成吗？"二人一问一答，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尹爷在一边看着甚是可乐，遂笑着说道："得啦二位，不才我姓尹名明字善言，有个小小的外号，叫夜登泰岱跨花篮。我久闻外面还有一位瘸子，此人姓曹名甫字长青，外号人称风摇柳枝乱点头。此人武功很高，我早有意拜访，只是无缘得见。今天我听人言及，天天有二位高人在这亭子里下棋，内中有一位架拐的。我得着这个信息之后，没敢停留，才赶紧来到这里，打算会会高人。不知此位架拐者可是姓曹吗？"那瘸子闻听此言，笑着说道："原来阁下就是尹明呀。我闻名可不是一天了。在下正是曹甫。"尹明听了此言，哈哈的大笑着道："原来阁下就是曹甫，失敬失敬。你快给我引见引见，这位老者他是何人？"那位老者见了这种情形，没等曹爷答言，自报名姓，笑着说道："你要问我的姓名，我姓赵名方，外号人称玉面仙猿。"尹爷听了说道："原来是赵老英雄。请坐吧，我们在这里谈谈，然后你们二位随我一同上山，在我那里住几天，彼此盘桓盘桓功夫，不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赵方听了笑着说道："在下有要事在身，即刻就得起身。我住这离此不远，得回去看看，我们改日再见吧。"曹爷笑着说道："好吧，你老有事致公，改日再见。"尹明听了说道："不成，赵老英雄先别忙，我要不来你老也不走，我这一来你老倒走了，这未免有点儿不合适吧。"曹爷答道："尹爷不要管他，他确

实是有事，叫他走吧。你我二人再走几盘，天也就不早啦。”尹明闻听此言，遂笑着说道：“既是如此，你我改日再见吧。”赵爷遂拱了拱手，辞别而去。

不表赵方走，单说这二位瘸子见赵爷走了，遂重新入座，两个人布好了棋子，一招一招的往下走去。过了好大的工夫，头一盘已然结局，曹爷负子七八招。曹爷遂笑着说道：“不成，你的份比我大的多，得让我三四子。”尹明笑着说道：“不成，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曹爷说道：“要是不让，我可受不了。”两个人争持了好半天，结果还是依着曹爷，先让四子看看如何。第二局摆好，可就不同第一局了。曹爷心想，这一回我得留神，如果再胜不了，我可就太臭啦。曹爷想到这里，可就把十二分的精神都使出来了。走了四五十招的时候，曹爷点死尹爷大块棋。尹爷看了好半天的工夫，费了很大的劲，这里打劫，那里要段，左边跑，右边钻，结果也没跑出去，落了一个刀把五，被曹爷给点死了，就这一块总有二三十子。尹爷一见实在没有办法了，遂笑着说道：“完了，这一盘我输的太苦啦。你的棋力比我软不了四子，下长了足可以跟我平摆。”曹爷说道：“这乃是侥幸，并非是凭能力取的胜，请你不要客气。”尹明说道：“并非是我客气，确实是如此。现在天已不早，我们明天见吧。”曹爷答道：“明天可早点来，千万别晚了。”曹爷说完此话，回头一找自己的单拐已然没有了，心里甚是有气，无论是谁拿走的，我也不能不知道哇？这不是怪吗？曹爷正在着急的时候，尹爷在一边笑着说道：“曹爷你找甚么，至于这样的着急吗？”曹爷说道：“我的拐没有了，没有拐我怎么走哇？拿这东西的人可损点儿，这不是成心跟我开玩笑吗。这可怎办呢？”尹明见了这种情形，心中暗笑，这

可真叫成心，瘸子没有拐如同没有腿一样。尹爷想到这里，不由的就是一笑。他这一笑不要紧，曹爷可就错会了意啦，当时怒着说道："原来如此，不用问，我的拐非是你的羽党拿去的不可。你跟我下棋为的是叫我入神，他们好得手拿，要不然他们决偷不了去。你在未有此举的时候，也得想想，我曹某是好惹的吗？依我说及早把拐给我拿出来，万事皆休。如若不然，你就不用走了。"曹爷说完此话，遂一瘸一拐的向尹明抓来。尹爷见了，遂往后一退道："曹甫休得无理。你的拐丢了于我的面子上也不好看，你怎么还说是我拿的呢？"曹爷闻听此言，并不答话，二次往前一纵身形，挥拳便打。尹爷见了这种情形，准知道不动手是不行的了，遂往旁边一躲，接架相还，两个人一来一往，在亭子里打了一个难解难分，甚是好看。过了三十多个照面，未分胜负，两个人彼此全都暗自佩服人家的功夫好。这时日已似落不落的时候，曹爷心中暗想，如此看来，他的功比我不弱，过了这么些个回合，并没分出胜负来。天都快黑了，这可怎么办呢？我的拐不一定是他拿去的，这一定是有高人戏耍于我。得啦，我们两个人别打了，别净叫人家看哈哈啦。曹爷想到这里，遂虚点一招，纵出圈外，用手点指大声的说道："你且住手，天已不早，有能为明天再为比试。可有一样儿，我得着实的问问你，我的拐如果是你的同党拿去的，你我明天在这里决一死战。如果不是你的同党拿去的，那可就讲不起了，你不能推辞，必须得帮我的忙，跟我一同找拐去。别看东西是我的，可是与你的面子上也不好看，你是管不管我吧？"尹爷闻听，遂正色的说道："曹爷说的太对了。根本我就不知道你丢了拐了，你非说是我的同党不可，不容分说，过来就打。我也不得已，方

才与你动手。如今你既是知道不是我办的了，没有关系，你不叫我给你找拐都不成。因为这关系我们二人的名誉。往下我也就不说甚么了，你我明天早晨还是这里相见，一同往别处找拐去，你看怎样？”曹爷听了说道：“好吧，那么咱就明天见吧。”曹爷说完此话，彼此拱手而别。尹爷回山，曹爷将棋具收起来，山下住店，一夜无书。

次日早晨起来，曹爷净面之后，吃了些点心，算清了店钱，向避雨亭而来。将然来在亭子里面，只见人家尹明早就来在里等候自己了，曹爷心中暗道：“如此看来，我的拐他一定是不知情了。他要是知道就不能来啦。人家比我来的还早了，以后我还得跟他多亲多近。”曹爷想到这里，遂走进了亭子里面，笑着说道：“尹九爷你来的真早哇，我以为我这时候来，一定是得先到了，没想到还来在后头啦。”尹明闻听此言，笑道说道：“我来的工夫也不甚大，因为我住的地方离着这里近，你老住的地方离着这里远，同时起身，你老就不如我到的快。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你我赶紧到山下走走吧。”曹爷闻听此言，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如此我们就走吧。”两个人说完此话，这才一同下山，顺着大道往前走来。走了不大的工夫，来在一个村庄以上，乃是东西的街道，南北的铺面，做买做卖的也很不少，甚为热闹。两个人正在往前走着的时候，见前边有一家酒楼，门前站着一个伙计，笑嘻嘻的往里让坐。曹爷说道：“先别往前走了，我们先在这里喝点儿酒吧。”曹爷说完此话，由伙计领着上了楼，坐在南面的一张桌子上。伙计笑着问道：“二位吃点儿什么？”曹爷听了说道：“先给我们来两壶白干酒，你随便给配四个菜来。”伙计听了答应下去，不大的工夫，酒菜已然齐备，两个人吃喝起来。所有的饭座

见了他们二人，全都看着新鲜，两个全是根半腿儿。曹爷也知道众人是笑自己，可是也不便发作，遂装作不知道。不大的工夫，已然吃喝完毕，两个人争着给饭钱，伙计在一边说道："得啦，二位不要客气了，饭钱有人付了。"曹爷听了说道："是谁付的，此人现在何处？"伙计说道："此人现在那边那间雅座里了。"曹爷说道："你领我去看看便知是谁了。"伙计闻听说道："你们二位随我来吧。"伙计说完此话，带领二位一同来在雅座，留神一看，只见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曹爷说道："屋里怎么没有人哪？"伙计说道："方才还在这屋里坐着了，怎么这一会儿的工夫就走了呢？"曹爷说道："走了也没关系，你把这个人的长像说一说吧。"伙计听了此话，不由的一笑，接着说道："我要说出来你们二位可别怪我呀。"曹爷说道："你就说吧。有什么可怪的。"伙计说道："这个人跟你们二位一样，也是个瘸子。"曹爷说道："他既是刚走，现在一定走不出多远去。待我追了出去，倒要看看他是何如人也。"曹爷说完此话，往楼下便走。尹爷在后面跟随，一同来到外面。留神往各处一看，只见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身穿蓝布衣服，满脸油泥，肋下架着双拐，一见曹爷二人追出来了，遂向他们二人点了点头，转身走去。曹爷说道："尹爷快追，别叫他走了。你看他那双拐之中有我一只，我没有拐不能往前跑，你多受累吧。"尹爷闻听甚是喜欢，心中暗道："我以为就找不着你了，想不到在这里遇上啦。我要将你拿来，也可以表明我的心意呀。"尹爷想到这里，遂连声的答道："曹爷你就把他交给我吧，我今天决饶不了他。他这叫成心与我们开玩笑。"尹爷说完此话，遂用拐一杵就地，连纵带跑的向前赶去。头面那个瘸子向他们二人笑了笑，也是用拐杵地，

向前如飞而去。曹爷没有拐，只好在后面紧着往前纵，他们三个人这一跑，可太好看了，大街上的来往行人，全都站住不走了，有那爱看热闹的，遂跟在他们三人的后面，要看他们一个究竟。尹爷一边往前追着，一边着急，心说好你一个可恶的东西，你这叫成心气我。看见我追你，你使劲的往前跑。我是一个拐，你是两个拐，无论如何我也没有你快。照这样儿长了，我还不算甚么，我们曹爷可得受的了哇。尹爷正然想着的时候，这个工夫可就不小啦，已然出离那个村庄好几里地了。只见前面有一块坟地，四周圈着土墙，追到那块坟地近前，就见那瘸子一纵身形，进到坟地里面去了。

尹爷没敢公然进去，遂站在外面等候曹爷到来。等了不大的工夫，曹爷已然赶到，高声说道："那个瘸子怎么没有了，你看见他往那里去了吗？"尹爷说道："他进了这块坟地了。我恐怕你赶到这里找不找着我，现在既赶到了，我们一同追他去吧。"曹爷听了点点头道："可以。"说完此话，两个人这才一同纵进坟地里去。留神观看，只见在里面有好些个树，那个瘸子正在那里坐着休息呢。曹爷看罢，心中大怒，紧着向前走了几步，高声说道："我看你往那里走，我非要你的命不可。"那瘸子一见他们二位过来了，遂站起身形，笑着说道："曹爷你先别着急，你的拐是我偷的，我并无恶意，我因为慕你们二位之名已久，拜访多次，总没见着。那一天我正走在一个亭子旁边，看见你们二位在那里下棋，正在入神的时候，我没敢打搅你们二位的清兴，遂把你的单拐拿走，作为引见之物。如今既是遇在一处，你我三人必须得比试比试，看看谁行谁不行。"曹爷闻听此言，可就急了，当时往前一纵身形，挥拳就打。那人一见打来，遂往旁边一闪，哈哈的笑道："真

有你的，你要是跟我说好听的，我要你的拐也没有用，可就痛痛快快的给了你啦。你不但不说好听的，反倒过来动手，我看你这是自找其死。我要不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也。”那人说罢此话，用双拐向曹爷打来，两个人遂战在了一处。曹爷动着手留神一看，不由的吓了一跳，心说这可是我输眼，原来他不瘸，乃是假装的，没动手的时候，我还是真没看出来。这时不但是曹爷看出来了，尹爷在一边站着也看出来啦，你说这个人成心装着玩儿，他安着什么心呢，真叫人有些纳闷。

书中代言，要问来者这位，不是此地人氏，他家住陕西来度府，姓乔名斌字双元，别名人称铁拐无双。自小就好练武，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已然就不上学了。家里也没有多少，就是孤儿寡母。他父亲临死的时候，还有一些遗产，他们母子二人相依度日。少爷乔斌一直长到二十岁，还是一无所成，任什么也不会干，每天吃完了早饭，带些零钱，随便到各处游玩。这一天由家中出来，一直向东走去，来在东村口，只见在空地之处围着很多的人，好像看热闹似的。少爷看罢，遂往前紧走了几步，分开众人，来到里面留神观看。原来里面是练把式的，还是两个人，一个年在五十余岁的老头儿，在老头儿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小孩儿，年在十四五岁的光景。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条长枪，小孩手里拿着一口单刀，一老一少站在一处，倒是很好看。就听那个老头儿笑着说道：“诸位爷们，我们爷儿两个先练一回对打，然后再各自单练，所为的就是叫诸位长长精神，给好武的老师们助助兴。练完之后，真好，请众位来一嗓，喊完之后，可千万别给钱哪，多给我们爷儿两个站一会儿就行了。我们此来并非是卖艺来的，因为

我喜爱武功，从青年的时候就练，一直练到现在，已然是三十多年了，在我刚一练功夫的时候，经过种种的困难，因此我才许下心愿，只要是我练成了，无论是谁家的青年子弟，求到我这里来，打算跟我学学功夫，我必然尽力教授于他。众位爷们有打算练的，年岁大也没关系，反正这是有益无损的事情，就是练不成的话，最低的限度也得落一个健全的身体呀。那位不信只管前来试试看，我住在这里，以两个月为期限。我把话可说完了，该着活动活动啦。”那位老头儿说完此话，先活动活动腰腿，然后向四外施了一礼，这才拿起枪来，与小孩杀在一处，你一枪我一刀，甚是好看。平常人哪看的出来他们这是套子活？少爷乔斌那就更不用说了，看他们练的很好看，心中甚是喜欢。心说听这个老头儿所说的话，他们不是以此求财，乃是打算教几个徒弟。这可真奇怪，我活了这么些年，头一次见过这样练把式的。少爷正在想着的时候，那一老一少已然练完了，各自收住身形，亮了一个很美观的式子。四外看热闹的全都连声喊好。那老头儿等众人喊好的声音止住之后，笑着说道：“诸位，这还不算甚么，这回练完了，我先休息休息，叫我们这个小孩给你老练一回单刀，好不好的诸位将就着看，有不对的地方，求诸位老师父们多多的指点。我说练就练，诸位上眼吧。”那老头儿说完此话，小孩儿拿起单刀，向四外施了一礼，然后一拉架儿，一招一式的练了起来，不大的工夫已然练完，收住了招数，站在一边。那老头儿笑着说道：“众位有公的致公去吧，没有事的可以在这里站一会儿。我们爷儿两个现在先不练了，得休息休息，待一会儿才练呢。”

看热闹的众人听了此话，遂接连不断的走了一半儿。少

爷乔斌站在人群之中，心中暗想："我念了这么些年书，到现在一点功名也没得，把人都念成了书呆子了，我不如弃文习武吧。跟这位老师父练练，虽不能成名，大约着总可以活动活动身体。"少爷想到这里，遂站在那里不动，打算等众人都走了，自己再向前说明来意。谁知等了好半天的工夫，众人也没走净，还有好几位没走的，全都是你看我，我看你的站着不走。未等乔少爷答言，那几个人向前施了一礼，笑着说道："老师父你看看我能练不能练？如果能练我就拜你老为师。"那老者闻听此言，笑着说道："你们几位太成了，别说你们几位还这么精神，就是那痴傻呆愣的也照样儿能练。人就是一块面，怎么揉都能行。随我到里面坐吧。"那人说着话用手一指，在场子旁边儿有两间门面，全都挂着布帘，少爷见了这般情形，连连的说道："老师父我也打算练练。"那老头儿听了笑道："成成，几位一同到屋里谈吧。"这时由屋里出来一个小孩儿，打起门帘，把众人让到里面。少爷留神观看，只见屋里甚是洁净，黄土铺地，两边摆着兵刃架子，上面什么样的兵刃全有。有迎面有几个凳子，那老头儿叫他们几个人落了坐。老头儿这才笑着问道："你们几位贵姓啊？"这几个人听了此话，各自报了姓名，然后又问老头儿的姓名，那老头儿笑着说道："我姓李名顺，有个外号叫铁掌。那个小孩是我的儿子，他才学了一年多，就学会了三套对打，十几趟单练。你们几位要是愿意学，我再加点意教，准保比他学的还快。不知你们几位的意下如何？"那几个人听了此话，全都笑着说道："如蒙你老这样的教导，那可太好了。那么我们几个人就给你老叩头吧。"李顺说道："这倒无须乎，咱位就是半师半友吧，我这里已经收了二十多名徒弟了，全都是每人

每月五两银子。你们大家也别多给，也按五两作价吧。”众人听了点头应是，当天就算都入了学了。每人教给一手功夫，一直练到天黑，方才各自回家。到了次日天色将明，少爷乔斌早早的就来了，一进门先把学费交了，然后这才练功夫。正在练着功时候，那些师兄弟们也都陆续的来到了，完全是先交学费后练功夫。少爷较比别人用的功夫还长，日不间断。将一学的时候，也无非是大红拳小红拳等类。后来又学刀枪各种兵刃的招法。原本这位李顺不会甚么，他乃是一个江湖人，完全是套子活，这几位年青，哪明白这个呀，所以他教给甚么就学甚么。一连就是二年多，李顺把所会的全都教完啦，再往下不能教了。那些学员们也没有甚么长进，可就都不学了，只剩下乔少爷等一共是三四个人，还就是少爷比他们众人强。这位李顺一看这种情形，准知道这个地方养不住自己啦，遂跟少爷等告辞。这几个人也没强留，可就把这个场子解散了。

少爷回到家里，每日除去吃喝休息之外，就找清净的地方练功夫去，不到吃饭的时候不回家。老太太一看心中有些不悦，遂把他叫到面前说道：“双元儿呀，你这是怎么的了，这不是入了迷了吗？一天到晚总这么不闲着，别练出毛病来吧。你想想你父亲死后，就是你我母子二人，你又没有三兄四弟，如果出点儿意外，叫我怎么办呢？”少爷一看老太太生了气了，遂笑着说道：“母亲不必动怒，我以后改过就是了。”老太太听了此话，方才改怒为喜。由是之后，少爷再练功夫可就有了准时间啦，每天准是二五更的功夫。这一天少爷正在练功夫的时候，天也就在二更将过，就听房上阴阳瓦响。少爷心中暗道：“我倒是听人说过，这乃是夜行人，想不到找到我的头上来了。这一定是有贼，因为本庄上的人，全都知道

我练过功夫，不敢说好，反正也不含乎。他既是前来偷我，总算是胆量不小，我得看看他是怎么样的人物。”少爷想到这里，遂把招数收住，站在院中，留神往四外里观看。看了一会儿，也没有甚么动静，可是少爷又不便喊叫，因为老太太睡着了，如果把他老人家惊出意外来，可就太不合适了。自己心里本打算到房上看看，可是又没学过，正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就看见由房上扔下一个纸包来，叭的一声，落于地下。少爷乔双元赶紧向前走了两步，用手拾起来，只见乃是一个红纸包，少爷未得细看，遂放在腰间，抬着头往房上观看。仍然无有动作。又过了一会儿，少爷这才来到屋中，坐于灯光之下，把那个纸包拿出来，打开一看，里面裹着一个砖头儿，纸上写着几句很简单的言语，意思乃是“听人传言你的功夫很好，我久有意拜会，就是没有机会，特奉草简，明日必要拜望，万明谨上。”少爷看罢，知道这是本村新来不多日子教场子的万老师，自己也是早就有心会会他，可是又怕力量不敌。现在人家可打上门来了，这可不能说了不算，只好是明日在家中等着他吧。少爷想到这里，遂合衣而卧，一夜无书。

次日早早的起来，净面之后，随便用了点儿点心，坐在屋中等候。过了很大的功夫，也没见有人来找，少爷心中暗想，怎么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见万老师到来呢？得了，我别在家中等着他啦，我往他那里去一趟吧。少爷拿定了主意，遂出了自己的大门，一直向万老师的把式场走来。相离不足一里地，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向前一道辛苦，由里出来一个徒弟，笑着问道：“你老找谁呀？”少爷双元自报名姓，说明来意，那徒弟进去回禀。不大的工夫，由里边出来一个人，漆黑的一张脸儿，两撇黑胡须，身高不足六尺，来到少爷跟

前哈哈的笑道："乔老师果是英雄，真没失约，里边请吧。"少爷并不客气，随他进去，这才勾出许多的是非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二回

乔双元学艺练铁拐　王石鼎大战法通僧

话说少爷乔双元随同万老师进去之后，分宾主落坐。徒弟献上茶来，少爷笑着说道："在下闻万老师之名，已非一日，久欲拜访，只是未得其便。昨日夜间接得阁下的字柬，不敢失约，特此前来请教，那万老师闻听此言，不由哈哈的笑道："阁下有所不知，我随我的老师练艺十余年。在外面闯荡江湖十余载，合计起来，也是二十多年的功夫了，可是连个外号也没闯出来。最近我来到此地教场子，收的徒弟也很不少，我打算自己选个外号，名唤镇陕西，我跟大家一商量，他们还是真赞成。我后来一打听，在此地还有一位练功夫的主儿，就是阁下，所以我才把你约到我到这里来，跟你商量商量，我叫镇陕西成不成，有关系没有？如果你一点头认可，我就撤帖请客贺号。你如果不认可，以为我不趁此外号，那也没有关系，你我先比试比试，如果我的功夫不敌你，我就远走高飞，离开此地。如果你的功敌不住我，你可就不能干涉我这镇陕西的外号了。"少爷闻听此言，甚是不悦。心说你这个人太不知自爱了，练武的人在外面闯荡江湖，只要是够那种身份，自然就有人给你选外号了，那有自己随便起的。你自己起外号也没有关系，你不应该把我约到这里来，跟我说这不通人情的言语，你这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吗？你既是这么办，可不算我不对，我得看看你是么变的，有甚么出人头地的本领。少爷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既是万老师父打算比比手，

那么我就陪你走几招吧。”万明闻听此言，哈哈的大笑着道：“好吧，你我外面比试！”少爷听了此话，并不客气，站起身形来到外面。万明随后也走了出来，笑着说道：“乔老师父，你我并无杀父之仇，这无非是游戏而已，彼此不论是谁有了输招漏空的地方，不须下毒手，点到为止，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少爷闻听笑着说道：“此言正合我意，我也就不说甚么客气话了，老师父你看招吧。”少爷说完此话，往前一上步，左手一领他的眼神，右手照定万老师的头上就是一掌。万老师见了往下一伏身形，向前一上步，给少爷来了一个羊头，向少爷的胸前撞来。少爷赶紧闪身躲开，二次进招。动着手少爷留神观看，只见这位万老师的招数，乱七八糟，并不是正门正派的武术家，一个劲儿的撞羊头。少爷看罢，心说原来你就是这两下子呀，这就成啦，我要早知道你只会撞羊头，用不了三五个回合我就把你打倒下了，少爷想到这里，遂留神找他的破绽。没两三招的工夫，万老师又用羊头的招数撞过来了，少爷故意的作出闪躲不开的样儿，万老师一见心说这一下大约着准可以撞上了，遂又加了二成力，一直向前撞去。少爷见他撞到近前，急忙往左一上步，伸手一按他的脑袋，借劲使劲的往前一推，这一下可就有了乐儿了。万老师站不住身形，往前紧走了几步，“噗咚的”一声，来了一个狗吃屎，倒于就地。少爷见了这种情形，遂哈哈的笑道：“我当你有多大的能为啦，竟敢胡起外号。原来你就是这两下子呀，别给练功夫的丢人了。”这时万明双手一按就地，站起身形，满面全都臊红了，口中连连的说道：“好极了，好极了，真有你的。我这乃是一时的大意，以致败在你的手内。此地我是不能住了，常言说的好，打人一拳，防人一脚，你就等着我吧。君

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此去投明师访高友，苦心二次练艺，成功之后，再来找你报复。”万明说完此话，转身由角门走出去了。少爷本打算把他叫回来，用好言安慰他几句，练武的不打不亲，胜败常理，不要往心里去，你我以后还要多亲多近呢。可是这位万老师不听这一套，连头也没回，一直顺着大道如飞的走下去了。

这时场子里的徒弟们见了这种情形，遂异口同音的说道：“乔少爷你这回太对了，他是任甚么也不会，可就会说大话，没事的时候他就吹。我们几个人跟他学了这么些日子的功夫，一套整套的功夫也没学会。他净教给我们踢腿撞羊头，我们早就有意不跟他学了，可是本村之上又没有第二个场子。往别的村子去学，又因为道路太远，只好是跟着他每日胡练。前几天他自己要起外号，也不是听谁告诉他的，你老会武术，他才写了一张字柬，约你老前来比武，被你老将他打走，可在我们几个人身上作了德了。可是现在他走啦，你老人家可就不能走了。你老在家里也是练，在我们这里也是练，我们几个人早早晚晚的可以跟你老学几招。你老要是不答应，我们几个人回到家里去，把我们的家长都找出来，连同本村的村副正，一同往家中请你老去，到那时你老人家也得来。与其那么费劲，不如现在你老就答应了吧。”少爷双元闻听此言，遂笑着说道：“既是你们几个人这样的重看我，我也就不推辞了。可有一样儿，你们可别拿我当教场子的老师那样看待。因为我的年岁小，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再说我也不够当教师的资格，你们愿意学，我就尽着力量教，大家互相的研究。我有不明白的地方，还得问你们几位呢，要按我这样儿办，我就认可。如果不按我所说的办，你们无论是把谁请出来，我

也是不能答应的。”众徒弟闻听此言，一同说道：“只要你老愿意，我们没有不遵命的地方。今天不用说了，由明天起我们就跟你老学起来，你看如何？”少爷听了笑道：“成啦，就是这么办吧。我走了，明天早晨再见。”少爷说完此话，遂高高兴兴的独自回家，当天不谈。

次日少爷早早的就起来了，老太太一见少爷比每天起的都早，遂笑着问道：“元儿呀，你起这么早干甚么去呀，莫非有事情吗？”少爷听了此话，遂笑着说道：“母亲有所不知，在本村有一个把式场子，里边的教师被我打走啦，那里边的徒弟们非叫我教给他们功夫不成。我本不愿多这个事，实在是推辞不开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老太太听了说道：“元儿你太不明白了，人家教着好好的徒弟，被你打走了，如今你又教那群徒弟，难道说就没有人来打你了吗？依我说还是不去为是。老老实实的在家里一呆，也用不着你出去赚饭吃，你可知道你父亲死后，为娘就是你这么一个呀。你要因此有了意外，叫为娘可怎么办呢？你要再思再想啊，你可别落一个祸到临头后悔迟，听明白了没有？”少爷双元闻听此言，连连的答应着道：“母亲只管放心，孩儿虽然年轻，可是较比那上年岁的准强。我此去也是不得已，我现在先敷衍些日子，几时来了能人我也不跟他们争斗，我就让给他接续着教，依你老看，我这个办法成吗？”老太太听了此话，方才点了点头道：“成啦，暂时就是这么办吧。以后有机会可得赶紧告退。”少爷听了点头称是，这才辞别老太太，一直向把式场子走来。

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在门口有好几个徒弟，站立等候。一见少爷双元到啦，全都面带喜容，表示出十二分欢迎的意思来。异口同音的说道：“乔少爷你老才来呀，我们早就

都到齐啦。你老里面请吧。”少爷双元随同那几个徒弟，如同众星捧月似的来到里面。少爷留神一看，可就愣了，昨天自己往这里来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二三十个徒弟，如今一看，不下七八十个人，全都是年在十几岁的样儿。少爷看罢，遂笑着说道：“众位弟兄们，是往这里来的，大约着完全是好练的，太以的重看我了，此后我决不能有负众望，必然尽我所学的教给众位。我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得求众位来指点我，大家互相研究。对于学费这一层，我不指着这个吃，大家也是知道的，那就不必谈他了。别的话我也不说，我先练几手给大家看看，那位愿意学就学。”少爷说完此话，叫众徒弟在两边站立，自己款下大衣服，练了一套大红拳。练完之后，收住身形，真是气不涌出，面不更色。众徒弟见了齐声喝好。少爷说道：“今天我每人教给一手功夫，有么事明天接着学。”少爷说完此话，当即挨着个教了一手功夫。完事之后，天可就不早了，为首的几个大徒弟，向少爷说道：“乔少爷你老虽然是不指着这个吃，不收学费，可是这场子里的费用也很不小哇，每月的房钱以及茶水等等，都由那里出呢？”少爷说道：“没有关系，那是有限的事情，都出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吧。”那徒弟听了说道：“不成，我们白学功夫，再教你老往外拿钱，我们就那么落忍吗？再说你老不要学费，任何人全都来学，可就难免良莠不齐了。不如我们每人每月拿出二百钱来，作为一切的费用，不知你老以为如何？”少爷闻听此言，点了点头道：“这个办法倒也使得。就是这个样儿吧，大家商议完毕，遂各自回家，转过天来再为聚在一起学习。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的就是二年多。少爷的名姓借着这个机会可就起来了，所有附近的村镇，全都知道有这么一位

年青的乔教师。这一天也是该着有事，少爷双元早晨起来，将要由家中往场子里去的时候，由外面来了一个小徒弟。进来之后，向少爷说道："师父你快看看去吧，也不是由哪里来了一个人，站在场子的门前，口口声声的要找你老比武。我的大师兄一看那小子太可恶了，遂过去与他动手，谁知那小子的功夫还是真好，没有三五个照面，就把我的大师兄给打倒下了。我们众人有心给他来个一拥齐上，又关乎以多为胜，就是把他打倒了，也不露脸，所以才赶紧的请你老来。"少爷听了此话，甚是有气。心说怪不得我母亲说了，我把万教师打走，必然有人前来打我。这回我可遇上了。少爷想到这里，遂站起身形大声的说道："他走了没有？"那徒弟说道："还没走呢。他要是走了的话，我就不请你老来了。"少爷双元说道："好极了，你随我来，我倒要看看他是哪路的英雄，甚么样的人物。"少爷说完此话，遂带着那个徒弟，急忙向场子走来。

不大的功夫，已然来到场子近前。果然在门前站着一个人，看年纪大约也就在四十左右，长的体格倒是很精神。尤其是他那二目的神光足满，不亚如两盏灯。再往旁边一看，只见自己所教的那些徒弟，全都面无喜容，低着头在那里站着。及至少爷走到切近，他们方才看见，不由的精神全都又回来了，就好像少爷一到，准可以把那人打倒下似的。少爷双元见了这种情形，心中大怒，遂大声的说道："哪位老师父访我？你太不人物了，练武的这种行道，本来就是是非坑，谁拜访谁，将谁打倒，那本算不了甚么，有道是练武的不打不亲。可有一节，你找的是我，决不应该把我的徒弟打了，你打我的徒弟就如同打我一样。"少爷将然说到此处，那人哈哈的笑道："你先不用着急，你的徒弟是我打的。你要是不服可以过来比

试，我也是照样儿的将你打倒。你要是打算和平了解也成，你先把这场子让给我几天。如若不然，你就过来动手，两条道任你自己挑。”少爷闻听此言，遂冷笑了一声道：“朋友，你要打算要教场子也成，你可知道我也是凭着能为打出来的。你只要能把我打倒下，马上我就离开此地，场子归你所有。你看如何？”那人听了说道：“好极了，你就进招吧。”少爷双元说道：“你先别忙，你也不知道我姓甚么叫甚么，我也不知道你的经历，你先请到里面喝杯茶，先谈一会儿，然后再动手也不算晚。”那人听了说道：“你怎么这样的麻烦，你不知道我的姓名，待我告诉你。我本不是此地人氏，住家在山东，我姓沙，双名叫光亮，提我不知道，要提我的师父，大约着你总有个耳闻，他老人家姓纪单字名元，外号叫蜻蜓三点乾坤潮士。听明白了没有？”少爷双元说道：“不错，江湖上倒是有这么一位，不过是没听说他有你这么一位徒弟。”沙光亮听了说道：“你哪里知道，我这乃是学艺将然离了他老人家左右，奉师命到外面创荡江湖。来到此地，向人一打听，都说你的功夫很好，故此我才找你比武。话已然说完了，你赶紧过来动手吧。”少爷双元闻听此言，心中甚是为难，有心说不比吧，当着那么些徒弟，于面子大大的不好看。有心跟他比吧，他乃是纪元的徒弟，他打了我也不好，我打了他更不好。少爷左左的为难，本打算用好言语将他说服，然后自己把场子再让给他也就完了。没想到沙光亮死心眼儿，非比不可。少爷实在没法可想了，遂向他说道：“沙老师父比手没有关系，你我可是无冤无仇，最好是点到而已，千万别下毒手。”小子沙光亮闻听此言，连连的摇着头道：“不对不对，姓乔的你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量，不许留情。谁要不使全力谁不是人。”少

爷听了此话，笑着说道："沙老师父所说的未免不近乎情理。你我全是练武的，当然知道这种难处，如果万一收招不住，多用一点劲，当场死了一个，未免有点儿可惜。依我说还是不下绝手为对，沙老师父你就进招吧。"沙光亮闻听此言，点了点头道："说好便好，咱们二人走着看，当时先别定规，你先进招吧。"少爷乔双元将身站在下首，笑着说道："沙老师父我可不能先动手，因为阁下远来的是客。常言说的好，客不动主不还，我是本场的主人，哪有我先动手的道理呢。还是沙老师父先动手的为是。"小子沙光亮闻听此言，大声的说道："如此说来我可就得罪了，你看招吧。"小子说完此话，向前一上步，左手一领少爷的眼神，右手照定少爷面门便打。少爷见了，本打算往左一上步，把他这一招让过去，再伸手往里进招，谁知少爷的招还没发出去了，人家一转身形，第二招又向少爷双元打来。少爷不由的吓了一个冷战，心说不好，我今天非败在他的手下不可，因为他的身法太快了。少爷想到这里，准知道自己的功夫敌不住他，可就把十二分的精神都使上了，不敢往里进攻，只是守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看不出十分的便宜来，一招也不往外发。这么一来，还真对了，本来少爷双元的功夫，又没正式受过真传，也就是将一入门的功夫。小子沙光亮受过高人的指点，已然练了五六年啦，少爷跟他走在一处，焉能是他的对手？两个人战了二十多个回合，乔双元略一失神，被小子将腕子拿住，往前一带，照定前心就是一掌，只听得"彭"的一声，少爷可就站不住身形了，把口一张，吐出一口鲜血，倒于就地。这时众徒弟见了这种情形，全都吓呆了，为首的几个年岁大的徒弟，赶紧走向近前，将少爷掺起来，低声的说道："师父你心

里觉得怎么样？我们打算报告官方，将他拿住，与他打官司，你看成吗？”少爷听了，把气往下沉了一沉，慢慢的说道：“不要那样的办，我这是受伤失血，没有多大关系。你们赶紧把我送到家里去吧，不怨人家打我，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当初怎么把人家万老师打走的，不是跟这个一样吗？场子我算不能教了，你们可以问问这位沙老师教不教。他的功夫比我高的多，跟他学比跟我学强的太多了。”众徒弟闻听此言，异口同音的说道：“老师不要如此讲话，他武功高我们也不跟他学。别的话先不用说，还是先把你老送回去治伤要紧。”少爷闻听此言，遂点了点头，可就 不乐意再言语了，把手一挥，众徒弟找了两块木板，把少爷搭在上面，然后用木棍抬着，一直向少爷的家中而来。

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推开大门，抬到院里，老太太正在屋中坐着呢，猛然间见由外面进来好些个人，不知是作甚么的。遂走出屋来一看，可把老太太吓傻了。只见自己的爱子双元，躺在木板之上，面如白纸，满脸的血迹，其状令人心酸。老太太看罢，连连的问道：“这是怎么的了？你们快快的告诉我。”众徒弟听了此话，遂把比武的经过说了一遍，并且安慰了老太太几句，这乃是因伤失血，不要紧，有个十天半月的就可以治好了，咱先搭到屋里去再说话吧。”老太太听了，不由得落下泪来。跟随众徒弟来到屋内，将少爷放于炕上，少爷喘吁吁的说道：“娘啊，不要伤心，孩儿我这不要紧。这种事情在练武的身上本不算甚么，能为大的打人，没有能为的挨打。”众徒弟说道：“老师你老还有事没有？我们打算回场子里看看去。沙光亮大约着还没走呢，咱想个法子处治于他。”乔双元躺在炕上，低声说道：“你们几个人去吧，有

甚么主意你们自己想去吧。就是我好了以后，这个场子我也不能教了。现在我是任甚话也不说，但等我伤好之后，投明师访高友，二次练艺，再报此仇。”众徒弟听了此话，方才各自走去。老太太见众徒弟走了，遂低声问道：“元儿啊，你现在心里觉得怎样？我给你请先生看看吧？”老太太一连说了好几遍，少爷合着二目，始终没言语。这一来更把老太太吓坏了，自己赶紧到外面请了一位内科的先生来，给他诊了诊脉，然后开了一个药方，向老太太说道：“这个人怎么受这样的重伤？要紧倒不要紧，不过得赶紧调治。先把这付药吃下去，叫他稳稳心，你再赶紧的给他请一位外科的先生来，给他着实的看看就成了。”老太太闻听此言，遂把先生的诊费给了，先生这才告辞而去。老太太随后拿着药方，抓了一付药来，煎好之后，给少爷喝下去，急忙又请了一位外科的王先生来。王先生来到这里一看，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道：“这个人的伤太重了，于性命上大有关系。你今天这是把我请来了，要是请了别人，大约着这个人的性命就算完了。我也不敢大包小揽，咱先治着看，要是该着少爷在我的手里出灾，就许费不了多大的劲，就可以把他治好了。”老太太闻听此言，遂双目落泪悲悲切切的说道：“王先生你就救命吧，我们乔氏门中就是他一个人，如果有了意外，我们乔家就绝了后啦。”王先生听了说道：“老太太你不必难过，我尽力而为吧。”王先生说完此话，看了看受伤的地方，然后由身边拿出两包药来，向老太太说道：“这两付药给他吃一付，那一付用酒和好了，给他完全上在受伤的地方，叫他好好的静养一夜。明天你老也不用请我去了，我自己来就成啦，省得你老来回的跑道儿。”老太太闻听此言，遂把药接过来，将王先生送走，然后按照王先

生的言语，把两付药一吃一上，老太太守着他一夜也没合眼。转过天来，王先生早早的就来啦，接着给少爷治伤。如是一连就是四五天的工夫，这位王先生还是真行，把少爷的伤治好了三分之一了，早早晚晚的少爷也能起来坐一会儿啦，老太太这才放心。

书不可重叙，一连又过了一个月，少爷虽不能复旧如初，可是已然能够下地活动活动了。由是之后，王先生又给他配了些丸药，叫他日不间断的吃着，好好的静养，少爷的病这就算好啦。可是老太太因为上了几岁年纪，连惊带吓，可就得了病了。少爷给请先生调治，只是屡治不效，遂身归那世去了。把乔双元哭了一个死去活来，由四邻帮助着把老太太入了土。诸事完毕之后，少爷每日除了吃喝休息之外，就是练习旧日的功夫。有那本村的人见了，遂向他说道："乔爷你还是组织一个把式场子吧！自从上次你们闹事的时候，那个沙光亮本想着在这里教徒弟吃饭，可是没有人跟他学，他一赌气可就走了。现在老太太也过去了，你老人家还等个甚个劲儿，教这个场子，一则你老可以练练以先所会的功夫，再说咱这村子里的青年，多多少少的总可以有点儿进步，你老看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少爷闻听此言，遂摆了摆手道："你有所不知，并非是我不愿意教。因为我的能为有限，教不好有愧人家的子弟还不说，如果再来了踢场子的，我还得丢第二次的人。现在我决不再出这种风头了，几时我学了出人头地的本领，我再教给他们吧。"众人听了此话，遂把教场子的这件事，作为罢论了。当天不说，转过天来，少爷把金银打点了一个小包里，由打家中起身，信步而行。他的心中一心一意的净想着拜访高人了，并无有目的地。

走在中途路上，看见有那贫苦的人，遂周济他几两银子，真可以说是仗义疏财，挥金似土。要按少爷双元这些遗产，足够他吃这一生的。可是他不那么办，偏偏的好武，不以金钱为重。他此次由家中出来，所带的金银虽然是不少，可是死钱，花一个少一个。他比不了人家行侠作义的人，可以偷富济贫，总花总有。所以日久天长，可就都花尽了。这一天正然往前走着，天色也就在太阳似落未落的时候，来在一个村庄上。腹内有些饥饿，自己本打算找个饭馆，吃点儿甚么，然后再走，可是一摸腰间，已然是分文无有了。少爷不由的就吓了一跳，暗自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道不好，我把钱已然花完了，到现在饿了无钱吃饭，这便如何是好？少爷左右的为了好半天的难，长叹了一声道："咳，我这才叫苦恼啦，由家中出来这么些日子，还是一无所成。得啦，我还是往前走吧，生有处死有地，该着死在哪里，一定得死在哪里。"少爷想到这里，遂又往前走去，出了村庄以后，来至一座高山前，寒风吹在身上刺骨的一般。自己回想当年母亲在着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快乐，到如今想不到受了这样的苦恼，我还活个甚么劲儿，倒不如自尽了吧。少爷拿好了主意，遂把腰带解下来，套在大树之上，将然把头伸了进去，只觉得上气不接下气，心中甚是难受，再打算退下来可就不成了。正在这个时候，就觉得那腰带好似断了一样，把少爷摔倒就地，过了好半天，方才明白过来。心说我方才不是上了吊啦吗？怎么我又躺在地上了呢？心中也不难受了，莫非说我已然死了吗？少爷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得有人念了一声弥陀佛，然后说道："你这个人年轻轻的，怎么在这里寻死呀？你有甚么过不去的事情，可以跟我说明，我准能给你办理。"少爷闻听此

言，站起身形，留神观看，只见在面前站着一位出家的和尚，年纪足有八九十岁的样儿。身高六尺有余，面如古月，头大项短，两道白眼眉，细长过目，一双修性眼，神光足满，大耳有轮，鼻直口阔，海下一部白胡须，身穿僧服，站在那里，真是好看。少爷看罢，准知道这是一位高人，就看这位老和尚的外表，非剑即侠，我何不给他叩头，求他大发慈悲，收我做个徒弟，将来准能成名。双元想到这里，紧走两步跪倒身形，口称："老师在上，弟子给你老叩头。"双元说着话，连连的响头碰地。那位出家老和尚看此光景，手打问讯说道："你是作甚么的？为何称我为老师？莫非你愿意当和尚不成吗？"乔双元闻听此言，向上叩着头道："老师，弟子我不是此地人氏。我姓乔名斌号叫双元。因为好练武术，才独自一人，由家中出来，到各处投名师访高人。路过此地，将路费花尽，无以生活，一时心窄，这才出此下策，打算上吊一死，了此一生。没想到遇见你老了。事到如今，找也不望别的，只求你老大发慈悲，收我作一个徒弟吧，早早晚晚的除了侍候你老之外，我再跟你老学些功夫，将来也好成名。"那老和尚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的一阵大笑道："好极了，你的心意固然是好，可有一样儿，恐怕你心有余而力不足。你家中还有人没有？"双元听了说道："弟子的父母早已去世，连一个弟兄也没有，现在就是我一个人了。"老和尚听了说道："双元，你休要以为我是武术家，我连一招功夫也不会。你要打算跟我走，我管你一天三顿饭倒行。没事的时候，跟我学学念经，再学别的我可就不会了。"双元听了说道："老师不必瞒哄于我，弟子我常听练武的人说，是功夫高的主儿，全在眼上了。今天就看你老的二目如灯，神光足满，一定是位高人。你老

收下我便罢。如果不收，弟子我跪死在你老的面前。”双元说完此话，仍然不住的向上叩头。那位老和尚见了这种情形，不由得点了点头，口念弥陀佛，善哉善哉，既然如此，你先起来，就是我会功夫，也不能现在就教给你。你不是还没吃饭了吗？跟我找个地方先去吃点甚么，然后再作道理。”双元闻听此言，遂站起身形，随同老和尚下山。

来到一个村庄里面，找了一家饭馆，进去之后，由伙计找了座，老和尚要了一碗素面，叫少爷自己乐意吃甚么随便要。少爷一想，老师既然吃素，我也别用荤的，遂也要了一个素面。伙计答应着喊了下去，不大的工夫，已然端了上来，爷儿两个吃完之后，算清了饭钱，出了饭馆，来到大街之上。天已然到了掌灯的时候了，老和尚头前走，少爷在后面紧紧的跟随，一直出了这个村庄，顺着大道，走到天交二鼓，来到一座高山之上。在半山腰有一座破庙，年久失修，两边的角门与正中的山门都剩了一扇了。在庙门上面正当中有一块匾，乃是山神庙三个大字。老和尚带着少爷来到里面，只见里面各殿的神像已然破的看不出面目来了。过了大殿再往后走，来到一个跨院以内，有几间上房，比各殿的房屋整齐多了。老和尚推开屋门，打着火种，把灯点好，这才说道：“双元你进来休息一会儿吧。”少爷听了此话，遂答应一声是，走进屋内。留神观看，只见屋里任甚么陈设也没有，只有一张云床，上面有一条毯子。和尚在上面打坐。在两边还有几个蒲团，在迎面上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油灯，半明半暗，再看两边可就别无他物了。少爷看罢，遂坐在蒲团上了，因为少爷这一路太劳乏了，将然一坐下，可就困啦，不由的把腿一伸，倒在那里可就睡着了。一直睡到天明，方才醒来。

老和尚说道："双元起来吧，天已不早啦。到外面抱点烧柴来，温点儿热水，咱爷儿两个擦擦脸。"双元闻听此言，忙应了一声是，到在外面取了些乾柴来，烧了些热水，爷儿两个净完了面。老和尚打坐，少爷双元在一边站立，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老和尚命他去煮饭。吃完之后，老和尚还是打坐，少爷一边站立。到晚饭后就睡觉，如此的一连过了五六天，老和尚并未提及练武的一个字。少爷自己坐定了一想，我这是怎么的了？这大的个子，往这里罚站来了。一连过了这么些天啦，他怎么连练功夫的一个字也不提呢？难道说他是真不会吗？真要是不会，我这可是白费了心机了。自己有心不辞而别的一走，又一转想不可，我现在一点投奔也没有，离开这里可就没有管吃的地方啦。再说我看这个老和尚决不是没有能为的人，我先在这里忍些日子再作道理。他不提练功夫的原因，或者还许是试试我的心地如何呢，我如果没有决心，岂不是前功尽弃吗？少爷想到这里，可就把心气往下一沉，并不着急。

如是的又过了六七天。这一日早晨起来，少爷将然把净面水拿来，老和尚说道："双元啊，你过来给为师我磕头吧。由今天起，我就要教给你功夫了。今天就算你入我这门户的头一天，本应当叫你先拜祖师，可是这里没有祖师的牌位。我在这里也是借地存身，所为的就是访一个有福德的徒弟。现在你跟随我已然十好几天了，我看你这忍苦耐劳的心性很好，所以我这才打算传给你功夫。你要是真有这么大的造化，把我这身的能为学了去，将来足可以成名天下，平常的人难以近身。只看你有造化没造化与这用心不用心了。"少爷闻听此言，喜欢的不得了，心中暗想，我就知道你决不能不会个功

夫。幸亏是我没走，我要一走了，岂不把这个好机会失了吗？少爷想罢，遂向前走了两步，跪倒身形，向老和尚磕了四个头，作为拜师之礼。老和尚把少爷身上的骨头节摸了摸，点了一点头道："你这么大的年岁，居然还没破身，要练功夫，还不算晚。我现在先教给你站一架儿吧，你先看看我怎么样的站法，可不要忙了，这就叫万丈高楼从地起，根基砸好了，往后就好练了。"老和尚说完此话，亲自站了一个样儿给他看，然后又叫他照样儿学。少爷站的不对，老和尚亲手给他改正。少爷的灵机也快，没费多大的劲就学会了。由打这一天站起，每天是二五更的功夫，白天除了吃喝休息之外，老和尚就给他讲武术的精华与先武学家的故事，为的是提少爷的高兴，学的好快。

光阴似箭，一连过了三个多月的工夫，少爷已然把十八个大架子二十四个小架子都学会了。然后又教给他各样的拳脚，折招变式。又过了二年多，老和尚这才教给少爷内家的真功夫，十八般兵刃。山上没有真兵刃，老和尚也曾出主意，把树枝折下来，给他做一套假的。就在这几年的过程中，少爷乔双元可就变了样了，身量也高了，体格也胖了，胳膊也粗了，两个太阳也凸出来了，站在那里好像一只小老虎似的。老和尚看着甚是喜爱，笑着说道："双元啊，你练了这么几年，可跟先前大不一样了。你把你所曾练的兵刃想一想，你喜欢练的是那一种，我到山下给你打一把好兵刃去，作为你的防身利器，你看好不好？少爷乔双元闻听此言，自己仔细的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老师，我看我所会练的兵刃，完全是平常的兵刃，没有一样儿出色的。我打算学一样天下无双的兵刃，练成之后，到外面一闯荡，拿出这种兵刃来，平常人

全不认识，那才称了我的心意啦。”老和尚闻听此言，口念佛号道：“双元，你这小小的年纪，就有这样出人意外的思想，倒也不错。不过这种兵刃得慢慢的研究。”双元听了点头称是。又过了很多的日子，老和尚向少爷说道：“双元啊，我给你研究出一种兵刃来，明着是一种东西，随身带着，令人见了不以为意。到了用的时候，便利无比。可有一样儿，使用这种兵刃非得学瘸子不可，可不知道你愿意学不愿意学。”少爷听了喜悦非常，遂笑着说道：“老师既然研究出来特别的兵刃，我就是装瘸子也没有关系。但不知你老研究出来的兵刃是甚么样儿，我可以看看吗？”老和尚听了说道：“那焉有不可以的道理？我现在已然把图画好了，乃是一只拐。用钢铁打造，分量无限，你的力气大可以重一点儿，力气小就轻一点儿。长度三尺六，后面有一个拐把，其形与瘸子所使的拐无异。动手就是兵刃，不动手的时候就架着他装瘸。在拐里面还可以藏一把尖刀；与敌人动手实不能取胜的时候，可以故意的把兵刃叫对方掳住，然后一按崩簧，用力往前一推，拐里面的尖刀就出去了，准可以取胜敌人。你看好不好呢？”少爷听了笑道：“那可太好了，就请老师受累给弟子照所说的样儿打一把去吧。”老和尚听了点点头，叫少爷好好的在庙里用功，遂亲自下山，去了好几天的功夫，方才回山。见了少爷，把兵刃取出来，少爷一看，甚是喜欢。

由是之后，老和尚天天教给他单拐的功夫，一共是八式，一式分八招，八八六十四手，外有救命三招。少爷日不间断，整整的又练了三年，把单拐练的精妙非常。这一天早晨起来，老和尚把少爷叫到跟前说道：“双元你不用再练了，因为我现在有一件事，必须得我亲自下山去办不可。今日跟你说明，你

我师徒暂时分离，将来自有相会之日，到那时我再二次传艺于你。你到江湖之上闯荡你的名姓去吧。”少爷听了此话，不由得心中难受，落着泪道：“老师你老人家有甚么要紧的事，弟子我跟你老一同前去不成吗？再说弟子我受你老这好几年教养之恩，一点儿也没报答，我就一走，那太没有良心了。等我将来有了钱的时候，我给你老修一座大庙，叫你老人家在那里修练万年不坏之体，那有多么好呢？老和尚听了说道：“双元不要如此讲话。为师我教给你功夫，一不图钱，二不图利，我就为的是我死后，我这身功夫不致失传。我也不希望你别的，就 希望你在外面能够行侠作义，除恶安良，行为端正，不作采花盗柳的事情，我就于愿足矣。如果不听为师之言，在外面胡行，你可小心你项上的人头。现在我也别无他物给你，这有几十两银子，你可以带在身边，作为路费。”少爷听了双手接过，然后说道：“弟子我跟你老练艺十一年，尚且不知老师的法号怎么称呼，弟子到在外面有人要问我老师是谁，我说不知道，就知道他是一位出家的和尚，天下的和尚太多了，人家知道是谁呀？”老和尚闻听此言，不由得笑道：“双元啊，总算你成，我以为你就那么走了，想不到你还真没忘了这一层。你要问为师我，师兄弟一共是三位，为师的法号叫脱尘。”少爷闻听此言，心中甚是喜欢。在老师给自己开讲的时候，时常的言及，说是在江湖上有一个和尚，法号叫脱尘，乃是剑客的身份。闹了半天我的老师就是脱尘哪，这就成了，我一下山之后，各处一闯荡，将来不难成名。少爷想罢，遂又给老和尚磕了四个头，站起身形，笑着说道：“老师我走了，日后再为相见，我再孝敬你老人家吧。”老和尚说道：“双元不必多言，快快的下山去吧。”老和尚说完此话，将

少爷送到山下，师徒二人洒泪而别。

不表老和尚回山，单说少爷双元下山之后，顺着大道往前行走，心中甚是高兴。心想总算是没白费心机，上天不负苦心人，我才得遇名师，学会了一身的好功夫。如今奉师命不山，我必须遵从师命，多行善举。少爷双元拿定了主意，遂往各处行侠作义，走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得了一个外号，叫“铁拐无双”。就在这些年的过程中，双元已然四十余岁了。这一天乔爷路过避雨亭，见亭子里有两个人下棋，全是瘸子，每人身边放着一拐，相对而坐全都入了神了。乔爷心说，我自从学拐之后，我就装瘸子，想不到在此处又遇见二位跟我一样，可不知他们二人是真瘸还是装瘸，待我戏耍戏耍他们二人。乔爷想到此处，遂乘他们二人入神之际，悄悄的过去，将曹爷的单拐拿在手中，一纵身形来到亭子外面，找了一个山石之后，隐住身形，观看他们二人的究竟。后来见他们二个下完了棋，一找拐没有了，言语不和，动起手来。乔爷一看他们二人的招法，还是真不错，便知道他们二人决不是平常人。后来两个人不打了，商量着一同找拐去。乔爷等他们二人分手之后，遂来在山下的一个村庄之内住了店，正好跟曹爷住在一个店房。乔爷没敢露面儿，等到次日曹爷早早的就起身往避雨亭去了，乔爷遂算清了店钱，在村口以外等着他们二人。不大的工夫，就见远远的来了二人，细看正是曹甫与尹明。乔爷遂架着双拐，一直往村里走，来在一家酒楼，自己找了个雅座，要了几样酒菜吃喝起来。自己准知道此处没有第二家酒馆，待一会儿他们准得往这里来。自己赶紧的吃饱了，算清了酒饭钱，正在此时，就听得楼梯儿一阵乱响，跟平常人不一样。乔爷偷着往外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曹

爷尹爷。乔爷遂拿出十两银子来，向伙计说道："方才进来的二位瘸子，他们吃多少钱我给了，你先把这十两银子拿去，不够我再给，剩下是你的。"伙计听了答应而去。乔爷这才乘人不备，走出了酒馆，站在对面等候他们二人。

不大的工夫，两个人可就追出来了。乔爷这才在头里跑，一直出了村庄，来在大坟地内，言语不和，彼此一报名，然后这才动手。过了三十多个回合，未分胜负。乔爷心说我不要跟他打了，用拿手招胜他吧。乔爷想罢，遂故意把拐叫曹爷抓着，用力往回便夺。曹爷还以为自己的力量比人家大了，那知道乔双元这乃是败中取胜的招数。曹爷双手将然用力往里一带，可了不得了，只听得叭的一声，乔爷一按崩簧，在单拐中藏着的利刃可就钻出来了，只听得"噗的"一声，在曹爷肩头刺了一个大口子，乔爷遂往后一纵身形，哈哈的笑道："曹甫你的功夫哪成?在江湖上的瘸子还得说属我乔双元。得了，请你不要过意，我这不过是游戏而已。没想到一时收招不住，有伤贵体，请你多多的原谅，以后你我还要多亲多近呢。"乔爷以为是好话，练武的不打不亲，这很不算回事。可是曹爷自从丢拐之后，心中就难过的了不得。如今又受了伤，焉有不急的道理呢？听双元说完此话，遂怒着说道："姓乔的你先不要自满，可是我今天败在你的手下了，并非是你的功夫比我高，我不敌你，被你当场打倒。你乃是小人的行为，净讲究暗算人，你我后会有期吧。"曹爷说完此话，怒冲冲的转身就走。尹爷见了，急忙在后面跟随，可就把乔爷一个人放在这里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只好是再见面时再为解释吧。乔爷想到这里，遂又往各处闲游。

这一天正然往前走着，来在一个村庄以内，见前面围着

很多的人，不知道里面是作甚么的，遂走向近前，分开众人到里面一看，只见是一个老者，正要与一个瘸子动手。细一看瘸子不是外人，正是尹明。就在这个时候，又从人群之中来了一个瘸子，乃是曹甫。双元看罢，心说这倒不错，找没找着，想不到在这里又遇上了，这回我得出头啦。双元想罢，遂大喊一声道："先别动手，某家来也。"喊罢之后，双元遂一纵身形，来到当场。看热闹的众人见了这般光景，不由的全都笑了，异口同音的道："这倒不离儿，再来一个瘸子可就开了闷儿了，这可有点儿意思。"不但看热闹的乐，就是了然长老与董四爷在一边站着，见了这种情形，也不由得点点头，相视一笑。这时曹甫一见乔双元又来了，不由得心中大怒，心说你是成心跟我过不去，我正想着找你报那一刀之仇啦，没想到在此处遇上你啦。这一回可不同那一回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上你的当了。曹爷想罢，遂要向前动手，这时了然长老可看不下去了，人是越聚越多，净打这个罗圈架，得多怎才能告一段落呢？和尚拿定了主意，遂口念佛号道："二位施主且莫交手，老僧有几句言语，奉献给二位施主，不知二位肯其容纳否？"曹爷听了说道："高僧有何话讲？"老和尚说道："无论是甚么事，冤家宜解不宜结。你们二位出头，可以把我们这里的事给了解了解，千万别再生出别的事情来。就是有杀父的冤仇，可以离开此处去解决。不知你们二位以为如何？"乔双元听了此话，哈哈的笑道："高僧言之有理。我跟曹爷本没有多大仇恨，不过就是一点儿小误会。如果曹爷不愿了结，我情愿给他陪礼，听凭他的处置，他打我，我都不还手。"乔双元说完此话，遂向曹爷施了一礼，笑着说道："曹爷你还生气吗？你再生气可以着实的打我两下，给你出出气，你看好

不好？”曹爷见了，不由得一腔怒火全都消了。遂还了一礼道：“乔爷不要客气，已往之事，一概不提，你也不要往心里去才好。”双元听了笑着说道：“曹爷不要客气，你我都是一家人，只要你能不记恨我，我就感激不尽了。此地你我不可久呆，找一个清静的所在，你我谈上一谈，再彼此的研究研究功夫，你看怎样？”曹爷听了点点头道：“此言正合我意。如此说来我们现在就走吧。”双元听了，遂回过头来向了然长老说道：“高僧在此给他们了解此事吧，我们失陪了。”双元说完此话，随同曹爷尹爷，分开众人，告辞而去。

不表他们三位走，再说了然和尚见他们走后，这才费了若干的言语，把此事可就给了解好了。法通和尚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无可无不可。有心不答应，谁知道再打也得不着便宜，不如就梯儿下，落了个人情两尽倒好。法通和尚拿定了主意，遂与了然长老说了几句客气话，这才随同陆云万云二位老者，一同告辞回庙。了然长老与冷镇冷老剑客，见这里的事情已然平息，遂也辞别董四爷，各自走去。董爷自己算还了店钱，仍然够奔河南，暂且不表。

单说法通和尚回庙，连同陆万二位，一同来到禅堂，见了大方丈法如，落坐之后，大方丈法如留神向他们三个人一看，只见他们三个人面上皆带不悦之色，法如可就明白了，准知道他们三个人找董爷去报仇，没得了胜利。自己也不便多问，只假作没有那么回事一样，仍然打坐。到了晚上，用过了晚饭，法如在外间儿打坐养神，他们三个人在里间儿休息。法如本打算暗地里听听他们都说些甚么，便可以知道他们白天的经过了，准知这一夜的功夫，他们三个人连一句话也没说。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全都净完了面，正在吃早

饭的时候，由外面进来一个不和尚，和法如说道："回禀师父，外面有周宅的家人，前来下书，并且要面见你老。"法如听了说道："快快的叫他进来。"小和尚听了转身出去。不大的工夫，就把那家人带进来了。见了老和尚急忙行礼，随后由旁边取出一封书信来，交与法如和尚。老和尚接过之后，拆开看了一看，乃是好友周民来的。内容的意思是自己现在与张家庄的庄主张云闹事，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太小，打算约请二位法老当家的，与陆万二位老英雄，前来相助，时间是今日晚间。老和尚看罢，遂把书信交与他们三位看过，然后说道："周大弟与我们的感情很好，现在他有事，我们不能看着，无论有甚么忙事先不要办，今天晚间一同前去给他打接应才好。陆万二位点了点头应是，老和尚遂向那家人说道："你先回去吧，见了你家主人，就说我修书不及，夜晚必到。"那家人听了回去报告周民不表。

再说这老四位，候到天色将黑，赶紧吃了晚饭，一同出了关帝庙，向张家庄而来。正走在中途，猛然间见前面有两条黑影，一来一往，好像是动手的样儿。随后又来了很多的人，全都拿着火把，照得亮如白日一般。法如的眼神最好，早就看出来了，正是周民跟一个不认识的中年人，在那里打了一个难解难分。别人见了还沉的住气，惟有法通和尚，因为他这几天事事不利，见了这种情形，心想拿那个中年人出出气。遂亮出双钩，正要向前动手，只见又来了一和尚，口念佛号。法如留神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徒侄妙元和尚。心说他这是由那里来呢，怎么这么巧呢？

书中代言，妙元自从把事了解之后，自己回火神庙。闷坐一天，到晚上他遂往关帝庙，本打算商议商议这件事，还

跟他们闹不闹。及至来到关帝庙一看，师大爷与陆万二位全都出去了。一问小和尚，才知道是被周民约了去了。妙元并没停留，急忙随后追赶，追了不大的工夫，可就追上了。妙元赶上当场，要与王斌动手。王斌一见又来了三个和尚两个老者，准知道这是周民约来的。看这个样儿，一个个决不是无能之人，只可是留神吧。王爷正在想着的工夫，妙元和尚已然走到自己的面前，举刀照定王爷的头上就是一下。王爷见了，往左一上步，用双橛接架相还，两人打在一处。也就是二十来个回合，妙元被王爷一脚踢倒就地。这时法通可就急了，遂往前一纵身形，大声喝道："小辈休下毒手，老僧来也。"王爷留神一看，只见过来的这个和尚，比方才那个和尚凶得多了。手中拿着双钩，怒目而视，二目中露出两道贼光来，丁字步一站，令人见而生畏。王爷看罢，遂冷笑了一声道："和尚报通你的法号，我好打发你回去。"法通听了说道："你要问老僧的法号，你可站稳了，我的法号叫法通，外号人称双钩老祖。你叫何名？快快的通报上来，我的手下不死无名之鬼。"王爷听了说道："我姓王名斌，外号人称中流砥柱抗山河。和尚你就进招来吧。"法通听了此话，并不客气，一摆手中双钩，向王爷的项上钩来。王爷见招快如电，赶紧往下一伏身形，用双橛照定和尚的小腹便扎。和尚往后一退身形，二次往前进招。二人遂战在了一处。战有三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败。和尚动着手甚是着急，心想头一次动手遇见太乙剑客，那乃是地行剑的祖师，我遂被他地行剑所伤。第二次遇了然长老，险些败在他的手下。如今又遇见这么一个王斌，看年岁一大关也就是四十左右，怎么他就会有这么好的功夫呢？照这样儿战长了，我得甚么时候才能取胜呢？回头我跟

他打完了，把力量也用尽啦，怎么再战张云呢？如此看来我别紧着跟他打了，不如施展地行招胜他，省去好大的时间。和尚想到这里，将身法一变，招数故意的放慢下来了。本打算卖个破绽，叫王爷往里进招，他借着劲几好躺下。王爷可不知道他会地行招，动着好好的手，和尚的招数并不乱哪，怎么他为何不往里进攻，手底下越打越慢了呢？他大约看是要暗算我吧，我还得留点儿神，不可大意。王爷想到这里，可也就不十分的进攻了。王爷这一不进攻不要紧，可把和尚急坏了，心中暗道："你倒是攻啊，你不攻我怎么躺下呢？"和尚越想越着急，后来实在无法可想了，这才一赌气，假作没站稳，倒于就地。王爷一见，心中纳闷，心说我并没打着他呀，他怎么倒在地上了呢？王爷又留神一看，只见和尚倒在地上并不起来，左腿伸着，右腿举着，双手持着兵刃，倒在地上不动。王爷恍然大悟，心说怪不的呢？原来他这是要使地行招哇。好极了，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地行招好，还是我的地行招高？王爷想到这里，遂往起一跃身形，纵起一丈多高，在空中用了一个云里翻的跟头，头朝下脚朝上，双手持着兵刃，往下一落，直向和尚的下部刺来。和尚遂往旁边一滚，躲了过去。王爷可没站着，跟着也倒在地上了，往前一滚身形，用双橛照定和尚的头下就刺。和尚见了这种情形，不由得吃了一惊，心说不好，我又遇上钉子了，他也会地行招。如此看来，我今天又难以取胜。和尚想罢，遂往旁边一滚，施展地行钩，与王爷二次战在一处。和尚留神一看王爷的地行功夫，心说完了，想不到我又败在他的手里了，王爷的地行功夫比自己高的太多了。如此的又战了三十多个回合，王爷杀得性起，用了一招进手绝招，名叫叶底偷桃，和尚一个没躲

俐落，在大腿上扎了进去，跟着血就流出来了。王爷往起一纵身形，哈哈的笑道："和尚我以为你有多大的能为了，闹了半天也不过是如此呀。得啦，你快起来吧，我不追杀于你也就是了。"法通和尚听了此话，不由得面红过耳，站起身形，败了回去。

这时怒恼了雪积南山白头翁，未亮兵刃，走向当场，抱拳说道："王老师地行概太高啦，某家看着一时的高兴，特地前来讨讨高招。"王爷听了说道："岂敢，未领教老师父贵姓？"万云说道："在下姓万名云，外号雪积南山白头翁的便是。"王爷听了，笑着说道："原来是万老英雄。请来进招吧。"万云听了说道："如此说来我可就要得罪了，王老师父看招吧。"万云说着话，往前一上步，左手一领王爷的眼神，右手照定王爷的面门就是一掌。王爷见招来的太快，赶紧往下一矮身形，用了一招双撞掌，向万云的小腹便打。万云往后一退身形，二次向前进招，杀在一处，各展所长。战到三十多个回合，未分胜负。方才王爷与妙元二人乃是用兵刃动手，现在王爷见万云空着手过来的，可也就把兵刃收起来啦。两个全是赤手空拳，越打越快，不亚如走马灯一般。万云一边打着，一边暗服王爷的功夫高，怪不的法通当场败在他的手下了，照着这个样儿动手，我别说取胜于他，要准保不输就得认便宜。万云在思想着的工夫，不知不觉的又过了二十多个照面，天光可就亮了。王爷心中暗想，现在天光已亮，可就有了来往的行人啦，我再紧着跟他打，来往的行人一多，可就有些不便了，不如施展进手招，早早的将他打倒也就完了。王爷拿定了主意，这才把招数一变，可就加了紧了。他这一加劲儿不要紧，万云可就受不了啦。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眼

看着就要不行了。陆云在一边见了这种情形，心中纳闷，这是怎么回事，万爷的功夫不错呀，今天这是怎么的呢？才过了六十多招，就至于手忙脚乱吗？书中代言，他哪里知道万云的心气，原来万云的功夫很好，因为方才他看见王爷胜法通的招数太妙啦，他心中有点儿害怕，心气未免就软了，手底下连带着也就慢啦。后来王爷的招数又一加紧，万云心里可就慌了。正在着急的时候，王爷上面双手一领他的眼神，底下跟着就是一腿。万云见了，心说不好，我要输招，赶紧往后一退步，王爷将然要发招取胜的时候，猛听得有人高声喝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竟敢在此聚众斗殴。我看你们往哪里走。"话声上住，由旁边的大树上面跳下一人。众人留神观看，只见此人身量不高，瘦如干柴，面色焦黄，形如病夫，乍一看好似小孩，细一看还有几根黄胡须。众人正在观看之际，又由树上跳下一个老者来，高声叫道："吉庆啊，你这是怎么的了，放着好好的道不走，又多管甚么闲事？"那个干老头听了说道："师父不要着急，并非是我多管闲事，你老看看这里热闹着啦。"那老头儿闻听此言，留神向树林里观看，只见里面的人位还是真不少，也有上年岁的，也有年青的，还有出家的和尚，正在那里打仗呢。这时众人也看见他们这二位了。听他们二位的言语，一定是师徒爷儿两个，可不知道是那一位，尤其是王爷见了他们师徒二人，越发的有点儿面熟，好像在那里遇见似的，可就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

书中代言，来者这二位非别人，乃是云龙九献周寻，带着他的徒弟黄面童子苗吉庆，在万龙藏峰岛事毕之后，辞别了众人，走在路途之上，周爷说道："吉庆啊，你我先不要回家了，你先跟我往各处找一找我的小毛驴。自从被潘豹盗去

以后，我心中急的不得了。丢了驴倒没有关系，头一节关系着栽跟头。再说我的驴江湖上的英雄全都认的，他骑着驴到各处给我惹是非，我那就被众人唾骂了。以后只要是被我们拿住，必须将他置于死地，或者送于当官将他治死，好给世上除害。”黄面童子苗吉庆听了，忙点头称是。师徒二人计议停当，遂改变路线，并没回家，信步而行，无有定所。

第一百八十三回

师徒俩寻驴遇潘豹　路明瞻劫车逢卜苍

周寻和徒弟苗吉庆为寻驴，行于途中。这一天将然用过早饭，正在往前走着，爷儿两个全都觉得有点儿口渴，遂往前紧走。来在一个村庄上，找了一家茶酒馆。见里面的人还是真多，爷儿两个遂进到里面，只见里面的地方真不小，总有十几间房子那么大，可是并没有一个座位。周爷遂叫过一个伙计来，命他给找个座位，“我们爷儿两个乃是走路的，喝两杯茶就走，决不在这里呆大了工夫。”伙计听了笑着说道：“二位爷多包涵吧，实在是没有地方了。你老要是打算喝茶，可以在外面等一会儿吗？”周爷闻听此言，遂点了点头，往四外看了一看，只见在东边儿还有一张桌子，上面连一个人也没有，周爷看罢，甚是喜欢，遂笑着说道：“成了，伙计你看那边那张桌不是没有人吗？我们爷儿两个就在那里吧。”伙计听了，顺着周爷所指的地方一看，这才笑着说道：“老爷子，你老有所不知，那张桌子已然订出不少的日子了。”周爷闻听说道：“有人订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先借地一用，他来了我们就走你看怎么样？伙计闻听带着很为难的样子，想了一想，这才说道，这个办法成倒是成。可有一样儿，人家来了你老可就得走。你老要不走，我的事由儿可就干不成了。”周爷说道：“伙计你就放心吧，我决不能叫你为难。”伙计说道：“既是这么着，你老就随我来吧。”伙计说完此话，把这爷儿两个让了过去。落坐之后，伙计赶紧的给倒过一壶茶来，拿过两个大

碗叫这二位喝着。喝完了跟着又来了一壶。伙计说道："你们二位快喝吧，等他来了可就麻烦了。这个人我实在是惹不起他，你老不知道他有多么厉害了，别说就是我，连我们掌柜的也不敢惹他。人家到在这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没有人敢干涉。"周老剑客闻听此话，不由得点了点头，心中暗自盘算，据伙计所说的这人，不用问非是恶霸不成，我要是不知道可就管不着了。我现在既是知道了，秉着侠义的天职，焉能不管？待我先问问他再作道理。老人家想到这里，遂笑着问道："伙计你说的这个人是干甚么的？怎么这样的厉害。"伙计听了说道："你老要问先等会儿，那边有人招呼我，我去去就来。回头我再跟你老详细的谈谈。"伙计说完此话，遂即转身走去。

不大的工夫，可就回来了，低声向老人家说道："老爷子，你老不是此地人，我才敢跟你老人家言及此事。如果你老是此地人，我天胆也不敢说，恐怕传到对方耳内，我可受不了哇。提起此人，附近各村庄没有不知道的，此人姓方名亮，外号叫飞天枭鸟。他在我们这村庄里，要论财势，谁也比不上他。他广交天下的江洋大盗，他家里就是分赃聚义厅。此地的官人都不敢办他，此地的县太爷，在近些日子死了两位了，全都是为官清正，爱民如子的好官，有人在县里告他，县太爷派人拿他未成，夜间被他们所杀。现在这位县官新上任没多少天，知道此事，可是没有相当的办法。前两天有人传言，说是这位县太爷跟方亮拜盟兄弟了。真要是成为事实，我们这一方老百姓可就遭了殃了。你老坐着的这张桌子，乃是他定下的，在此处请客议事，待不了多大工夫就来了，你老赶快的喝吧，省得他们来了不答应。我们当伙计的可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哪！"周爷听了说道："他在这里请客，你可知道

请谁吗?”伙计说道:“据说是请一位新入伙的,名叫潘豹。此人的能为大极了。”周爷听了潘豹二字,心中甚喜,遂问他道:“但不知此人是甚么样儿的长像,怎么他就有这么大的能为呢?”伙计说道:“他长的太凶了,身量高大,面如黑铁,两道粗眉,大鼻子,两个大耳朵,四方海口,海下钢髯,令人见而生畏。”周爷听了,心说要按伙计所说的长像,或者就许是他。我在这里候他一会儿,再作道理。周爷拿定了主意,遂向伙计说道:“他乃是我的儿子,分手已有二十多年了,现在我们爷儿俩正找他,总没找着,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了。伙计你可不要害怕,他们来了我自有道理,你可不要告诉他我在这里了。”伙计说道:“好吧,既是这么着,你老就等着他们吧。可别叫我从中为难。”周爷说道:“那是自然。”周爷将然说完此话,就见由外面进来好几个人,全是身穿短衣服,来到里面,大声的说道:“伙计们把桌子收拾干净了,我们大爷这就来。”伙计们急忙答道:“早就给你老预备好了,净等着大爷来啦。”那几个人听了此话,遂来到周爷的面前,看见周爷二位在那张桌上坐着啦,不由的怒道:“伙计你怎么把这张桌子也卖出去了,这不是我们订的吗?”伙计听了笑道:“你们几位先别着急,你们知道他们老二位是谁吗?他们乃是来找潘爷的,外人我们敢叫他坐在这里吗?这位老爷子乃是潘爷爹,爷俩二十多年前就分了手了,直到现在老没见面儿,如今他老人家打听着潘爷的下落,他老人家有心登门去找,又怕见了大爷有不合适的地方。听说大爷今天在这里请客,其中有他的儿子,他才坐在这里等着他。并不是平常的茶坐,要不我们天胆也不敢把这张桌子卖出去。”众人们听了,可就不敢那么强横了,不由的全都向老头子周爷看去。只见老头子

的长像很富态，决不能前来冒充。且不管他是真是假，反正用不了多大的工夫潘爷就来了。要真是父子爷儿两，我们在这里陪着他说话，也显着我们与他有交情。如果不是亲父子，这位老头儿是冒充，可是我们也不叫他走了，也算是我们会办事。众人想到这里，不约而同的全都走到周爷的面前说客气话。其中有一位大身量的问道："老爷子，你老是找我们的头目吗？他一会儿就来。你老吃完了饭啦吗？"周爷闻听此言，向那几个小子看了看，不由得心中有气，只见他们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位好人，全不是安份守已的人。他们既是跟我套近乎，我还别不答理他，等着他们头目来到，一看便知。到那时我再用相当的手段来处置他们。老人家想罢，面上并没带出不悦的样儿来，遂笑着说道："诸位请坐。我乃是听人传言，你们头目的名姓，与我儿子一样。我们爷儿俩有二十来年没见面了，我也不知道他身落何方。你们的头目要真是我的儿子，我的老运可太好了，就不至于有饥寒之苦了，也有了养老送终的啦。"众人听了此话，不由得全都假献殷勤道："老人家你老喝着吧，我们头目这就来。你老热不热？要是热先把大衣服脱了吧。"周爷听了说道："众位不要客气，我并不热，大家随便好了。"老头子将然说到这里，就听伙计在门口喊道："诸位闪开点儿，大爷来了。"众人听了全都站起来留神观看。周爷听了留神观看，谁知不看则可，这一看把老人家喜欢的不得了，果然是自已屡找未遇的贼小子潘豹。老人家看罢，恐怕他看见自已在这里他跑了，遂向苗吉庆一使眼色，爷儿俩不约而同的全都转过身形，面向里坐在那里不动。这时那几个小子看见潘豹进来了，遂齐声说道："头儿，你快过来看看吧，你的父亲来了。我们在这里陪着他老人家

好半天的工夫啦。”潘豹闻听，遂走向近前一看，只见黄病童子苗吉庆在这里了，不由得吓了一跳。在苗吉庆的身旁还坐着一位老头，看后影好像是周爷。小子看罢，心说不好，今天大约着我跑不了啦。小子正在愣神的工夫，那些人说道：“头儿你别愣着了，快过来见见吧。”小子听了说道：“诸位不必见了，我赶紧走吧。你们几位可拉着他点儿，别叫他追上我，如果一追上，我就没有命了。”小子说完此话，转身出了茶馆，如飞的向北跑去。周爷师徒二人一直追到村口，外面有一片树林，这小子可就进到树林里面去啦。周爷遂止住脚步说道：“吉庆不必追，咱先回去吧。”老头子说完此话，遂往回走。

回到茶馆，给了茶钱。找了一座店住下，用过晚饭，打坐养神。天交定更，苗吉庆问道：“老师，咱白天既是见着小子潘豹了，为甚么你老不叫我追他呢？现在他已逃走，再找他可就费了事啦。”周爷说道：“不要紧，他跑不了。我早就把主意想好了。他这一跑无处可去，一定是往方亮家里去了，回头咱问问方亮的家在哪里，你我师徒一同前往，到了方家伸手拿人。就凭他们的那点儿能为，还至于叫我们费多大的事吗？”苗吉庆听了这话，点了点头道：“此计甚好。”这爷儿两个正在说着话的功夫，伙计从外面走了进来，笑着问道：“老爷子你老人家还用甚么不用啊？天可不早啦，我们可要上门了。”周爷闻听此言，笑着说道：“成了，我们甚么也不用啦。你近前来，我跟你打听一件事。”伙计听了遂走向近前问道：“老爷子你有甚么事情，只要是我知道的，我必实言相告。我不知道的可不敢胡说。”周爷听了说道：“我问的这件事，本来无关紧要，你决不能不知道。我问的就是本村的首户，此

人姓方名亮，外号叫飞天枭鸟，他在哪里住，你可知道吗？”伙计闻听此言，小声的说道：“老爷子你小着点儿声音说吧。他乃是我们本村的庄主，此地人没有敢叫他的名子的，全都是叫他方大爷。你老大声的叫他的名字，如果被他的手下人听见，可就了不得了，最低限度得叫他骂几句，要不就得被他们打一顿。”周爷说道：“没关系，我跟他的手下人认识，特地前来找他。你就把他住的地点说与我就行了。”伙计听了说道：“你老要问他的住处，太好找了。你老出了我们这店，一直往北，有四五十步的道路，就可以看见他的门口了。你老也不要打听人，你看那个门的房子最好，你老就进那个门儿，一点儿错也没有。”周爷听了说道：“成啦，我知道了。你去吧，我们也该着休息了。”伙计听了，这才转身走去。

又待了一会儿，天可就到了二更啦。老头子听了听院中没有一点儿声息了，全都睡着了，这才把身上收拾俐落了，将门关好，师徒二人由后窗户纵了出去，按着伙计所说的方向，一直往北走来。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在方宅的门口，老人家留神往两边看了看，只见两边的房子全没有当中这家盖的好，料想此处准是方家的住宅了，遂围着这所房子绕了一个圈儿，找了一处矮墙，纵了上去。只见里面是五间上房，两边还有厢房各五间，院子里的地势还是真不小。两边的厢房黑暗得一点儿光亮也没有，就是上房屋中有些灯光，在窗户上照着人影儿，好像有人在指手画脚谈话似的。老头子看罢，遂纵到上房的前坡，探下身形，舔破窗纸往里观看。只见屋里的陈设甚是阔绰，所有的东西，决不是平常人所能有的，四壁挂着名人字画，条案上还有不少的古玩。在条案下有一张八仙桌，两边放着椅子，在上首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紧皱眉

头，心中似有所思，看那个意思心中非有难过的事情不可。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得由院中发出来一阵脚步之声，老头子急忙将身形隐在房上，留神观看，就见来了三四个人全是短小的衣服，年在二十多岁，五官不正。老头子见了，便知这都不是好人。等这几个人进到上房里面，老人家这才二次探下身形，往里观看。只见那几人来到里面，给那坐着的人请安，然后站在一边，向那个人说道："跟庄主爷回，我们潘爷说了，今天跟你老辞事，明天他可就走了，这个地方他不能久呆，因为他身上有案子，呆长了可就有了是非啦。"那人闻听此言，用手一拍自己的胸膛，连连的说道："不要紧，人出了天大的事都有我啦。你们把他给我叫来，我有话当面与他言讲。这些弟兄之中，我是最喜欢他的，他真要是一走哇，谁给我解闷儿。"那几个小子闻听此言，其中一个年岁较大的说道："你老在此略候一会儿，我去叫他去。"那庄主听了说道："你可快去快来呀，千万别去多大工夫。"那人闻听此话，应了一声是，转身出去。不一会儿由外面领进一个人来，老头子周爷留神一看，不由的就是一笑，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小子潘豹。老头子看罢，并不着急，等他们进到屋里去，周爷遂大声的说道："小子潘豹你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老太爷在此等你多时了。"这时小子将然进到屋内，还没得与方亮说话了，忽听得外面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叫自己出去受死。细一听乃周爷的声音，小子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他向方亮说道："方大爷我说不来，你非得叫我来不可。如今我的对头到了，没别的，你快快的救我吧。"方亮也听了个满耳，心中不由得大怒，遂高声的说道："甚么人大胆，竟敢搅闹我的住宅？我看你往那里走。来呀！给我把他拿住。"他这一声吩咐下去，就

看见由屋里出来不少的人，全都是手持火把，照得院中如同白昼一般。周爷见了这种情形，就知道说话之人一定是方亮无疑了。老头子遂让黄病童子在房上留神，千万别叫小子潘豹走了。自己遂纵身院中，等候他们过来动手。这时方亮并没过来，那几个贼小子一见老人家那么大的年纪，一定没有多大的力量，遂手持兵刃，一齐向前动手，把老人家围在当中。老人家并不着忙，声东击西，指南打北，把那些个贼小子打得滚的滚，爬的爬，这个倒下那个起来，不大的工夫，可就都起不来了。老头子遂哈哈的笑道："小子们倒是起来呀。老太爷不打倒着的。"那些贼小子们说道："得了老爷子，我们起来不是还得被你打倒下吗？索兴我们就不起来了。"

飞天枭鸟方亮见了这种情形，不由得就急了，大声说道："你们这群人太废物了，平常一点儿也不少吃，到了用你们的时候可就不成了。就凭你们这么些大小伙子，连这么一个老头儿都打不了，我真替你们丢人。得啦，快给我回来吧，看我一人拿他。"众贼人听了，遂一个个的站起来，走了回去。方亮这才手持单刀，往前一纵身形，照定老人家头上就是一刀。老人家见刀临切近，往左一上步，照定方亮就是一腿，把方亮踢了一个跟头。老人家哈哈的笑道："你先起来，你不成，还是叫潘豹过来吧。"老头子说完此话，再一找小子潘豹，已然不知去向了，就连那些个被打的贼人，也都逃走啦。老头子就在这一愣神的工夫，小子方亮站起身形，纵上东房，逃命去了。老头子并不追赶，遂往各屋里搜寻，并无一个人影。屋里值钱的古玩等物，已被那群人们带走了。老头子正在观看之际，就在这个时候，就听院中有人说道："老人家快走吧，别在屋中呆着了，贼人已走，现在火起来了。"周爷闻听此言，

知道是自己的徒弟黄病童子与自己说话。不问可知，这把火一定是他放的。事已至此，只好是赶紧的走吧。周爷想罢，遂走出屋来，率领苗吉庆，一同出离方宅，往店房走来。一边走着，周爷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只见烈焰腾空，方宅的房屋已成为一片火山。周爷说道："吉庆你只顾你放火了，这一来惊得四邻全都不安。下次不可如此。"师徒二人说着话，只见方亮左近的邻居们，一个个的可就都起来了。还有未穿好衣服的，手提着裤子也都往外跑。及至众人来至着火的地方一看，原来是方宅，全都不约而同的取其观望的态度，不但不救火，反倒喜欢的了不得。周爷见了这般种形，不由得点了点头道："这就是恶人的报应。素常倚仗势力欺压乡里，一旦间家中出了事，就没有人出头来维持。看起来人还是得做好事，方能得其善果。"周爷想罢，遂回头叫道："吉庆，此处不可久呆，你我找一安全的地方休息去吧。"师徒二人说完此话，遂出了这个村庄，顺着大道往前走来。

没有多大的工夫，已然走出好几里地的路程。可是天光已亮，红日东升，来在一片树林切近，只见里面有人动手，两边站着不少的人，老的少的全有，还有三个和尚。黄病童子见了，不知他们是怎么回事，打算问个明白，又怕老师不愿意。遂没跟周爷商量，将身形纵上树去，留神往下观看。正赶上王斌与万云动手，眼看着万云就要输招，他这才大喊一声，纵了下去。老剑客周爷见了，心中甚是不悦，心说你这孩子总改不了你这沉不住气的性格，见事就要多管，也不问是管的了管不了，真是岂有此理。周爷在想着的工夫，只见自己的徒弟已然过去，与那老者通了名姓，当场动起手来。也就是三十多个照面，自己的徒弟可就不行了，被万云杀得只

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眼看着就要败北，周爷可不能再看着啦，遂大喊一声道："吉庆还不与我退下来。平常不知用功，一遇上事就给我现眼。我说你的功夫不成，你还不信，现在你就知道你不成啦。"黄病童子正在动手不成的时候，听见老师叫自己回去，遂虚点一招，纵出圈外，大声说道："老小子你先住手，别得理不让人，你太不厚道啦，你把脑袋伸过来，叫我打两下儿，我不就露脸了吗？再说我也不好意思使劲打呀，你这一不叫我打不要紧，我的师父可来啦，你就留点儿神吧。"万云听了此话，甚是有气，遂大声说道："小子少要费话，你的功夫不敌，快快退回去吧。"周爷这时已然走向当场，笑着说道："老师父武术高强，我看得有些高兴，特来讨教你的高招。"万云闻听向老剑客一看，不由得心中暗道："看这老头儿的外表，决不是平人，二目如灯，非剑即侠，我可别小看于他。"万云想到这里，遂笑着问道："来者这位老英雄，贵姓大名？通报上来，再为动手。"周爷闻听说道："在下我姓周，单字名寻，人送外号云龙九献。"万云听罢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周老剑客，我这两眼太拙啦。既然你老人家出头，我倒要看看老剑客的功夫。论身份我可不是你老的对手，好在一样儿，我跟你老并无仇恨，我有漏空的地方，请你手下多多留情吧。"万云说此话别有用意，他因为近日以来总不走运，所遇见的主儿，全比他高。在前几天给法通助拳，遇见董老剑客与了然长老，最末后又来了一位冷镇，用弹弓打了自己两下，结果也没得了便宜回去，如今又遇见王斌，差一点儿就没输招。想不到周寻又来了，所以他才说了几句客气话，以免自己受了周老剑客的毒手。"周爷闻听他所说的话，不由得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罢了，别看万

云那么大年岁，一点儿不自大，总算是不白活，知进知退。我本不愿意跟他动手，可是事已至此，只得是当场拼一下，不以绝招胜他也就是了。”老头子想到此处，遂笑着说道：“万老英雄不要客气。我也没有甚么出人头地的能为，不过是蒙天下的英雄抬爱，称为剑客，也就是徒有虚名而已。你我动手并无仇恨，最好是点到为止，无论是谁有漏空的地方，全都别下绝情，你看如何？”万云听了笑道：“那可太好了，如此说来老剑客你老看招吧，我可要得罪了。”万云说完此话，遂把在衣服脱下来，放在一边，然后向前一上步，左手一领周爷的眼神，右手照定老剑客的前心就是一拳。周爷见了，并不着忙，见他的拳离着自己的前心切近，故意的把身法躲的很慢，好似武功不佳的样儿。万云一见，跟着将手撤回，再发第二招，老剑客还是那么慢，就好像功夫没有根基，有招发不出来似的，万云见了心中暗暗喜欢，心说周寻你门身法怎么还不如我快呢？我一连攻你七八招，你也没还进四招来，大约着今天该着我在你的身上露脸。万云想罢，遂紧紧往前进攻。可是他哪知道周爷另有一番打算呢？在他跟黄病童子动手的时候，老剑客已然看明白啦，他的能为虽然是不如自己，可是也差不了多少。像他有好么的功夫，要是走的正，常跟剑客在一处走，将来的名誉不在我等以下。为甚么总跟法通在一起呆着呢？跟法通呆长了没有你的便宜。因为法通的天性不好，乃是事非坑。如今跟我过招，我要是把你打了，于我没有一点儿益处，可是你的脸上太难看啦。你说我不打你，怎能了结此事呢？老人家因此遂用以逸待劳之法，用自己的真功夫把他圈在当中，也不发招打他，叫他自己忙合一个手忙脚乱，想走也走不了，多怎累的不能再战了，那就算完。万

云在当时之间，并没看出来，还当作老人家真不行啦，遂施展平生所学，一个劲儿往里攻。老头子周爷一见他有如此的表现，心中暗笑，现在你不用使那么大的力量，待一会儿你就没有精神啦。老人家在思想着的时候，已然就是二十多个照面了，再一看万云可就泄了劲啦。周爷要是打算赢他，伸手可得。

正在危急的时候，猛听得有人大喊一声道："唔呀，老哥哥你不要着急，像他这样无名之人，还用老哥哥你费事吗？请你退下，待小弟我把他打发回去吧。"话声将然落下去，跟着过来一个人，老人家留神一看，心中甚是喜欢，只见来者非别，乃是自己师弟，英雄得鹿路明瞻。遂把身形往外一纵叫道："路大弟，我找了你这些日子，也没把你找着，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你了。那位说，来者可是路老剑客吗？不是他老人家是谁呢。

书中代言，自从朱家堡事毕之后，路老剑客打算回家，遂顺着大道，一直够奔而来。这一天正在往前走着，已然来到河南边界，天色已黑，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可是自己尚在荒郊之中，只好是紧着往前走，不走大道，净走漫洼，为的是近几步。正在走的高兴之际，就见由对面来了两辆轿车，车帘撩着，车的四周围着不少的人，也有空着手坐在车辕上的，也有手持刀抢等兵刃步行的。路爷看罢，心中暗道："这些人是干甚么的？看这个样儿，大概车里一定有人。你说是押着差事的，可是前后左右的围着那些人，就没有一个是官人的样儿。按私人说吧，这种举动是甚么用意呢？我得看个明白。"路爷想罢，当即遂把身形一纵，在一棵大树的上面，隐住身形，留神在上观看。不大的工夫，那两辆轿车已然来至近前，

路爷可就看明白了。在头一辆轿车里似乎躺着一个人，因为天色已晚，车里面看不真切。在车辕上坐着两个年青的，看年岁也就是三十左右。一个穿一身蓝，那一个一身青，穿蓝的手提花枪，穿青的手持单刀。第二辆车里黑忽忽的看不清都是甚么，在车辕上坐着三个人。一个手拿三节棍，那两个人空着手，没拿兵刃。还有几个人全是土黄布的小衣服，跟在后面步行，都是打手的打扮。在最后面还有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人，年在四十开外。一张黑脸儿，两个大眼，一点儿神光也没有。两道短眉，折鼻梁，三角口，两个小耳朵，身穿青色的衣服，手持一把三尺多长的拐仗，坐在马上，得意洋洋的往前走着。路爷看罢，心中暗道："就看你这长像，决不是好人。再加上这群打手，更证明你是恶人了。车里都是甚么东西，天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聚众而行，决无好事。我要是不知道就没说的了，我既是知道，焉能不闻不问。我回家去也是没事可作，倒不如我跟你们去看个究竟，再作处置你们的道理。"路爷拿定了主意，将然要追随于后，就在这个工夫，猛然间就见由对面树林里出来一人，手持一根拐杖，高声说道："小子们少往前进，及早把车里的人给我留下，如若不然，我管叫你们一个个在我的杖下作鬼。"路爷见了这种情形，心中暗暗喜欢，这就行啦，省了我跟他们去了。看这个劫车的意思，他们一定是认识，或者是知道底细，要不他怎么知道车里面是人呢？要是劫道他得要路钱哪，这是怎么回事呢？书到了这个时候，不止于是路爷纳闷，连看官们都摸不着头绪。

书中代言，这车里所押的不是别位，正是华云华天鹏，他的外号叫威镇五岳。自从华爷带着三小泥腿僧张旺等夜探北

杨镇，华爷被获。石庵问明之后，打算把华爷送往聚英山，遂派胡仁带着打手们前往。正行在此处，遇见路老剑客，路爷不知就里，并未出头，可巧前面有了劫车的了。胡仁遂下马迎向前去一看，只见劫车的乃是一位老者，年在六十余岁的样儿，中等身材，面如银盆，两道银眉，一双阔目，大鼻子，四方海口，海下一部白髯，手持一根拐杖，站在对面，不怒而自威。胡仁看罢，哈哈一阵大笑道："老小子，你真是胆大包天。你未曾劫车你也得打听打听车是谁的，是谁押着。今天大太爷非要你项上人头不可。并非是我意狠心毒，这乃是你自找其死。你就报上名来，你家胡大太爷手下不死无名之鬼。"那老者听了此话，不由得一阵冷笑道："小子你不用发狂，老太爷我姓卜名苍字玉春。你要知道我的厉害，及早趴在地下给我磕四个头，把车上的人给我留下，我念及上天有好生之德，高抬手，放你逃走。如若不然想活万难。"看官你道卜爷这是由哪里来？怎么这么巧呢？书中暗表，卜爷原来是久居性慧老尼那里，在他入庙时年在三十多岁，给性慧当一个火头夫。老尼僧看着他喜欢，每天除了做饭打扫禅堂之外，早早晚晚的还跟老尼僧学几手功夫。这位卜爷也是天生来的好根基，一教就会，还是真用心，在先前不过就是练练平常的拳脚。后来老尼僧见他很可造就，遂又教给他各种兵刃。十八般兵刃俱都练完，又接着学内外家软硬功夫，以及掌法。不知不觉一直练了不足二十年。这一天早晨起来，卜爷在净面以后，手理银髯，不由得由有所感，咳了一声道："像我卜苍，已是六十来岁的人了，天天还是这样好武。这再练几年就得往土里爬了，还是一无所成，我还练个甚么劲儿？"卜爷这一走心不要紧，再练功夫的时候可就没有以前那么高

兴了。如是一连好几天，老尼可就看出来了。这一天将然用过早饭，老尼向卜爷说道："卜苍你现在可以不必再练了。你这些年刻苦不息，直到今日，屈指算来，已是十八有余。虽没到登峰造极，可是也很可观了。现在你已年近六十，再不出去闯荡一番，得等甚么时候去呢？我有意命你出去闯练闯练，行了你就先别回了。如果不行赶紧回家来接着练，我再教你第二回，你看如何？"卜爷听了，并不作声。心里愿意走，可是人家老尼费了那么大力量，教给自己二十来年功夫，自己怎好就走。老尼僧见了这种情形，遂又说道："你不必犹疑，我意已决。这有白银二十两，还有你得意的兵刃拐杖，你一齐拿去走吧。"卜爷到了这个时候，万般不得已，遂把银子接了过来，带好了兵刃，辞别了老尼，这才海走天涯。见着有练武的地方，他就前去拜访。别看他已是六十来岁，可是他还未破身，乃是整世童男，再加上他受过高人传授，功夫又纯，在外面闯了好几年，并没栽过跟头。这一天正然往前走着，天可就黑了。来到一片树林以内，就见对面来了两辆轿车，头一辆车内好似有一个人，倒在车里。围着车有好几个人，全拿着兵刃，也有步行，也有坐车不等。别看那么些人，可是一个官人也没有。不用问，看他们几个人外表，就知道他们不是好人，车里面那人非是被他们所害不可，我必须得救他一救，以尽侠义天职。卜爷想罢，遂纵身向前答话，为首之人一报名，乃是胡仁。将要动手之际，在胡仁身背后有人大声说道："胡大哥且请退下，拿他何用你老亲自动手，待小弟我将他拿住，送往北杨镇也就是了。"卜爷一听暗自说道："好小子，我明白了，你们这些人都不是好人。我耳闻着在北杨镇上有一个名叫石庵的，他私通聚英山。你言说把我拿住，

送往北杨镇，不用说，一定是石庵那里。你们这群东西都是他手下之人，今天既是被我遇见了，休想走脱一个，我非把你们打死不可。”卜爷正在思想之际，只见胡仁退了下去，又过来一人，身高六尺有余，身着青色小衣服，来到当场，向卜爷说道：“老小子你真可以，跟我动手总算是你有福气。大太爷我自从出世以来，是跟我动手的人我没叫他活过。现在我已然好几个月没跟人动手了，想不到又遇上你这个老小子。正赶上我这时候高兴，你快过来吧，待我用三节棍将你打发回去。”这小子说完此话，把三节棍亮出来，站在卜爷对面，洋洋得意，令人见而有气。卜爷看罢，冷笑了一声道：“小子你不用自大，老太爷要不叫你知道我的厉害，你也不知我是何如人了。你先把名姓通报上来，然后再为动手。”那小子闻听此话，哈哈一阵大笑道：“老小子你要问我名姓，我姓王名明，字不长，外号人称白昼无常鬼神棍太保。你也通上名来。”老头子说道：“老太爷我姓卜名苍号叫玉春，你就进招来吧。”王明听了此话，这才往前一上步，举棍就打。卜爷见了，急忙接架相还。也就是三四个照面，王明可就不行了。卜爷用拐杖向王明的头上便打，王明见了赶紧往下一伏身形，就听得呼的一声，他倒是把这一招躲过去了，将然往起一长身形，没想到老头子拐杖又回来了。小子要是仍然往下矮身形，可就打不上了。哪知道这小子被老头子杀晕了，他在急切之间，又往上一长身形，这一下正打在小子头上，只听得“噗哧”一声，王明反身倒于地下，连哎呀都没哎呀出来，一命归西去了。这也是小子平常不做好事，仗势欺压乡里，手底下又黑的恶报。卜爷将王明打死之后，往旁道一纵身形，哈哈一阵笑道：“你们还有那一个不怕死？赶紧过来。”老头子将然说

完此话，就听得身后有刀劈风声音，老头子就知道这是有人暗算自己，随把身形往左一转，只见乃是一个人，手持单刀向自己剁来。老头子用拐杖往外一开，那人将刀往回一撤，老头子顺手照定那人就是一拐杖，正打在头顶之上，鲜血直流，倒于就地，魂灵追随王明去了。原来这小子叫王亮，乃是王明亲兄弟。他一见他哥哥叫老头子打死，他可就急了。一声也没言语，转到老头子身后，本打算将老头子一刀杀死，没想到天不遂人愿，他没打成人家，反倒叫人家打死了。围车站着那几个贼人，一见老头子没用三招两式就把王氏弟兄杀死，他们可就害了怕啦，不由得就乱起来了，自言自语道："可了不得了，这个老东西真厉害呀。看这个样儿，我们全敌不了他啊。"

这时胡仁可就火儿了，当即对那几个人道："你们不要乱，看我拿他。"胡仁说完此话，这才走向近前，怒着说道："好你个老东西，竟敢打死我手下弟兄，你还想走吗？我要叫你在我面前走过十个回合，我就不姓胡。"小子说完此话，举起手中单拐，照定老头子头上便打。老头子见了，赶紧往右一上步，用拐杖往外便开。胡仁忙将拐撤回，卜爷摆手中拐杖往里进招，二人遂打在了一处，各施所能，只杀了一个难解难分。也就是二十多个照面，胡仁越打越快，精神倍增，卜爷可就受不了啦。头一样年岁到了，再说他已战了一阵了，虽然是功夫不错，他乃是由四十来岁才学的，跟胡仁比在一处，焉能成的了？有心撤招逃走吧，于面子上不好看。又恐怕跑不成再被人家追上，还是难免被他们拿住，与其那么着，还不如我跟他拚了，我们两个谁也别活。我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反正比你合式。老头子想到这里，再看胡仁进招的时候，

并不招架闪躲，用自己的拐杖照定他的头上便打，口中大声的说道："小子你也别躲，咱俩人谁也别活。"胡仁见了这种情形，吓了一个冷战，赶紧往左一上步，把这一招躲了过去。再往里进招，可就拿了主意了，心说好你个可恶的老东西，你这是跟我玩命呀，那可不成。你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满打算你身体结实，可是你还能活上几年。我现在才四十来岁，跟你玩命可太不合式了。我得格外留神，以免上了他的当。胡仁想到这里，遂把招法加紧，完全用近手招，老头子卜爷可就忙不过来了，只见前后左右全是胡仁啦，把自己两个眼都忙合花了。

正在危险的时候，路老剑客可就不能再看着了，遂高声说道："唔呀，这位老朋友且请退下来，待我会会他，看看他有多大能为。"卜爷正在着急之际，猛听得有人叫自己退下，心中甚喜，赶紧虚点了一招，纵出圈外，大声说道："小子你且住手。现在老太爷力量不佳，那边有人会你。"这时押车的那几个人一见路老剑客出头，不由得又是一乱，齐声说道："了不得啦，敢情劫车的还不是一个人了。都在那树林里藏着了，这个不行又出来一个南蛮子，这个蛮子要是再不行，大约着老西儿就该出头了。这么看起来，这个地方呆不的呀，要不我们赶紧走吧，省得把性命送给他们。"那些贼人说完此话，四散奔逃，走了一个干净。胡仁见了这种情形，心中大怒，大声喊道："好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还没看见甚么就都走了。看我自己一个人拿他们。"胡仁说完此话，也未问及路老剑客的姓名，向前一上步，举拐就打。路老剑客空着手未亮军刃，只用两掌接架相还。也就是十几个照面的工夫，胡仁可就受不了啦，只见路老剑客的身法快如闪电，卖弄身法，把自己

围在了当中，好似老叟戏婴儿一般，自己有很多的好招，可就是施展不出来。这时卜玉春在一边看了个真真切切，心说武学真是无有止境，我练了这么些年功夫，在外面从来没遇见过一个敌手。想不到在这里遇见这么一个胡仁，险些败北。又来了一个江南老者，解了此围。我用兵刃尚且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这位江南人，赤手空拳，倒把胡仁杀了一个手忙脚乱。如此看来，我还差的很多呢。卜老头儿想到这里，又往四外看了一看，只见众贼人已然都走了，不由得暗暗喜欢，心说这可是个机会，我别等着了，我先看看车里被获的是谁吧？老头子拿定了主意，遂走向近前，手扶轿车问道："车里面是哪位？赶快告诉我，我好救你。"老头子这句话将然说完，就听车里有人说话，声如洪钟，连连的叫道："老英雄快来救我。我姓华名云，号叫天鹏，乃是南杨镇的人。因为往北杨镇办事去，被他们拿住，要把我送到聚英山那里去。请你快快的把我解开吧。"卜爷闻听此言，连连说道："原来是华老英雄。不要客气，待我救你出险。"老头子说着话，将身形纵上车去，解开绑绳，把华爷搀下车来，在一边活动活动。这时再看胡仁，已然被路老剑客一掌打在前心，倒于地下，气绝身亡。卜爷遂问路爷道："这位老人家贵姓大名？"路爷听了笑道："唔呀，吾姓路双名明瞻，江湖人称英雄得鹿。"卜爷与华爷听了，赶紧笑着施了一礼道："原来是路老剑客。若不是你老人家赶到，这时我们二人早已亡命多时了。我二人这里给你老行礼了。"说着话二位老英雄说要给路爷行大礼。路爷赶紧伸手相拦，笑着说道："二位不要客气，你我都是一家人。我们先把这三个死尸消灭了吧。"华爷听了点头称是，三个人一齐动手，用贼小子抛下的刀，把就地挖一个大深坑，

将三个贼人的尸身搭到里面，用土埋好。要说这三个人可真义气，活着在一处作贼，情同兄弟，死后还埋在一起呢，这就是恶人的报应。闲话少说，路爷见事已毕，这才说道："你们二人意欲何往？赶紧的走吧。此处乃是非之地，不可久呆。"华爷说道："我打算回家，你们二位如果赏脸，可以到我那里住几天，咱们谈谈心，不知你们二位可愿意吗？"卜爷听了说道："此言甚合我意。我现在也没有甚么事情，就到你老的府上打扰几天吧。"路爷说道："既然如此，你们二位一同走吧。我现在还有事呢，我们改日再见吧。"路爷说完此话，卜爷华爷二位抱拳告辞而去。

路爷见他们去远，这才出了树林，顺着大道，向家中走来。走到中途，天可就快亮了。腹中有些饥饿，可是还没赶上村庄，老人家可就急了，心说照这样走法，我得甚么时候才能找着村镇哪？得了，我别不慌不忙的啦。老头想到这里，遂往下一伏身形，施展飞行术，如飞似的往前走去。走了好大的工夫，天可就亮了。来了一片树林切近，进了树林，乃是一个村庄。老头子一见有了村庄了，心中甚是喜欢，遂进到里面各处找卖吃食的。要说老头子的运气真不错，要在平常的日子，天才刚亮，村庄里可没有卖吃食的。因为这一天是集日，净是往此处赶集来的，所以做买卖的早就都出来了。老头子找了一处卖包子的，坐在那里吃了一饱，给完了钱，觉得有些乏了，打算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可是在这村庄的大街上找了半天，并没有一座店房。路爷无法，只好是往村外个清静树林里面休息休息吧。老头子拿定了主意，遂走出村庄，顺着大道，向荒野的地方走去。

走了不大的工夫，只见前面有一片很密的树林。老头子

心说我别往前走了，就是这里吧。老头子想罢，遂走进树林里面，本来想打坐养神，哪想到里面有好些个人在那里打起来了。细一看动手的还不是外人，乃是自己的师哥云龙九献周寻，与一个不认识的老者动起手来。可是自己的师哥占上风，他就是不发招取胜，路爷可不知道周爷的用意，他可沉不住气了，这才大喊一声，走向当场。周老剑客一见路爷来啦，这才撤招往外一纵身形，老哥儿俩将一见面，还未曾说话，路爷已然与万云答了话了，高声说道："唔呀，这位老朋友，我看你的能为很好，我打算跟你比试比试，你可敢吗？"万云听了此话，留神向路爷看了一看，心中暗道："我的能为大概许是长了吧？要按我的身份来说，决不是周老剑客的对手。想不到我跟他战了数十回合的工夫，并没有决出胜败来。也许是周寻上了年纪，功夫无形中退化了。现在又来了一位江南人，跟周寻论弟兄，他的身份决矮不了，我可得格外留神于他。万云想罢，遂笑着说道："来者这位老英雄，贵姓大名？通报上来，然后再为动手。"路爷听了笑着说道："唔呀，你连我都不认识，还称的甚么英雄？我姓路双名明瞻，外号人称英雄得鹿。"万云听了此话，心中暗暗的着急，我这是怎么的了，太不走运啦！遇着一位就是剑客，全比我的身份高。尤其是这个路明瞻，我耳闻着他手底下不让人，我要是跟他比在一处，焉能有我的便宜？有心说不比吧，可是人家一个劲儿的点名叫我。我要是一不敢跟他比，当着这么些个人，未免的太不好看啦。事到如今，只好是有么算么，听天由命吧。无论如何我也得跟他走几招。万云想到这里，遂强作笑容的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路老剑客。我久闻路爷的大名，无缘拜会，总想着登门叩拜，只是无有机会，想不到在此处

相遇，真是荣幸得很。适才与周老剑客动手，大约着你老都看见了，多蒙他老人家相让，我才勉强着跟他老人家走了几招。如若不让招，我早已输招多时。如今路老剑客来到，既要跟我比手，我只好是奉陪你老。可有一样儿，你我并无仇恨，我有漏空的地方，你老让着我一点儿也就是了。”路爷闻听说道：“万老英雄你就进招吧。”万云说道：“既是如此，我可就无礼了。老剑客你看招吧。”万云说罢此话，向前一纵身形，左手一晃，右手照定路爷的前心就是一拳，只听得呼的一声可就过来了。路爷见拳临切近，往左一上步，伸右手就拿他的腕子。万云一见这一拳走空，没敢停留，急忙撤回。路爷一见他把拳撤回去，跟着用叶底藏花的招数，右手向万云的左肋就打。万云一见路爷的招太快啦，招架不及，只好往后一纵身形，退出去好几尺，将将的把这一招躲过去。路爷往前一赶步，第二掌又到了，照定他的面门打来。万云急忙用左手架了出去，两个人遂打在一处。

在万云的心里，本想着用几句好话，把老剑客哄住了，他要有看不到的地方，路老剑客不能使劲打他啦。路老剑客要是有疏神的地方呢，他可就不留情啦，狠狠的把路老剑客打一个跟头，他不就把名姓闯起来了吗？他心里想的满好，实际上可得办的到哇。一上手连着三个照面，几乎没被路爷打倒下。到这个时候，万云才知道路爷厉害。人称剑客，名不虚传，他可就不敢希图侥幸了。用足十二成的力量，小心的与路爷周旋。也就是三十多个照面，路爷故意的把上身漏空，万云一见，以为有机可乘，用了一招双风贯耳，向路爷的头上便打。路爷用两手向上一分，底下就是一腿，照定万云的小腹就踢。万云见了，说了一声不好，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

只得一歪身躯，这一腿正踢在大跨之上。万云往后倒退了两三步，站立不住，倒于地下。路爷见了，用手相搀，高声说道："万老英雄，快些起来，我乃是一时收招不住，有伤贵体，请你多多的原谅才好。"万云听了此话，急忙站起身形，臊得面红过耳，连连的说道："多蒙老剑客手下留情，我这里谢谢了。"万云说完此话，施了一礼，退到法通一处站着去了。

法通在一边站着，看了个明明白白，准知道今天难以取胜了，连自己一共来了四个人，加上周民是五个人，已然输了三个了。人家那方面人位不止于多，并且位位是高人，再要跟他们打，就得叫他们全包了园儿，一个可也就剩不下啦。不如赶紧一走吧。法通想到此处，遂向周民使了一个眼色道："周老英雄，你看现在天已不早，我们大家在此动手，被来往的行人看见多有不便，咱们暂且回去吧，有甚么话回头再说。"周民听了说道："法当家的言之有理。我的仇人乃是张云，过了今天，哪天都能找他，他还走的了吗？"法通听了说道："如此说来，我们众人走吧。"法通和尚说完此话，率同众人一齐走去。周寻老剑客见法通等已走，遂向前与路爷见礼。老哥儿俩个彼此各道离别的经过，正在说着话的工夫，张云与王斌过来与二位老剑客行礼，笑着说道："今天要不是二位老人家赶到，我们不定得打到甚么时候才能解决啦。现在诸事已毕，请你们二位到我们那里住几天去吧。"周爷听了说道："二位不要客气，我们现在还有事呢，不能随你们几位前往，改日再为打搅吧。"周爷说完此话，遂与路爷带着苗吉庆，辞别众人，一同走去。

不表二位老剑客，再说王斌跟随张云等一同回到张宅，张云叫家人去预备酒饭，给大家压惊。正在这个时候，外面进

来一个家人，向张云说道："回禀庄主爷，外面来了一个人，说是找姓龙的，在座的不知可有这么一位吗？"龙爷听了此话，当即站起身形，向那家人说道："管家我姓龙。找我的现在哪里？他是哪里来的？"家人说道："现在门房里面了。我问他是哪里来的，他说是于家庄的，面见你老有要紧的事情。"龙爷听了说道："诸位在此稍坐，我去去就来。"张云说道："龙爷请便。既是于家庄来找，想必是有要紧的事情，我等可就不陪你老同去了。"龙爷听了说道："不客气，我们回头见。"龙爷说完此话，遂站起身形，随同那家人一直来门房。留神观看，只见找自己的乃是于家庄于宅的家人。一见龙爷进来了，赶紧过去请安，笑着说道："龙爷我奉了武爷的命，前来请你老。现在家中出了如此这般的一件事，请你老赶紧回去吧。"龙爷听家人说完之后，不由得吓了一跳，向那家人说道："行了，我知道啦。你在此略候一会儿，我到里面告诉他们一声去，回头我们就走。"家人听了说道："你老可快着点儿啊。"龙爷点了点头道："慢不了。"龙爷说着话，急忙来到后面，对左光说道："师兄，现在于家庄来人找我，叫我急速回去，咱们改日再见吧。"众人听了齐声说道："龙老英雄有用我们的地方没有？如果要有的话，我们大家随你前往。"龙爷听了说道："成了，诸位现在不必劳动了。我先回去看看，如果有用众位的地方，我再请你们来吧。"老头子左光在一边答道："究竟你有甚么要紧的事，就得立刻起身？可以对我们说说吗？"龙爷听了说道："要说这也并非是背人的事，说出来也没有甚么关系。现在于家庄找我，原来是出了如此的一件事。龙爷说完此话，这才把那家人告知自己的前后情形，又详细的对大家说了一遍。

第一百八十四回

武爷中镖险中遇救　牛和访徒铲除贼店

看官你道是怎么回事？书中代言，原来自从左爷把龙爷请走之后，五老弟兄没在家，于宅里可就是武云飞一个人了。这一天的晚上，武爷将然用完了功夫，回到自己的屋内正在要打坐养神的时候，猛听得外面有呼哨的声音，接连不断。武爷闻听不由得心里纳闷，心说："咦，这是怎么回事？何方的贼人，竟敢往于家庄里搅闹来，胆子真是不小。待我出去看一看，再作道理。"武爷想罢，上前开门走到院中，留神观看。见院里任甚么也没有，可是呼哨还一个劲儿的响。武爷遂纵身上房，往四外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贼人都在外面了，围着于宅有二十多人，全是一身青色的小衣服，脸上擦着黑烟子，手中拿着刀枪各种不同的兵器。武爷看罢，不由得气就来了，心中暗道："你们这群可恶的东西，太欺负人了。既是用黑烟擦了脸，一定是熟人了。这是恐怕被我看出真面目来，才有此举。大约着于宅的五老弟兄没在家，以及我师兄龙斗被人请去，他们全都知道。要不然他们大胆也不敢来。你们这群贼小子们要是打这种主意，可是自来找死。别看这里就是我一个人，我也照样儿的把你们打死。今天我卖两下给你们看看。"武爷想到这里，这才大声喊道："好你们可恶的贼人，竟敢前来找死。我看你们往哪里走？"武爷说完此话，跟着纵身形到了下面，将然站稳身形，就见由众贼人之中走出一人，哈哈的一阵笑道："小子你也不要发威。我们既然敢

来，就是任甚么也不怕。我还没到里面找你去了，你先出来啦，这倒省我费好大的力量。来吧，此处就是你葬身的所在。”那人说完此话，举刀照定武爷的头上就剁。武爷见了，赶紧往后一退身形，伸手亮刀接架相还。也就是五六个照面的工夫，那个人就有些不敌了，被武爷一腿踹倒就地。那些个贼人见了，不约而同的往上就围，各用手中的刀枪，一齐往武爷的身上就递。武爷见了，赶紧一转身形，用手中的刀往外便开，可就拚了命了。打了一会儿，众贼人并未伤着武爷一点儿皮肤，眼睁睁的把武爷围在当中，就是奈何他不得。武爷可就撒了欢儿啦，声东击西，指南打北，倒把二十多名贼人杀得往后倒退。武爷正在杀得高兴的时候，只听得一道金风，向自己打来，武爷心说不好，有人用暗器算计我。遂留神一看，只见一道寒光已然来到自己的咽喉切近，再想躲可就来不及啦，只好是一歪身形，就听得“噗”的一声，正打在武爷的肩头以上，就觉着半身发麻。武爷心说不好，我中了贼人的毒药暗器啦。武爷想着的工夫，只见于家庄以内火又起来了。贼人们一见计划成功，呼哨而逃。武爷有心要追，可是自己身中毒药暗器，心中发慌，有些不由自主。遂叫家人把自己搀到里面，由那些家人们把火救灭了。这时天可就亮啦，武云飞躺在床上，疼得面如白纸，家人们可就着了忙了，遂向武爷道：“你老心里觉着怎样，要是不好受我们给你老请个先生看看吧？”那家人一连问了好几声，武爷连一句也没回答出来。由那年岁大的家人出主意，一方而派人去请先生，一方面再派人去到陈家庄去请龙爷。把治病的先生请来，给武爷摸了摸脉，又看了看伤口，先生可就摇了头啦，连个方子都没开，就告辞而去了。家人们见了这种情形，也是没

有办法，准知道平常的先生治不了这种伤，只好是等着吧。按下他们不表。

再说请龙爷的这个家人，不敢停留，撒腿如飞的往陈家庄而来。及至来到陈家庄，跟人家打听明白了陈文海的住宅，上前去一叫门，由里面出来一个家人，问他找谁，他把来意说明，那陈宅的家人说道："你由此往北，也就是三里地，那里有一座张家庄，他们都在张家庄的庄主张云家里了。"于宅的家人闻听此话，遂说了一声劳驾，赶紧又往张家庄而来。来到张家庄，打听明白了地点，这才把龙爷找着。龙爷听了这个信，心中焉有不着忙的呢？遂跟大家告辞，一直赶奔于家庄。将然来到于宅的门首，就见那些家人们都在门口站着了。一见龙爷回来了，一个个全都喜形于色，向龙爷说道："你可回来了，快到里面看看去吧，现在武爷是一时不如一时了。大爷他们都没在家，就是你们弟兄二位，你又被人家请了去啦，家中就是武爷一个人，身受重伤，把我们都吓傻了。真要是有个不好，这个责任我们担得起来吗？"龙爷听了说道："你们先别乱，待我看看去吧。"龙爷说着话，一直走进里面，进了上房。留神观看，只见武爷躺在床上，面无血色。龙爷看罢，心中甚是难受，几乎落下泪来。遂向前低声叫道："师弟醒醒，龙斗来了。"龙爷一连叫了好几声，武爷紧合双目，未发一言，可就把龙爷吓坏了。遂又大声的叫道："师弟你倒是睁眼哪！你心里觉得怎样？可以跟我说说，我好给你想办法呀。"龙爷又叫了好几声，还是不见武爷答言。龙爷可就忍不住了，不由得放声大哭，连连的叫道："师弟呀，师哥我可对不住你了。师父没在家，叫你身受重伤，如果有了好歹，师父回来的时候我怎么交待呢？你可疼死师哥我啦。我的师弟

呀！”那些家人们见龙爷哭得太惨，也都不由得落下泪来。龙爷哭了好半天的工夫，家人们恐怕龙爷哭坏了，遂向前劝道：“你先不要哭了，净哭管不了甚么，及早想个法子，把武爷救过来多好。”龙爷听了此话，这才上住了悲声，伸手摸摸武爷呼吸的地方，特别的微小，跟好人比差的太多了。遂咳了一声道：“你们可给请过先生吗？”家人说道：“请啦。请的乃是本村的张大头，他在本村里可以称为第一。他来到这里看了看，把大脑袋摇了摇，连个方子也没开就走啦。”龙爷闻听此言，心中甚是着急，自己也知道这种伤他们治不了，非得找使用毒药暗器的人才能成呢，这一时之间可往哪里找去呢？

龙爷正在万般无难的时候，有门房的家人进来说道：“龙爷你先不要哭了，现在外面来了一个人，自称能治毒药镖伤。因为事在紧急，我也没顾的问他姓名，赶紧进来报告你老。不知你老以为怎样？”龙爷闻听此言，急忙说道：“此人现在那里，既然他说是能治，想必是有那种能为。现在也无法可想，只好是死马当活马治吧。”龙爷说着话，往外就走。家人在头前引路，龙爷在后面紧紧跟随，一直来到大门以外。龙爷留神观看，只见在对面站立一人，年约五十余岁，中等身材，细腰乍背。往脸上看，只见他面如白玉，两道长眉，一双大眼，神光足满，鼻直口阔，海下一部黑胡须，两个大耳。身穿蓝绸大褂，足下青鞋白袜，站在那里真有些潇洒的态度。那老者一见龙爷走出来了，遂笑着问道：“来者这位英雄贵姓大名？”龙爷听了答道：“岂敢，在下我姓龙，单字名斗，号叫九宫，有个外号人称镇海苍龙。”那老者闻听之下，连连的笑着说道：“原来阁下是龙斗，失敬失敬。我久闻你的大名，已非一日，现在五老弟兄可曾在家里吗？”龙爷听了说道：“阁

下来巧了，我师父并未在家，不知往那里去了。你要有紧事，我打发人往各处找去。”那人说道：“太不凑巧了，我这一路的风霜之苦白受啦。既然如此我再来吧。”龙爷听了说道：“你老要走请把名姓留下吧，如果要是没有事可以在此处住几天，咱得谈谈。”那人听了说道：“初次相见，怎好打搅。”龙爷说道：“没有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要客气，里面请吧。”那老者听了说道：“如此说来，我就不客气了，咱们里面谈去吧。”说着话龙爷头前带路，那人后面跟随，一直来到书房。落坐之后，家人献上茶来，喝着茶的工夫，龙爷问道：“未领教老师父贵姓？到此有何见教？”那人说道：“在下姓展名凤。不是此地人氏，我乃是陕西凤翔府的人。因为我天性好武，各处拜访高人。我闻听得山东五老的大名远镇，四海皆知，我才不远千里而来，不辞劳苦，打算到此请教请教他老人家的鞭法。没想到我与他老人家缘浅，并没遇上，真使我失望得很。”龙爷听了说道：“你老再早来一个月就行了。那时他老人家还没走呢。你在外面住着如果不方便，可以在此处住些日子。”展凤听了说道：“我在此处等两天，如果再不回来，我就得走啦。因为我现在还忙得很啦。”龙爷听了此话，点了点头。看了看展爷，只见他文质彬彬，异于常人，方才家人说他能治毒药镖伤，怎么来到里边他倒不提了呢？莫非说他还等我发言吗，我也不管你成不成，我先问问你，有么事回头再说。龙爷想罢，遂笑着说道：“展爷，方才我听我们家人言说，你能治毒药镖伤，此话可真吗？”展爷的了说道：“准能治我可不敢说，在我们陕西凤翔府一带，是有病的都往我那里看去。我对于医学上多少有点经验。”龙爷听了说道：“如此说来，该当我师弟命不该绝。就请你多分神给他治治吧。”

展爷听了说道："但不知现在有几天的工夫啦？你赶紧领我前去吧。"龙爷说道："你随我来吧。"说着话龙爷把展爷领到上房以内。

展爷留神观看，只见在床上躺着一个人，乃是秃子，脸上没有血色。展爷看此光景，伸手先诊了诊武爷的脉，然后说道："龙爷这位是谁？他怎么着受的伤？而且这个毒气还不小。是何人打的？你可以对我说一说，我再酌量着给他开方子，买药治伤。他这还得赶紧治，如若时间一长，大约着性命难保。"龙爷听了此话，遂把自己因事并未在家，不知是被何人所打，于宅发生事故的前后话说了一遍，展爷听了说道："原来受伤的乃是武爷，我闻他的大名已久，乃是侠客的身份。待我先看看伤口如何吧。"龙爷听了遂把被子撩开，展爷留神观看，只见武爷的左肩头打着一只镖，伤口四周全都黑了。展爷看罢，不由得点了点头道："现在毒气还未曾散，赶紧治还来得及。我先开个方子，你老急急的打发家人前去买药。"龙爷听了遂命家人把文房四宝取来，展爷不加思索，立成一方，交与龙爷。龙爷交与家人，家人接过带好银两，出了于宅，如飞似的够奔大街。不大的工夫，可就把药买来了，点着了炭火，一方面煎药，一方面施用手术。展爷先由身边取出一粒丸药来，给武爷灌下去。又叫家人找了一把竹刀来，展爷用手按住伤口，用牙咬住毒镖，使足力量往外一拔，只听得"哧"的一声，已然把镖起下来了。只见伤口里面连一点儿血都不流。展爷把镖放在一边，伸手把竹刀拿起来，把伤口四周的烂肉都割下来，可就流出黑色的血来了。越挖伤口越大，武爷可就吃不住劲儿了，疼得全身乱抖。家人们赶紧向前用手按住。后来伤口见了鲜血了，这才用水洗净，倒在伤口上

一些药面，贴上一张拔毒膏，用布捆好。这时药也煎得了，用刀子把武爷的嘴撬开，将药灌了下去。又叫家人们拿了两床棉被来，全都给武爷盖在身上。然后打来净面水，展爷洗手净面。

龙爷吩咐预备酒饭，家人答应而去。不大的工夫，酒饭已然齐备，展爷上坐，龙爷下首相陪，吃喝起来。这时展爷心中甚是高兴，自己本想着跟于庭于大爷学学鞭招，可是无有人介绍。想不到今天在他家里给他徒弟治伤，等他回来的时候，正好作为进见之礼，那时他决不能不传给我鞭招，这可真是我成名的好机会呀。这时不止于展爷心中高兴，龙爷也是特别的喜欢。本来自己的师弟命在旦夕，偏偏的来了这么一位会治毒药镖伤的，总算是把性命保住了，他哪能不喜欢呢。这二位一面吃着酒，一面谈天说地，不大的工夫，已然吃了一个酒足饭饱。老二位守着武爷坐着，谈论江湖上各人所遇的经过，一直谈到天黑。就见武爷把被子一撩，“哎呀”了一声道：“好你大胆的贼人，竟敢暗算于我，我跟你完的了吗？看我用刀取你项上的人头。”武爷说完此话，把手举了一举，又放了下去，可就不言语了。龙爷见了这种情形，吓了一跳，急忙说道：“不好，大约着我师弟要不行了吧？”展爷听了笑着说道：“龙爷你不要害怕，他乃是将然明白过来，才有如此的表现，待一会儿就成啦。只要武爷一能言语，我就有十成的把握了。可是他好了以后，还得着实的静养些日子，方能复旧如初呢。”龙爷听了点点头道：“原来如此，只要是他准死不了，我可就放了心啦。”龙爷说完此话，见天色已黑，遂陪着展爷，吃过了晚饭，然后就见这位武爷，翻身坐了起来，然后大声的说道：“师兄龙九公，你快过来吧，我

这是死了，还是活了呢？怎么身旁有人说话呢？”龙爷闻听师弟说话，赶紧走到了近前，遂叫道：“师弟，你老人家并没死，还活着呢。你老的这个伤，并不算老要紧的，现在来了一位展老侠客，给你老人家调治好了。”武爷一听这个话，心中这才放心。遂留神一看，在身旁坐着一位老者，翻身就要下地行礼叩头，要谢救命之恩。龙爷一见赶紧的把他拦住，遂劝道：“师弟你老人家不必行礼了，要是过了力，病势可就加重了。”武爷说道：“展老侠客，待我有这样的大恩，真有天高地厚之德，重生父母一般。我将来得怎样的报答你老人家呢？”展爷说道：“武少剑客，你也不必这样的客气。这算什么呢，只要是能保得住您的性命，这也是我应尽的责任呀。你就赶紧的躺下歇着吧。龙爷也别客气了。”展爷见他躺下了休息着，这才跟龙爷说说笑笑，谈古论今，直谈了有半天的工夫。当夜展爷也就住在了于宅安歇了，一夜无书。转天起来，武爷也就能吃一点东西了，大家这才放心。展爷一看武爷算是保住了性命，当时也就要告辞：“因为我的事情太忙，也不能在此久待。过些日子，我必来看望少剑客。”龙爷跟武爷又留了会子，展爷也不待着，这才辞别了他们二人出离了于宅不表。

武爷的伤一天比一天的见好，一切的行动，已然恢复如初了。这一天的早晨起来，龙爷叫道：“师弟，我看你的身体已然算是完全好了。我看你老人家别在这里住着了，不如你老人家先到小弟的家中，休养些日子。吃喝一切，无论如何，我看也总比在这里方便的多了。象咱这样的关系，一旦有了这种不幸的事情，不回咱家里去养着，竟在外面住着，叫外人看着，我这作师兄的，也太以的慢待师弟了。再者说我也不愿意在这里住着了，我打算到外面去访访这个打毒药镖的

贼人倒是谁？就势再访查老师下落。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往哪里去了？如果要是见着了他老人家，就把这件事禀告他老人家，他老人家笃定得给师弟报仇。”武爷说道：“师兄不用你去找贼人，我还想着自己去找这万恶的贼人，跟他一死相拼，以解我这口怨气。”龙爷闻听，赶紧的相拦说道：“师弟不必如此的心急。因为你老的伤势，还没十分的养好。倘若是遇上了贼人，你老的病体初愈，万一敌不住贼人，出了意外，为兄那不更对不过师弟了么。要依我相劝，还是我去的好。”武爷一听师弟这样的相拦，遂说道：“要不然你我一同前去吧。”龙爷说道：“这样也倒不错。”这哥儿两个，商议了半天，又说了会子话，次日天明，二人出离了于宅。

他二人这次是行无所定，一路上要是遇上练工夫的地方，必定去打听打听，有使毒药镖的没有。也不是一天半天的工夫，走了好些个日子，连一点贼人的踪迹都没有。这一天龙九宫正然往前走着，可巧正遇上了老洒海金元金老剑客，以及牛宝元，花纯三个人。金爷问龙斗道：“你不在家中待着，怎么来到这里呢？你这是往哪里去呀？”遂把师弟被贼人暗算的一切经过说了一番。金元一听遂说道：“你们不是没有地方去吗？可以随我一同走，顺道就许打听出来。你看这个办法怎么样？”龙爷闻听心中甚是喜欢。人家金元身为剑客，我跟人家一同走，我占好大的便宜。头一样如果遇着那个贼人，当场动手，我就是不敌，总可以有了后援啦。再说他老人家的朋友比我认识的多，打听点甚么事，总可以比我们省手续。龙九公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既然如此，那可太好了。”龙爷说完此话，遂又与牛和花纯彼此见了一礼，大家又说了几句客气话，这才一同前行。

一路上也无非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这一天正然往前走着，天色也就在将黑不黑的时候，要依着牛和可就不往前走了，早早的找个店房一住下，那有多么好。.可是金老剑客就不那么想了，天还很早，估量着这个时候，还可以再走个十里八里的，为甚么这么早就住店呢？再说早了也睡不着，不如趁着天气凉爽，多走几里地的路程，岂不是一举两得吗？金元想到这里，可就把这种意思对大家说了。众人听了，也是无可无不可，只好是随着吧。众人说着笑着的又往前走了一里多地，只见前面有一片树林，众人将然来至树林近前，就见由里面纵出一条黑影，如飞似的往东就跑下去了。众人见了，全是一愣。金老剑客看了看众人，然后说道："天在这般时候，就有人施展飞行术，未必准是好人。你我追上前去，看看他是谁？"大家听了，说了一声："追。"这才各自将身形往下一伏，撒腿如飞向前追去。只见前面那人身法还真快，追着追着，那人似乎知道后面有人追他了，遂把十二成力量全使出来了，连头也不回，一个劲儿往前跑。这时牛和正在追得高兴之际，就见那条黑影三晃两晃，踪迹不见了。牛爷心说这可不好，把人追丢了。自己这才收住身形，打算跟众人商议商议还是追与不追。及至他回过头来一看，见追赶的人一个也没有了，牛爷心说这倒不错，没追上人家，把自己的人都走散了。再要往前追赶，可就难了，只好是往大道上等着他们去吧。牛爷拿定了主意，遂坐在大道之上，等候众人。一直等了好半天，一位也没到来，这时东方已然发白，堪堪就要亮了。牛爷站起身形，心说我别在这里等着他们了，他们一定是追人越过我去了。我就再赶他们也未必赶得上。现在此处离着我家里不远，不如我先家去看看，完事我再慢慢

想法子。我就再赶他们也就是了。牛和想罢，遂改变路线，往牛家庄走了。

到了牛家庄，走到自己大门口，上了台阶，将要叫门，只听得咕咙一响，门分左右，由里面出来两个人，不是外人，正是自己兄弟牛文志牛文敏。兄弟二人一见牛和哥哥回来了，遂向前请安道："哥哥你老一向安好，兄弟给你老行礼了。"牛爷见了笑着说道："贤弟免礼，你我屋里说话去吧。"牛爷说完此话，遂带领二人一同往里走。来到上房，有从人打净面水，牛爷净了面，落座喝茶。牛文志牛文敏弟兄二人，坐于一边，牛和一边喝着茶，一边笑着说道："二位兄弟，自从我走之后，家中可有甚么事情吗？"文敏听了笑着说道："倒是没有甚么事情，就是桂宅那里来人找你老两趟，言说要是你老回来的时候，到他家里去一趟，他有甚么事我可就不知道了。"牛爷听了点点头。这时天已不早，到了用早饭的时候啦。用过早饭之后，哥儿三个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各道离别后的经过。牛爷遂在家中住了两天，到了第三天早晨起来，把随手应用的东西打好一个小包，向牛文敏说道："你们二人在家好好的看守门户，我到桂家庄去看看。因为我们已经好些年没见面了，我还是真想他。我此去看完他们之后，可就不回来了，顺便我就走下去啦。"文敏弟兄二人听了此话，笑着说道："哥哥你老可是六十岁的人啦，没有甚么正事，可以不必再出去了。在家里一呆，落一个清闲之身，那有多么好呢。"牛爷听了笑着说道："你们二人所说的话，固然是很有理。可是我的思想跟你们不一样，我乃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再说我这次回家，乃是随同几位朋友办事，路过咱这里，中途走散了，我才顺便回家看一看。若不然我还不回来呢。如今他们

几位都快到了目的地了，我要不随后追赶了去，岂不是落一个有始无终吗。我这一回出去，尽着力把他们这件事办完了，我决定不在外面呆着了，一定赶紧回家。咱们再见吧。”文敏文志弟兄二人见哥哥心意已决，不便再拦了，只好是说几句保重身体的客气话，把牛爷送到大门以外，一直等到看不见牛爷的影子了，方才回去。

不表他们弟兄二人，单说牛和自己出离家门，顺着大道，一直够奔桂家庄走来。好在这路并不甚远，没有半天的工夫，可就来到了。向前一叫门，由里面出来一个家人，开门一看，叫门的乃是牛爷，遂赶紧向前请安道：“牛爷你老好哇。”牛爷听了说道：“好好，你家主人在家啦吗？你给回一声儿去。”那家人听了笑道：“你老人家怎么越来越客气了呢？别人来了得往里回报去，你老来了还用费那些个事吗？里面请吧。”牛爷听了此话，这才随同家人往里走。将然来到二道院，只见桂竹登正在院中站着。一见牛爷来了，赶紧抱拳笑着说道：“牛大弟，你一向可好？你是几时回来的？我往你那里去了两次了，总赶上你没在家。”牛爷见了急忙还了一礼，然后笑着说道：“老哥哥你这些日子倒也康健。我是前天才回来的，我听家里人言说，兄长你找我有事，我这才往这里来的。”桂爷听了说道：“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有么咱屋里说去吧。”牛爷听了此话，遂随同桂爷一直进了上房。牛爷重新给桂爷行了礼，这才落坐。家人献上茶来，桂爷问道：“牛大弟你这一去好几年，都往哪里去了？在外面做了不少轰轰烈烈的事情吧？”牛爷闻听答道：“老哥哥夸奖了。我在外面这几年，也无非是瞎跑腿儿，一点儿成就也没有。最近我是跟金元金老剑客，花纯，还有山东五老的徒弟龙斗龙九公，一同追一条黑影，追

了好大半天，也没追上。再找我们同行的这几个人，一个也没有啦，全都散开了。我一看离着我的家也近啦，我才回的家。但不知你老找我有甚么要紧的事情？”桂爷闻听咳了一声道：“牛大弟，我找你非为别事，因为你的徒弟桂品桂无双丢了，我也没地方找去。我可就想起你来啦，你在外面认识的人比我多，你在没有事的时候，可以替我找找他去。因为不止是他一个人，还有三公主霞娘了。他们两个人全都年青，在外面如果出点儿甚么事情，不也是你我的一份心思吗？”牛爷闻听此话，因为本身尚且有事，有心说不成，又难以出口，只好是答应了一声：“好吧，我在这里住一天，明天我就起身找他去。”桂爷听了此话，心中甚为喜欢，赶紧吩咐家人们预备酒饭，款待牛爷。老哥儿两个连门也没出，在家中整谈了一天的闲话。晚间用过酒饭，各自休息，一夜无书。次日早晨起来，净面之后，吃过早点，牛爷这才告辞。桂爷亲自将牛爷送到大门外，方才含笑而别。

不表桂爷回家，再说牛爷顺道前行，走在中途路上，心中暗想：“我这是没事找事，这一件还没有办完啦，那一件又出来了。好动不好静的人，总是没有闲着的工夫。既已受人之托，岂能不忠人之事？只好是留点心给他打听打听吧。牛爷想到这里，可就留了意了。非是一日的工夫，这一天正在往前走着，耳听得路上行人传言，河南知府吴德，私通聚英山，在河南地面招军买马，聚草囤粮，打算要造反。牛爷听了这个信息，心中甚是有气，心说我乃是剑客的门徒，身为侠义英雄，既是知道有这等事，可不能不管。我由家中出来这么些日子，桂品的下落也没打听出来，金老剑客也没找着。我简直别瞎找了，我先到河南看看。他们有甚么意外的举动

没有。如果真有造反的行为，我得首先把两个狗官拿住，给国家除去一害，岂不是一件好事吗？牛爷拿定了主意，可就改了路线啦，一直够奔河南进发。

这一天正然往前走着，天可就黑了。来在一个村庄里面，只见这个村庄虽然不大，倒是很热闹。东西的街道，南北的门面，在坐南向北有一座店房。牛爷看罢，心说我别走了，就是这里吧，错过这个店去恐怕就找不着店房了。牛爷想罢，遂进了店房，连连的说道："伙计你们这里有上房没有？"牛爷将然说完此话，就见由里面很快的走出一个伙计来，笑着答道："有有，客官爷你里面请吧。"牛爷闻听，留神打量这个说话的伙计，只见他身穿一身蓝，足下白袜洒鞋，往脸上看，只见他一张焦黄的脸儿，两道斗鸡眉，一双小圆眼，小蒜头鼻子，薄片嘴，两个小耳朵，带着不厚道的样儿。牛爷看罢，心说这小子不是好人，我要是看见他在门口站着，我可就不进来了。现在既是进来了，怎好再出去？只好是留他们点儿神吧。好在我也不怕他们。牛爷想着的工夫，那个伙计将他让到一间上房以内，点着了灯，伙计问道："客官爷你老打了尖了吗。"牛爷听了说道："还没有啦。你们这里有甚么现成的吃的，可以拿一些来。"那伙计听了此话，上下打量了牛爷几眼，然后笑着说道："客官爷，我们这里没有现成的。你老吃甚么可以现做，用不了多大工夫就做来了。"牛爷听了说道："先给我来两张家常饼吧。"伙计听了说道："要什么菜呢？"牛爷说道："来点儿咸菜就成啦。"伙计听了说道："你老喝酒不喝？"牛爷说道："我不会喝酒。"伙计闻听看了看牛爷，这才转身出去。不大的工夫，就把大饼咸菜拿来了，放在一边，赶紧将桌子擦干净了，然后摆好伙计方才退去。牛爷独自一人，

坐在屋中吃喝起来。吃完之后，站起身形，在屋中来回的活动了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得外面有人说道："伙计成啦，我们就住这南屋吧，不用找跨院了。"伙计答了一声好吧，只听得一阵脚步声，由外面进来两个人来。牛爷闻听说话的声音耳熟，遂留神向外观看，谁知不看则可，这一看之后，把牛爷喜欢的不得了，原来不是外人，正是自己寻找不着的桂品桂无双。在他身后跟着一个男子，面如白玉，细条身材，长的太好看了，可是有点女气。牛爷看罢，心中想这个人可是谁呢？牛爷想了一想，自己心中恍然大悟，心说这个人不是男子，一定是他的妻室三公主霞娘吧？他们二人一定是恐怕女子走在中途上不方便，遂改为男装，来在这里住店。方才我看这个伙计，外表就不是好人的样儿，他们非是贼店不可，我所以没敢喝酒，以防他们的奸计。你们夫妻全都年青，那能看得出这个来，这正是教训你们的一个好机会。幸亏有我在此，如若不然你们二人可就有些不堪设想了。我先别露面儿，且看他们一个究竟。牛爷拿定了主意，遂藏好身形，留神向外偷偷观看。这时桂品夫妻二人已然进到一间南房内，跟着 伙计可就出来了，一直向前面走去。不大的工夫，端来了许多的酒菜，热气冒多高，一直端到屋内去了。牛 爷看罢，心说你们二人真可以，你未曾住店得看看伙计呀，他这里的伙计，一个个全是贼目鼠眼的，决非善类。你得留心他们是贼店哪，就不应该要酒要菜的，随便来些现成的吃食，比较还好一点儿。看这个意思，你们二人非上他们的当不可。得啦我别在这屋里坐着啦，我到他们房上看看去吧。老头子拿好了主意，听了听外面已然二更天 啦，这才将屋门关好，由后窗纵出去，纵身上房，来到他们所住的南房上面。看了看还

有个后窗户，遂探下身形，舔破窗纸，往里观看。

只见在屋里有一张八仙桌，上面放着酒菜，对面各有一张椅子，两个人衣帽完全未脱，相对而坐。二人全都带着很喜欢的样子，你给我斟酒，我给你夹菜，好像是至友的样子。牛爷看了，也是很喜欢，心说像这样的好夫妻，日后决没有争吵的事情。可是别看现在你们二人快乐，待一会上了当，大约着你们就不乐了。就在这个时候，就见桂品将酒满好，端起来就要喝。牛爷可就急了，将然要喊先别喊的工夫，就见三公主霞娘伸手将桂无双的手拉住道："你先别喝，这酒里面有毛病，得慎重一下，以免出了意外。"桂品听了，将酒杯往桌上一放，笑着说道："你说这酒里有毛病，从那里说起呢？"霞娘听了笑道："你自己看哪，好酒乃是清汤的，你看他这个酒混的厉害，这是甚么道理呢？"桂无双听了此话，留神看了一看，可不是吗，果然这个酒是混的。遂大声的说道："伙计，伙计。"喊了两三声的工夫，外面答应着来了，跟着走进一个伙计，笑着说道："二位客官爷，叫我有甚么吩咐？"桂无双说道："我喜欢喝酒，可是得喝好的。你怎把这样的酒给我拿来了，还有好的吗？把这混的换换吧。"伙计闻听此言，略沉一会儿，方才答道："好酒有倒是有，不过得往烧锅里打去。您老要不忙的话，我现给你老打去吧。"无双听了说道："成啦，我先等一会儿，你给我换换吧。"伙计听了，遂转身出去。过了不大的工夫，可就回来了，把酒放在桌上，笑着说道："二位客官爷请看，这回就不混了。你们二位快喝吧，天可不早啦，喝完了就该着睡觉了。我现在前面有事，必须看看去，有事的时候你老再招呼我吧。"无双听了点点头道："成啦，现在我们这里也没有甚么事了，你忙去吧。"伙计闻听，遂转身

退了出去。这时无双把酒满好，笑着说道："这回的酒可不混了，你还疑心吗？快快的喝吧。"三公主听了此话，遂把酒端起来，用鼻子闻了闻，并没往口里喝，又放在桌子上了，正色的说道："你千万可别喝，这酒里有东西，赶紧将伙计叫来，将他拿住，捆好了问他的口供。他要是不说，你把这个酒给他灌下去，到那时你就知道我所说的不假了。因为我当初跟我老师学艺之时，他老人家曾经对我说过，江湖之上蒙汗药有三种，放在酒内，其性最烈。一种是断肠的，不论你是甚么样儿的英雄好汉，只要是一喝了这种酒，当时就得把肠子烧断了，气绝身亡。第二种就是方才伙计拿来的那种混酒，如果不知道的喝了，虽说不至于死，可就迷过去了。你叫他给换换，不错，他倒是换了，可是还没离开蒙汗药。这次所拿来的酒，乃是最高的蒙汗药做成的。不明白他们这种把戏的人，决以找不着毛病，因为这回乃是清汤的了，你不信可以闻一闻，他这酒内有点儿药味。"无双听了此话，心里还有些不信，总以为女子心多，遂把酒端起来一闻，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可不是有药味吗？到了这个时候，自己可也就想起来了，自己当年练功夫的时候，老师也曾对自己说过，江湖上有这么三种药酒，因为这是七八年前的话，当时可就忘了。如今幸亏被三公主说破了，要不然非上贼店的当不可。这日后要传说到外面，我还不如一个女子了，真真的惭愧。由此以后，我得处处留神了。少爷想到这里，遂不带声色，高声的招呼伙计，伙计听了，赶紧答应着走了进来，笑着说道："二位客官爷叫我有事吗？大约着酒不够吧？"少爷听了笑着说道："够了，我还剩下一点儿啦，你方才受了好半天累了，你把这点儿喝了吧。我这可是为你剩的，你可不要有负我的

好意。”伙计闻听此话，吓了一跳，连连的说道：“不成，不成，没有那种规矩。当伙计的那有跟客人坐在一处喝酒的，再说我也不会喝呀。”少爷听了此话，遂笑着说道：“不喝就不喝吧，你先把家伙撤去，我们要休息了。”伙计听了此话，心中甚喜，遂走了过来，伸手刚把碟儿拿起来，少爷无双站起身形，伸照定伙计的前心就是一拳，跟着脚底下又是一腿。伙计“哎呀”一声，倒于就地。少爷遂过去按住，把他的腰带解下来，把他捆好。

牛和在外面见了这种情形，心中甚是喜悦，“我这个徒弟还真行，总算我不白教。得啦，我别在外面呆着了，进去帮着他们处治这个小子去吧。”牛爷拿定主意，遂推开后窗，纵了进去。少年一看吓了一跳，还以为是贼店的人来了。留神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师牛和到了，这才放心。牛爷走向前，用手一捏伙计的鼻子，伙计可就把嘴张开了。少爷无双把酒倒在伙计的口内，当时可就咽下去了。没有一刻钟的工夫，只见伙计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已然不醒人事了。牛爷遂用手一指，怒着说道：“无双看见了没有，这种东西就这么厉害。看起来你还不如三公主霞娘了，人家乃是剑客的门徒，当然比你高的多，可是你诸事也得小心着点儿啊。今天若不是有三公主在这里，大约着你的性命早就不保了。今天我看在三公主的份上，饶过你这一次，下次再要如此的不小心，我定重责你。”少爷无双听了此话，连同三公主，夫妻二人一同给牛爷行礼。牛爷说道：“你们二人快快的起来吧，到各处看看，是他们这里的伙计们都拿住了，别叫他们逃走一个，他们全都不是好人。我在这里看守着这个伙计。”少爷听了此话，遂应了一声是。夫妻二人出了南屋，一直向前面走来，来到前

面各屋里一找，那里还有一个人影子？因为在牛爷一灌那伙计药酒的时候，前面的伙计们听见后面有动手的声音，偷偷的过来一看，原来是被人家看出毛病来了。在屋里不止于是两个年青的客人，住在上房的那位老者，敢情跟他们是一事，也跑在这一间屋里来了，三个人正在用酒灌那个伙计呢。他看了这种情形，准知道这里不能呆了，遂赶紧到前面一报告众人，连同掌柜的，一位没剩，把得拿的东西带好了，可就逃命去了。这时少爷夫妻二人，一见前面没有一个人，回来到后面报告牛爷，牛爷听了说道："便宜了这群可恶的东西。先找点儿凉水来，把这个伙计救醒了，问问他的口供，有甚么话回头再说。"少爷听了，遂到前面取了一碗凉水来，照定那伙计的面门上一喷。不一会儿的工夫，只见那伙计打了一个冷战，醒了过来。睁眼一看，只见面前站定三个人，自己被绑倒于地下。再往两边一看，并无别人，心里可就明白了，这不用问，他们都逃了，要不焉能就是我一个人呢？伙计想到这里，遂央告着道："三位太爷饶命。小子我乃是一个伙计，并非是主谋的人。我乃是官差不由自己，我也不乐意害人，因为我要不那么办，我们掌柜的不答应。再说我也不知道是你们三位太爷到了，要知道天胆我也不敢那么办。总算是小子我的眼瞎，你们三位多开恩吧。我家里还有妻儿老小一大家子人呢，全都指着我养活着，你老要把我杀了倒不要紧，那些人可就没有着落了。"牛爷见那小子一边说一边哭，还是真掉泪，不由得心中暗笑，心说你这可恶的东西不用跟我来这套，用这种假面具瞒不了我。我先打你两下儿出出气再说。牛爷想到这里，遂伸手照定那小子的脸上一连就打了好几个大嘴巴子，只打得那小子哎呀连声，顺着嘴流血。牛爷这才问

道："小子你要说了实话，我就饶你不死。如不然休想活命。你们这里有多少人？头目人是谁？干了多少年这种缺德的买卖啦？害过多少条人命？快快的说实话。"伙计听了哭着说道："小子我姓李行三，还有一个赵二，就是我们两个人。我们可不是掌柜的，这里的掌柜的姓武名章，外号叫小白猿。他私通河南府吴德，前几天他接到江南来了一信，叫他前去有要事相商，他可就走了，就是我与赵二两个人在此看守店房。素日我们的买卖就不好，因为人人都知道我们这里是贼店，所以来往的客人都不住我们这里来。除非是远方的客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底细，才往我们这里来呢。我们正在生意冷落的时候，可巧你们三位来了。我们还以为有机可乘啦，喜欢的了不得，遂殷勤招待，在酒菜之内下东西，满打算这一回准可以成功，落个三十两二十两的。没想到你们三位爷台都不是平常的人，看出破绽，将我拿住。事到如今，没别的，请你们三位爷多多的开恩，将我放了吧，因为我家里还有老母无人奉养呢。你老要放了我，我决心改恶向善面做一个好人。"牛爷听了此话，遂向他说道："李三，要按你这小子的行为，我就应该手起掌落，将你打死。姑念你是初次犯在我手，暂且饶你不死，可有一样儿，我把你放走之后，你必须改过自新不做害人之举。日后如果不改，再犯在我的手内，我定要取你项上的人头。"李三听了说道："老爷子你老就放心吧，这一回就把我给管过来了。你老要不信我，我可以对天明誓。"牛爷听了说道："那倒不必了，改不改你看着办吧。"牛爷说完此话，遂把李三解开。李三站起身形，活动活动，这才给牛爷行了一个礼，谢谢不杀之恩。牛爷说了一声去吧，李三遂出离店房，逃命去了。

第一百八十五回

牛和夜探巧逢童林　张方报信戏打陆蝉

牛爷见李三已走，天光已亮，遂带领少爷桂无双夫妻二人出了店房，找着地方官，告诉他们这里的经过。叫他们来办理这里的善后。爷儿三个又在别处找了一家店房住下，净完了面。在喝茶的时候，少爷无双笑着问道："老师你老人家这是从那里来？"牛爷闻听说道："我这乃是随同老剑客金元，花纯，龙九公往河南去，在中途路上遇见一条黑影，我们几个一追黑影不要紧，把人都追散了，我才回家。到家里呆了两天，你父亲派人找我。我到在你父亲那里一问，你父亲言说因为你没在家，你们夫妻二人年轻，流落在外面太不方便了，打算找你回家。可是又没有地方找去，这才想起我来，叫我分神给找一找。我由你们家中出来，已经不少日子了，并没打听着你们二人的下落，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了。现在话已说明，你们二人赶紧的回家吧，省得你父亲都不放心。"少爷无双听了说道："老师你老有所不知，我们由家中并没出来多少日子，所为的是在外面开开眼，南七北六我们都看看。不叫我们出来，叫我们在家中呆着，我不是那个年岁呀？年轻的时候不在外面闯练闯练，那得多怎才能把名姓闯出来呢？我们现在来到这里，目的与你老人家相同，我们也是听人传说，河南府知府吴德私通江南匪人，意图谋反，我们打算到那里去，得手作一件惊人的事业。现在既是遇着你老人家，这可太好了，咱们爷儿三个一同走吧。你老要是不愿意，我也不

能不遵师命，只好是回家吧。”牛爷听了想了一想，然后点了点头道：“你们二人既有此意，我也不便相拦，你们就跟我走一回吧。”桂品霞娘听了甚是喜欢，遂叫伙计预备酒饭，吃喝起来。不大的工夫，已然吃了一个酒足饭饱，伙计将残席撤去，献上茶来。牛爷说道：“你先忙去吧，我们现在没有甚么事了，有事的时候再招呼你。”伙计听了此话，遂说了一声回头见，走了出去。老头子牛爷见伙计已走，遂与少爷无双夫妻二人坐在一起，说些离别以后的经过，谈的甚是高兴。说到河南府的知府吴德私通聚英山的时候，牛爷说道：“今天夜间我打算到府衙去看看，你们二人可愿意前去吧？如果愿意去就跟我一同去，如果不愿意去，可以在这里等我。”霞娘听了说道：“老师父我们愿意去。此番出来的目的，我们就为的是到各处走走，长些见识，会会外面的高人。”牛爷听了说道：“去倒是没有关系，不过你是个女流，虽然是功夫好，也不甚方便。要不你们两个人就一同在此等我吧。”霞娘听了说道：“老师父不要如此讲话。我虽是个女子，可不是我自己夸口，决不跟平常人一样。在当初我在山上练艺的时候，我那师父曾经对我说过，叫我把功夫练成之后，万不可以自己为女儿之身，就坐在家中不问世事了。必须学那当年的红拂女侠，在各处行侠作义，除恶安良，方不负为师我教导你这一番的苦心。我自从听我师父教训之后，时刻挂在心间，不敢有负师命。此去就是我的功夫不成，总可以在一边给你老助威，也比我在这里坐等好哇。”牛爷听了他这一片言语，点了点头道：“好极了，难得你有此志，前途不可限量。现在天色已黑，咱们爷儿三个养养神，预备着夜间好办事去。”少爷无双夫妻二人听了点头答应，爷儿三个盘膝打坐，闭目养神，过了好大

半天的工夫，天已定更将过，不到二更的时候，伙计在院中喊道："三位客官爷还用甚么不用？我们可要上门了。"牛爷听了答道："不用了，我们赶路身体劳乏，现在已然休息了，无论有甚么事可别来惊动我们。因为我们胆子小，有这种惊醒了睡不着的病，听见了没有？"伙计听了答道："成了，我知道啦，无论有甚么事我也不来惊动你老。"伙计说完此话，遂即走去。又过了一会儿，已然天交二更，牛爷听了听，院中无有一点儿声息了，这才站起身形，将少爷无双夫妻二人叫醒了，活动了活动，将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这才将后窗开开，爷儿三个一同纵到外面，然后将后窗关好，牛爷在前，少爷无双夫妻二人后面跟随。不走大道，净走荒郊，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府衙。

围着府衙转了一个圈儿，转到后面，找了一处短墙，爷儿三个一齐纵到上面。往里一看，只见里面乃是一个花园，栽种着各样奇花异草，甚是好看，讲究极了。牛爷看罢，这才向少爷无双一打手式，爷儿三个一同纵身下去，伏下身形，慢慢的向前行走。将然走了十几步，就见由里面草房里走出一个人来，把牛爷吓了一跳。牛爷以为人家知道他们爷儿三个探府来了，遂赶紧一打手式，爷儿三个藏在大树后面，留神观看。只见那个人向这边儿走了几步，便不走了，坐在地下，休息乘凉。牛爷这才放心，借着月光向那人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家人。年在三十多岁的样儿。看看他这个样儿，决没有多大的能为，我先别过去，在这里看看他有甚么举动，再作道理。牛爷正在想着的时候，猛然间由自己的身背后纵过去一人。牛爷并没注意，以为是自己的徒弟桂品过去了，心中有些不悦。心说你这孩子无论是干甚么，总是这样的沉不住

气，你先看一看，屋里还有甚么人没有，你只顾你这一过去不要紧，万一人家那间草房里再出来能人，你拿不成人家，人家可就把你拿住了。到那时你说是叫我先救人，还是先动手呢，真真的是岂有此理！牛爷正在想着的时候，只见那个家人已然被获。细一看拿那个家人的人，不是桂品桂无双，乃是他的妻室霞娘。这时少爷无双在一边也看了个明明白白，就见三公主把那个家人拿住之后，并往这边儿来，将他捆好，用手提着，一直向草房的后面走去。牛爷心说："这可不成，我是你们二人的长辈，你们把他拿住，提到一边儿问口供去，不叫我知道，那焉得能够？"牛爷想到这里，遂与少爷无双师徒二人随后赶了过去。来到近前，少爷无双过去照定那家人的面门上就是一掌，然后低声说道："小子你是做甚么的，快快的说实话。如若不然，管叫你当时亡命。"那人闻听此言，看了看他们老少三位，这才低声说道："三位爷台饶命，你老无论问我甚么事，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句不剩，全都告诉你老，何必打我呢？我早就知道我这个班儿不是玩儿的。"牛爷听了说道："小子你不用费话，谁问你那个班儿不班儿的啦。你姓甚名谁？在这里做甚么？快快从实讲来。"那家人听了说道："你老要问我姓王名龙，有个外号叫快嘴。我在吴大人手底下当一名家人，因为我能言善说，很得我家大人的欢心，因此我们这里无论有甚么事情，都交给我办理。我们在这里一共是两班，一班两个人，白天那两个人下班走了，我们两个人接过班来。我那个伙计睡觉去了。我一个在草屋里热得满身是汗，我打算在外面凉快凉快，没想到刚出来不大的工夫，就遇见你们三位爷台了，这就是我的实话，并无半句虚言，就请你们三位多多的开恩，饶了我吧。"牛爷听他们说完这几句

话之后，不由得冷笑了一声，心说好小子，你真会说话。用这么几句简单的言语，你以为就可瞒哄过去了吗？那可不成。牛爷想到这里，遂低声说道："王龙，你这个话要是跟小孩子去说，当时可就把你放了。老太爷我可不听这个。你说了半天，怎么不说你们两个人在此做甚么呢？"王龙听了说道："不是我不说，那不是你老人家还没问到这里吗？"牛爷听了照定王龙就是两个嘴巴，然后说道："小子不要费话，快快的讲。"王龙被打顺咀流血，赶紧说道："你老别打，我说还不成吗，我们在这里看守地道。在那草屋里的地下，有两块青石板，把石板揭开，下面有七级倒下台阶。顺着台阶走到下面，任甚么也看不见，里面黑极了，往前走不了多远，只要是一见了拐弯的地方，地方可就宽阔啦，相隔二三十步就有一盏灯，无论黑天白日，总也不灭。到时候我们下去添油去。"牛爷说道："你们这个地道是做甚么用的？"王龙说道："因为我们大人吴德私通聚英山，屡次的有侠剑客前来搅闹。他老人家才造了这么一条地道，预备着将来如果失败，好从这里逃走。因此这间草屋里面，总也不敢离人，日夜分班看守。今天也是该着我走运，可就被你老拿住了。这都是以往的实话，你老如果信任我呢，就把我解开了，我还到那间草屋里看着去，做为没有这么回事。我给你们老三位严守秘密还不成吗？"牛爷听了此话，不由得点了点头，心中暗喜：今天总算是不白来，他们的暗道被我打听出来了，日后拿他们，还得在这里下手。这可是该着我们爷儿三个露脸。可是这是王龙说的，实不实我还得看看，别等着到了时候再变了。牛爷正在想着的时候，这时少爷无双过去就要给他解绑绳，牛爷见了，赶紧用手一拦，低声的说道："先不要忙，你小小的年纪知道甚

么？现在还没到放他的时候呢。这小子的外号叫快嘴，他说的草屋里面有地道，可是我们得看看去。你现在把他放开了，我们下去，可不知道里面是死的是活的，他把地道口一搭，招呼来了他们的人，到那时我们可就受了他的害了。”少爷听了牛爷这几句话，只得点头应是，站在一边，听候牛爷的吩咐。这时就见牛爷向王龙笑着说道：“我有心一掌将你打死，可是我又于心不忍。现在没别的，请你多受点儿委屈吧，我先把你的嘴堵上，我们到草屋里看看去。如果你说的都不假，我们回来一定放你。如果满不是那么回事，回来的时候，我必将你结果性命。”牛爷说完此话，遂把王龙的衣服撕下一块来，将然要往他的口内塞，王龙央告着道：“你老人家不必如此，我不喊叫还不行吗？你老只管前去，到那里一看就知道我所说的不假了。”牛爷听了说道：“不要废话，无论如何我也得给你塞上点儿。”王龙见了这种情形，准知道不张嘴是不行的了，遂将嘴张开，牛爷将布塞在他的口内。爷儿三个这才向那草屋走来。

来到门口，牛爷在前，少爷无双在后，进了草屋，三公主没敢进去，站在门口，面向外给他们爷儿两个巡风。牛爷在屋里地下找了一会儿，只见在八仙桌底下有两块石板，乃是长方式，长下里五尺有余，宽下里不足三尺，两块对在一起，恰似一块一般。每一块石板上还有一个铁环子，牛爷看见，遂伸手把桌子搬开，用手提住铁环，往起一用力，并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石板提起来了，放在一旁。跟着将那块也提在一边，只见乃是一个四方的黑洞，任甚么也看不见。牛爷遂由腰中把火摺子取出来，烧着了扔到下面。这才看清楚了，里面是倒下的台阶。牛爷看罢，遂头前下去。少爷无双

向霞娘一打手式，夫妻二人一同在后面跟随。下到地道里面，往前走了好大的工夫，就见里面的地势似乎着比方才大了许多，空气也比将下来的时候好了。可是已然走到尽头啦，及至来到尽头一看，原来并没走到尽头的地方，乃是地道拐了弯儿。拐弯儿不远的地方，在墙上有一些灯光，牛爷看罢，甚是喜欢，心说方才王龙那小子所说的话一点儿也不假。牛爷想到这里，甚是高兴，一直又往前走。走了不远，就见前面倏的有一条黑影儿，这一来不要紧，可把牛爷吓着了。我们这乃是偷看地道的情形，这里面如果有河南府的人，暗暗的藏着也不用跟我们动手，他绕到外面把地道口一堵，两头无路可通，可就把我们爷三个干在这儿了。也不用多，有上三天都饿晕了，我可千万别把他放走了。牛爷想到这里，遂定睛留神观看，看了好半天的工夫，也没看见那一个人影儿。牛爷可就有些急了，心中暗道："这个人的身法好快呀，就这一转眼的工夫，我就会看不见他了，真真的是奇怪。我别在这里愣着了，赶紧回去吧，以免受了他们的暗算。牛爷拿定了主意，这才转过身形，将然要往回走，就听见脚底下有人吭哧了一声，倒把牛爷吓了一跳。赶紧低头一看，原来在就地下捆着一个人，大约着是口里有东西，说不出话来。牛爷看罢，心中甚是有气，心说有的，这才叫成，我练了这么好几十年的功夫，很不容易，不敢说已然练成，反正也不含糊。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在我身边捆着一个人，我就会不知道，这不是把我气死吗。我现在也别管他是谁，我先把他挟到外面看看，然后再作道理。这个人不用问，一定是方才那条黑影办的事。这条黑影的身份比我高。牛爷想到这里，遂一声也没言语，伸手将然要提那被捆的人，就见三公主霞娘往前紧

走了两步，伸手把那人提起来，往外走去。牛爷见了，心中暗道："好孩子，你是处处抢我的先儿，你既然将他提了出去，可就省了我的事啦。有么话外面说去吧。"牛爷这时紧紧跟在后面，连同少爷无双，往外面走来。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在方才下来的那个地道口啦。牛爷把火摺子烧着了，爷儿三个，一同登着台阶来到外面。少爷无双夫妻二人首先走到草屋以外，牛爷虽然也要往外走，就在这个工夫，就觉着一阵凉风，从身后吹了过来。牛爷心说不好，后面有人暗算于我。牛爷想到这里，不敢怠慢，遂往旁边一纵身形，回过头来一看，来者两位不是外人，头一位是镇八万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第二位乃是于秀娘。牛爷看罢，心中有些不悦，暗暗说道："兄弟你这可不对。就是你是能为好吧，也不应当跟我来这个呀？你们把人拿住了，不往上面提，还得叫我们爷儿三个给你们提上来，你们这个招儿太损啦。牛爷正在观看的时候，就见童林夫妻二人一同向自己一点手，往外面树林中走去。牛爷见了紧紧跟随，连同少爷无双夫妻一同追到树林里面。

牛爷用手一指，笑着说道："童侠客你这可不对，成心拿我开心不行。本来这地道里面就黑，我一下去的时候就留神，恐怕有人暗算我。你们却在前面一乱我的眼神，回头又把人捆好放在我的后身，这是甚么道理呢？"童林听了笑首说道："牛爷你可不要这么讲话，我并没有戏耍你老。那条黑影也不是我。我在地道那头下去的，看见对面有三位黑影，一个劲儿的往外走，因为离着远，我也看不清是谁，遂紧紧的追赶，及至我来到上面，才知道是你们爷儿三个，怎么说我戏耍你老呢？"牛爷听了说道："既然如此，那么这里面一定还有高人。你们二位到此，还有同来的人位没有呢？"童林说道，我

们一共来了三个人，还有张鼎之子，名叫张方，外号人称病太岁。”牛爷听了说道：“他现在那里了？”童林说道：“现在后面啦。”童林将然说完此话，就见由草屋里走出一个人来，正是张方。张方来到众人的面前，一见牛爷桂品霞娘等都在这里啦，遂抱了抱拳说：“这不是牛爷吗？一向可好？我这里给你老行礼了。”张方说完此话，遂给牛爷行了礼。牛爷见了急忙笑着说道：“自己爷儿们，不必客气。”张方听了此话，遂过来又与少爷无双夫妻彼此见礼，客气了一回。牛爷这才说道：“这个人也不是童侠客拿的，也不是我们拿的，你说这可是谁呢？这不是怪吗？”童林在一边说道：“牛老英雄先不必论这个了，反正拿这个人的人，一定是位高人。此处也不是讲话的所在，咱们找个地方休息休息，问问这个人的口供，拿他的是甚么样儿的人，你看这个主意如何？”牛爷听了此话，遂答了一声：“好吧，现在既是要找地方，黑夜之间，也来不及，不如还回我们住的那座店房去吧。”众人听了，各人把自己的东西带好，张方将那个人扛了起来道：“老人家把他交给我吧。”牛爷听了点点头，这才出了府衙的后花园，一直往店房走来。

及至来到店房的门前，天光已然大亮，店门早就开了，伙计正在门口站着啦。一见牛爷来到，遂笑着说道：“老爷子你起的真早啊，怎么我没看见你老出去，又从外面进来呢？”牛爷听了说道：“休得多问，快快的闪开。”伙计听了只得往旁边一闪，只见跟着牛爷进来好几个人，除了那原有的二位青年人以外，又多了三人，一个中年男子，一个女子，还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矮子，长得极为难看，还扛着一个穿官服的，一齐走了进去。伙计看罢，不由得吓了一个冷战，心中暗道：

“他们这几个人是干甚么的，别是山贼吧？不好，大约着我们这座店房要关张。这要是叫地方官查出来，连我们掌柜的都有些担不起呀。”

不表伙计在暗地里捣鬼，再说牛爷等众人来到自己住的那间屋内，张方将那人往地下一放，看了一看，然后笑着说道：“我说老爷儿们，你们看这个人是谁？要按的这身衣服，决不是平常人，他还穿着官服了。”童林闻听此言，遂抬头向那人打量一番，只见那人身穿大红色官服，足下青缎子官鞋，头上没带帽子，头发蓬松，满面的尘土，紧合二目，一语不发。童爷看罢，将要说话，这时张方已然走至近前，伸手照定那人的肩头就是一掌，然后说道：“你姓甚名谁，因何被获？要你从实讲来。如有半句不实，你家张老爷可不容你，非把你活活的打死不可。”张方一连问了好几句，那人把两眼睁的很大，向众人看着，就是一语不发。张方可就急了，遂伏下身形，要打他的嘴巴，只见那人的嘴凸起多么高来。张方这才明白，不是他不说话，因为他的口中有东西。遂伸手给他拿了出来，又把他的足部绑绳解开。过了一会儿，那人方才把气缓了过来。张方这才问道：“你是干甚么的？快说实话，如若不然，管叫你知道病太岁张老爷的厉害。”那人听了此话，遂呻吟着道：“张老爷你不必着急，我耳闻有你这么一个人甚是厉害。我乃是本地的知府，姓吴单字名德。自我为官以来，自信廉洁，你们如果不信，可以随便的去打听，敢说是爱民如子，不贪民财，两袖清风。我被获的时候，还在大堂上坐着呢，猛然间有贼人进到里面，不容分说，按倒就捆，然后又将我的口塞上，提到外面。那时我被吓得已然不省人事。及至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然到了地道里面啦。被你们几位提

到此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我都是为官的，全是给国家办事，千万别发生误会，请你快快的把我解开吧。”张方闻听此言，当时哈哈的大笑道：“我说老爷儿们，这可是天假其便，没费多大的手续，就把他拿住了。原来他就是河南府的知府吴德呀。他乃是国家的要犯，可千万别听他这一套。师傅现在大主意你老拿，净看你老人家怎样处治他吧。”童林闻听此言，遂向他说道：“我们在座的人全没有处治他的权。别看他身犯国法，我们不能动他，因为他乃是国家的四品大员。我们想法子把他押到一个地方，或是送到公馆去，由年大人发落于他便了。”这时牛和与少爷无双夫妻全都站起身形，笑着说道：“你们三位先别忙，这个功劳乃是我们爷儿三个的。”童林听了此话，彼此各自相视一笑，然后说道：“那是当然的了，该着是谁的功劳一定是谁的。不过押着他走在路上，不可难为他。不过有一样儿，我还得问他几句话。”童林说完此话，遂向吴德说道：“吴大人你听见了没有，人情我可给你老托好了，一路之上决没有难为你的地方。可是我们也不愿意跟你作对，不过是官差不由自己，你我今生不交还交来世呢。请你不要瞒着了，此地重要的关系人，还有那个？我们也好快快的办理此事。”吴德听了童爷这几句话，不由得心中难过。可是自己早把主义打铁了，你无论是说甚么，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实话。吴知府想到这里，遂向童爷说道：“童侠客，这话不要如此的说法。我自从到任以来，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座聚英山，别说我私通贼人了。你千万别听信小人的假言害人，我决不是那不明不正的人哪。”童爷闻听此话，笑着说道：“知府大人你不说实话，我也不把你怎样，反正有管你的人。伙计们在哪里，快快的来一个。”伙计这时早就在外面等着了，

因为在他们一进店房的时候，就看出他们不是平常的人来了，恐怕他们在这里出事，遂偷偷的到这里来看看他们的举动。如今一听屋里喊伙计，遂赶紧走了进来，笑着问道："你们几位爷台有事吗？"童林听了说道："伙计你们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匪人，乃是查办西下年大人的差官，来到这里办案。这间屋子不够我们用的，你给预备三间上房吧，我们现在等用。话已对你说明，你就赶紧预备屋子去吧。"伙计听了连声应是，退了出去。不大的工夫，可就回来了，笑着说道："众位老爷，屋子给你老预备好了，请你往那屋里去吧。"童爷说道："成了，头前带路。我们走吧。"这时牛爷张方等众人，连同知府，一齐来到上房内。落座之后，童林说道："牛爷，我耳闻着私通聚英山，不止于是他一个人，还有巡抚大人。再问他别人他就不说了，我们应该怎样入手拿他们呢？你老比我们的年岁都大，想出主意来，总比我们胜强多多吧。"牛爷听了笑着说道："童侠客不要客气，有主意大家想。常言说的好，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我倒是有一个主意，理由不甚充足，说出来之后，大家核计着办。"童爷听了说道："那么你老就说吧。"牛爷听了说道："张方你与无双二人先把知府弄到那屋里去吧。"张方听了，便知其中另有缘故，遂与无双二人，把知府弄到那个暗间里去。牛爷这才说道："我打算先把他送交巡抚衙。因为我们不把他送到年大人那里去呢，头一样不知巡抚是否真反。再说只拿住他一个人，也没有多大用处。我们把知府送到他那里，然后我们在暗中调查。他要是真私通聚英山，必然把知府放了。我们看他一放知府，跟着就一齐动手，把他也拿住，到那时他们不承认也不成了。就凭咱们这几个人，要拿他们还能费的了多大事情吗？"童林听

了此话，想了一想道："这个办法倒是很好，咱就这么办了。可是我们也得派一个人，去到公馆给他们送一个信儿去，省得叫他们不放心。"牛爷说道："也好，但不知你打算派谁去呢？"童林说道："就叫张方去吧。"童爷说到这里，遂高声叫道："张方快来。"张方在暗间听了，遂赶了出来，笑着说道："老爷儿们，找我干甚么？"童爷说道："我们现在把知府送到巡抚衙，命你到公馆报告去，把这里的经过说明白了，你赶紧回来，咱是巡抚衙见。"张方听了点头应了一声是，这才把自己所用的东西带好，辞别众人，走出店房，一直够奔年公馆而来。

别看张方平常爱说笑话，临到办正事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敢懈怠，特别的小心，一些工夫也不敢担误。一路之上，吃喝住店不必细表。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天已然黑了好半天了，张方心中暗自说道："天可不早啦。我别紧着往前走了，找个店房吃点什么，休息休息吧。再待一会找不着店房，可就得夜宿荒郊啦。"张方想到这里，遂留神往四外观看，寻找村庄镇店。四外全看完了，并没有看见有甚么村庄。张方可就急了，心说我怕甚么有甚么，只顾多赶几里地的路程，把店房可就错过去了，这可怎么办吧？简直的我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吧，施展夜行术，往前飞跑一阵，或者就许找着村庄。张方想到这里，遂往下一伏身形，施展跑步的功夫，往前飞奔而去。不大的工夫，已然走出十里地的光景，只见前面黑忽的一片，有似村庄的样儿。张方看罢，心说我也不管是村庄不是，走到跟前再说。张方遂又一加紧，可就走到近前了。留神一看，张方可就乐了，正是一个村庄。可是不甚大，总有个二三百户人家。及至张方来至庄子里面，天可就定了更啦，

在大街之上找了半天，也没有一家大客店，都是那三两间屋子的小店儿。张方万般无法，只可是住小店吧，反正总比睡在野外强。张方拿定了主意，这才进了一家小店儿。

伙计一见来了住店的啦，遂过来说道："客官爷你怎么这时候才住店哪？再晚来一会儿可就上了门啦。你老里面请吧。今天还真来着了，我们这里来了一位说书的先生，由白天就说，直到现在还没有说完呢。你老要是爱犯夜的话，可以听听书，待一会就该着起火做饭了，大家平均化钱，比别处省的多。张方听了点点头，心中甚喜：别看这里是小店，伙计还真和气，我连这次住了好几回小店了，全没化多少钱。里面的客人干甚么的都有，杂乱极了，想不到今天我又在这里住下了。张方想着的工夫，已由伙计把他领到后面，只见屋里的人还是真不少。一见伙计进来，那些住店的齐声说道："伙计天可不早啦，该着起火做饭了，快快的吧。"伙计听了说道："你们众位先别忙，我又领了一个客人来。人是越多越合适，我们这里的店钱是五个制钱。起火做饭大家拿钱，花多少钱大家平均往外拿，你们大众先把店钱给了吧。"张方听了说道："我现在没有零钱，你先起火做饭去吧，完事算在一起，我一块儿给你还不行吗。"伙计听了点点头，连连的答道："可以，可以。"伙计说完这话，转身走去。张方在屋中坐定了，一闻这屋中的气味，几乎呕吐起来，太难闻啦。可是也没有办法，谁叫我贪赶了几里地的路程呢，反正也比在野外强。张方正在想着的工夫，就听得有人说道："这位老兄，你也跟我们一同起火做饭吧，我们今天吃大饼牛肉。要是平常的日子，我们也不这么吃，因为今天是十五，买卖家全都吃好的。我们这单身人儿，为甚么不快快乐乐的吃顿顺口的，喝

会子呢？你来的太巧了，平常日子谁敢这么办哪。”张方听了此话，遂留神向那人一看，只见说话的那个人，年在四十来岁，乃是做工的样儿。张方看罢，遂笑着说道：“可不是吗，单叫我一个人花钱吃这么好的饭，我简直也花不起呀。但不知得用多少钱呢？”那人听了说道：“花钱决多不了，我们花多少钱你也花多少钱，决没有节外生枝的事情。我们大众连你也在其内，一共是十一个人，每人拿十四个制钱，你看怎样？”张方闻听故意的大笑着道：“不多不多，可是越快越好。我这一路太累了，早吃完了早睡觉，明天好早起赶路哇。”张方将然说到这里，伙计二次进来说道：“大家把钱拿出来吧，我好给你们买东西去。”众人听了，全都把钱给了伙计。张方拿出一两银子来，交与伙计。伙计把钱找清了，到外面买来东西，点着火不大的工夫可就做得了，由柜房里拿来一个小绿盆，十三个大碗，放在众人面前，然后说道：“众位先别忙，我把东西分开了，一共是十一个人，我给做的，忙合这么半天，也得算作一份，再给土地爷一份，一共是十三份。我把大饼牛肉分均了，你们大家先拿，剩下两份是我与土地爷的。”伙计说完此话，遂把牛肉盛好，大家每人一份，剩下的那两份，伙计端到一边儿，用碗盖好，拿起大饼来就着吃。张方看着心中有气，心说你们这里的规矩太不好了，你是一个伙计，买东西受累，可以来一份儿吃。这土地爷是干甚么用的？我不听这个，只要是我吃着不够，我就吃那个。

张方拿定了主意，遂把牛肉端起来就吃。没有几口，就把牛肉都吃完了，可是一口饼也没就。自己可就愣了神儿了，心说我只顾生气啦，这可怎么办呢？这时众人见了这种情形，全都不由的笑了起来道：“你这人真奇怪，一口饼也没吃，肉

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办吧，反正这都是分好了的，谁也不能吃谁的。”张方这时不由得也笑了起来道：“这可得，我只顾这么一高兴不要紧，把牛肉全都吃完了，可是一口饼还没吃呢。幸而这里还有一碗，若不然我这张大饼可就没有菜啦。来来来，伙计你把那碗给我吃了吧，我这回太没出息了。”张方说完此话，众人可就把视线都集中到那伙计的身上去了，净看伙计给他不给啦。这时就见那伙计未曾说话，先咳了一声道：“你这个话可有点不说理，事先我已然把话说明了，每人一份儿，不许吃别人的。你只顾你一高兴了，我把肉给了你，我怎么办呢？”张方听了笑着说道：“你有甚么不好办的，你那不是两份儿了吗？你又没花钱，有一份还不行吗？”伙计听了说道：“客官你有所不知，并非是我不给你。因为这个土地爷我惹不起，今天无论是谁，就是我的先祖来了，他也拿不了去，你老多多的原谅吧。”张方听了此话，遂接着说道：“伙计你就不用废话了，别拿着不要脸儿当好看。甚么叫土地爷？我就不信服这个，一个泥胎他会闹出事来？我吃饭拿饭钱，可不是白吃你们。不要紧，你先把这一份儿也给我，我再拿出一份儿的钱来还不成吗？”伙计说道：“你老就是不给钱也没有关系。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我把这个原因跟你老说明了，你老就不着急了。待一会儿有人来要这份菜，你老可别害怕，得敢承认才成呢。”张方见伙计说出这种言语，心中便知这里面一定是有事，我得问问。张方想到这里，遂向伙计说道：“你说吧，只要有理就行。如果说得没有理，可别说我对不住你，我先叫你知道知道姓张的厉害。”伙计闻言笑着说道：“张爷你不要错会了意，我说的这个土地爷，可不是庙里的神像，乃是一个人。此人姓陆名蝉，外号人称小土地。在

我们这里住了不少的日子了，现在东边那间单间里居住。由他来直到现在，足有一年多啦，一个大钱儿也没给。他仗着身通武术，力量很大，平常人有个三二十位，到不了他的跟前儿，就是那练过几年功夫的主儿，如果跟他动手，也不是我吹句大话，简直是两个字的口语，白给。从前还好，他也就是不花店钱。现在可不成了，他异想天开，满不说理，是在这里住的客人，都为的是省钱，大家起火做着吃。这个土地爷看出便宜来了，他分文也不往外拿，无论是做甚么饭，都得给他留出一份儿来，一间屋子一份儿。我们这是好几间屋子啦，他那能吃的了呢。他也会想主意，他看那屋里吃的好，他吃那屋里的饭，剩下的那几份儿完全都卖钱。我上回给他端晚了，他打了我一下儿，我疼了半个多月。现在我们全是忍气吞声，谁叫我们都打不过他呢。现在话已对你老说明，你老自己看着办。你老要是非吃不可，到时候你老可得丁着他。”伙计说完此话，以为张方必定得害怕，可就没有事了。那知道张方不听这一套哇，当时可就火儿了，大声的说道：“小子你不用拿话吓吓我，我今天还是呕上了。无论他是多大的人物。我也得吃牛肉。他来的时候有我啦，我姓张名方，外号叫病太岁。”伙计说道：“好吧，只要你老承认，我就有了交待了。成啦，你老就吃吧。”张方这时把牛肉端过来，吃饱之后，伙计给倒过一碗白水来，张方伸手接过，一饮而尽，心里这个美就别提了。这时那一同住店的那几位见这种情形，全都暗地里私自议论，都说这个张方非有两下子不可，要不然他不敢这么横。这一回但愿得他把土地爷打走了，我们再住店的时候，省得多花一份儿钱了。今天早早的休息，明天好预备着看热闹。众人议论已毕，遂各自睡下。这时张方也有

点累了，也顾不得炕上不干净啦，倒下身形，不大的工夫，全都入了睡乡，一夜无书。

次日清晨张方还没醒啦，众人可就都起来，看了看张方睡的正香呢，大家不由得好笑。心说你还不起呢，待一会儿土地爷就来了，你早早的起来吃点儿甚么，到了动手的时候也好有精神啊。众人看罢，也不便招呼他，只好是看着吧。这时有那做买卖的人，没有工夫看热闹，可就早早的起了，只有几个没事可做的人不走，观看这件事的结果。天也就是将到晨时，那单间屋里的土地爷陆蝉可就起来了。伙计给他打净面水，净面已毕，遂来到张方住的这间伙屋门前，高声说道："老三哪，我那一份儿伙食放在那里了，快快的给我拿来吧。"伙计听了此话，赶紧走向近前，笑着说道："陆爷我早就给你老留出来了，可是叫一个人给吃啦。我不叫他吃，他说吃完了给钱。"土地爷听了立刻面带怒容，大声说道："老三，你这完全是废话，我早先不是跟你说过吗，没有我的话，无论是谁也不许吃我的东西。因为我的东西没有价，谁也买不起。我知道你这小子是吃饱了，忘了我打你疼啦。现在你及早把菜给我拿来，如若不然，我当时把你打死，以消我心中的恶气。"伙计听了此话，赶紧央告着道："你老先别着急，并不是我卖与他的。因为他非吃不可，你老要是不信，现在他还没走呢，我可以把他叫出来，你老当面问他。如果错处是在我的身上，到那时你老再打我还不成吗？"土地爷听了，当时气得不得了，大声说道："真有这等事，他不知道我在这里吗？这可是成心跟我过不去。你去把他叫出来。"伙计听了赶紧应一声是，走到屋里一看，只见张方还正睡的美着呢。伙计心说你就是我的要命鬼，你只顾你过的去就完了，现在人

家找你来啦，你还没有起呢，真真的岂有此理。伙计想罢，遂用手一推张方道："张爷你快起吧，现在有人找你。"伙计一连叫了好几声，并没把张方叫醒，伙计可就急了，遂大声的在张方耳边叫道："张爷快起吧，怎么睡的这么香？"到了这时，张方遂把二目一睁，大声说道："你怎么的了？我这睡着好好的，你闹甚么？"伙计说道："现在有人找你。"张方说道："有人找我叫他待会儿再来。"伙计说道："不是平常人找你，土地爷来啦。你在我身上积点儿德，快出去吧，要不然我可活不了啦。"看官你道张方是真睡着了吗，不对，原来张方早就醒啦，乃是故意的装着玩儿，听听他们究竟有甚么举动。土地爷要打伙计，他也听见了。及至伙计把他叫起来，这个工夫可不小啦，土地爷那等的了这个？一听张方在屋里装着玩儿，他遂走进屋内。留神一看，气可就更大了。心说看你这七分像鬼三分不像人儿，说话这么样的横，看他这种神气，我那一份儿，一定是他吃了。看见我来了，这个小子，无话可说。我要不给他个厉害，他也不知我马王爷三只眼。陆蝉想到这里，遂喊道："老三你站在这边。我明白了，他哪是吃我的饭，这是成心会我来的。他叫什么张方？我看看他有多大本事。"遂用手一指，叫道："张方，你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时张方留神一看说话这小子，不由得心中暗想，莫怪他们全害怕他了，冲他这个长像，整个的是小鬼一般，面貌生就来的太恶了，身高足有六尺多，肩宽臂厚，虎背熊腰，一脸油泥，四棱脑袋，一脸横肉，满面带着煞气。大狮鼻子，四字海口，露着四个门牙，大耳有轮，连鬓络腮，青虚虚的胡碴。身上穿着蓝粗布的裤褂，白袜子，洒鞋，打着花裹腿，未曾说话把眼一瞪，连连点指。这时张方心说这个小子，说不

好就得动手，我还得留他的神。张方左思右想，走了过来，遂说道："小子你叫什么名子通报上来，今天听我良言相劝，早早收拾一走，另寻安身住处。就凭你这个人样，也能拿头份钱，为什么在这里吃人家的饭呢？那碗牛肉可是我吃的，我专为是你，耳闻着你在这里居住，我早要来劝你离开此处另寻出路，无奈我是遇不见。今天与你对面很好，话已说明白，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如果若是不听的话，那可没别的，我可以领教领教。陆蝉，要你再思再想，我说的这个在情理不在。"小土地闻听用目上下一打量张方，这几句话要是上年岁说的，小土地也就听了。此人别看长的这样愚鲁凶恶不堪，要对于贤愚，他可明白，还是最孝母不过。今天这个话出于张方之口，小土地心中这个气可就大了，就看你这个样儿，年岁也不过二十上下岁，你也在我的面前说这张狂的话，我不给你厉害，你也不知道我小土地是谁。陆蝉心中想到这里，"呸"的一声道："你也敢在我的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来，非把你打死不成。"小土地说着话，他把眼睛瞪的一般圆，他那个意思要过去抓张方。病太岁一看，知道不好，遂大声说道："好小子，我这金石良言，你不但不听，还要在我面前逞强。你不是要动手吗？那有何难，咱们两人外面比比，谁要是含乎了就不算英雄。小子走，咱是外面比。"张方说着头一个儿走出屋门，有心在当院里面动手，张方又怕不胜，回头走就走不了了。张方暗道："莫若我与他到外面跟他比，如不行我就办我的公事去了。"张方遂走出屋门外，小土地看了个真真切切，张方往外一走，自己那里肯舍，在后面紧紧追随，遂叫道："姓张的，你往那里去？我不是说句大话，像你这个样儿你也敢跟我动手？我要叫你在我面前走的了三招，我就不

在此地。”张方往外走着连连点头说道：“小土地，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张太爷我自打算来，就要见个水落石出。我打不走你我绝对不回。”这功夫小土地也来到了外面，街市上的行人一看，大众就全围上了。这时张方病太岁，站在大街当中，双手一叉，遂说道：“陆蝉，我耳朵里，也有你这么个人。咱两个人动手，可得说点什么，自古来两个人动手，有文战有武战。今天咱两个人比手也分文武。”土地爷听了此话，哈哈的一阵大笑着道：“姓张的，你说这话叫我好不明白，文战怎么说，武战怎么讲？你先说明白了，然后再为动手。”张方听了说道：“要是文战的话，那可太规矩了，乃是一对三下的打法，你先骑马式站好，我用足力气打你三下儿，如果打不倒你，然后我也照样儿站好，你再打我。谁被打倒下就算输。”土地爷听了问道：“那么要是武战呢？”张方说道：“要打算武战，就是走开行门，过开步眼，见招打招，见式打式。就是这两条道儿，你自己随便选一个吧。”土地爷听了冷笑道：“就看你这个长像儿，不能文战，我恐怕一掌把你打死，咱还是武战吧。”张方听了故意的冷笑着道：“你这小子少说大话，你不敢这么比也没有关系。”土地爷听了此话，不由得心中有气，怒看说道：“好小子，你不用成心气我，我别落一个不敢比。你我二人先文后武，你看怎样？”张方说道：“可以，我打死了你可别后悔。”土地爷说道：“那是当然了。”可有一样儿，就怕你打不死我，我把你可就打死啦。咱二人谁先打谁吧？”张方听了说道：“主意是我出的，论情理可是应该你先打我。不过有一样儿，你那么健壮的身体要是先打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一下儿把我打死，我可太不上算了。”土地爷问道：“怎么不上算呢？”张方道：“因为我还没打你一下呢，

我那能甘心哪？今天这件事，你得让着我一点儿，我打你三下儿，就按我这个体格，决打不动你。我打完了你，你再来打我，到那时我就是被你打死，我也没有怨言了。”土地爷听了很快的说道：“好，你既是说出来了，我也不驳你。你就过来打吧。”土地爷说完此话，将身形站好，张方这才举起拳头，用足了力气，往前一上步，照定土地爷的前心就是一拳。一下儿打完之后，就觉自己的手腕子有些发麻，往后倒退了两三步。再看人家土地爷陆蝉，纹丝未动，向张方说道：“姓张的你可打了我一下儿了，还有两下儿。”张方听了点头答道：“行了，你就看第二下的吧。”张方咀里可是这么说着，心中暗自盘算，心说有好，我打完了他，他并不觉得怎样，我的手腕子都有些麻了。照这样看来，我要栽给他，当着这么些个看热闹的，怎好说出不算来？事到如今，只好是先打完了他，有甚事回头再说。张方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姓陆的，我再打你个三下五下的可就该着你打我了。”土地爷听了怒道：“你休要费话，再打两下就完啦。”张方听了冷不防往前一上步，照定土地爷的前心又是一拳。这一下打完之后，土爷还是纹丝未动。张方见了，心说我先别打了，我跟他搅词儿吧。张方想罢，遂笑着说道：“姓陆的，你我二人还是武战吧，这文战太没有意思了。”土地爷说道：“也成，等我打完了你再说。你不是还得打我一下儿了吗？”张方说道：“不打了。我恐怕末后这一下儿把你打死，完事我再给你偿命，我可太不合算了。还是武战吧。”土地爷听了怒道：“那可不成，你打完我两下就算完啦。你要打算不叫我打也成，你得跪在我的面前，给我磕三个头，招呼三声好听的，我就饶你不死。”张方听了说道：“你别发狂看打吧。”张方说完此话，就听人

群之中有人大声的说道："这位壮士手下留情，老身来也。"张方闻听此言，心中甚喜。急忙留神向说话的地方观看，只见由看热闹的人群中走出一位老太太来，头发全都白了，看年纪足有六十多岁，倒是很精神。身上的衣服很洁净，来至当场，向张方说道："这位壮士贵姓大名？因何与他动起手来？千万不可跟他一般见识，看在我的面上，饶了他吧。我是他的母亲，娘家姓冯，你老无论受多大的委屈，完全看在老身的身上，下次他决以不敢了。我看你也不是此地的人氏，有事请你办事去吧。我此次把他带回家去，着实的训教于他。我这个儿子从先也不这个样儿，皆因为有一个老道，没有地方吃饭去，跑到我们家里住，一住就是十余年。天天教给我这儿子练功夫，没想到他学会武功之后，不作正大光明的事，仗着身上有功夫，别人都打不过他，他可就学会了欺负人了。"张方听了老太太这几句言语，喜欢的不得了，心说正好，我这正为难啦，来了这么一位救星。你乃是土地爷陆蝉的母亲，既然给我台阶儿，我就坡儿下就完了。张方 到这里，遂向老太太笑着说道："老太太你既是这么说，那就算完了。我可是看在你老的面上，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他。"老太太说道："这位壮士不可着急生气。我这个儿子从先并不这样，我们的家境很好，只因在十余年前，有一个老道，来到我们家非要教我的儿子练武术不可，一连练了十余年，把我们也练穷了，我这个儿子儿也学坏了。他要是不会这身功夫，怎敢作这不说理的事情呢？"老太太说至此处，心中有些难过，不由得落下几点泪来。张方见了这种情形心中可就纳了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书中代言，要说这位土地爷陆蝉的根底，可以说是不坏。

他父亲陆公然两次为官，多了不剩，家有良田不下千顷，还有不少的买卖。因为起居不检点，日子长了，把两腿寒了，百治无效。陆公然又是一个急性人，一着急得了一个急病，可就死在任上了。有家人将灵柩给运回原籍，老太太请来老道念经，看了一个黄道吉日，可就把亡人入土为安了。家中可就老太太跟陆蝉两个人了，那时陆蝉年方八岁，老太太给他请先生上学。那想到这个孩子天生的不近于文学，不喜欢念书。教书的先生乃是混事由儿的性质，你爱念不念，反正到时候你得给我月钱。完全是哄孩子的性质，你来了我就教，不来我也不问。日久天长，老太太可就知道了。这一天晚上，将然要睡觉的时候，老太太叫道："儿啊，今天白天你往哪里去了？"少爷陆蝉听了，笑着说道："我上学念书去了。"老太太听了，呸的啐了他一口道："小冤家，你太以的不知好歹了。我花钱请先生，教给你念书，你总逃学，这不是把我气死吗？"少爷陆蝉听了此话，心说不好，我逃学大约着被我母亲知道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只好是用几句花言巧语对付吧。"少爷想到这里，遂向老太太说道："母亲不必生气，孩儿实在是上学去了。"老太太听了说道："你既是说你上学去了，把你所念的书拿来，当面给我念一回。为娘我在幼年之间，也曾念过几天书，认得几个字，我看哪一个字念的不对，我就不答应你。"少爷闻听此言，万般无法，这才把所念的书都拿出来。老太太伸手接过，命他照样儿念。请想少爷他这两天并没上学，净顾了贪玩儿啦，一点儿书也没念，老太太这一找真儿不要紧，他可就张口结舌啦，一个字也没念下来。老太太见了这种情形，心中不由的一阵难过，二目之中落下泪来，哭着说道："儿啊，由打这里看来，我这就算是白费了心机了。

自从你父去世以后，把你养活到这么大，为娘我可不容易。实指望教你成人，将来得个一官半职，也好自立，为娘总算是有了倚靠了。没想到你这个可恶的东西，不图上进，自趋下流，这可应了那句俗语儿了，一辈为官，后辈打砖，真是一点儿也不假。得啦，你既是这个样儿，我也没有指望了，我也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还活个甚么劲儿，不如死了吧，省得许多的苦恼。”老太太说完此话，伸手把少爷陆蝉拉住，非要一同自尽不可。这时家人们见了，赶紧过来相劝，叫老太太往开想，少爷乃是小孩，别看他现在这个样儿，等再过二年，他就不这个样儿啦。众家人们死说活说，费了好半天的工夫，方才把老太太劝解过来，当时可也就把教书的先生辞退了。又过了二年的工夫，老太太把家人们也都辞了，家中就剩了娘儿两个啦，老太太遂又把少爷送到一个公众的学馆，前去上学。这一回可不同上一回了，少爷又长了两岁，明白点儿人情世事了，又因为恐怕老太太着急，可就安心念书啦。老太太见了，甚是喜欢。

光阴似箭，一转眼又是二年，少爷已然十二岁了。少爷人大心大，故态便有些复萌起来，明着去上学，暗地里请假玩儿去。净找那有练武的地方，去看热闹，够了时候家去吃饭，吃完了饭自己在家中也胡练一回。老太太也不知道他没上学去，以为他这种表现，乃是活动身体，所以并不加可否。一连又过了两个多月，少爷是一天书也没念，这公众的学馆跟家里的学馆不一样，家里的学馆不管上学不上学，到月底就要月钱。公众的学馆可就不然了，学生一个月不念书去，这一个月的钱就不给了。教馆的先生别看落不着钱，老太太那里没少花一个。因为甚么呢，少爷恐怕被老太太看出不上学

来，到了月底还是照样儿要学费。他可不往学馆里送，自己在外面可就偷着花了。先生少进两个月的学费，可就打发人到陆宅见老太太来了，问问少爷为甚么不上学了呢，莫非说家中有甚么事吗？家中就是有事，也不能用两个月的工夫哇？如果不上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把话说明了，他那个位子就叫别人坐了。老太太闻听此话，当时吓了一跳，遂向来人说道："他天天上学去，莫非他又逃学了吗？你先回去吧，告诉先生，我明天亲自把他送去。"老太太说完此话，那送信的学生可就走啦。老太太见来人已走，自己的心里可就怒了，独自一人，坐在屋中生气，二目之中不住的落下泪来。正在哭的悲切的时候，少爷陆蝉可就由外面回来了。一进屋中，只见老太太正哭啦，不由得吓了一跳，遂走向近前说道："娘啊，你老人家这是怎么的？莫非说又想起甚么来了吗？"老太太闻听站起身形照定少爷的头上就是一掌，大声骂道："好你一个不孝的儿子。别的你没学来，把瞎话可都学会了。明着天天上学去，暗地里逃学。上次因为你这种可恶的行为，几乎把我气死。前些天我把你送到学馆里去，你倒是很用心念书，我以为你把从前的恶习都改了，我很喜欢。没想到才这么几天的工夫，你又犯了老毛病啦。今天可就是今天了，咱们都别活着，我有你这样的儿子，简直还不如没有呢。据我看活着也太没有意思了。不如死了倒也干净。"老太太说着话，站起身形往外就走。少爷陆蝉见了这种情形，吓了一个冷战，赶紧向前紧走了几步，跪倒身形，伸手拉住老太太的衣服，哭着说道："娘啊，你老先别着急，我并没说瞎话。你老听我有下情告禀。"老太太听了说道："你有甚么话快说，只要有情理我就饶了你。"少爷说道："你老人家给我找学馆，乃是造

就我，恐怕我长大了一无所成对不对？”老太太听了说道：“是啊，你为甚么总逃学呢？”少爷说道：“我并不是逃学，因为不喜欢那个。一天坐屋中，把人都闷气死啦。我看练武很好，头一样儿可以活动身体。第二样儿练好了，也照样儿的可以入考场，得个一官半职的。最不行的啦也可以指着那个吃饭。所以我虽然不上学，也没把光阴荒废了，我天天去到那练武的地方看练功夫的，看完之后，我回到家中来，我照样儿练习。你老要是允许我练武呢，从此我这个学可就不上了。你老如果不乐意，那可没有法子了，反正无论如何我也不叫你老着急，我还接着上学去还不成吗？”老太太听了此话，怒着说道：“你这可恶的东西，不用跟我花言巧语，我现在信不及你啦。今天我先打你两下儿出出气再说。”老太太说到这里，举起手来将然要打，就在这个时候，忽听门外有人口念无量佛，“善哉善哉，出家人不是此地的，乃是远方而来，请施主多多方便吧。”这两句话将然说完，接着木鱼之声就响起来了。少爷听了，甚是有气，心说我现在正要挨打呢，你还往我们这里化缘来了，有也不给你。少爷想着，就见老太太不打自己了，伸手取了一碗白米，给老道送出去了。

要说老太太的性格可太好了，最信神佛。要是平常人在生气的时候，外面来了化缘的，十位有八位不施舍的。这位老太太可就不然了，别看生那么大的气，还是照样儿布施。老太太把大门开开，来到外面说道：“道爷你来的太不巧了，家中现在没有零钱，我给你一碗白米吧。下次来了我再多给。”老太太说完此话，就见老道哈哈的笑道：“这位老太太你可是一个大善人，我在这个村庄里化了这么些家，连一个米粒也没见着，来到这里，不用三言两语，就给我这么些个米。出

家人这里谢谢了，但愿得你老人家一生永无灾病，辈辈儿孙全都做官。”老太太听了此话，咳了一声道：“道爷你快快的拿了去吧，我哪有那么大的德呀，人家做官的，那不定是几世修来的呢。”老道听了此话，伸手将米接过，看了看老太太的骨格，然后笑着说道：“老太太你请放宽心。你的儿子不但能以为官，并且还可以扬名天下。别看现在叫你老劳神，将来你享他的福就知道了，常言说的好，厉害小子是好的。往后你老准有出头之日。”吴氏老太太闻听老道说出这片话来，觉乎着有理，心中甚是信服，遂向老道说道：“道爷你老净说后来好，那是后话，未必如是。现在我就有一件为难的事，把我急的不得了，就是没有办法。”老道听了此话，遂念了一声无量佛，“善哉善哉，老太太你有甚么为难的事？可以跟我说明，我可以给你老想个办法。”老太太听了说道：“我所为难的事，不为别的，就是我那不听教训的儿子。自从八岁的时候，我就叫他上学，他总不去。直到现在十二岁了，还是照样儿的逃学。我一问他为甚么总逃学呢？他说他不喜欢这个，他打算练武。又没人教给他，你老看这不把我难死吗。”老道闻听此言，哈哈的一阵大笑道：“老太太你原来是因为这个呀，太不成问题了，要是别的我可不敢说，惟有练武这一门，也不是出家人说一句大话，只要是他有这种决心，我担保叫他成功。现在他在哪里？可以把他叫出来我看一看，有这个缘份没有。”老太太听了，心中甚是喜悦，遂大声叫道：“蝉儿啊，你快出来。现在来了一位道爷，打算教给你练功夫，你快来吧。”少爷正在屋里坐着呢，忽听得母亲往外叫他，言说有人教给练功夫，心中乐的不得了。人要该着成名，总得有个相当教师，或者上山或者入洞练习惊人本领。今天这个老

道到了我的家内化缘，他不是化缘，他有意收我做个徒弟，要是真这样儿，我的造化可太大了。就看老道这个打扮，举止非凡，必然是世外高人。孩儿心中正然思想，就听娘亲说道："当家的这就是我的小孩儿。看他个样儿，不像逃学的小孩，他就不乐意上学，这真出人意料之外。"老道闻言用目观看，不禁的大喜，口中遂念了声无量佛，"善哉善哉。孺子可教也。"老道说着话，少爷心中可高兴的了不得，赶奔近前，躬身施礼，口称老师在上，弟子我这有礼了。"那老道看孩儿给他行礼，连忙伸手相搀含笑道："这个孩儿太好了，像这样徒弟没有地方找去。小孩不上学不怨他一点儿，老师教的不好。要是在我们身旁有个五七年，就不认的他了。"老太太一看也是欢喜的了不得，要是把我儿教好了，那可是上天派来的真人降临。老太太想着遂说道："当家的请里面坐吧。"那道长点头来到里面，老太太给斟上了茶，遂说道："当家的看着我这孩儿有缘，但不知对于教法有何打算，还是叫他随您上庙里学去呀，还是在我家中呢？"那道长闻言遂说道："要跟着我回庙，路途太远，要是走了你老人家也未必放心。要在你府上教给他文武，恐怕他在家到了时候想玩再练功夫就不静心了。你们门旁有两间门面，现时看那个样儿大概空着了，要是可以办的话把那间门面开开，我在那里教，一者您也放心，二来有什么事也方便。但不知老太太看着怎样呢？"老太太闻听也很喜欢，遂说道："要是那么着，可方便的多了。那两间门面与咱家通着，并且也是咱的，回头开开拾掇拾掇。"老太太张罗着把这院里东西全都搬到别处去，道长就住在门脸，择好了日子，陆蝉入了学。道长就在里面教习，少爷陆蝉在旁边闭目合睛打坐养神。天天如此，一连过了五六天的工夫，到

了吃饭的时候吃饭，就是不提武术的一个字儿。少爷见了这种形，未免的有些扫兴，心中暗想：老道你这可不对，该着吃的吃，该着喝的喝，没有事的时候你就打坐，你跑到我们家里修真养性来？赶情我们这里清静，那可不成。你只顾你合适了，照这样长了，岂不就把我耽误了吗？这可不算我不对，我再看你三天，如果还是这个样子，我就跟我母亲说去，你这个老道不是好人，乃是骗吃骗喝的，把你赶走了。你如果不走，我再报告地方官，反正也得把你赶跑了算完。少爷拿定了主意，并不着急。

又过了两天的工夫，仍然是照旧。第三天早晨起来，就听老道说道，蝉儿啊，从你我见面儿的那天算起，你知道已经是几天了吗？”少爷听了笑着答道：“这个，大约着有十数天啦吧。”老道说道：“我遍走江湖，寻找有福德的徒弟，并没遇见一位。如今我看见了你，觉乎着比别人都强。由今天起，我打算教给你文武学，可不知你的心意怎样？只要是你有福有德，把我全身的文武学都学了去，将来准能成名。你要打算为官的话，你就先学马上步下以及弓刀石的工夫；要是打算作一个侠士，你就先学长拳短打，各种内外软硬的工夫。我尽着力量教，你 着力量学，可不许你偷懒。几时我一看你不用心，我也不跟你着急，我可就不教了。还有一样儿，就是不许你对外人提我在此教你练功夫。你如果不听我的言语，在外面逢人便讲，到那时可别说我对不住你，我就抖手一走。这几句话，要你紧记在心。”少爷闻听半信半疑，只得点了点头道：“好吧，我都记下了。”老道听了说道：“我现在先教给你站几架子吧。”老道说完此话，先站了一个样儿给他看，然后也叫他照样儿学，有不对的地方，老道亲自给他改

正。练完之后，又教给他念百家姓。一连过了一个多月的工夫，各样的架子也都会了，百家姓也都念完了，紧接着又教给他念三字经，练习初步的拳脚。又是二年多的工夫，少爷的身体也长了，太阳也凸出来了。老道看着甚是高兴，遂又教给他掌上的工夫，一力混元气，以及各种兵刃，全都学会了。少爷究竟还是年青，心高性傲，以为自己成功啦，总在老师的手底下，太不自由啦，总想着设法把老师开走，自己在这一个村庄里把会武的全打倒了，属他的能为大，又出风头，才合了他的心意。他这一按这样的心不要紧，对于老道可就有些轻慢了，练功夫也不那样的有高兴了。一天两天没关系，老道还以为是他身上不自在，虽然看出来，当时可没言语。又过了好几天，老道留神一看，心说不好，这个孩子改了场啦，如此看来，他还是没有福德。不该着把我全身的功夫都得了去，我白费了这么好几年的心血了。他既是这样，可不算我不对，我给他来个不辞而别，暗自一走吧。老道拿定了主意，当时并没言语，到了晚上，早早的安歇。天还没亮，老道就起来了，把自己应用的东西带好，不辞而别。

及至少爷陆蝉来到这里，老道已走多时。少爷一看老道没有了，还以是大便去啦。直到天交午时，也不见老道回来，少爷心中暗道："莫非我那老道师父走了不成？我这几天练功夫很不高兴，大约着许是被他看出来了，他才弃我一走。若果如此，我可就遂了愿啦。少爷想到这里，遂回到家中用饭。用过早饭，又回到练功夫的地方去温习功夫。一直练到天黑，仍然是没见老道回来。少爷心中可就有了根了，准知道老道这是走啦，遂回到家中对老太太把此事说明。老太太闻听甚是不悦，向少爷说道："蝉儿你的师父走了，怎么也不见我一

个面儿呢？大约着其中一定有事吧。要不然就是你有不周之处，触犯了他啦。”少爷听了说道：“没有的话，我并没有待他不周的地方。他一定是有别的紧事，要不然他不能走的这么急促。他既是走了，着急也是没有用，等我设法到外面找他一找便了。我跟他练这么些年功夫，并没有在母亲的跟前尽一点儿孝心，现在我师父这一走，正好给我尽孝的机会。他在我们家住这些年，花去了不少的银钱，也值得过了。现在我学的这身能为，足能打遍天下，过几天我到外面去一回，试一试我所学的功夫。”老太太听了说道：“你小小的年纪，说话不要张狂。为娘虽然不明白武功，可是多少也有点儿见解。你才练了不足十年的功夫，就敢说打遍了天下，太以的自大了。你跟你师父这些年，可知他的道号怎么称呼，以及出家的地点经历吗？”少爷听了问话，张口结舌，瞠目无所答复。过了一会儿，方才笑着说道：“这个我没问过，他也没对我说道，我并不知道。不就是一个名字吗，知道不知道的有么关系，反正会武术就得了。”吴氏老太太听了此话，心中不悦，不由得点了点头道：“你个可恶的东西，怎么越长越混了呢？天地君亲师，老师也列在五伦之内，为人不敬师如同不敬父母一样。人生在世不明白伦理，与禽兽何异？你如此行事，以后怎能入考场，光耀先人，立足于天地之间呢？”少爷听了说道：“咳，别提那个。入考场作甚么，那没有用，就凭我这身能为，到哪儿也落不了后，总得在头里站着。我到在外面就可以交朋友，准饿不着你就是了。”老太太听了此话，心说：“完了，这个孩子学坏了。他既是如此，我也就不必再跟他费话啦，随他自便吧。”老太太想到这里，可就不言语了。

少爷一见母亲不说甚么了，还以为是自己有了理啦，遂

高高兴兴的独自一人走到外面，游玩了一会儿，信步前行。正在往前走着，抬头一看，已然来在自己当初看练把式的那个场子了，心说我为何不进去会会他们，试试我的功夫练的怎样？少爷拿定了主意，遂走向前去一道辛苦，由教场子的师父把他让进去，问明来意，两下一交手，没有六七招的工夫，那位教师就被少爷打倒下啦。打完以后，那位教师当然是辞场一走，不必表他。单说少爷高高兴兴的回到家中，用过晚饭安歇，一夜无书。次日清晨起来，用过早点，又到外面别的把式场子前去比手。就这样一来，一连走了五六处，没有一位是他的对手的，他的心性因此更为张狂了，心说："不怪我的师父跟我说我的功夫可以啦。闹了半天真不错，大约着天下会武的全不如我吧？我把近处练功夫的全打服了，我再往别处访手去。"少爷拿定主意之后，遂又到别的把式场子前去访手，教场子的老师见少爷来了，并不动手，因为前几天听人传 说，他会受过高人的传授，功夫很高，自己预料着功夫不敌，只好是多说好话。少爷一见人家净说好听了，可就没有办法了，只得走吧。就这样一来，没有半年的工夫，少爷的名姓可就起来了，附近各处，没有不知陆蝉的。在本地又拜了几伙子盟兄弟，那一个全比他的年岁大，全比他机灵，都知道他有钱可就设法吃他，出主意干买卖。他回到家中跟老太太一提，老太太乃是妇道人家，无论她多大年纪，见识总比男子差一点儿，一听说要干买卖，以为有利可图，准可以赚大钱，遂不加以审查，尽量的往外拿本钱，由他们这群盟兄弟作主，干了一个大杂粮店。起初倒是赚钱，后来他这几位盟兄从中一作弊，买卖可就赔了。没有三四个月的工夫，就把买卖兑出去啦。可是他这几位盟兄的私心不死，还是一

个劲儿的往外架他，又干了一回绸缎庄，赔了六七千银子。就这两水买卖统计起来，赔了白银一万五千两，家中的积蓄可就都花净了。那几位盟兄可就都不见面啦。

老太太遂把少爷叫到跟前，向他说道："儿呀，这都是你在外面所交非人，大家都算计你。如今把家中这点儿积蓄俱已花尽，再过些天如果没有生财之道，你我母子度日可就有些难了。你及早想个好办法吧，以免饥寒断炊之虞。"少爷听了此话，点了点头道："现在就不必提那个了，反正有我这身功夫，将来决饿不着你。"老太太听了此话，咳了一声道："儿啊，事到如今就不必提你那身功夫啦，再提就把我气死啦。自从你练会了这身功夫，花去银钱多少 先不必说，你有些不讲理啦，每日里除了打人就是踢场子，那还能养的了家吗？我要早知道你这样儿，当初无论如何，我也不叫老道教给你武功啊。这是怎么说的，你自己往后得改过，要是不改的话，我活着也没有意味了，我就自尽一死。听与不听，完全在乎你吧，我也就不跟你费话啦。"老太太说完此话，可就哭起来了。少爷一见老太太真急了，他可就害了怕啦，赶紧央告着道："娘啊，你老人家不要生气，我不仅改过，从此以后，我每天给你老五百钱还不行吗。"老太太见他一个劲儿的央告，这才止住不哭。当时可就算完了。

次日早晨，少爷早早的就起来了，没敢在家中呆住，一直找到他的朋友杨三的家里，只见杨三家里还不是一个人，李二赵四张五刘六马八全在这里了。彼此相见，不免要客气几句，落座之后，众人这才问道："这些日子总没见你的面儿，你往哪里去了？怎么总没往我们这里来呢？"少爷听了说道："喝，别提了，这些天跟我的盟兄弟干了两回买卖，把我赔苦

了。”杨三说道：“兄弟你这么早往我这里来，大约着有事吧。”少爷听了不由的脸一红，遂把家中度日的困难，自己跟老太太说的一天交家中五百文钱，前后话说了一遍。杨三等众人听了，不由的点了点头，似有所思。过了一会儿这才问道：“那么兄弟你有成见没有呢？”少爷说道：“我现在是头一天，又没有买卖，往那里要这五百文钱去呢？所以我才来到这里，求几位兄长给我想一出路，以维持现状才好。”杨三等众人听了说道：“原来你是为这个呀，太不成问题了。你先不必为难，有主意大家想。我先给你出条道儿，说出来大家商量。”少爷听了说道：“杨仁兄有话快快说吧。”杨三说道：“这件事非你出头不可，只要是你敢去，我们哥几个作你的后援。闹好了大家全有了饭啦，如果闹出事来，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去丁着。”少爷说道：“你说了半天倒底怎么一回事呀？”杨三说道：“此事得借重你这身能为。在咱们这村庄的东边有一家宝局，乃是活老虎王同开的。这个人会两下子，平常的人有个三位两位的也打不了他。甚至就是把他打了，他也不在乎，无论打到甚么程度，他也出不了声儿。因为这个，大家又给他起一个外号，就叫象皮王老。别看他有这么大的能为，可得分跟谁比，要比我们哥几个可是强的多，要是跟兄弟你比上，他可差的太远了。你要到在他那里，跟他闹一场事，准能把他打倒了。一天就可以在他那里拿个十两八两的，那不比五百文钱多的多吗？这还不算，在本村还有一家店房，乃是王五开的。他那一座店房每月才拿二百文钱的租价，那有那么便宜的，还不够五个房子的租价啦，他那一座店房有十一二间房子啦。房东又不在本地住，那简直就好似他自己的一样啦。再加上王五这几年的贼星发旺，他多了没剩，手底下足有六

七百银子。他乃是一个穷小子出身，那见过这些钱哪，美的他这些天走道儿都不会走了。我每天总从他的门口走几次，看他那个美劲儿我就有气。咱可以到他里去一回，在他身上找点儿零钱花，你看如何？这就是两条生财之道。你要是脸皮薄，拉不下脸儿来，我们大家跟你一同去，我在头里站着，替你说横话，到了动手的时候你再接着我，你看怎么样？少爷听了点点头道："事到如今也只好是如此。我们先从王五这座店房入手。办成以后，再往宝局闹事去，你看如何？"杨三听了说道："也好，那么事不宜迟，咱们走吧。"马八刘四张五等众人听了，站起身形，连同少爷杨三一同出离家中，够奔王五的店房而来。

来到店房门前，杨三向前大声说道："伙计们，你们这起火小店可发了财啦。掌柜的在家吗？快快的叫他出来，现在外面有人要会会他。伙计闻听此话，往外看了看，一见杨三等众人全来啦，知道他们不是好人，不敢得罪他们。遂赶紧到后面跟王五一说，王五不敢怠慢，急忙来到外面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只见这几个地赖全来了。王五看罢，遂赶紧笑着说道："可是你们几位找我吗？"这时杨三一见王五出来了，遂抱拳笑着说道："王五爷，你的买卖太好了，你真叫走运。兄弟我可坏了，要不是有几位好弟兄帮助我，我早就完啦。来来来，我给介绍一位朋友，此人姓陆名蝉，乃是本村的首户。现时可没有甚么了，人家身上可有一身好功夫，你们二人要多亲多近。"杨三说完此话，遂向少爷说道："兄弟过来，这位就是开店房的王五爷。兄弟快快向前见过。"少爷听了，彼此一抱拳，王五说道："众位来到我这里，莫非说有甚么事情吗？可以跟我说明了，用个一吊两吊的，我现在就

给你老拿去。”这时杨三尚未答言，李不仁可就来了，笑着说道：“王五爷你太外面儿了，我们找你倒是为钱财而来的，可有一样儿，决不是三吊两吊的事。要是用那么几文钱的话，可就不找你来啦。因为你现在值的多，我们这位陆大兄弟，现在无事可作，看你这个买卖不错，他耳闻着有人要暗算你，他乃是本村有名的人，既是知道有这种风声，焉能置之不问，叫你吃这种苦子呢。他打算帮你的忙，保护你的一切，跟你一同做这个买卖。可是他空有此心，就是无有引进之人。他把这种意思跟我们一说，我们大家一想，你与我们哥几个的感情不坏，这才商议着把我们这位陆大兄弟带到此处。我们就算是介绍人，你们这里要有我们这位陆大弟助着，可以说没有人敢来搅你。这总算是你素日待人厚道，有好心，才感动出来这么一位帮手，你太有福啦。我想你一定很愿意吧？”李不仁说完此话，以为王五一定惧怕他们众人的势力，决不能说出不字儿来。那想到人家王五听了他这几句话，不由得点了点头，哈哈的一阵冷笑，然后这才说道：“李爷你就不用说了，陆少爷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别说是我，就是咱们附近各村庄教场子的老师父，全不是他的对手。真要是人家陆少爷自己来，别说是帮着我做买卖，就是叫我把买卖让给他几天都成，用不着你来花言巧语。你这种举动我明白，并非是向着我，你乃是我的对头。陆少爷请到里边坐吧。姓李的你就丁着我的，咱两个人这就算是拴上了。咱把今天甩开了，你要是有能为，三天以内前来找我，你提干点儿么我也含糊不了。三天以内你要是不敢来，到五天头上我就找你去。”李不仁听了这几句话，吓了一跳，他做梦也想不到王五敢说这个呀。根本他自己就没有多大能为，无论是在那里讹诈，完全

是仗着别人跟他一同去，独自一人他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可是如今人家跟自己说场面话，当着这么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吃这个呀，别说还有陆少爷在此瞧着。李不仁想到这里，可就横起来了，当时把眼一翻，将然要说大话，就见王五一伸手，把陆蝉让到屋里去了。李不仁见了这种情形，当时把性头儿打去了一半儿。回头看了看张五刘六马八等众人，全是一点儿表同情的意思没有。他可就急了，大声说道："好王五，人人都说你魔力不小，不好斗我还不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话不是说到这里啦吗，我跟你是过三不过五，三天你不找我，我必来找你。陆大弟你这可不对，你跟我们几个人怎么定规的？现在给你找着饭路了，你只自己进去，把我们哥几个干在外边了。好极啦，总算是我们眼瞎。我们大家走吧，这个场面改日再找他。"李不仁说完此话，遂与那几个人一同走去。

不表他们走，单说少爷陆蝉，被王五让进去，把门一关，外面李不仁所说的言语，他是一句也没听见，王五正用奉承的言语一恭维他，他就不知道他行几了，当时只乐得他欢喜非常。王五吩咐伙计预备酒饭，给少爷接风。"伙计听了答应一声是，不大的工夫就把酒饭端上来了。少爷上坐，王五下首相陪，一边吃着酒，一边谈闲话。王五说道："我说陆少爷，我王五素日就佩服你的人格，真有出人头地的好功夫，为甚么跟李不仁杨三等在一处相聚呢？他们都不是好人，每日里净指着讹人吃饭。你跟他一天两天没有关系，日子长了，岂不于你的名誉大有关系吗？我早就有意到你的府上拜会于你，可是我总以为我是一个开小店的，不佩跟你接谈，所以只好作为罢论。没想到天假其便，今天可有了接谈的机会了，我

太以的荣幸了。兄弟你此来为了何事？可以当面对我言明，只要是我能办的到的，决不含糊。再说我这里还得指着你照顾我呢。”陆少爷听了此话，心中欢喜，心说这个王五太好了，我与人家就是点头之交，人家越这样的款待我，太叫我过意不去了。少爷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王五哥，我此来也没有别的要求，说出来你可别过意。我从前可不是这个样儿，当初家里也是很有钱财，良田不下千顷，因为我做了几回买卖，把家产都赔出去了，到现在家中就算是一无所有啦。万般无法，才想了这么一个主意，我看你这个买卖很好，一定很剩钱，要说叫你让给我，我可说不出那样的话来。我由家中出来的时候，已然跟我母亲说好了，一天给他老人家五百文钱。我到别处要去，还有个过的着过不着的，我想咱二人的交情总算不错，这五百文钱你不至于拿不起，我每天就往你这里拿来好了。你答应那就这么办，如果不答应也得这么办，你是认可不认可吧？”王五听了此话，哈哈的笑道：“兄弟你这是说的那里话来，不就是五百文钱吗？我哪有不答应的那一说呢。你每天就往我这里来，我如果不在柜上，你就找伙计要。你看我这个办法怎么样？”陆蝉听了此话，喜欢的不得了，当时把大指一伸，高声说道：“王五哥你是这等的人物，我交了这么些位朋友，全是吃我的，没有一位像你这么好的。从此以后，咱哥俩还得多亲多近。”王五说道：“兄弟你要是下交于我，我是求之不得的。”王五说完此话，彼此相视哈哈的一笑。两个人越说越近乎，不大的工夫，已然吃喝完毕。王五拿了五百文钱，交与陆蝉。陆蝉伸手接过来，带在腰间，这才辞别了王五，欢天喜地的回到家中，把钱交与老太太，老太太一见了钱，也就不说甚么了。究竟还是妇人见识短，你

的儿子会不会做买卖，你倒是问问他这钱是哪里来的呀？他只顾这一忽略不问，才招出来本村众人的唾骂。这且不言。单说陆蝉自从一有了这白拿钱的地方，他可就更不想正道的生财之路了，在王五那里又包了一个单间儿，没有事的时候就在那里一住，大家全不敢惹他，才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小土地，又叫土地爷。后来他又异想天开，胡出主意，是在这里住店的客人，都为省钱，大家起火做饭，无论是做甚么饭，必须得给他留出一份儿来。大家无法，只好照办。

第一百八十六回

董瑞仗义收徒弟　张方用智解仇怨

今天张方住在此处，问明一切，把土地爷陆蝉那一份儿牛肉给吃了，两个人才打到当街。张方用花言巧语先打了土地爷两下儿，到了第三下儿的时候，陆母吴氏老太太闻信赶到，解了此危。张方一听老太太说话很客气赶紧笑着说道："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无论我受多大的委屈，完全看在你的面上，就算没有事了，改天再见吧，我要走啦。"张方说完此话，转身就走。小土地见了，赶紧过去伸手拦住，高声说道："你先别走，打完了我就算完了吗？"张方听了说道："不完应该怎么样呢？"小土地说道："你不是打了我两下吗？我也不多打你，也打你两下就算完事。"老太太一见自己的儿子还是不依人家，遂大声说道："儿啊，完了不就完了吗？你怎么不听为娘的教训呢？"小土地听了说道："你老人家别管。这件事原来不怨我，他白打人行吗？你老人家先回家吧，我打完了他我随后就到。"这时张方心里可就拿了主意啦，心说看这个样儿不动手是不行的了，可是动手又打不过他。有心跑吧，头一节同着这么些人，面子上不好看，再说也未必跑的开。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跟他打一回，有甚么话回头再说。"张方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小土地，你要依我良言相劝，跟随你的母亲一同回去，改恶向善，学一个好人，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你东我西，各自公干。你如果不听我的金石良言，你可是自取灭亡。别以为我战不过你，我这是让着你啦，你

如果不信，可以过来比试，我准把你打个样儿给大家看看。”小土地听了此话，当时无名火起，一句话也没说，向前一上步，照定张方的头上就是一掌。张方见了急忙往左一上步，照定小土地的肋下就是一拳，小土地见了往后一退步，二人这才打在一处。老太太在一边见了这种情形，可就急了，大声的喊道：“蝉儿你好生的大胆！这不把我气死吗？你既是这样，我也不愿意再活着了，我到家里等着你去，你回到家里去的时候我再跟你算账。”老太太说完此话，分开众人，一直向外走去。张方动着手留神一看，心说这可完了，我既打不过他，老太太又走啦，我可怎么办呢？留点神别叫他打上，得机会我还是跑。张方想罢，遂把十二分的精神都使出来，不敢大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时小土地可得了理了，招法加紧，把张方 的二目全弄了。

正在危急的时候，忽听得有人高念佛号：“无量佛，善哉善哉。张方休要害怕，那位猛英雄且请住手，出家人来也。”张方闻听此话，喜欢的不得了，赶紧往外一纵身形，大声说道：“小土地你先住手，那边有人前来会你也。”张方说完此话，留神观看，只见来了两个老道，不是外人，乃是何道源、尚道明。您说他们二位这是从那里来呢？书中代言，二位仙长自从紫霞庄事毕，尚道爷打算回庙，何道爷说道：“师兄，你我回庙不也是无事可做吗？我想在外面云游一番，师兄以为如何？”何道爷听了说道：“也好，就依师弟你的主意。”二位道爷商量好了，当时并没回庙，也没有一定的地方，只是信步而行。这一天正在往前走着，可就来到陆家庄王五的那座店房门前了。只见前面围着很多的人，全都面向里似乎看甚么热闹似的。二位道爷分开众人，来到里面一看，把二位

道爷吓了一跳，原来是张方与一个猛汉打起来了，张方不敌，眼看着就不行了，尚道爷这才念了一声佛号，来到当场，向张方道："你二人这是因为何事，在此争斗起来？"这时小土地尚未答言，张方的主意可就来了，心说："这就成了，别看我打不过你，这二位道爷一来，准可以把你打跑了。张方想到这里，赶紧向前行礼，假作出委委屈屈的样儿，向二位道爷说道："二位师爷你老可来了，今天小子我可吃了他的苦子啦。他们一共是二十多人了，一齐下手打我一个人，如你们二位老人家既是赶到，无论如何也得给我出出气，给本地除这个祸害。他乃是本地的土棍。"二位道爷听了张方的话，笑着说道："行了，我知道啦。你且退后，待我质问于他。"尚道爷说完此话，遂走向前去，用手点指着道："这位朋友你们太不讲理啦。动手没有关系，决不应该以多为胜，那须二十多人打一个人的？"陆蝉闻听此言，心中大怒，用手点指着道："好一个不明白的老道，黑白不分，你只听那小子的一面之辞。我们二十多人打他，你是亲眼看见的吗？他连我一个人还战不过啦，还用的了那么些人吗？你要不信可以问问看热闹的去。如果真是二十多人打他，我情愿在你的面前领罪，你说甚么我认甚么？如果没有那么回事，你就赶紧走你的。我也不跟你这出家人治气。"尚道爷那是何等的精明，准知道张方这个孩子坏，看见帮手来了，故意的说瞎话。我先问问他姓甚么因为甚么事，再作道理。尚道爷想罢，遂笑着说道："朋友休要着急，你贵姓高名？此事因何而起？请你说明。如果张方没有理，由出家人责罚于他也就是了。"小土地听了说道："你既是问到这里，我告诉你也没有关系。我姓陆名蝉，外号人称小土地。在此地居住多年，当初家中很富足，现在可不

成了，家中度日困难，万般不得已，才来在王五的店房中，每天由他这里拿五百文钱，客人在他这店里起火做饭，无论是哪屋，每次必须给我留出一份儿来。昨天他们吃大饼牛肉，这个小子他把我那份吃了。叫你说我能依他不依？因此这个我们二人才打了起来。他一见你们来了，他愣说我们二十多人打他，这不是没有的事情吗？你可以打听打听去，我向来打架就是一个人，没找过帮手。”尚道爷听了此话，心中明白，这个小土地乃是一个憨傻之人。他这种行为，无异于地赖。可是为养活生身之母，尚在情有可原，自己也不愿意多贪事，用几句好话给他们了解了也就完啦。尚道爷拿定了主意，遂笑着说道：“行了，我明白啦，这件事并不怨你，乃是怨他多事。我既是赶上了，你就把脸赏与我吧，无论吃多大的亏，完全看在出家人的面上，放他去吧。”小土地听了说道：“老道，你既是出头了事，我可应当点头答应。可有一样，他把我的那饭吃了倒不要紧，我以后怎能在这里住着？别人一看吃完我的东西没事，也跟他学，那可就坏了。今天这个事谁也了不了，非得叫他把牛肉吐出来才成呢。”尚道爷闻听此言哈哈的笑道：“小土地你这就不对了。牛肉吃的下去，可就吐不出来了，谁叫我爱管闭事呢，他吃了你的牛肉，该多少钱我给，你算卖给他，再拿这个钱买去还不成吗？”尚道爷说完此话，由身边取出二两银子来，笑着说道：“你把这个拿去吧。”尚道爷以为一给他银子就算完了，没想到小土地把银子接过去，往地上一扔，大声说道：“老道你别拿银子晃我，我看见过这个。你要打算了解此事，已成，除非是叫张方那小子把牛肉吐出来。要是不照着我所说的办，你就站在一边看热闹，别管我们的事。我有能为找他要牛肉，他有能为就别给我。”尚道爷见了

这种情形，再听了他这几句不说理的言语，心中不由的有气，用手点指怒着说道："陆蝉你太不识时务了。事我了的了就了，了不了我不了。我好心好意的拿银子给你，你就应该一走，落一个人情，决不该把银子扔在地下。今天你要是认可把银子拿起来一走，万事皆休。如若不然，管叫你知道出家人的厉害。…"小土地听了说道："老道你不要不含糊，我知道你是张方那一头儿的。你既是非管此事不可，我可连你一齐打，可别说我不讲面子。"这时张方在一边儿把气也喘匀了，见小土地一个劲儿的发横，遂笑着说道："师爷爷不要跟他费话了，这小子不知好歹，要不我决以跟他打不起来，把我这老实人都挤罗火了。我已然打了他两下儿啦，你老人家也别客气，接着我那两下往下打，把他打倒了他就不横啦。"尚道爷听了说道："既是如此，可不算出家人不对，猛汉你就过来动手吧。"小土地闻听此言，大声说道："老道你要找死，你就别想再走啦。"小土地说着话往前一上步，举拳将然要打，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有人哈哈的一阵大笑，然后说道："好小子，你且住手，看老太爷打你个样儿看看。"话音落下去，由人群之中纵出一人个来，尚何二位道爷留神一看，只见来者非是外人，乃是自己的亲师叔，成名的老剑客董瑞。

怎么这样的巧呢？他老人家这是由那里来？书中代言，董老剑客自从双星店事毕，一直奔河南走来。一路无书。这一天正然往前走着，来在河南地界以内，老人家有些口渴，打算找个茶馆儿喝点儿茶，遂在大街之上留神观看。只见不远的地方，围着很多的人，好似有热闹的样儿，老头子遂走向近前，分开众人留神观看，只见乃是尚道明何道源二位道长，给张方与一个黑大个儿了事。听张方的话音一定是吃了亏了，

尚道明给黑大个儿银子，黑大个儿不要，说出很多不通情理的话来。董老剑客乃是急性子的人，见了这种情形，哪里看得下去？正待要发作的时候，就见那黑大个儿过来就要动手，董爷这才答言出头。来到当场，手理银髯，点头冷笑。小土地见了，不由的气更大了，心说不怪乎张方这么横了，赶情他们来了不是一个人，都是他一头儿的。我也不管你们都是干么的，打完了再说。小土地正在想着的工夫，就见那二位道爷与张方过去给那老者行礼，小土地只气得哇呀的怪叫，遂向前大声说道："老小子你不用发狂，打死你不就是打一场人命官司吗？我也豁出去了。"董老剑客哈哈的笑道："小子你怎么长的，连句人话都不会说？见了老太爷不说好听的，怎么叫我老小子呢？是跟老太爷动手的人，非剑即侠，你这样无名的小子，也配跟我动手吗？"小土地怒道："你这老小子拿耳朵打听打听去，凭我没名吗？这个地方没有不知道小土地陆蝉的。你们这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可不算我不对。我要是把你打死，也不叫你白死，我给你买口棺材。"董老剑客闻听此言，不由的冷笑道："哦，原来你是小土地。我说我的能为大，你说你的本领高，咱两个人全都自觉不含糊，我倒有个主意，咱两个人定个条件，你要是把我打倒就地，我就拜你为师。你要是被我打倒下，我就收你作个徒弟，不须说了不算，你可敢应吗？"小土地听了此话，连连的说道："好极了，好极了，那一定得把你打倒下。想不到我才这么大的年岁，收你这么一个老头徒弟。你就过来动手吧。"董老剑客说道："我这么大的身份，焉能先动手呢，还是你先动手的为是。"小土地说道："我正在年轻，力气比你大，我要是先动手，一下把你打倒了，你未得还手，你那不是有点儿不合适吗？"董

老剑客听了这几句话，不由的暗笑，心说这个猛汉说话太有意思了，他把我看成糟朽的人了。看他这个意思非等我先动手不可，我就别等着了。

老人家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小土地你说的话太大了。你既是有一招见胜负的本领，待我打你两下看看。"老人家说完此话，往前一上步，左手一领小土地的眼神，右手照定小土地的前胸就是一拳。小土地见了，忙往左一上步，伸手就拿董老剑客的腕子。董老剑客见了，忙将右手撤回，改招换式，一老一少这才打在一处。一边动着手，老人家一边戏耍他，向他说道："黑小子，你看我这几招怎样，能给你当师父吗？"小土地听了说道："老小子你不用张狂，反正你这几招不错，倒是有两下子，比那个张方强的太多了。我由会功夫那天起，还没看见过有像你这个样儿的。就看你这个腰腿，就有些年的功夫。"董老剑客说道："如此说来，待一会我把你打倒了，你可得真给我磕头拜师父哇，不许说了不算。"小土地说道："那是一定的，只要我有漏空的地方，你就使劲的打，你就是不使劲我也不知情。"董老剑客说道："你就留神吧，我今天非收你不可。"董四爷说完了此话，留神一看小土地的招法，不由得点了点头，心说怪不得张方不是他的对手 呢，原来他真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这幸亏我赶到了，如若不然，真够道明弟兄二人一打的。老人家想到这里，不敢小看于他，施展出七成的能力，与他周旋，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能力。工夫一大，小土地可就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把招法加紧，其快如风，恨不得一拳将老人家打倒在地，方才遂了他的心愿。他这一着急不要紧，无形中就吃了力了。又过了二十来个回合，小土地可就有些喘了，董四爷见了，遂又

把招法一紧，施展太极拳的真功夫，小土地更有些手忙脚乱了。正在这个时候，董爷用了一招双撞掌，打他的小腹。小土地往后一退步，将将的过去，还未站稳身形，老人家用了一个单拍掌，向他的肩头打去。小土地一见躲不开了，自己心说我有金钟罩的功夫，他打上也是白打。我就叫他打一下也没有关系，他打完了我，我不等他的手撤回去，我就给他来一拳，可就把他打倒下了。小土地拿定了这个主意，这才并不闪躲，这一掌正打在肩头之上，只听得扑的一声，小土地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坐于地下，只觉得痛彻心骨。这时董老剑客手理银髯，哈哈的一阵大笑道："陆蝉你已被我打倒，还有何话说？"小土地听了这话，不由得面红过耳，忍着疼站起身形，大声说道："我甚么说的也没有。你既将我打倒，咱是话应前言，你就是我的师父了。你请上我给你磕头吧。"小土地说完此话，遂跪倒身形，磕头有声。

董老剑客见了这种情形，赶紧向前用手相搀，笑着说道："陆蝉你快快起来，我方才那不过是与你说笑话，你不要信以为真。你的功夫也很好，你的业师一定是位高人，我哪能那样的办呢？不过我很爱喜你，你这个人太诚实了。你要是爱练功夫的话，不必非得拜我为师不可，没事的时候，可以在一处研究研究，你看怎样？"小土地听了此话，并不起来，跪在地下摇摇头道："师父那可不成，你老那么大的年纪，不许说了不算。你老别看我年轻，我说过的话，无论是谁也不能罢，再说未动手之先话已言明，谁输谁是徒弟。你老人家就大发慈悲吧。"董老剑客听了此话，甚是为难。有心收 他吧，又怕将来在他身上闹出事来。有心不收吧，又落一个言而无信，他那里还是一个劲儿的央求我，这可怎么办呢？老头子

想到这里，不由得咳了一声道："这也是我多说话的过处。我说陆蝉哪，并非是我不乐意收你，我这里有许多的碍难之处。头一节我已然是这么大的年岁了，满打算就是把你收在我的门下，能教给你几年的功夫？再说你原先也有师父，我看你所发出来的招，没有一招不是地方的，由此看来，你那业师的身份一定也矮不了。我要把你收下，被他知道了，他找到我的门前，说我霸占他的徒弟，我岂不是落一个劳而无功吗？"小土地闻听说道："那不要紧，我那位师父要是来找你老，我跟他说明，乃是我情心愿意拜在你老人家名下的，不是你老相强的那还不行吗？"董老剑客听了点点头道："那也不成。你先不要强求了，我先问问你那业师是哪一位？他姓甚么？我要是与他有点交情呢，我就收你。他教我教不是一样吗？将来见面的时候也好有说的呀。"小土地听了此话，这才笑着说道："你老人家别提我那位业师了，我跟他练了十余年的功夫，并不知道他的姓名。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就不拜你老人家为师了。"董老剑这说："那么这个人甚么长像呢？"小土地说："他乃是一个老道，有很多的白胡子。穿的道袍很不起眼，看年纪足有八九十岁的样儿。自从他老人家走后，我到各处打听，连个影子我也没找着。他以后不找到我们这里来便罢，他要是找到这里来，我得问问他，为甚么不告诉我名姓，就暗地走了？你老人家只要收下我，我以后不做没有理的事，准得学一个好人还不成吗？"董老剑客听了此话，还是犹疑不决。这时尚何二位道长，在一边念了一声："无量佛，善哉善哉，师叔像这样儿的徒弟，很是难得。他既是知道改过，你老人家门下又没有几个徒弟，就收下他吧。"董老剑客听了，笑着说道："道明道源你们二人就不用往下说了。我这么大年纪还

不明白这个吗？可是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陆蝉哪，你快起来吧，我收下你也就是了。”小土地闻听此言，心中甚为欢喜，忙答应了一声是，站起身形，向看热闹的说道：“诸位乡亲们散散吧，我们这里没有事了。打我的这位老人家也不是外人，乃是我的师父。师父打徒弟正是应当，这里没有甚么热闹可看了。”小土地说完此话，那些看热闹的走了一半，还有那没事可作的人们，尚且未走，还想接着再看一会儿，才合他的心愿。这时小土地向董四爷说道：“师父咱爷儿几个别在这里呆着了，跟我回店吧。”董老剑客听了点点头道：“好吧，你头前带路。”小土地听了此话，遂在头前带路。董四爷尚何二位道爷以及张方爷儿四个在后面跟随。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王五的店内。

小土地把他们爷儿四个让到自己的那个单间里面，叫董四爷上坐，二位道爷张方两边相陪，由伙计倒了茶来，大家喝着茶，小土地问道：“师父，你老人家怎么称呼？这二位道爷是谁？那个张方是你老甚么人？你老给我引见引见，我也好有个称呼。”董四爷听了说道：“你先别忙，我先问你几句话。你跟我练功夫可不能在这里，得跟着我走，你能办的到吗？”小土地说道：“那有甚么办不到的，只要是你老肯教，我这方面没有办不到的事情。”董四爷说道：“但不知你有妻室没有？”小土地说道：“这个我还没有，我还有一个老娘，家中就是我们娘儿两个过活，倚仗着我每天在这店里拿五百文钱度日。你老要是乐意教我功夫，我到家里告诉我娘一声儿去，回头我跟你老人家一走，你老看这个办法好不好？”董四爷听了说道：“那可不成。你可知道古时先贤有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可并不是推辞，你的母亲在你们动手

的时候来了一次，因拦不住你，当时可就走了。那时我也看了一个明明白白，你的母亲已然是六十余岁的人了，你们家中又没有第三个人，你跟我一走，到那时谁来奉养你的母亲？你的功夫现在很有可观，在家好好的奉养老母，等他老人家百年之后，一切办理完毕，你再前去找我练功夫，也不算晚。”小土地听了此话，心中虽然是不乐意，可是也不敢不遵，因为恐怕师父多想，因练功夫弃生身之母于不顾，非为人子之道。只好是点头答应，然后说道：“师父你老教训徒儿，徒儿焉敢不听，可有一样儿，你老得把地点说与我，将来我母亲有故去的那一天，我也好找你老去呀。”董四爷听了哈哈的笑道：“我的好徒弟，那还用你说吗？我既是叫你这么办，当然得有一个打算，将来你要找我不难。你可知道大清国有四大名剑？为师我排行在末，姓董名瑞，外号人称珍珠佛。我大师哥镇古侠董化一，二师哥姜达，三师哥张鸿钧，你到江湖上打听去，有不知道我们弟兄四人的。”小土地听了此话，甚为欢喜，心说我这位师父还是真拜着了，怪不得他的武术那么高呢？原来他是成名的剑客，我这个福气太大了。小土地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徒儿谨遵师命。”董四爷说道：“你先过来，我给你引见引见。这二位道长乃是你的师哥，他叫尚道明，那一个叫何道源，乃是你三师大爷的徒弟。”小土地听了，急忙向前行礼，各自打了一个稽首道：“师弟免礼。”董四爷给他们引见已毕，又给张方引见。老人家知道张方这个小子不吃亏，没敢由他父亲张鼎那里引见。因为方才张方跟他打起来了，这时要叫他矮下一辈儿去，他心里一定是不痛快，所以才由欧阳修老剑客那里引见，正好是平辈，张方比陆蝉大两岁，乃是他的师兄。小土地见师父这样的吩咐下来，

不敢不听，赶紧过去给张方行礼。张方笑着说道："成啦，小兄弟不用磕头了。你现在拜董四爷为师，可得念我的好处。要不是我吃了你的牛肉，你能拜的了董四爷吗？将来你练成之后，可得好好的请我吃一回大饼牛肉哇。"小土地闻听此话，站起身形，笑着说道："师兄不对，你别得便宜卖乖。要不是二位老道师兄赶到，你这顿打跑的开吗？还不把你打扁了。"两个人说完此话，遂各自一笑。董四爷说道："你们二人不要斗口，以后还得多亲多近呢。"这时二位道爷见诸事已毕，遂站起身形说道："师叔，现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事情了，我们二人打算跟你老告辞。"董四爷听了说道："好，你们二人既是要走，我也不拦，省得总在我的面前念佛，我不爱听那个。未曾一说话，无量佛总离不开嘴，闹的我心里不高兴，你们快快的去吧。"尚何二位道长知道董爷爱说笑话，遂说了一声："改日再见。"这才告辞而去。

这时天已不早，可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由小土地陆蝉把伙计叫进来，命他到外面饭馆子里叫了一桌上等酒席来。请董四爷上坐，小土地张方二人左右相陪，爷儿三个一同开怀畅饮。不大的工夫，已然吃了一个酒足饭饱，伙计将残席撤下，献上茶来。这时天已定更，董四爷说道："张方你不必坐着了，早早的休息吧。我本想着跟你到公馆去，可是我现在又打算回家。我现在先回到家里去看看，如果没有甚么事，我再回来找你们去。好在你们的公馆好找，用不着费多大的事，你看怎么样？"张方说道："老爷们儿，你说好便好，可是现在公馆里很用人，你老回到家里如果没有事，可赶紧回来，因为临时要想请你老来不及。你老在家里不也是呆着吗？莫若大家聚在一起谈谈，有多么好呢？"董四爷听了

说道："好吧，就那么办了。现在天已不早，我们休息吧。"董四爷说完此话，搬过一个凳。打坐养神。张方也没敢躺下睡，也搬了一个凳儿，坐在董四爷一边，闭目合睛的睡了。小土地见了这种情形，暗自说道："我说我的功夫不成呢，赶情我不知道的太多了。就拿这个打坐的功夫说吧，人家爷儿两个都成，我就办不了。当初我那老道师父也能打坐，我打算跟他学，他说我学会了没有用。今天人家都坐着睡，我要是躺下那多不好看，我也来一个试试吧。"小土地拿定了主意，遂也坐在凳儿以上，闭目睡去，谁知过了有好半天的工夫，也没睡着，就觉得两条腿有些发麻。小土地心说不成，我受不了，照这样儿一夜我也睡不着，还是躺下美。小土地想到这里，遂又倒在炕上睡去。醒来时东方已然发白，再一看董四爷张方还是没改样儿，小土地暗暗佩服。又过了一会儿，董四爷张方已然醒来，伙计打净面水，净面已毕，张方要走，董四爷说道："你既是要走，我也不呆着了。陆蝉，我所说的言语，要你紧记在心，将来我一定教你成名天下。"小土地听了，点头答应。张方打开小包袱，打算取银子给饭钱，留神一看，迈门弩不翼而飞。张方看罢，不由得吓了一个冷战。跟着将腰间也都找到了，还是没有。董四爷一见张方面目有些更色，不知他是因为甚么，遂问他道："张方你是怎么的了，莫非是丢了甚么东西了吗？"张方听了说道："老爷们儿，可了不得了，这一下子可要了我的命了，我的迈门弩丢啦。我的老师给我的时候，再三的吩咐我，叫我好好的看守，不准乱用。我在上次曾丢过一回，经我老师费了很大的力气，方才得回来，二次传给我功夫。想不到今天在这里又丢了。我要是找不回来，以后见了我师父的时候，问我迈门弩那里去了，到那时

我以何言答对呢?”张方说到这里，急得脸都红了。老剑客董四爷见了这种情形，不由得点了点头道：“拿你迈门弩的人，决不是平常的人。因为甚么呢？平常的人他也不敢。再说他既是偷你，决不偷这件东西，因为他偷了去没有用，他就把你的银子拿走了。既是不拿你的银子，单将你的迈门弩拿走，不是你的仇人，就是有高人故意跟你开玩笑。现在你也不必着急，慢慢的设法找也就是了。现在就是把你急死，也是无济于事了。”张方听了说道：“事到如今也只好是如此。可是我这迈门弩既是被人拿走，他决不能不走，一定是离开这里，远走高飞去了。他拿我这东西的时候，我也知道，乃是我跟小土地打起来的时候。我正在不行的时候，你老人家赶到，我少挨他一顿打。你老跟他动手的时候，我在一边站着，看的都入了神啦，那时看热闹的人又多，全都站在一起，遂乘机将迈门弩拿走。现在我也没有别的要求，你老就帮着我找这件东西去吧。你老要是答应了我，一点说的也没有，如果不答应我，我就不活着了。”董四爷听了此话，心中甚是为难，有心说不成吧，又难以出口。答应吧，这一来又不知得用多少日子了。董四爷左右为了好半天的难，这才咳了一声道：“小子你遇上事了，我焉能不管?”张方听了此话，心中方才放心。爷儿两个这才辞别了小土地陆蝉，往外走去。陆蝉送到店门外，直到看不见他们爷儿两个的影子，方才回去。

不表小土地每天由店里拿钱奉养老母。单说董四爷与张方信步前行，够奔陕西出发。一路之上，所有占山为王，教场子卖艺，以及归隐的侠义英雄，一一的拜访，所为的就是给张方找迈门弩。这一天正在往前走着，天也就在日落不落的时候，董四爷说道：“张方，你看天已不早了，先别往前走

啦，就着天还没黑，早早的找个店房一休息，你看好不好呢？”张方听了说道：“好吧，你老看前面三里来地那里有一片村庄，就住在那里吧。”董四爷听了点了点头，这才一加劲儿，不大的工夫可就走到了。走进村庄里面，乃是东西的街道，南北的铺面。坐南向北有一家店房，门脸虽不十分讲究，倒是很洁净。张方看罢，向董四爷说道：“老人家就住在这里吧。正在村子边上，交通倒很便利。”董四爷说道：“便利倒是便利，不过就是背静一点儿。你知道吗？”张方闻听此话，想了想道：“那有甚么关系？反正咱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那还有甚么说的吗？”董四爷听了此话，笑着说道：“张方，这个地方你错了。这还是你在江湖上的年头少，没有这种阅历。可是咱们身上有功夫，有了意外的事也不在乎，可是也不能这么大意。据我看这座店房，设在村子边上，他们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太容易了。我们要住在这里，可得多多的留神。酒饭里要下了迷药，吃下去可就栽了跟头了。你听明白了没有？”张方听了说道：“老爷们儿你先别犯疑心病，也别管他是贼店不是，我们不住在他这里，不就完了吗。”张方说完此话，遂又要往前走。董四爷说道：“张方你太年青了，他要不是贼店，咱还许不住在他这里呢。他要准是贼店我们身为侠义者，不应该躲着走，必须要秉着侠义的天职，除恶安良，把他们杀死，好给这一方的行人除害。像你也是剑客的门徒，怎么连这个都不明白呢？”张方听了此话，心说好厉害的老头子。我自从出世以来，没叫人家问住了过，想不到今天在这里叫他把我问了一个张口结舌，无所回答。张方想了一会儿道：“老人家你这可不对。我虽年青，可是比你老晚两三辈了，论甚么我也不如你老人家高，你老人家就应该教导我才是。那须

用这么厉害的话来问我呀？人家孩子今年才多大呀？”董四爷听了此话，不由得哈哈的大笑着道：“好小子，总算你能说，没有理楞说出理来。得啦，你看现在天也不早啦，别往前走了。也不管他是贼店不是，今天就住在这里吧。”张方说道：“既是那么着，我们就进去吧。”董四爷说道：“你先等一会儿，别这个样儿进去，待我改改样儿，省得叫他们看出我有功夫来。”董四爷说完此话，遂走到树林里面，用了一手气功，将本来的面目遮住。张方再向董四爷一看，只见他面目已然无有血色，两个太阳也凹进去了，两眼一点神光也没有了，好像将死的人一样。张方看罢说道：“老人家你变的真快呀！看这个样先得给你老预备预备吧。”董四爷听了说道：“小子不要跟我费话。你把地下的沙土，往我身上撒一点儿就成了。”张方听了此话。遂把沙土抓起来，向董四爷的身上就撒。撒完之后，董四爷可就成了刚从棺材里爬出来一样。爷儿两个这才一同向店房走来。

一进店房的门口，张方大声的说道：“伙计们有上房没有？”张方这句话将然说完，走过一个伙计来，笑着说道：“客官爷上房没有了。你老要住还有东西厢房，倒是很洁净，价钱比上房省的多。”张方闻听，留神向他一看，只见他身穿青色的小衣服，腰扎围裙，光着头，也就是二十多岁的样儿。张方看罢，心说这个伙计很是规矩，决不是贼店的样子。老人家你多虑了。”张方想到这里，遂向他说道：“没有上房没有关系，只要价钱合式。”伙计听了笑着说道：“少爷随我来吧。”董四爷听了有气，大声说道：“你这个可恶的东西，怎么官称呼少爷？我比你爷爷还大了，你应该叫老太爷才对。”伙计说道：“老爷子你别着急，我这不是跟你老人家说话。那

不是有一位年轻的吗?”看你老这个样儿别有病吧?”董四爷说道:“没有的话。我这是上了几岁年纪,血气不足了。不知道的人见了,以为我是有病似的,岂不知我就是这个样儿。我要是真有病的话,就不敢出来了。别紧着说话了,现在我还饿着啦,快快的到里面给我们预备点儿吃的吧。”老头子说完此话,伙计留神向老头子看了一看,不由的吓了一跳,心说看他这个样儿,连一点儿血色都没有,一口气儿不来,就许死在我们这店里,到那时有了意外,我这饭碗子就砸了。伙计想到这里,遂笑着说道:“老爷子你既是没有病,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不过我还是不放心,万一你老人家有点儿意外,我可担不了这种责任哪。再说我们这里的房价又贵,吃甚么也不方便,平常人简直是吃不起。你可不要多心,我可不是拿财神爷往外推,你最好到别处去住好了。”张方闻听此言,心中甚是有气,大声说道:“好你个可恶的东西。我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你怎么狗眼看人低呀?怎么见得我就花不起这个钱呢?你说我们老爷子有病,你不敢留,不要紧,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死在你们这里与你们无干,这还不行吗?伙计听了此话,万般无法,这才笑着说道:“客官爷你别着急,既是你老说这个,也用不着立字据,你老就随我来吧。”伙计说完此话,遂在头前带路,董四爷与张方在后面跟随。来到一所跨院,伙计把门开开,把这老爷儿两个让进去,点着了灯,笑着说道:“客官爷你们吃甚么?我赶紧给你们预备去。”董四爷说道:“你先不用忙,我们吃的东西不费事,你就给我们来两碗热汤面,可要热的,凉了我可不要。再来几个馒头就成了。”伙计听答应着道:“成了一会儿就得。”伙计说完此话,转身走去。不大的工夫,已然将热汤面馒头端来,笑着

说道："老爷子你老吃，管保热的吃不到嘴。"老人家听了此话，伸手接过，向伙计说道："你叫甚么名字？说与我也好有个称呼。"伙计听了说道："小子我姓王行三，没有名字，你老叫小三儿就行了。现在我还有事，得照应别的客人去。再有事你老一喊小三儿我就来了。"董四爷说道："成了你去吧。"小三儿听了此话将然走出门外，董四爷在屋里大声的喊道："小三儿啊，你太不是东西了！我不是告诉你要热的吗？你怎么把凉的拿来了？我要吃下去死了，我可叫我们这个小子告你去，说你图财害命。"小三儿听了此话，没敢往外走，赶紧的又回来了，笑着说道："老爷子你这是怎的了？你拿这话跟我开玩笑哇，我受的了吗？你老又是说不热，我端回去给你老热热去。"董四爷听了说道："你自己看看去，凉不凉就知道了。"小三儿听了向前看了看，果然是不甚热了。小三儿看罢，遂笑着说道："老爷子你别着急，大概是道儿远，半道上凉的。我给你热热去吧。"小三儿说到这里，将汤面端起来，一直向前面走来。来到厨房之内，见着厨师傅，怒着说道："大师父你这可不对，你这叫成心跟我过不去。我不是叫你做热的吗，你怎么做一碗凉的叫我端走？人家客人跟我急了，这还好在人家手善。如果遇见那是非的主儿，就许打我两下。你要是不打算叫我干可以说话。这是为甚么呢？"大师父闻听此言，赶紧说道："老三，咱们哥儿俩可不过这个，同事这些年，并没有红过脸。你说我跟你过不去，太不近于情理了。你我二人都是给人家做事，井水不犯河水，再说我把你挤下去，你那份工钱也给不了我呀。"伙计王三听了说道："不是那个。后面那位上年纪的客人，病的都快死了，他吃东西都吃热的，凉了不行，我方才告诉你做热汤面，越热越好。你偏偏的把凉

的叫我端走，这不是成心吗？”大师傅听了说道：“原来是因为这个。你先别着急，怨我还不成吗？我给他们重做热的也就是了。”大师父说完此话，遂又重新做了一碗，伙计赶紧端到后面，向董四爷说道：“老爷子你快吃吧，这一回准保不凉。方才我因为这个，险些没跟大师父打起来。”董四爷听了说道：“咳，也用不着打仗，可以说理。我要不是上了几岁年纪，就是凉的我也能将就了。这又叫你多跑两步道儿。”小三儿听了说道：“老爷子不要客气，我们干这个的还怕跑道儿吗？你老先吃着，我到前面看看去，一会儿就回来。”小三儿说完此话，转身形往外就走。将然走出屋门，来到院中，就听屋里又喊上了：“小三儿你太可恶了，一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小三儿听了此话，心中有气，心说这个老东西真可恨。我亲眼看着大师父现给他做的，他这一回又挑了。小三儿一边想着，可就没往前走，急忙又回来了，笑着说道：“老爷子你老怎么的了？别这么着急呀，要是急出点儿意外来，我一个当伙计的可担不了哇。”董四爷说道：“小子你先别费话，你自己过去看看，是热的吗？闹了半天你又把凉的端来了。要是没有热的可以说话，我们就不吃了。这是为甚么的呢？”小三儿听了说道：“不对，老爷子，方才我亲眼看着大师傅新做的，怎么这一会儿就凉了呢？待我看看吧。”小三儿说着话，走向近前用手一摸，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道：“咦，这不是怪吗？”董四爷一见小三儿发怔，用手点指说道：“你别怔着了，快端回去吧。”小三儿听了，急忙答应着道：“是是，你老再等一会儿吧。”伙计说着话，原个儿端了回去。

不表伙计，单说张方在一边见了这种情形，不由得暗笑，佩服老人家的功夫高。那个伙计端来是热的，你老人家用气

功将热度吸去，当时可就变成凉的了。伙计那里知道呢？只道是大师傅和他过不去了，把汤端到后面，与大师父一说，大师父可就说了："这一回你就不说跟你过不去了？方才头一碗也是热的，不过是你没看见，我也就没与你分辨。现在你也知道不是我的不对了，这就好办啦。再做五碗还是这个样儿，你去到后面，把他请来，叫他到厨房这吃来就凉不了啦。"小三儿听了此话，遂向后面走来，一进屋门笑着说道："老爷子，你请到厨房里面吃去吧，现为道儿远，走这一道儿就凉了。你到在那里守着锅，管保对你老的口味。"董四爷听了故意的怒道："小子你怎么长的，客人住店吃饭有往厨房里去的吗？你这是成心拿我开心。拿我不当主顾。我先打你两下再说。"董四爷说着话，故意的往前一奔，就要打他。正在这个时候，由外面进来一人，大声说道："先别动手，有话可以好说。"董四爷闻听此言，留神观看，只见进来这人中等身量，年在四十余岁，乃是一个先生的打扮。

小三儿一见这人进来了，遂向董四爷说道："老爷子你也不用着急，这不是我家的先生来了吗？你老有话可以跟他说。如果这件事情怨我，你老再打我还不行吗？"董四爷听了此话，遂向那人说道："哦，原来你是这里的先生啊！我可太不对了，不应该这样的搅你。可是这件事的事实并不怨我。你听我把经过说出来，你就明白了。"那先生听了说道："你老别着急，有甚么话只管说，只要是我们伙计的不对，由我这里说，叫他走，这店里不要他了。"董四爷听了说道："也用不着那个样子，反正你说说他也就是了。原来在我们一进店门的时候，这个小三儿他就看不起我们，一个劲儿的往外开我们爷儿两个。我与他费了好些个话，他方才把我们领到这里来。他问

我吃甚么，我说来几个馒头，再来两碗热汤面，可是越热越好，因为我上了几岁的年纪，不敢吃凉的。他答应下去之后，倒是很快，没用多大的工夫他就端来了。馒头倒是热的，热汤面可凉了。我可不能不原谅他，因为他照应客人是很忙的，上完了别处再往这里来，这一耽误工夫，就许凉了。因为这个头一次我可没发作，就叫他端回去回回锅。他答应的满好，过了一会儿又端回来了。他说是他亲自看着新做的。我以为这一回准行了，谁知我将然吃了一口，我就不敢吃了，闹了半天还是凉的。我把他叫进来，说了他几句，他又端走了。过了不大的工夫，他空着手儿回来了，叫我到厨房里吃去，如果不去，没有热的。叫你说客人有往厨房里吃饭去的吗？这怨我跟他着急吗？”先生听了此话，赶紧笑着说道：“老爷子话已说明白了，这确实是他的不对。你老无论吃多大的亏，完全看在我的面上吧，因为这店里的事情，完全是由我经管。你老要是再不依，被我们掌柜的知道了，我就得落一个管理不善的过处。我回头叫大师父再给你老做一碗去吧。”

先生将然说完此话，就听院中有人高声说道：“先生在这屋啦吗？我听说咱们的伙计得罪了客人啦，我给道个歉吧。”话声止住，由外面又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年在四十上下，身高六尺有余，一身青衣服，面如黑铁，一双粗眉，两个大眼，狮子鼻子，四方海口，海下一部黑胡须，令人望而生畏。董四爷看罢，笑着说道：“这位可是这里的东家吗？”那人听了笑道：“不错，在下姓赵名林，有个小小的外号叫神掌。我看你老人家的功夫太高了，你老人家贵姓大名？不必瞒我，说出来我也好多认识一位高人。”董四爷听了说道：“赵掌柜的你这说的是甚么话，我并不会甚么功夫，你不要如此讲话。”

赵林说道："老人家你不必瞒我。你老把热汤面吸凉了，这乃是一种气功，我曾听我老师言及，会这种功夫的人，非剑即侠，决不是平常人。请你老人家快说实话吧。"董四爷闻听此言，心说："不好，我被看出来了，白弄了一身沙土啦。"老剑客想到这里，把双手一摇道："这不是没有的事情吗？你非说我会功夫，这都是由那里说起呢？"张方在一边见了这种情形，不由得暗自发笑，心说："老人家真有你的，装的真像啊，我要是不知道你老的就里，连我都看不出是怎么一回事来。"张方想到这里，不由得可就说话了，高声叫道："老人家不要装着玩儿啦，人家既是看出来了，何必还拿他们开心呢。"董四爷听了此话，不由得心里有气，故意的向他大声说道："小子你太快咀了。我就是这么点把戏你就都说出来了，真真可气。"老人家说到这里，遂把真气往上一提，可把伙计小三儿与先生吓着了，只见老人家的面上好似吹气儿的一般，太阳出凸了，也满面红光了，二目神光足满，亚似金灯。赵林见了这种情形，向他行了一礼道："老人家你家住哪里？贵姓高名？快快的说与我吧。"董四爷听了此话，笑着 说道："赵林，你要问我的名姓，我姓董名瑞，江湖人送外号珍珠佛。你常听人传说的大清 国四大名剑，我排行在末。"赵林听老人家报完了名姓，这才笑着说道："怪不得呢，原来你老人家是成名的剑客。我闻 你老人家的大名，可不是一天，今天相见，真乃三生有幸。待我给你老人家行礼吧。"赵林说罢此话，就要行大礼。董四爷见了，急忙笑着说道："不可，不可，有道是江湖无辈，好汉无岁，老少三辈弟兄，不要客气才好。"赵林说道："你老人家乃是老前辈，理应如此。"董四爷说道："请坐吧，你的眼光可好了，怎么就会着出我的形迹来了呢？你

要是看不出来的话，我今天非叫伙计把腿跑细了不成。”赵林听了说道：“哪里是我的眼光好，我也是蒙上的。不过我倒是听人讲说过这种功夫。今天你老别吃这馒头了，我预备点儿酒菜，请你老同饮，不知可能赏脸吗？”董四爷说道：“既是如此，那么我们就聚会聚会吧。”赵林听了说道：“小三儿，你快去到前面叫一桌上等酒席来，我与老剑客接接风。”伙计听了答应下去。赵林问道：“老人家，这位少年英雄是哪一位？你老给我介绍介绍。”张方听了此言，没等董四爷说话，自己用手点指自己的鼻子，笑着说道：“赵林你真可以，连我你都不认的。我还认的我了，我家住在镇江瓜州地方，姓张名方，江湖人称病太岁。我的父亲名叫张子美，外号风流侠。我的师父乃是成名的剑客，复姓欧阳，单字名修，这是我的一点儿历史，都说出来了。这回大概你就认识了吧。”赵林听了，甚是喜欢，耳闻着江湖上有这么一位少年英雄，功夫很好，智能过人，原来就是他呀。要看他这个长像可就完了，真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这可应了那句俗语啦，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赵林这一思想不要紧，未免的面上可就带出来了。张方我是何等精灵，一看他这种神色，心里可 就明白啦。遂不用问，他一定是看着我不顺眼，有些看不起我。待会儿再说，找个机会我把你打倒了，到那时你就佩服我啦。张方想着的工夫，那赵林也有点儿觉出形露于外来了，赶紧一抱拳，笑着说道：“原来阁下就是张方啊，失 敬的很。我听人传言，你是年大人的亲近之人，智力过人。今天一见，果然不假。”赵林说完此话哈哈的一笑，张方见了，还了一礼，笑着说道：“赵爷你我初次见面，过这个吗？你说这话的意思乃是改我。”赵林听了说道：“张少剑客，请你不要多想，我这

确实是佩服你的话。”董爷在一边说道：“成了，不必再往下说啦，就顶到这儿吧。酒饭已然端来啦，我们入座吧。”赵林听了留神一看，这个伙计果然把酒饭端来了。遂请董四爷上坐，张方坐在董四爷的上首，自己在下首相陪。爷儿三个吃喝起来。

一直喝到天已三更，还没喝完啦。这时正在高兴之际，赵林把空酒杯往桌子上一放，劲儿使的大了一点儿，只听得“叭”的一声，把张方吓了一跳。赵林跟着说道：“老人家你太高啦，如果要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事，可以在我这里多住些日子，我在你老的跟前讨几招，也好长长见识。”董爷听了此话，答应着道：“我们爷儿两个，现在要办一件要紧的事去，可是也用不了多少日子，过些天大约这就可以回来了。到那时我们再在一处住些天，盘桓盘桓也就是了。”赵林听了说道：“好吧，你老可得准来呀。”董四爷听了点点头道：“那是自然。”老人家说完此话，并没介意，仍然喝酒。张方可就留了神了，只见赵林一边喝着酒，一边紧皱眉头，似有所思的样儿。张方看了这种情形，不由得点了点头，心中可就多了心啦，暗自说道：“姓赵的你这是怎么回事？从一见面的时候，你就有些看不起我。吃着酒的工夫，你方才又弄些摔摔打打的，现在又紧皱双眉，大约着你以为跟我们一同吃饭，回头我们连店钱也不给了，一定是你有些疼钱吧？那你可是想讹了，我们爷们儿到哪里也没有白吃人叫人看不起过。你要有这种心理可太不对了，我也别叫你不放心，我先把钱拿出来给你也就是了。”张方拿定了主意，遂笑着说道：“老人家别喝了，可不早啦，该着吃饭了。这一桌酒席也不知得用多少钱？你们二位别管，算我请客，钱我给了。”董四爷听了此话，心说你

这小子又想甚么了？人家赵林言说请客在先，恭恭敬敬的请我们吃饭，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老人家正在想着的工夫，就见赵林笑着说道：“张少剑客说的哪里话来？来到我这里还用的着你花钱吗？这乃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定要请你们二位到此相会，可以说没地方请去。你们二位到此给我脸上贴金一样，你老要一给钱，那就归为看不起我，跟骂大街一样。”张方听了说道：“不是那个，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在家中认得女人，下地认得鞋，到外面就不明白甚么是交朋友。谈到请客我活了这么大，还没办过一回呢。你请的是董老剑客，我在一边作陪，你心中看不起我，一见我吃你的东西，你那心中有些疼钱哪。所以你方才叭叭的摔打我，继而又是紧皱双眉，我可就不敢再吃了。因为我们吃下去不消化，再来一个气裹食，我可受不了。我先给了钱，然后再吃就放了心啦。”赵林听了此话，心中方才明白，原来他是因为这个呀！我可不是成心。赵林想到这里，这才抱拳笑道：“张少剑客你可别多心，我方才心里净想你们爷儿两个的身份高了，我得甚么年头才能到这步田地呢？我这一走神不要紧，无心中把酒杯放重了点儿，以致招得你的心中不满。这是我的罪过，请你不要往心里去才好。”赵林说罢 此话，连连的抱拳拱手。老人家董四爷闻听此言，这才明白，原来张方这小子多了心啦。人家既是一个劲儿的说好话，就不能再说别的了。董四爷想到这里，遂哈哈 的笑着说道：“这不是没有的事吗？处在一起，就是有缘的，谁说甚么也不能往不好上去想。天可不早了，我们快快的吃饭吧，吃完了也好安歇呀。”张方听了说道：“老人家不是那个，这事要是放在咱爷儿两个的身上，我就不多这个心了。因为我与赵爷是初交，你老比我的名头大，他言

说是请你老吃饭，我这不过是星星跟着月亮走，借点儿光而已。他一有这种表现，难免叫我多心。话既是说开了，那就算完了。甚么谁对谁不对的，彼此全都原谅才好。可是赵爷既然一个劲儿的紧皱双眉，必然是有为难的事，如果不背我们爷儿两个的话，可以说明。在我们的可能范围内，必定尽力援助于你，但不知你以为如何？”那赵林闻听此言，咳了一声道：“少剑客你休要提起，我这件为难的事，本来很不算甚么，不过得分放在谁的身上，这件事要是放在我的身上，就可以说为难的很。要叫你们爷儿两个办去，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张方闻听说道：“赵爷你不要客气，只要是我们爷儿两个办的到，你就往外说，我们决不能不管。”赵林说道：“既然如此，我就对你实说了吧。我的业师姓张，单字名福，号儿叫连元，江湖人称落霞飘飘倒髯叟。”张方闻听笑着说道：“不错，江湖上有这么一位，也是成了名的老英雄啦。他老人家怎么样了？”赵林闻听接着说道：“他老人家住家离着我这里并不甚远，由我这里往东南走，也就是四五里的路程，地名叫张家河。他老人家在中年的时候，就收了我这么一个不中用的徒弟，那时我才不足十岁。后来他老人家成了名啦，可就不出去啦，在家中就算纳享清福了。张家河那里的乡亲们，可就见我师父去了，言说：‘他老人家的也上了年纪啦，就教我这么一个徒弟，到了黄金入土的时候，没传第二个人就把这身好功夫带回去了，那未免太可惜了。本村庄里的青年人不在少数，全是一招一式也不会。我们打算设立一个场子，你老在没事的时候，可以请到那里给指点指点。一来可以成就成就他们，再说往后要是有外人来欺侮我们张家河的人，也好有以抵抗，你老看这个办法好不好呢？’

那时我师可就对他们说了：‘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黄泉路上无老少，我正在教给他们高兴的时候，来一个不幸丧命，可就把那些青年人给担误了。你们众位的美意我也没达到，还不如我养养精神呢。’当时那些人见我老师不答应，可就没说甚么，就把这个事情给放下了。又过了一年有余，他们几位又来了一回，非请我师父教徒弟不可，如果不答应的话，他们几位就长跪不起。我师父可没有办法了，当时向他们说道：‘你们众位不必如此。我答应可是答应，可有一样儿，收徒弟不能由大家随便来，得由我看过他们的性格，方才收呢。因为我怕人位一多，其中一定是贤愚都有，良莠不齐，没学会了三招两式，就出去学着打人，惹出事来我再跟着了事去，那不就反美不美了吗？’大家一听我师父说出此话，总算是有了活口啦，遂向我师父说道：‘那是当然了，我们就这么办吧。你老在家里等着吧，我们把场子预备好了，再来请你老也就是了。’我师父可就答应他们了。当时众人告辞而去，过了两天的工夫，大家又来了，言说场子已然预备好啦，请他老人家前去看看，里面的设备还短甚么不短。我师父听了这个话，当时可就随同大家一同去到那里一看，只见里面的设备很全，甚么兵刃都有，里面是黄土铺地，地势很大。在北面上有几间草房，屋里的陈设很简单，迎面有一张桌子，上面有香炉腊扦，供着祖师的牌位。在两边各有一张椅子，再往旁边看，还有几条板凳，以及随手应用的东西。老人家看罢，倒是很对心意，可就是有三十多个报名的徒弟其中有二十余人不能教。当时老人家可也没说甚么，跟大家规定好了明天拜师，遂告辞回家。转过天来，我师父早早的就去了，由本村的上年纪的主持着，拜过祖师，又行了拜师的大礼。诸事完毕，这

才教给徒弟们练功夫。是那不能教的一个也没留，全给开除了。可是没过了几天，又来了不少的徒弟前来报名，统计起来足五六十个人。一直教了一年多，天天如此，这倒也相安无事。可是我师父不收留的那些徒弟们，有点儿气忿不出，遂投到了张家河二里多地的一个村庄去练艺。那个地方叫做李家庄，这村里的教师姓岳，名叫兰台，外号叫百里寻蛇多臂猿。他那里不分贤愚，一律全收。他那个场子叫速成武术社，意思是短期内就能学成，二年以内就能打人。是他教的徒弟，全都不讲理。那岳兰台时常的对他的徒弟言讲，我师父张爷怎么不行，没有真能为。跟他学五年也不如我这二年快。他一说这个话不要紧，我师父那里可就得着信了，当时把承办人找来，当众发表：'大家既是请我出头教场子，一定是看的起我，我决不能耽误人家的孩子。他们那方面自从有了这种言语，这些轻年人就不好生练功夫了，大约着是嫌我教的慢吧，要是那么着，我也不拦你们，你们可以往他们那里练去，省得心里总不痛快。'那些人听我师父说这种话，齐声说道："张老师你可别多心，他们决不能那么办，你老就慢慢的教吧。众人说罢此话，遂把这个事揭过去了。由是之后，我师父的徒弟一天比一天少，没有三个月的工夫，已然剩了五六个人了。我师父见了这种情形，甚是有气，可是也没有法子。心中一生气，可就打了主意了，别看你们这个样儿，剩一个人我也是照样儿的教。又过了几天，六个人之中又走了三个。我在那个时候也是很着急，跟我师父一商量，我打算找岳兰台比武去，我师父拦着不叫去。言说这种举动没有理，叫我好好的干买卖。我一听也是无法，谁知那速成武术社更变本加厉的欺负我们爷儿们了，派人到张家河那里去骂海街，说我

们爷们儿没有真功夫，不够人格。我很生气，正在这个时候你们爷儿两个赶到了。吃酒之间我想起那件事，不由得心里着急生气，才紧皱双眉，被张少剑客看出。叫你说这个事情气人不气人。”张方听了此话，这才明白，遂笑着说道：“我当你是因为甚么了，至于这样的紧皱双眉吗，原来就是这点儿事情。既然我说管了，到这时候我不能说了不算，全有我了。”董四爷闻听此言，心中有气，暗自说道：“张方你真可以，你自己的事还没办完了，全大包小揽的给人家办事。你看见他们的甚么了？要是办好了就没有说的了，要是办不好白绕一面。再说你知道这个速成武术社的教师够甚么身份，连赵林的师父张福尚且惧他三分，何况是你呢，现在你只顾答应了他了，你如果敌不住他，我能看着不管吗？我要是一管，不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吗？看起来还是不出门儿的好，在家中一呆，那有这些个事呀！可是他既答应了，我自不便从中作梗，就是有么算么吧。”董四爷想到这里，并没言语，就在这个时候，张方站起身形，走到老人家的面前，向老人家施了一礼，然后说道：“老人家你听见了没有，赶情赵店东是替他师父为难，这种样儿的人太好了，我很佩服他。你老人家身为剑客，就有替天行道的天职，这件事除非你管不可，没别的你老就多分神吧。这算是小子我的特烦，就这一回，下不为例。”张方说完此话，遂又施了一礼，笑着站在对面，观看董四爷如何回答。董四爷听了他这几句言语，心说好小子，这个地方总算是你厉害，恐怕我到时候不管，先拿话把我买住了。你就是不说，我也不能看着不管。董四爷思想至此，遂哈哈的笑着说道：“张方啊，你照着这个事情多给我揽点儿吧，反正我也是清静不了啦。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我

是尽着力的给你们办也就是了。”张方闻听此言，哈哈的笑着说道：“小子我这里谢谢吧。”董四爷说道：“哪有那么些说的。现在天已不早了，我们赶快的安歇吧，养足了精神，明天好找速成武术社去找场去。”老头子说完话，赵林叫伙计把残席撤去，爷儿三个喝了点儿茶，这才一齐打坐养神。

没有多大的工夫，天已三更。老人家用耳听了听赵林出入气很匀，便知道他有几年的真功夫，由这打坐的功夫看来，他的师父至少也够侠客的身份。老人家正在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听得房上有夜行人的声音，董四爷甚是纳闷：“咦，这是何人如此大胆，敢在我的面前来这个？”老人家正在思想之际，就觉得由外面进来了一阵阵的冷风，将屋中的灯光吹得乱动。董四爷心说这不用问了，此人是找我们的。外面的屋门被他弄开了，要不然没有这么大的风。这时候可不知张方与赵林睡着了没有？如果睡着了，我还得知会他，免得措手不及，出了意外。老人不是这么想吗，原来他们二人也没睡着，两个人各有各的心思。张方心里一个劲想着找迈门弩。赵林恨不得当时天就亮了，好给他师父出气。两个人正在迷离的时候，被凉风吹醒了，张眼一看，只见董四爷也醒着了，用目向他们二人示意。两个人心中明白，便知外面有人了。爷儿三个遂微睁二目，留神往外间屋观看。只见由外面悄悄的走进一个人来，手持尖刀，背后插着双镫。身量并不甚高，仔细一看乃是胡千里。董爷看了不觉怎样，张方可吓了一跳，心说：“可了不得了，今天要不是董四爷在这里，我就活不了啦。”

他这是由那里来呢？书中代言，胡千里乃是从清虚观里来。他在庙中住着，等候他师父循环道长贺清虚，一连儿等了不少的日子，也不见他师父回来，他可就有些放心不下了。

因为外面剑侠们很多，恨他们师徒入骨。他师父在外面流落，不知现在何方，倘若与众剑侠们遇到一处，他老人家人单势孤，出了意外，那不就了不得了吗。得啦，我现在也别在这里一个劲儿的等着他了，我在这里不也是无事可作吗？倒不如到外面找他老人家去。找着之后，师徒爷儿两个在一起走，总比一个人活动点儿。胡千里把主意拿定之后，遂把随手应用的东西完全带好，叫小道童好好看守庙门，自己独自一人，顺道前行。并无定所，一路之上倒也无事。这一天正在往前走着，来在一个村庄的近前，只见前面有两个人，看光景乃是一老一少，看后影儿有些面善。只见那两个人走着走着不走啦，在道边上指手划脚的说闲话。这一来胡千里却看了一个偏脸儿，吓得他赶紧退进道边的树林里去。原来他正赶上董四爷与张方在那里商量着住店呢。胡千里心说这还不错，他们二人没看见我，如果看见我，岂不是又得叫他们把我追跑了？我先别露面儿，看看他们往那里去，我暗随于后，将他们住的地方看明白了，夜晚我再前去行刺，出其不备将他们二人杀死，岂不是除了两个敌人吗？胡千里想罢，遂偷偷的向外观看。只见董四爷与张方在那里说了几句话，然后用气功遮住本来的面目，张方又给他撒了一身的沙土，方才去住店。胡千里心说，这个老东西真是厉害的很，总作这些诡计多端的勾当。你瞒的了他们可瞒不了我。胡千里想着的功夫，遂也来到那店房内。要了一个单间儿，随便叫了几样酒菜，吃喝已毕，问明董四爷张方住的那屋，叫伙计将家伙撤去，将门关好，早早的安歇养神。过了一会儿，天已二更将过，听了听外面没有一点儿声息了，他这才站起身形，活动了活动，开开后窗，飞身而出。复又一纵身形，来到房上，往各处一

看。只见各处全都是黑暗暗的，东边那道小院儿里，有些灯光射出。遂将身形纵到那边房上，伏下身形，用了个探海式将窗纸舐破，留神往里观看。只见屋里不是两个人了，又多了一个青年人，并不认识，全在一处打坐呢。听了听出入气儿很匀，心说大约着是睡着了，我别看着，快快的下手吧。胡千里想罢，遂将身形纵到下面，用手轻轻的一推屋门，并没推动，知道是关着了。遂亮出匕首刀，慢慢的将门拨开，走进外间儿屋。来在里屋门口可就有些犹疑不定了，心说他们这是三个人，那个青年人与我不认识，杀不杀的就没有关系了，可是他们三个人全坐在一起，叫我先杀那一个好呢？三个人之中董四爷是最不好斗，乃是剑客的身份，甚么主意他都有。我要先杀他，如果没睡着，跟我装着玩儿，我往前一探身，他再暗算了我可就坏了。有心先杀张方吧，可就杀不了董瑞爷了，因为一动手就得有响声，董瑞还能不知道吗？这可怎么好？胡千里思想了很大的功夫，心中才拿妥了主意，心说我还是冒点儿险先从董瑞那里下手。因为他的能为好，只要是把他杀死，就是那两个人醒了，我也不怕他们。胡千里拿妥了主意，遂往前一纵身形，举刀照定董四爷的前心就刺。要说董四爷可真够稳当，微睁二目留神观看，本打算等他来到 切近，伸手再拿他。没想到张方有些沉不住气了，往前一探身形，伸手就把胡千里的衣服拉住了，大声说道："小子你过来吧。"胡千里见了这种情形，只吓得打了一个冷战，心说"可了不的了，原来他们并没睡着。"遂将刀撤回，照定张方的手上就是一下儿，大声说道："小子你撒手。"张方见了可不敢再拉着他啦，赶紧将手撤回。胡千里就着这个机会往外一纵身，来在外间屋。跟着又是一个箭步，可就到了院中了。

张方随着可着跟出来了，高声道："小子你有能为别跑，咱二人比试比试。"这时董四爷与赵林也相继来到院中，董四爷说道："张方这都是你多事的好处。你要是不多事，他再往前来一点儿，我一伸手不就将他拿住了吗？"张方说道："不要紧他走不了。"这里胡千里见他们都出来了，遂站在院中哈哈的笑道："张方你不用发威，我既来者则安之。刀不见血，不能空回。我先把董瑞打死，然后再结果你的性命。"胡千里说完此话，将匕首刀收起来，亮出他得意的军刃火马镫，左右手一分，等着董四爷过去动手。董四爷一见，甚是喜欢，准知道他不成。将然要过去拿他，就在这个时候，张方在一边说道："老人家你先别忙，拿他还用你老亲自动手吗？看小子我的。"

张方说着话的工夫，打开包袱，亮出量天尺。这对兵刃可不是他的，乃是无形剑客万俟羽修公馆行刺，被镇古侠等拿住，将他置于死地，这对兵刃无人使用，可就收起来了。后来张方二次练艺，学会了量天尺，这对兵刃可就归了他了。这种兵刃长度三尺六，一寸宽，一寸厚，上面有很多的金星星，甚是好看。胡千里见张方亮出兵刃来，遂往前一上步，举兵刃就打。张方见了，用足气力，往外便开。胡千里自以力大无穷，并不往回撤，可就碰在量天尺上了。只听得当的一声，火星乱冒，胡千里就觉得两膀发麻。赶紧往外一纵身形，大声说道："小子你好大的劲哪。"张方说道："那还能小的了吗？小子你就留神吧，今天准有你的乐儿。"胡千里听了一言不发，往前一上步，二次动手可就不敢再碰了。施展平生所学，紧紧的向张方进攻。张方并不着忙，把量天尺舞动如风，打了一个逍遥自在。要说张方的能为可真长了，董四爷在一边看

着，暗暗的点头，心说不枉他二次练艺，进步的太多了。赵林把眼都看直了，心说“我在练功夫的时候，我老师张福常跟我说，千万别自满，你的功夫八字连一撇儿还没有了，外面的高人多的是，别说是你们这十年八年的功夫，就是为师我这数十余年啦，还不敢目空一切啦。那时我还有些不信。今日看来，果然是一点儿也不假，事后我还得接着用心往下练。”赵林在想着的工夫，时候可不小啦，两个人已经过了四十多个回合了。胡千里可就有些着急了，用双镫照定张方的头就砸。张方见了用量天尺往上一迎，正穿在双镫的孔中。这一来胡千里可害了怕了，准知道就分出胜负来了，谁的力量大，就把谁拉躺下啦。心中思想，手中用力，用足全身劲，往外拉，心想要把张方拉到旁边去，这回我就许赢了。张方也是这个心思，两个军刃套在了一块儿，这时候进步不能疏神大意。张方想着把身子一挺，把两只眼睛瞪得桃一样大，用力往回拉。张方虽然爱开玩笑，这回可不敢玩笑，只要一玩笑，力量可就松懈。这回可把全身力量使出来往回一拉，不想人家胡千里力量也不小，也是往回拉。二人这时拉了有好大的功夫，胡千里把张方拉过去有三四步出去，病太岁张方这时心中一着急，往回里一拉，又把胡千里拉回来三四步，这么一比二人的力量相平。这时候旁边站着的老头子董四爷，看见他二人这种情形，不由的心中为难，连连点头暗道：“可了不得了，我可得想一个办法，将二人分开。铁尺入了镫，我要一拉张方，胡千里马镫就得递进张方的身上，我要一拉胡千里，张方那铁尺也就到了胡千里的身上，我这时还是不好下手。老人家正在着急之际，猛然看见有一种迈门弩，打在了胡千里的肩头。张方看了个真真切切，有心往里递招又不

肯的。就看胡千里一转身形，纵出圈外，就听“呛啷”一声，把兵刃掉在地上。胡千里右手扶肩头，连连的叹气，面色已白。

张方一看这个光景，心中欢喜的了不得，着忙把军刃撤了回来，留神的用目观看。就见胡千里那个小子，身上所受的暗器，看着非常的面熟。留神的一看，这才明白，原来这个暗器是由打房上打下来的，正是自己所丢的那个迈门弩，不由得心中高兴的了不得。这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偷我东西的那个人，在这儿拿我的东西，把我的事给了啦。由这儿看起来，这个发暗器的人，一定也不是外人。我上房上看看这个人走了没走？要是没走，我也没有别的要求他老人家，就求他老人家把暗器给我，好叫我放心。要不然的话，我见着我的老师，我没有话说。因为那件暗器，是老道门中，镇观之宝。在我临下山的时候，我把老师央求急了，他老人家无意之间才相赐与我，我就应该好好的保存。不应该把他丢了。我连一点儿影子都没看见，我想这个主儿，一定是世外的高人，决不是平平常常的人。今天看见用这暗器打了这个胡千里啦，我心里这才放点心。真要是到了贼人的手里，我的这个罪名可就大了。张方想到了这里，遂高声的说道：“胡千里，你千万可不要动，你的身上的暗器，是我的宝贝打的，自从前天把它没了之后，我还不知道，到了谁的手里呢？今天在这里看见了这件军刃，当然那个人也没走。你得帮着我，把他拿住了，由他的身上取治这暗器的药。要不然我的这个暗器可最毒不过，无论是多大的先生，他也治不了的。你千万可别带着走，就是你逃也是走不开。”张方说完了这话，飞身上了房。到了房上四下里一看，不用说是人，就是影儿都没有了。

这时候老人家董四爷，早就上房往各处看了，他老人家一看有人打下了暗器，正是张方的暗器，老人家高兴的了不得，心说找还找不着呢，真会在这里遇上，我得前去捉拿此人。老剑客这才将身形纵上房去，前前后后，全部找到了。也未看见一点形踪。遂飘身下来，看了看胡千里还在旁边站立。张方叫道："老爷们，怎么样？你说人家是剑客，看见是谁了吗？"老头子董爷闻言遂说道："张方哪，你说的这不是笑话吗？我要看见他是谁，我还叫他走了？我不就将弩箭给你拿来了，我不是也好自由了吗？"张方闻听遂说："哦，老爷子你没看见，您也不用着急了，咱还是慢慢的找。虽然全弩没拿来，胡千里他身上有一只。咱是一只一只找，有这么三次，我就用不着您了。"胡千里在旁边闻听，心中明白，小子张方这又是坏主意。方才说话这么厉害，他是怕我走。看起来人家是一正，我是一邪，人家张方未必有我大，走到什么地方全露脸，我身上有这么大能为，怎么露脸的地方都看不出来呢？就是这会又失了算计，我只好求他们爷俩饶命，我从此要改过前罪，日后我也要常跟天下的剑侠一处追随。胡千里心中想到这里，连声叫道："董老剑客，我胡千里算是瞎了眼啦。到今天我才明白，今天行刺你们老少，实在是怨我一人，才有高人打我的肩头。别人看我一定不是好人，所以此人才不平打我。老人家您要怨恨我到极点，没别的，求您老把巴掌抬起来，置我于死地。我死之后不怨恨您老人家，怨我小子命该如此，该着我这样收缘结果。倘若你老人家恻隐心动，知道我错入路途，搭救我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从此我学个好人，到现在我要改邪归正也不算晚。如何发落，任凭您老人家。"老剑客董瑞，连病太岁张方听了这话，俱都暗自赞美，心说："胡千

里他要改过自新，他的前途不可限量。真要入了邪轨，再把他挽回来，可太难了。居然他真醒悟了，真叫难得的很。”老剑客董爷首先说道：“胡千里，这个话你可是出于本心？还是故意拿这个话搪塞我们？你要真有这种思想，胡千里并你这个身份，这个样儿，真正叫少有。”胡千里听了这话遂说道：“老人家您是说那里话来？我平生以来，就是这个直心眼，我不晓得谎话。我由打这儿就学好，我要是盟誓，男子汉大丈夫会说那个没有用。反正在这一半年中，我们也老不死。这不同着张少剑客吗？日后再要有人说我做坏事了，也用不着你老说我，有老天爷就报应我了。再说有你们老少在着，量我也难逃。”老头子董四爷闻听此言，哈哈大笑，遂叫道：“胡千里哪，说话可就是一句，你要学好人，到日后我要见着你，必然拿你当做我的师弟徒弟看待。我要少有懈怠的地方，叫老天爷不佑。”胡千里闻言遂说道：“我这里先谢谢您老。”张方在旁边说道：“我说胡爷，你把弩箭自己起下来上一上金伤止痛药，然后有什么话再说。”这时走过来本店掌柜，神掌赵林，拿过来止痛药先交给了张方，张方把弩箭起下来，擦了擦血痕，然后又用金疮药给胡千里仔细地上好。天可就要快亮了，胡千里遂大声说道：“老人家，此处也不是留我的所在，就是我在跟你们老少一块住着，你们爷们也未必拿我当做一心。我还是从此远走高飞，我非做一件惊天动地大事，效劳在你们的眼前看。”胡千里把话说完，把一对马镫收拾好了，二次一抱拳，抖身上房，他可就走下去了。

张方在院中观看，遂说道：“好好，这才叫男子汉了。他学好不要紧，我做了大好事一件。老爷们天不早了，住店客人们都要快起来了，我们回屋里说话吧。”老人家点头答道好，

连赵林一齐来到屋中，各自入了座，董四爷遂说道："方儿你方才在院中说你好事一件，我怎么不明白呢？"张方听了遂答道："我的老爷们，常言说的好，诛恶人即是善念。我这恶度过来胡千里，岂不是做下大好事一样乎？"老人家闻听张方这种语气，遂说道："你师欧阳修这是烧哪柱高香？教了这么个好徒弟，说话还乎乎的了，别跑到我的面前叫我生气来了。胡千里学好不学好还在两可之间了，你自己竟往自己脸上抹俊了。"张方听了笑了好半天，爷儿两个越说越有意思，不知不觉天已然东方发亮了，太阳也将要出来，店里的伙计也都起来了，给各位打脸水。三个人洗完了脸，遂又预备早点，又沏了壶茶来，赵林在旁这才说道："老剑客，行刺之人学好不学好？咱们先别谈论。我要求你们二位那件事，得给我维持了。是我自己往我师父那里去呀？还是我们爷儿三个一同前往呢？"董四爷听了还未答言，张方把脑袋一楞，遂说道："赵店东说的是哪里话来，什么事叫我们维持？我们太忙了，我们在这儿再喝上一杯茶就要告辞了。"赵林闻听一怔，遂说道："张少剑客千万别这样办哪，凭你这么大的身份，说出话来反复不算，那可太难点了。"张方闻听，摆手说道："赵爷你这可不讲理，我答应什么事你跟我说，别马马虎虎的。闹出事来我们还得跟你打官司呢，咱别糊里糊涂的了。"神拳赵林闻听，着急说道："少剑客你这可不对。你要说不管，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只大昨天我所要求之事也就是算我没说。"老剑客听了这话，遂说道："赵林你这孩子怎么的了？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呆着，这事不用跟他商议。他不是不管吗？不管我管还不成吗？"张方在旁闻听说道："赵店东你老人家别闹了，我这个人你是不知道，跟我在一处呆着的，长了就知道

我这个人。我是生就来的不说不笑，否则不热闹。我的历史全说了，只要是一认识我的，没有一位不跟我开玩笑的，比我大三辈的我也占便宜，比我小三辈我要耍耍他看，我就是这个脾气。不说不笑，不打不闹，赵林我们全接过去。我看天也不早了，我同你到你老师那里去一趟，无论有多大事全有我了。”赵林闻言哈哈大笑说道：“张少剑客我说一句话你别过意。就说你自己跟得到我师父那里，我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教你去。皆因就是你这个像貌，叫我老师一看见，就把我赶回来了。凭您这个长像，还有我师父能耐大吗？要没有老剑客董爷，我也犯不上央求你这么半天。我看你也就是草把子按黑豆，充个人数就完了。倒是净高抬自己身份。”神掌赵林说完了这片话不要紧，把个太岁张方闹了个下不来台，瞪着两只眼睛，没话可说。再要呆一会没有台阶，张方就可以马上翻了脸。这时老头子董四爷心中可明明白白，知道赵林这是成心拿病太岁的过节，我要是再不言语一声，挤的张方说出不顺听的言语来，倒全都不够朋友，就许闹出别的意见来。心中想到这里，遂忙说道：“今天这才叫买金遇见卖金的了。想不到病太岁自出世以来总觉他比别人坏，今天他可栽了筋头了。赵林说了这么些闲话，张方他就还不出话来。”此时赵林在旁边哈哈大笑的说道：“少剑客你也别往心里去呀，我这个人也是爱玩笑的人，不说不笑，不打不闹。”张方闻听此言，一片云彩完全散去，急忙用手一指赵林说道：“我说赵爷，这个地方我还得真佩服你。我张方自出世以来就没遇见过硬对头，想不到你在这里了。”赵林听了此话又大笑一阵，后来是老头子董四爷说道：“我说你们二人，别斗口了。天可不早了，我们别紧着打哈哈，还是办我们的事。咱们先

到你师父张连元家里去一趟，也省得叫他心中着急这件事。我这个人就是性子急，无论什么事，只要是烦到我这儿来，我必点头，只要是在我的范围之中，我就是这个宗旨。”赵林闻听欢喜的了不得，三人这才收拾穿上大衣，赵林吩咐伙计好好招待客人，我到老师那里看看去。如果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往老师那里了。伙计闻听点头答应说道好，爷儿三位这才一同走出店房，顺着大道往前走去。

赵林头前引路，一路上说说讲讲，功夫不见甚大，好在也不远，这时已来到张宅门前。赵林说道：“老剑客，少剑客，你们二位在此候一候，我前去叫门。”董四爷答道：“你去吧。”赵林这才急忙上前叩门，忽见门分左右，走出一人，却是赵林的师弟，一看是大师兄来了，近前请了个安儿，笑着说道：“师哥你有些日子没来了，您可好哇？老师昨天还念叨你了，说柜上一定是忙，要不能不来。”赵林听了道：“别提了，有话我们里面说。快快给老师通禀一声，我今天来还同着两位朋友，一位是成了名的四大名剑之末，他老人家姓董单字名瑞，你一提老师就知道了，请他老人家迎接。”那人闻听也是喜欢的了不得，用目往下看了看，拱了拱手说道：“二位少候一候，我去叫我师父出来迎接老剑客。”说着话转身入内，赵林拱手说道：“老人家您往里请吧，大概我老师也就急忙出来。”董爷含笑点头，随同赵林往里走。走不了多远，老人家董爷留神观看，在对面来了一位年老英雄。虽然说看那个样子，没有自己大，小也小不了多少。二目带神，倒是个有功夫的老英雄。一眼看见了董爷，面带笑容，连忙的抱拳当胸，哈哈大笑，口中说道：“昨夜晚灯花爆炸，今日必有高客来临。我当是那一位，原来是成了名的老剑客。恕过我接待来迟，老

人家莫怪。”这董四爷听了此言，含笑不住的用目观看，但见来的这位一定是张福张连元，他生长来的大身材，足有六尺多高，白静面皮，两道剑眉一双阔目，灼灼放光，准头丰满，大耳有轮，海下一部银髯，飘洒在胸前，白剪子股的小辫，微微带着马蜂腰。上身穿着米色绸子大褂，土黄色的裤褂，脚下穿着青缎皂鞋，高筒白袜，说出话来，和颜悦色，天然带来的尚武精神。董爷看罢还礼说道：“岂敢岂敢，今日董瑞来的鲁莽，张老英雄还要多多海涵。”张连元闻听笑道：“老人家说得哪里话来？您老来至敝宅贵人驾临贱地，给我们草舍生辉。老剑客有话请到屋里再谈吧。”董四爷点头，张连元在前引路，后跟一位年迈苍苍一百多岁的董瑞珍珠佛，老少众人往后走去。功夫不见甚大，来到客厅，早有徒弟打起帘拢。众人谦谦让让来到客厅里面，赵林上前给二位老英雄引见了。二位客气了一回，分宾主落座，老剑客董爷这才说道：“张老英雄我再给你引见引见，这年少英雄你不认识吧，这是老剑客欧阳修的弟子，风流侠铁扇仙之子，名叫张方。”二位见了个礼，张连元老头子闻听暗道：“这位原来的少剑客，又是少侠士。我未见过他是怎么样的出色身材，我耳闻他自出世以来，威名远震。后在老大人年羹尧手下为随行委员。此人虽是年轻，才高智广，志谋过人，所有年老大人手下的随行委员，那一个也不如他见机快，连国家一品大员钦差大人，都看重于他。这个人一定站着顶塌天，坐着压塌地，前擒八匹马，倒拽九牛回，不用说项长三头，肩生六臂，反正也比平常人高出一头。我来看看这位少剑客张方。老头子张福正在思想，就听张方急忙叫道：“呕，老英雄张连元，您号人称露霞飘飘倒髯叟。久闻你老人家大名，今日相见真是名不虚传，

话不空传，真是一位老英雄。不才张方病太岁我这有礼了。”张连元听了用目留神观看这位张方，长的也就四尺来高，骨瘦如柴，满脸无肉，就像个小病鬼似的。脑袋长的可不小，长下有，头顶梳着一根小辫，有二寸来长，还拴着两个青铜钱，未曾一说话，把头一摇，呛呛乱响。别看脑袋大，脖颈还特别细，说话摇头叫人替他担着一份心，恐怕大一点劲儿就许把脖子扭了。张方这个长像，这个神气，叫张连元老英雄看着不由的直咧嘴。心说这个张方长的可太难看了，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我也看不出来他的能耐在那里了。老英雄这是心里的话，嘴里可未说出来，这时就听病太岁咳了一声道：“我也不愿意我长的这么个神气，我也愿意长的俏皮小伙子似的。就凭我这个德行，不怨人家看不起我，我自己也是看不起我自己，不似人样子似的。这时张老英雄听了这句话，心中不由佩服张方眼力高，莫怪人人都说这个小子有能耐了。现在我才明白，这才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老英雄心中想到这里，遂说道：“张少剑客，说的哪里话来？大凡人长的神俊有什么用处，真要叫我说看见你这才智过人，就知道你父张子美了。父子英雄，将门出虎子，张子美人称风流侠，到了他少爷比他老人还风流。”张方闻言，用手一指道：“我说当家子您这可不对，咱们爷们过这个吗？我父亲风流侠张爷，人家年轻的时候才好看了。到了我这里，这个材料就改了。也许我父亲把我们姓张的风水拔尽了。”张连元听了笑道：“少剑客请坐吧，自己不要轻看自己，我是太佩服你了。我们谈别的。”老英雄张连元说道：“老剑客，这是哪阵香风把你们老爷俩刮到这里来？莫非该着我不现眼，才有我的小徒弟，巧遇高人。蒙你老人家仗大义，替我出头，要找岳兰

台动手，我们爷儿几个福气太大了。真要是再遇不上你们二位，凭我的功夫，找岳兰台，打的过他打不过他，那到在两可之间。没有你老人家来，省得我真因为这点小事忘饮废食，尽管忧思。到现在总算不含糊，真要老剑客感动了。”董四爷闻言遂说道：“张老英雄休要客气，常言说的好，天下人办天下事。只要我的能力办的到，必然伸手帮忙。”张连元闻听遂说道：“老人家我可不客气了，天也不早了，我们大家先吃点什么，喝点酒，然后再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全听你老人家的了。”董爷听了点头，在这时有人进来擦抹桌案，摆放杯箸。霎时间各种炒菜摆满桌案，张老英雄抱拳说道：“董老剑客您也不用客气，我们年岁最大就属你老人家，请来上坐。给您预备些家常便饭，我们随便吃喝。”董四爷听了亦不客气遂说道：“张老英雄我亦不客气了。要论年岁的话我敢说我比谁都大，我上坐就上坐，好在全是自己人。既不叫我客气，我还拿着什么劲儿？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真是一见如故。再说我们是一笔写不出两个练武术的来，好坏全是一家人。”张爷听了接着说道：“老人家您要这样说，我是太高兴了。”这爷儿几位，说说笑笑，各自入了坐，有徒弟们拿了几壶酒，张爷亲自提壶给董四爷斟酒，董爷还要谦让，张爷遂说道：“董爷您千万可别客气。方才说的好，今天我们实实在在喝几杯。我多了也不敬您，先敬三杯，做为接风，董爷您还谦让吗？”董四爷听了道：“既然如此，我就喝两杯吧。”张爷把酒满好，董四爷接过一饮而干，连着喝了三杯。二次又给张方，张方急忙摆手说道：“吾说张爷这个酒，我可喝不了多少。我这个毛病你是不知道，每日吃饭酒是不离开，不喝吧想喝，一喝就醉。”说着话接过酒来，“我可就是两杯。”张爷答道：“好

好。”张方说道：“我还自斟自饮。”老少英雄猜拳行令，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话，说说笑笑，到是很有意思。

功夫不见甚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连元开言说道：“老剑客，我这件事放在我的身上，可实在是一件多大的事似的，放在你爷儿们的身上，如同没有这么回事似的。我想岳兰台他的能为我到不是怕他。他的行为不好，我真要把他打服了，我们是守家在地人，这小子他的恶气不出，暗中想法子报复，我们两造这个仇不是越闹越大？我是因为这个，未便与他发作。谁想这小子他屡次的欺压我太甚了，叫我无法对待他。前些日子，我也想了，他既然不仁，我也不义了，我凭我身上的功夫与他拚了，把他打完了，有么事再说。不想这时赵林把您请到了。这件事我怕跟他记仇，您既然来了，没别的您替我出头想个办法。”董四爷闻言，遂说道：“这件事叫我想，我是真想不出来办法。总然想出来也不完善，这个事最好叫张方出主意，我们两人听着。如果要是对，我们就照着他说的去办。如果要是不对，我们再想别的法子。”张爷听了，遂忙答道：“老人家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久闻张少侠客才高智广，请想个妥善办法吧。”张方闻言把脑袋瓜儿一摇，鼻涕往上一抽，遂说道：“我的张爷，你这可是成心。凭我这个德行，能够划策，还有高上的主意吗？我不就是一个人不压众，貌不惊人神气，我说张爷你看清了，我还有什么好的主意？再说你们老二位比我年岁大，所以经的多见的广，还是你们二位出法子对。那怕有用我的地方，我张方替你卖卖力气，叫我想法子，我可办不到。自从老头张连元他就看不起我。我说出法子来，对，也是不对；不对到叫他老人家看不起我。我为什么在他老人家面前现丑呢？”老头子张连元听

了这话遂说道："张少侠客，莫怪人人都说你这个人厉害了，我今天一看这才明白。方才我是心里的话，我还没说出来了，他就全都明白了。我说张方，这一次怨我还不成吗？现在我心里就够受了，你还跟我来这一套儿，叫我拿什么话来回答你？"张方听了这话，遂叫了一声："张爷，我这是说这个意思，人不许看不起人，我给你们出个法子看，如果不成的话咱们再想还不成吗？"董四爷听了说道："小子你有什么话快说了吧。年轻轻别得理不让人。我们全看你的了，想一个好主意，你还拿着个劲有什么用？叫我们全都不理你，你心里就好了？"病太岁闻听接着说道："别的话我们先全都丢开了。大家既然叫我出主意，我不能摇头。赵林也在店房拿我开了半天心，我要说这做么的话，那就太难了。我的意思，打算这么办，命人下书到岳兰台那里，请他到这里来，有要事相商。来者是英雄，不来是小辈，请他过府说话，并没有一点歹心。把话在书面全写明白了，人家岳爷要是英雄，必然前来。他要来了，谈话这一切的事，全看老英雄你的了。要谈到动手，那就看我的了。我要是说我是张方，那就没有意思了，这场事也圆满不了，反到弄巧成拙，最好我充你的徒弟，说我姓张名明，跟你也练过三四年，功夫还未练一点了。到了话不投机时，我出头会问他，要是我能赢他，你这个脸可露大了，面子上也转过来了。你跟他狂两句："岳爷的功夫还要跟我比手？连我没出师的小徒弟尚且赢不了，还这么横做什么？把这小子气也气坏了。要是我赢不了他，我也想法子气他，实在不可解的时候，还有老剑客董爷了，请他老人家再上一场，这小子管保不成了吧？"张连元闻听张方说了这么一片理由，自己太高兴了，遂急笑道："少剑客，要是这么着，

可太好了。可有一样儿，张少爷你可太受累了。”病太岁闻言遂说道：“那到没有什么，但愿把这小子这段事办完全了。我的意思，就这个样子了，有为难的事儿就叫我一个人，我不愿意看人家为难。再说我要替人家办事，赛我的一样，将来我有为难的事，也有人替我卖力气。”旁边董四爷闻听此言，哼了一声，叫道：“张方哪，你就不用再往下说了，我听这话我心里不高兴。你这小子说了这些鬼话，有什么用？真有别人替你卖力气，我是不知道了，我可是替你卖力气。拿我这么大的年岁叫你给弄住了，非把迈门弩给你找着，才许我回家了，这个话我不是跟小子说了吗？”张方闻听接着说道：“老爷们您就不用提了，这个话不是奉承您，常言说的好，老鬼到了什么地方，都比小鬼强。您要是不管我这个事，我是一点法子也没有，您是看着我可怜，又替我愁的慌。再说要没有这关系，我想请您老人家，也没有地方请去。难道说我愿意把东西丢了吧？”旁边张连元闻言说道：“张少侠客、老剑客，我听了此话有些不明白，这么说起张少爷你还丢了东西了？”张方听了道：“老英雄你就不用问了，别看您这段事我可以出主意，我这段事您听了也得替我为难。”张方又把丢弩的事情跟老头子张连元说了一遍，老头子听了他这一番言语，一句话也未说出来。后来还是老剑客董爷说道：“这个话也不用说了，咱既然点头给张爷办这段为难事，咱也不耽误着了，办完了事是事，老说这个也是没用。”当天吃喝也不用细表。

到了次日清晨，张爷亲笔写书，把张方所说的话完全出自己口气，工夫不大写得，约定今天请岳爷到鄙宅，然后又叫老人家董爷看了看，老剑客点头心中赞成。将信交与张方，

接过看了看心中暗道："人家不但武术好，文词也通顺，又不文言也不白话，叫人看着多明白。"老头子连元叫道："张少侠客，这封书信派谁下书方为合格？"张方答道："这信派别人去恐怕人家不满意。叫我说不如请贵徒赵林去一趟，到显着圆满的多。赵林这时在旁答应接过书信，辞别老少去到岳宅下书。一路上也不用细表，来到岳宅门前，叫家人往里回话，自言："我奉我老师露霞倒髯叟张福张连元特来下书，我要面见岳老师。"有家人答应，往里走去。功夫不大，那家人出来说道："我们家主请你回话。"赵林听了笑着答道："有劳了。"这个家人在前引路，赵林在后相随，走不了多远，到了里面上房。家人上前说道："下书人到。"里面有人答应，遂说道："叫他进来回话。"这时有家人打起帘拢，赵林上前走进留神观看，但见屋内迎面当中放着八仙桌，两旁一边一把太师椅，靠墙的条案茶几，条案上摆着各种古玩，还有各种书籍，墙上挂着名人字画，虽然陈设不多，倒很清雅。在上首椅子坐着一位老人家，天生来的精神百倍，中等身量，也就是五尺上下，二目带神，两道剑眉斜插入鬓，准头丰满，大耳轮垂，海下一部花白髯，上身穿着灰色绸子褂褂，手中拿着一把芝麻雕翎扇。一眼看见赵林进来，未曾说话先哈哈笑道："来者可是露霞倒髯叟张福张连元遣派下书人吗？"赵林闻听，遂走近前来请安，笑着答道："在下正是下书人。他老人家正是我的老师，他老人家有话请您到我们那里谈谈。"岳爷听了点头道："书信呈上来。"赵林听了，由身上将书信取出，有家人接过递与老人家。老头子接过书信拆开观看，功夫不大将信看完，微微笑道："赵林，书上言语，我也看明白了。现在打算写信也来了不及，原信暂且带回，见着你的老

师，提我有话，今日决不能失约。无论你那儿有何种刀山，岳某我也不惧。”赵林闻听说道：“老人家您想错了，我师傅请您到我们那里，没有歹意。屡次与人讲论，岳老师功夫太高了，念其又是当乡，恐怕闹出事来，叫别人笑话，故此派弟子过来相约，作为口谈。这其中还恐怕有不好的人从中煽惑，挑动是非，站在一旁看热闹，再说你们老二位全是这么大的年岁了，今天将您请过去谈谈，后来交好，这是我老师的意思。你岳老师傅休要多想，我老师并无歹意。”老人家闻听此言遂说道：“赵林，我们俩老头的事，也用不着你这小孩子辩白。今天告诉你一句痛快话吧，我时常发出恶语，所为就是你老师张福，素常他不敢理我，我也无法与他解决。今日他既然派人下书，这也是我们二人的一个好机会，你回去叫他赶紧预备好了，我跟他势不两立。”

赵林闻听未免心中有气，不由要跟老头子发作起来。岳爷摆手说道：“赵林你有话也不用说了，如果再要是在我面前多说少道，到那时我吩咐一声，把你留下，你若再想走，可不成了。你心中要不满意的话，我到你老师那里，你可以替你老师出头，跟我武力相拚，你看好不好？我岳兰台如果败在你们师徒手下，我情愿携眷回归故乡，从此我不谈武术两个字。凭我这只巴掌，如果你们师徒要说是不成，那也没别的话说，请你们爷儿几个赶紧也得给我搬搬家，要想在此百里为尊的话，就要我岳兰台一个人。”赵林闻听此言，遂说道：“岳老师，你也不用说这些无用的话，我也不管我老师怎么办，我是尽我下书的责任。我回去把你所说的话我都给你带回去，也就是了。不用说不动手，就是动手的话也到不了我头上。岳老师咱们回头见。”赵林把话说完一拱手走出屋去，大摇大摆

往外走。来在大门以外，一句话也未说就走去了。急忙来在老师的家门，来到里面，只见自己老师与老剑客董四爷，太岁张方，全在里面坐着谈话啦。赵林忙上前给老二位请安。张连元看赵林回来，不由心中欢喜，遂叫道："赵林你回来了，书信下到岳兰台面前怎么样了？"赵林听了，不慌不忙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岳兰台不含糊，所为的就是要会会你老人家。今天接到此信，他说还是个好机会，他马上就要前来。他还说叫你老人家预备一下。"张爷听了笑道："老剑客听见没有？你听他所说的话，够多么自狂？这还是同着我的徒弟，还有往往从局外的人往我耳朵里带信，比这个还利害。今天他既然前来，老剑客帮我个忙。"董四爷听了笑道："张老英雄我们有交情就不用说了。这个小子说话这么狂，就是没有这个碴儿，叫我知道我也是不容这个。有什么能耐，他既然来，那就成了，先叫张方跟他上一场，他要不成，那就看我的了。"张爷听了，喜欢的了不得。

老少四位说说笑笑，猛然间有家人进来说道："回禀庄主得知，现有岳兰台到此，现在门外等候。"张方闻听笑道："老爷们，岳兰台他可来了，这可看我的了。老剑客您到后面休息，我跟张老英雄，把他让进来，你就叫我练回功夫叫他看看。他要是知时达务说好话，我就饶了他。要说话还这么狂，我就叫他来者有路，去时无门。"张爷闻言站起身形，遂说道："少剑客跟我到外面看看。"张方道："张老英雄，不客气，我们还是逢场作戏。咱爷俩说话还是师徒称呼，那才好了。你老人家一跟我客气，叫这个小子看出来，就是我再跟他动手，他也留神了。"老人家听了点头答应，急忙往外走，后面跟着病太岁张方，神掌赵林。爷三个来到门外，老人家

用目观看，在迎面站定一人，手提一个小包袱。老人一看认得，正是岳兰台一人在那儿站着，手中的包袱一定是兵刃，连一个人也没带，站在门口外边，狂气十足。人家董老剑客爷儿俩个不满意你，就是冲着你这个狂劲儿，就凭你这功夫还能比人家强吗？这就有你乐子了。张爷心中思想时，已来至大门以外，未曾说话抱拳当胸，哈哈大笑，急忙叫道："久闻岳老师傅大名，真乃英雄也。今日来到草舍，张福接待来迟，请你恕过。此地非讲话之处，请到里边谈话。"张爷这句尚未说完，就听那人说道："张老英雄，我岳兰台有何德能，敢劳动你们师徒亲自相迎？我只好到 里面打搅是了。"张爷听了遂急说道："里面请吧。"张方听了笑道："呕，这 就是岳老师父。我给您带着路，跟着我走。今天我听说您来，别人我哪能卖这个力气。岳老师父我虽然跟您是初次见面，您这次来到我们这里，我还是真欢迎您。来来里面请吧，"张方说话直抽鼻涕，岳兰台用目一看张方这样儿，还以为是张连元的小徒弟了。听他一说话，再一细看长的这个德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就是这个脑袋，有这么一个徒弟，多现世呀？三分不像人，七分到像鬼。岳爷看了心说："这都是张连元收的徒弟，将来把功夫练成了，还能露的了多大脸？由这儿看起来，张连元这个人的眼光也不怎么样的好。大概是他的徒弟全是这个样儿的吧，有点什么事，这个徒弟那能成其大事？"岳爷心中思想，跟着张方往里走。来到了客厅门外，老人家叫道："岳老英雄，屋里请吧。"岳兰台答道："不要客气。"随来在屋中落坐，有人献茶。茶罢搁盏，岳兰台开言说道：张老英雄，今天下书相约在下，但不知有什么话说，请讲当面。"张福闻听此言，接着说道："岳老师父，我此次相约，也没有别

的用意，请您到此，我们可以谈谈。常言说的好，英雄爱三村，好犬护三邻，冤家宜解不易结。你我又是隔村接近，我住家在张家庄也有年了。这么几年你我也没有发生出来恶感，自前几天我这耳朵里风声都灌满了，言说你老人家打算跟我们要斗斗，屡屡说我不成。我乍一听有意到你们的场子，后来一想，事要三思，免劳后悔，我也别听过耳之言，还是不去的为对，所以把这个事情放下了。这么些日子，事后这个话越听越多，实在叫我忍不住了，我这才写信一封，把你约到我们家。你我全是这个年岁，为什么发生恶感，叫他们年轻的看热闹呢？常言说的好，有话讲在当面，我这个耳朵里不知装了多少瞎话了，究竟是你说出来的不是？要是没有这个话，这是多事小人，给你我造谣，咱才不听这个啦，从此我们交好，永远的好朋友。岳老师你是真说了吗，我得问问。我张福跟你有何冤仇，为什么造出这种谣言传说？望老英雄当面请讲。”张爷说了这么些话，倒叫张方听着发笑的了不得，心说我这师父成，真叫手一份嘴一份。我今天还真没叫他说什么横话，今天见着岳兰台听他说了这么一遍，小一点能耐的叫他说这么一顿，就可以来个闭口无言。再说岳兰台他这种五官像貌，实在是当世英雄气概，怎么他两个闹出这样恶感来了？我还得听他有什么话回答。猛然间就见岳兰台把嘴一撇说道：“张老英雄，你说这个话，这叫一面之词，我岳兰台可不吃这个。要问你我的过节呀，不用说我没有这个力量，就是一有这个事，也不是我所为。要问我跟你有何仇，可说是一点过节也没有。最叫我可恨的一样儿，就是为你教徒弟的事，人家青年子弟跟你学徒，你为什么不往好处教？这真是可笑。你这分明是误人家子弟，我早有心打算把你赶走了。

人家青年子弟叫你全耽误了，将来他们长大成人，你说恨你不恨，像你这个样儿能为，也就是这个姓张的这样人跟你学，好青年谁能跟你练？我既说了这个话了，你有什么言语，只管说。我既来了，我也有我的打算，无论你打算怎么样儿，我都接着你。”岳兰台这个话尚未说完，还未等张福答言，太岁张方，在张连元老英雄身后，把小辫一晃说道：“姓岳的，你跟我老师说话，可没有我说话的必要，我实在听着太不满意了。我有几句话跟你说说，我怕我老师不容我说话，由这儿把我们赶了，我们也算着。”张方说着话，绕出张爷身后，遂说道：“岳老师方才说什么？说我们老师不教我们徒弟真功夫？我听这话不明白。要是果有其事，你说这个我还真不跟他老人家练了，您也是教场子的，我就要给您叩头了。我老师没有这种恶习，衡着么一说，就值一雷。还不用说我大师哥神掌赵林，那工夫太好了，别号人称神掌，比你行不行，那在两可之间。就说我这练了不满二年的，跟你要比上，也未必能输给你。岳老师你听着这话，如果不信，你就来来看看，我这二年的小徒弟，有真功夫没有？”张方说到这里，忙用手一指，直挺胸脯，那个意思就要动手，岳兰台看此光景，心中未免不悦，暗自说道：“看你这个小模样儿，说话可气不可气？你要真有功夫的话，你自己也不过才练了二年来的，怎么着也要跟我过过招，要叫我看你也不就是白给。拿你老师张福怎么样，尚且惧我三分，还不用说是你。你也就是乍出牛犊不怕虎，长出角来反怕狼。我要说出不顺听了话来，也叫你小看我，也失我的身份，这时我倒要看看你老师说什么？遂叫道：“张老师父，你把这个徒弟叫回去，有什么过节咱们两个人闹。你要把我打躺下，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你要

不是我的敌手，你这也露不了脸，可是也现不了多大眼，还是咱们两个人合适。我哪能跟你徒弟一般见识。”岳爷自己说了半天，还以为张福答言了，谁知人家早为约定，张方一出头，老英雄把脑袋往旁边一扭，做出未看见的样儿。岳爷见这情形，不由心中有气，站起身来大声叫道：“姓张的，你是个徒弟，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我要是把你打了，我都不人物，拿这么大的岁数，还跟个小徒弟上论吗，不用说跟你答话了。我今来也不是找的是你，张连元不成，你再过来也不为晚。”岳爷说出这样话来，还想张方会退下去了，想一个小孩子知道什么，我拿话一罩他，他也就回去了。岳兰台那知道张方这个坏小子，你不说这个话倒还则罢了。他说出这个话来，人家张方把眼这么一瞪，急忙叫道：“岳兰台你这大的岁数，怎么不知道什么？我给你脸你还是不知足。你不跟我一般见识，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个费话，我可往前抓你去。”岳兰台闻听此言，急忙答道：“你这个小子越说越不讲理了。我这么大的岁数，我不能同着你师父打你，谁想你不懂面子，你还要勉强跟我动手。你要再说这个话，我可要无理了。”张方听了说道：“什么叫无理？我既出来，我就不知什么叫有理。赢的了我，我老师他老人家才出来会你了，赢不了我。你这话算白说了。别的话也不用跟我说，我就知道打你，别走，接招。”张方说着话窜起来奔头上就是一掌，打岳兰台头顶。

别看张方的身量矮，他打人可竟奔上边打。俗语说的好，矮子打人先奔脸，这张方可应那句话了。此时岳爷看了个真真切切，心说张连元这个丑徒弟真不吃这个亏，就说不跟他打，可不行了。急忙往左一上步，往旁边一闪身，大声叫道：“小娃娃，好生胆大，再要是无理，我可要把你置于死地，以

出我胸中恶气。”张方笑说道：“姓岳的少说费话，有能耐，咱们比比看。我师父不如你，你可把我打死，我就不管了。如果你把我打死，你想你活的了吗？看招吧小子。”张方二次动手，左手一晃岳爷的面门，右手照着岳兰台的胸前就是一拳。岳兰台这回可不客气了，看张方的手离着自己身形切近，他都不还手，直到离着自己身子二三寸，遂把身形往旁边一闪，张方手就走空了。人家老头子伸手一捋张方的腕子，右手由胳膊底下，可就过去了，使用一手叶里偷桃。张方见招走空了，敌人的招也进来了，他那敢怠慢，赶紧往回缩，急忙往旁一闪，反手一合一哈腰用了一手双捧要打岳爷前胸。岳爷一看不好，遂往旁边一纵身，转过身形，两人可又打在一处。这回打过五七招来，二人全都不肯相让，也不敢大意。张方心中暗想，今天我这是充光棍来了，已跟人家张老英雄说明，这回都看我的啦。我要是打不躺下他，显着我年轻言语失实。我要是打算露脸的话，非气这老小子不可，他要一真生气，我才好啦。我们两下动手这才几手，照着这样功夫长了，我要说输，一时半时也未必。要说是赢一时半时也不准成。要说功夫长了那得看我们两人的火候，我功夫好火候行，就可以把他赢了。要按实地来说，我跟人家岳兰台比上，我可未必成，一者人家年岁比我大，二来在外面比我多跑几年，经的多见的广，这一来我们两人功夫一延长，我也不是他的对手。我得想完善法子，把他气糊涂了才成啦。张方是一半动着手，一半思想，老头子岳兰台心中也是这种意思。自己一看张方的功夫，倒害起怕来了，在未跟他动手以先。我是并没把他放在眼里，动手之后过了几手，自己不由得心中暗想，这是张连元的弟子吗？我听人谈张连元的功夫跟我比上还未必有

我好了，怎么我今天跟他徒弟动手，到叫我费了这么大的事，真叫我莫明其妙。莫非说张连元功夫能比剑客，这也未可知。要这样看起来，我还是走运，我要是不问三七二十一，我要跟他比上，我还想赢他。再说张连元他也没有三亲六故呀，怎么这个孩子这个功夫这么好呢？别看人长的这个样儿，要这看起来，那算有点不易。我常听人带信，张连元还不定怎么怕我了，今天要是跟他动上手我要是不成，他还饶的了我？自己左思右想，心说这个醉鬼别不是他的徒弟吧？我听人谈说，张福他本是少林门的出身，怎么这个徒弟他打出招数来是内家拳真功夫？后来又一想他不是他的徒弟，他又是谁的呢？是我们这周周围围二三百里练武术的，没有我不认识的。你说是他请来的，他也不能请一个小孩子来，功夫可以说是太好啦。人家这才是受过高人传授啦，人不可看貌相，海水不可用斗量，要看他这个外表，谁说他有这么好的好能耐，他这真叫内秀，我还得真正留他神。我要是一失神，我这么大的年岁，这几十年名誉，那就算是全完，我也不能在此处居住了。我还跟落霞飘飘倒髯叟比？连人家徒弟我都干不过？到那时我有何面目来见众街邻？岳爷动着手心中是一一思想。旁边老头子张连元，看此景况，心中也是不由的害怕，暗自叫着自己名字，张福张连元，你今天的时运太好了，若不是老剑客董爷，同张方少侠客到此，我今天我就得有现眼的地方。看人家岳兰台不怪他自己自夸其能，据我眼光看来，他的功夫不在我以下，只有在我以上的。拿着大名鼎鼎少剑客张方受过老剑客欧阳修的真传，跟他比上，尚且战了个平手，就不用说我了。我现在要是过去跟他动手，都有些个阅历了，这时我却长了好些见识。看了他们这么半天功夫动手，我心里

也有些根了，要不看他们动手，我跟比上不出十手就得分出输赢了。我这老了老了时运还算不坏，来了这么一个赵林好徒弟。要是没他替我来想法子，又请来张方与老人家董爷，我就是想找他们二位，也是无处去寻找，这也算是机缘相遇。老头子张福越想越高兴，猛然间再看动手张方，张爷大笑的了不得。但见岳兰台迎面一掌打张方脸面，病太岁看人家掌来了，把小辫儿一晃，急忙说道："好厉害的岳老师！想不到我这么大功夫，反不如你。我要急了，你这一掌来的太妙了。"张方说着话，看他的掌奔自己的面门打来，他并未闪躲，将身往下一低，一上步往里就走，借着这个劲儿，两只小胳膊就伸出去了，打岳兰台的前部胸膝，带着风就来了。这时人家岳兰台也是这个思想，又是久经大敌，心中知道自己打不上人家，他要转身一走，要用外手打我，我还得留神注意。姓张的你可要明白，临到了他要改手，他又费好大的力气了，我也不用忙了，等到他离着我身儿近，我把我两只手往他手上抓，只要叫我抓上，姓张的小娃娃，别看你功夫好，练到末了了，你的手上力量，可未必有我强。我这两只手虽然不比铁沙掌，反正平常练功夫的时候，被我缠上就不成，难道姓张的他能比我强吗？要是该着我露脸也在这招了，该着我现眼也就在这手了。岳爷想到这里，说时迟，那时快，张方一换招数，就进来了。张方暗自使劲儿，岳兰台冲你这个美劲儿，我今天非把你来个滚儿不可，我这手用大一点劲，只要你闪躲不及，打在你身上，就可打出你一丈多远去，以后你亦就不狂了。在此地要谈起我张方来，名誉由这儿大了。别人不说，老头子张连元他也得佩服我。虽然张方这么想，人家岳兰台也有预备，老头子看他手到了，自己双掌同时而起，

往张方手上抓去，看你往那里躲，到那时谁输谁赢，就分出来了，这个地方得说是岳兰台高。自己有这个意思，可是一点也看不出来，耳轮就听嘭的一声，张方两只手被人捋住。自己心中害怕，胳膊一用力，叫动全身力量，那叫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十三太保横练，这地方全不懂了，就是胳膊有劲儿要用好了，自己就输不了。这功夫岳兰台抓着张方的手，自己才把心放下，自言自语的道："丑鬼这回你还说什么？你的手叫我拿住了，我想叫你怎么样，你就得随着我。"他也叫足劲头，往怀里一拉，含笑说道："你我这回是分输赢，你要真有能耐，叫我拉不动你，我就佩服你。"岳兰台说着话，往怀里一拉，用了七八成力量，张方可听了个满耳，口内没言语，心中也叫足了气力了，我要叫你拉过去，我就丑到家了，遂急说道："我偏不随你去，"自己往后一坐劲儿，用足用十成劲，两人互相一用力不要紧，就看两人胳膊全发颤，动了好半天，谁也没把谁拉动，这才叫力量相平。有时岳爷把张方拉过去，工夫不大，张方一叫力又拉回来，来回的就是好几次。岳兰台就想不出来法子了。这功夫病太岁张方，小辫儿一晃，坏主意就来了，用力往下一带，把头一低来了一个羊头，撞岳兰台的前胸。这时岳爷万也没想到张方还有这一下子，就觉着前胸，好像有石头般一件东西，碰到前胸，自己也不敢拉着人家的手了。要是不放开他，他再撞我一下，来个三下两下的我受的了吗？一撒手儿，张方借着这个劲儿，往外一送，岳爷这个乐儿可就大了，自己想要站稳了那能来的及呀？身不由自主，往后退出去一丈多远，想要站住身形，焉得能够，就听"噔噔"一声响，这么大一个岳老师傅，整个的来了翻筋斗，仰面朝天，差点没摔出声来。自己觉着不好

看，双手一按地站起身来，跟着面红过耳，这时张方病太岁抖身往旁边一站，冷笑两声，抱拳说道："岳老师傅你躺下了？虽然如此，如要你不服的话，咱二人可以再来来，重新再入手比拼一回，你家张大太爷何惧？"张方打躺下人了，自己就不会说了。岳爷听了此言，遂急还礼说道："这位张少师夫真是将门出虎子，实在叫我佩服，我岳某就不用再比了。此次尚且不成，再比就是赢了，也不好看。这也是我学艺不高，故而当场如此。此次动手未叫我带伤，不才我就领情了。"岳兰台说出这样话来，老头子这么大的年岁面带羞色，其情凄惨。

这时老头子张连元看此光景，心说这可是我跟他接近的好机会。我要是不出头说话，我们这个过节是越来越深，没有日子完哪。我为什么放着河水不洗船呢？我在他的面前说两句好听了，请他到里面坐一会儿，跟他说我们这是假师徒，跟你动手的，他不是我的徒弟，给他两句好听的话，这件事还许由这儿完了。老头子想到这里，往前紧走抱拳当胸，急忙叫道："岳老师傅，您的功夫实在叫人钦佩的了不得。虽然您今天摔倒尘埃，据我看来，您不算栽。有话我们是屋里面谈谈吧，我要不说大概你也不知他是谁。岳老兄随我到里面坐吧，为什么咱们这十几里的街邻发生恶感呢，多叫别人笑话呀！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人之错。老哥你里面请吧。"老头子岳兰台闻听此言，不由心中思想，张连元他这对我说的是实话是假话，我一时之间也不能了解，自己愣了半天，拿不定主意。后来还是老头子张连元上前一把拉着岳爷，你也不用思想了，来来我有一句话跟你说。岳兰台看此情形，人家张连元跟我面子大了，他徒弟把我打倒了，一点也不奚落我，口口声声叫我老哥哥。我再要是一摇头，我太已不知好歹了。遂

转怒为喜，忙说道："张老英雄你们师徒功夫实在叫我佩服。"张爷听了说道："不要说了，回头你我坐下谈谈，你也就明白了。别看你躺下，我不人物。"老二位说说讲讲，携手来到屋里。岳爷一看屋里还坐着一位年迈苍苍老人家。方才张方他们动手，自己还未笑完了！张方这孩子太坏，他是什么都有。他老师是练内家拳的，怎么还有这手撞羊头哇？看起来练功夫能有张方这个脑筋的，不难成名，用的太恰当了。要按说老师教徒弟实不容易，成名露脸都在自己，练出来在外面还得闯练，动手时招法出来恰当。老剑客正然心中想着，张连元他们三人已来到自己面前。留神又细看了看，董爷点了点头，此时岳兰台一看老剑客这个样儿，吓了一跳，两只眼睛灼灼放光，心中暗想，就冲这个精神，非剑即侠，比我等之辈，高出一头。张福给我这个面子，还别不知时务。这功夫张方也来到近前，在旁边笑容满面的一站，二人也落了坐，有人给献上茶来。岳爷这时抱拳说道："张老英雄您还未给我引见了，还是跟我不真心要好是怎么着？你老人家方才说的那话太对了，我们是几十 里地的街邻，为什么闹出笑话来，叫人看呢？我听了这个话才打动我的心。虽然我年岁不小了，就是这个毛病不好，耳软心活，人家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以往之事全是我想错了，我要不是这样，万一也闹不出这手来。这么一来倒好了，不打不亲，不打不近，由这起你要是喜欢我的话，我要跟你亲近亲近。这位老英雄他老人家可是那一位高人？"张爷听了说道："岳老英雄太客气了，既然你老不认识，不才张福我给介绍。要问他老人家是那位，提起来那才叫大名鼎鼎，他老人家是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末，姓董名瑞，别号人称珍珠佛，董老剑客。"岳爷闻听此言，赶紧过来

要行大礼，口称老剑客在上，恕过我眼拙，不识高人，您休要见怪。”董四爷闻听双手一理海下银髯说道：“不要客气，常言说的好，不知道不怪。这时明白我是练功的，也不为迟晚。请坐吧。”岳爷遂说道：“方才跟我动手那位，他是何人？那个孩子可太好啦，就打这一出世，就有这样绝手，到了你我这个年岁，当然名扬四海。”张爷听了还未答言，张方自己答言道：“岳老头你休要拿我当做张爷徒弟，我乃是老剑客欧阳修的弟子，我父亲就是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我姓张名方别号人称病太岁。跟老道师父练艺二年，得枣核镖，三支迈门弩，还没了。还有一个吕祖锥也没有了。跟着老大人年钦差当随行委员，你别看我这个样儿，人不惊人，貌不压众，就是内秀，你得往后看。”张方说到这里，老剑客董爷遂急说道：“张方不用往下再说，也就是我自己明白你的话。就是你这说话的法子，叫别人听着都不明白。”这时老头子岳爷兰台，含笑点头，遂说道：“原来是少侠客，你父亲张老侠客，我们见着面还有交情呢。由你师父那儿论，你还是少剑客啦。我说有这么好的功夫了。今天这场事实在叫我钦佩的了不得。”张方听了用手一指道：“我说岳爷，你这可不对，你这是成心找我的便宜。你说你跟我父亲有交情，是叫我招呼你为二大爷是怎么着？”岳爷遂答道：“少侠客那是笑话了，常言说的好，英雄无辈，好汉无岁，老的老弟兄，小的小弟兄，中的中弟兄。我们两人见面，我们就说现在的，你就是小兄弟，我就老哥哥，往后见着你父亲，咱再论。”旁边张连元听了，遂说道：“好一个张方病太岁，我是真佩服你。年轻的人没有像你这样不吃亏的，说话真是不让人。轮到时机，拿的起来，放的下。”大家彼此说了些笑话，天可就不早了，差不多天都要

黑了。老头子岳兰台要告辞，后来还是张福说道："今天算强留，在我这儿吃点东西喝点酒，也没有甚么好的，不过就是家常便饭，我们坐在一处谈谈讲讲，所为的就是接接风。难道说老英雄还不赏给我个脸吗？"岳爷听了点头道："既然如此，我可要打搅了。"张爷听了喜的了不得，急忙吩咐下去。功夫不见甚大，有家人进来擦抹桌案，调摆坐位，摆放杯箸，霎时间安排已毕，干鲜果品，摆满了一桌。老头子张连元让道："岳老英雄请来坐上吧！今天也没有外人，我们随便吃喝。"岳爷听了，遂说道："张爷我这可不敢，现有老剑客董四爷在场，那有我上坐的道理？还是请董爷他老人家上坐为是。要论年岁他老人家比你我都大，要说身份老人家是剑客，我那能敢上坐呢？"此时董爷听了，遂说道："我们要是一客气，我们这饭就吃不好了。还是方才那句话对，反正又没有外人，还是随便坐。也不过就是这几位人，还论什么上坐下坐呢，有个地就成了，吃饱了喝足了算完事，我们就是四面为上。听我这话怎么样？"众人听了此言点头道："还是老人家主意好。"众人这才把身形坐稳，张爷亲自把起盏来，挨着个的满酒，遂说道："大家千万别客气。"老头子董爷首先点头道："还是头一杯是我的，以后我们自斟自饮，要是这样一来，那么我到显着不周来了。张爷你也不必谦让，全是自己人，我们还是一不插拳，二不行令，吃着，谈着，喝着，讲着，这够多么好呢？"张爷无法，这才推杯换盏，大家就吃喝起来。

老头子董爷问问岳兰台的出身是哪位高人，真传在那里，闯荡了多少年，才得这个外号。岳兰台这才一字未瞒，从头至尾细说一遍，董爷闻听点点头。后来岳兰台又问老人家董爷您自出世以来，最露脸的地方在那里，您也把经过对我们

讲讲，我们也长长见识。老剑客一时高兴，一桩一件慢慢谈说起来，老头子说出这种话来真是津津有味，众人听的全都出神了。这也说是全是练功夫的，谈出来也全都明白，众人谈笑，不知不觉酒已经喝了有七八壶，天就有定更了。大家还要接着喝，后来还是董爷说道："不要喝了，我们吃饭吧，再喝酒的话，这顿饭还不吃到天亮哪。咱倒不要紧，到叫岳老英雄家里人们不放心。我们还是快吃饭吧。"家人闻听遂把酒菜完全撤了下去，重新把菜摆上来，大家饱餐了一顿，吃了个酒足饭饱，众人这才离坐。有人把残席撤去，备人漱口擦脸，家人擦抹桌案已毕，遂在旁边一站。老头子张爷说道："这时也不用你了，你还看什么？我们这里说不定说到什么时候了，你也到下面休息去吧。把茶给我们预备好了就得了。"家人答应把茶沏来，与各位斟上，遂转身形出去休息。张福道："老剑客董爷所说的话，大家也全爱听。不如老人家还接着往下谈，那才趁了大家的心愿。"董爷闻听道："这个说的太多了。"遂又把自己出身，怎么学艺艰难，后来练了多少年，才到各处闯荡江湖，头一次跟谁过的手，他用的什么招，我拿什么招抵敌，这手怎么强，或者那一招不好，用在什么地方，遇见什么招数应当怎么闪，能耐大的怎么样，外面哪里有侠客，哪省有剑客，侠客是谁的徒弟，剑客是谁的师父，谁跟谁是怎么个来历，从头至尾，大家听了皆都赞美。老人这点意思，太好了。今日所谈，我们才明白，经的多见识才大了，大约一个人无论哪一界，全得努力去闯，没有个不行的，有志者事竟成。有人才，能力小，能有小事；才能大，能会大事。今天老剑客一谈外面练功夫这点意思，众人听了，谁不点头称赞。正谈得高兴，猛然听外面更鼓齐鸣，天已三更

过了，老头子董爷，这才说道："我看我们也别谈了，天都三更过了，难道明天你们没有什么事，大家还得睡觉啦。只要你们爱听，我有功夫就给你们说，现在我们先休息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大家听了点头，每人搬了个凳子，各自坐稳，全是练功夫的人，睡觉还不好说，只要腿一盘上，那就叫盘膝打坐闭目合睛出入气喘匀了，那就睡着了。这一夜不必细表。

眨眼间到了次日清晨，各位老少起来站起身形，活动活动。有家人进来打净面水，这功夫各位洗脸已毕，张方咳了一声道："老爷们，你看张老英雄与岳老英雄，在我们不认识他们二位的时候，谁恨谁还不定有怎么个难看的样儿了，到现在一夜的情形就谁跟谁全不分彼此了，就像有多少年的交情似的，这够多么义气。要说这个事要是没有我成吗，真要是没有我，我看你们两造里的仇，是越来越大，我这么一出头可就把你们二人误会全解开了。别看我年轻，我做事不年轻。"老人家董爷说道："张方你自己不用再往下说了，我不知别位，想我董瑞要是一辈遇不上好朋友，万一我也到不了这个样儿。总而言之一句，天下人办天下事，没有那个人闲事不管，问事不知，下地认的鞋，上坑认的老婆。那样的人是不管人间的事了，他也忘了用人，他自己再有用人时候，谁还管你？反正一句话包括在里面了，有爱管事的，有不爱管事的。"张方闻听急忙说道："这话说的对，我这回也是爱管，我要有了事，也有人管我。我方才那个话我并非是叫他二位领我的情，实在是我为别人把事圆满解决了，我想起我的事来了。我这是算怎么回事，我由河南府来，奉了师叔的话，到钦差老大人公馆去报信，到现在已经几天了，我也没见着老

大人。谁叫我不留神，把迈门弩丢了呢，人家的事办完了，我想我的事赶多怎才算完呢？”老剑客董瑞听了，遂说道：“方儿呀，你这事也怨不着谁，谁叫你小子睡觉不小心，把东西丢了？你还看着人家难过，要拿我一想，我这是怎么回事呢？老了老了的又叫你把我哄弄了，我这招谁惹谁了？我只好跟你寻找迈门弩吧。要是寻不着的话，我能看着你不管，舍你一走？人无论到了什么地步，没有自己给自己后悔的，也就是轮到什么说什么，要早知尿炕一夜还不睡觉呢。老老实实别净瞎想了，想不出来什么高明的主意，一点用处也是没有。”张方听了此言，复又咳了一声说道：“我是倒了霉了，这个月我也是走倒霉字，无论是办什么事，说什么话，没有一点痛快的事，总是遇上钉子。就拿今天我说两句话，都有人来气着我。我一赌气，我就得不活着，谁叫我看着我后来不错呢。我现在就凑着活吧，常言说的好，好死不如赖活。这话可又说回啦，不受磨练不成佛，我虽受这么大的气，还有顺气那天了，人要是倒霉，不倒到极点不能翻身，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得啦我也别胡思乱想了，我这个造化大了，老鼠拉木掀，我这个大头在后头啦。”张方说到这儿，反倒哈哈大笑，这一笑不要紧，没把老人家董四爷气坏了，唉呀一声叫道：“张方，你别净跑到我眼前来气我。大清早晨你还有点什么事没有？你这小子真叫气人，日后我见不着你父亲张老大弟，就没的话可说了。要是见着，我得问问他这个孩子是怎么的了，大清国内像他这个样的少有。”老英雄张连元听了遂说道：“老剑客，究竟他这段事直到现在还没有头绪了，也不怨他着急。实在他没经过这个，他的身上还有公事，可别耽误着了。一方面找弩箭，一方面也得到公馆，虽然咱没吃国家钱粮，也

得负一份责任。”张方听了说道：“我看咱也该有要紧事了，我想我也回公馆，也得见见老大人。你们全别走，在张宅盘桓着，老剑客董四爷也是好说好笑，你老二位也别客气，随便谈谈在这候着我。公馆有事多者是三天，少者有两天我就回来了，与你们老二位各处逛逛，此地风景我还没见过了。各位听着怎么样？”老人家董爷听了说道：“张方你说的太有理了，就是你今天不打算走，我回头也告诉你，既然你想起来了，这样办才算合适，不离什么你就该着走了。”张方闻听急忙点头把诸事全交待了老剑客：“如果要有事的话，可以到公馆找我，我走了。”张方说着话忙把随手应用的东西收拾好了，包了个小包裹，辞别众人，遂说道：“咱是改天再见。”各位老英雄点头道好，张方这才走，出了大门，顺着大道往前行走。好在有一样儿，由河南府走到此处，也走出一半来了，再有一百多里地就到了。张方一个人走在中途，也就是几个字，晓行夜住，饥餐渴饮。

第一百八十七回

迈门弩暗发立奇功　受召见张方回京城

话说张方这一日正往前走，留神观看，远远看见钦差公馆，张方心说："我这不知不觉的已来到了公馆，各位侠剑客全在里面了。这些日子我没看见他们，我心中还是真想念他们。"自己心中想着，来在了公馆门前，留神看了看门前守卫增多，只见差役人等来回不断的出入，一个个都是像有什么事似的。张方一看，这里面像是有什么事吧？我这几天没在这里，大概不知出了什么事啦，我到里面看看便知分晓。张方这才迈步上前，门前卫兵一看张方回来，各各上前请了个安，然后说道："张老爷你回来了，快到里面看看去吧，老侠客侯爷正然念叨你了。北侠秋佩雨老侠客，方才说了，你老人家今天必来，果然不出他老人家所料，你真就来了。我给你回禀去。"张方听了遂说道："听你这话是有事怎么着？"守兵说道："老爷你到里面就知道了，我给你说一时也说不完全。再者在门外亦不便，你请到里面差官室吧。"张方闻听点头，不由得心慌，遂奔后走去。到了后面差官室，启帘来到里面。仔细留神一看，屋里人位不少，全在两旁边坐着，张方并不客气与各位老前辈请了个安，问了个好儿。北侠秋田看张方回来了，站起身来叫道："方儿，你这个孩子真叫我猜不透你的神秘，能叫我见首不见尾。昨夜晚要不是你打迈门弩，老大人性命危险，我等弟兄亦有最大之过。你在我们身上积了德。"北侠秋田说到这里，连镇东侠侯庭全都点头。张方听了

小辫一晃心中可不大明白，心说各位老前辈，对我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明白。说我昨天来什么，我倒想着来了，可得来的了呢？张方想到这里遂说道："各位老前辈我听着不明白，倒是怎么回事？说我昨天打迈门弩了，我那有这么回事哇！"北侠听了说道："小子这是怎么的了？别的你不承认全行，这个迈门弩天下无二，此弩是老剑客欧阳修镇观之宝，除了你哪有第二？你这小子真是有你的，就是昨天那一下子，你的功劳就有了，怎么还说这个话呢？"张方闻听遂说道："老爷们您不用再往下说了，越说我越不明白了。我告诉您一句实情的话吧，我这是由河南府而来，现时我才到。昨夜里打迈门弩，这怎么能打呢？我的弩箭走在中途全丢了。你把公馆起祸的情形对我说一说，我也好考虑考虑。"北侠闻听此言这才不慌不忙，从头至尾备叙前情，细细说了一遍。

书中代旨，公馆中昨天晚晌各位老侠客用完了晚饭，大家谈论些个事情，直谈天交二更，各位才打坐盘膝休息。功夫不见甚大，各位安然睡去。老头子北侠昆仑子秋田，坐在当中，上首是神手昆仑镇东侠侯庭，下首是南侠客司马空，左背花刀小火神洪玉耳。大家正在屋中休息，不知不觉天到三更，就听院内更锣齐鸣。在场众人完全醒来，又呆不大功夫，北侠秋田那个意思，要站起来活动活动。他老人家将然一睁眼，就见两条影儿，还未落地啦，就听见有了响声，跟着有人喊道："好大胆的贼人，难道你吃熊心豹胆不成，意欲做甚，好贼子。"连着喊了两三声，各位侠客不由得吃了一惊。秋爷猛然间想起不好，这个很耳熟，莫非说后面贼人不成？没有事还则罢了，要一有事，我们在场众人全有重责。不好，我得到后面上房看看去。北侠想到这里站起身形，转身形往外

纵。两旁人等全听见了，秋爷回头看了看，各位点头，这才前呼后应的，看那个意思全知道了，各个全都抖身形往外窜。到了院中，各处看了看，没有一点动作。镇东侠，南侠在地下急忙往后走，老侠客秋田，与少侠洪玉耳，飞跑到里面上房，此时哪一位全都担着一份心。今天忽然听见这个声音，一定是由老大人那屋里发出来的，老大人那里若是真要一有事的话，我们这群侠客算怎么回事呢？但盼无事，倘若是大人那里一有事，有个好歹的，我们这群人有何面目来见我那兄弟童海川？就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同往后跑，够奔老大人这里来。来到后面老大人所住西厢房上，此时北侠老头子就见在前坡爬伏一人，手中拿着军刃。北侠看罢心中不由有气，暗自叫道："好小子，你这是成心叫我们栽筋斗来的。怕什么有什么，这几天轮流守夜一点事也没有。大人因为没有什么事，不叫我们这样辛苦，今天事就来了。看这个小子在这爬着，不问可知下面还恐怕有他的余党，他这是在这里寻风。这小子叫我看见了，我还能够叫你走的了？"北侠越想越有气，急忙向前抽出他老人家的宝剑，恶狠狠的过来，那个意思要凭自己的剑不问三七二十一，给这小子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我来算计他一下子，要该着我露脸，小子他要失着，我这一剑把他刺死，然后有什么再说。北侠想的虽好，就见那人将身形纵下去，口中连念着佛号"无量佛善哉善哉，好你大胆的秋田，竟敢如此无礼。像你这样能耐，还来在我的面前行此非礼，我看你往那里走？"北侠闻听此话，未及答言，就见行刺之人原来是个出家道长，听他这样说话声音，好像在那里见过似的，我得仔细看看。看罢此人，自己气的不由就是倒吸一口凉气，心说不好，今天我当是何人，原来是你。

又见房后还有他的余党，就是把他刺死一个，我们这一群人都难近他的身前。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秋田秋田，今天就是你的对头来了。”老侠客想到这里，未免心中害怕，事已至此，不过去动手也是不成，没别的，我豁出去我这一条老命，跟他拚了。北侠想到这里，把宝剑举起来，大声叫道：“我当你是谁，原来是你这个贼老道锺离图远。今天遇上我南极子，你就别走了。你这是成心跟我过不去，我这命也不要了，我与你拚了。”北侠说着话，宝剑就进来了，宝剑够奔锺离图远咽喉刺来。老道看了个真而切真，看剑已来得切近，往后一闪身可就来到房檐了，纵下房来，跟着北侠也跳下来，二次过来。秋爷借着星斗之光一看，但见院内早就打上了。敢情不是锺离图远一个来的，还有个贺清虚。在下面斗的是镇东侠与南侠客昆仑道长司马空。南侠是一口宝剑，镇东侠也是一口宝剑，两柄宝剑战着贺清虚一个老道。人家老道一人，打了个自在逍遥，就好似入无人之境。不但打得自在逍遥，而且还未拿兵刃，两只胳膊好似两条怪蟒来回打盘围着了双侠。镇东侠侯庭，南侠司马空，二侠拿着兵刃，战贺清虚，双侠也未占上风，这边两人打一个。要是单打的话，不出十几招就分个输赢胜负。镇东侠动着手可不敢疏神大意，就凭这个老道跟平常老道可不一样，要论身份我们两个跟他比也未必成。要在别的地方动手还有可说，在这个地方可不成，他是个刺客，我们是保护公馆大人的，要是敌不过他，老大人就有很大的危险。年钦差要是出了危险，我们这老哥几个这个罪过可就大了，轻者开刀问斩，重一重就有灭祖掘坟的可能。我们两人战人家尚且如此的这个样子，要是有一个不成的话，剩下一个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别的全不希望，自己也就是多

加小心，千万别输招。二人勉强着把老道贺清虚围绕住了，说一句不亏心的话，今天我们两人虽然把他绕上了，人家真要是打算赢我们，那是易如反掌。我们二人要是把人家战败了，据我眼光看来那也是枉想。镇东侠侯庭左思右想，可不敢慌神，动着手还不住留神侧目看着北侠客。秋田那儿意思，要万一要把老道锺离图远给打跑了，我们三人再战一个人，大概就可以把他一个拿住了。侯爷用目观看，但只见北侠战的那个老道比自己这个老道也不弱，北侠与锺离图远才战了个二三招，北侠那里全找不着进招的功夫了。后来就见左背花刀小火神洪玉耳也过去帮助秋爷动手，才给秋爷减了一点轻，比自己一个人动手好多了。镇东侠观看心中暗想，我看今天这个动手，我们受不了伤，那就是便宜。我们还都两个人战一个，尚且不成。那也别怪，人家两人那全是什么身份，我们当然是不成，不过也得努力跟他敷衍。看起来武术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人要降着人可不成，这功夫要赶着你，你有多大的精神也是不成。就在这个时候，但见钦差年老大人，由屋中走出屋来，手中还提着宝剑，左手捻黑髯，站在房帘底下，不住的说道："好大胆贼老道，本钦差与你们有何冤何仇，竟敢与我作对？我自任官以来，并未欺负人民一点，为什么你等这么大胆来在我面前，不利与我？要是本钦差我实有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对我言来，把我问个心服口服。不然你们前来行刺于我，对你们僧道有什么不好地方，是我绝了你们香火了？要是有这种事，这也是我错误的地方，尽可言明，本钦差领谢不尽。"此时老大人说话大大方方，并无一点惧意，这才是忠臣不怕死。要是换一位哪一个也不敢出来呀。皆因年老大人也是一位武术家，老大人的师傅，就是大名鼎鼎闪

剑客，老人家亦是马上步下，长拳短打都成，因此才在朝为官，要不然露这么大脸。方才自己吃完晚饭，大热的天不愿意早早睡觉，自己在灯光下看着一本闲书，老大人正然看着书，忽听门外有人轻轻一声响，进来一人，手中拿着明亮亮一把兵刃。老大人看了此状况，知道是刺客，急忙站起身形，用目观看，见是一个老道，遂用手一指说："什么人这样大胆？"就听此人答道："要问我娘家姓贺双名清虚，亲自前来不利于你。你要真是国家忠臣，当然不怕死了，也别等我费事，伸出脖子来，我置你于死地。你死之后，我也不亏负你，多给你念念往生咒，叫你来世脱生极乐世界，老年你听见啦吗？"钦差老大人闻听此言，不由大怒说道："好大胆老道！夤夜之间前来搅闹，你还想活着吗？"贺清虚闻听哈哈大笑，把手中兵刃连摆了数摆，这个恶样儿就来了。自古以来那有刺客这么大的胆子的，进门来一不担惊二不骇怕，就赛没有这么回事似的。老大人倒要看他有怎么横劲，小书童是一个小孩，他那里见过这个，吓的他不由己的就出了声了，声音全喊错了。贺清虚虽然是不怕什么，可也有些胆小，小书童这么一喊，来人我到不怕，所怕就是我的大事不能成功，白来一回。贺清虚遂长身来到大人近前，用手中兵刃奔了过来。年大人身上有功夫，站起身来一撤步，奔山墙伸手由墙上摘下宝剑，贺清虚趁这个功夫要刺老大人一死。老大人一见不好，遂将身往旁边一躲，就在这功夫镇东侠，南侠司马空到了，遂大声在外边喊骂。

老道虽然有胆量，在这时可也不能大意，也不敢在屋里了，把灯熄灭了，先把帘子揪下来。镇东侠在外面一见屋里吹了灯，可就吓坏了。刺客在屋内不利大人那是唾手而得，我

们两个责任可担不起。南侠一着急，急忙把宝剑拔出来，往屋中就闯。南侠虽然在明处，刺客在里面暗处，这时这个地方可不管这个了。南侠往屋里闯，贺清虚未刺着大人，遂抖身形就出来了，与南侠司马空差一点没来个头撞头。镇东侠一见人家出来了，可不能愣神，听里面仍有声息，大概老大人无妨。撤出宝剑留神细看，不由的把眉头一皱，敢情不是别人，正是老道贺清虚逍遥道长。镇东侠侯爷心说这可好，就一个道人就不是好惹的，有他一个人我等就不是他的对手。事到如今，也算无法，我们只好与他拚了，一句未说把宝剑递进去了。贺清虚接架相还，司马空一见遂把剑也递了过去，这个逍遥道长一人敌着双侠。也不过几个回合，就在这么个功夫，见锺离图远由房上跳下来了，后面跟着北侠秋田，还有个小孩儿洪玉耳，六个人打成两对儿。这功夫年大人与书僮二人在屋内往外观看。秋爷自己可担着一份心，不知老大人现在屋里怎么样。就听年钦差在屋里吩咐小书童把灯点上，自己把宝剑带好，转身形来在门外面，指挥众人。他老人家宝剑也拔出来在手中拿着，左手捻着黑髯，观看众人恶战二道。镇东侠侯爷，与昆仑道长司马空，这才把心放下。二人这才知道年钦差安然无事。遂急振起精神与两个贼道动手，才见个平手。

这时北侠秋田跟他二人又不同了，自己跟洪玉耳战锺离图远，秋爷心中暗想这两个道人非是平常之辈，孩儿洪玉耳可差一点，虽然是身有左臂神刀招法精妙，跟恶道战可差点事，一点占上风地方全都不容易，这里面就差着了，北侠动着手没有司马空与侯爷那边松心。后来年钦差由屋里出来站住了门外，用手点指，北侠心中不由骇怕，心说我的老大人，

您这是怎么的了，知道不知道这两个恶道是为您来的，打算刺死你。这是我们到了，不然的话，你老人家想逃万难，怎么着还不在屋里等着，还出来指挥来，您是清官不怕死，死了就尽了忠，你可替我们想想，您死了我们的罪恶大了，到那时还对不过我兄弟童海川，您这可要我们的命啦。北侠心中替年大人担心这也就只是心中思想，嘴里也不能说出来，我要是一说出这个话来，这二老道他要是一听我说出这话来，看个破绽去刺年大人，我到把年老大人给送了命啦。秋田老侠客越想越骇怕，这个地方又不能说话，自己在心里面暗自思想的话，这么一来不要紧，北侠秋爷可把功夫又减去了二成。从前才一打上之时，我们这方面就不是人家的对手，北侠心中这么思想不要紧，更差的远了，再打算往里进招，可就不容易了。洪玉耳这个孩子的功夫，要是不会看的，就得说比北侠的功夫高，怎么讲呢？北侠因为心中有事不能进招，洪玉耳心神全注意在老道的身上啦，赶对了劲儿，还进个三招两招的。

这功夫老大人看此情形，自己心中也明白，大概秋老侠客心里有事呀是怎么着，净看一个小孩子洪玉耳一个人的了。就说全有功夫，也不是这个贼道人他的对手，人家行刺的这二人的功夫太高了，比这群侠客全高，就是我有能耐，双侠不敌，我也是活不了。在先前年大人看上兴儿来，到不怎么样，后来越想，越害怕起来了，有心再到屋中去也是不成，反正是一句话，你打算怕事，怎么着也是不行，事到如今也就是听天由命就是啦。年大人打起精神来注意观看双方面动手的情形，这功夫再看老头子秋田的胜负，这个时候可就有些不成了，自己把自己门户看住跟刺客周转，就是盼他想不出

法子来刺年大人那里就是了。双方面打得也就是二十多招，钟离图远猛然想起，不由得暗自笑道："今天看这个情形，是该着我们大事成功，趁着老年在外面，北侠与这个小孩儿就凭他们二人也围不住我，我们不舍了他们二人，用我手中的宝剑去刺年大人？只要我的宝剑递进去，年羹尧想逃活命那是万难。就是他们再追我，也差着了。再者说我在前面，他在我的后面再入手也晚了。钟离图远越想越对，把手中宝剑加急，头一下儿奔北侠秋田就扎来了，老头子一看不好，这时后面洪玉耳一看这情形不好，贼道要纵出去就坏了，急忙一刀就奔恶道后脑海而来。钟离图远一看北侠闪开自己这一招，忽听后面有金刀劈风声来了，自己不敢大意急忙转身形闪躲，遂往外一纵，纵出去足有五六尺，要是打算进手，这回他想要扎年大人，遂又一纵身就过来了，遂未停留二次脚尖一点地，往上房檐一纵又是一丈多远，这就来在年大人身前近了，相离足有六七尺，伸出宝剑搭着胳膊也就递进去了。年大人无论有多大的本事，这时也逃不开了。这时钟离图远长身形往里一递，奔年大人的胸前就来了。年大人一看正在一出神之际，这个恶道就来到自己身旁，手拿宝剑奔自己就来了。年大人虽有功夫想要闪躲也来不及，眼看一点办法没有，自己也知道这一剑到了自己身上准得完事，这么大的身份还能喊出来吗，只可把头一低等死就完了。这功夫北侠秋爷急了，一看恶道纵出去了，一直往里纵去，奔年大人去了。秋爷自己知道不好，再紧跟着过去，人家就到了年大人身前，想要搭救那是不能了，秋爷心中这个难过就别说了，年大人真要是死了，我们这群人们算是怎么回事呢？北侠心中思想也是白急。说时迟那时快，钟离图远二次又纵到年大人近前，把剑

照着年钦差就来了。北侠无法入手，就说是干着急，就在这么个功夫，就听迎面房上“嘭噔”一声响，打出一种暗器来，其快无比，倏的就奔恶道的咽喉打来。老道他这么一大意，自己也听见响了，他抬头往上一看奔自己打来，这才知道人家打自己，要不也想不起来，在这个时知道了也晚啦，暗器也到了，不歪不斜，正打在老道钟离图远的咽喉上，“嘭哧”的一声，老道想逃那得能够，当时翻身栽倒，手中的宝剑当啷一声抛掉，血流满地。这么大的一个钟离图远，够多大的身份，不知死在何人之手。别看他死得还真不含糊，临死连一句话全没说出来。这功夫北侠秋田看的真真切切，由房上打下来一种暗器，把人打死，当然人家不走。有心要上房看看是那路的英雄，在这时候也是做不到，赶紧到年大人的近前，急忙说道：“老大人请您上屋里坐吧，外面不可久站。这时大人似由梦方醒，听了听说话之人正是北侠秋田的之声。这时看见钟离图远倒卧在地，连连点头说道：“好。”这才转身进屋后，北侠可不敢离开，随同钦差身后来在屋中。年大人坐下，秋老侠客手擎宝剑站在年大人身后不提。这时镇东侠在外面动手，就听有军刃落地之声。镇东侠动着手斜目往这边一看，钟离图远倒下了，侯爷心中有些明白，方才由房上打下一种暗器，莫不是把这个恶道给打死了，这可是天佑我们成功。镇东侠心中甚欢喜，再看这个贺清虚可就不敢恋战了，他看见钟离图远亡命，心中发慌，此时要是不走，恐怕我的性命也要难保。遂把招数加紧，看了破绽纵身形出去，遂念一声无量佛，一抖身纵上厢房逃走。

南、东双侠并未敢上前去追，又等了一会儿，双侠纵到房上各处看了看，怕的是老道未走出去，二位侠客一看老道

在房上施展夜行术跑下去了。南侠镇东侠二人这才抖身下来，把宝剑还入剑匣，遂走进屋中，见着年大人，上前请安。遂说道："我等无能，叫老大人受惊。"这时年钦差遂笑道："老侠客说的那里话来？此一次多亏众各位舍命维持，不然本钦差性命难保。各位老英雄也不必客气。"说着又问道："众位英雄可认识这二个老道？逃走那个他可是谁？打死那个是谁？我在夜里也看不明白。"镇东侠侯爷听了遂答道："老大人，逃走那个人人皆知名叫贺清虚逍遥道长。死的这个叫钟离图远。"老大人闻听点点头道："此二人好生可恶，屡次与本钦差做对。恶道已死，但不知是那位治死的？"各位侠客听了这话急忙请了个安，说道："我等无能，是老大人洪福，是由房上打下暗器，才解此围。"年钦差听了点头说道："原来如此，这位也是高人。这是什么意思，实在叫我难忘他的好处，怎么他不见我呢？要是跟我见见面，我还要重重谢谢他呢。"南侠听了遂答道："老大人，此人定然是世外的高人，暗中帮助我们。"年大人说道："既然人已走了也无法找寻。看了看打老道的东西是什么，那不就知道了吗？死尸在当院也不甚合宜。天也亮了，天明时叫外面当差的，给他预备棺木把他装殓起来，抬出掩埋。日后再调查贺清虚的下落，以后将他拿到，定然将他应置于死地，绝不宽容。各位老侠且请退下，日后各加小心才是。"各位闻听又请了个安儿，这才退下来。

这时太阳已然出来了，当院还有一个死尸也不甚相宜，叫太阳一晒这个气味难闻。一方面派人预备棺木，装殓起来，大家看着钟离图远，不由得各自叹息。不可惜别的，可惜他这身功夫，一个人赶多怎才练到他那身功夫，一但落此结果，落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叫人凄惨。各位难过了半天，大家留神

一看脖子上还钉着了暗器。有人上前拔下来擦了擦上面的血迹，仔细一看，不由得大家欢喜。这时北侠说道："二位贤弟，我计算是何人打的了，原来是他，这种东西除去他，别人没有。"镇东侠仔细想了想，原来是张方所用的三只迈门弩，出在广东龙门县青原山老剑客欧阳修镇观之宝，后来赐与他的弟子张方病太岁，不想他没在公馆，还做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个孩子可太好了。各位侠客上前观看，果然不假，大家全都欢欢喜喜的了不得。这时大家又忙合掩埋老道，就在这个时候，张方由外面进来了。各位侠客一看不由得欢喜说道："这一定张方这个孩子了，昨夜他打完了迈门弩未敢出头，到今天才来。"张方又给各位行礼，北侠说道："昨天要不是你打的迈门弩，老大人性命难保。快快去见大人去吧。"张方听了大惊说道："我的迈门弩箭全丢了。"又把他的经过，对大家说了一遍，大家这才知道不是他办的事。遂又说道："这一定是一位高人把你的弩箭给盗走了，做下这么一件大事。看来钟离图远之死，这也是天数。我看这个事要按实话实说，跟大人一提，他必然追求这位高人，到那时不就不好办了吗？还不如说一套假话，好把大人瞒哄过去，就说张方打死的老道，那时未敢出头，恐怕说当差不认真，来的太晚，叫大人受惊，故此今天才来相见。请老大人别往下追求。张方我一步来迟，叫大人受这一次惊险，年大人要是欢喜，就须给你多加功劳，那不两全其美吗？咱这回瞒上不瞒下，保守秘密别叫大人知道了，搪塞过去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张方闻听连连点头说道："老爷们这个对我的便宜大了，救大人不死我必然有好处。可就是有一样儿不好，我这是冒牌，倘若日后人家真打死老道这个人来了，这不是叫我来个不好看吗？

事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无法可想。再说拿我东西这位，当然也不是外人，要不然也不替我们出这么大力。我这次来了，也是有事来报告大人，借着这机会我露这个虚脸儿。”各位侠客点头。

大家一同到后面上房，来到大人屋中，各自上前请安。张方趴在地下叩了一个头，张方说道：“老大人在上，张方给您叩头了。”老大人听了这个声音，觉着耳熟，留神细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最得意办事的病太岁张方。老大人一看他回来特别的欢喜，遂说道：“哦，原来是张方，起来说话。你这一路辛苦，何必这样行此大礼，行一个常礼就是了。”各位侠客全都站起身来，惟有张方伏伏在地不起。年钦差看着不明白，遂叫道：“张方起来，有什么话慢慢的说，你跪在那里，叫我心中也不忍哪。”张方听了，又叩了个头说道：“老大人张方有罪相请，求老大人恩施格外。”年钦差听罢，心说：“这个小子不定又是怎么回事了，说话这样刁难人。”大人也知张方有事，在场的众人，哪一位全明白，北侠心说：“这个小子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叫他一办事可就难了。方才告诉他那个瞎话，叫他一做，就许做真了。看他这要说不说的样儿。”就在这时老大人复又问道：“张方你说你有罪，我不明白你罪在哪里，要你实话实说，我也好明白。”张方叩了个头遂说道：“老大人我这是由河南府而来，我是昨天夜里就来了。在路上遇有两个老道，我仔细一看原来是贺清虚与钟离图远，我也不敢出头动手，后来他们来行刺老大人来了，我一时计上心来，使用我的迈门弩箭打死钟离图远，恶道贺清虚脱逃，其罪在我，求大人恩施格外，饶恕我这次，下回不敢。”张方不慌不忙往上这么一回，钦差老大人听了这才明白，敢情昨夜

有人行刺，由房上打下一物，置老道于死地，原来是张方病太岁，这可太是我的福份了。要是没有他到此，我身上虽有功夫，量我也难逃活命。那两个恶道，那是多高身份儿，看起来张方也太高了，日后我还得重看他，这个孩子非比平常之辈。年大人想到此处，手捻墨髯含笑叫道："张方，你起来，原来治恶道于死就是你，这可是你大功一件。"张方闻听乐的了不得，急忙说道："这什么大功？不过这是我应尽的责任。话虽是这么说，不过这个恶道人是自己找死。"老大人闻听遂说道："好，你把你的经过也说一说，对我说明，你怎么还是夜间到的，因为什么治恶道你不出头，还等今天呢？"张方听此言，未免吓了一跳，举目看了各位侠客们，自己心中暗想，老爷们，今天这就有了我的乐子了。老大人我是真佩服你，他老人家看出我的神色不对来了，故此究情问理。方才还说我有奇功一件。到现在我要把话说错了，把功劳说成自己的，连我叔叔大爷全不佩服我，我自出世以来，白闹咀了。张方心中想着，又不敢回答慢了，倘若一延迟，就是说的多好，也就看出有假来了。张方也不敢着急，还是平心静气的往下说："老大人若问，我并不隐瞒，我昨天夜里来在公馆，天已至三更，我怕守卫回话麻烦，我来个跃墙而入就完了。这也算不巧不成书，我才到房上，我就见有一条黑影，站在了西厢房上来回乱晃。我这么一看可吓了我一跳，公馆房上有人，准知不是好人，虽然有各位侠客在此，我恐怕疏神不知道。我也未敢出头，因此才爬伏暗地观看他的动作。后来一看他们来的不是一个人，敢情房上一个，地下还有一个，后来各位侠客追到跟他们动手，我在上边留神一看，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钟离图远，那一个是贺清虚，与各位打上了。我也打算下

去帮助动手拿人。我正在犹疑之间，钟离图运这个恶道弃了北侠要奔老大人，我一时心急，忽然想起迈门弩来了，非这个东西不能救大人。要是凭我的功夫能耐那一样也是不行，因此我就把弩箭打出去，这也该着我露脸，老道无法闪躲，把他打死。老道要是知道一躲开，回头准得追我，我就算是玩完。可巧正打在老道的咽喉，在这时可不知他死了，在那时打出去的时候，我在房上未听见老道哎呀，吓的我不知怎么是好，我的心一着急，把我给掉在两个房山挟着的这么一个小胡同里了，摔了我一个不亦乐乎。那时我也忘了痛啦，在里面未敢出头言语，直等了一个时辰的功夫，天都要亮了，也没听见动静。我一想要到里面看看去，又怕他在房上没走，等着我，又迟了一会儿，我往前面去吧，如果门前不紧，守卫还站着，大概里面许没有事了，有什么话天明再说。我看公馆门前守卫要是兵丁不站了，那一定里面二个老道没走有事了，没别的，豁出我这一条小命到里面跟这二个老道以死相拚了。赶我来在门前一看，安静无事，我这才放心。找个饭铺我吃点什么，二次来到公馆。北侠客秋老大爷早就知道是我打的了，我又跟他人说了说，这才来见钦差老大人你老人家。”年钦差听他把话说完，不由的哈哈大笑，连连竖起大指遂说道：“张方你是我左膀右臂，救我不死就是你一个人。”老大人这么一夸奖他，直把个张方笑的连南北全不知道在那边了。各位侠客哪一位都暗自发笑张方的口才，要不然北侠全告诉了他，拿瞎话当真话说，也算是不易，这个孩子也真行。这时老大人不住声的大笑，张方接着又说道：“这也不是小子我的能耐，这是老大人的洪福，也就是尽人事听天命也就是了。”北侠客在旁一听，心说：“张方这小子得理不让人，这

个劲儿又来了。张方你别在这儿紧着劳叨，麻烦老大人了，可以下去休息休息吧。我这儿把迈门弩箭一支还给你留着啦。”北侠客说着话由腰间取出给了张方，然后张方又把河南府的事对大人前后细说了一遍。老大人大即命杨师爷办公事，奏明当今康熙老佛爷。各位侠客下来同着张方来在差官厅，北侠秋田用手一指说道：“真有你的，这个打弩的人没在，那就无话可说。倘若是这人一出头，我看这会儿你怎么了。”张方叫道：“老爷们，咱这就是逢场作戏，对不对这有什么不成的。别的事我们先不用说，我这肚子饿了，快快给我预备吃的。”这时有穿云白玉虎刘俊，急忙吩咐差役预备。功夫不大，有人过来擦抹桌案，连大家一同开饭。众人不分老少，同桌而食。大家吃喝，也不必细表，不多时吃喝完毕。这一天也不过就是高谈阔论，到晚来张方派人分前后班保护大人，恐怕贺清虚还来搅闹。他们受了这一次打击万一也不敢再来，差不多一连就是两天，公馆之中连一点动静也没有，大家这才放下一点心。

这天早晨起来，有人传话，老大人在里面请各位侠客里面谈话。北侠秋田听了不知是什么事，镇东侠侯爷，南侠司马空，太岁张方，洪玉耳等众人全来在后面。向老大人请安，然后垂手站在了一旁。年钦差遂笑着说道：“方才接得圣上老佛爷的谕，命我忙速派人把张方送到北京。张方随我一路办公堪称认真，适因屡次保本，老佛爷龙心容缓，说张方虽然年岁不大，倒是高人一头，打算调回北京，圣上龙目御览。这事还搁着不才，我自己也想这个事也不是玩的，我一个人思想范围很小，各位老侠高议如何办理，才算圆满？”各位侠客听了又喜又忧，喜的是凭一个练功的能见当今万岁，这是一

个荣耀的事，给老师露多大的脸。忧的是张方这种神气，长的这个样儿，要是进了北京，见了当今万岁，就凭这个德像，说话这个意思，连一句整话全说不上来。要是见着当今，倘若是一句说错了，连我们全都有关系。这个事可是进退两难，去不去的两可。各位侠客心中思想，并未答言。张方在旁说道："老大人这个事我可不成，要叫我拿刀杀人，我可以能办，这个见皇上，我可不成，那是见着玩的吗？康熙老佛爷那是万万人之上，做国家大员的多少日子还有见不着的时候了，就凭我这个样儿，还要见皇上？我知道到金銮殿迈那条腿儿？那是有尺寸的地方，就是我这个姥姥不喜，姑姑不爱的德行，到了那儿我这条小命，就算完啦。我这话说出来不好听，我们家就是我这样一个，得了，留着我喝粥吧。"年大人闻言笑道："依着你这么一说不成就算完了？这有国家的旨意，谁敢不听。这还是一个急事，马上就得动身去。叫你住在贝勒爷府里，那不是就好办了吗？贝勒爷也认识你，进内宫见皇上，他老人家教给你。他老人家给你托个人情，你有不当地方求天子别怪你，你是一个小孩，外面的事，还全不知道了，不就完了吗。我看这事还是好事，你还是去的对。你不愿意去跟我说也是不成。"张方这么有能耐，无论有什么事，全是他出主意，到了今天这个事，他可没有法儿了，两只眼睛发直，这才是遇事则迷，大家全都怔怔无言。后来还是老大人说道："你先不用为难，你们先下去休息休息。回头我办一件公事，命人连夜进京，在老佛爷面前保奏你貌颜不整，不能面见老佛爷。要是成了呢，那就省得你往返这一次，张方你看怎么样？要是不成，到那时也没有法子了。你到一回北京城，面见圣上，那是多荣耀的事。"张方听了这个话，遂说道："老大人这事

我还是不去为对。我在下面听候您的喜音。”张方把话说完，请了个安，下来到了差官室，闷闷不乐。众位老侠也全看了看病太岁张方，那个样儿与这几天大不相同。北侠心说：“张方你这个孩子露脸露的太大了。这回我得看看，你要真有本事，把佛爷再招喜欢了，往后练武术的那得佩服你。这可是一件露大脸的事，可不知道你有这个福气没有？”各位老侠客全是这样思想，一天到晚也无话可说，后来众人劝解说道：“方儿，你也别这么败兴，因为这事为难，那太已多余了。这个事是增光耀祖的事，有心想着见皇上的还不成啦。你这还须是走运啦。不要这样儿。”张方闻听遂说道：“众位老爷儿们，我也不骇怕了，见皇上不也是跟见平常人一样吗？不过就是多叩几个头。这事又不是我找他去的，是他叫我去的。年大人保不下本来我也豁出去了，就是我死了，我全不怨恨了，拿我这个神气，还见着皇上了。”各位老侠闻听遂说道：“你要有这个思想，那才算男儿汉了。”众人说说讲讲，又过了几天。

早晨起来，老大人又把众人叫到了里面，对众人说道：“张方的事我连奏了数本，老佛爷不允许。提说这个张方貌丑，老佛爷也不怪罪。礼节不好，可以学学礼节，多怎把礼节学好了再见。张方你进了北京先到贝勒府，一切事可以在那里办。到了时候，老佛爷哪时欢喜，你就哪时去见，也就应了那句俗语，少说话，多叩头。”张方闻听遂说道：“事已至此，也说不上不算来了。反正这回事这个罪算受上了。”老大人听了遂说道：“张方不要戏言戏语的。今天不用说了，明天早晨起来，你就起身。这路上你一个人，我也不放心，叫刘俊跟随你前去，还得有一位老侠客才为合适。一路行走以及到了

北京好来回管着你。我这里用人时太多，在京中完了事快快的回来才是。”张方闻听说道：“我看叫刘俊跟我侯大爷我们爷儿三个一路上走，到显着合宜”。年钦差点头说道：“侯老侠就辛苦一趟吧。”镇东侠含笑说道：“好，我们爷儿三个前往。”老大人急忙叫人下去收拾应用东西，明天早晨就可以走了。镇东侠点头，众人下来到了差官室，各人收拾应用的东西，不必细表。

到了次日早晨，镇东侠早早的就起来了，把张方叫醒了，遂说道：“方儿，别睡啦，这会儿全看你的了。要是你叫在场的出力剑侠客欢喜也在你，叫难看也在你。天也不早，说着话就得起身了。”张方向众人说道：“老爷们，这回好不了，还糟不了吗？到了北京我的运气要好，那就没的可说了。我的运气要是不好，那就全糟。这回我也倒是好，我心中特别的高兴，见着康熙老佛爷也要谈谈，要不然我也不能露脸哪。皆因有我侯大爷跟着，我才放心前去。就是我不行，不是还有我侯大爷吗？”镇东侠一听遂说道：“张方千万不要这样儿，你还是上圆满说算对。老佛爷说什么你答什么。”张方闻听接着说道：“我们也别麻烦了，临到了时候，我再预备吧。”侯爷点头，二次到后面见老大人：“我们要起身了，您还有什么事没有？”年大人又嘱咐了几句。一切的事也不必细表，爷儿三个备了三匹坐马，跟各位侠客告辞。大家送到公馆门外，彼此拱手作别。头前一匹坐马，就是刘俊，当中就是病太岁张方，后面紧跟着就是镇东侠侯庭。爷儿三个一路行走，无非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张方在路上自己可拿好了主意啦，这回我见皇上，要是见好了，可就给我们练武术的增光，那就不用说了。我们祖上太有德了，圣上要是见我一欢喜，免不

掉就得有御赐，给我点什么东西。皇上家的物件没有不值钱的，拿在我们的家中，够多么光荣。不用说我们姓张露脸，就连我们那村的人们也要沾光三分。张方越想越高兴，不知不觉几天的功夫，远远的就看见了北京城门楼了。

侯老侠客说道："我们这一路上也不见怎么样，就来到了北京城了。我看我们也不用打尖了，早早的赶进城去。到了北城根富贵巷贝勒府里有多好，吃喝也随便，也显着有意思。你们二人看着怎么样？病太岁闻听遂答道："好啦，这儿离着贝勒府也不甚远，紧加鞭就到了。"这爷儿三个说完了，这才紧着往前行走。天还不到正午，可就进了城啦。来到城里再骑着马可就不成，下了坐马，各自拉着马匹，往前行走。路上的行人可比别的地方多的太多了，来往行人接连着不断，作买作卖非常的热闹。镇东侠心中暗想，这个地方真是天子脚下，大帮之地。康熙老佛真是有道明君，自他老人家登基以来，真正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民乐业，天天全是这样的热闹。侯老侠客心中正然思想，已然来至富贵巷。迈步往里走，来至贝勒府门前，头一个就镇东侠老英雄，登门叫道："大管事的何吉在了吗，我候见他老人。"连说两三声，就见由里走出一个人，一眼看见侯爷请了个安，遂说道："原来是侯老侠客至此。大管事在里面了，我给你请去。"说着急忙往里去了。功夫不大就把大管事的何吉叫出来了，在门外看见镇东侠侯庭侯振远，急忙哈哈大笑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老侠客。您往里面请吧。"侯爷听了答道："好，爷现在府里了吧？"管事的答道："现在里面了，您往里面去吧。"镇东侠复又说道："我这一次前来还有两个人了，您知道圣上有旨叫张方进京见圣上，龙目御览，这个人也来了，现在外面。还

有童林徒弟，穿云白玉虎刘俊，我们爷儿们俩个陪着张方来的。你给回复一声吧，我们见见爷。”何总管闻听说道：“这还回什么，爷老早的就念叨张方呢。你几位又是亲信人，还用回什么呢？随我到里面得了。”侯爷听了说道：“何总管别这样客气，既然如此，我可要鲁莽了。”何吉高声说：“有请”，将二人让到了里面，早有人把马接了过去。何管事在头前引路，爷三个在后面跟随，穿宅过院往里走。

功夫不大已至贝勒爷的外书房，何总管先在门外咳嗽了一声，只听里面贝勒爷叫道：“谁？进来”。何总管这才进到里面，请了个安说道：“外面张方同着侯老侠客，还有刘少侠客，要求见你老人家。”贝勒爷闻言乐的了不得，急忙说道：“现在那里？快快叫他们进来，你还传个什么，实实太不合适了。”贝勒爷说着话，站起身形，到了门外面，一眼就看见镇东侠侯庭，遂一抱拳满面笑容说道：“侯老侠客许久未见，一向可好？”侯爷闻听此言，急忙还礼说道：“我的爷太客气了，不才侯庭那敢劳动你老人这样重视。实在是叫我担架不起，我这里有礼了。”镇东侠撩起衣服跪倒身形要行大礼，贝勒爷赶紧用手相搀，急忙说道：“老侠客又客气了。你我就谈不到这么客气，别拿我当外人。我既学了武术，我也常常与剑侠在一处谈论，江湖上有句俗语，好汉无辈，英雄无岁，老的老弟兄，小的小弟兄。你们要拿我当国家贝勒爷，我就不能与老人家接近了。”贝勒爷说至此处，刘俊复又上前施行大礼，贝勒爷这次也不客气了。然后张方行礼。二人行礼已毕，站在旁边。这时贝勒爷说着话不由得用目观看这二位小英雄。敢情人怕比，刘俊生就来的好看，三十上下岁，面目俊秀，精神百倍。拿他一比张方，全没有人了，这是白天看，就没有

可说的了。这要是夜里看的话，就成了鬼一样。贝勒爷还是越看越爱看，贝勒爷看看刘俊，又看看张方，心中暗想：就凭这个样子，就会露这么大脸。要得我父王龙心喜悦，金殿龙目御览。就冲他这个样儿，我回头还保上一本，张方容颜太丑，要是老佛爷见他，恐怕惊了驾，要是圣上怒了下来，这个孩子可惜他这身功夫。听人传言他是广东龙门县清原山，降慈观的老剑客欧阳修得意的弟子，跟着老年当差，增光露脸，替国家效劳，说实在的功夫也是不错。这话可是这么说，常言有句俗话，露多大脸，现多大眼，倘若是我父王要是一见他这个容颜怪罪下来，那可了不得，连他父亲张老侠客也有点担不起。我这回还是不能看着，得替他们上一本，把这个一切事情回明了圣上。要不然也是了不得，圣上也知道我与侠剑客有来往，故而先到我的府里。倘若许可了，连我全有关系。贝勒爷站在那里左思右想，就把三位往里让的这个事给忘了。张方心中可明白，心说这位贝勒爷看见我，心里还不定怎么打算啦。你说也不怨人家嫌我，我生就来这份尊容，也太难了，连我自己看着我也不像人样儿。既然生就来的这个样我也没有法子呀。就在这么个功夫，还是老侠客侯庭急忙说道："爷，我看此处也不是谈话所在，我们还是屋里谈吧。"贝勒爷闻听此言，这才忽然大悟，我只顾看张方这个样儿，可把在外面站着这个事给忘了。遂急忙说道："我今天这是怎么的了？一时失神忘了往屋中让了。侯老侠客快到屋里面谈吧。"彼此相让，还是贝勒爷在前头，这时何管家高打帘儿，大家来在屋里。

贝勒爷遂说道："老侠客请坐。"镇东侠听了说道："有爷在此，焉有我等坐位。"贝勒爷闻听此言，急忙说道："老侠

客你这可是多意了。方才不是也说过了吗，我们不要那样的客气。再说由海川那里论，更没有说的了。不要客气，那边坐下，好来谈话。”镇东侠这才坐下。贝勒爷复又说道：“你们小哥俩也别站着，那也太不好了，坐下吧。”此时说着话，有人进来献茶，功夫不大茶罢搁盏。贝勒爷复又说道：“老侠客此次跟张方进京，在路上也未遇见什么事情吗？”镇东侠闻听此说，急忙站起身形，拱手答道：“托爷您老人家福，一路之上行走，真是平平安安，也未出了什么事情，也不敢耗费时间。大概我们先奔您老这里来，爷您老早就有信息了吗？”贝勒爷闻听此话，说道：“我这里有信儿了。自从头一道旨意，到老王那里，我就知道这个信息了。知道张方先到我这里来，我心里还真想你们。要是张方一个人到我这里来，没有多大意思，最好同着各位老侠客来。自从我在杭州跟大家在一处相谈练功夫，并且我心里欢喜的了不得。以后由打跟你们众人分手，后来还有童林与他徒弟这一群小孩儿在我这里每日给我讲解练功夫的好处。不曾想海川他跟老年察办西川，这一恍就不少日子，一月两月哪能够就回来了。他走了还不算，这一群孩子也给带着走了，叫我成天的太寂寞了，我也没有相当法子把海川唤回来，各位剑侠也全在那里，我真有心找到老年那里去，与各位剑侠同在一起。可是我一个贝勒跟着钦差有许多不方便。侯老侠客来的太好了，可也没有什么事。在我这里多住个几天，给我熟一熟功夫。看我这一百零八招青龙剑，这些日子有长进没有？”镇东侠闻听遂说道：“爷你要打算跟我们常在一处盘桓些功夫，只要我们死不了，往后日子太多了，何必在这一时。这些位随行委员跟年钦差察办西下，也是替国效劳，事情完毕时，在您面前当差日子太多

了。”贝勒爷闻听道：“老侠客虽是这么说，我这当时可太烦闷了。”镇东侠接着又敷衍几句，好在一样儿镇东侠上几岁年岁，说话也有意思，贝勒爷很是高兴。又见张方等人很讨他老人家欢喜，就是说话倒显自己能。贝勒爷说唐山的煤是白的，你就得说连一点黑点都没有那才成了。贝勒爷和大家谈得很是高兴。又因为与侯爷总没见面，可就把吃早饭忘了。还是大管事何吉找了一个机会。忙着插言说道：“爷，天可不早啦，侯老侠客自从来了，大概还没吃什么，叫他爷三先吃点什么，有什么话再说，您看是不是？”贝勒爷正在说话高兴的时候，一听何管事说，要止住谈话先吃饭，不由大怒说道：“混帐东西，你看才什么时候，是吃饭时候吗？什么东西。”何吉一听，请安说道：“是，虽然天到这时不到晚饭，可是您的早饭还没用呢，大概侯老侠客也没吃呢。”贝勒爷闻听此言，又道：“混帐东西，我把饭忘了，你怎么不想着告诉我？到这时候才说话，是早饭还是晚饭哪？可恨的东西，快快开吧。”贝勒爷吩咐下去，这才说道：“老侠客，这我可太不对了，千里迢迢来到我这里，让你老人家挨了半天饿，我实在是忘了。”镇东侠说道：“不，这是怨我。我是把吃饭这一节也忘了，也是我走了一道不觉饿。不然我要不说话也等不到这时候。再说我们已经用过点心了，此时尚还不饿。”侯爷正在谈话，功夫不大，有人进来，分摆桌椅，一时罗列杯盘。贝勒爷不客气急忙让坐，侯庭在上手坐，张方打算要在旁边吃点什么就成了，遂说道：“我们很小的年纪，不敢与贝勒爷面前同坐。”贝勒闻听遂道：“这有什么关系呢？来来，我们爷儿几个坐在一块吃吧，也没有外人。”张方一听连忙说道：“爷您这样赏脸，我们可就不敢客气了。”随着坐在下边一个座位上。此时

张方一见这样体统庄严，自己难受那就不用说了。贝勒爷说道："赶快坐下吃吧，大约你们大家也饿了，好在男子吃饭三吞两咽，这才好了。快快吃吧，你不是打老早就饿了吗？你们年轻岁数小，要把身体饿坏更对不过你们了。"张方听了笑道："对了，我们年轻太小，无论什么事，您就多关照吧。回头我再托您一件事，我要是不说您也不知道，烦别人也不行，别人也没有这么大的势力。这可是我来到你老人家府门为朝见天子来的，也别管我像貌怎样，见着圣主康熙老佛爷，我还落的着好名吗？倘若惊了驾，我可是当不起，故而托老大人年钦差保了数本，请求不见，圣上非见不可。叫我先到贝勒府，老人家当然比年大人能成了，请您伸手维持于我。我要不是这个事，我就是打算见还见不着了，别的事也没有，爷您多多美言吧，我在这再住上几天也该着回去了，我实在长的也太难看了。"贝勒爷闻听张方说了这么些话，叫他老人家笑了一回，遂说道："张方，这点小事，你也不用为难，我明天与你上一道摺本，如果要是能成，那可太好了。要是非要见你不可，那也没有法子了。"张方遂急答应说道："爷您积德吧。"贝勒爷听了心中这个乐就不用说了，听张方说话真有点意思，太使人发笑了，以后我要没有事把他叫来，给我闲开心，解解闷，也是好的。这件事完了后，我得要他。这时贝爷心中非常高兴，别看贝勒爷这么大的身份，一些架子也没有，恨不能常同剑侠一流的人物在一处闲谈。不觉的可就是三天，贝勒爷才对张方等大众说道："张方，我可有点对不住你，我实在对你说，我的力量也恐怕办不到了。怎么说呢，我连上了三次摺本，不想我父王竟自不允，叫我倒磨不开了。你托了我会子，我也没给你办成。我劝你把心放下，这个事

也没有多大关系，你又不是匪人，那天如果朝见，你就少说话多磕头，一点错儿也没有。”张方闻听此言，哈哈大笑的说道：“我看我这副丑陋的面貌，事已至此也是躲开了，不就是这样了吗?等哪天圣上欢喜就去见吧。”贝勒爷沉了一时说道：“那也不能由我们。你知道哪时传见你们呢?只好是这样办吧，我今天先把朝见的礼节大概的先说一说，要是那时我父王召见你，先到礼部演演礼，像你这样也很聪明的，用不了两天也就会了。”于是贝勒爷就把朝见的情形，连比带说，大概的说了一遍，张方连学带问的演了一个时候，贝勒爷看了看很是喜欢。遂说道：“这就行了，不过还是慌一点，再沉静一点满可以应付的下来。”张方听了，立刻精神倍增，心中那份的欢喜就不用说了。

正在此时听见门外咳嗽了一声，大管事的何吉，赶快迎了出来，来到外面看了看不是别人，正是门房回事的来见何吉，说道：“大管事的，外面有神力王府当差的王老爷来了，要见爷有事回。您回一声儿，他老人家见不见，如要不见的话，请您出去也成，他说就有几句话，得跟贝勒爷说明白了。他是奉老王爷的命令来的。”何管事闻听此言沉了半天，忙说道：“我到外面看看去吧。他要见爷，爷在里面正会着客哪，不用回啦，见不见的倒麻烦了。我见他不是也成吗?”回事的说道：“成，他说见您也成。就是有几句话，只要叫爷知道了就成。”何爷点头随着回事的来到外面，到了门房一看，果然是神力王府当差的王能在里面坐着。何爷进了门来，王能赶快站起身形，面带笑容的说道：“大管事的，我是奉了神力老王爷之命，特意来给贝勒爷送上个信儿，不知他老人家此时在府不在府，见我不见?”何爷闻言说道：“爷现在在府里呢。

不过正在会着客，您要是见的话，可以多等一会。要是没有多要紧的事，也可以对我说，回头我到爷的面前照样儿说去。”王能笑容满面的说道：“那太好了，我也是太忙，我要见爷也不过也就请个安，无奈我真是没有工夫也等不了，大管事的替我回那太好了。我对您说明白了，回头客人走后，您对贝勒爷说明也就是了。今天我们王爷，早朝完毕回府，提说早朝老佛爷赐下一本，言说贝勒爷府中有奉旨进京一位姓张的，年大人的随行委员，一路上功劳过人，老佛爷恐怕蒙蔽，圣上要宣旨进京，金殿御览。不是住在贝勒爷的府中吗？贝勒爷连连上本奏闻此人长得像貌丑陋，求主子免见。老佛爷大为震怒，说这个张方像貌丑陋怕惊驾，有年大人屡次保本，一定是功劳出众。这一来老佛爷倒不明真相，因此早朝下旨，明日午正派神力王爷，到贝勒爷府中，观看这个张方。要看他实在不是人样儿，不必再来见我，赐他点东西，叫他在年大人那里也就是了。老王爷命我送上一个信儿。”大管事的何爷闻听此言，心说：“这个张方长的这副容貌，不用说老佛爷是一位人王帝主，就是我也看不中他，他是个人样吗？这不是明天神力王来吗，我此时快去告诉贝勒爷去。不然明天到了，岂不误了大事？何爷想到这里，连连说道：“好了，我这就往上回，你再坐会儿喝碗茶再走吧。”王能说道：“不坐着了，我也马上就得回去，来的时候也不小了，咱们再见好啦。”王能说着话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与大家作别。

大管事何爷，送走了王能，回身来到外书房的门口，沉静了一时，然后进到屋中向贝勒说道：“爷，方才有神力王府当差的王能来到，提说今天早朝圣上降旨，命老王爷明日午正前来观看张方，看看到底是貌丑不是。他说他们也来。”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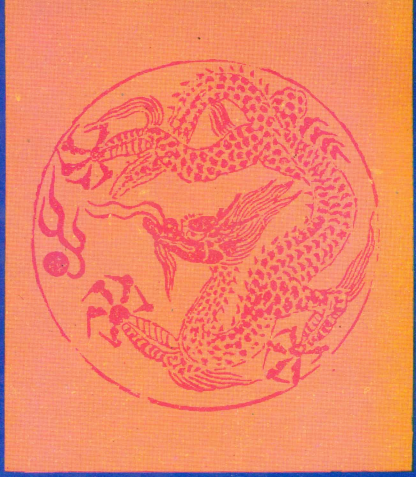
勒爷听了，倒吸了一口凉气，沉了半天叫道："张方你听见没有，明天神力王爷前来，你这可是头一次见王爷。我看看你谈话如何。你要把神力王见下来，没有一点包涵，再见我父王千岁，我准保平安无事。再说别位见你，你有功夫没功夫还可以凑合，神力王可不成，那也是练家子，马上步下也很可以的哪。要跟他谈上话，别像与我这样随便。如若不然，你见不了皇上，不是白来一回吗？可以说你的命运就在他手里了。他说你一句好，比我说十句还强，你自己可琢磨好了。"张方闻言笑道："爷，不用您嘱咐啦，我自从要来的时候我就打算好了，不进北京则可，进了北京是三道卡子，第一是您这里。第二我可不知是什么地方，这么一说，第二就是神力王了。事到这个时候，也说不上不算了，常言说的好，豁出一身剐，敢把皇上打。神力王不也就是一个人吗？我张方不也是一个人吗？"贝勒爷在坐上连连说道："张方，不用再往下说了，小子真有两下子，我是真赞成你。但愿得明天砸不了锅，祝你平安。"张方闻言说道："我就借您吉言了。有您金身大驾在此，可保我平安无事。"由打这里，张方不敢放手。

到了第二天天明，镇东侠侯爷老早的起来，先把张方叫起来，然后刘俊也起来，小哥两个漱洗完毕，换好衣服，随同侯爷三位同到贝勒爷外书房。见贝勒爷起的真早，看那样儿大概早起来啦，在桌案上放着茶杯，侯爷等人近前请安说道："爷，您早起来了？"贝勒爷闻听微微欠身含笑说道："我早起来了，我想今天有事，不能耽误着。我也很高兴，我就起来带着管事的，天还不大亮，就到山石后边，活动了半天。我觉着腹中饥饿，又吃点点心，喝了几杯茶。你们作什么这么早起来呢？"侯爷听道："也差不多了，该起了。"贝勒爷说

道："老兄请坐，千万别客气。我有话在先，咱们在外面对对手，分个左右。在我的府中，千万不要拘束。"侯爷点头，在旁边站着的两个小兄弟，进前叩见贝勒。爷点头含笑，二人站在侯爷的背后。贝勒爷用目观看，刘俊张方全换了新衣服了，刘俊三十来岁，越发的精神好看。张方虽然貌丑，别看那个样儿，也有一种风彩。贝勒爷心中暗道："人不可貌像，海水不可斗量。"此时回事进来请安说道："爷，现在老肃王大驾到了。你老人家还是迎接不迎接呢？是怎么办呢？"贝勒爷闻听此言说道："老王爷来到这里那有不去迎接之理？"回事的请安退出说道："是。"此时镇东侠侯振远笑容满面的看了看张方，只听贝勒爷叫道："侯老侠客与张方刘俊同我到外边迎接老肃王爷。"侯庭闻听此言，那敢怠慢，连忙站起身来，张方刘俊跟在后面，随着贝勒爷出了外书房。管事的何吉在头前引路，爷儿几个衣冠齐楚的随在贝勒爷的身后，不大的时候来到大门。由里往外观看，但见一乘轿方才落稳。此时贝勒等人紧走了几步，向前请安。老肃王在轿内含笑拱了拱手，此时轿已向前微欠，老王低头由里面出来，贝勒爷上前用手相扶，老王站起身形走出了轿杆以外，贝勒爷退了一步，垂手站在一旁，笑道："老王爷奉了圣上的旨意到此，恕我招待来迟。"贝勒爷话未说完，就听老王爷说道："贝勒爷是那里话来？不要客气，你我都是一殿之臣，有什么客气。"贝勒爷听了，啧了一声，贝勒爷恭恭敬敬垂手站在阶下相让，老王爷并不周旋，上了台阶往里便走，贝勒爷在后跟随。此时镇东侠看了看刘俊，又看看张方心中暗道："张方这小子平日总是大话过人，我看老肃王来到，他这份老实就不用说了。"慢慢的走进大门，此时老肃王与贝勒爷已然身到二门，贝勒

爷恭恭谨谨不敢随随便便，神力王这是奉命而来，皆因贝勒爷是皇室宗亲，又兼平日有些感情，今天见着贝勒爷不用说没有错待的地方，就是有，老王爷也不见怪。功夫不大来到里面，可不敢让到外书房。何吉何春早把客厅的帘栊打起，老肃王进了客厅，贝勒爷这才见礼。神力王还礼已毕，此时何吉何春站在贝勒爷身后，老肃王爷也带来两个跟班的在身旁站立。神力王爷坐在上首椅子上，贝勒爷不敢随便的坐下，老肃王说道："贝勒不要如此的拘束，大礼不差，交代过去，大可以随随便便，又没有外人。要是有外人的话，我还得预先的告诉你们呢，请你坐下，我有话与你谈谈。"贝勒爷听了此话才慢慢的坐下。要知老肃王此番说出什么话来，且看下集分解。

ISBN 7-303-02076-4/I·192
定价： 195 元



主持策划 王德胜
封面题签 云覆
封面画 马树旺
封面设计 孙琳